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音韵学研究

第三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右83



音韵学研究

第三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中　华　书　局



本辑出版之经费，部分承旅美侨胞薛涵秋老先生资助，谨此致谢。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音韵学研究

第三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16 • 25印张 • 540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定价：19.65元

ISBN 7-101-01296-5/H • 115

《起数诀》研究

李新魁

《起数诀》是《皇极经世解起数诀》的简称，作者是宋代的祝泌，书成于公元一二四一年（宋淳祐元年）。《起数诀》是一部很有特点的等韵图，它编纂的目的虽然在于阐扬宋人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的学说，带有道家者流讲究阴阳术数的味道，现在见到的版本也漫漶讹误颇多，研读不便，但是由于它编制的体例甚有特点，并在颇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因此，对等韵学和语音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一、《起数诀》与《声音唱和图》

《声音唱和图》是北宋学者邵雍所作的《皇极经世书》的一部分。邵雍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皇极经世书》是他讲究阴阳数理的著作，而《声音唱和图》是他用声音的分解和拼配来阐扬天地交济、阴阳配合的道理的。他说："物有性情形体，则有声音，有声音则有律吕、有唱和。律吕者，天地之变化交；唱和者，阴阳之感应合也。"他把律吕声音的唱和（拼合）看成是天地之交、阴阳之合，并以此来宣扬天地变化、阴阳感应的道理，所以叫做"声音唱和图"。他所说的"声"，是指韵类，"音"是指声类。他把"声"分为十个大类，叫做"天声"；把"音"分为十二个大类，称为"地音"。同属一声的，又分为辟翕及平上去入；同属一音的，又分为清浊及开发收闭。声与音相拼合就成为一个音节。他的唱和图，上列声，下列音，用以表示"天地之别"，他用天的"四象"（日、月、星、辰）来配合声音中平、上、去、入四声的差异，用地的"四象"（水、火、土、石）来应合开、发、收、闭发音的不同。他的这部《声音唱和图》虽然附会上阴阳数理、天地四象等说法，但是，由于邵雍长期居住在洛阳，他根据当时汴洛一带的语音来安排这个声音图，所以在颇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的语音面貌。

祝泌生活在南宋初期，他为了进一步阐发邵雍这个《声音唱和图》的义蕴，根据邵氏所定的一百一十二声和一百五十二音的框框，参考当时流行的几种韵图，写成了这部《起数诀》。他以邵雍《皇极经世书》的理论体系为基础，进一步用等韵图的格式来说明声音在"数"上的表现，所以把书名称为《皇极经世解起数诀》。他在自序中说："皇极用音之法，于唇、舌、牙、齿、喉、半（舌齿）皆分轻与重。声分平、上、去、入；音分开、发、收、闭，至精至微，盖声属天阳而音属地阴，天之大数不过七分，而声有七韵；地之大数不过八分，而阴数常偶，故音有十六，不可缺一，亦非有余也。余学皇极起物数，皆祖于声音二百六十四字之姆，虽得其旨而未及发扬。偶因官守之暇，取德清县丞方淑《韵心》、当涂刺史杨倓（原书误作俊字）《韵谱》、金人

《总明韵》相参合，较定四十八音，冠以二百六十四姆，以定康节先生（指邵雍）声音之学。”他所参考的《韵谱》和《韵心》，可能就是宋人张麟之在《韵镜》序中提到的《韵谱》和《切韵心鉴》。杨倓的《韵谱》今已亡佚，从《起数诀》的具体内容看，确是表明《韵谱》与《韵镜》、《通志·七音略》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起数诀》依据《声音唱和图》分韵母为一百十二声，声之内别为平、上、去、入，配以日、月星、辰这些标目；又分声母为一百五十二音，分为唇、牙、喉、舌、齿等音，从大的骨架上看，两者是相当一致的，但我们如果细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它们同中有异，《起数诀》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和《声音唱和图》是有不小的差异的。

邵书分韵母为一百十二声，总为十声图，称为一声、二声、三声、四声……等，祝书不用一般汉字代表韵部，而易以《广韵》的韵目，变邵书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之次为甲、乙、丙、丁。祝氏之图将《广韵》的二百〇六韵纳入这一百一十二声之中。邵书虽然分韵母为十声，但八、九、十三声无音无字，实际上只有七声，所以祝书也把韵母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类，将《广韵》二百〇六韵分配入这七声之中，七声所统辖的韵类次序，与邵书基本上是一致的。

邵氏所定十声图的列字如下（字下注《广韵》韵目，图中〇号表示有“声”无字。八声、九声、十声是无“声”无“音”，不成音节，邵书用●表示，这里删去不录。）：

		平 日	上 月	去 星	入 辰
声一	辟	多歌	可哿	个箇	舌铎
	翕	禾戈	火果	化祃	八黠
	辟	开咍	宰海	爱代	〇
	翕	回灰	每贿	退队	〇
声二	辟	良阳	两养	向漾	〇
	翕	光唐	广荡	况漾	〇
	辟	丁青	井静	亘嶝	〇
	翕	兄庚	永梗	莹径	〇
声三	辟	千先	典铣	旦翰	〇
	翕	元元	犬铣	半换	〇
	辟	臣真	引轸	艮恨	〇
	翕	君文	允准	巽慁	〇
声四	辟	刀豪	早皓	孝效	岳觉
	翕	毛豪	宝皓	报号	霍铎
	辟	牛尤	斗厚	奏候	六屋
	翕	〇	〇	〇	玉烛

		平 日	上 月	去 星	入 辰
声五	辟	妻齐	子止	四至	日质
	翕	衰脂	〇	帅至	骨没
	辟	〇	〇	〇	德德
	翕	龟脂	水旨	贵未	北德
声六	辟	宫东	孔董	众送	〇
	翕	龙钟	甬肿	用用	〇
	辟	鱼鱼	鼠语	去御	〇
	翕	乌模	虎姥	兔暮	〇
声七	辟	心侵	审寝	禁沁	〇
	翕	〇	〇	〇	十缉
	辟	男覃	坎感	欠梵	〇
	翕	〇	〇	〇	妾葉

祝氏根据邵雍这个十声图的列字，编成一个“一百十二声目录并入卦”表，只列《广韵》的韵目，从这个入卦表可以看出祝氏所列与邵书的异同。入卦表如下：

日月星辰之日声

	乾平日日声	夬上月日声	大有去星日声	大壮入辰日声
甲	歌	哿	箇	薛
乙	阳	养	漾	药
丙	先	铣	翰 霰	曷 薛
	仙	狝	线	薛
	寒	旱	翰	曷
	欢	缓	换	末
丁	萧	巧	效	觉
	宵	篠	啸	药
		小	笑	
戊	齐	止	至	质
			霁	
		荠	废	屑
己	东	董	送	屋
	冬		宋	沃
庚	侵	寝	沁	缉

日月星辰之月声

	履平日月声	兑上月月声	睽去星月声	妹入辰月声
甲	戈	火	过	黠
	麻	马	祃	辖
	歌	哿	过 箇	
乙	唐	荡	宕	铎
	江	讲	绛	觉
丙	元	阮	愿	月
	痕	很	恨	没
	魂	混	慁 问	
	山	产	裥	辖
	删	潸	谏	黠
	豪	皓	号	铎
	爻	小	效	觉
戊	支	纸	至	没 昔
	之	止	寘	职

己	钟	肿	用	烛
庚	谆	準	稕	绢 术

日月星辰之星声

	同人平日星声	革上月星声	离去星星声	丰入辰星声
甲	咍	海	代	没
			祭	末
乙	青	迥	径	锡
	清	静	劲	昔
丙	真	轸	震	质
	臻	準		栉
			稕	术
丁	尤	厚	候	屋
	侯	有	宥	
	幽	黝	幼	
戊	登	等	嶝	德
	蒸	拯	映 证	职
己	鱼	语	御	屋
	虞	麌	遇	
庚	覃	感	勘	曷
	谈	敢	阚	盍
			勘	合
	咸	豏	陷	洽
	凡	范	梵	乏
	衔	槛	鉴	狎

日月星辰之辰声

	无安平日辰声	随上月辰声	嗑去星辰声	震入辰辰声
甲	灰	贿	队	黠 没
	皆	骇	夬	
		海	代 怪	末
	佳	蟹	卦	
			祭 泰	
乙	庚	梗	径	陌
	耕	耿	诤	麦

PDG

丙	文	準	慁	勿
		吻	问	迄
	欣	隐	焮	
丁	微	尾	未	勿
戊	脂	旨		德
己	模	姆	暮	屋
庚	严	广　俨	酽	業
	盐	琰	艳	
	添	忝	㮇	帖

这个入卦表在次序、韵目、分类、配对诸方面，与邵氏的十声图大体符合，但也有一些差别。撮要表述如下：

（一）在排列次序上，两书大体相同，邵书声一列果、假、蟹摄（开尾），声二列宕、江、梗、曾摄（-ŋ尾），声三列山、臻摄（-n尾），声四列效、流摄（-u尾），声五列止、蟹摄（细音）、声六列通、遇摄（-ŋ、u尾）、声七列深、咸摄（-m尾）。祝书一"声"之内，从甲至庚，基本上也按此次序排列。

（二）邵书的声图直接标明汉字，不用韵书中的韵目（上表中的《广韵》韵目是我们为便于参照注上去的），而祝书则使用《广韵》的韵目，但用字与《广韵》略有不同，如以欢表桓（避宋钦宗讳）、以火表果，以爻表肴（从《集韵》），以辖表锗等。

（三）在韵类的归纳上两书大体一致，邵书的七声归纳了许多不同的韵部，这些归在一起的韵类，表明它们的读音已经相同。如邵书以庚梗径相配，表明庚青相混；以先翰相配，表明先寒主要元音已经相同；元铣换相配，说明元先桓的读音无别；真恨相配，表示真痕合一；文準慁相配，说明文谆魂混同；豪效相配，表明豪肴一二等不分；尤厚候相配，显示尤侯的主元音相同；齐止至相配，表明齐之脂混一；脂未相配，也表示脂微混而不分，等等。邵书对这些韵类的归纳、配对，大体上都为祝书所继承。如祝书以先仙寒欢（桓）合为一类，与邵书之归并相同；齐止至同列（四声相贯），也和邵书无异；戈麻归一，也同于邵书的以化（祃韵字）配禾（戈韵字）；豪爻同类，也和邵书的豪效相配是一样的。

在归类和配对上，祝书也有不同于邵书的地方，如：

（一）以萧配巧效觉，不合于邵书，且与《广韵》不合，萧或为豪字之误。

（二）桓韵在邵书中是与元相配的，合为一类，祝书则以桓（欢）与寒仙先同为一类。从邵书看，元韵固然也可认为是与先仙寒合为一类，周祖谟先生《宋代汴洛语音考》说："《等子》云删并入山，先并入仙，仙元相助，皆诸韵读为一类之证，惟稍有洪细之分而已。旧韵元韵与魂痕为一类，今依图（案指邵氏之十声图）当在山摄无疑。刘氏《切韵指南》云：'元韵当与仙韵通押，不当合入魂韵。'今由图观之，元之入仙自北宋已然矣。"邵书以元韵与换（桓韵之去声）相配，属先寒韵之翕音，不与痕魂等韵相涉。但祝书却以元痕魂山删合为一类，显然与邵书有别，元之合魂，仍存"旧韵"之旧。

（三）祝氏将谆韵列为"月声"（相当于洪音的合口），以与"日声"（相当于洪音的开口）的

PDG

侵韵相配,作为侵韵之“翕”,实为不伦。

(四) 祝氏将之韵列在“月声”(合口),不合,之韵不当入合口。

(五) 邵书声二之辟音以丁(青)、井(静)亘(嶝)平上去相配,表明青韵(属梗摄)与登韵(属曾摄)已经合一,但祝书以登蒸韵与青清韵分列,与邵书不合。

(六) 邵书的入声韵字只配阴声韵,而祝书则兼配阴声韵和阳声韵。所配的阴声韵也略有不同。邵书以铎韵配歌韵,祝书则以薛配歌;邵书以十(缉)配翕而不配辟之侵;以妾(葉)配翕而不配辟之男(覃);祝书则以缉配侵,以葉配严盐,较邵书为合理。

祝氏这个一百十二声入卦表是参照邵氏的十声图编定的,但在正文各韵图的编排中,各韵的次序并不依从这个入卦表,而是参用《广韵》、《集韵》的韵次,与《通志·七音略》大体相同。入声韵与阴阳声韵相配,也不尽如入卦表,如正文以质配脂,入卦表以德配脂;入卦表虞韵没有相配的入声韵,但正文配之以黠;入卦表佳韵也没有入声韵与之相配,正文也配以黠;入卦表以缉配谆,正文配谆的是术;入卦表以薛配先,正文配先的是屑;入卦表以薛配歌,正文却用铎;入卦表配戈的是黠,正文也用铎;入卦表以曷配覃,正文配覃的是合,等等。由此可见,祝氏在编排韵图的过程中,更多地是参用其他韵书,而不是全按邵氏的十声图或他自己的入卦表来列字的。

邵雍的《声音唱和图》将声母概括为十二音图,每音分为四位,共分四十八音,每音调以平上去入,可以化出一百九十二音,除一些无“声”无“音”的音节(邵书以■表之)外,共存一百五十二音。邵氏所列的十二音图,情况如下:

音类		开水	发火	收土	闭石
音一	清	古	甲	九	癸
	浊	□	□	近	揆
	清	坤	巧	丘	弃
	浊	□	□	乾	虯
音二	清	黑	花	香	血
	浊	黄	华	雄	贤
	清	五	瓦	仰	□
	浊	吾	牙	月	尧
音三	清	安	亚	乙	一
	浊	□	爻	王	寅
	清	母	马	美	米
	浊	目	皃	眉	民
音四	清	夫	法	□	飞
	浊	父	凡	□	吠
	清	武	晚	□	尾
	浊	文	万	□	未
音五	清	卜	百	丙	必
	浊	步	白	备	鼻
	清	普	扑	品	匹
	浊	旁	排	平	瓶
音六	清	东	丹	帝	■
	浊	兑	大	弟	■
	清	土	贪	天	■
	浊	同	覃	田	■
音七	清	乃	妳	女	■
	浊	内	南	年	■
	清	老	冷	吕	■
	浊	鹿	荦	离	■
音八	清	走	哉	足	■
	浊	自	在	匠	■
	清	草	采	七	■
	浊	曹	才	全	■
音九	清	思	三	足	■
	浊	寺	□	象	■
	清	□	□	□	■
	浊	□	□	□	■
音十	清	■	山	手	■
	浊	■	士	石	■
	清	■	□	耳	■
	浊	■	□	二	■
音十一	清	■	庄	震	■
	浊	■	乍	□	■
	清	■	叉	赤	■
	浊	■	崇	辰	■
音十二	清	■	卓	中	■
	浊	■	宅	直	■
	清	■	坼	丑	■
	浊	■	茶	呈	■

关于这十二个音图所反映的语音特点，请参看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这里不赘。

祝氏依据这个十二音图所定的音，编成一个“一百五十二音入卦”表，弁于卷首。这个入卦表反映了祝氏对声母的分类。现把祝氏的表列后，然后再述说它与邵氏所分之异同（原表中注有各种卦名，这里略而不录）。

	开清	浊	发清	浊	收清	浊	闭清	浊
唇 一	夫	卜	法	百		丙	飞	必
二	普		朴		品		匹	
三	旁	步	排	白	平	备	瓶	鼻
四	母	目	马	皃	美	眉	米	民
舌 一	东		丹	卓	帝	中		
二	土		贪	坼	天	丑		
三	同	兑	覃	大	田	弟		
四	乃	内	妳	南	女	年		
牙 一	古		甲	乍	九		癸	
二	坤		巧		丘		弃	
三					坎	近	虬	揆
四	吾	五	牙	瓦	月	仰	尧	

	开清	浊	发清	浊	收清	浊	闭清	浊
齿 一	走		哉	庄	足	震		
二	草		采	叉	七	尺		
三	曹		才	茶	全	呈		
四	思		三	山	手	星		
五	寺			士	象	石		
喉 一	黑	父	花	凡	香		血	吠
二	武	黄	晚	华		雄	尾	贤
三	安	自	亚	在	乙	匠	一	
四	文		万	爻		王	未	寅
半 一	老	鹿	冷	荦	吕	离		
二					耳	二		
三			崇	宅	辰	直		

祝氏这个入卦表所用的一百五十二个“字姥”（即字母）与邵书相同，但各字母的分配（即与宋代三十六字母的配合）却与邵书不一样。祝氏正文所列的韵图，即以这一百五十二个字母轮流作为声母的标目，由于所用的声母标目与其他等韵图不一样，所以必须弄清楚这些字母与传统三十六字母配对的关系，认准它们各代表何母，并且掌握这个入卦表对一百五十二个字母的分配与邵书的异同。概括起来，祝氏这个入卦表的排列与归类，有许多方面与邵书不同。现概述如后。

（一）祝氏将轻唇音“夫法飞”等列为“清音”，占去了重唇音“卜百丙必”的地位，卜等算是“浊音”，其目的是要将轻重与清浊配合起来，唇音分轻重，而以双唇为重，“重”要配“浊”，所以双唇音就要列为“浊”，而“普旁母”等送气音和浊音的双唇音却列为清音而与轻唇的“夫法飞”等同为一类，这就破坏了轻重唇音分类的系统性。邵书是以“卜步普旁”及“夫父武文”等归类的，而祝氏却以“夫”杂入“步普旁”，成了“夫普旁母”。“夫”不是双唇音，却与双唇音“普旁母”相配。

（二）邵书分全浊音字为两类，后代读为送气清音（平声）的“旁排平瓶、同覃田、曹才全、乾虬”等为一类，以与送气清音“普朴品匹、土贪天、草采七、坤巧丘弃”等相配；后代读不送气清音（仄声）的“步白备鼻、兑大弟、自在匠、近揆”等，与不送气清音“卜百丙必、东丹帝、走哉足、古甲九癸”等相配。祝书全浊音基本上不分两类，它以“旁排平瓶、同覃田、曹才全、乾虬”等为“清”，“以步白备鼻、兑大弟、近揆”等为“浊”，而与“曹才全”相配的浊音（后代变不送气清音）“自在匠”等，却不配“曹”等字，而将它列入喉音影纽一类，与“安亚乙”相配。为什么要

这样做呢？这是因为祝氏把照组字作为精组字的浊音(他在"卷首"说"齿音分清浊"，他以精组为清音，照组为浊音)。由于浊音的位置为照组和知组(知照组相混)的浊音"茶呈"所占，结果就将"自在匠"等真正的浊音排到影组去作为影组的"浊音"了。这种排列法是很不合理的。另外，照组的"浊音""乍"字(邵书以之配"庄震")也以同样的原因没有位置可列而排入见纽作为"古甲九"相配的"浊音"了，这也是不妥当的。

(三) 邵书以知组字列为"音十二"，自成一类，次于照组之后，但祝书以知组字"卓中、坼丑"配端组字，作为端组(清音)相配的浊音，而澄纽的"茶呈"两字则拿来配"才全"而与"庄叉、震尺"同列，可见澄纽字已与床纽混同。

(四) 邵书以精组字列为"音八"，与列为"音十一"的照组字分立，但祝书以照组字为精组字的"浊音"，以照配精，与邵书也不合。由于以照组字为精组之"浊音"，结果使一些真正的、传统所指的全浊音字只好排入他处。

(五) 祝书以奉母字"父凡吠"等列为晓纽字"黑花香血"相配的"浊音"，也与邵书以奉纽字配非敷纽字的做法不同。

(六) 祝书以"武晚尾"等仄声的微纽字与匣纽字"黄华雄贤"等相配，前清后浊，此也与邵书之以微纽字自相为配(以"文万未"配"武晚尾")不同。祝书又以平声微纽字与喻纽字"爻王寅"相配，前清后浊，这也与邵氏以喻配影不同。

(七) 祝书以疑纽字之平声"吾牙月(入声)尧"为清音，以仄声字"五瓦仰"为浊音，恰与邵书相反。祝氏之所以这样配对，主要是仿照全浊音字的排列法。全浊音字是以平声字为清，仄声字为浊的，祝氏对次浊音字也这样排列。但是泥纽字却以"乃妳女"为清，"内南年"为浊，明纽字以"母马美米"为清，"目皃眉民"为浊，与疑纽不大一样。这说明祝氏对次浊鼻音字的排列法也没有定准。

(八) 祝氏以床纽字"祟宅辰直"(澄纽混入床纽)等与来日纽字相配，合为"半"音。按半舌半齿音本只有来日纽，此以床纽与之相配，表明床纽大概已读为擦音(可能是[ʐ])，故用以配日母。这一点，倒是与邵书以日母字配审禅纽字的情况相合。禅纽(祝书与邵书实际上是床禅不分)也是读为擦音。

(九) 邵书以全浊音字分为两类，平声一类配次清音，仄声一类配全清音。祝书合为一类，以平声字为清、仄声字为浊。另有一些仄声字配入其他音类(见上文所述)。又邵书所说的清与浊，是使用传统韵图的概念，如"古甲九癸"是清，它们属见纽，"近揆"是浊，属群纽。祝书的清浊，概念却有不同。他以唇音分为轻重，齿音分为清浊，舌音也分为轻重，轻与浊合一，重与清合一，所以，他把声母也分为清、浊两大类，帮组属清，非组属浊(此依韵图所列，卷首入卦表则相反)，端组属清、知组属浊，精组属清，照组属浊，其他的牙、喉、半舌齿音不分清浊。这样，祝氏所说的清浊(轻重)，实是指声母发音部位的差异而言。当然，祝氏也使用传统韵图关于浊音的概念，他所编排的一百五十二音入卦表，把中古韵书中的全浊音字中的平声字列入清音，把仄声字列入浊音，这大概意味着在祝氏的时代，全浊音的平声字已变为清音，而仄声字却仍保持读为浊音，所以祝氏这样处置。由于祝氏对清浊的区别包含两种不同

PDG

的概念，一是指声母的发音部位，一是传统的清浊的分别（发音方法），所以他排列的一百五十二音入卦表，何种字母入清，何种入浊，便显得有点混乱。如"夫"是轻唇音，属清，"卜"是重唇音，属浊（依入卦表），这是就发音部位来区分的；"同"是清音，"兑"是浊音，这是就发音方法来区分的（两字同属全浊音定纽，"同"是平声字，后代变为送气清音，当时大概也已变为清音；"兑"是仄声字，当时仍读浊音）。这与邵书单以发音方法分辨清浊是不同的。

以上所述，扼要地比较了《起数诀》与《声音唱和图》的异同。一方面可以了解到《起数诀》理论基础的本源，另一方面也可以知道它在某些方面的创新及与《声音唱和图》的歧异。这两方面，对于我们深入探讨《起数诀》一书的构成，是非常重要的。

二、《起数诀》分图列等的特点

《起数诀》的分图列等颇有特色，与宋代的其他韵图如《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等均有不同。宋代韵图编纂的总原则是：开合不同则分图，洪细有别则列等。《起数诀》的编制，当然也运用这些原则，但具体的安排及分类却有其特殊的地方。这就构成了《起数诀》有别于宋代其他韵图的诸般特点。

《起数诀》接受了《声音唱和图》"开发收闭"的概念，并把这些概念作为分立韵图的大原则。邵书的"开发收闭"，大体上相当于一般韵图所说的一二三四等。开发属洪音，收闭属细音。就邵氏十二音图所列，"开"一类是一等字，"发"一类就不全是二等字了（其中已杂有一、三等字，如"丹采覃"等属一等，"凡晚万"等属三等），"收"一类基本上属三等（也杂入四等字，如"帝弟天田"等），"闭"一类则是三四等混列，这是因为宋代之时，三四等韵字已基本合流了。因此，邵书的分"开发收闭"，本就已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其实，邵氏所说的"开发收闭"，与其说是从韵类方面说的，不如说是从声类方面说的。因为一二三四等的概念，是与声母的类别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就邵氏的区分来说，"开"音包括除知、照组以外的各组声母字；"发"音及"收"音包括所有各组声母字，闭音只包括喉、牙、唇音，即见组、晓组、帮（非）组字。

祝氏运用"开发收闭"作为分图的第一个根据。他对什么是"开发收闭"没有作理论上的说明，只是在卷首"声音说"一节中说："凡字之叶姥者若谓之音，唇、舌、牙、齿、喉之所发也。五者有形，故为阴音而属方图东南位，十六卦以之分开、发、收、闭。"语属玄虚，殊难捉摸。但它们与五音并举，当然也与声母上唇、舌等五音的分类有关。要之，祝氏所分之"开发收闭"，主要是指等列上的差异，而等的观念，是关乎韵母的洪细及声母发音的部位的。

从祝氏分列的韵图来加以归纳，可以对他所说的"开发收闭"下一个界说：

整个韵图中所列的字，以一等韵（及一等声）字为主的，称为开；以二等韵字为主的，称为发；以三等韵字为主的，称为收；以合口字为主的，称为闭。四等字因为与三等字合流，所以也并在三等字之内。

祝氏使用来分图列等的另一个标准是清浊。首先，他把中古汉语的声母分为清浊两大

类，清音的声母包括：

唇：帮滂并明　　舌：端透定泥　　牙：见溪群疑

齿：精清从心邪　　喉：晓匣影喻　　半：来

浊音的声母包括：

唇：非敷奉微　　舌：知彻澄娘（实已合入照组）

牙：见溪群疑　　齿：照穿床审禅

喉：晓匣影喻　　半：来日崇（床）

他在邵氏四十八音的基础上分为清、浊两类，各得二十四音（实际上清音组是没有日、崇两母的）。二十四音是祝氏对声母系统的基本分类，所以他在卷首"切字姥开指"一节中举了各组字母（姥）作为这二十四类声母的总括。兹举其中一组如下：

唇：卑批皮眉　　舌：低梯提尼　　牙：奇欹其宜

齿：支螭驰诗时　　喉：戏兮伊夷　　半：离而持

声母所分的清浊两类，是与"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清音类的声母，主要是指一、四等字（端、精组只有一、四等），浊音类的声母，主要是指二、三等（知、照组只有二、三等）。所以，祝氏韵图中分划为四格，表示四个等列，主要是按声母的清浊来列字的。他既按清浊分等（当然也结合开、发、收、闭），也按清浊分图。就分图来说，他把同一个开、发、收、闭的图，分为清、浊两版，事实上也就是一音之中再按清浊分为两图。如二等江韵字，他分为"发音清"和"发音浊"图，前者列帮、见、晓组字，后者列知、见、照、晓组及来组字；又如支韵也分为清浊图，"收音清"图列帮、见、精、晓、来组字，"收音浊"图列知、见、照、晓、来组字。由于按清、浊音分图，原来在一般韵图如《韵镜》《七音略》中合在一个图中的字，就分列为两个图了。这样一来，祝书的分图就比《韵镜》等多了一倍，这就是他分图多至八十个的原因。

声母分为清浊，并以清浊分图，而清浊又与"等"联系在一起（清音图主要列一、四等字，浊音图主要列二、三等字），所以祝氏心目中的"等"，是从声母方面着眼来分类的。他说："（韵图）最上层是字姥，其下分平、上、去、入四声，每声又别四等者，古韵某字与姥音同位而字不同者多，故平仄四等各具四眼者，分全清、半清、半浊、全浊之等也。《总明韵》于每姥之字有一二三四者也。"他把各种声母字（他以"字姥"为代表）分为清浊不同的等，并分列于各个韵图中的不同位置上，就是基于他的按声母分清浊的理论之上的。

祝氏的分图，就把"开发收闭"与"清浊"的两重标准结合起来，定为开音清、开音浊、发音清、发音浊、收音清、收音浊、闭音清、闭音浊八类。"开发收闭"主要是关于韵母（元音）的洪细及开合的，"清浊"主要是关于声母的部位的。由于开发收闭等既包含洪细的不同，又包含开合的差异，这就把中古其他韵图分图列等的两项标准（开合不同则分图，洪细有别则列等）统一在一块了。而祝氏又按清浊分图，这就比其他韵图多了一层分图的标准，使韵图的数量大为增加。这一点，可以说是祝书的一大特色。

祝氏所列的韵图，就以"开音清"、"开音浊"、"发音清"、"发音浊"等作为各图的标目，标举于图右。各图之内，以作为声母标目的"字姥"列于最上一栏。各图使用的字姥，按该图标

示的"开发"、"清浊"的不同而定，如果是开音清，就列卷首一百五十二音入卦表中所列的"开清"栏内的字姥为标目，如"夫普旁母东土同乃"等，如是"开音浊"，就列"卜□步旦□□兑内"等。各图轮番使用不同的字姥，一百五十二个字姥都出现于不同的图中。由于字姥繁多，且颇为混乱，称说殊为不便(下文提及各声母，均使用传统三十六字母的叫法)。但这正是祝书使用声母标目的一个特点，也是邵雍定下的一百五十二音在《起数诀》中的实际体现和具体运用。

一图之内，分为四栏，分列平上去入四声之字，声调的不同隐括在韵目的差异之中，韵目"东董送屋"，不单标明了韵类的不同，也兼表了声调的差异。一栏之内再分四格，表示四个等列，分列不同等的字。在列图的形式上，《起数诀》与其他韵图比较起来，倒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祝氏此书共分八十个图，各图的次序主要是依据《广韵》《集韵》的韵次。这一点，却与邵书不同。邵书只在声图和音图中列举了各韵、各声的某一部分代表字，并不展示韵书各个小韵的代表字，不是整部韵书音系的全面反映，祝书却与中古前期的韵图一样，全面地展现出韵书中的各个小韵，反映的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音韵系统。这是《起数诀》一书参照《韵谱》等书编纂的结果。

一图之内，对各声类的排列，也与其他韵图基本一致，以唇音居首，其次是舌、牙、齿、喉、半舌齿音。特出之点是祝氏将床(崇)组列于来日之后(居于图末)，称为半舌齿音，所以他所定的"半"音，包括三个声纽。

三、《起数诀》所依据的韵书

《起数诀》与《声音唱和图》不同，它所反映的是中古韵书的完备的音系，属《韵镜》《七音略》一类的韵图。那么，《起数诀》所反映的是哪一部韵书的音韵系统呢？也就是说，是依据哪一部韵书制作的？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拿它的列字来与宋代的韵书做一个比较。

《起数诀》各个韵图的列字，代表了韵书中的各个小韵，我们拿它与宋代的韵书《广韵》和《集韵》作一个全面的比较，发现它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不会超出宋代的韵书体系。它所使用的韵母分类，主要是《广韵》《集韵》二百〇六部的分类。从大的范围上，它不是依据宋代以前的韵书。从《起数诀》的列字来说，主要是使用宋代韵书的小韵代表字，个别音类是依据《玉篇》列字，如"开音清"图董韵一等见纽所列的"赣"字，不见于《广韵》《集韵》等韵书，而见于《玉篇》，古孔切；又如"闭音清"图很韵疑纽一等所列的"皀"字，也只见于《玉篇》，五很切。这些字的补列，不一定是直接采自《玉篇》，可能是据其他韵图间接录入的。

通过将《起数诀》与《广韵》《集韵》的比较，可以举出几个方面的情况来谈。

(一)《起数诀》的列字，许多与《广韵》的音韵地位不合(有些与《集韵》也不合)。这些不合，有的可能是《起数诀》手民之误。现见的《起数诀》有《观物篇解》的本子(《起数诀》附于其后，收入清"钦定四库全书"中)，讹字和误植之处颇多。对于那些可以明确判定其有误书、误

排的字，我们不把它们计入与《广韵》音韵地位不合的范围之中。与《广韵》音韵地位不合之字，其中有许多有明显的规律性可寻，可以看到是此书对当时实际语音的反映。这样的字，我们也另加列出，这里主要撮录一些例子，以示此书在列字上与《广韵》的差异。另外，此书不合《广韵》而合于《集韵》的，在下文述及此书与《集韵》的关系时再行表出。

收音浊图纸韵列于图末床（祟）纽一等地位的徙字，《广韵》斯氏切，本当在心纽，但本书列于床纽一等（相当于邪纽）地位，不合。

收音清图支韵晓纽四等处所列的詑字（此位《起数诀》并例列訑、詑两字，实同为一字），《广韵》作香支切，当在晓纽。本书已于此图列了此字，但收音浊图中之支韵澄纽二等处又列此字，与《广韵》不合。此书之列詑字于此，殆误从偏旁之读音。又寘韵之随字，《广韵》作旬为切，当在邪纽合口韵处（当入闭音清图平声支韵邪纽四等），本书列入去声寘韵邪纽四等，与《广韵》不合。依照《广韵》，此位当列瀡字，思累切（《集韵》也同《广韵》）。又闭音清图昔韵四等精纽处所列之蕞字，《广韵》作之役切，当列于照纽三等处，本书列入四等，与《广韵》不合。

旨韵三等之疑纽狋字，《广韵》牛肌切，当在平声脂韵，此入上声，与《广韵》不合。

至韵之唇音字痺（必至切）、屁（匹寐切）、鼻（毗至切）、寐（弥二切），本应列入开口（“收音清”）图内，本书将其列入合口（“闭音清”）图内，与《广韵》不合。

旨韵床纽（图末）一等之屎字，《广韵》作式视切，当在审纽，此入床纽一等处，不合。

旨韵照纽三等之柿字，《广韵》在废韵，方废切，入此位不合。此位当列旨字，本书将旨字列于此纽四等处，不合，当入三等。

收音浊图质韵（与脂旨至韵相配）床纽一等处所列之耴字，《广韵》鱼乙切，当在疑纽三等，入此位与《广韵》不合。

质韵唇音所列之笔、拂、弼、笔、必、匹、邲、蜜等，本应列入开口图（“收音清”），本书列入合口（“闭音清”），与《广韵》不合。

旨韵蘂字，《广韵》如垒切，当在日纽三等，本书列入四等，而以𦳒字列于三等，不合。

至韵豷字，《广韵》作许位切，在合口，《集韵》改为许利切，则是开口。许利切当是四等，本书列入三等。此位依《广韵》本应列火季切之侐字，但本书将侐字列入“闭音清”图之四等，并于字下注“火季（切）”字样。

止韵滂纽三等所列之潎字，《广韵》作匹蔽切，在祭韵三等，又芳灭切，在薛韵，列入此位不合。

志韵所列之秄字，《广韵》作即里切，在上声，本书列入去声，与《广韵》不合。

闭音浊图尾韵照三处所列之隹字（讹作佳），《广韵》在脂韵，职追切，入此位不合。

闭音浊图未韵照三处所列之既字，《广韵》作居豙切，在见纽开口，入此位不合。又穿纽三等处列气字，《广韵》去既切，在溪纽，入此也不合。

收音清图微韵明纽三等所列之晦字，《广韵》在灰韵，莫杯切，此列入微韵，表明灰、微已有混读之字。

收音清图御韵滂纽三等所列之猵字，《广韵》有两音，一在先韵布玄切，一在轸韵毗忍切，

入此位不合。又匣纽三等处所列之狒字,《广韵》在未韵,扶涕切,《集韵》作父沸切,俱在奉纽,本书列入匣纽,不合。然此可能表明奉纽字已变为〔v〕音或〔w〕音而与匣纽相混。

同图溪纽四等之诩字,《广韵》况羽切,当在晓纽,此列入溪纽,大概是依据后代况字变读为溪纽而列入溪纽处。

收音浊图鱼韵娘纽四等处所列之絮字,《广韵》息据切,在御韵心纽,此入娘纽不合,娘纽不当有四等。

语韵澄纽三等之著字,《广韵》直鱼切,在平声除小韵内,入此位不合。依《广韵》此位当列伫字,直吕切。

屋韵床纽三等处之缩字,《广韵》所六切,当在审纽二等,此列入床纽,不合。

开音清图模韵喻纽一等之侉字,《广韵》在过韵,安贺切,此字入此位,无据。喻纽不当有一等。

暮韵日纽一等之愬字,《广韵》无此字,按日纽不当有一等。

发音浊图卦韵知纽二等所列之媞字,《广韵》在荠韵徒礼切,入此位不合,依《广韵》此位当列膪字,竹卖切。本书将膪字列入合口图内。

皆韵滂纽二等所列之㸰字,《广韵》在队韵,滂佩切,列此位与《广韵》不合。

海韵泥纽一等处列疓字,此字《集韵》在蟹韵,女蟹切,此位依《广韵》当列乃字,奴亥切,但此书将乃字列于蟹摄二等处,与《广韵》不合,乃、疓二字当易位。

发音浊图荠韵日纽三等所列之疓字,《广韵》在海韵,如亥切,本书列入此位,乃依反切上字列字,然韵类则有不合。

发音浊图怪韵初纽二等所列之差字,《广韵》《集韵》俱无此小韵,此位《王韵》有瘥字,楚介切,此或为瘥字之讹。《广韵》差字又入卦韵,楚懈切,此或为卦韵之字。

发音浊图废韵晓纽四等所列之歇字,《广韵》在月韵,许竭切,当在入声,本书列入废韵,不合。

闭音浊图齐韵并纽四等所列之畦字,《广韵》作户圭切,与携字同一小韵,当入匣纽,此入并纽,不合。

闭音浊图怪韵审纽二等所列之毳字(讹作桑),《广韵》在祭韵,楚税切,当入穿纽,此入怪韵审纽,不合。

闭音浊图废韵疑纽三等所列之喙字,《广韵》作呼吠切,在祭韵内(寄韵),《集韵》收入废韵,许濊切,当在晓纽,此入疑纽,与《广韵》、《集韵》俱不合。

发音清图泰韵影纽一等所列之鐬字,《广韵》呼会切,当在晓纽,此入影纽不合。

闭音清图泰韵喻纽一等所列之懳字,《广韵》于岁切,在祭韵三等,本书列入一等,并于字下注一"祭"字,表示属于祭韵。

闭音清图真韵溪纽四等所列之䵖字,此字《广韵》缺,《集韵》作乞邻切,收入谆韵,论切当在三等,此入四等,不合。

开音清图谆韵群纽四等所列之愬字,《广韵》无此小韵,《集韵》此字一作殊伦切,与纯同



一小韵，一作旨旬切，此两音入此位均不合。案《集韵》读为照三纽的小韵另有谆等的朱伦切，旨旬切与此同一地位，疑旨旬切之旨字有误。

同图準韵溪纽四等之麇字，《广韵》丘尹切，当在三等，本书列入四等，不合。此字《集韵》与稛字同一小韵，稛字列入下一图三等，此又列，则系重出。

同图术韵来纽四等之律字，《广韵》吕恤切，当在三等，此入四等，不合。

发音清图旱韵一等清纽瓒字，《广韵》藏旱切，当在从纽，本书入清纽。又从纽一等之散字，苏旱切，当入心纽，此入从，也不合。

发音清图仙韵喻纽三等列涎字，《广韵》作夕连切，在邪纽。本书所列，与《广韵》不合。

同图仙韵端纽四等所列之旃字，《广韵》作诸延切，当在照纽三等，此入端四，不合。

发音浊图仙韵晓纽三等，此位《广韵》有嘕小韵，许延切，但此书将此字列于上图发音清图仙韵四等处，与《广韵》不合。

同图产韵晓纽所列之僩字，《广韵》在潸韵匣纽，下赧切，此列入晓纽处，不合。

同图狝韵娘纽三等所列之碾字，《广韵》女箭切，在去声线韵，与辗字同一小韵，不当入此位。依《广韵》此位当列趁字，尼展切。

收音清图仙韵晓纽四等所列之翾字，《广韵》作许缘切，当在三等，本书列入四等。又日纽四等所列之瑞（当作瑌）字，《广韵》而缘切，也当在三等，此入四等，不合。同图列于最末床纽之船字，《广韵》食川切，当在床三，此入四等，也不合。

同图狝韵滂纽三等之盼（讹作昐），《广韵》无此小韵，《集韵》有，在产韵，匹限切，当列于二等处，入此位不合。

同图狝韵疑纽四等之臇字，《广韵》子兖切，当入精纽处。本书精纽所列之隽字，《广韵》徂兖切，则当入从纽。《集韵》臇小韵中有隽字（《广韵》无），本书列隽于精，合《集韵》，但臇字则为复出。另《集韵》以隽小韵为粗兖切，相当于《广韵》之徂兖切，依《广韵》，则隽当入从，依《集韵》，则又当入清。

发音浊图元韵床纽三等所列之离字，无据。元韵无齿音字。

闭音清图萧韵清纽四等之鄡字，《广韵》在溪纽，苦幺切，本书则列入清纽，不合。

同图篠韵溪纽四等列两字，一为磽，《广韵》苦皎切，在此位，一为赵字，入此不合。

发音清图交韵穿纽二等之饕字，《广韵》土刀切，当在透纽，此入穿纽，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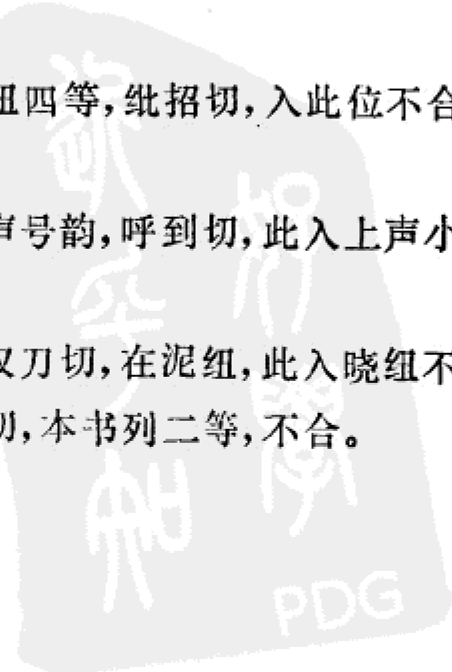
同图爻韵来纽二等所列之荦字，《广韵》作吕角切，在觉韵，入此位不合。此位《广韵》有顟，力嘲切，《集韵》力交切。

同图宵韵溪纽三等之漂字，《广韵》在滂纽四等，纰招切，入此位不合。依《广韵》此位当列趫字，起嚣切。

同图小韵晓纽四等之耗字，《广韵》在去声号韵，呼到切，此入上声小韵，不合。又匣纽四等之号字，胡到切，也当在去声。

发音浊图豪韵晓纽一等之猱字，《广韵》奴刀切，在泥纽，此入晓纽不合。

同图爻韵明纽二等之毛字，《广韵》莫袍切，本书列二等，不合。



闭音浊图戈韵日纽三等之挼字，《广韵》作奴禾切，在戈韵泥纽，《集韵》也然，本书列此字于日纽处，不合。

发音浊图祃韵澄纽二等处所列之蜡字，《广韵》作锄驾切，当在床纽。此位依《广韵》当列蛇字，除驾切。此不合。

同图祃韵禅纽二等所列之坬字，《广韵》作古驾切，当在见纽，但见纽已有驾小韵古讶切，不合有两小韵。《集韵》此字作舌骂切，则当在床纽。此乃据《集韵》的切语列位，但床、禅相混。《广韵》之古骂切，殆为舌骂切之讹。

同图辖韵娘纽二等所列之髻字，《广韵》及《集韵》均作而辖切，当在日纽，本书列入娘纽。

开音浊图辖韵澄纽二等之頢字，《广韵》丑刮切，当在彻纽，此入澄纽，不合。《集韵》此字作田刮切，则当在澄纽，此同《集韵》而类隔。

同图辖韵晓纽二等之颉字，当为頢字之讹，《广韵》此字作下刮切，当在匣纽，此入晓，与《广韵》不合。《集韵》乎刮切，也在匣纽。本书匣纽地位列刖字，《广韵》作五刮切，在疑纽，匣纽下刮切頢小韵中无此字，《集韵》有，此列刖字，同《集韵》而不同《广韵》。

收音浊图铎韵精纽一等所列之斮字，《广韵》侧略切，当在二等地位，此入一等，不合。

发音清图清韵疑纽四等之颈字，《广韵》巨成切，当在群纽，此入疑纽，不合。又梗韵帮纽二等之炳字，为庚三韵字，此入二等，不合。依《广韵》此位当列浜字，布梗切。

发音浊图梗韵知纽二等之打字，《广韵》德冷切，在端纽，《集韵》作朾（从木），都冷切，入此位不合。此位依《广韵》当列盯字，张梗切。

开音清图静韵透纽四等之顷字，《广韵》去颖切，在溪纽，《集韵》犬颖切，也在溪纽，此入透纽，不合。

同图劲韵心纽四等所列之捋字，《广韵》在末韵，郎括切，入此位不合。

收音清图耕韵帮纽二等所列的绷字，《广韵》北萌切，一般韵图将它列入一等，二等处当列浜字，布耕切。

收音浊图耕韵三等所列之訇宏泓等字，依《广韵》当列于耕韵合口二等，本书列于三等，不合。

发音清图证韵照纽三等之甑字，《广韵》子孕切，当在四等精纽，入此不合。又穿纽三等之彰，据《集韵》增，七孕切，也当在清纽四等，入此不合。又喻纽三等之孕字，《广韵》以证切，也当入四等，此入三等，不合。

开音清图屋韵（与侯韵相配）透纽一等之牍字，《广韵》徒谷切，在定纽，此入透，不合。

收音清图寑韵端纽四等之砧字（讹作岾），《广韵》知林切，当在知纽三等，此入端四，不合。

发音浊图侵韵禅纽二等之森字，《广韵》所今切，当在审纽，此入禅，不合。

发音清图琰韵泥纽四等之湛字，《广韵》在豏韵，丈减切，《集韵》增入琰韵，牒琰切，此殆据《集韵》增而误入泥纽。

发音浊图咸韵床纽二等，依《广韵》当列谗字，士咸切，但本书列鲶(讹作黔)字，此字《集韵》增入咸韵，但作牛咸切，在疑纽(疑纽又有喦小韵，鱼咸切)，列于此地位也不合。本书于鲶字下注谗字，乃表明当以谗入床纽二等，不当列鲶。

发音浊图业韵疑纽三等之笈字，《广韵》其辄切，当在群纽，本书入疑纽，不合。

发音清图忝韵清纽四等处所列之佥字，《广韵》在盐韵，七廉切，入此位不合。

发音浊图槛韵二等晓纽所列之阚字，《广韵》许鉴切，在去声，此据《集韵》增。

从上举各与《广韵》音韵地位不合的字中，可以看出一些倾向，主要是《广韵》分别为三、四等的字或一、二等的字，《起数诀》有混列的倾向。比如说日纽字，本只有三等，当列于三等处，但本书常以之列入四等。又喻纽字本只有三、四等，本书也间入一等。另外，精组本在四等，照组本在三等，也常有三、四等混列的情形。这些也许可以说是宋代汉语等列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动、语音的规律性逐渐为某些例外情况所冲破的反映。

(二)《起数诀》的列字，与《广韵》各小韵比较起来，可以看到有许多地方《广韵》只单见于一处，而《起数诀》却重列于两三处。

本书重出的字有两种情形：一是同字重见，一是同小韵的字分列于不同的音韵地位。下面将本书列字重出的字列举如下：

收音浊图东韵三等书纽处所列的嵩字，已列于上一图四等处，今又入此，重出。这表明三、四等已有相混之字。

收音清图硿字《广韵》户冬切，在匣纽，匣纽处已列，又入溪纽，重出。

同图磨字《广韵》力冬切，来纽，本书来纽已列，又入晓纽，重出。

开音浊图鬞字《广韵》奴动切，在钟韵醲小韵内，此又析鬞字入上声，重出。

支纸寘昔韵的"收音清"图中，"鬌妫亏越危"等字当在合口，合口之"收音浊"图中已列此数字，此重出。

同图纸韵四等的紫字，既列四等，又列一等，表明它有〔dzi〕与〔dzɿ〕两读。

同图纸韵四等来纽所列之峛字，《广韵》与逦同一小韵，力纸切，本书已列后者于"收音浊"图中，又析此字入此位，重出。日纽之尔字也一收"收音浊"图三等，一收"收音清"图四等，重出。

同图寘韵寄字，本书一入"收音清"图寘韵三等见纽处，又入"收音浊"图同一位置，重出。

支韵縻、瓕两字，本书一入支韵"收音清"图明纽处，又入"闭音清"图，重出。支韵随字，本书"闭音清"支韵图内，一入心纽处，一入图末床纽四等(相当于邪纽)处，重出。

闭音清图寘韵恚字，《广韵》於避切，在去声寘韵，本书一入去声，一入昔韵入声，重出。

收音浊图旨韵唏字，《广韵》无此小韵，《集韵》有，许几切，本书已列入上声，但平声脂韵又列此字，重出。

同图质韵率字，本书已列于脂旨至质韵"闭音浊"图内(在合口)，又列于"收音浊"图(开口)，重出。率字《广韵》与帅字同小韵，所类切，当在至韵合口，入此位不合，兼又重出。

质韵之晓纽字欯、喻纽字逸，本书已列入开口图("收音清")内，又列入合口图("闭音

清")内,重出。

闭音浊图脂的逵字,《广韵》与馗同一小韵,当在群纽三等,三等处已列馗,此又析逵入群纽四等处,重出。四等依《广韵》当列葵字,渠惟切,但葵已列入上图。

止韵里字,《广韵》良士切,本书既列入止韵"开音清"图,又入"开音浊"图,重出。

开音清图止韵譩字,《广韵》於拟切,也列入两图,重出。

闭音浊图微韵滂纽二等所列之飞字,《广韵》在非小韵内,当列三等地位,本书三等处已列非字,又析飞字入二等,重出。

同图未韵群纽四等所列之醎字,《广韵》其既切,当在开口,开口图已列此字于群纽三等,此又入开口图四等,重出。又疑纽四等之毅字,《广韵》鱼既切,也在开口三等,上图已列,此图又列,重出。又晓纽四等之欷字、影纽四等之衣字,据《广韵》均在开口,此又入合口图四等,表明这些开口韵重纽之乙类字又可读为合口。此当是当时实际语音之反映。这些字在现代闽南方言中,也是可以开、合两读的。

开音浊图麌韵帮纽四等所列之肤字,《广韵》作甫无切,与夫字同一小韵,夫字已列于三等处,此又析肤字入四等,重出。

同图麌韵心纽四等所列之毹字,《广韵》山刍切,在审纽二等,本书审二已列此字,复以此字入心四,不合。又来纽四等所列之娄字,《广韵》与慺字同一小韵,力朱切,三等处已列慺字,又析娄字入四等,重出。

发音浊图佳韵并纽二等所列之牌字,《广韵》薄佳切,与蹕字同小韵,前面"闭音清"图佳韵已列蹕字,又析牌字入此,重出。

发音清图咍韵喻纽一等之颏字,《广韵》在孩小韵内,户来切,本书以此字入喻纽,重出。喻纽不当有一等字。

同图蟹韵并纽二等所列之罷字,《广韵》薄蟹切,与罢字同一小韵,本书已列罢字于"开音清"图,又析此字入本位,重出。又澄纽二等之骀字,《广韵》与待字同一小韵,后者已列入海韵一等,此又析骀字入蟹,重出。大概当时一、二等韵已有混读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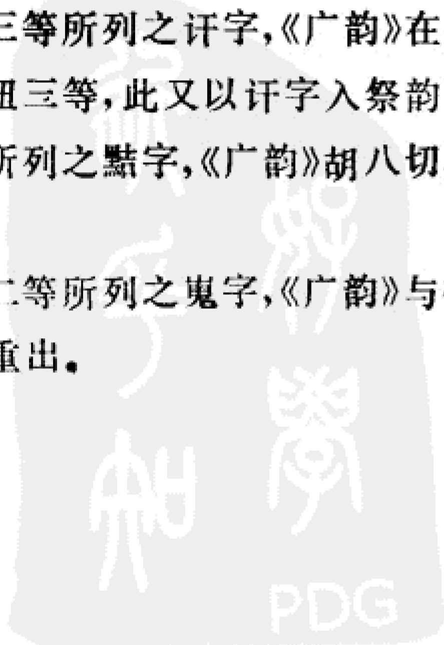
发音浊图齐韵穿纽三等所列之犆字,《广韵》昌来切,在咍韵内。案此昌来切实为昌求切之讹(元泰定本可证),昌来切则声母在三等。此位盖依昌来切之音列字。然咍韵之"发音清"图已列此字于穿纽二等处,此又以入三等,重出。

发音浊图齐韵日纽三等之腝字,《广韵》无此字,《集韵》列为臡字之重文,人移切。本书已列臡字于上一图("发音清")四等,此又以《集韵》此字之重文入三等,重出。

发音浊图废韵见纽三等所列之讦字,《广韵》在祭韵,与猘字同一小韵,居例切,本书祭韵"发音浊"已列猘字于见纽三等,此又以讦字入祭韵,重出。此表明讦字有两读。

同图黠韵晓纽二等所列之黠字,《广韵》胡八切,当在匣纽,本书匣纽处已列此字,又入晓纽,重出。

开音清图灰韵疑纽二等所列之嵬字,《广韵》与桅字同小韵,五灰切,桅字已列一等灰韵,此又析嵬字列入二等,重出。



同图贿韵穿纽二等䜅字,《广韵》七罪切,与漼字同小韵,一等已列后者,此重出。

同图队韵溪纽二等块字(本书讹作瑰),《广韵》苦对切,与凷字同小韵,后者已列于一等,又析块字列二等,重出。

开音清图混韵来纽二等惀字,此字《广韵》与去声之论字同一小韵,卢困切,又与一等所列之惀字同一小韵,此重出。

同图準韵来纽四等蝡字,《广韵》而允切,当在三等,本书已列此字入下图三等,此又列入四等,重出。

开音浊图準韵溪纽三等稛字,此字《集韵》与輑同一小韵,牛尹切(《广韵》无此小韵),輑字已列疑纽,又析此字入此位,重出。

收音浊图欣韵审纽二等榇字,《广韵》所臻切,与莘字同小韵,在臻韵,前两图臻韵审二处已列莘字,此又析榇字列此位,重出。这表明臻、欣可能已经同音。同图隐韵穿纽二等处所列之龀字(误作龀),《广韵》在隐韵,初谨切,但也列入前两图轸韵处,重出。同图焮韵床纽二等所列之酳字,《集韵》增入,士靳切,前两图也列入震韵,重出。

发音浊图山韵的瓣,产韵的盼、版、蝂,裥韵的篇等唇音字,本书列入山、产、裥韵的"收音清"图,此又列,重出。

收音清图山韵并纽二等所列之瓣字,据《集韵》增,薄闲切,此字本书已列于上一图发音浊图,此又列,重出。

同图猕韵泥纽四等所列之赧(讹作赧)字,乃据《集韵》所增,女輭切,当在三等,本书已列于下图收音浊图猕韵三等处,此重出。

同图线韵日纽四等瞤字,《广韵》人绢切,当在三等,本书已列此字于下图收音浊图线韵日纽三等处,此处又列,重出。

同图薛韵晓纽四等之旻字,《广韵》许劣切,当在三等,本书已将此字列入下图,此处又列,重出。

收音浊图山韵娘纽二等之䜩字,《广韵》女闲切,当在开口,本书开口"发音浊"图已列,此又列,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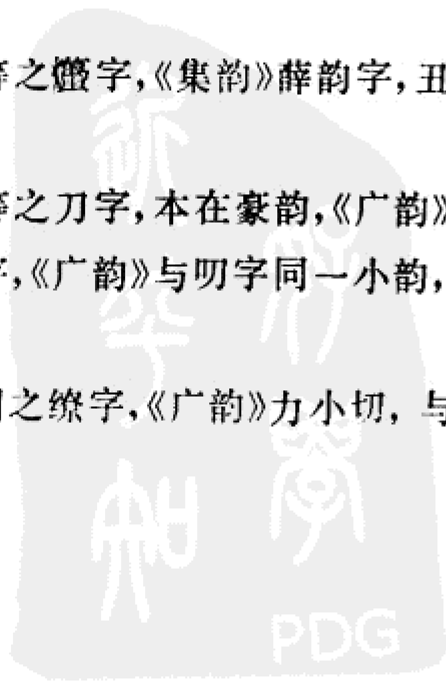
同图山韵床纽二等潺字,《广韵》士山切,与虥字同小韵,当在开口,开口图(发音浊)已列虥字,此又列潺字,重出。

同图产韵审纽二等巽字,《集韵》式撰切,当在猕韵三等,三等处已列此字,二等又列,重出。

收音浊图月韵彻纽三等之㜕字,《集韵》薛韵字,丑悦切,本书据《集韵》增,且两图之月韵(开合口)均列此字,重出。

发音清图爻韵知纽二等之刀字,本在豪韵,《广韵》都牢切,一等豪韵处已列,又入二等,重出。又爻韵彻组处之饕字,《广韵》与叨字同一小韵,土刀切,在豪韵内,此书列叨于一等,而以饕字入二等,重出。

同图小韵来四纽等所列之缭字,《广韵》力小切,与燎字同小韵,本书已列后者于下一图



发音浊图三等，此位又列，重出。又日纽之绕字，与扰字同小韵，《广韵》而沼切，当在三等，本书下图日三处已列扰字，又析此字于本图四等，重出。

发音浊图小韵群纽三等之猗字，《集韵》增，巨小切，本书已列此字于发音清图小韵群四处，此重出。

同图小韵疑纽三等之斛字，《集韵》鱼小切，当在四等，上图发音清图小韵四等处已列，此重出。

闭音浊图戈韵精纽四等之侳字，《广韵》子能切，在戈韵一等，上图已列于四等处，此又列，重出。又清纽之脞字，上图也已列，此又列，重出。

发音清图麻韵日纽四等之捼字，《广韵》奴禾切，在禾韵一等，上图已列此字于日纽三等今又入此位，重出。

同图祃韵溪纽四等之欦字，《广韵》枯驾切，与髂字同小韵，下图发音浊图已列此髂字于祃韵二等，此重出。

同图祃韵日纽四等之偌字，据《集韵》所增，人夜切，当在三等，本书已列此字于下图发音浊图日纽三等处，此又入四等，重出。

收音浊图耕韵喻纽三等所列之弦（讹作竑）字，《广韵》与泓字同小韵，当在影纽，此又析此字列于喻纽，重出。

收音清图耕韵明纽二等之萌字，《广韵》莫耕切，与甍字同一小韵，当在开口图，开口图中已列甍字，又析萌字入此位，重出。

同图锡韵透纽四等之歒字，《广韵》与逖字同小韵，他历切。后者已列入开口之"收音清"图，又析此字入本图，重出。

发音清图职韵泥纽四等之匿，《广韵》女力切，属娘纽，当在三等，本图下一图收音浊图已列此字于三等，此又入四等，重出。

收音浊图有韵末尾床纽三等所列之首字，与手字同小韵，在审纽，书九切，此析首字入床纽，重出。

收音清图侵韵透纽四等之舔字，《广韵》他兼切，在添韵与添字同一小韵，后面发音清图添韵透纽四等处已列添字，又析此字入本图，重出。

上面所举各种重出的例子中，大多数是开口与合口的重见，有的是三等与四等的重见，这些都表明在宋代的读音中，有许多字出现新的读音。《起数诀》收录这些重读的字，表明它与《广韵》的归字有颇大的不同。

（三）《起数诀》所列的字，许多不见于《广韵》，而只见于《集韵》。据《集韵》增列的字如下：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开音清	东	一	帮	𢒫	襆蒙
	董	一	疑	㶇	吾蓊
开音清	送	一	并	槰	菩贡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屋	四	从	摵	就六
收音浊	东	三	晓	㱿	火宫
	东	三	影	硧	於宫
	送	三	彻	蟲	丑众
收音清	董(腫)	一	泥	鑏	乃湩
	宋	一	端	湩	冬宋
	宋	一	泥	癑	奴宋
	宋	一	来	[illegible]	鲁宋
	沃	一	滂	蒪	匹沃
	沃	一	从	宋	才竺
开音浊	钟	三	明	龏	鸣龙
	用	三	微	艨	忙用
	用	三	穿	揰	昌用
	烛	二	穿	娖	叉足
	烛	二	床	鷟	仕足
	烛	三	微	媢	某玉
	烛	三	娘	傉	女足
	烛	二	审	数	所录
发音清	讲	二	滂	擈	普讲
	绛	二	明	[illegible]	龙巷
发音浊	讲	二	娘	[illegible]	匿讲
	讲	二	溪	控	克讲
	讲	二	穿	傯	初讲
	讲	二	审	㩳	双讲
	绛	二	娘	鬞	尼降
	绛	二	晓	惷	赫巷
收音清	支	四	疑	骪	语支
	寘	三	明	縻	縻寄
闭音清	支	四	从	厜	才规
闭音浊	支	三	群	趌	巨为
	纸	三	娘	萎	女委
	寘	三	溪	佹	丘伪
	寘	三	审	锐	式瑞
收音清	至	四	见	繫	吉弃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至	四	匣	系	兮肄
收音浊	脂	三	禅	迡	侍夷
闭音清	脂	四	从	嫢	聚惟
	脂	四	影	洼	乌虽
	旨	四	疑	峞	艺蓶
	质	四	滂	拂	普密
	质	四	疑	觤	鱼一
闭音浊	旨	三	彻	摧	丑水
	旨	三	照	林	之诔
	至	三	影	尉	於位
	止	四	从	荠	茨以
	志	四	晓	恓	许异
	志	四	影	撎	伊志
开音浊	止	三	群	芑	巨己
收音浊	微	三	溪	㩗	丘衣
闭音浊	微	三	群	頄	琴威
	尾	三	溪	恢	苦虺
收音清	屋	四	从	摵	就六
闭音清	佳	二	帮	𨂝	㮹佳
	蟹	二	滂	帔	怦买
	遇	三	禅	续	辞屡
开音浊	虞	三	娘	鱬	诿儒
	麌	三	娘	檽	尼主
	遇	二	照	嬬	仄遇
	遇	三	穿	敊	昌句
	佳	二	照	柴	仄佳
	蟹	二	知	𤞪	都买(类隔)
	蟹	二	照	扠	仄蟹
	蟹	二	穿	豺	楚解
	黠	二	知	哳	知戛
	黠	二	彻	呾	膫轧
	黠	二	澄	噠	宅轧
发音浊	佳	二	疑	诟	玉咼
	佳	二	照	摣	庄蛙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蟹	二	溪	胯	枯买
发音浊	蟹	二	影	崴	乌买
	蟹	二	穿	搋	初买
	卦	二	娘	㑲	奴卦(类隔)
	黠	二	床	齰	士滑
发音清	皆	二	帮	颀	虆皆
	海	一	帮	恬	布亥
	海	一	疑	顗	五亥
	海	一	心	諰	息改
	荠	四	滂	庀	普米
	荠	四	见	鳽	古礼
	代	一	滂	怖	匹代
	代	一	并	俻	蒲代
	末	一	从	椊	攒活
发音浊	皆	二	澄	㛹	直皆
	骇	二	知	觗	知骇
	骇	二	澄	徥	直骇
	骇	二	见	锴	古骇
	骇	二	审	㦊	师骇
	骇	二	来	攋	洛骇
	荠	三	禅	灑	时礼
	怪	二	床	㹔	才瘵(类隔)
开音清	齐	四	疑(误入群)	䫵	五圭
	贿	一	帮	悖	必每
	贿	一	滂	琣	普罪
	贿	一	心	倠	息罪
	贿	一	喻	阢	俞罪
	队	一	从	晬	摧内
	怪	二	床	㩧(讹作椊)	仕壊
闭音浊	皆	二	穿	磋	楚怀
	皆	二	审	蓑	所乖
	怪	二	知	额	迍怪
	怪	二	澄	聉	墀怪
	怪	二	床	㩧	仕壊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黠	二	床	齰	士滑
发音清	祭	四	见	瘈	吉曳
发音清	祭	四	晓	歖	呼四
开音浊	祭	三	彻	惙	丑芮
	祭	三	疑	刵	牛芮
闭音清	真	三	滂	砏	披巾
	很	一	群	领	其恳
	很	一	心	洒	苏很
	很	一	影	穏	安很
	轸	一	心	囟	思忍
	恨	一	透	痻	他恨
	恨	一	溪	硍	苦恨
开音清	谆	四	晓	鸰	呼邻
	谆	四	影	蝹	一均
	準	四	清	蹲	趣允
	準	四	从	癄	才尹
	準	四	邪	楯	辞允
	恩	一	透	黗	暾顿
	稕	四	见	訽	均俊
	术	四	匣	驈	户橘(在质韵)
开音浊	谆	二	照	竣	壮伦
	谆	二	穿	輴	测伦(在真韵)
	谆	三	审	媋	式匀
	准	三	澄	蜳	柱允
	稕	三	知	饨	屯闰
	稕	三	溪	壸	困闰
	稕	三	喻	韵	筠昀
	稕	三	来	沦	伦浚
	术	三	群	繘	其律(在质韵)
	术	三	照	頔	之出
收音浊	迄	三	影	乙	於乞
开音清	文	三	溪	卷	丘云
	文	三	疑	䂵	虞云
	吻	三	见	攟	举蕴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开音浊	问	二	穿	𠙽	初问(在焮韵)
	问	三	彻	𪗨	耻问(在焮韵)
发音清	旱	一	影	侒	阿侃
发音浊	潸	二	彻	㬎	丑赧
闭音清	桓	一	清	爨	七丸
	删	二	并	𣃒	步还
	缓	一	疑	輐	五管
	缓	一	清	𢨋	千短
	缓	一	邪	鄹	绪纂
	缓	一	晓	濄	火管
	铣	四	滂	覑	匹典
	铣	四	心	旋	信犬
	铣	四	影	蜎	於泫
	霰	四	溪	䏶	犬县
闭音浊	删	二	群	趯	巨班
	删	二	晓	豩	呼关
	黠	二	床	𡺮	士滑
发音清	薛	四	清	𧍄	迁薛
发音浊	山	二	并	瓣	薄闲
	山	二	彻	譠	託山(类隔)
	产	二	滂	盼	匹限
	产	二	并	版	蒲限
	产	二	影	轧	膺眼
	狝	三	溪	繾	起辇
	裥	二	穿	羼	初苋
	线	三	日	轫	如战
	锗	二	娘	㾺	女膳
	狝	四	邪	蔓	详兖
	狝	四	匣	蜎	下兖
	线	四	溪	缺	窥绢
	线	四	精	悛	子眷
	线	四	从	泉	疾眷
	薛	四	滂	撆	匹灭
	薛	四	并	𩑋	便灭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收音浊	产	二	照	蟤	苗撰
	狝	三	彻	腞	敕转
	狝	三	娘	腝	女辗
	狝	三	审	罤	式撰
	狝	三	影	宛	乌勉
	裥	二	穿	篡	刍眷
	线	三	审	缚	升绢
	辖	二	照	菱	侧刮
	辖	二	晓	聒	荒刮
	薛	三	群	豩	巨劣
发音浊	阮	二	彻	嘕	丑幰
	阮	三	来	僆	力偃
	愿	三	溪	寋	祛建
	愿	三	来	僆	力健
	月	三	溪	揭	丘竭
	月	三	匣	纥	恨竭
发音浊	元	三	见	棬	九元
	元	三	溪	圈	去爰
	阮	三	敷	頪	翻阮
	阮	三	见	輂	九远
闭音清	萧	四	滂	藨	普辽
	萧	四	泥	娆	袅聊
	萧	四	精	樔	子幺
	筱	四	疑	硗	倪了
	啸	四	匣	顤	户吊
	宵	三	并	瀌	蒲娇
	皓	一	滂	䴩	滂保
	小	四	见	𥄫	吉小
	小	四	群	獢	巨小
	小	四	疑	斛	鱼小
	小	四	从	漅	樵小
	铎	一	端	沰	当各
	药	四	帮	肑	逋约
发音浊	巧	二	晓	嗃	孝狡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笑	三	见	骄	娇庙
	笑	三	穿	觇	昌召
	笑	三	晓	魈	虚庙
收音清	歌	一	精	嵯	遭哥
	哿	一	从	瘥	才可
	箇	一	清	磋	千个
闭音清	戈	一	喻	蒍	于戈
	过	一	并	碆（讹作婆）	步卧
发音清	麻	四	明	哶	弥嗟
	麻	四	清	髗	七邪
	马	二（当在四）	滂	土	片贾
	马	四	端	哆	丁写
	马	四	从	姐（讹作姐）	慈野
发音清	祃	四（当在三）	日	偌	人夜
	麻	三	来	伢	利遮
	马	二	澄	䠍	宅下
	马	二	穿	笅	初雅
	马	二	来	跞	力者
	祃	二	穿	衩	楚嫁
开音浊	马	二	影	搲	乌瓦
收音清	养	四	从	蔣	在两
	宕	一	清	蹌	七浪
	药	三	帮	轉	方缚
收音浊	阳	三	疑	卬	鱼殃
	养	三	溪	硄	丘仰
	漾	三	审	霜	色壮
	药	二（误入一）	床	斮	士略
开音清	宕	一	滂	膀	滂谤
开音浊	阳	三	见	惟	俱王
	养	三	溪	恇（讹作恇）	丘往
	漾	三	溪	眶	区旺
发音清	清	四	见	颈	吉成
	梗	四	晓	倪	吁请
	映	二	滂	烹	普孟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映	三	滂	病	铺病
	劲	四	影	缨	於正
	昔	四	端	剔	土益
	昔	四	定	悌	待亦
	昔	四	泥	镾	奴刺
	昔	四	溪	愨	苦席
发音浊	清	三	日	穰	人成
	梗	二	溪	伉	苦杏
	梗	二	照	睁	侧杏
	梗	二	穿	瀞	差梗
	梗	二	晓	諱	虎梗
	梗	二	影	犗	於杏
	静	三	知	叕	知领
	静	三	群	頚	渠领
	劲	三	娘	寍	女正
	陌	二	来	岩（讹作学）	离宅
	昔	三	晓	虩	火彳
发音浊	昔	三	来	翻	令益
开音清	清	四	见	泂（讹作洞）	古营
	静	四	心（误列晓）	颖	骍颖
	昔	四	溪（误列透）	跌	卉役
开音浊	庚	二	溪	吝	口觥
	庚	三	影	䓨	乙荣
	梗	二	匣	卝	胡猛
	劲	三	溪（误列群）	病（误作病）	丘詠
	劲	三	晓	病	况病
收音清	青	四	溪	罄	苦丁
	青	四	精	菁	子丁
	青	四	喻	程	徐经
	耿	二	帮	迸	必幸
	迥	四	精	婧	绩䪼
	迥	四	晓	鹑	呼顶
	诤	二	滂	轩	叵迸
	径	四	帮	跰	壁暝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径	四	并	屏	步定
	径	四	影	瘕	噎寗
收音浊	耕	二	澄	橙	宅耕
	耕	二	来	磷	力耕
	诤	三	影	嘤	於进
	麦	二	澄	蹢	治革
收音清	青	四	溪	坰	钦荧
	青	四	精	屦	子坰
	青	四	晓	葵	火萤
	青	四	影	瀅（讹作濙）	乌熒
	径	四	见	扃	扃定
	径	四	匣	濙	胡鎣
	锡	三（误入四）	喻	棫	于臭
发音清	登	一	溪	痭	肯登
	登	一	清	彰	七曾
	登	一	影	鞥	一僧
	蒸	三	明	儚	亡冰（类隔）
	蒸	四	精	黯	即凌
	蒸	四	心	缕	息凌
	等	一	并	棚（讹作溯）	步等
发音清	等	一	明	懵	忙肯
	等	一	透	鼟	他等
	等	一	定	蹬	徒等
	等	一	见	亘	孤等
	拯	二	并	凭	皮殑
	嶝	一	泥	鼐	宁邓
	嶝	一	溪	堩	口邓
	证	三	帮	冰	逋孕
	证	三（当在四）	穿	彰	七孕
收音浊	蒸	三	喻	熊	矣殑
	证	三	娘	䄍	尼证
	职	三	日	日	而力
开音清	侯	一	滂	抙	普沟
	尤	四	明	㴐	弥攸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幽	四	溪	区	羌幽
	黝	四	溪	鎑	苦纠
	幼	四	见	斛	古幼
	幼	四	群	趴	巨幼
	幼	四	晓	蜈	火幼
收音浊	尤	三	娘	惆	厄猷
	宥	三	影	忧	於救
收音清	沁	三	帮	禀	逋鸠
	沁	四	心	劉	思沁
	沁	四	邪	蕈	寻浸
	沁	四	喻	酏	淫沁
发音浊	寝	二	照	顫	侧踸
	寝	三	疑	鲊	牛锦
	沁	二	床	稽	岑谮
	沁	三	溪	捻	丘禁
	沁	三	穿	瀋	鸱禁
	沁	三	晓	谜(讹作諴)	火禁
发音清	盐	三	并	狎	蒲黔
	盐	三	明	琰(讹作妥)	亡凡
	琰	四	心	鹼	纤琰
	琰	四	邪	餤	习琰
	勘	一	明	妣(讹作绀)	亡甘
	勘	一	群	黔	其闇
	葉	四	帮	鹍	贬耴
发音清	葉	四	滂	妑	匹耴
	葉	四	心	徢	息葉
发音浊	咸	二	床(误入明)	荽	士咸
	咸	二	澄	慽	淇咸
	咸	二	照	炎	[illegible]咸
	咸	二	喻	佔(讹作佔	弋咸
	赚	二	知	鲇	竹减
	嗛	二	疑	顜	五减
	洽	二	澄	毾	茶洽
	洽	二	来	粒(讹作洼)	力洽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业	三	晓	偞	虚涉
发音清	谈	一	疑	玵	五甘
	敢(误入谈)	一	匣	澉	胡敢
	谈	一	影	黯	邬甘
	添	四	群	涅	其兼
	忝(误入添)	四	精	僭	子忝
	忝(误入添)	四	心	濂	燮玷
	怗	四	清	戢	千侠
发音浊	衔	二	娘	𬤊	女监
	衔	二	照	渐	侧衔
	衔	二	来	鑑	力衔
	衔	二	日	颟	而衔
	凡	三	非	芝	甫凡
	凡	三	微	瑷	亡凡
	严	三	澄	诩	直严
	严	三	见	黔	居严
	严	三	溪	钕	丘严
	严	三	群	黔	其严
	严	三	照	产	之严
	槛	二	娘	淰	拏槛
	范	三	群	拑	极范
	范	三	疑	门	五犯
	俨	三	照	拈	章贬
	俨	三	晓	险	希埯
	酽	三	帮	窆	陂验
	酽	三	明	荽	亡梵
	酽	三	娘	黏	女验
发音浊	酽	三	见	剑	居欠
	酽	三	群	欦	巨欠
	酽	三	审	痏	式剑
	酽	三	来	敛	力验
	狎	二	照	挟	子洽(类隔)
	业	三	澄	墣	直业

《起数诀》全书据《集韵》增加的字，据初步的统计，共有三百七十六个。这些字都是《广

韵》缺列的。

（四）《广韵》与《集韵》同有某一个小韵，但《起数诀》不依《广韵》列该小韵的字，而依《集韵》列字，所列的字，常是《集韵》新增之字，或是只见于《集韵》的重文。现列于下，切语为《集韵》的切语，右边是《广韵》的小韵首字。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广韵》作
开音清	送	一	匣	哄	胡贡	哄
收音浊	屋	二	床	㵘	仕六	鏃
发音浊	绛	二	知	惷	陟降	戇
发音浊	蟹	二	匣	嵬	户买	夥
发音清	海	一	滂	啡	普亥	俖
发音浊	皆	二	晓	俙	休皆	稀
发音浊	荠	三	穿	茝	掣睨	（在海韵）
开音清	混	一	从	蹲	粗本	鱒
	慁	一	晓	焝	呼困	惛
	术	四	晓	虢	休必	獝
收音浊	吻	三	溪	稛	丘粉	趣
发音清	薛	四	喻	拽	羊列	枻
收音清	霰	四	帮	徧	卑见	（在线韵）
收音浊	山	二	疑	顽	五鳏	（在删韵）
	仙	三	彻	鏍	椿全	猭
	仙	三	日	瞤	而宣	堧
	裥	二	照	恮	庄眷	孨
发音浊	元	三	群	掳	渠完	䑏
闭音清	萧	四	溪	跷	牵幺	趬
发音浊	巧	二	审	稍	山巧	数
	小	三	群	狢	巨夭	蟜
发音浊	笑	三	彻	超	丑照	朓
收音清	箇	一	影	椏	阿个	侉
闭音清	戈	一	精	峻	臧戈	侳
	过	一	心	砦	苏卧	膹
发音浊	麻	二	床	茬	锄加	查
收音清	漾	四	清	捛	七亮	蹡
发音清	梗	二	并	鲔	白猛	鲱
	劲	四	精	婧	子正	精
开音浊	陌	二	匣	获	胡陌	嚄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广韵》作
发音清	蒸	三	滂	淜	披冰	砯
	嶝	一	精	䙢	子邓	增
开音清	黝	四	群	虬	渠黝	蟉
收音清	寝	四	喻	潭	以荏	潭
发音浊	寝	二	床	额	士痒	颀
	沁	三	喻	计	于禁	颣
发音清	合	一	透	搨	託合	踏
发音浊	琰	三	溪	顩	丘检	礥
	陷	二	溪	喊	口陷	歉
	陷	二	疑	獑	午陷	顑
	业	三	溪	怯(讹作抾)	去涉	瘱
发音清	怗	四	从	踕	在协	蕥
发音浊	槛	二	晓	阚	虎槛	獭
	琰(列入俨)三		审	润	失冉	沨
	鉴	二	晓	欿	许鉴	阚
	鉴	二	匣	鉴	胡忏	覽
	业(葉)	三	照	譫	质涉	慑

这样的例子共有四十七个之多。这些不依《广韵》而依《集韵》所列的字，绝大多数是《集韵》新增的异文。这表明《起数诀》的列字与《集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五) 有些情况是《广韵》中录有某一小韵，但《集韵》编纂时删去，或并入其他小韵之中，或合入其他韵部。《起数诀》对这些小韵，往往依从《集韵》的归并、删除，省去这些字不列，而不从《广韵》。这也表明了《起数诀》与《集韵》的关系。这些字有：

收音浊图之脂、旨、至、质中质韵床纽二等地位，依《广韵》当列龇字、仕叱切，《集韵》无此小韵，本书不列，同《集韵》。

闭音浊图怪韵彻纽二等，《广韵》有䫈字，他怪切(类隔)，《集韵》无此小韵，将此字收入五怪切、呼怪切内，本书此位不列，从《集韵》。

开音浊图祭韵溪纽三等，此位《广韵》有甈字，丘吠切(寄韵)，《集韵》将此小韵改入废韵去秽切，本书不列，从《集韵》。同图祭韵禅纽三等，依《广韵》当有啜字，尝芮切，《集韵》无此小韵，此不列，同后者。又晓纽三等处依《广韵》当列䘍字，呼吠切(寄韵)，《集韵》无，移入废韵许秽切，本书不列，从《集韵》。

开音浊图术韵晓纽三等，《广韵》有眣字，许聿切，《集韵》术韵无此小韵，此不列，依《集韵》。

闭音浊图果韵精纽一等，此位《广韵》有硰字，作可切，《集韵》删去此小韵，本书不列，从《集韵》。《集韵》硰字入取果切内，在清纽。

从上面所举的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起数诀》一书与《广韵》《集韵》两书关系的密切程度。显而易见，《起数诀》与《集韵》的关系远比《广韵》的关系密切得多。那么，《起数诀》与《集韵》的列字是否完全一致呢？也不是。在我们比较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字依《集韵》当列入本书的，此书不列。这样的例子虽然不多，但也表示了《起数诀》与《集韵》尚有一些细小的距离。

（六）依《集韵》当列而本书不列之字：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收音清	昔	三	滂	[illegible]	铺彳
	昔	三	并	構	平碧
收音清	质	四	定	[illegible]	地一
闭音清	质	四	群	佶	其吉
开音清	止	一	从	荠	茨以
	职	三	日	日	而力
发音浊	蟹	二	疑	覭	五买
发音清	荠	四	邪	洒	时礼（类隔）
发音清	末	一	心	[illegible]	先活
闭音浊	怪	二	娘	鯮	尼戒
	废	三	溪	[illegible]	去秽（本书列缏）
开音清	混	一	疑	限	鱼恳
发音清	铣	四	滂	[illegible]	匹典
	霰	三	并	辡	玭眄
发音清	狝	四	滂	萹	匹善
	薛	四	并	[illegible]	便灭
发音浊	仙	三	见	搴	己仙
	狝	三	喻	羡	延善
	线	三	群	[illegible]	虔彦
收音浊	线	三	床	[illegible]	船钏
发音浊	小	三	溪	槁	祛矫
收音清	青	四	影	鎣	於丁
	径	四	溪	䌹	口定
发音清	怗	四	影	蚗	於叶

这些《集韵》有而《起数诀》缺列的字，有可能是列图时或抄书时的遗漏，但不管如何，有某些小韵据《集韵》当列而不列，说明两者尚有一定的差距。

（七）《起数诀》的列字，绝大多数和《集韵》相符，但所列的字，也有极少数与《集韵》不合，这也表明它与《集韵》还有一些距离。所列之字与《集韵》不合的，有：

开音浊图准韵见纽三等之窘字,《集韵》巨陨切(《广韵》无此小韵),当入群纽,本书列入见纽,与《集韵》不合。

同图术韵溪纽三等茁字,《广韵》无此小韵,《集韵》厥律切,当在见纽,与此不合。又疑纽三等列屈、崛二字,屈字《集韵》质韵增,其述切,当在群纽,入此不合;崛字《广韵》在物韵,鱼勿切,《集韵》改入迄韵,鱼屈切,崛字列此,亦与《集韵》不合。

闭音清图谏韵群纽二等及下一图闭音浊图霰韵群纽二等所列之趯字,《广韵》无此小韵,《集韵》有,但作来患切,在来纽,此两图具列入群纽,与《集韵》不合。

(八)《起数诀》中,有些字是《集韵》有而本书缺列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它和《集韵》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字不是《集韵》单有、而是《广韵》和《集韵》都有,《起数诀》遗落了的。这种情况可以考察它与两书的共同关系。这些字有(切语是《广韵》的):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开音清	东	四	喻	融	以戎	开音浊	遇	三	禅	树	常句
收音浊	东	三	床	崇	锄弓		遇	三	影	饫	衣遇
收音清	宋	一	精	综	子宋		遇	三	喻	芋	王遇
闭音浊	寘	三	影	倭	於伪		遇	三	来	屡	良遇
收音清	脂	三	群	鬐	渠脂		遇	三	日	孺	而遇
	旨	三	群	跽	暨几	发音清	齐	四	见	鸡	古奚
收音浊	质	三	群	姞	巨乙	发音清	齐	四	溪	谿	苦奚
闭音清	质	四	影	一	於悉		末	一	来	捋	郎括
闭音浊	脂	三	来	槸	力追		屑	四	端	窒	丁结
开音清	之	三	来	狸	里之	发音浊	怪	二	匣	械	胡介
	之	三	日	而	如之		怪	二	影	噫	乌介
	之	四	溪	抾	丘之	发音浊	夬	二	穿	嘬	楚夬
	止	三	喻	矣	于纪		祭	三	影	瘗	於罽
	止	三	日	耳	而止	闭音清	震	四	心	信	息晋
	志	三	晓	憙	许记		震	四	邪	賮	徐刃
	志	三	影	意	於记		质	二	群	姞	巨乙
	志	三	日	饵	仍吏	开音清	谆	四	邪	旬	详遵
	职	四	精	即	子力	发音清	屑	四	滂	撇	普蔑
	职	四	从	堲	秦力	发音浊	谏	二	见	谏	古晏
开音浊	止	三	娘	你	纫峙	闭音清	屑	四	帮	闭	必结
闭音浊	物	三	影	鬱	纡物	发音清	仙	四	明	緜	名延
收音清	屋	四	清	蹴	七宿		狝	四	帮	褊	俾缅
收音浊	屋	三	群	匊	渠竹		线	四	并	便	婢面
	屋	三	疑	砡	鱼菊	发音浊	愿	三	溪	劝	去愿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图别	韵类	等类	声类	字	切语
发音浊	月	三	晓	狨	许月	收音清	锡	四	端	的	都历
	觉	三	彻	逴	敕角	发音清	德	一	晓	黑	呼北
开音清	麻	二	帮	把	博下		德	一	匣	劾	胡得
收音清	荡	一	来	朗	卢党		德	一	影	馀	爱黑
开音浊	阳	三	溪	匡	去王	开音清	屋	四	精	蹙	子六
发音浊	清	三	知	贞	陟盈	收音浊	屋	三	群	鞠	渠竹
开音浊	劲	三	喻	詠	为命	收音清	寑	三	帮	禀	笔锦

从上面几个方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起数诀》的列字看，它与《广韵》的关系远不如与《集韵》的关系那么密切。但它与《集韵》也有一些细小的距离。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它是根据《集韵》而作，但至少曾依据《集韵》校订、增补过，不然就不会如此之多地依从《集韵》增字。特别是所列的某些字的异文，不见于《广韵》而只见于《集韵》更能说明两者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妨说，《起数诀》所代表的音系，基本上是《集韵》的音系。

四、《起数诀》所反映的宋代实际语音

《起数诀》一书的列字，主要是参照《集韵》或其他韵图安排的。它所反映的当然是宋代流行的韵书（如《集韵》）的音韵系统。但此书在列字中，也时时透露出一些反映当时实际语音的气息，反映了当时实际语音各种音类分分合合的情况。把此书不合于传统韵书列字的情形加以归纳，可以看出宋代实际语音的一些痕迹。下面扼要地加以论述。

（一）声母方面的情况

《起数诀》在列字中，有的字混列，有的字“误排”，有的字缺录，各种各样的“背叛”韵书体系的现象，都反映了声母方面的一些具体特点。总结这些特点，可以看出宋代的实际语音在声类方面的主要表现有：知组字与照组字已经合而为一；床、禅两组混而不分；照二与照三合流；泥组与娘组常有混同现象；喻三与喻四无别；喻组与影组混同；匣组已化入影组。现逐点说明于后。

（1）知组字与照组字相混

锤字《广韵》直垂切，属澄纽，本书列入支韵“闭音浊”图支韵四等床纽（当为床三之误排）处，表明澄、床相混。

厨字《广韵》在澄纽，直诛切，本书列于虞韵床纽三等地位，两者相混。

黜字《集韵》之出切，在术韵照纽，本书列于勿（物）韵知纽三等地位。

奄字《广韵》坠顽切，在山韵澄纽，本书列此字于照纽二等，知、照两组相混。

猭字《广韵》丑缘切，在彻纽，本书将此字列于照纽四等处（当在三等），表明知、照不分。

嘲字《广韵》在肴韵，陟交切，属知纽，本书将此字列入宵韵照三处，知、照已混。

魈字《广韵》楚交切，在肴韵穿纽，又在巧韵士绞切，属床纽（本图床纽处已列此字）。本

书以此字列入彻纽地位，当据穿纽之音，可知穿、彻已混。

茶字《广韵》广韵》宅加切，当在麻韵二等澄纽，但本书列于床纽二等，两者相混。

蜡字《广韵》锄驾切，在祃韵床纽，本书列入澄纽，两者相混。《广韵》此位当列蛇字，除驾切（《集韵》以蜡为蛇之或体）。

嘶字《广韵》陟辖切，在辖韵二等知纽，本书列入照纽二等，知、照相混。

邵书中以知纽字列于照纽字之后，表明它已脱离舌音而变入齿音。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说："考本组与照穿床相次，而不与端透定相次，其读音或已与照组相混。清修《性理精义》云：'知彻澄娘等韵本为舌者，不知何时变入齿音。等韵次于舌音之后，《经世》次于齿音之后，则疑邵子之时此音已变也。'如是则《经世》之并知彻澄于照穿床已启后世删并字母之渐矣。"（198页）知三组声母在南宋已与照〔tʂ〕组字合流。赵与时《宾退录》中的声母诗合知三、庄、章三组声母为一类，只立"之痴持锄诗时"一组声母，可为祝书之参证。

（2）床、禅两纽混而不分

本书的床纽字与禅纽字有的重出，有的缺列，有的混列，都表明它们已经相混。重出是以一纽之字分列两纽，表示一字的两读，一小韵的两音都是相同的，所以可以分列床、禅两处；缺列是韵书原有两小韵，本书有系统、有意识地不列其中一音，表明床、禅已不可分，合而以一；混列也表明其混而不分。

重出的例子如：

收音浊图屋韵三等列于最末之"直"母（相当于床母）列孰字，此字《广韵》与禅纽之熟字同小韵，殊六切，本图已列熟字于禅纽处，又析孰字入此，重出。

开音浊图烛韵三等列于最末之床母蠋字，此字与禅纽之蜀字同小韵，本书重出。

收音浊图支韵四等从纽处所列之提字，《广韵》在禅纽是支切内，与匙字同一小韵，本书已列匙于三等禅纽处，此以提入从纽四等，当是抄胥之误，因"收音浊"不该有四等字，实是床纽三等而误入四等，同一小韵之字而兼入床、禅，重出。

发音浊图仙韵图末床纽三等所列的禅字，《广韵》与蝉字同小韵，市连切，禅纽，本书分此二字一在禅，一在床，重列。

发音浊图陌韵（与庚韵相配）之齰字，《广韵》锄陌切，与舴字同在床纽中，本书舴字列床纽，另析齰字入禅，重列。

收音浊图职韵（与蒸韵相配）禅纽二等处之崱字，《广韵》士力切，当在床纽，本书床纽处已列此字，禅纽又列，重出。

发音浊图侵韵床纽三等（居于图末）之忱字，《广韵》与谌字同小韵，氏任切，在禅纽。忱字已列入床纽，又析谌字入禅纽，重出。

发音浊图洽韵禅纽二等处所列之箑字，《广韵》士洽切，在床纽，与煠字同一小韵，本书列后者于床纽处，又析此字入禅，重出。

缺列的例子如：

纸韵床纽，《广韵》有舓字，神纸切，当在三等床纽处，但因本书已在禅纽处列了是字，此

处不列。作者大概认为舓与是同音，所以不必另出。

昔韵床纽，《广韵》有麝字，食亦切，当在三等床纽处，但因本书已在禅纽处列了石字，此处不列麝字。

之韵《广韵》有茬小韵，士之切，属床纽，又有漦小韵，俟甾切，两小韵有对立，有人认为漦小韵当属禅纽二等，主张另立“俟”母，本书以漦小韵列床二，茬小韵不列，表明床、禅无别。

语韵《广韵》有纾小韵，神与切，当列入床纽地位，本书不列，盖因禅纽处已列墅小韵。

麻韵床纽三等《广韵》有蛇字，食遮切，本书不列，单列禅纽字阇。

蒸韵床纽三等《广韵》有绳字，食陵切，本书不列，只列禅纽字承。同图蒸韵之去声证韵也一样，《广韵》本为床纽字乘，实证切，本书只列禅纽字丞而不列乘字。

职韵床纽三等《广韵》有食小韵，乘力切，本书不列，而禅纽三等则列实（当作寔）。

寝韵床纽三等《广韵》有葚小韵，食荏切，本书不列，禅纽列有甚，常枕切。又图末之床纽列沈字，为澄纽直深切之字，入此位不合，疑为訦字之讹。訦在《广韵》中与甚字同小韵，亦常枕切，在禅纽，是又以禅纽字入床纽。

混列的例子如：

收音浊图至韵三等禅纽处所列之示字，《广韵》神至切，当在床纽，此列入禅纽，表明床、禅相混。

开音浊图职韵三等禅纽处所列之食字，《广韵》乘力切，当在床纽，此列入禅纽。《广韵》禅纽有寔小韵，常职切，食字占了寔字之位，表明床、禅相混。

收音浊图御韵床纽三等处所列之署字，《广韵》常恕切，当在禅纽，此列入床，表明床、禅相混。

发音浊图祃韵禅纽二等处所列之坬字，《集韵》舌骂切（《广韵》误作古骂切），当在床纽，此入禅。又本图祃韵禅纽三等处之射字，《广韵》神夜切，当在床纽，本图则列入禅，也相混。

（3）照组声母二、三等合流

闭音浊图纸韵三等穿纽之揣字，《广韵》初委切，当在穿二，此入穿三，表明两者相混。

收音浊图质韵三等穿纽之刹字，《广韵》初栗切，当在穿二，此列于穿三。

开音浊图祭韵穿纽三等所列之毳字，《广韵》楚税切，当在穿二，本书入穿三。

南宋时照二与照三组声母合流，已有多方面语音材料的证明，本书所列，也透露了这方面的情况。

（4）泥、娘相混

《广韵》中泥纽属一、四等，娘纽属二、三等，但本书这两类声母常有混列之处，这表明当时作者的方言中，两者常已相混，如：

闭音清图质韵之昵字，《广韵》尼质切，当在娘三，此入泥纽四等处。

开音浊图职韵之匿字，《广韵》女力切，当在娘三，本书列四等。

发音清图线韵之碾字，《广韵》女箭切，当在娘三，此入泥四。

（5）喻三与喻四无别

收音浊图尤韵喻纽三等之由字,《广韵》以周切,在喻四,此书列于喻三。喻三处当列尤,《广韵》羽求切。

闭音清图震韵喻纽四等处,依《广韵》当列酳字,羊晋切,本书将此字列入下一图收音浊图喻三地位。

发音清图证韵喻纽三等之孕字,《广韵》以证切,当在喻四。

上举这些例子可以说明在宋代的实际语音中,喻三与喻四在读音上已经没有什么分别,故在本书出现混列的情况。

(6) 喻纽与影纽混同

开音清图止韵影纽四等之以字,《广韵》在喻纽,本书入影纽。

发音清图祭韵喻纽一等藹字,《广韵》於盖切,当入影纽,此入喻纽。

发音清图仙韵影纽三等之焉字,《广韵》有乾切,当在喻三,此入影纽。又狝韵影纽四等之演字,《广韵》以浅切,也在喻纽四等。

发音清图线韵影纽四等之衍字,《广韵》于线切,也在喻四,此入影纽,又狝韵影纽四等之兖字,《广韵》以转切,也当在喻四。

收音浊图有韵影纽二等之有字,《广韵》云久切,当在喻三,此入影纽。

(7) 匣纽与影纽相混

本书将许多在《广韵》中属于匣纽的字列于影纽处,这表明宋时的某些方言匣纽已经发生消变,混入影纽,如:

发音浊图佳韵影纽二等处之鞵字,《广韵》与鞋字同一小韵,当在匣纽,户佳切,本书列入影纽。

发音浊图仙韵匣纽四等所列之嬛字,《广韵》於权切,在影纽,此列入匣纽。

开音浊图祃韵影纽二等之摦字,《广韵》胡化切,在匣纽,本书列入影。

发音清图勘韵匣纽一等之暗字,《广韵》乌绀切,在影纽,本书列入匣。

发音浊图业韵匣纽三等之裛字,《广韵》於辄切,在影纽,本书列入匣。

(二) 韵母方面

《起数诀》的列字在韵母方面采用了《广韵》二百〇六部的分类,但它参照《声音唱和图》的归纳,合并了许多韵部,它的"一百十二声目录入卦表"把《广韵》的韵母按邵书的七声分为七大类,这七类声中合并了许多韵部。如先仙寒欢(桓)、萧宵、齐之支、东冬,歌麻、唐江等。它的归纳与邵书大同小异,也与宋代的其他韵图如《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大致相同。后两书的主要特点,是它们归并了《广韵》的韵类,与《韵镜》、《七音略》纯依《广韵》各部列字的情况不同。它们的并韵是当时实际语音的反映。《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并韵的情况主要是:

支脂之微合、祭齐废合、咍泰合、皆佳夬合、尤幽合、宵萧合、鱼虞合、东冬合、东三钟合、庚耕合、庚三清青蒸合、仙元先合、山删合、真欣臻合、文谆合、覃谈合、咸衔合、严凡盐添合等。

《起数诀》的入卦表和各图的归韵列字，也与《四声等子》等的并韵大致相同。它在各图中的列字，常常表露出各韵归并、混读的痕迹。这些情况，与邵书一样，都反映了宋代中原地区汉语韵母系统的具体面貌。下面就《起数诀》韵母方面的分合情况提出几个要点来谈。

（1）一等韵及二等韵字混读

《起数诀》的入卦表归并了某些一等韵，如东冬、痕魂、覃谈等。韵图的列字也有相混的情形。如蓬字《广韵》在东韵，本书又列入冬韵。另外，某些一等韵的读音也与二等韵没有大的差别。如歌戈与麻、唐与江、豪与爻（肴）交与佳皆等，在本书中多有混读。本书入卦表以歌戈麻合为一类（邵书以祃韵之化字配戈韵之禾、火字），唐江也合为一类。豪、爻相混的例子不少，如刀为豪韵字，都牢切，本书又列入爻韵；警字为豪韵字，却列入爻韵；毛字也属豪韵，莫袍切，也列入爻，等等。

（2）二等各韵的归并

在《起数诀》中归并了许多二等韵，它的入卦表合并了佳皆夬、山删（辖黠）、庚耕（陌麦）、咸衔（洽狎）等韵。在列字中也常常透露了这些韵类相混的情况，如山与删韵相混：

收音浊图山韵审纽二等的栓字，依《广韵》当列檂字，数还切，无栓字。《集韵》此小韵中有栓字，此依《集韵》列字。但此小韵无论《广韵》抑《集韵》俱在删韵，本书列入山韵，是山、删相混。

同图裥韵审纽二等的涮字，《广韵》《集韵》本韵无此字，此字《广韵》在谏韵内，生患切，与箅字同一小韵，本书析此字入裥韵。

与之相配的入声辖（本书作辖）韵与黠韵也有相混的迹象，如：

发音清图与山韵相配的辖韵内所列，以《广韵》字辖韵字为主，如"晰獭刹瞎"等，然亦杂以黠韵字，如照二纽之札字、审二纽之椴字等，表明两者已读为同音。

庚耕相混的例子如：

发音浊图映韵疑纽二等处所列之硬字，《广韵》作五争切，在诤韵内，本书则入映韵。

（3）三等韵合流

有许多在《广韵》中原有区别的三等韵，在《起数诀》中纷纷归并，卷首的入卦表已显示了许多三等韵已归为一类，而韵图中的列字也透露出并韵的迹象。如支、之、脂、微等韵相混：

支韵收音浊图娘纽三等所列之尼字，《广韵》在脂韵，女夷切，此入支，表明支、脂已混。

尾韵闭音浊图来纽三等之垒字，《广韵》在旨韵，力轨切，是见脂、微相混。又此图喻纽四等之�字，《广韵》也在旨韵，以水切。

尤与幽韵也相混。《起数诀》图中，将尤幽两韵并列，挤在一个格子之中作为开音清图（列侯、尤、幽韵字）的四等韵的标目。所列的字也尤、幽相杂，幽韵列唇、牙、喉音字，尤韵列齿音及喻纽字。这表明两韵已混而不分。

庚韵的二等字与耕韵相混，而它的三等字则与清韵相混。许多 图是庚、清两韵字同列一图，如庚清两韵所在的发音清图，三等所列之唇音字被标为清韵，实际上是庚三字，如"兵平明丙皿柄窝病命"等。

发音浊图庚三与清混列，三等喉牙字为庚三，舌齿字属清韵。

开音浊图标明列庚、清韵字，但所列的"兄荣永"等，都是庚三字。

仙元韵相混的例子有：

发音浊图阮韵明纽三等之冕字，《广韵》美辨切，与免字同小韵，在狝韵内。本书已列免字于狝韵，又析冕字入阮韵。又愿韵唁字，《广韵》鱼变切，为线韵字。愿韵之疑纽，依《广韵》当列语偃切之钀字，本书不列，而列线韵的唁字。又䉷字《广韵》在仙韵，职缘切，与专字同小韵，本书列入元韵照三纽处。又愿韵穿纽二等处之簨字，《集韵》刍眷切，为线韵增加字。这些都表明仙、元相混。

与之相应的入声薛韵与月韵，亦相混同。如同上图月韵彻纽三等之𤛘字，《集韵》丑悦切，在薛韵，本书列入月韵。

严、凡、盐韵相混：

本书最后一图，即把严、凡两韵合为一类，于严下注凡字，共同作为韵目。所列之字也严、凡两韵相杂，唇、牙、喉音为凡韵字，舌、齿音为严韵字。此外，盐韵字间亦杂入严凡韵中，如俨韵审纽三等处所列之闪字，《集韵》失冉切，在琰韵（盐之上声），但本书入俨韵。

与之相对的入声也有相混的。如业韵照三处之譫字（讝诈譫），《集韵》在葉韵，质涉切，本书列入业。又喻纽三等之馌字，筠辄切，亦葉韵字，而本书也列入业韵。

（4）三、四等韵相混

祝书不单三等韵之间相混，与这些三等韵相关的四等韵也合入了三等韵中，即三、四等合流。入卦表已将许多三、四等韵归为一类，如支齐、宵萧，仙先、清青、严盐添等，列图中也多有三、四等字相混的现象。如之、脂、支、微、祭等韵常与齐韵相混：

踶为蹄字之重文（见《集韵》），属齐韵字，《广韵》杜奚切，本书列于"收音清"脂韵四等端纽处，表明脂、齐相混。

"体弟你启礼"等字，《广韵》在荠韵，本书列入止韵，是之、齐相混。

帝字《广韵》在霁韵，都计切，本书列入寘韵，是支、齐相混。

未韵闭音浊图疑纽三等地位并列倪、魏二字。按此位本当列魏字，而倪字《广韵》在齐韵，五稽切，此殆睨字之讹，睨字《广韵》在霁韵。此二字并列，表明微、齐已读为一音。

霁韵帮纽四等之瞥字，《集韵》在匹曳切（滂纽）内，不当入此，殆为彆字之讹，彆为祭韵字，必袂切，是霁祭相混。若以霁韵字列此，则当为闭字，《广韵》博计切。又滂纽四等之瞥字，也是据《集韵》祭韵所增之字列入，若据《广韵》则当列霁韵之媲字或祭韵之潎字。本图去声韵目标为霁韵，唇音字则列祭韵字。

与仙，先相对的入声薛、屑韵，也有混同的情形。如闭音清图与欢删等相配之入声四等，混列了薛、屑韵字，"撆蹩蔑决缺血穴抉"等为屑韵字，"臎"为薛韵字。

（5）三等韵字变入一等

有些字在《广韵》中本属三等字，但本书将其列入一等，表明这些字已失去〔i〕介音而与相应的一等字混同。如松字《广韵》本在钟韵，祥容切，但本书列入东韵一等。又如熟字《广

韵》本在屋韵三等，殊六切，本书亦列入一等。

支、脂、之等韵的精组字，传统韵图一般列于四等，本书将它们列入一等，这与《切韵指掌图》的做法相同，表明这些字的读音已从〔i〕变为〔ɿ〕。如支韵平声的“赀雌玼斯”等，上声的紫此紫”等，去声的“积刺渍赐”等，又脂韵“咨郪茨私”、之韵“兹慈思词”、止韵“子枲似”、志韵“利胾字笥寺”等，都从四等移入一等。

（三）声调方面

祝书对声调的区分，保持了宋代韵书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的格局。但是由于浊音字的分化，可能在四声上已有清、浊调（即阴、阳调）的区分，但从表面上看，还是分为平、上、去、入四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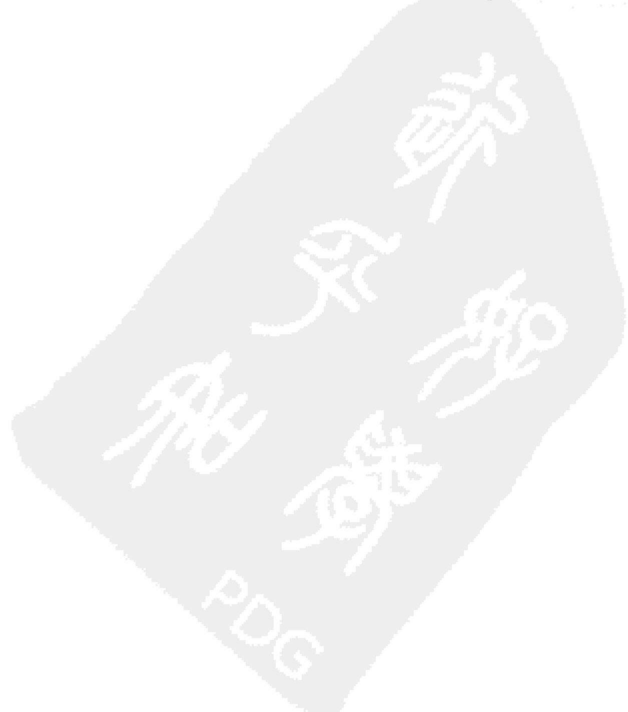
此外，入声还牢固地保存着，只是入声韵字的收尾发生了变化。从祝书以入声字兼配阴、阳声韵看，它们的收尾可能已是一个〔ʔ〕。就卷首入卦表的入声韵与阳声韵相配的情况来观察，此书以缉（原收〔-p〕尾）配谆（收〔-n〕尾）、以曷（收〔-t〕尾）配覃（收〔-m〕尾）等，表明〔-p〕〔-t〕尾已经消变为喉塞音收尾。

声调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浊上变去。这与宋代其他语音材料有相同的表现。南宋张麟之在为《韵镜》所作的序例中已写有“上声去音字”一节，指出传统韵书中的“动道”等上声字，在实际读音中已变为去声。祝书也展示了浊上变去的种种迹象，如：

发音浊图裥韵审纽二等之帴字，《广韵》无此字，当是岘字之讹，此字《广韵》、《集韵》在产韵床纽，士限切，与栈字同一小韵，此列入去声，当是浊上变去（当在床纽处，本书误入审纽地位）。

收音清图寘韵三等疑纽之蚁字，《广韵》作鱼倚切，当在上声，本书列入去声。疑纽去声本有义字，但收音浊图不收义字，而于此位列蚁，大概浊上已变为去声。又寘韵四等从纽处所列之紫字，《集韵》在上声，本书已于上声一、四等处列此字，此又列入去声，当也是浊上变去的表现。

从上面所述的声、韵、调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祝书展示了宋代实际语音的种种特点。这些特点和《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等韵图大致相近。但它表现得更加具体、细致，是实际语音的“自然流露”，因而具有更加可贵的资料价值，对于我们研究宋代中原共同语的语音面貌，无疑是一部极为重要的韵图。因此，我们不应因为这部韵图具有某种理学色彩而轻视它，也不应该因为它在编纂上存在某些体例不善的现象而弃置它。我们必须从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中窥探它的内蕴，使这部韵图在汉语语音史和汉语等韵学的研究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四等重轻论

赵克刚

等是三十六声母的清浊、重轻系统在等韵图直行上同固定位置的名称，等韵图是使《切韵》系韵书十分繁的反切上字都能归到这种声母固定位置上来的创造性设计。

在等韵图上方，自右至左分为唇舌牙齿喉半舌半齿七音，即七个发音部位。各等韵图排列七音，位置并不固定。但是，一个发音部位内的排列顺序是不变的，是采取位置固定法。一个发音位内以声母的四种发音方法排列声母，古人称做四等清浊，即沈括《梦溪笔谈》所说："每声复有四等，谓清、次清、浊、平也。"《韵会》说："以三十六字母定每音清浊之等。"亦称清浊为等。元刻本《切韵指掌图·检例》说："每音有四等，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如颠天田年是也。"亦名不同而实同谓四等清浊无疑问。四等清浊的位置在等韵图中是固定不移的。自四等清浊位置直下，以有无介音与声母相结合，又定为四等重轻，即沈括《梦溪笔谈》所谓："字有重、中重、轻、中轻。"必须指出：沈氏只举了名称，不是四等重轻的排列顺序，不如《七音略》所标重轻系统完整。元刻本《切韵指掌图·检例》说："字有四等轻重，如高交骄骁是也。"话更简略。四等重轻的位置在等韵图中也是固定不移的。以上两种固定位置，一为排列七音的清浊四等各有重轻四等；一为表示"三十六声母清浊轻重不失其伦"，即每行都上中下通同一气，不离开声母分等。不可认为只有四等重轻表示等。如果这样，必导致把等误会为属韵不属声母，不复承认四等清浊能称等。陈澧说："等之云者，当主乎韵，不当主乎声。"正是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在宋元等韵学说中找不到证据。一般人说，反切上字是定声母的，又对又不对。如张麟之《韵镜·序例·归字例》所说："反切上字是同音之定位"才全对。即是说：反切上字是定声母等位的。因为，张麟之举"芳弓"切"丰"为例，以属唇音次清第三位的"芳"字为同音之定位，可以清楚看出张麟之所谓同音，是指同发音部位、同清浊的等位和同重轻的等位，表示它们三位一体的，即一个声母在等韵图上的固定位置之所在。定位即定声母的等。在《韵镜·序例·五音清浊例》里，张麟之还把位称为"行位"。张麟之把等称为位，称为行位，不以属韵而属声母，是古人研究等、认识等最重要的理论解释。

在汉语音韵史里，守温是发明三十六声母的人，也是以李舟《切韵》标韵目作四等重轻例示僧众传习而兼讲归字门法的人，可见三十六声母和等韵图是同时产生的，一开始就和韵书分不开。大致佛教徒在梵汉对音研究方面，至唐宋间，由于利用了《切韵》系韵书反切系统作为汉语对音材料，要比前人学梵文所用对音汉字成体系而多，于是结果就对比研究出了三十六声母，作成了有《切韵》系韵书标韵目的三十六声母分行定位等韵图。在守温四等重轻例后，同体制的，有以《广韵》标韵目的《韵镜》以及本自胡僧《七音韵鉴》的《七音略》。设计三

十六声母分行定位这种等韵图，不知佛教徒想方设法多少回，安排调整多少次，才"立韵得经纬之全"，作出七音横排四等清浊，自四等清浊而下再直排四等重轻的这种等韵图固定格式来。可见路是走出来的。在弄韵图中，韵不固定，可以变置。不管变置什么韵部，只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即韵中的字，都能为固定在等韵图中的声母清浊重轻等位所类聚。在等韵图中韵所代表的，是主要元音或主要元音兼韵尾部分，与等无关，所以，不管变置什么韵部，也只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即它不会影响等，张麟之《韵镜·序例·归字例》说在等韵图中只有"同韵之对映"这种关系。自七音分排清浊重轻的等，是"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的等韵图的纲，提得起来，铺得下去，经得起从各方面分析考察的。以四等重轻改归韵而类字，不全其纲，可以说是治丝益棼的根源。在宋本《切韵指掌图·检例》里，有一首《辨分韵等第歌》，即示人辨别古人分析韵部中等第的歌诀，很值得注意。歌诀为："见溪群疑四等连，端透定泥居两边。知彻澄娘中心纳，帮滂四等亦俱全。更有非敷三等数，中间照审义幽元。精清两头为真的，影晓双飞亦四全。来居四等都收后，日应三上是根源。"它不是说的四等重轻吗？是。可只在三十六声母里论四等重轻之所居、全不全，是以四等重轻属韵吗？不是。在歌句里，可以看出，又是以七音、四等清浊的排列顺序和四等重轻的排列顺序贯通一气来分辨声母等的，有其不可分割的全面观点。

古人有无韵母概念呢？韵母，是不区别声调的，在按四声分韵部的《切韵》音系里，它不可能有。不可能在《切韵》音系里有韵母概念，也就不可能在等韵图里有所谓等由韵母定的事实。四等重轻，古人不离开声母分析，而韵母又是声母以外的语音部分，若以四等重轻为不同韵母的分析排列，即所谓等由韵母定，也二者古今概念不相当，事实异同说不到一起。古人无韵母概念而分韵部观点很清楚。古人分韵部，声调、主要元音和韵尾，必求相同，而主要元音以前的介音和声母，则不求相同。可以由此看出一个原则来：古人分韵所重的只是韵母中的相同部分，下此即不再分成韵部，守界甚严；所不重者，在不求相同部分。至等韵学家，实反其道而行，他们不再重复分韵部的工作，为了利用反切上字从梵汉对音中研究调查汉语声母系统及汉语声母与介音相结合的特殊关系，所重者，正是韵部中不相同的部分。但声母只代表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如不与介音、元音相结合，大多数不容易被人听见，不便口耳授受，不利于审辨声母的等韵学。于是佛教徒拿出了主意：一是学梵文辅音字母单用时带a元音的样，用了声母带读元音来加强响度作为等韵学中审辨声母的方法；另一是看到声母带读介音，一样能加强响度，也用为等韵学中审辨声母的方法。王照《官话合声字母》采取双拼制，要把声母和介音合为一个字母，注音字母也要拿声母和元音、介音拼读起来定名称，一样是为了加强响度，要使人听得见，在方法上正古今相同。再看，在不求相同部分，第一，若无介音，必无论清声母、浊声母，都与元音直接拼读，而在等韵图里，与元音直接拼读的声母，同重轻。第二，若有介音，因为介音不只一个，虽声母清浊不论，但什么介音与什么声母组群相结合，什么介音不与什么声母组群相结合，又必然各有不相同的拼读关系表现出来；而在等韵图里，与不同的介音拼读的声母，不同重轻。为了加强响度，以便审辨声母，等韵学家不仅利用了上述那些拼读结合关系，也同时就分别了重轻，事实很明显。佛教徒审辨声

母，不是孤立在韵书之外传音义，而是始终没有离开韵书进行探讨的。于是不论清声母、浊声母，它们可能有的重轻关系，即四等清浊各有四等重轻的这种关系，也就从韵书中通通概括归纳了出来。

在《七音略》里的重轻标目，即为重轻两大类各四等，重统开口四等，即所标"重中重""重中轻"，而"重中轻"无二等在其中，轻统合口四等，即所标"轻中重""轻中轻"，而"轻中轻"无二等在其中，系统完整周密，在等韵学中实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罗常培先生《释重轻》谓"重轻者，固与开合异名而同实也。"发前人之所未发，一言凿破混沌。又谓"中重、中轻之别，苦难质言。"亦令人深思。一再考案《七音略》，有几个大例被发现，即①不管是"重中重"也好，"轻中重"也好，只要包含有中重二字在标目中，必有照二系字（或偶而兼有其他声母二等字）排在韵图中。可见中重在凭照二系标目，"重中重"当分开读为重、中重，"轻中重"当分开读为轻、中重。二等介音为r，是罗常培李方桂两先生提出来的。二等居四等之中，r为重浊音，古人称二等为中重，正名实两同。又就是，②不管是"重中轻"也好，"轻中轻"也好，只要包含有中轻二字在标目中，必无二等字在韵图中，但是，又必有三等字在韵图中。可见中轻在凭三等标目，"重中轻"当分开读为重、中轻，"轻中轻"当分开读为轻、中轻；它们为什么都越过中重直标中轻呢？即表示无二等字在韵图中。三等亦居四等之中，介音为j，短弱音，古人称三等为中轻，亦正名实两同。二三等名称既考定，四等呢？在等韵图里，一四等同声母，于是可以知道：在开口四等里，一等称为重，四等也就同称为重；在合四等里，一等称为轻，四等也就同称为轻，这是毫无疑义的。再就是，③每图只标前两等，亦以代表后两等，要按图依次寻看。如《广韵》东韵，一二三四等俱全，《七音略》只标为"重中重"，即只标为重、中重两等，它实际代表了后两等，应依次读为重、中重、中轻、重四等。于是可以类推，在《七音略》标为"重中轻"的，即应读为重、〇、中轻、重四等，无二等。以上"重中重""重中轻"本同为开口一类，以有无二等而分为两种排列形式，并只以前两等标目。同样，在《七音略》标为"轻中重"的，即应读为轻、中重、中轻、轻四等；在《七音略》标为"轻中轻"的，即应读为轻、〇、中轻、轻四等，无二等。以上"轻中重""轻中轻"本同为合口一类，以有无二等而分为两种排列形式，并只以前两等标目。以前只知道重表开口，轻表合口，而中重、中轻难言，由上，可见《七音略》的重轻，本在分等，等与开合有区别，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结合等看，可以进一步知道：中重在开合口俱为二等的名称，中轻在开合口俱为三等的名称，以开口而论，尚不只重表开口，中重、中轻也都能有开口呼；以合口而论，尚不只轻表合口，中重、中轻也都能有合口呼。这样，也许对四等重轻和开合的关系，得到了应有的、不失《七音略》原意的全部解释。

再补充谈谈开合口四等，然后解释其他一些问题。在开口里，一等称为重，声母与大多数元音直接相结合。二等称为中重，声母与介音r相结合。r在中古舌齿音照二系、知二系里很稳定，即今卷舌音的来源。r也可以拼读少数喉牙唇音字，可是后来变化很大：一是容易变为j，如二等家krā——→kjā——→tɕjā；一是容易脱落，如二等马mrǎ——→mǎ。三等称为中轻，声母与介音j相结合，j使前面的声母颚化。四等复称为重，声母与不单独使用的元音性i相结合。设声母为牙音见母k，元音为ɑ，以上开口四等形式为：

（一）重kα　中重krα　中轻kjα　重kiα　在合口里，一等称为轻，声母与u元音相结合。二等称为中重，声母与介音r及合口介音w相结合。三等称为中轻，声母与介音j及合口介音W相结合。四等复称为轻，声母与iu元音结合体相结合。设声母为牙音见母k，以上合口四等形式为：

（二）轻ku　中重krw　中轻kjw　轻kiu　江永《音学辨微·辨等列》说："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学者未易辨也。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与（一）式结合起来看，可以认识得很明白：一等洪大即《七音略》的第一等重，二等次大即《七音略》的第二等中重，三等细即《七音略》的第三等中轻，四等尤细即《七音略》的第四等重。江氏用洪细代替了七音略》的"重中重""重中轻"之类表等法，要比《七音略》简单明白容易懂得多。在江氏《四声切韵表》初稿本里，本标有"重中重""轻中轻"之类名称，但在"三四易稿"的后来《四声切韵表》定本里他通通删去了。为什么？以审音功夫深著称的江永，自信其书胜过了《七音略》，已经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开卷了然"，解决了一个"学者未易辨"等的大难题，正如他所说："学者熟玩，音学可造精微。"四等重轻，本是为了加强响度，以便审辨声母而按声母与元音拼音、声母与介音拼音两种关系定出来的。要谈声母的等，不用重轻而用洪细也一样，一个要点是：不可分开声母与元音、介音的配合关系（如kα，kr，kj，ki）单独看，必须把它们这些关系拉拢来看，而拉拢来的结果又不是落户在元音一边，而是安家在声母、在声母与介音的结合体一边，即不管是重四等也好，轻四等也好，等都是定在声母上的。江氏的洪细，即跟上述重轻理论相一致，等都定在声母上。不然，怎么会提出四等洪细来告诉人们说"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呢？四等洪细中的声母关系即重轻各四等中的声母关系。江氏所说的声母，决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声母，如果是一般人所说的声母，在声母上怎样辨洪细呢？必须从声母拼合元音、拼合介音看，才能说有洪音细音的不同，江氏所谓洪细，也就正是这样的。不要以为洪细指韵母，如果这样，必与江氏原意不相合，是得不出江氏"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这个结论来的。可以用洪细观点结合等韵图的形式、内容总括几句：在等韵图里，一四等是声母与元音拼读的类型，以元音洪细不同而分为一四等，它们能同名称（同重或同轻），是从它们的声母相同来看问题的；二三等是声母与介音拼读的类型，以介音不同而分为二三等，它们不能同名称（或中重、或中轻），是从它们的声母介音结合体必不相同来看问题的。介音与前面的声母连起来，如kr、kj，可以作为复声母看，也许这样看能更好地理解古人以介音属声母的问题。

以r为二等介音，在解释二等音值以外，还在于区别一二等。主要是认为：一二等的区别，不在元音，在于一等无介音，二等有介音r，即认为一二等元音相同，否定了高本汉二等韵的元音与一等韵不同的说法。在等韵图里，介音属声母，定等在声母方面，韵的概念，只代表主要元音以下语音部分，只有张麟之所谓"同韵之对映"的关系，不是定等对象，所以，一二三四等都能同韵部同图，如东韵。在东韵一二三四都同元音，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其二等，是由照二系声母决定的，从音值看，应有介音r，再从有无介音看，一二等就很自然地区别开来了，二等韵的元音与一等韵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等韵学家不是按元音来分等，不能认为一二

等不同元音，事实上是一二三四等都同元音的，不仅同部同图的东韵如此，事实上异部同图的其他图从元音看也都如此，等韵图的观点、作法是统一的。例如《七音略》第二十五图豪肴宵萧：一等高kāu，二等交krāu——→kjāu——→tɕjāu，三等骄kjāu——→tɕjāu，四等浇kiāu——→tɕjāu。又如《七音略》第二十三图寒删仙先：一等干kān，二等菅krān——→kjān——→tɕjān，三等蹇kjăn——→tɕjan，四等见kiàn——→tɕjàn。它们在中古音里一二三四等是分得很清楚的，后世音变，是r变为j，j又影响前面的声母变为tɕ，二三四等才今读混同起来了。

从介音属声母看，及从四等声母与元音性i拼音比较固定看，大致在等韵图中的拼音方法，也与今人所通用的拼音方法不一样。可能是r、j、i先与声母拼音，再与韵所代表的主要元音以下部分拼成全字音。比如菅kr＋ān——→krān，蹇kj＋ăn——→kjăn，见ki——→àn——→kiàn。在等韵图里，尚有所谓行位不相对应的拼音，从反切看，即反切下字三等，反切上字二四等，它们在等韵图里，被按声母定等而安排成了不同行位的拼音形式。反切下字代表韵，而韵在等韵图中只代表主要元音以下部分，不算介音。三等字不算介音，是三等字能和二四等声母拼音的根本原因所在，是等韵图只以韵中字为各等声母与主要元音以下部分拼音的对应字音，不大在乎同不同行位这种观点方法决定的。例如二等崇，锄弓切，四等嵩，息弓切，弓-jong为三等字，作了二四等声母的东韵同韵对应字，去其介音j，必与二四等声母拼音都和谐：二等崇dzr＋óng(jong减j)——→dzróng，四等嵩si＋ōng(jong减j)——→siōng。张麟之《韵镜·序例·归字例》说："逐韵属单行字母者，上下联续二位，只同一音。"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单行指第三等那一行。去掉三等字的介音，只用其主要元音及以下部分去和二四等声母拼音，怎么不上下二位，只是一音呢？一等声母怎样拼音呢？为了加强响度，以便审辨声母，才用声母与元音拼、与介音拼这两种方法来定四等重轻的。也许一等声母拼音，在等韵图里是要先同元音拼音的。大多数元音都能同一等声母拼读，不象i元音拼读四等声母那么固定，可见一等声母拼元音，不是定在哪个元音上，要以字为转移，是先所拼字的元音相拼，再和所拼字的主要元音以下部分拼成全字音的。比如干kā＋ān——→kān，公kō＋ōng——→kōng。这样，上下两部分都有相同的元音，拼读起来，不变更舌位、口形，又同调，感到很和谐，而这，也就是所谓元音和谐法。

不是重轻的主要问题，不讨论了。以下是《七音略》重轻系统整理表，可从而看出，正统一体现了本文所讨论的内容观点。

《七音略》重轻系统整理表

要点：1.中重凭照二系标目，有开有合　　2.中轻凭三等标目，有开有合

3.开口四等分读为重、中重、中轻、重　　4.合口四等分读为轻、中重、中轻、轻

韵镜开合	七音略重轻		有无照二系	四等分读式
开	内1东一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	重，中重，中轻，重
开	外13咍皆祭齐一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重，中重，中轻，重
开	外17痕臻真一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	重，中重，中轻，重
开	外23寒删仙先一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重，中重，中轻，重

续表

韵镜开合	七音略重轻	有无照二系	四等分读式
开	外25豪爻宵萧一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重，中重，中轻，重
合？	外26宵四　重中重		○，○，○，重
	（以不能排在萧韵等位上而分图仍标为重中重）		
开	外31覃咸盐添一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重，中重，中轻，重
合？	外32谈衔严盐一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重，中重，中轻，重
开	外34唐阳一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	重，中重，中轻，重
开	内40侯尤幽一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	重，中重，中轻，重
开	外42登蒸一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	重，中重，中轻，重
开	内11鱼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	○，中重，中轻，重
开	内29麻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中重，中轻，重
开	外36庚清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中重，中轻，重
开	外38耕清青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中重，中轻，重
合？	内41侵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	○，中重，中轻，重
开	内6脂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	○，中重，中轻，重
开	内8之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	○，中重，中轻，重
	（中重古注一本作内重，今按，二者同）		
开	内4支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	○，中重，中轻，重
	（中重原作中轻，古注一本作内重，与有照二系标中重大例相合，今据改中轻为中重）		
开	外21山元仙二三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中重，中轻，重
	（中重原作中轻，今据有照二系大例当标中重而改中轻为中重）		
开	外15泰佳祭一二四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重，中重，○，重
	（中重原作中轻，今据有照二系大例当标中重而改中轻为中重）		
开合？	外3江二　重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中重，○，○
开	外19欣三　重中轻	无照二系	○，○，中轻，○
开	内9微三　重中轻	无照二系	○，○，中轻，○
	（中轻原作中重，古注一本作内轻，与无照二系标中轻大例相合，今据改中重为中轻）		
合？	内27歌一三　重中轻	无照二系	重，○，中轻，○
	（中轻原作中重，以无照二系，大例不能标中重，而迦呿伽诸开口三等字，《王三》在歌部，《广韵》入合口戈部非是，等位本属歌韵图，今《韵镜》《七音略》无其字，疑传刻有脱误，当据补并当据改中重为中轻）		
合	内28戈一三　轻中轻	无照二系	轻，○，中轻，○
合	内35唐阳一三　轻中轻	无照二系	轻，○，中轻，○
合	内43登蒸一三　轻中轻	无照二系	轻，○，中轻，○
开？合	内2冬钟一三四　轻中轻	无照二系	轻，○，中轻，轻
合	外18魂谆一三四　轻中轻	无照二系	轻，○，中轻，轻
	（入声二等黜[illegible]率三字，后人据《集韵》增，非本图所原有，未凭以论重轻关系）		

续表

韵镜开合	七音略重轻		有无照二系	四等分读式
合	内5支三四	轻中轻	无照二系	○，○，中轻，轻
合	外20文三	轻中轻	无照二系	○，○，中轻，○
合	外33凡三	轻中轻	无照二系	○，○，中轻，○
合	内10微三	轻中轻	无照二系	○，○，中轻，○
	（中轻古注一本作内轻，今按，二者同）			
合	内37庚清一三四	轻中轻	无照二系	轻，○，中轻，轻
	（有庚韵牙音二等觥矿虢喉音二等横蝗嚄诸字。但《指掌图》改为庚韵一等音，可知诸字介音 r 在宋代即已脱落，故能变读一等；亦可知本图所以标为轻中轻，必庚韵音全变同《指掌图》，已无二等字——自然无照二系。后人不察，见诸字原为庚韵二等字，且或以为庚韵无一等——其实有，如开口打字，唯各韵图末收列——于是又改回二等，以致非轻中轻所能统率。有鉴于音理如此，今图二等，本表改一等）			
合	外14灰皆祭齐一二三四	轻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轻，中重，中轻，轻
合	外24桓删仙先一二三四	轻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轻，中重，中轻，轻
合	内12模虞一二三四	轻中重	有照二系	轻，中重，中轻，轻
	（中重原作中轻，今据有照二系大例当标中重而改中轻为中重）			
合	外16泰佳祭一二四	轻中重	有照二系	轻，中重，○，轻
	（二等今图脱照二系撮字，《等子》有，当据补。中重原作中轻，亦以此今改中轻为中重）			
合	内7脂二三四	轻中重	有照二系	○，中重，中轻，轻
	（中重古注一本作内轻，以有照二系，古注误）			
合	外22山元仙二三四	轻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中重，中轻，轻
	（中重原作中轻，今据有照二系大例当标中重而改中轻为中重）			
合	外39耕青二四	轻中重	有照二系	○，中重，○，轻
	（中重原作中轻，今据有照二系大例当标中重而改中轻为中重）			
合	外30麻二	轻中重	有照二系知二系	○，中重，○，○
	（中重原作中轻，古注有一作重三字，知本为中重，以有照二系字在本图中，尤信当作中重，今改中轻为中重）			

1984，7，25于石照人书屋

《通志·七音略》"重""轻"探疑

曹 正 义

历代文献中涉及音学的"重"与"轻"，常同名异实，人们难得确解。早期韵图《七音略》(郑樵)标列"重中重""重中轻""轻中轻""轻中重""重中重内重""重中重内轻""重中轻内重""轻中轻内轻"等九种名目，更成为韵学研究领域引人探查的难点。清代学者陈澧认定的"绝无解说，茫无凭据"①，劳乃宣附合的"无从窥其条件，颇疑其不足为据"②，想是见难却步，实不足为训。

具有开拓性研究的成果，是三十年代罗常培先生撰写的《释重轻》③。该文比证《韵镜》《四声等子》，阐发"'重''轻'者，固与'开''合'异名而同实"④，还慎言"'中重''内重''中轻''内轻'之别，已涉玄微，苦难质言"⑤。赵荫堂先生的《等韵源流》评罗氏之说"至为精确"，同时也补述"前人亦有先发斯言者"，强调"古今学者，不谋而合，更足使我辈坚信"⑥。

罗常培《释重轻》所取得的成果，影响广泛⑦，可遵可鉴；然其结论，似有可商可补之处。

《七音略》内外四十三转统辖各图所标"重""轻"结合模式，可用"A中B"和"A中B内C"表示。"A"若为"重"(如"重中重""重中轻"等)，则该图属开口韵；"A"若为"轻"（如"轻中轻""轻中重"等"，则属合口图。这即是说，"A"位的"重""轻"分别与"开""合"等义。对此，绝无争议。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那就是"B"位"C"位的"重"或"轻"究是何指，当须细考。正象王力先生谈到这一问题时，也认为"重中重"等形式，"还是不好懂"，"很粗地看来，'重'似乎是指的开口呼，'轻'似乎指的合口呼"⑧，显然也主张有细辨的必要。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不加分析地把"B"位"C"位的"重""轻"也视为与"开""合"相对应，把"重中重""轻中轻"等单纯地归结为"开""合"的问题，那《七音略》的作者为什么又要用那么多不同的标目？"B"位"C"位的"重"与"轻"不是成了可以任意调换、漫无区别的概念吗？我们设想："重中重"与"重中轻"，"轻中轻"与"轻中重"绝非等义；它们所标列的转图，必定代表自具特点的不同类别。

关涉语音上的"重"与"轻"，是两个不容混淆的概念。其对立性，文献多有可征。前辈语言学家罗常培、赵荫堂、周祖谟等人曾举引的《山海经》郭璞注、《颜氏家训·音辞篇》《文镜秘府论》《悉昙藏》《守温韵学残卷》等资料，极为重要地显示了中古前后"重"与"轻"在音学上的辨识和应用⑨。此外，可以补记的材料甚多。如《尔雅》郭注说的"方俗语有轻重"⑩，沈约《宋书·谢灵运传》的"轻重悉异"⑪，陆德明《经典释文·序》的"轻重因其所习"⑫，孙愐《唐韵·

序》的"轻重斯分"[13]，李涪《刊误》的"详较重轻"[14]，玄应《一切经音义》的"轻重微异"[15]，以至宋代欧阳修《韵总·序》[16]、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17]以及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所引《元丰圣训》等[18]，都有述及音学上"重""轻"有别的文字。可见，在《七音略》刊布之前，"重"与"轻"各标志不同的音类，盖无疑义。

治学严谨的郑渔仲本人，在自己的著述中也严辨音读的"重"与"轻"。比如，《七音略·序》写道：

> 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梵僧欲以其教传之天下，故为此书；虽重百译之远，一字不通之处，而音义可传。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天地万物之音，备于此矣[19]。

又《六书略·论高下声谐》：

> ……而之为尔，尔之为汝，汝之为若，于之为於，於之为与，与之为与音誉，亦此道也，是皆一义之所起，而发声有轻重耳[20]。

元明以后，各类著述多有涉及音读"重""轻"之别的文字。除罗常培《释重轻》一文列举的《西儒耳目资》《群经音辨》《等韵一得》之外，李新魁同志的《汉语等韵学》也多引前辈未加注意的材料。就音学著作来说，笔者认为还值得提到的，如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章黼《韵学集成》、吕坤《交泰韵》、杨慎《古音略例》、顾炎武《音论》、江永《音学辨微》、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潘耒《类音》、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等，都谈及对称的"重"与"轻"。至于一些戏曲论著、笔记杂著以及清代训诂大师的专书所涉声律或音读的"重""轻"，也都可补证两个概念界畔分明。这类材料甚多，此不缕举。

"重"与"轻"，既是严格对立的两个音类，那么《七音略》"A中B""A中B内C"中各位的"重"与"轻"，其对称性也必至为明显。

应该看到《七音略》所标"重中重""轻中轻"等，并非首创、独用，而是前有所承、后有沿续。罗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曾举引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用过"轻中重""重中轻"[21]。另外，宋沈括《梦溪笔谈》提到"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明人吴继仕《音声纪元》有"重之重""轻之轻""重之轻""轻之重"的称说，清人梁僧宝的《切韵求蒙》更是本诸郑樵《七音略》之法，以"重""轻"标图、辨音。其《纲领十条》写道：

> 开合中又各别轻重，凡开口多重而亦有轻，合口多轻而亦有重，其重者为五科：曰重中重、曰重中重而内重、曰重中重而内轻、曰重中轻、曰重中轻而内重；其轻者为四科：曰轻中轻、曰轻中轻而内重、曰轻中重、曰轻中重而内轻。郑氏七音略分析最详，今用其法更细订之[22]。

尽管梁氏未能从内外转图的总体上揭示"重""轻"组合九类的实质性的差别，但能注意到"开""合"与"重""轻"的错综关系，把各类标目都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对后人的进一步研究颇有启发性。

为了重点探求《七音略》"重""轻"标图的涵义，现就内外四十三转图"重""轻"组合的模式，排表为几下几类。

外转"重""轻"表一

转次	重轻型	韵类			
三			江		
十三	重	咍	皆、夬	祭(甲)	齐
十七		痕	臻	真	
二十三		寒	删	仙(甲)	先
二十五	中	豪	肴	宵(甲)	萧
二十六				宵(乙)	
二十九	重		麻二	(麻三)	
三十一		覃	咸	盐(甲)	添
三十八			耕	清(甲)	青

说明：①十三转图，误标内转，当改从《韵镜》为外转。

②凡标注(甲)者，为重纽韵三等，标(乙)者，为重纽韵四等。

外转"重""轻"表二

转次	重轻型	韵类			
十五		泰	佳	废	祭(乙)
十九	重			欣	
二十一	中		山	元	仙(乙)
三十二	轻	谈	衔	严	盐(乙)
三十六			庚		清(乙)

说明：第十五转虽列废韵韵目，但因该韵只具合口，故此图无字。

外转"重""轻"表三

转次	重轻型	韵类			
十六		泰	佳	废	祭(乙)
十八	轻	魂			谆
二十				文	
二十二	中		山	元	仙(乙)
三十三	轻			凡	
三十七			庚		清(乙)

外转"重""轻"表四

转次	重轻型	韵类				
十四	轻	灰	皆	夬	祭(甲)	齐
二十四	中	桓	删		仙(甲)	先
三十			麻			
三十九	轻		耕			青

说明：①三十转，原图标"轻中轻 一作重"，参照二十九转，宜定该转图为"轻中重"。
②三十九转，原图标"轻中轻"，参照三十八图，当标为"轻中重"。

内转"重""轻"表一

转次	重轻型	韵类		
一	重		东	
十一			鱼	
二十七		歌	(戈迦)	
三十四	中	唐	阳	
四十		侯	尤	幽
四十一	重		侵	
四十二		登	蒸	

说明：原图不列"迦""呿""伽"等字，《五音集韵》标为开口三等，陆志韦《古音说略》已提及。

内转"重""轻"表二

转次	重轻型	韵类	
二	轻	冬	钟
十二		模	虞
二十八	中		戈
三十五	轻	唐	阳
四十三		登	蒸

内转"重""轻"表三

转次	重轻型	韵类
四	重中轻内重	支开
六	重中重	脂开
八	重中重内重	之
九	重中重内轻	微开

内转"重""轻"表四

转次	重轻型	韵类
五	轻中轻	支合
七	轻中重内轻	脂合
十	轻中轻内轻	微合

怎样认识上列八表"重""轻"组合模式的"类"的特点?"B"位或"C"位的"重"与"轻"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第一,韵图标注的"重中重"等九种名称,是特定的音类的标志。它不是指图表中单独哪一韵部而言,而是着眼于诸韵部配合的各转图的总体。"A中B"或"A中B内C"既显示了"开"或"合"的概念,又是"开""合"的再分类。"A"位的"重""轻",分别与"开""合"等义;B"位"C"位的"重""轻"隶属于"A"位之中,可以说是"A"位的"重韵"或"轻韵"。它们之间既不是同位、又不能并列,而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这样,"A中B"或"A中B内C"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A"位与"B"位"C"位的"重""轻"既有各自的含义,又相互关联在一起。

第二,《七音略》"重""轻"组合的不同类型,都受转图内外转的制约。除"A中B内C"只见于内转五图(第四、七、八、九、十图)情况特殊另当分析外(见下),内转图与外转图的"A中B"式,存着不同的"B"位的类别。内转图分开口重韵(重中重)、合口轻韵(轻中轻)两类,外转图则分开口重韵(重中重)、开口轻韵(重中轻)、合口轻韵(轻中轻)、合口重韵(轻中重)四类。各类之间自具特点、互相区别。不仅是不同模式如"重中重"与"重中轻"等,各代表特定的类别,即是同一模式随着所属内外转的不同,也各有所指。因此,考察《七音略》的"重""轻",不能置内外转于不顾,定当联系观察。这正是该韵图的"重"轻"所显示的特殊性。

第三,外转图"A中B"的"B",若为"重",即"重中重""轻中重"型,都不含独立三等韵或者重纽四等字,一般有重纽三等字和独立四等韵。"B",若为"轻",即"轻中轻""重中轻"型,则不出现重纽三等字和独立四等韵,一般有独立三等韵和重纽韵四等字。两个类别恰相对立。而内转图的"A中B"与外转图又有不同,它所统辖的韵部都是普通的三等韵(即既非独立三等韵,又非具有重纽韵的三等韵),"B"位"重""轻"的对立,与"A"位"开""合"的分立,恰相一

致，即具备开口三等的转图，"B"位为"重"，具备合口三等的转图，"B"位为"轻"。

第四，《七音略》的第四图至第十图（这就是后来的止摄图）等七个图表，只用"A 中 B"式，已难以区分细微的差异；因此，韵图的作者加用"内重""内轻"字样，成"A 中 B内C"式。中古韵书"支""脂""之""微"诸韵判然不同，《七音略》的作者，在韵图上作了如实的反映（是否也反映当时一些方音实况，这需另考）。"脂开"与"之"，分属两类不同的三等韵（前者为重纽韵），第八转图（"之"韵）加标"内重"，以示两图有别。而"微开"一图，因属独立三等韵，与"脂开""之"两图又有不同，则加注"内轻"。第七转图"脂合"标注"轻中重内轻"，从形式上既照应了"脂开"的"重中重"又与"支合""微合"两转图区别开来。至于"支开"标"重中重内轻"，正可以区别相关连的其它三个开口韵，而不致于相互混淆。这样看来"A 中 B内C"中的"B"，在区别音类上并不起什么作用，真正显示"重"韵或"轻"韵的，还是其中的"C"。因此，"支开"（重中轻内重）"之"（重中重内重）都属开口"重"韵，而"微开"（重中重内轻），则恰好是开口"轻"韵；"脂合"（轻中重内轻）"微合"（轻中轻内轻），都是合口"轻"韵。"C"位的"重""轻"的标类作用至为明显。这充分说明：《七音略》的"重""轻"模式，既非韵图作者臆造，也非版本传刻的讹误，而是韵类区分的科学组合。

以上四点，是就八表分析所得。我们的基本认识是：《七音略》的"重""轻"，不仅显示了"开""合"的类别，而且有着作者对不同韵类（包括等第）性质的精微剖析。

诚然，涉及音韵的"重"与"轻"，"异义纷歧"，或概指音类的不同，或分指声、韵、调的类别。由"重""轻"组合起来的"A 中 B"这类模式，所指也并不统一。从《文镜秘府论》说的"霜字轻中重，疮字重中轻"㉓，直到清末山东高密人张祥晋《七音谱》用"重中重""重中轻""轻中重""轻中轻"等四种名称说明"每音四位之次序"，以区分"鼓气作声""吐气送声""抑气收声""嘘气回声"㉔，确都是指声母音势的差别。可是前举的《音声纪元》《切韵求蒙》的"重""轻"标目，又显与声类无涉，而是关系到所统辖的韵类及其相关的"等"的区分。梁僧宝概括的"开合中又各别轻重"（见前引文），很符合《七音略》所立"重""轻"的本意。

韵类及其相关的等第，藉助"重""轻"加以区分，早在《守温韵学残卷》所列"四等重轻例"已见端倪。前辈语言学家魏建功《古音系研究》有过议论："我们看七音略的图上注'轻重'与韵镜图的注'内外转'，只能揣想与这'四等轻重'的意义有关，还没有具体的条例说出，然而我们知道这是与音素价值上的同异有相当关系。"㉕再后，宋元以来的文献更多有相关的记录。《增韵》八微末附"居正谨案"写道："如微字声与支脂虽有轻重，而音韵相协，不害其为通。"作者待考的《四声等子》列图之前记有"审四声开阖以权其轻重"，《切韵指掌图》《韵学集成》的序文里也有"辨开合以分轻重"的说法。方以智《通雅·切韵声原》则把音读的"轻""重"与"粗声"（指开口、合口）"细声"联系起来㉖。樊腾凤《五方元音》的十二韵，分六韵"轻清"、六韵"重浊"。李汝珍《音鉴》强调分辨"细而轻""粗而重"的音读㉗，其"细轻""粗重"之别，仍在韵呼。上引关于"重""轻"的认识虽不尽科学，但与声类无涉，而同韵读的关系密切，则十分明显。这都有助于推断《七音略》"重""轻"的确义。

罗常培《释重轻》一文，从韵呼上判别"重"与"轻"是正确的；但也不宜排斥与韵呼关联的

"等第"。因为韵类的细致区分，也必然涉及到"等"的问题。除前举《守温韵学残卷》所列"四等重轻例"之外，清代学者象熊仕伯、戴震、邹汉勋等人也都注意到"重""轻"与四等的关系，认为一、三等为"重"，二、四等为"轻"；胡垣《古今中外通例》提到"音重者列一、二等，音轻者列三、四等"[28]；近人曾广源也主张"睹轻重而定等次"[29]。从"等"的角度分析"重""轻"是可行的，只因体察不够细致，而难以与《七音略》的本旨相合。

联系前列八表，笔者认为，考稽《七音略》"B"位、"C"位的"重""轻"，要特别注意不同类型的三等韵[30]；它们排列组合的特点，当是区分"重"韵与"轻"韵的关键。各转图"B"位"C"位为"轻"者，或具有独立三等韵，或是普通的合口三等韵（多数只在喉、牙、唇声纽下列字，与独立三等韵有相似、相通之处），不具此种韵类的则归"重"韵。从音理上说，独立三等韵的主元音多是中元音，相对而言，舌位偏高、开口度较小，等等，这样的音色，似与袁子让《字学元元》所说的"上等重在口中，下等轻在口杪"[31]，《音鉴》作者说的"细而轻"相吻合。

综上所述，韵图《七音略》"A 中 B"或"A 中 $B_{内}$C"的"重"与"轻"，不能概言与"开""合"异名同实；"A"位同"B"位"C"位的"重""轻"，分属不同的层次，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转图。"A 中 B""A 中 $B_{内}$ C"既是代表一个整体，分"中重""中轻"之名是不适宜的；"内重""内轻"也包含于 A 位的"重"或"轻"之中，既不能孤立理解，又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该转图"B"位"重"或"轻"的同义注语，否则难得确义。

"言音韵必须重视音类"[32]。短文所记，仅就《七音略》"重""轻"所代表的音类谈的。至于其实际音值，当与韵学界对整个中古语音系统拟音的议定相关联。该题笔者还属初探，其深义，还望同志们指教。

附注

① 《切韵考·外篇》卷三。

② 《等韵一得·外篇·杂论》。

③ 《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 中华书局 1963.9.80页。

④ 同③。

⑤ 同③81 页。

⑥ 《等韵源流》 商务印书馆 1957.12.333 页。该书引清人庞大堃《等韵辑略》卷下的一段夹注："七音略凡上一字言重者俱开口，言轻者俱合口也；东江鱼，重中重，则亦开口，凡轻中轻，则合口也。"

⑦ 目前海内外有影响的音韵学著作谈及《七音略》"重""轻"，仍多依罗说。

⑧ 《中国语言学史》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8.89 页。

⑨ 分见罗常培《释重轻》，赵荫棠《等韵源流》第一编、第五节，周祖谟《关于唐代方言中四声读法的一些资料》（《问学集》上册）。

⑩ 《尔雅·释诂》"陨"条下，郭璞注："硕，犹陨也，方俗语有轻重耳。"

⑪ 《宋书》卷六十七 中华书局 1974.10.1777 页。

⑫ 见该书卷一《序录·序》。

⑬ 详《广韵》前载孙缅《唐韵序》。

⑭ 见该书卷下戊集"切韵"条 百川学海本第十五册 8 页。

⑮ 见《大般涅槃经》第八卷，从书集成本《一切经音义》82 页。

⑯ 详《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字学典》第一百四十二卷。

PDG

⑰ 见《笔谈·艺文》《补笔谈·乐律》。

⑱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7.240 页卷第二十"典礼音律·审声九"。

⑲ 见《通志》页卷三十六。

⑳ 见《通志》卷第三十五。

㉑ 同③105 页。

㉒ 古籍出版社(北京)1955.11.12 页—13 页。

㉓ 见该书《天卷·调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5.8 页。

㉔ 见该书卷一自序篇第六章。

㉕ 见该书"研究古音系的方法·审音·等列推证"216页。此书解放前北京大学出版组印行，未标印书年月，后序写于 1934 年。

㉖ 见该书卷五十。

㉗ 见该书卷二。

㉘ 见该书"分等法七条"。

㉙ 《戴东原转语释补》卷三"释声"。

㉚ 参拙作《等韵图内外转补说》 见《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4 年第 1 期。

㉛ 参该书(一名《五先堂字学元元》)凡例，据北京大学善本室藏抄本。

㉜ 殷焕先先生《方言与音韵》回忆罗常培先生的话。见商务印书馆 1984.3.《罗常培纪念论文集》，194 页。


PDG

《广　韵》与　等

赵 振 铎

一

清代学者江永在《四声切韵表·凡例》里说："凡分韵之类有三：一以开口合口分，一以等分，一以古今音分。"①等是分韵的标准之一。

《广韵》的"东"、"冬"、"锺"、"江"等韵目，顾炎武以为是隋唐以前相传之谱②。隋唐以前，等韵之学还没有发生，所立的这些韵目应该是当时学者根据切语审辨它们发音时候唇吻状况而定出的类别。宋元时期，等韵学兴起，学者们提出等的概念来表示韵的口腔开闭和舌位高低前后，并以此作为分韵的重要标准。他们把韵分为四等。每个韵至少要归一个等，个别韵分属两个等。

下面把《广韵》各韵（举平声为代表）的等属分别列举出来。

一等韵	冬模泰灰咍魂痕寒桓豪歌唐登侯覃谈
二等韵	江佳皆夬臻删山肴耕咸衔
三等韵	锺支脂之微鱼虞祭废真谆文欣元仙宵阳清蒸尤侵盐严凡
四等韵	齐先萧青幽添
一三等韵	东戈
二三等韵	麻庚

等韵图就是按照声韵调等组合成的表格。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声韵调等的配合表。汉语的每一个字根据它们的切语在图上都有一定的位置。前人就利用这种等韵图来读反切，求出切语的音读。

> 《切韵指掌图·检例上》："先求上切居何母，次求引韵去横搜（原注：且如德红切东字，须先求德字记在端字母下，次求红字横过至端字下，即是东字。它皆仿此）。"③
>
> 《韵镜·序例》的"归字例"说："归释音字，一如检礼部韵。且如得芳弓反，先就十三阳得芳字，知属唇音次清（敷纽）等三位（三等），却归一东韵寻下弓字。便是唇音轻唇第三位取之，乃知为丰字。"④

用等韵图查字的方法大致如两书所述。

但是，韵书收录前代切语，将它们系统化，纳入到一个个韵中。不同时代的切语表示了不同时代的读音，要把它们纳入一个平面的系统，遇到的困难非常大。如何认识这些切语，等韵图的作者作了许多努力，把它们安顿到相应的表格里面，这的确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

情。其中常常有和规定相抵牾的地方，那就设立门法来调和。本文试图用《广韵》的切语作依据来看等韵学家如何处理这些矛盾。

二

陈澧《切韵考外编·后论》说："古人于韵之相近者分为数韵，如东冬锺是也。又于一韵中切语下字分为数类，如东韵分二类是也。此即后来分等之意。然古人但以韵分之，但以切语下字分之，而不以上字分之。"⑤

这话并不尽然。语言的声和韵的配合有一定的规律。这也就决定了声纽和等有一定的配合关系。有些声纽只出现于某一等或某些等。等韵学家对于声纽与等的结合也作了规定。

与一二三四等结合的	帮滂并明来见溪疑匣影
与一二四等结合的	匣
与二三等结合的	知彻澄娘
与一四等结合的	端透定泥精清从心
只与二等结合的	照穿床审甲类（今名"庄初崇生"）
只与三等结合的	非敷奉微日群　照穿床审乙类（今名"章昌船书"）禅　喻甲类（今名"云"）
只与四等结合的	邪　喻乙类（今名"以"）

这些规定对于确定字的等属很有好处。《广韵》里面有些字的等属要依靠它们声韵的等来确定。

《广韵》三等韵里有精清从心邪五组的字。如：

将　即良切　　锵　七羊切　　墙　在良切　　襄　息羊切　　详　似羊切

陈澧《切韵考外编》卷三说："阳韵皆三等字，而将锵墙襄详则四等。因精五母无三等故也。然今考之，皆可改为三等，毫无窒碍。"⑥其实这些字并不是三等，也不可能改成三等，它们本身属于四等。所谓"毫无窒碍"，当是陈澧根据他的方音立说。等韵学家专门设立了"振救门法"来解释这种现象。

> 《四声等子·辨振救门法》："精等五母下为切，韵逢诸母第三，并切第四，是名振救门法例（原注：秋，苍忧切）。"⑦

"苍"是清纽，"忧"在尤韵，尤韵是三等韵。根据切语上字，"秋"字应该属于四等。这是根据切语上字定等的实例之一。下面这些切语都应该作如此理解。

东韵	嵩	息弓切						
锺韵	纵	即容切	樅	七恭切	從	疾容切	蜙	息恭切
之韵	兹	子之切	慈	疾之切	思	息兹切	词	似之切
虞韵	且	子鱼切	胥	相居切	徐	似鱼切		

等韵学家设立的“正音凭切”也是就声纽定等说的。三十六字母的照穿床审四组在《广韵》里面二等韵和三等韵用字有严格区别。二等就是上文说的甲类，它是今天音韵学著作的庄初崇生诸纽。三等就是上文说的乙类，它是今天音韵学著作的章昌船书诸纽。正音凭切是指照穿床审四组切语上字二等和三等不通用。上字与所切之字同等，依切语上字定等⑧。例如东韵：

崇 锄弓切　剿 仕仲切　缩 所六切

这些字的切语下字是三等，但是它们的切语上字在三等，应该根据切语上字定它们的等属。《广韵》幽韵有“犙”字，它的切语是“山幽切”。“山”是生纽字，属二等。“犙”字也应该读属二等。类似的如脂韵的“师”字，切语是“疏夷切”，“夷”在四等，而“疏”是生纽，应该归入二等。

根据这个原理，《广韵》里下面这些切语也应该依照它的切语上字定等。

仙韵	饘	诸延切	燀	尺延切	专	职缘切	穿	昌缘切
狝韵	善	常演切	剸	旨兖切	舛	昌兖切	膞	市兖切
祃韵	柘	之夜切	赿	充夜切	舍	始夜切	射	神夜切

这些字的切语下字“延”、“缘”、“演”、“兖”、“夜”都属于四等。但是它们的切语上字在章昌船书诸纽，属于三等。应该根据它们的切语上字确定等属。

三十六字母的喻母，也分为两类。韵图上甲类在三等，乙类在四等。在三等的今天音韵学著作称为云纽，在四等的今天音韵学著作称为以纽。现代学者考明它们有不同来源⑩。等韵学家设立了“喻下凭切”这一门法，指明三十六字母的喻纽三等和四等不通用，确定它们的等属应该根据切语上字。例如：

东韵	融	以戎切	育	余六切				
锺韵	容	馀封切	勇	余陇切	用	余颂切	欲	余蜀切
支韵	移	弋支切						
脂韵	夷	以脂切						
仙韵	延	以然切	缘	与专切	演	以浅切	兖	以转切
祃韵	夜	羊谢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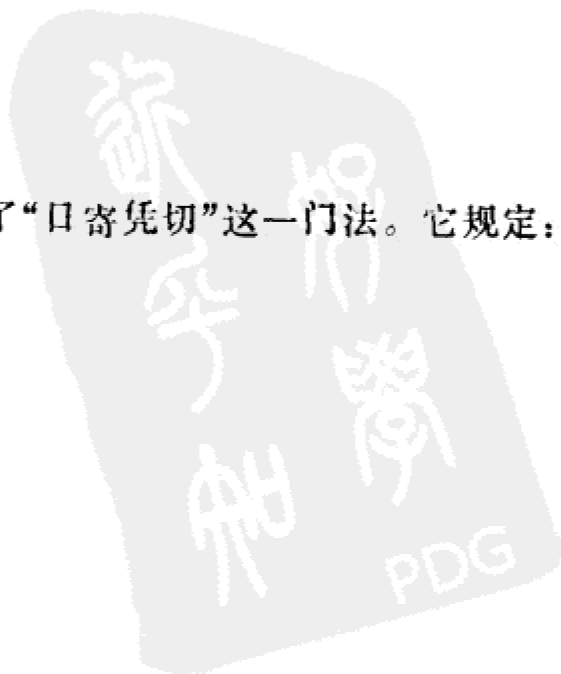
这些字按照切语下字都在三等。但是，它们的等属应该根据切语上字。这些字声母是以纽，应该归入四等。

日纽只有三等。而《广韵》里面它的切语下字有不在三等的。例如：

齐韵	臡	人兮切	四等
海韵	疓	如亥切	一等
锗韵	髶	而锗切	等

这些字的切语下字都不在三等。等韵学家设立了“日寄凭切”这一门法。它规定：凡是日纽字都根据切语上字确定等属，归入三等。

《广韵》里面还有这样一些切语。如：


PDG

咍韵 犊 昌来切

海韵 茝 昌给切

海韵是咍韵的上声,它们都属于一等,按理不应该有属于三等的昌纽。分析这两个字的前代读音,不难确定它们的等属。

犊 《说文·牛部》:"犊,读若糗糧之糗"。按:糗,《尚书·费誓》释文音昌绍反。

茝 《礼记·内则》释文引韦昭汉书注音昌以反。

根据上面提供的材料。"犊"音昌沼切,"茝"音昌里切。前者在《广韵》的小韵,后者在《广韵》的止韵。这两个韵都是三等韵,有昌纽,而且与咍(海)韵音读相近。等韵学家设立"寄韵凭切"门法就是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所谓"寄韵凭切"是指:按照切语下字,那个韵并不存在切语上字的声纽。要确定这个字的等属,应该在读音相近而又有这个声纽的韵里去寻求。

如果考虑到"昌来切"的"来"为"求"的误字⑪。将这一条删去,那么"寄韵凭切"在《广韵》里只有"茝"字一条了。但是其它书里(如《经典释文》的切语)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一门法在解释切语的时候还是有价值的。

总之,陈澧关于等主乎韵的说法不够全面。

三

在等韵图里面,三等韵的喉牙唇音声纽的字有排在四等的。以支韵而论。如:

喉音	犧	许羁切	詑	香支切	麾	许为切	隳	许规切
牙音	妫	居为切	规	居随切	亏	去为切	窥	去随切
	奇	渠羁切	祇	巨支切				
唇音	陂	彼为切	卑	府移切	铍	敷羁切	跛	匹支切
	皮	符羁切	陴	符支切	縻	靡为切	弥	武移切

等韵图把前一行列在三等,后一行列在四等。但是,群纽只在三等韵出现,四等不应该有群纽。"奇"和"祇"都是三等。如果一定要把它们一个定在三等,一个定在四等,有许多不好处理的地方⑫。

这种同一个韵里而音韵地位相同而有几个不同的切语,应该是前代学者注音的时候使用了不同的切语,编韵书的人把它照抄下来。试以上面支韵的字为例。

犧 《易·系辞下》、《书·微子》、《诗·小雅·甫田》释文许宜反。《说文》徐铉音许羁反⑬。

詑 ——

麾 《书·牧誓》、《左传·隐公十一年》释文许危反。《诗·陈风·宛丘》释文毁危反。又《小雅·无羊》释文毁皮反。《说文》徐铉音许为反。

隳 《仪礼·士虞礼》释文、《方言·十三》郭璞注、《说文》徐铉音许规反。

妫 《书·尧典》释文居危反。《左传·隐公三年》释文九危反。《说文》徐铉音居为

反。

规 《庄子·秋水》释文引李徐纪睡反。

虧 《书·旅獒》释文曲为反。《左传·闵公二年》释文去危反。《尔雅·释诂》释文铉危反。《说文》徐铉音去为反。

窥 《易·观卦》、《颐卦》、《丰卦》释文苦规反。

奇 《左传·僖公二年》、《文公八年》释文其宜反。《说文》徐铉音渠羁反。

祇 《书·太甲》、《胤征》释文、《说文》徐铉音巨支反。《庄子·列御寇》释文引司马巨移反。

陂 《周礼·春官·典同》、《礼记·月令》、又《乐记》释文彼义反。《说文》徐铉音彼为反。

卑 《诗·周颂·载见》释文必尔反。《说文》徐铉音补移反。

铍 《左传·襄公十七年》、又《定公八年》释文普皮反。《说文》徐铉音敷羁反。

皺 ——

皮 《说文》徐铉音符羁反。

陴 《左传·昭公十八年》,又《宣公十二年》释文婢支反。《说文》徐铉音符支反。

縻 《仪礼·既夕礼》、《礼记·月令》释文亡皮反。《尔雅·释言》释文、《说文》徐铉音靡为反。

弥 《诗·大雅·生民》释文面支反。《尔雅·释言》释文亡移反。

《广韵》里面这种同一韵有几个音韵地位相同的切语，绝大部分在前代文献里都可以找到依据。

等韵图的一个格子只能容纳一个字。这种音韵地位相同而切语不同的字不能够放到一个格子里。等韵图的作者就只好把它们放到邻近的格子里去。并不意味着这就表示不同的等。

近代学者已经弄清这种现象反映了它们在古代有不同来源，称之为重纽⑭。但是，在《广韵》里面重纽都在三等韵，不会再有等上的差别。

《广韵》之韵和它的上声止韵有这样一对切语：

之韵　茬　士之切　　漦　俟菑切

止韵　士　鉏里切　　俟　床史切

之韵只有开口三等一类。陈澧以为是增加字，但是又犹疑不定。他的基本论点是不当分为两个切语⑮。董同龢根据唐写本韵书定为重纽⑯。但是就前代切语的情况看，这两类字的切语上字多有混用。如：

茬 《汉书·酷吏尹齐传》师古注："茬音仕疑反"(《地理志》颜注同)。宋祁曰："韦昭音鲻。"《说文》徐铉音仕甾切。

漦 《诗·小雅·白华》释文士其反。《尔雅·释言》释文仕其反。《文选·幽通赋》漦，旧音仕缁反。《说文》徐铉音俟菑反。

士 《说文》徐铉音鉏里切。

仕 《说文》徐铉音鉏里切。

柹 《礼记·内则》释文音俟。《说文》徐铉音鉏里切。

戺 《尔雅·释宫》释文音俟。《广雅·释宫》曹宪音士。

肔 《书·顾命》释文音俟，徐音士。

涘 《诗·大雅·大明》又《周颂·思文》释文音士。又《秦风·蒹葭》释文音仕。《说文》徐铉音床史切。

俟 《尔雅·释诂》释文音仕。《说文》徐铉音床史切。

竢 《尔雅·释诂》释文音仕。《说文》徐铉音床史切。

可见这两类字的切语和直音前代多混用，要论证它们有区别，并不那么容易。韵书的编者归纳整理切语，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后人要用系联法去整理它。陈澧考证《切韵》的声类和韵类要利用又音，正说明了这点。

根据宋元等韵图来清理《广韵》切语，不能够只停留在韵书和韵图的范围内，还应该广泛地收集切语材料，认真客观地分析。本文仅是一点设想而已。

附注

① 江永《四声切语表》第六页。休宁赵氏刻本。一九一八年。

② 顾炎武《音论》卷上，第十三页。观稼楼仿刻本。

③ 《切韵指掌图·检例》第二页。渭南严氏音韵学丛书本。

④ 《韵镜》第六页，古逸丛书本。

⑤ 陈澧《切韵考外编》卷三，第十二页。音韵学丛书本。

⑥ 同上，第十六页。

⑦ 《四声等子》第五页。咫进斋丛书第三辑。

⑧ 关于等韵门法的一些解释是根据先祖父赵少咸教授的《广韵疏证叙例》，稿存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处。

⑨ 参看下段"喻下凭切"门法。

⑩ 参看：曾运乾《喻母古读考》。

⑪ 参看：葛信益《广韵夺讹举正》(增定稿)、《音韵学研究》第一辑 三五一页。一九八四年。

⑫ 如《广韵》支韵："厜，姊宜切"、"剂，遵为切"，"uff0c子垂切"。根据《尔雅·释山》释文"厜"音子规反，这三字是音同用字异，都是三等合口。

⑬ 《说文》徐铉音作某某切。为行文方便，一律改作某某反。

⑭ 参看：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周法高《广韵重组的研究》，战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

⑮ 陈澧《切韵考》："此韵(指之韵——笔者)末有'茬，士之切'，士之切与'漦'字'俟甾切'音同，'茬'又见'菑'字'侧持切'下。此增加字也。徐锴茬漦并俟之反，则似非增加，然亦足证此二字不当分为两切矣。"

⑯ 同⑭。

试论《辩四声轻清重浊法》与等韵的关系

厦门大学中文系　黄　典　诚

一

宋本《广韵》卷末所附的《辩四声轻清重浊法》一表，不知何人所撰。就所用切语称"反"一点而言，它的时代大约和王仁煦的《刊谬补缺切韵》差不多。顾炎武《音论》云："反切之名，自南北朝以上皆谓之反，孙愐《唐韵》则谓之切。盖当时讳反字。"王念孙校隋曹宪《博雅音》卷二"尻也"条下云："唐元度《九经字样·序》云：声韵谨依'开元文字'，避以反言。是则变反言切，始自开元。"按开元元年为公元731年，上距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作于中宗复国之年公元705年，相差只有26年。

1930年罗常培先生在清华大学写了《中国音韵沿革讲义》时提到："又有《辩字四声轻清重浊法》，以璡、珍、陈、椿、弘、龟、员、禋、孚、邻、从、峰、江、降、妃、伊、微、家、施、民、同等为轻清；以之、真、辰、洪、春、谆、朱、殷、伦、风、松、飞、夫、分、其、杭、衣、眉、无、文、傍等为重浊：其悠谬，尤不可究诘矣。"1948年9月唐兰先生写了《论唐末以前韵学家所谓"轻重"和"清浊"》一文，才提出和罗先生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篇《辩四声轻清重浊法》里面"保留了等韵学发明以前音韵学家的分类法，传写固有错乱，著书的人分配的也许本不很精密，但从宋以来，这批材料，一直被埋没了，这是很可惜的"（见1948年12月前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院第二种）。

我基本上同意唐先生的看法，不认为《辩四声轻清重浊法》果真是"悠谬不可究诘"的。经采用两两对照和依例补字的结果，这篇《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居然成为条理清楚秩序井然、明白易晓的东西。只是这里所说的"清浊"和后人所理解的"清浊"内容完全不一样罢了。

二

现在列四声轻清重浊对照表于下。为例凡四：

1. 先分平声上、平声下，上声，去声，入声五部分；
2. 各部分皆列轻清于上，重浊于下，两两相对；
3. 无偶有独之字均援无独有偶之例补全，加括号为识；

4. 切语明显有误者，依《广韵》校正之（个别用《集韵》）。

平声上

轻清
跜 珍 陈 椿 弘 龟 员 裡 孚 邻 从 峰 江 降 妃 伊① 微 家
将邻陟邻直邻敕伦户肱居追王权於邻抚夫力珍疾容敷容古双下江芳非於脂无非古牙

重浊
（遵） 真 辰 春 洪 （归）（园） 殷 夫 伦 松 风 （冈） 杭 飞 衣 眉 （姑）
将伦只人食邻昌伦户公举韦雨元於斤甫于力速详容方隆古郎户郎匪肥於机武悲古胡

轻清
施 民 同②（脂）（屯）（株）（芬）（耆）（牟）（庞）
式支弥邻徒红章移陟纶陟输抚文渠脂莫浮薄江

重浊
（尸） 文 （彤） 之 谆 朱③ 分 其 无 傍
式脂武分徒冬职而章伦章俱府文巨之武夫步光

平声下

轻清
清 仙 砧 娘 鲦 朝 细 幽 墙 笺④ 偡 衫⑤ 名 并 轻 倾 徽⑥ 翘
七情相然知林女良弥鞭知遥直流於虯疾羊则前去乾所衔武并府盈去盈去营古尧渠遥

重浊
青 先 针 瓤 眠 昭 詶 忧 详 （煎）（牵） 三 明 兵 卿 （垧） 娇 （乔）
仓经苏前职淫汝羊莫边止遥市州於牛似羊子仙苦坚苏甘武兵补萦去京钦荧举乔巨娇

轻清
璿 睛 羌 （狳）（芳）（遭）（钱）
似缘疾精去羊丑缘敷方张连昨仙

重浊
沿 餳 匡 川 坊 穗 泉
与青徐盈去王昌青府良诸延聚缘

上 声

轻清
丑 饼 冡 焰⑦ 袓 丈 炅 豕 鄙 迩⑧ 敢 梗 皿 起 美 紧 眣 免
力柳必茗知勇初爪敕两直两久永式视方美儿氏古览古杏武永墟里无鄙居忍古泫无兖

重浊
（醜）（丙）（肿）（草）（敞）（上）（矿） 始 比 （狔）（憾） 耿 猛 岂 尾 谨 卷 晚
昌九兵永之陇采老昌两时掌古猛诗止卑履女氏古禫古幸莫幸气儿无匪居隐居转无远

轻清
杏 氏⑨ 旨 （抚）（尽）（滑）（女）（有）（纺）（履）（紫）（俟）
何梗匙纸职雉芳武词忍私吕尼吕云久妃两力儿将此床史

重浊
幸 瓾 止 甫 引⑩ 鼠 汝 雨 仿 里 姊⑪ 柿
何耿神旨诸市方主余轸舒吕如与于矩方两良已将儿鋤里

去 声

轻清
魅 快 避 臂 臂 赴 惠 弊 肺⑫ 浚 绢⑬ 宋 坏 怪 替 至 县 瓶
美秘苦夬婢义匹义卑义抚遇胡桂毗计芳废私闰古面苏统怀怪古坏他计之利玄绚子孕

重浊
味 崩 （被）（帔）（赍） 赋 卫 （佩） 废 舜 眷 送 会 脍 态 志⑮（瑷）（证）
无沸苦坏平义披义彼义府遇羽嗣蒲昧方袂舒闰几倦苏弄胡外古兑他代之吏王眷诸应

轻清
济 字⑭ 四 （缒）（利）（滞）（妙）（狳）
子计疾置思二驰伪力至直例弥笑丑恋

重浊
再 寺 伺 瑞 吏⑯ 誓 庙 钏
作代辞吏相吏是伪力置时制苗召川绢

入 声

轻清
格 角 岳 邈 学 匹 必 穴 抉 薛 籍 悉 一 掷[17](剥)(吉)(黜)
古陌古岳五角莫角户角譬吉卑吉胡决古穴思列秦昔息七於质直炙北角居质丑律

重浊
(隔) 阁 鄂 莫 鹤 (拂)(笔)(滑)(骨)(雪)(席)(恤)(乙) 射博讫[18]出
古核古洛五各忙各下各普密鄙密户骨古忽相绝祥易辛聿於笔食亦补各居乞尺律

三

看了上面这个四声轻清、重浊对照表，我们认识到它的基本原则是：声同韵异辨在韵（共时的）；韵同声异辨在声（贯时的）。举凡音韵学上——特别是等韵学上可以互相区别的一对对，如一等与二等，一等与四等，二等与三等，重唇与轻唇，舌头与舌上，开口与合口，乃至（语音学上的）送气、不送气，塞擦音与擦音等等，皆无一不可以轻清重浊分辨之。

陆法言《切韵·自叙》有云："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又支章移脂旨夷鱼语居虞遇俱共为一韵，先苏前仙相然尤于求侯胡沟，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这里提出的轻清、重浊之辨，自来颇为费解，今若参考上表所列和下表所分，便知其中底细，原可了如指掌（下表凡切语称"切"的都是据例补上的字，与原文本有的字称"反"互相区别开来。拟音依拙作《汉语语音史讲义》）。

（一）关于开口与合口之辨

开口轻清	合口重浊	开口轻清	合口重浊
邻 力珍反 ꜀lin	伦 力迍反 ꜀liun	蹇 九辇切 ꜂kien	卷 居转反 ꜂kiuen
琎 将邻反 ꜀tsin	遵 将伦切 ꜀tsiun	薛 思列反 siet꜆	雪 相绝切 siuet꜆
羌 去羊反 ꜀khiɒŋ	匡 去王反 ꜀khiuɒŋ	悉 息七反 sit꜆	恤 辛聿切 siut꜆
钱 昨仙切 ꜀dzien	泉 聚缘反 ꜀dziuen		

（二）关于四等之辨

二等轻清	一等重浊	二等轻清	一等重浊
江 古双反 ꜀kɔŋ	冈 古郎切 ꜀kɒŋ	学 户角反 ɦɔk꜆	鹤 下各反 ɦɒk꜆
降 下江反 ꜀ɦɔŋ	杭 户郎切 ꜀ɦɒŋ	**四等轻清**	**一等重浊**
家 古牙反 ꜀ka	姑 古胡切 ꜀ko	替 他计反 the꜄	态 他代反 thəi꜄
衫 所衔反 ꜀ʃam	三 苏甘切 ꜀sɒm	济 子计反 tse꜄	再 作代反 tsəi꜄
庞 薄江切 ꜀bɔŋ	傍 步光反 ꜀bɒŋ	**三等轻清**	**二等重浊**
炒 初狡反 ꜀tʃhau	草 采老切 ꜀tshɒu	皿 武永反 ꜂miaŋ	猛 莫幸反 ꜂maŋ
坏 怀怪反 hueiʔ	会 胡外反 ɦuoiʔ	炅 久永反 ꜂kiuaŋ	矿 古猛切 ꜂kuaŋ
怪 古坏反 kueiʔ	脍 古兑反 kuoiʔ		
角 古岳反 kɔk꜆	阁 古洛反 kɒk꜆		
岳 五角反 ŋɔk꜆	鄂 五各反 ŋɒk꜆		
邈 莫角反 mɔk꜆	莫 忙各反 mɒk꜆		

续表

三开轻清			四开重浊			四合轻清			三合重浊		
清	七情反	꜀tshieŋ	青	仓经反	꜀tsheŋ	畎	古泫反	꜂kuen	卷	居转反	꜂kiuen
緜	弥鞭反	꜀mien	眠	莫边反	꜀men	坰	钦荧切	꜀khueŋ	倾	去营反	꜀khiueŋ
仙	相然反	꜀sien	先	苏前反	꜀sen	惠	胡桂反	ɦue꜄	卫	羽制反	riuei꜄
煎	子仙切	꜀tsien	笺	则前反	꜀tsen	县	玄绚反	ɦuen꜄	瑗	王眷反	riuen꜄
娇	举乔反	꜀kieu	徼	古尧反	꜀keu	茨	古穴反	kuet꜆	桔	居聿切	kiuit꜆
愆	去乾反	꜀khien	牵	苦坚反	꜀khen	穴	胡决反	huet꜆	扻	于笔切	riuit꜆

（三）关于声组之辩

敷纽轻清			非母重浊		
孚	扶夫反	꜀fhiuo	夫	甫于反	꜀fiuo
峰	敷容反	꜀fhiuoŋ	风	方隆反	꜀fioŋ
妃	芳非反	꜀fhiuəi	飞	匪肥反	꜀fiuəi
芬	抚文切	꜀fhiuən	分	府文反	꜀fiuən
芳	敷方切	꜀fhiuɒŋ	坊	府良反	꜀fiuɒŋ
抚	芳武切	꜀fhiuo	甫	方主反	꜂fiuo
纺	妃两切	꜀fhiuɒŋ	仿	方两反	꜂fiuɒŋ
赴	抚遇反	fhiuo꜄	赋	府遇反	fiuo꜄
肺	芳废反	fhiuaiʔ	废	方肺反	fiuaiʔ
知纽轻清			**章纽重浊**		
珍	陟邻反	꜀ʈin	真	只人反	꜀tɕin
屯	陟纶切	꜀ʈiun	谆	章伦反	꜀tɕiun
株	陟输切	꜀ʈiuo	朱	之于反	꜀tɕiuo
碪	知林反	꜀ʈim	针	职深反	꜀tɕiem
朝	知遥反	꜀ʈieu	昭	止遥反	꜀tɕieu
邅	张连切	꜀ʈien	毡	诸延反	꜀tɕien
冢	知勇反	꜂ʈiuoŋ	肿	之陇切	꜂tɕiuoŋ
彻纽轻清			**昌纽重浊**		
椿	敕伦反	꜀ʈhiun	春	昌伦反	꜀tɕhiun
猭	丑缘切	꜀ʈhiuen	川	昌专反	꜀tɕhiuen
昶	敕两反	꜂ʈhiɒŋ	敞	昌两切	꜂tɕhiaŋ
丑	敕柳反	꜂ʈhiou	醜	昌九切	꜂tɕhiou
猭	丑恋切	ʈhiuen꜄	钏	川绢反	tɕhiuen꜄
黜	丑律切	ʈhiut꜆	出	赤律反	tɕhiut꜆
澄纽轻清			**船禅纽重浊**		
陈	直邻反	꜀ɖin	辰	食邻反	꜀ʑin
紬	直流反	꜀ɖiou	洲	市州反	꜀dʑiou
丈	直两反	꜂ɖiaŋ	上	时掌反	꜂dʑiaŋ

澄纽轻清			船禅纽重浊		
缒	驰伪切	ɖiue꜄	瑞	是伪反	dʑiue꜄
滞	直例切	ɖieʔ꜄	誓	时制反	dʑie꜄
掷	直炙反	ɖiek꜆	射	食亦切	dʑiek꜆
泥纽轻清			**日纽重浊**		
娘	女良反	꜀nioŋ	瓤	汝羊反	꜀niɒŋ
狔	女氏切	꜂nie	迩	儿氏反	꜂nie
女	尼吕切	꜂niɯ	汝	如与反	꜂niɯ
从纽轻清			**邪纽重浊**		
从	疾容反	꜀dziuoŋ	松	详容反	꜀ziuoŋ
墙	疾羊反	꜀dziɒŋ	详	似羊反	꜀ziɒŋ
晴	疾清反	꜀dzieŋ	餳	徐盈反	꜀zieŋ
字	疾置反	dziə꜄	寺	辞吏反	ziə꜄
籍	秦昔反	dziek꜆	席	祥易切	ziek꜆
邪纽轻清			**以纽重浊**		
璿	似缘反	꜀ziuen	沿	与专反	꜀jiuen
尽	词忍切	꜂ziun	引	余轸反	꜂jin
俟纽轻清			**崇纽重浊**		
俟	床史切	꜂ʒiə	柿	鉏里反	꜂dʒiə
精纽轻清			**章纽重浊**		
浚	私闰反	siun꜄	舜	舒闰反	ɕiun꜄
湑	私吕切	꜂siɯ	鼠	舒吕反	꜂ɕiɯ
甑	子孕反	tsiŋ꜄	证	诸应切	tɕiŋ꜄

（四）关于重纽之辩

重四轻清			重三重浊			重四轻清			重三重浊		
翘	渠遥反	꜀gjieu	乔	巨娇切	꜀gieu	臂	卑义反	pjie꜄	贲	彼义切	pie꜄
绢	吉掾反	kjiuen꜄	眷	几倦反	kiuen꜄	鄙	方美反	꜂pji	比	卑履反	꜂pi
妙	弥笑切	mjieu꜄	庙	苗召反	mieu꜄	必	卑吉反	pjit꜆	笔	鄙密切	pit꜆
避	婢义反	bjie꜄	被	平义切	bie꜄	匹	譬吉反	phjit꜆	拂	普密切	phit꜆
譬	匹义反	phjie꜄	帔	披义切	phie꜄	一	於质反	ɸjit꜆	乙	於笔切	ɸit꜆

（五）关于重韵之辩

1．一等

登合轻清			东韵重浊			冬类轻清			东类重浊		
弘	户肱反	꜀ɦueŋ	洪	户公反	꜀ɦoŋ	宋	苏统反	suŋ꜄	送	苏弄反	soŋ꜄
冬类轻清			**东类重浊**			**谈类轻清**			**覃类重浊**		
彤	徒冬切	꜀duŋ	同	徒红反	꜀doŋ	敢	古览反	꜂kɒm	感	古禫切	꜂kəm

2．二等

庚类轻清			耕类重浊			夬韵轻清			怪韵重浊		
梗	古杏反	꜂kaŋ	耿	古幸反	꜂keŋ	快	苦夬反	khuaiʔ꜄	蒯	苦坏反	khuei꜄
杏	何梗反	꜂haŋ	幸	何耿反	꜂heŋ						
格	古陌反	kak꜆	隔	古核切	kek꜆						

3．三等

真类韵轻清			子类韵重浊			脂类轻清			之类重浊		
眉	武悲反	꜀mi	微	无非反	꜀miuəi	脂	旨夷切	꜀tɕi	之	职而反	꜂tɕi
民	弥邻反	꜀min	文	武分反	꜀miuən	耆	渠脂切	꜀gi	其	巨之反	꜂giə
美	无鄙反	꜂mi	尾	无匪反	꜂miuəi	旨	职雉反	꜂tɕi	止	诸市反	꜂tɕiə
免	无兖反	꜂mien	晚	无远反	꜂miuan	豕	式是反	꜂ɕi	始	诗止反	꜂ɕiə
魅	美秘反	mi꜄	味	无沸反	miuəi꜄	履	力几反	꜂li	里	良已反	꜂liə
龟	居追反	꜀kiui	归	举韦切	꜀kiuəi	至	之利反	tɕi꜄	志	之吏切	tɕiə꜄
紧	居忍反	꜂kin	谨	居隐反	꜂kiən	四	息二反	si꜄	伺	相吏反	siə꜄
员	王权反	꜀ɣiuen	园	雨元切	꜀ɣiuan	二	而至反	ȵi꜄	珥	仍吏反	ȵiə꜄
伊	於脂反	꜀ɸi	衣	於机反	꜀ɸiəi	利	力至反	li꜄	吏	力置反	liə꜄
禋	於邻反	꜀ɸin	殷	於斤反	꜀ɸiən	**之类轻清**			**微类重浊**		
吉	居质切	kit꜆	讫	居乞反	kiət꜆	起	墟里反	꜂khiə	岂	乞儿反	꜂khiəi
支类轻清			**脂类重浊**								
施	式支反	꜂ɕie	尸	式脂反	꜂ɕi						
氏	匙纸反	꜂dʑie	舐	神旨反	꜂dʑi						
紫	将此反	꜂tsie	姊	将几反	꜂tsi						

续表

清类轻清	庚三重浊	幽韵轻清	尤韵重浊
并 府盈反 ꜀pieŋ	兵 补萦反 ꜀piaŋ	幽 於虯反 ꜀ɸiəu	忧 於牛反 ɸiou
名 武并于 ꜀mieŋ	明 武兵反 ꜀miaŋ	**尤类轻清**	**虞类重浊**
轻 去盈反 ꜀khieŋ	卿 去京反 ckiaŋ	谋 莫浮切 ꜀miou	无 武夫反 cmiuo
饼 必茗反 ᶜpieŋ	丙 兵永反 ᶜpiaŋ	有 云久切 ᶜɣiou	雨 于矩反 ɣiuo

四

由此可见，轻清重浊完全是两两比较出来的结果。例如在二等与一等相对情况下，二等是轻清，一等是重浊(降/杭)。但在三等与二等相对的情况下，却是三等轻清，二等重浊(皿/猛)。又在四等与一等相对的情况下，四等是轻清，一等是重浊(替/态)；而在开口三、四等对比的情况下，却又是三等轻清四等重浊(仙/先)；而合口又适得其反(惠/卫)

根据我们对《切韵》音的拟测，则四等之间的互相比较，不难发现：

开口不具韵头u-，合口则具韵头u-。u是后高元音。

一等是较后或较低的元音，如“杭”〔꜀ɦɒŋ〕

二等是较前或较高的元音，如“降”〔꜀ɦɔŋ〕

三等是有韵头i-的细音，如“仙”〔꜀sien〕

四等是不具韵头i-的前半高元音，如“先”〔꜀sen〕

同是一等，登合轻清，东类重浊〔宏꜀ɦuəŋ/洪꜀ɦoŋ〕o较ə为后。冬类轻清，东类重浊〔宋suŋ꜄/送soŋ꜄〕，o较u为低。

同是二等，庚类轻清，耕类重浊，如〔杏ᶜɦaŋ/幸ᶜɦeŋ〕，e较a为后。

同为三等，支清脂浊，〔ie/i(ei)〕iei比ie多了一个韵尾 -i，脂清之浊〔i(ei)/iə〕主元音ə比e舌位较后，之清微浊。〔iə/iəi〕iəi比iə多了一个韵尾 -i，清清庚浊〔ieŋ/iaŋ〕主元音a比e舌位低，幽清尤浊〔iəu/iuo〕，主元音ə比a较后，尤清虞浊〔iou/iuo〕前者开口轻清，后者合口重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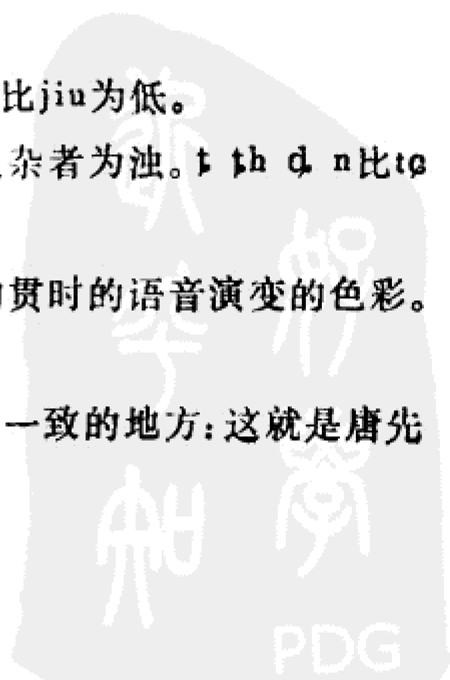
由此观之，凡声同韵异者辩在韵，这是偏于共时的语音现象的分析。不难看出，凡言清者主元音舌位都较前较高，言浊者主元音舌位都较后较低。

关于重纽：四等为清，三等为浊，如〔绢kjen꜄/卷kiuen꜄〕韵头iu-比jiu为低。

至于知组清，章组浊；泥母清，日母浊，都是发音简单者为清，复杂者为浊。ȶ ȶh ȡ n比tɕ tɕh dʑ ɳ当然少了一道摩擦的手续。

而由于知清章浊，更使我们明确一点，声母的比较，带有显著的贯时的语音演变的色彩。章组出于知组，至今临川方言还有其残迹，如“川”字读〔꜀thuan〕。

但对于《辩四声轻清重浊法》的看法，我和唐先生到底还有不尽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唐先



生认为《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和《切韵》是属于不同的两个音系，主要的根据是支脂之的切语已经大相混杂了。我们认为《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在支脂之的分别上还是很清楚的。其反语之所以混杂，是出于后人传抄之误。明显的例子是“至”作之利反，“志”也作之利反。如果承认至、志同读之利反，那便是完全同音，为什么还能提出来作为轻清重浊之辨的范例呢？既然“至”在轻清，“志”在重浊，则其反语应如《切韵》一作之利反、一作之吏反才是。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辩四声轻清重浊法》是根据《切韵》进行一番分析比较之后的新产品。

又根据《辩四声轻清重浊法》举凡重纽重韵之分，都无不与《切韵》所载者相同，尤足证明《辩四声轻清重浊法》确是根据《切韵》音系分析出来的作品。

五

自“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以来的四五年间，我们所提交给年会的论文无例外地都坚持一点，《切韵》所列四声各韵，都是可以互相区别的，都是可以宣诸唇吻的[19]。现在看到这个《辩四声轻清重浊法》之剖析入微，与《切韵》的分部几乎同出一辙，也就愈益加强我们对于所坚持的论点的信心。

中古的《切韵》是从上古的诗韵演变而来的。我在《从诗音到切韵》[20]一篇论文里，对于上古十九纽何以分化为中古四十声母，上古一个韵部何以到中古会分为四等的问题，曾详加分析并试为解答，总的来说是不论洪音或细音，皆因声或韵所侧重者不同，则发生重声轻韵或轻声重韵两种不同的分化。这在中古一字两读的例子里看得更清楚。洪音如：

上古“茶”字〔꜀da〕——中古<一重声轻韵一等度都切〔꜀do〕
一轻声重韵二等宅加切〔꜀ɖa〕

细音如：

上古“𤅢”字〔tshiɛin꜄〕——中古<一重声轻韵三等七刃反〔tshin꜄〕
一轻声重韵三等初遴反〔tʃhin꜄〕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

（1）中古等韵图里的一等和四等，都属于洪音的重声轻韵；二等是和他们相对的轻声重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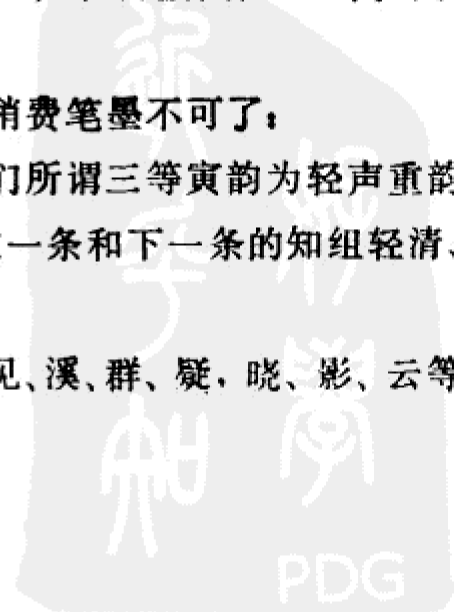
（2）中古三等是必具韵头i-的细音。这种细音里也具有重声轻韵和轻声重韵两种类型。两者有的还留有痕迹，如脂与微、祭与废、仙与元等等。但又分中有合，形成倚轻倚重的局面。有的不留显著痕迹，即把两者平列于一韵之中，如钟、肿、用、烛等等。

我们所探索的这些东西，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居然在《辩四声轻清重浊法》里找到了下面这些重要的根据：（见下页表格）

前三条比较容易理解，可以不加说明；至于后两条就非稍费笔墨不可了：

三等寅何以称为轻清，三等子何以称为重浊，这和我们所谓三等寅韵为轻声重韵和三等子韵为重韵轻声，这里面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们认为这一条和下一条的知组轻清、章组重浊应该联合起来看，比较可以说明问题：

1.《切韵》子类韵今但存唇牙喉声纽，即帮、滂、并、明、见、溪、群、疑、晓、影、云等十一



《辩四声轻清重浊法》		《从诗音到切韵》	
轻清	重浊	轻声重韵	重声轻浊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三等开	四等开	三等开	四等开
重纽四	重纽三	重纽四	重纽三
三等寅	三等子	三等寅	三等子
三等知组	三等章组	三等知组	三等章组

组。试问其本有的舌、齿音今往何处去呢？今就假摄三等只具舌、齿音（章、精两组）不具唇、牙、喉和庚类三等只具唇、牙、喉尚缺舌、齿一节而言，两相补足，便知此类三等原是五音俱足（帮、章、精、见、影），今《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子韵与章组恰同在重浊之中，似乎不是偶然的巧合。

2.《切韵》重纽四等是重声轻韵的独立四等韵的轻声重韵。这种重纽四等只限于唇、牙、喉三组声母。其余应有的舌、齿音知、庄两组被韵图家一置于假二等（庄组），一置于三等（知组）。知组既被列为轻清，章组自然要列为重浊了。

3．事实上后面两条一定要结合第三条重纽四等为轻清与重纽三等为重浊那一条一起来考虑，问题就清楚得多了。

4.《切韵》三等韵声组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实是汇合了细音的重声轻韵和轻声重韵的双方舌、齿声组的总和。我们今天研究《切韵》三等韵，一定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不但脂、微，真、文、（质、物）、仙、元，（薛、月），祭、废，盐、严，（叶、业）等截然有分，就是东三（屋三）、钟（烛）、尤、蒸（职）、侵（缉）等也莫不可按声组之不同而一分其为二。声组的分配约如下所示：

甲——帮滂并明知彻澄娘来，庄初崇生，见溪群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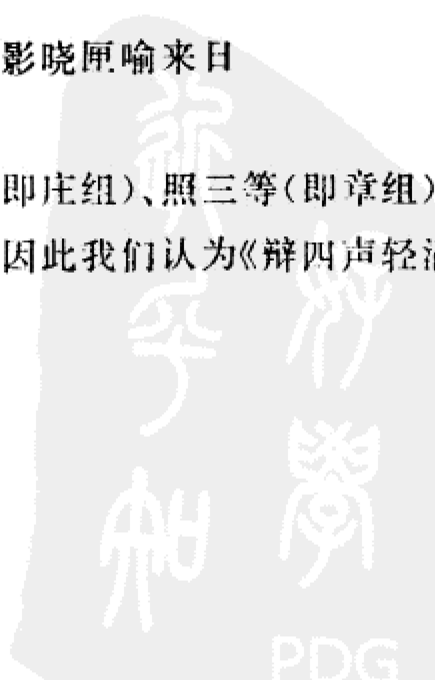
乙——（帮滂并明）章书昌禅船邪以日（来）精清从心（见溪群云疑影）

陆法言自叙他的《切韵》是一部"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之作，这是言符其实的。《切韵》四声一百九十三韵，韵韵可分，都是"捃选精切、除削疏缓"的结果。《切韵》是等韵的素材，等韵是《切韵》图表。等韵如《韵镜》、《七音略》分《切韵》为四声四等，声组都以二十三行安排四十个声母，如：

邦滂并明端透定泥见溪群疑精清从心邪影晓匣喻来日

非敷奉微知彻澄娘　　　　照穿床审禅

这里面照组因分置二等三等，故又有照二等（即庄组）、照三等（即章组）之分。所有这些区别，在《辩四声轻清重浊法》里都有明确的反映。因此我们认为《辩四声轻清重浊法》无疑是等韵之学的滥觞。



附注

① "伊"字原作於之反，今正。

② 依去声"宋"轻清，"送"重浊成例，这里"同"字应改列重浊。
③ "朱"字原误"之余反"，今正。
④ 原上下倒置，今据例校正。
⑤ "衫"原误所从反，今正。
⑥ 原上下倒置，今据例校正。
⑦ "灼"字原误昌狡反，今正。
⑧ 原上下倒置，今据例校正。
⑨ "氏"字原误匙止反，今正。
⑩ "引"字原误於轸反，今正。
⑪ "姊"字原误将己反，今正。
⑫ "肺"字原误芳昧反，今正。
⑬ "绢"字原误去面反，今正。
⑭ "字"字原误疾四反，今正。
⑮ "志"字原误之利反，与"至"之利反无别，无以比较，今正。
⑯ "吏"字原误力值反，今正。
⑰ "掷"字原误雉戟反，今正。
⑱ "讫"字原误居乙反，今正。
⑲ 见 1982 年第 3 期，《厦大学报》(社会科学版)，黄典诚《切韵性质的探讨》。
⑳ 见1984年第 1 期《厦大学报》(社会科学版)，黄典诚《从诗音到切韵》。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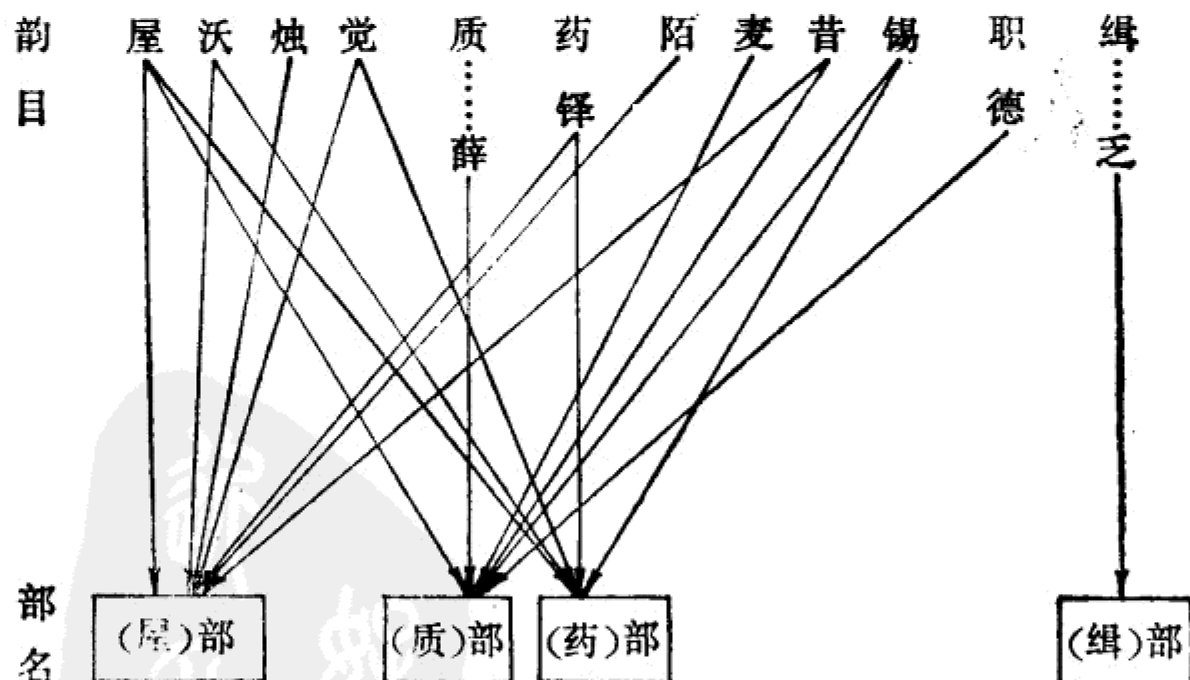
等韵学和古韵

王 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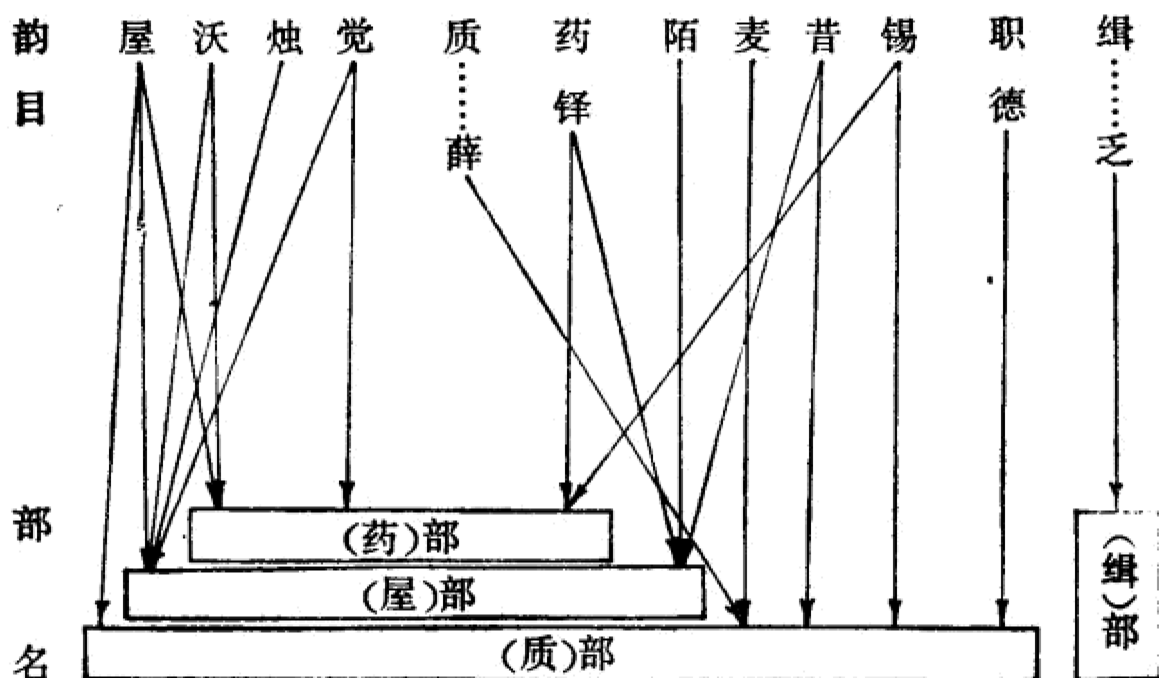
语音象其他事物一样，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所以尽管先秦古音早已消逝，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它的发展规律，在中古音系的基础之上，构拟出它的语音系统。中古音系记录在陆法言的《切韵》里。宋人的《广韵》以及四五十年前重新行世的唐写本王仁昫《切韵》，都是以陆书为兰本而编出来的。不过陆的撰写动机是出于"凡有文藻，即须声韵"①，所以《切韵》只着重在明显地反映出声调和韵的区别；至于整个语音系统，如何使之也能一目了然，就被忽略过去了。因此，要很好地了解中古音系，还必须通晓晚唐以来的一些等韵图，要有等韵学的知识。总之，研究先秦古音，也是离不开等韵学的。

江永对顾炎武在古音学上的评价是："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② 所谓"审音之功浅"，就是指的顾不怎么懂得等韵学。所以他在批评顾的入声分配时，就明白地说：

顾宁人《古音表》，乃以"泰"承"佳"、"蟹"，"卦"承"皆"、"骇"，"怪"承"灰"、"贿"，"夬"承"咍"、"海"，"队"、"代"皆无平、上。一韵失次，诸韵皆误。又以"月"为"泰"入，"没"为"卦"入，"曷"为"怪"入，"末"为"夬"入，"黠"为"队"入，"辖"为"代"入，亦非其伦类。盖顾氏等韵之学甚疏，故至此茫然，纷如乱丝。(《四声切韵表·凡例》，6页下一7页上。《音韵学丛书初编》本)为了把江的评语具体化，可以用表显示如下：



表上交织的线条，不象是一团"乱丝"吗？即使改成下面的表，也只能减少线条的交织，使"乱丝"不至太乱而已。



其所以如此，江永所批评的“等韵之学甚疏”，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此可知，要研究好古音，就必须懂得等韵之学。

戴震，也是古音学家中通晓等韵的一个。段玉裁说：“盖江氏之论顾氏也，曰：‘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少。’吾师之论余，亦云尔。江氏与师，皆考古、审音均诣其极，而师集诸家大成，精研烂熟。”③ 戴答段的信中，一则说：“试以声位之洪细言之”④；再则说：“仆因究韵之呼等”，⑤ 也充分表现了他对等韵是有研究的。戴震早年曾协助江永，论证过真元的当分为二⑥。后在段玉裁十七部说的推动下，又对古韵的分部作过两次深入研究。1773年的那一次，他分为七类二十部⑦，否定了早年的真元二分说。1775年的那一次，他分为九类二十五部⑧，除恢复了真元二分说外，并在分部上作出了贡献。这两次分部的不同，可以列表如下。

韵目	真谆臻文殷魂痕　先	元寒桓删山仙	脂微灰　齐皆	祭泰夬废	术栉物迄没	质月曷末鎋薛黠屑
1773	殷（第十六）		衣（第十七）		乙（第十八）	
1775	殷第十六	安第十九	衣第十七	霭第二十	乙第十八	遏第二十一

韵目	侵　覃谈咸盐添	衔严凡	缉　合盖洽業怗	押业乏
1773	音（第十九）		邑（第二十）	
1775	音第二十二	醃第二十四	邑第二十三	䪞第二十

他在这儿部的分合上走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终之所以论定从分不从合，还是从等韵上

得到的启发。他在《答段若膺论韵》中说得很清楚："仆已年分七类为二十部者，上年以呼等考之，真至仙、侵至凡，同呼而具四等者二；脂微齐皆灰及祭泰夬废亦同呼而具四等者二。仍分真已下十四韵、侵已下九韵各为二，而脂微诸韵与之配者亦各为二。"⑨又说："后以殷、衣、乙及音、邑五部字数过多，推之等韵，他部皆止于四等，此独得四等者二，故增安、霭、遏及醃、諜五部。"⑩

段玉裁在分部上的贡献是最大的。他的十七部说出来之后，我们对上古韵母系统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所以钱大昕给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凿破混沌"⑪。不足的是他"考古功多，审音功少"⑫。尽管他创造性地把支脂之划分成了三部，但是不能从音理上来阐明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划分。他很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无知，面向晚一辈的江有诰求教说："今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⑬这说明了研究古韵的人而不懂得等韵，就难免要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迷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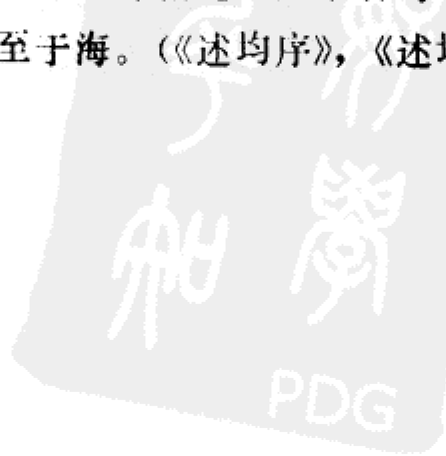
江有诰是著作等身而又富有创见的一位古音学家。他在研究古韵以前，就精通了等韵学⑭。段玉裁也称他"精于呼等字母之学"⑮，又说："盖余与顾氏、孔氏皆一于考古，江氏、戴氏则兼以审音，而晋三于二者尤深造自得。"⑯在江有诰讨论古音的言论中，不少地方都可发现其运用等韵的痕迹。其中明确地用了"等韵"字样的，有如下一段：

> 表中又以质、栉、屑配真、臻、先，有诰窃考古人平入合用之文，唐韵偏旁谐声之字，而知此三韵之当配脂、齐与术、迄、物、黠、没，为一家眷属，不可离而二之也。以等韵言之，质、栉者，脂开口之入也；术者，脂合口之入也；迄者，微开口之入也；物者，微合口之入也；屑者，齐之入也；黠者，皆之入也；没者，灰之入也。如此，则十五部之"疾"、"至"、"闼"等字皆其本音，不必为脂之合韵矣。（《寄段茂堂先生原书》，《江氏音学》5页上—5页下）

明确地提出研讨古音必须懂得等韵的是夏炘、夏燮兄弟。夏炘说：

> 呼等之学，六朝唐人独擅之。然开合洪细，起于天籁之自然，不可谓今人所有，古人所无也。亭林考古之功，卓越前后；而审音以定古韵弇侈、洪细之限，则自慎斋始。如其分"真、元"、"侵、谈"各为二，及析"萧"、"尤"为两部，是也。予兄弟少随先大人官新安，得见慎斋等韵之书。后又于《贷园丛书》中读其所著《古韵标准》，参以亭林《音学五书》，复与歙江晋三茂才交，于是古韵、等韵之学始识其分，继求其合，而季弟嗛甫之所得为尤邃。……今观嗛甫所论四声卅六母悉滥觞于周秦，而方音流变，古今异读，未可以唐人之二百六部相绳。然学者苟不明于二百六部之呼等，而欲求古音，则又港断绝流而求至于海。（《述均序》，《述均》，1页上—2页上。[咸丰]乙卯鄱阳官廨刻本）

夏燮说得尤其简明扼要。他说：



至江氏，始以等韵言古韵，而音学大明。予谓学者欲通古韵，先通等韵。等韵明，而后古音之当然与其所以然者无不明。(《述均·序》，3 页上)

个人对于古韵各部的声韵结构有所认识，也是从韵图得到的启发。“支”、“脂”、“之”三个韵系，韵图上“支”“脂”两个都是开一图，合一图，每图的唇牙喉音又都有三等和四等；而“之”韵系只开口一图，图中的唇牙喉音下又只有三等而无四等，它跟“支”“脂”并不鼎立而三。韵图的这几张表把反切系联的结果——“支”、“脂”各四类，“之”只一类，反映得一目了然。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之”不跟“支”和“脂”鼎足三据的局面是先秦就是这样的呢？还是后来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呢？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形声偏旁，认真加以思索，才认识到之韵系中以母和章组声母里边从“以”、从“台”、从“臣”、从“熙”、从“喜”得声的字，如“诸市切”的“莳”，“昌志切”的“饎、饍、糦”，“与之切”的“饴、怡、贻、配、洍、臣、颐、詒、姬、台”，“诗止切”的“始”，原都是上古的见系字，相当于韵图中的四等。又脂韵系中从“丕”、从“否”、从“敏”、从“有”得声的字，如“符悲切”的“邳”，“敷悲切”的“丕、伾、秠、駓”，“无鄙切”的“箕”，“符鄙切”的“否”，“匹鄙切”的“嚭、秠”，“荣美切”的“洧、鲔、痏”，以及“居追切”的“龟”，“方美切”的“鄙”，按照形声系统和押韵，都应划入之部，构成之部的一个韵母。如就中古的韵图来说，它们相当于之韵合口的三等。只是相当于之韵合口四等的还没有发现。但《广韵》轸韵“眉殒切”下的“敏”，在《诗经》的韵脚中出现两次，都跟之部字通押；“敏”字所从的“每”声，《左传》跟“谋”通押，“谋”也是之部字；其他从“每”得声的如“鋂”、“海”、“悔”、“痗”、“晦”、“海”等字，《诗经》也都押在之部，所以“敏”肯定是古之部字。很有可能，它跟“无鄙切”的“箕”是既相近，又相对立的。它们的关系，就像韵图上支韵的“縻”和“弥”、纸韵的“靡”和“弭”、至韵的“郿”和“寐”一样。这样，在早先，“之”确是跟“支”和“脂”鼎足而立的。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才形成中古失去鼎立的局面。如果把“支”、“脂”、“之”原先鼎立的局面恢复起来，就有如下图：

(一) 开口(“支”只举支部的支韵字，下同)

声＼韵		支 b	支 c	脂 b	脂 c	之 b	之 c
唇音	1						
	2						
	3						
	4						
	5						
齿音	1	批	頿 紫		咨 姊 恣	菑 滓 胾	兹 子
	2		雌 此 庛		郪 次		蛓
	3		疵 胔		茨	士	慈 字
	4		斯	師	私 死		思 葸 思

续表

声＼韵		支						脂						之					
		b			c			b			c			b			c		
舌音	1	知		智				胝			祗	厎			徵		之	止	志
	2		褫								鸱				耻		蚩	齿	
	3	篪	豸		提	是		坻	雉	稚		眂		持	峙		时	市	侍
	4								兕		姨			词		寺			
	5	虒									尸	矢	屍	司		笥	诗		
	6							尼	柅								而	耳	饵
	7											履					釐	里	吏
牙音	1	支	纸	忮			跂	脂	旨		饥	几	觊		茝		姬	纪	记
	2		企	企				绨								饎	欺	起	
	3	衹				技	芰			嗜	鬐		洎	漦	俟		其		忌
	4		氏	豉						示			自	饴	以	异		矣	
	5			翅				蓍			屎				始		僖	喜	憙
	6	兒															疑	拟	儗
喉音								伊									医		

（二）合口

声＼韵		支						脂						之					
		b			c			b			c			b			c		
唇音	1	卑	俾		碑				匕	庇	悲							鄙	
	2							纰				疕					丕	嚭	
	3	陴	婢		郫			毗	牝	比		仳					邳	否	
	4																		
	5										眉	美	郿		敏			犛	
齿音	1										檇		檇						
	2																		
	3																		
	4							衰											
舌音	1							追											
	2																		
	3							椎											
	4																		
	5							绥				水							
	6										蕤								
	7										虆	纍	虆						

续表

声＼韵		支 b	支 c	脂 b	脂 c	之 b	之 c
牙音	1	规 瞡		锥 癸	騩 媿		龟
	2	阕 趌		推			
	3	蝙		谁 揆	夔 餽		
	4			惟 唯 蜼	帷		洧
	5	鑴 孈		睢 睢	虽		
	6		涯	绥			
喉音		恚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扩而充之，然后知道中古跟支、脂同型的真、仙等韵系和跟之同型的锺、鱼等韵系，也都来源于上古的b、c两个韵母。再深入一步，然后知道上古各部实分a、b、c三个韵母。其中a类韵母发展为中古的一等韵或四等韵；b类韵母发展为中古的二等韵或甲乙两类三等韵的一部分（喉牙唇音以及知组和庄组声母字。甲类例如支脂等韵系，乙类例如钟、鱼等韵系）；c类韵母发展为中古的纯三等韵或甲、乙、两类三等韵的另一部分（喉牙唇音以及章组和精组声母字）。总的来看，而不是从一个个具体的韵母来看，上古a、b、c三类韵母跟声母的配合，就十分整齐，无所区别。这跟中古的韵母分四等以及韵母跟声母的配合因等而异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底下绘出上古和中古各自的声韵配合图，以资比较。

上古声韵配合总图

		a	b	c
唇音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齿音	1	+	+	+
	2	+	+	+
	3	+	+	+
	4	+	+	+

		a	b	c
舌音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a	b	c
牙音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喉音		+	+	+

中古声韵配合总图

		一	二	三	四
唇音	帮	+	+	+	+
	滂	+	+	+	+
	并	+	+	+	+
	明	+	+	+	+
齿音	精	+		+	+
	清	+		+	+
	从	+		+	+
	心	+		+	+
	邪			+	
	庄		+	+	
	初		+	+	
	崇		+	+	
	生		+	+	
	俟			+	
	章			+	
	昌			+	
	常			+	
	书			+	
	船			+	
	日			+	

		一	二	三	四
舌音	端	+			+
	透	+			+
	定	+			+
	泥	+			+
	来	+	+	+	+
	知		+	+	
	彻		+	+	
	澄		+	+	
	娘		+	+	
牙音	见	+	+	+	+
	溪	+	+	+	+
	群			+	
	晓	+	+	+	+
	匣（云）	+	+	（+）	+
	疑	+	+	+	+
喉音	影	+	+	+	+
	以			+	

附注

① 《切韵·序》、《切二》本，见《瀛涯敦煌韵辑》，卷四，47页下。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印本。《王三》把“有”上的“凡”字窜入了上句，《广韵》则在“须”下添了一个“明”字，都是不可依信的。

② 《古韵标准·例言》，4页上。《音韵学丛书初编》本。

③ 《声类表序》，3页上。《声类表》，《音韵学丛书初编》本。

④ 《声类表·答段若膺论韵》，卷首，7页下。

⑤ 同上注，9页上。

⑥ 同上注：“今书内列十七部。仆之意，第三、第四当并，第十二、第十三亦当并。惟第七、第八及第十四，江先生力辨其当分。仆曩者亦以为然。故江先生撰《古韵标准》时，曾代为举‘艰’、‘鳏’二字，辨论其偏旁得声。江先生喜而采用之。”（8页下）

⑦ 同上说：“癸巳春，仆在浙东，据《广韵》分为七类。……以七类之平、上、去分十三部及入声七部，得二十部。”（1页下—2页下）七类二十部的具体内容是：

（1）侵以下九韵，皆收唇音。（2）其入声古今无异说。……仍居后为一类。（1页下）

（3）真以下十四韵，皆收舌齿音。（4）脂微齐皆灰，亦收舌齿音。（5）入声质术栉物迄月没曷末黠鎋屑薛。合为一类。（1页下—2页上）

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蒸登，皆收鼻音。支佳之咍萧宵肴豪尤侯幽，亦收鼻音。入声屋沃烛觉药陌麦昔锡职德。分（6）蒸登，（7）之咍，（8）职德，为一类；

（9）东冬锺江，（10）尤侯幽，（11）屋沃烛觉，为一类；

（12）阳唐，（13）萧宵肴豪，（14）药，为一类；

（15）庚耕清青，（16）支佳，（17）陌麦昔锡，为一类。（2页上）

（18）歌戈麻，皆收喉音。（19）鱼虞模，亦收喉音。（20）入声铎。合为一类。（2页上—2页下）

在《声韵考》中也有七类二十部的叙述，原文如下：

大致音之定限其类七，故入声止于七部：（1）真臻谆殷文痕魂先仙元删山寒桓，与（2）脂微灰齐祭废皆夬泰，（3）其入声质栉术迄物没屑薛月黠辖曷末，是也；（4）蒸登，与（5）之咍尤，（6）其入声职德，是也；（7）东冬钟江；与（8）幽侯萧，（9）其入声屋烛，是也；（10）阳唐庚，与（11）宵肴豪，（12）其入声药觉沃，是也；（13）清青耕（原误作"庚"），与（14）支佳，（15）其入声昔锡麦，是也；（16）歌戈麻，与（17）鱼虞模，（18）其入声铎陌，是也；（19）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20）其入声缉合盍葉怗洽狎业乏，是也。以七类为二十部。（卷三，9页上—9页下。《音韵学丛书初编》本。中间的夹注从略）

两处的内容之所以不尽相同，是因时间上有前有后。《论韵》写在1775年，而《声韵考》的这一段是在1773年定下来的，《论韵》所谓"仆已年分七类为二十部者"（10页下）。段玉裁说："已丑之春，先生成《声韵考》四卷。"（《声韵考·刻声韵考序》，1页上）已丑是1769年，早了五个年头。当时的《声韵考》稿本中是不可能有这一段内容的。又两处都没有说明二十部的部名和部序；但《论韵》中讲了其中五部的名称，也是用的影母字，跟二十五部中的命名相同。由此可知，二十部的部名和部序应是：（1）阿，（2）乌，（3）垩；（4）膺、（5）噫、（6）亿，（7）翁、（8）讴、（9）屋，（10）央、（11）夭、（12）约，（13）婴、（14）娃、（15）戹；（16）殷，（17）衣、（18）乙；（19）音，（20）邑。

⑧ 同注④："仆初定七类者，上年改为九类，以九类分二十五部。"（11页下—12页上）

⑨ 同上注，10页下。

⑩ 同上注，13页上。

⑪ 《寄戴东原先生书》："至庚寅二月书成，钱辛楣学士以为凿破混沌。"（《六书音韵表》，卷首，3页上—3页下《音韵学丛书初编本》）。

⑫ 《答江晋三论韵》："戴师亦此真文为一，尤侯为一，谓仆考古功多，审音功少。"（《江氏音学》，9页上《音韵学丛书初编》本）。

⑬ 同上注，19页下—20页上。

⑭ 据夏炘《闻见一隅录·录过庭闻见》。原文是："江晋三（有诰）性好音韵。先君子谓之曰：'等韵之外有古韵，可识三代上元音。'示以顾亭林《音学五书》，晋三读而好之，遂举以赠。后晋三定古韵为二十一部，段茂堂氏以为集韵学之大成。晋三常告人曰：'吾之通古韵，乃吾师之力也'。"（卷一，8页下。同治丁卯刻本）又下文所引的夏炘《述均序》，也是一个见证。

⑮ 《江氏音学序》，《江氏音学》，1页下。

⑯ 同上注。



《五音集韵》与等韵学

忌 浮

引 言

《五音集韵》是一部庞大、复杂的作品，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少。这篇小文想从等韵学角度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就教于师友和同志。

我们所要研究的《五音集韵》其实并不是《五音集韵》，而是《改并五音集韵》。真正的《五音集韵》成书于金代皇统年间，即十二世纪四十年代。编撰者姓荆名璞字彦宝，真定洨川（今河北省赵县）人。此人"善达声韵幽微，博览群书奥旨"。①《五音集韵》用三十六字母重新编排《广韵》《集韵》二百零六韵的各小韵。按字母次序排列小韵是韵书编纂向科学化迈出的重要一步。荆氏的工作可惜未能尽善。到十三世纪初，韩道昭在荆氏的基础上重新编纂，他做了大量的增、改、并工作，"引诸经训，正诸讹舛，陈其字母，序其等第"，②"增添俗字广，改正违门多，依开合等第之声音，弃一母复张之切脚"，③将二百零六韵并为一百六十。公元1280年，即金泰和戊辰，韩氏将重编的《五音集韵》名之曰《改并五音集韵》雕板印行，卷首题："真定府松水昌黎郡韩孝彦次男韩道昭改并重编。"韩书刊行后，荆书被取代，被忘却。后来人们竟把《改并五音集韵》简称为《五音集韵》。

韩道昭，字伯晖，号昌黎子。真定松水即今河北省灵寿县倾井村。灵寿韩氏是唐代文豪韩愈的后裔，所以他们自称昌黎郡韩氏。昌黎子的著述有两种传世，一是《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④二是《改并五音集韵》。他的书曾得到佛学界人士的极大关注，明代有数种重刊本，几乎都出自佛门。成化间的戒璿、文儒、思远、文通，弘治间的真空，都花费过许多心血研究、校勘、增补。韩著成了佛门弟子的工具书。真空编写的《篇韵贯珠集》是他的研究心得，也是佛门弟子学习《篇》（《四声篇海》）《韵》（《五音集韵》）的辅导材料。

本文所用的《五音集韵》是金崇庆新雕本。必要时引用了明成化重刊本，此类本子经佛门学者增改，用时须小心。

一、《五音集韵》的十六摄与三十六字母

等韵学在金代大概不是冷门。荆璞无疑是在等韵学的启发下编撰《五音集韵》的，他的书已带有明显的等韵色彩。昌黎子是自觉地运用等韵学理论、方法改革韵书。《改并五音集韵》不是等韵图，但是，如果按着它所标注的摄、韵、字母、开合、等第做出图表来，那将是一部

PDG

超级等韵图，梁僧宝的《四声韵谱》因之失色。

韩书目录后编有《入册捡韵术曰》。这是本书各卷所含韵部的归摄纲目表。为节省篇幅，节录平声部分(上去入声也只有卷次数)：

上平一	通江止拣一	六韵	中平四	山效果假四	十韵
上平二	遇蟹新为二	七韵	下平五	宕梗曾须五	七韵
中平三	臻拣戴元三	七韵	下平六	流深咸六次	七韵

上中下相连的"一二三四五六"是卷次。"拣"字，《龙龛手鉴》注："俗，音显。"或许是"拎"字的俗体。"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曾流深咸"十六字，正是十六摄的名称。韩氏十六摄所含韵部是：

上平一	通	东冬钟		果	歌戈
	江	江		假	麻
	止	脂微	下平五	宕	阳唐
上平二	遇	鱼虞模		梗	庚清青
	蟹	齐皆灰咍		曾	蒸登
中平三	臻	真谆文殷痕魂	下平六	流	尤侯
		元		深	侵
中平四	山	寒桓山仙		咸	覃盐咸凡
	效	宵肴豪			

值得注意的是"元"韵的归属，它既不归"臻"也不属"山"。《广韵》目录"元"韵下注："魂痕同用。"本书目录"痕"韵下注："魂元同用。"韩氏没有把"元"韵编入中平四，而是"戴"到"臻"摄下面编入中平三。但是，他毕竟没有把它直接归入"臻"摄，这说明"元"与"痕魂"的同用关系已松动。《入册检韵术曰》与目录矛盾。从中能看出韩道昭在徘徊。"元"被"戴"到"臻"下，是韩氏守旧，还是"元"韵正处于"臻""山"之间呢？《四声等子》把"元"韵归入"山摄"，并注"仙元相助"，与仙韵合并。刘鉴指出："元韵宜与先韵通押，不当合入魂韵。"看来是韩氏守旧。

《四声等子》《切韵指南》的十六摄名称与韩书完全一样，每摄所含韵部也几乎完全相同。过去人们谈到十六摄出现的确切时间，只能说成：最迟在公元1336年，即《切韵指南》成书时。现在我们已知刘鉴的十六摄也是出自韩道昭，可以把十六摄出现的确切时间提前一百二十九年：最迟在公元 1208 年。

崇庆元年，韩道昭在自序里说："尝谓以文学为事者，必以声韵为心，以声韵为心者，必以五音为本，则字母次第其可忽乎！"他特别申明他的字母次第是"以见母牙音为首，终于来日"。他为什么这样强调字母次第，我们现在不知道，但从而能得知荆璞的字母次第一定不是以见母牙音为首的。韩氏三十六字母的次第是：

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晓匣影喻来日

这与《韵镜》《七音略》不同，与《切韵指掌图》也稍有出入。

韩书卷首没有七音纲目表，但是，三十六字在韩道昭心目中不是一列三十六行，象《切韵指掌图》那样，而是两列二十三行：

见溪群疑端透定泥帮滂并明精清从心

知彻澄娘非敷奉微照穿床审

邪晓匣影喻来日

禅

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请看上声卷第九、十寑、精一"怎"字注：

子吽切。语辞也。《五音篇》中先人立作此字，无切脚可称。昌黎子定作枕字第一等呼之，可为正矣。今寑韵中精母之下创立切脚。其吽字，晓母下安呼怎切。两字递相为韵切之，岂不妙哉。二。

"枕"字为照母三等字，"怎"字为精母一等字，昌黎子将"怎"定作"枕"字第一等，足见在他的心目中精照排一纵行。

又如中平声卷第四、十一仙、知母三等合口"䡅"字注：

中全切。行不正皃。元安端母下，丁全切，非也。今依《澄鉴图》为第三等为正也。一。

"䡅"，《广韵》丁全切，类隔。《韵镜》列舌音清四等，《七音略》列端母四等。荆璞安在端母下，丁全切，与《韵镜》《七音略》相同。韩孝彦《切韵澄鉴图》列入知母三等，韩道昭依据《澄鉴图》改正《五音集韵》。中全切是丁全切的第三等，足见端知排一纵行。

《韵镜》《七音略》也是两列二十三行，但排法与韩氏不同。

二、《五音集韵》与等韵门法

《改并五音集韵》的灵魂是"改并"。韩道昭的改并是多方面的。从等韵学方面看，用三十六字母排列小韵，小韵前标注一二三四等，只是外观上的变动，况且这种变动基本上依照荆璞的旧法。而切语的变更，单字声韵等第的改动，却是内在的细微的。这些细微变动往往与等韵门法有关，它们最能反映昌黎子的等韵学修养。"增添俗字广，改正违门多"，这话并不是韩道昇对堂弟的溢美之词，事实确实如此。所谓"违门"，即是违背等韵门法。韩氏依据门法改动小韵或增加新字，有时加案语说明理由，有时直接增改。下面举几处有案语的例子：

例一 上平声卷第九、一养、泥四

䭃 乃䏖切。近也，忽也，咫尺见也。昌黎子为并母之下有毗养切，第四等之字，违其偶狭门法。故创安泥母用乃䏖切䭃，为第四音和。却用毗䭃切䏖，亦是第四音和。此二字互相切，不违门法者也。

"䏖"，《广韵》毗养切。《七音略》列于四等。依据局狭门法，"䏖"字当列三等。反切与门法矛

盾。如果改动反切，切下字不用喻四及精组字，就能绕开局狭门法的藩篱。然而并韵别无四等字，于是，昌黎子创立一个泥母四等字：䙰。乃𪇰切䙰，𪇰䙰切𪇰，都是音和。

例二 下平声卷第六、十二盐、日三汝盐切下第十五、十六字：

䩅䶎 龟甲边也。此字元在谈韵中汝甘为寄韵凭切。为谈韵唯收第一，昌黎子改于盐韵趁其第三等取之，岂不妙哉！后进详之，知不谬尔。

"䩅"，《集韵》收于谈韵，汝甘切。切上字三等，切下字一等，类隔。汝甘切䩅，正是后来的"日寄凭切"门法所管辖的类隔现象。韩氏将汝甘切改为汝盐切，并将䩅字移入盐韵。汝盐切䩅，音和。

例三 上平声卷第一、一东、微三：

瞢 谟中切。……此上一十一字，形体可以归明，却谟中为切，正按第三互用，违其门法。今昌黎子改于微母，以就俗轻，风丰逢瞢共同一类。引先人《澄鉴论》云："随乡谈无以凭焉，逐韵体而堪为定矣。"正明此义者也。

"瞢"，《集韵》谟中切。荆璞作明母。《切韵指掌图》列明母三等。"瞢"读明母，本与实际语音相符。然而，按"第三互用"（即刘鉴的"轻重交互"）门法，"中"为三等字，谟中切必读轻唇。荆氏读重唇，"违其门法"。门法与实际语音矛盾。韩道昭墨守他父亲不"随乡谈"而"逐韵体"的学说，强行改读微母。

例四 成化重刊本入声卷第十四、一质、帮四卑吉切下第八字：

佛 梵音也。此字金刚经真言有之，方逸切也。昌黎子依第四互用切之，与毕字同呼，故安此处为正也。又符弗房密二切。

《广韵》质韵卑吉切、《集韵》壁吉切下均无"佛"字。韩氏新增。此字见于《金刚经》，方逸切。切上字是轻唇音，切下字为四等，依据"第四互用"（即"轻重交互"）门法，方逸切当读四等重唇，韩氏把"佛"字安在这里是对的。

韩道昭所引用的门法与后来的门法不尽相同。他的"第三互用""第四互用"，刘鉴称作"轻重交互"。他的"寄韵凭切"实际上是后来的"日寄凭切"。韩道昭时"日寄凭切"是包含在"寄韵凭切"中的。其实"日寄凭切"本是"寄韵凭切"的一种。《四声等子》已有"日母寄韵门法"，但与"正音凭切门""互用门凭切""寄韵凭切门""喻下凭切门"共居于"辨正音凭切寄韵门法例"这一大的门例之内。到元代，刘鉴才把"日寄凭切"独立出来。

《改并五音集韵》有关门法的论述对刘鉴、真空都有影响。如，真空的"创定音和"门法就是根据昌黎子的"𪇰䙰切𪇰"提出来的，他在《创安玉钥匙捷径门法歌诀》中将此门法称作"效昌黎创立四等音和例"，并且加小注："其模范者乃昌黎之所述也。"再如，刘鉴写"唯有东尤非母下，相违不与众同情，重遇前三随重体，轻逢后一就轻声"四句歌诀，⑤真空创立"前三后一"门法，都是订正韩道昭。韩道昭墨守门法，将荆璞的东尤二韵三等明母误改为微母。

等韵学是韩氏家学，韩孝彦的等韵学说是昌黎子审音定韵的理论依据。韩老先生是位著述丰厚的大学者，单是等韵学著述就有《切韵澄鉴图》《切韵指玄论注》《切韵满庭芳》《切韵

指迷颂》等四种。前一种是等韵图，后三种是阐述等韵理论及门法的。韩道昇将《切韵满庭芳》称作"门法满庭芳词"。⑥ 这使我们想起《四声等子》序"传芳著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那几句话来，主语是否即是此公？

三、从《五音集韵》推测《四声等子》的成书年代

如果把《五音集韵》和一些等韵图做全面比较分析，就会进一步发现，韩道昭对等韵学的贡献并不小于刘鉴。刘鉴、真空都是韩氏父子的门徒。讲汉语等韵学史不正视韩氏父子不公平，或者说忽略了重要内容。现传五大韵图中的《四声等子》与《切韵指南》都与《五音集韵》有着直接的不一般的关系。刘鉴在自序里已作了自我交待："与韩氏《五音集韵》互为体用，诸韵字音皆由此韵而出也。"《四声等子》的编撰者不详。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四声等子》许多地方独与《五音集韵》一致。现列举如下：

1.《四声等子》的三十六字母次第及排列方法，与《五音集韵》完全相同，而与《韵镜》《七音略》以及《切韵指掌图》不一样。

2.《四声等子》的十六摄名称与《五音集韵》完全一样，每摄所含韵部也几乎完全相同。

3.《四声等子》二十图内所标记的韵部数目实际上也是一百六十个！而所用的韵部名称又几乎完全跟《五音集韵》相同！

下面把《四声等子》所标注的韵部抄录如下（为简明清晰，重见的韵部不录，如兼配阴声的入声韵、开合重见的韵）：

东董送屋	冬　宋沃	臻隐焮榼	真轸震质
钟肿用烛	豪晧号	魂混恩没	文吻问物
肴巧效	宵小笑	谆準稕术	寒旱翰曷
唐荡宕铎	江讲绛觉	山产裥锗	仙狝線薛
阳养漾药	模姥暮	桓缓换末	元阮愿月
鱼语御	麌噳遇	歌哿箇	麻马祃
侯厚候	尤有宥	戈果过	登等嶝德
咍海代	泰	庚梗敬陌	蒸拯证职
皆骇怪	齐荠霁	清静劲昔	青迥径锡
祭	废	覃感勘合	咸豏陷洽
灰贿队	脂旨至	凡范梵乏	盐琰艳叶
微尾未	痕很恨	侵寑沁缉	

与韩书不同的只有五个：

噳臻榼裥敬（韩书作：麌殷迄谏诤）

此外，"薛"有的图写作"屑"，"锗"有的图写作"黠""辖"。"臻榼敬裥"以及"屑黠"，韩书已注明合并了的。"平水韵"用"敬屑黠"而不用"诤薛锗"。"噳臻榼裥敬"再加上"屑黠辖"，也只

占 160 的 5 %。

《四声等子》的作者对韩道昭的一百六十韵很尊重，他再度合并韵部时不是径自删去，而是加注说明。如："东冬钟相助"，"鱼虞相助"，"文谆相助"，"仙元相助"，"祭废借用"，"江阳借形"。"臻（殷）"与"真"是"有助借用"，"蒸"与"庚清"是"邻韵借用"。他似乎把韩氏的一百六十韵当作构筑自己的二十图的基本材料。

4．《四声等子》第十五图三等平声麻韵：

见：迦　　溪：伕　　群：迦　　照：遮　　穿：车　　审：奢

禅：阇　　来：𠐍　　日：若

"迦伕伽"三个小韵，《广韵》《集韵》在戈韵，"遮车"等在麻韵。《四声等子》将"迦"等并入麻韵，并注为"内外混等"。"迦"入麻，并不是《四声等子》的创造。戈韵三等字并入麻韵，始于韩道昭。请看韩书中平声卷第四、十七麻、见三"迦"字注：

> 居迦切。释迦，出《释典》。又音加。此字元在戈韵收之。今将戈韵第三等开合共有明头八字，使学者难以捡寻，今韩道昭移于此麻韵中收之，与遮、车、蛇、奢同为一类，岂不妙哉！达者细详，知不谬矣。

被韩氏并入麻韵的八个小韵是："迦佉伽瘸䰐鞾肥腮。"戈三归麻，韩氏是当作一项重大发现提出来的。这无疑是一大贡献，它使我们看见了《中原音韵》车遮韵的源头。

5．第二十图一等上声：

精：怎　　晓：吽

这两个小韵，《广韵》《集韵》不收（吽，《广韵》入厚韵，呼后切，《集韵》许后切），《韵镜》《七音略》以及《切韵指掌图》不载，是地地道道的韩记专利品。（参见上节）

6．第三图四等上声：

泥：褭　　并：驃

《广韵》《集韵》以及《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均无"褭"。"乃驃切褭""毗褭切驃"是韩氏的创造。（参见上节）

7．第一图一等平声：

群：颀

《广韵》《集韵》以及《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均无此字，唯韩书上平声卷第一、一东、群一：

> 颀　渠公切。一。

8．第一图一等上声：

见：颖

《广韵》《集韵》董韵见母无字，《韵镜》《七音略》以及《切韵指掌图》此位均空。唯韩书上声卷第七、一董、见一：

> 颖　古孔切，生皮也。一。

9．第十一图一等平声：

溪：䫴

《广韵》《集韵》痕韵溪母无字，《韵镜》《七音略》以及《指掌图》此位均空。唯韩书中平声卷第三、五痕、溪一：

䫴　口恩切，束也。一。

10．第十六图二等上声：

知：𠍁

《广韵》《集韵》马韵知母无字，《韵镜》此位无此字，《七音略》《指掌图》此位空。唯韩书上声卷第八、十七马、知合二：

𠍁　竹瓦切，一字。

11．第十一图一等上声：

疑：限

《广韵》《集韵》很韵疑母无字；《集韵》有"限眼㫋"三字，鱼恳切，收于混韵；《韵镜》《七音略》以及《指掌图》此位均空。韩书上声卷第八、五很、疑一：

限　鱼恳切，限切急意。三。

12．第十二图三等去声：

溪：趣

《广韵》问韵无此小韵（上声吻韵有趣，丘粉切，韩书已照收）；《集韵》收入焮韵，丘运切；《韵镜》《七音略》以及《指掌图》此位均空。韩书去声卷第十、三问、溪三：

趣　丘运切，走也。此一字元在焮字韵内收之。昌黎子创立溪母，移于问字韵中收之，居运切攈、渠运切群，共同一类，岂不尚欤！后进细详，知不谬耳。

13．第十四图三等平声

知：䲣

《四声等子》此位独与韩书相同。（参见第一节）

14．第十四图二等入声：

晓：聉

《广韵》《集韵》黠韵晓母字头用"傄"字，《韵镜》《七音略》以及《指掌图》此位都用"傄"字，唯韩书入声卷第十四、九辖、晓母合口二等，字头用"聉"。

15．第六图四等去声：

见：䡂

《广韵》幼韵见母无字；《集韵》有"赳"等四字而无"䡂"字；《韵镜》《七音略》以及《指掌图》此位空。唯韩书去声卷第十二、八宥见四古幼切下第五字为"䡂"。

以上十五条。前五条都不是细枝末节，特别是第1、2、3三条，说明《四声等子》的基本结构与《五音集韵》一致。这当然不是一般的相似。不过，我们现在并不想论证《四声等子》象《切韵指南》一样也是依据《五音集韵》而作。因为，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跟第6至第15条相反的例子来。如，《五音集韵》上声卷第八、六混、端一有"顐"字，丁本切。这也是韩书所独

有的，可是《四声等子》第十二图一等端母上声是空圈。韵图的列字是值得重视的。有的学者说《四声等子》各图的列字更接近《集韵》。未必。试以第一图为例。一等上声来母：笼，《广韵》《五音集韵》作曨，《集韵》作笼，与《集韵》同。三等去声非母：葑，《集韵》《五音集韵》无字，《广韵》作葑，与《广韵》同。一等平声群母：颀，独与《五音集韵》同。一等去声影母：甕，《广韵》《集韵》《五音集韵》作瓮，《韵镜》作甕，与《韵镜》同。一等平声清母：葱，《广韵》《集韵》《五音集韵》《韵镜》作忽，唯《七音略》作葱，与《七音略》同。三等入声日母：褥，与《广韵》《集韵》《五音集韵》以及《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都不同。可见《四声等子》各图列字并非专依某一韵书。

我们比较《四声等子》与《五音集韵》的异同，旨在说明：《改併五音集韵》对《四声等子》有重大影响。进而推测《四声等子》的成书年代。

《四声等子》成书在《改并五音集韵》后。后到何时？从熊泽民《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序》看，它不会是元代的作品。《四声等子》大概成书于金代末年，即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前后。

有人说它产生在南宋。持此说者又承认它的地域在北方。这是一种时空矛盾的说法。

有人说它决不能迟到南宋。南宋的起点是公元 1127 年。《四声等子》与韩书的关系告诉人们它不可能出现那样早。

下面再补充一条证据。

第二、六、七、十三、十四图有如下五条标注：

萧并入宵类
幽并入尤韵
佳并入皆韵
删并山
先并入仙韵

韩道昭共并掉《广韵》韵部四十六个，其中平声十三个：

支之佳臻删先萧耕幽谈添衔严

《四声等子》为什么只标注出五个？它标注的"萧幽佳删先"并不是《广韵》的韵部名称，而是"平水韵"的韵部名称。金代平水（今山西省新绛附近）王文郁的《新刊韵略》有韵部一百零六个，所用韵部名称与《改并五音集韵》不同的只有七个：

平声　佳（韩作：皆）
　　　删（韩作：山）
　　　先（韩作：仙）
　　　萧（韩作：宵）
去声　敬（韩作：诤）
入声　黠（韩作：辖）
　　　屑（韩作：薛）

显然，"萧并入宵类"、"佳并入皆韵"、"删并山"、"先并入仙韵"四条标注是为熟悉"平水韵"的

读者而设的（“幽并入尤韵”一条，我们无法解释）。上文提到《四声等子》用“敬”兼用“黠屑”标注韵部，也能说明编撰者对“平水韵”的习用程度。

“平水韵”孕育定型在金代。《新刊韵略》刊行于正大六年，公元1229年。正大八年，张天锡的《草书韵会》刊行。这是一部草书汇编。奇妙的是它用一百零六韵排列单字，而且韵部名称又与王文郁毫无二致！为王书作序者许古，为张书作序题跋者赵秉文、完颜璹，他们都是金末文坛名流。可以想见，“平水韵”在当时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不但用于科场、诗坛，连书法界也拿它作规矩。韵图作者把它标注在自己的韵图上是很自然的事。总之，从与“平水韵”的关系来看，把《四声等子》成书年代定在金代末年也是可信的。

余论

语音史论著有以历史朝代分期的，分中古、近代称作“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把等韵史分成“宋元”和“明清”。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排在一起，丢掉了两个重要的朝代：辽金。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初，中国北方的文化也在繁荣发展。辽金两代，特别是金代，语言学研究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象荆璞、王与秘、韩孝彦、韩道昭、张道忠、王文郁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出现了《五音集韵》、《改并五音集韵》、《篇海》、《五音篇》、《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切韵指玄论注》、《切韵满庭芳》、《切韵指迷颂》、《切韵澄鉴图》、《四声等子》、《新刊韵略》（即“平水韵”）等优秀著作。金代语言学研究对后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单就等韵学而言，元明等韵学家如刘鉴、戒璿、真空等人发扬光大的是韩氏父子的学说，金元明三代，一脉相承。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北部，从十世纪至十四世纪，大部分地区在少数民族政权管辖下。两宋与辽金南北对峙近三个世纪。辽宋时，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大片地区（包括今北京、天津）归耶律氏政权。金宋时，南北疆界推至淮河一带，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四省全部，陕西、安徽、江苏三省大部归完颜氏。今北京市从公元936年直到1368年，四百余年一直在少数民族政权管辖下，赵宋汉人政权几乎未进入北京。北京所经历的朝代，唐以后是：梁、唐、辽、金、元、明、清，辽金元是连贯的。“宋元时期”的提法，研究北音的人难于接受。

附注

① 见韩道昇《崇庆新彫改并五音集韵序》。
② 见韩道昭自序。
③ 同注①。
④ 又名《重编改并五音篇》，简称《四声篇海》。它是在韩孝彦《五音篇》基础上重新编纂的大型字书。
⑤ 见《总括玉钥匙玄关歌诀》。
⑥ 同注①。

《切韵指掌图》试析

许 绍 早

韵图原是用来分析韵书的字音、说明其声韵配合情况的。随着语音的演变，人们逐渐认识到可以用排列韵图的方法来说明变化以后的语言系统，于是出现了新的韵图，《切韵指掌图》（简称《指掌图》）就是其中之一。该图的出现年代还有争论，一般认为出现于十二世纪末叶，这一说法是可信的。它借用了传统韵书的资料，却不完全是要说明每个反切的音韵地位，不然，不会出现与反切不一致的列图。其中的分析已经渗进了作者对实际语音（至少是对自己方音）的理解。从《指掌图》对声韵的编排看，它与前期韵图很不相同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韵的合并。同摄同等的几个韵可以合于一图，例如支、脂、之韵同等同图。图内所列韵字也常常是几个韵的字错杂出现，表明其语音已经混同。二是字类的音韵地位的变动。例如庚、耕韵的合口字列于一等，支、脂、之韵的开口精组字列于一等，表明这些字音有了变化。三是入声韵兼配阴、阳声韵，形成了异平同入的特点。这与前期韵图入声韵只配阳声韵的做法不同，说明入声韵与阴声韵的关系转密。所有这些，表明已经描写出了一个新的语音系统。那么，分析其中的情况，就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语音面貌。

一

下面谈谈并韵和入声兼配阴阳的具体情况。

《指掌图》把《广韵》《集韵》的206韵归并为二十图，前六图列独韵，后十四图列开合韵。它没有创立韵摄的名目，实际是分成了十三摄。其特点不仅在于果、假同图，江、宕同图，梗、曾同图，还在于重新划分了止、蟹两摄。蟹摄三四等开口字与止摄开口字同图，一三四等合口字与止摄合口字同图，就是说，蟹摄三四等划归止摄，一等则按开合口划分，合口划归止摄、开口仍为蟹摄，结果蟹摄范围缩小了。这种分合，只能认为是实际语音的反映。

至于入声兼配阴阳，这是就总的情况说的，并不要求每个入声韵必配阴阳，其间的情况相当复杂。有的只配阳声韵，有的兼配一阴一阳，有的兼配二阴一阳，还有的兼配二阴二阳。下面按摄分述。

通摄屋、沃、烛三韵，除承同摄阳声韵外，兼配遇摄。这两摄都只有一三等韵，正好对应。

臻摄质、术、栉、物、迄、没六韵，除承同摄阳声韵外，兼配止摄、流摄。配流摄者为开口字，配止摄者分别配开合口。流摄本有一三等韵，止摄原只有三等韵，经《指掌图》重新划定后，也有了一等韵，所以臻摄入声正好与这两摄相配。只是臻入无开口一等字②，就加进德

韵开口字与之相配，使韵图排列整齐。除此外，流摄有四等韵，臻入没有，就这一点说，好象相配不整齐。但是《指掌图》在兼配时是不重视四等韵的有无的。按列图规则，三四等韵的精组字和喻母字必须排在四等，既然如此，三等韵和四等韵在形式上就可以相配了。

山摄月、曷、末、辖、黠、屑、薛七韵兼配果（包括假）摄和蟹摄。果摄有一二三等韵，而山入四等俱全，好象不能全相对应，但果摄精组字和喻母字例应列于四等，故仍与山入四等韵对应。蟹摄经重新划分后只剩下一二等韵，所以配蟹摄的入声也只用一二等韵。

宕（包括江）摄药、铎、觉三韵兼配效摄。效摄为独韵，药、铎两韵只用开口字与之相配，合口字不兼配。觉韵的分配在开合上有矛盾。它在配阳声韵时与江韵一起归合口图（十四图）内，只有庄组字又在开口图（十三图）重出，造成开合混乱。其次，觉韵字又与药、铎韵开口字同配效摄，其开合面貌就更不清。究其原因，似是为了韵图排列的整齐，因为宕摄开口庄组有字，效摄有二等韵，只好把觉韵排入以求对应。但这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指掌图》也不要求对应非常整齐。看来另一方面是，觉韵已经由独韵向开合韵演变，其后的《切韵指南》明确标出此韵类的唇牙喉音属开口，舌齿音属合口，《指掌图》则显出摇摆不定，说明其时或正处在演变过程中，以致作者有所犹豫。

曾（包括梗）摄职、德、陌、麦、昔、锡六韵，除德韵外，其余不兼配。有两点值得注意：1.曾摄为开合韵，其中合口图（十五图）的排列有特点，即等第有变动，庚、耕韵类列于一等，而登韵类反列于二等，与同摄开口图（十六图）的排列不一样，开口字按原来的等排列。合口字很少，主要是喉牙音，但这种排列说明二等韵主元音有了变化。2.德韵所配最多，其中合口字不兼配，开口字又与臻入合在一起，兼配臻摄和止、流两摄。

深、咸两摄入声只承同摄阳声韵，与其他摄没有纠葛。如果单从主元音的对应来看，这两摄的入声不见得没有可配的阴声韵。从音值上推测，例如缉韵可与止摄三等相配，合、盍等韵可与效摄或果摄相配。所以没有兼配，可能是因相应的位置上已用了别的入声韵，也可能是这两摄的入声还有自己的特点。

综观全图，韵的归并和入声的兼配有严格的限定，并不是随意的，其间既涉及主元音的异同，也要照顾开合等第。至于个别地方的不一致，或是作者处理不当之故。

二

从《指掌图》的列图中，我们想抽出下面几点来讨论。

1. 韵分开合问题。《指掌图》仍分开合，且开合之分基本上与《广韵》一系韵书相同。除了前面说到的对觉韵的处理情况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唇音的处理。除独韵外，前期韵图，例如《韵镜》，唇音仍分开合，且大多数列于开口，如支、脂、仙、先、阳、唐韵等等。可是《指掌图》的处理不大一样，总的倾向是归合口，但又有出入。轻唇音一律归合口，重唇音有不同处理：A. 曾摄唇音归开口，与《韵镜》同，其他韵摄唇音归合口。也因此，德韵在兼配臻摄、止摄开口韵时不能列上唇音字。B. 蟹摄图（十七、二十图）内，佳、皆韵类唇音开合重出，辖、黠韵唇

音开合兼配。其实在《韵镜》里，佳、皆韵的唇音不无纠葛，黠韵唇音也是开合重出。C.宕摄图（十四图）内，铎、觉韵唇音字归合口，但兼配效摄时又与其他开口字并列。对这些情况应该怎样解释呢？很难设想，这个语音系统只有曾摄唇音归开口，其余一概归合口；也很难说，有些唇音可开可合，或者是作者列图时有疏忽。较合理的推测是，由《韵镜》到《指掌图》，唇音的演变趋势是由开到合，但是这种合口不是很明显的，否则不可能开合重出。因此我们认为，《指掌图》的唇音是撮唇音，不是平唇音，宜拟作p^w一类音。这样理解，也许更能解释开合重出问题。至于曾摄唇音归开口问题，还须看看曾摄的情况。曾摄合口字特别少，集中于喉牙音，除此外，只有零星的几个小韵。既然合口字那么少，《指掌图》把唇音归开口就不难理解了，看来是按这一韵摄的开合大势来决定唇音的归属的。

除唇音外，个别字音的开合也有变动（后面要谈到），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字音的演变所致，有一些也可能是判断失误，这些就很难一一辨别清楚了。

2. 韵分四等和重纽问题。《指掌图》的编排受前期韵图的影响，它按声调分为四栏，每栏分四等，每韵按等列入。同时声母也按等排列，例如端、精组列于一等和四等，庄、章组分别列于二等和三等。《指掌图》照顾到前期韵图分四等的事实，尽量依各韵原来的等列图，所以形式上是韵仍有四等之别。但是实际上四等的界限已经突破，不能再区分为四个等了，其中三四等韵已经无别。要想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三四等重纽是否仍然存在的问题，因为《指掌图》在四等位置上往往列上重纽韵的四等字，而且与真正的四等韵混列在一起。如果重纽现象依然存在，这种排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可以把重纽中的四等与四等韵同样看待；如果重纽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三四等韵已经合流的证据。《指掌图》总是力图仍旧把重纽的两组字分列在三四等里的，但是也常见混列的例子。例如：

第一图去声三等帮组裱剽骠庙四字，分属宵三、宵四、宵四、宵三。《广韵》滂、并母无宵三小韵（举平代表上去，下同）。

第五图平声四等见组兼谦鍼䃸四字，分属添、添、盐四、盐三。《广韵》添韵无疑母字，盐韵疑母无四等小韵。

第八图平声三等影、晓母娟翾二字，皆属仙四。《广韵》影母有仙三小韵，此不用。又入声三等帮、并、明母鷩别灭三字，分属薛三、薛三、薛四。《广韵》明母无薛三小韵。

第九图去声四等见组吻菣仅慭四字，第一字属真四，余属真三。《广韵》溪母有真四小韵，此处不用。又入声四等见组吉诘姞耴四字，前二字属质四，后二字属质三。《广韵》群、疑母无质四小韵，《集韵》有，此处不用，以质三列入。

十八图上声四等见、溪母几企二字，分属脂三、支四。《广韵》《集韵》见母皆有支四小韵，此不用。

除了侵韵类以外，有重纽的几个韵类的排列都有上述这种同格混等现象。如果重纽字在实际语音中仍有分别，是不可能如此列图的。可以推断，重纽之别已不复存在，这些韵只能归入三等韵。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三四等韵的关系。齐、先、萧、青、幽、添诸四等韵类经

常与三等韵混杂在一起。在精组的位置上，混杂现象很常见。例如：第一图平上去声都是萧、宵杂出，如平声用焦锹樵萧四字，前三字归宵韵。第七图平上去声都是先、仙韵杂出，如平声用笺千前先涎五字，前四字归先韵，后一字归仙韵。十六图平声清、青韵杂出，去声清、青、蒸韵杂出，如去声用甑艳净醒四字，分属蒸、青、清、青韵。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按常理，如果三四等韵不同音，不可能混列在同一格内。不过这也可以解释为排列格式的限定，因为三四等韵精组字按规定只能放在四等位置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唇牙喉三组字的排列。在这三组字里，等的区别很严格，如果仍然出现同格不同等的韵字，就足以证明三四等韵无别。《指掌图》里，四等韵只能列于四等位置，不能混到三等，但是三等韵的唇牙喉音有可能列于四等，与四等韵字混杂。下面看看四等位置的列字情况：

第一图平声见组骁鄡翘尧四字，其中第三字属宵韵，余属萧韵（举平代表上去，下同）。

第五图平声影、晓、匣母恹馦嫌三字，分属盐、添、添韵。入声影、晓、匣母魇蝶协三字，分属叶、怗、怗韵。

第八图平上去声帮组都是先、仙韵字杂用，如平声边篇骈眠四字，其中第二字属仙韵，余属先韵。又上声晓、匣母蠉泫二字，分属仙、先韵。

第九图平声群、疑母三等勤银二字，分属欣、真韵，四等槿膮二字，分属真、欣韵。欣韵无重纽，真韵有重纽而所列两个韵字皆属三等。此图平上去入声喉牙音四等位置都是列三等韵字，从列图上看，毫无必要。

十六图唇牙喉音韵字皆清、青韵杂用，如平声帮组并竮瓶名四字，分属清、青、青、清韵。

十八图平上去声见组韵字皆支、脂、齐韵杂用。如上声见、溪、疑母几企蚬三字，分属脂、支、齐韵。如前所述，几字属重纽脂三，此归四等。

十九图平声帮组用齐韵字，上去声却是齐韵有字而不用，改用支、脂韵字，如去声臂譬鼻寐四字，前二字属支韵，后二字属脂韵。

我们不打算列举全部例子，仅从上述排列韵字的情况就可以清楚看出三四等韵已经合流了，不然混杂情况不会如此普遍。《指掌》既要保持前期韵图的格局，不得不在形式上分立四等，但是又要参照实际语音归并韵类，有时就不能面面俱圆，都照顾得很妥贴，而必然会透露出合流的消息。我们现在把三四等韵叫做三等韵。

至于二等韵，它同一三等韵的分别却是很清楚的。二等韵总是列于二等位置上，基本上不与一三等韵字混杂，独立性很强。只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曾摄的十五图，把一等的登韵类列在二等，二等的庚、耕韵类反列在一等。这是等的变换，不是混杂，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另一点是有几个图在庄组位置上列上三等韵字，其中有的图内无二等韵字，只有三等韵字独列于此，有的却是二三等韵字混列。例如：

十三图平上去声只有阳、唐韵类的字，庄组位上全列阳韵类的字，但相配的入声庄组位上却又列觉韵的斮擉浞朔四字（斮字又归药韵）。

十六图平上去声庄组位上只列庚、耕韵类的字，但相配的入声庄组位上又列侧测崱色赜五字，前四字属职韵，后一字属麦韵。陌、麦韵本有庄组字而不用。

还有第八图平声崇母犭字，《广韵》在先韵，崇玄切③，此处与删韵庄母跧字并列。去声崇母馔字，《广韵》在线韵，士恋切，此处与谏韵初、山母篡孪二字并列。不过这两个三等韵字可疑。《韵镜》犭字归删韵，馔字归谏韵；《四声等子》犭字归山韵，馔字归裥韵：都属二等韵。台湾出版《等韵五种》中的《切韵指掌图》，平声崇母不用犭字，列虥字，此字在山韵，士山切，属二等。另外，二十图平声崇、山母列腱衰二字，分属皆、脂韵，衰字在止摄图（十九图）重出。台湾出版的《切韵指掌图》在山母位列崽字，此字在《广韵》佳韵。看来，衰字讹误。

三等韵字而列于二等位置的大概就是上举几例。应该怎样去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很难以这几例为据而推断二三等韵已经合流。如果以为这是按声母列位而与韵母无关，也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按一般拟音，二三等韵至少有介音之别，不能同音也就不应混杂在同一等的位置上。看来最好承认这些韵字已经脱落了介音，由三等韵变入了二等韵，这也许是受声母的影响。除此以外，有少数几个韵字的等第有变动，这些不成规则的变动，将在下面分别指出。

3. 入声兼配阴阳问题。入声兼配表明韵母形成了一个新的系统。传统的韵书，入声韵与阳声韵关系密切，两者对应整齐，而与阴声韵不相对应。例如有江〔ɔŋ〕韵，就有觉〔ɔk〕韵④，而没有相对应的〔ɔ〕韵；有删〔an〕、山〔æn〕韵，就有辖〔at〕、黠〔æn〕韵，可是阴声韵有佳〔ai〕、皆〔ɐi〕、夬〔æi〕三韵，多了一个音。韵书的韵母，系统性是较差的，就算以入声兼配阴声，也不能配成一个很整齐的系统。在《指掌图》里，阳阴入配合整齐，这就说明各个语音成分的相互关系与传统的韵书大不相同，而形成了另一种很整齐的系统性。

从兼配的具体做法看，入声三分的局面基本没有打乱，总是某一摄的入声韵同另一摄的阴声韵相配，例如宕入配效摄，通入配遇摄。照这样看来，入声好象仍然三分。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德韵的兼配情况。如前所述，曾入只有德韵与臻入一起兼配流、止摄，打破了-k、-t两分的界限。这种做法也许可以认为是补救臻入无开口一等的一种变通做法。不过，入声确实三分的话，德韵与-t、-u、-i韵相配，就显得很不谐和，对整个系统的描写就受到破坏。所以对入声三分问题应该另作推测。我们认为，入声的演变是异平同入的基础，没有入声的演变，德韵和臻入不能视为同类韵，更不能出现臻入和德韵一起兼配止、流摄，山入兼配果、蟹摄这种配两类不同的阴声韵的情况。因此可以推断，至少是臻、山、曾摄入声已经变为-ʔ尾韵，它才可以这样兼配两类阴声韵。至于通入只配遇摄，宕入只配效摄，又该如何看待呢？这两摄的入声韵尾认为仍保留-k尾或已变为-ʔ尾都解释得通。我们既然认为，异平同入的基础是入声的演变，就还是把这几韵看成-ʔ尾韵。除此以外，深、咸两摄入声不兼配，这就很难作更多的推断，只好承认仍然收-p尾。这样看来，《指掌图》所反映的正是入声处在逐渐消失过程中的情况。

异平同入的另一基础是主元音相同。例如通入配遇摄，主元音可同拟为u，宕入配效摄，主元音可同拟为ɑ、a。如果不做这样的假定，异平同入就不可理解。按照这一原则，止摄一等的拟音值得考虑。在《指掌图》里，灰韵已划入止摄，与合口一等的没韵相对应；支、脂、之韵类精组划入一等⑤，与开口一等的德韵相对应。这种对应对拟测其语音很有启发，关于合

口一等，我们认为其舒声和促声可以分别拟为uəi和uə?，大概问题不大。关于开口一等，多认为已变为ï音。这样拟精组音，遇到两个困难：一是与合口一等音不相对应，二是与之相配的德韵的主元音不好拟测。《指掌图》作者以德韵来配止摄一部分精组字，这不是随意的，德韵既配臻摄，又配止、流摄，说明这三摄的主元音必有共同之点。如果臻、流摄拟为ə，却把止摄拟为ï，就无法解释为何会用同一个入声韵来相配。考虑到这点，我们想把止摄开口一等拟为əi。这样做，不管是解释开合口对应，还是解释入声兼配情况，都很方便。

三

下面谈谈《指掌图》的韵母系统。拟测《指掌图》的韵母系统有一些方便条件，传统韵书的拟音可供参考，异平同入和排图顺序也能给我们启发。入声联系各摄的情况已如上述，这里就看看各图的排列顺序。顺序与韵书有异，这表明了《指掌图》对语音系统的理解。二十个图大体是按几个层次来排的。首先分别独韵与开合韵，独图排前，开合图排后。其次按韵的尾分类，基本按-u、-m、-n、-ŋ、-i的类别排列。再次是按主元音分类，先排ɑ类音，后排ə类音。这后两个层次是结合起来考虑的。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至四图排-u尾韵效、遇、流摄。其中插入第二图通摄，这很不谐和，也许是考虑到与遇摄主元音相同，才这样排，因为主元音为u的只有这两个摄。第五、六图排-m尾韵咸、深摄。第七至十图排-n尾韵山、臻摄，两摄按元音ɑ、ə的顺序排列。第十一、十二图排-o尾韵果摄。第十三至十六图排-ŋ尾韵宕、曾摄，这同样按主元音ɑ、ə的顺序排列。把果摄置于两类阳声韵之中，这样排并不理想，看来是考虑到与宕摄的主元音有关。第十七至二十图排-i尾韵蟹、止摄，两摄的主元音也分别为ɑ、ə。如上所述，这一列图顺序不是很严谨的，但是能为我们的拟测提供一定的根据。结合异平同入和排图用意，当能比较容易地拟出各摄的韵母。

现在先看排在各类之首的效、咸、山、果、宕、蟹诸摄，这是ɑ类音的韵摄。从异平同入看，除咸摄外，效、宕同入，山、果、蟹同入，各以其元音和韵尾的相关而联系起来。这几摄有一二三等韵（只蟹摄缺三等韵）。按等来说，一二等有别，主元音可分别拟为ɑ、a，三等韵除介音外，主元音与二等相同。下面分述具体拟音及各图一些韵字的开合等第诸问题。

效摄归第一图，一等ɑu，二等au，三等iau。

咸摄归第五图，一等ɑm、ɑp，二等am、ap，三等iam、iap。

入声三等澄母牒字，在四等定母重出，疑误，应是葉韵的牒字，直葉切。

山摄按开合口归第七、八图，一等(u)ɑn、(u)ɑ?，二等(u)an、(u)a?，三等i(iu)an、i(u)a?（以(u)ɑn代表ɑn、uɑn两音，下做此）。

第七图上去声韵目列缓、换两韵，《广韵》这两韵无开口字，《集韵》有，例如坦、但、嬾三字，《广韵》归旱韵，《集韵》归缓韵，此据《集韵》。又上声一等泥母戁字，《广韵》一归潸韵，一归狝韵，皆非一等音。《集韵》此位有攤字，乃坦切。应为此字。台湾出版的《切韵指掌图》，此位正是用攤字。第八图内一些韵字的开合与韵书有所不同。依《广韵》，上声二等的疑母齗字（五

板切)、娘母赧字(奴板切)、庄母醉字(侧板切)、匣母僴字(下赧切)都属开口,而此归合口。这些韵字的切下字多属唇音,而唇音在《指掌图》中归合口,这可能是按反切归类。又去声三等娘母辗字,属开口,且在第七图重出,此处疑误。

果摄按开合口归十一、十二图,一等(u)ɑ,二等(u)a,三等i(iu)a。

《广韵》戈、麻韵均有开口三等字,《指掌图》在第十一开口图三等位上只列戈韵字,不列麻韵字,而韵目栏却只标麻,不标戈,其次精组位上戈、麻韵字混列。可见戈三和麻三已经合流。第十二图平声四等明母哔字,《广韵》无,《集韵》在麻韵,弥嗟切;上声四等乜字,《广韵》在马韵,弥也切:二字均应归三等,且图中三等空位。虽然依前所论,三四等已无别,但此图除兼配的入声韵外,四等不列字,所以这样列位也很特殊。我们猜想,这两个字当时读音已有变化,例如不是读a音,而是读ɛ音,所以才列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

宕摄按开合口归十三、十四图,一等(u)ɑŋ、(u)ɑʔ,二等(u)aɦ、(u)aʔ,三等i(iu)aŋ、(iu)aʔ。

十三图阳韵来母字一律列于四等,而三等空位,例如药韵略字在第一图列于三等,此图则列于四等。看来这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三四等无别。十四图去声庄组空位,《广韵》绛韵有庄组字而未列。这可能是版本问题,台湾本《切韵指掌图》此位不空。

蟹摄按开合口归十七、二十图,一等ɑi,二等(u)ai。

蟹摄经重新划定后,应只有一二等韵,但十七图平声三等位上有昌母�字,禅母移字,日母腝字(台湾本《指掌图》昌母列同一字,禅、日母空位)。这几个字,从《指掌图》的排列格式看只能放此位。《广韵》犃字在咍韵,移字在齐韵,无腝字,有胹字,在之韵。如按《广韵》,后二字不应在此图,应列于十八图。看来这三字是按《集韵》排列,皆入《集韵》咍韵,属一等。过去处理这类字的原则是:切上字三等,切下字一等,则被切字三等。按此,就要承认蟹摄还有这几个三等小韵。其次上声一等喻母佁字,《广韵》在海韵,夷在切,此处按韵列于一等,这种排列很特殊。如按上述原则处理,也应算三等韵字。不过蟹摄三等韵既已划归止摄,这几个字也可按韵处理,认为仍属一等韵。又平上声二等滂母婄倍二字,《广韵》在咍、海韵,此处与佳、皆韵字并列,应认为其等第有了变动。不过这牵涉到一个问题:蟹、止两摄重新划定后,灰韵类的帮组字已变入止摄,那么咍韵类的帮组字呢?《指掌图》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交待。从几个图所列韵字看,除上举两字外,海韵滂母啡字又与合口贿韵同列于止摄图内。照这种做法看,有可能咍韵类帮组已一分为二。第二十图只有二等韵字。从开合口看,去声二等山母锻字,《广韵》在怪韵,所拜切,《集韵》作所介切,属开口,但此图划入合口。从等第看,去声见母卦字列于三等,与列于二等的怪字相对。全图只此一字列于三等,且韵目中标明三等有卦韵,说明这并非偶然的失误。台湾本《指掌图》的排列对此很有启发,该书在第二十图一等位置列出六个韵字:平去声见母分列娲卦,平声影、匣母分列蛙鼃,去声晓、匣母分列涡画。而音韵学丛书本《指掌图》除卦字列于三等外,其余五字均未列入。上述六字里,娲卦蛙画四字在《中原音韵》列于家麻韵。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想,这几个字在当时读音已分化,不与佳、皆韵类的其他字同韵,而读成a音。《指掌图》不能打破传统,直接把它们划归果摄,就

只好放在三等或一等位置上，以示读音与同韵字有别。另外，还有几个重出的小韵：平声知、彻母𪘬摛二字在十七图重出，此属皆韵开口字，归十七图对。帮组字全部在十七图重出，按唇音多归合口这一做法看，不应重列于十七图。

下面谈ə类音的流、臻、曾、止诸摄。从韵图的排列看，臻、曾、止摄各图皆次于α类音各图之后，只有流摄没有紧接效摄。从入声兼配的情况看，臻、流、止摄配同一入声，曾入虽大多不兼配，但德韵兼配这三摄，可见四摄的主元音有一致性。

这四摄皆有一三等韵，只曾摄多了一个二等韵。不过我们认为这个二等韵实际并不存在。一方面，如果承认有二等韵，其主元音在整个语音结构系统中就很特殊，不象其他主元音有一定数量的组合形式。另方面，曾摄的列图有其特点：1.合口图一二等韵换位，一等韵列于二等，二等韵反列于一等。2.一等韵上去声无合口字，结果合口图中二等位置又列上二等梗韵的韵目，且晓母下列梗韵濮字，一等晓母反而空位。其次入声又德、麦韵同列于二等⑥。这种排列很难说合于音理。如果说开合口能影响等第之变，那么除曾摄外，还没有其他例证。而且曾摄合口字本来很少，主要是喉牙音有几个小韵，而排列却显得混乱。因此我们估计，此摄所以分出一二三等，只不过是照顾传统，合口图的排列正显示出一二等已经合流，曾摄实际没有二等韵。这从语音系统看，与流、臻、止诸摄就很一致了。

至于具体拟音，如果一等主元音为ə，三等可以拟为iə。不过这样一来，整个语音系统中就没有主元音i了，这对解释止摄语音很不利。如果止摄拟i，其他三等韵仍为iə，又破坏了这个系统的内部一致性，特别是无法圆满解释异平同入现象，因此我们倾向于把三等韵拟为i。下面分述各摄。

流摄为第四图，一等əu，三等iu。

臻摄按开合口为第九、十图，一等(u)ən，(u)əʔ，三等(u)in、(u)iʔ。
第九图去声四等见母昀字，《广韵》在震韵，九峻切，应归合口，《集韵》就归稕韵。此处归开口，误，但《韵镜》也开合口重出。第十图平声三等韵目列魂韵，而三等位上又无魂韵字。去声一等韵目列慁慍，慍字非韵目，可能是恨字之误。入声一等帮母不字，《广韵》在物韵，入弗小韵内，此图不、弗分列，前人早已指出这一现象。入声二等祟母𪘲字，《广韵》一在质韵，仕叱切，一在栉韵，崱瑟切，皆属开口。《指掌图》在第九图重出，归第十图误。

曾摄按开合口归十五、十六图，一等(u)əŋ、(u)əʔ，三等(u)iŋ、(u)iʔ。
第十五合口图平声日母仍字在十六图重出，此字在《广韵》蒸韵，如乘切，属开口，入此图误。去声四等影母瑩字，《广韵》在径韵，乌定切，属开口，《韵镜》列于合口，《指掌图》同之，疑误。入声彻母趚字，疑是《集韵》陌韵趚字，耻格切，属开口，此处既是误字，又误列于合口。

止摄按开合口归十八、十九图，一等(u)əi，三等(u)i。
十九图去声二等祟母𩕢字，《广韵》在泰韵，先外切，属心母。这不会是误字，因为精组位置本来是用泰韵字，独心母下不用此字而改用队韵字，可见是认为此字应入祟母。但由清音变浊音，殊为可疑。台湾本《指掌图》不列此字，空位。

下面再看通、遇、深三摄。通、遇摄异平同入，其主元音为u，深摄只有三等韵，可援前面

对ə类音的处理办法，拟为i。

通摄归第二图，一等uŋ、uʔ，三等iuŋ、iuʔ。通摄三等非组字已分成两类，其中微母字列于明母内，非敷奉母不变。又上声三等明母鹲字，《广韵》虽在肿韵，据其注，应归冬韵上声，属一等，而《指掌图》则承认为三等。入声三等并母仆字，《广韵》在沃韵，蒲沃切，属一等。本来此位有烛韵幞字而不用。这可能是《指掌图》有误，不然很可能表明重唇音一三等已无别。

遇摄归第三图，一等u，三等iu。

上声三等影母庾字，《广韵》在麌韵，以主切，属喻母。在喻母位上则用语韵的与字。这不象是判断失误，可能是断定此字已入影母（台湾本《指掌图》影母位用㧑字，不误）。

深摄归第六图，三等im、ip。

四

《指掌图》的声母采用36字母标示，分列36行，按牙舌唇齿喉五音的顺序排列。从表面看，有36声母；从韵字排列的具体情况看，其间还有分合的痕迹可寻。对比前后韵书中声母的演变情况，可注意之点如下：

1. 关于清浊之分：《指掌图》仍保持清浊之分，清浊音的韵字不混同。

2. 庄组、章组和知组的关系：庄、章组在《指掌图》中合为照组，但是按列图规定分列于二三等位置，还是区分清楚的。可是两组字有时也混杂。例如：

第八图平声书母位置列栓字，《广韵》在仙韵，山员切，属山母；去声书母篆字，《广韵》在线韵，所眷切，也属山母。论韵，虽属三等韵，但论声母，不应列于此位。《广韵》《集韵》此位本无书母字。

十二图上声昌母位置列䂳字，《广韵》在马韵，叉瓦切，属初母；书母位置列葰字，《广韵》也在马韵，沙瓦切，属山母。图中麻韵类合口庄组韵字只有四个，在平去声的两个韵字皆如常例列于二等，只有上声的这两个列于三等。

十六图平声船母位置列磳字，《广韵》在蒸韵，仕兢切，《集韵》在耕韵，锄耕切，皆属崇母。此位无相应的船母字。

十九图平声初母位置列吹字，《广韵》在支韵，昌垂切，属昌母。去声庄、初、俟母位置列惴吹睡三字，《广韵》在寘韵，分别作之睡切，尺伪切、是伪切，分属章、昌、禅母。另外，上声昌母位置列揣字，《广韵》在纸韵，初委切，属初母（台湾本《指掌图》此字正列于初母位上）。

知组字与庄组字界限分明，不能混杂。但是三等韵的知组字会与章组字混杂。例如：

第一图上声三等船母肇字，在澄母下重出，此字在《广韵》小韵，治小切，属澄母。该韵没有船母字。

第二图平去声船母位置皆列重字，上声澄母位列重字。重字在《广韵》钟韵类，有平上去三读，皆属澄母，此图分隶个两声母下。通摄各韵无船母字。

第三图平声三等昌、船母位列貙厨二字,《广韵》在虞韵,作敕俱切、直诛切,分属彻、澄母。虞韵无船母字,有昌母字,此处不用。去声三等船母位列箸字,《广韵》在御韵,迟倨切,属澄母。遇摄去声无船母字。

第八图上声三等章、船母位列转篆二字,分别在知、澄母位上重出,二字在《广韵》狝韵,分属知、澄母。

十九图去声三等彻母位列出字,《广韵》在至韵,尺类切,属昌母。上述各图混杂的字,台湾本《指掌图》大多空位,只是第八图的转字改用章母剸字。但删之而不彻底,如第三图貙厨二字,只删去厨字改列于澄母四等,殊不类。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庄组和章组混杂的有十个韵字,属于止摄十九图的就有五个;其中有六个是庄组字列入章组位置,有四个是章组字列入庄组位置。这些韵字,除十六图的磢字属开口字外,其余皆属合口。章组字和知组字混杂的,除三个重出字外,有五个是知组字杂入章组位置,有一个是章组字杂入知组位置,混杂的主要是澄母字。应该怎样来估计庄、章组的关系和知、章组的关系呢?我们很难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编排上的失误或随意性,因为牵涉到的韵字比较多。关于庄、章组,如果认为已经合流,上举十二图果摄合口和十九图止摄合口的例子确实有很大的说服力,因为两组乱列。但是果摄开口的十一图和止摄开口的十八图又连一个混杂的例子也没有,更何况大部分的图是分得很清楚的,混杂多是在同摄的韵没有相应的庄组字或章组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种情况使我们不敢冒然肯定二者已经合流。很可能是章组音已经向庄组音变动,二者逐渐合流,这种变动是从合口字开始的。至于知组和章组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澄母的重出或变动,更难说二者已经合流,只可说,在庄、章组渐趋合流的同时,知组部分字也向章组音变动,这种变动是从三等韵字开始的,二等韵的知组字还表现出明显的独立性。上述两种变动都还没有最后完成,《指掌图》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变动的开始。

3. 崇、俟两母,船、禅两母的关系:《广韵》究竟有无俟母还有不同意见,我们现在要看看《指掌图》列在俟母位置上的韵字和崇、俟母对立的情况。

第三图上声崇、俟母位分列龃鶵二字,前者在《广韵》语韵,床吕切,后者在麌韵,雏禹切,皆属崇母。

第五图去声崇、俟母位分列镵儳二字,前者在《广韵》鉴韵,士忏切,后者在陷韵,仕陷切,皆属崇母。

十六图入声崇、俟母位分列崱賾二字,前者在《广韵》职韵,士力切,后者在麦韵,士革切,皆属崇母。

十八图平声崇、俟母位分列茬漦二字,同在《广韵》之韵,分作士之切,俟甾切,皆属崇母。上声崇、俟母位分列士俟二字,同在《广韵》止韵,分作鉏里切,床史切,也属崇母。(台湾本《指掌图》第五、十六图俟母空位,这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且又在十八图去声俟母位上列了禅母的侍字。)

有以为俟母应独立,主要是从之韵类这四个小韵看,四字既两两对立,就很难说应合为

一个声母。但是《指掌图》把这种对立扩大到一些同摄同等的韵中去，例如上举第三、五图，这反而使我们怀疑俟母的存在。《指掌图》没有把所有同摄同等的韵都作这种处理，这就造成了内部矛盾。如果纯以韵图的排列为据，承认上列数图俟母独立，实难解释怎么会有这种演变。所以分崇母和俟母是不妥当的，二者应该合并。所以会如此分立，可能就是为了照顾之韵类的两个对立小韵并进而随意扩大。

船母和禅母的关系复杂一些。《广韵》船、禅二母对立，《指掌图》的列图也必然会如此，如第六图上声、第九图平声、第十图平声等等，都同列船、禅母韵字。但是船母字和禅母字也常相混，主要是船母字列到禅母位置上，也有相反的。例如：

第八图平声船母位列遄字，禅母位列船字，两字在《广韵》仙韵，遄，市缘切，属禅母，船，食川切，属船母。图中正好颠倒了两字的位置。

有时候，韵书中一个韵船、禅母皆有字，可是《指掌图》让船母空位，却把船母字列在禅母位上，舍禅母字而不用。例如十八图去声，禅母位列至韵船母示字，舍禅母嗜字不用。或者在禅母位列上禅母字，仍让船母空位，也不用船母字。例如十八图上声，禅母位列纸韵禅母是字，舍船母舓字不用。如果不与台湾本《指掌图》对比，单看音韵学丛书本，这种错杂排列的情况就更多了。例如十六图去声船母空位，禅母位上列证韵船母乘字，舍禅母丞字不同；十一图平声禅母位上列麻韵禅母阇字，船母空位，麻韵有船母蛇字而不用。甚至韵书中一个韵有船母字而无禅母字，韵图也会把船母字列于禅母位上，而让船母空位。例如：

第十图上去入声船母空位，禅母位列盾顺术三字，这三字在《广韵》谆韵类，分作食尹切、食闰切、食聿切，属船母。与此情况相同的还有第九图入声、十一图去声。

从上举各种情况可以看出，船、禅母合流的迹象是很清楚的。如果不是因为两母在实际语音中已经合流，不会如此混杂。至于一些图中船、禅母仍然对立，这要归因于传统的影响，《指掌图》不可能完全摆脱韵书的束缚，不管是处理声母还是韵，有时都会维持历史原貌。

4．于母和喻母的关系：《指掌图》在字母上把于、喻两母合称喻母，又从等第上区分开，于母字列于三等，喻母字列于四等。不过二者也有混杂之处。例如：

第六图去声三四等位分列许颣二字，《广韵》沁韵有颣字，无许字，《集韵》有许字，无颣字，皆作于禁切，属于母。《指掌图》可能为照顾不同韵书，二字皆列，这反而混淆了两个声母的界线。

十五图去声三四等位分列詠儋二字，这两字在《广韵》映韵归同一小韵，为命切，于母。

十六图平声三四等位分列蝇盈二字，前者在《广韵》蒸韵，余陵切，后者在清韵，以成切，皆属喻母。曾摄本无开口于母字，此图上去入声三等也空位。

十八图平声三四等位分列移颐二字，前者在《广韵》支韵，弋支切，后者在之韵，与之切，皆属喻母。止摄平声无开口于母字。

于母和喻母之别虽大部分是清楚的，但是列图的随意性也大，本来没有于母或喻母字，也要在其位列上另一声母的字，这说明二者已经合流。

以上几点如果判断不错的话，从36字母到《指掌图》，声母还是起了一些变化，只是变化

不大。

五

《指掌图》到底是依照什么韵书来列图的？过去有据所谓司马光自序，认为是依《集韵》列图；有据明邵光祖《检图之例》，认为是按《广韵》例图。我们以为，它并不是只据一书，而是参考了前期的韵书。只以《广韵》和《集韵》来比较，能明显看出，两书都在参考之列，下面从所标韵目和所列韵字两方面来看。

《指掌图》所标韵目与两本韵书都有关系，有的同于《广韵》，有的同于《集韵》。例如：

指　掌	仙　僊⑦	爻⑧	沾	號	验	沃	物	鎋 瞎 辖⑨	盍
广　韵	仙	肴	添	号	酽	沃	物	鎋	盍
集　韵	僊	爻	沾	号	验	沃	勿	舝	盇

从韵字的有无和音韵地位看，《指掌图》也参考了《广韵》《集韵》和其他韵书。这种例子很多，随意举几例：

第一图上声四等疑母磽字，《广韵》篠韵作苦皎切，属溪母，《集韵》一作倪了切，属疑母。此处同《集韵》。又去声一等透母韬字，《广韵》号韵无此字，《集韵》作叨号切。此处同《集韵》。

第四图平声三四等溪母位分列丘恘二字，这两字在《广韵》尤韵分为两个小韵，《集韵》恘字归丘小韵下。此处同《广韵》。又平声三等娘母惆字，《广韵》无此小韵，惆字归恘小韵下，《集韵》尤韵独立为一小韵，尼猷切。此处同《集韵》。

第五图入声一等精母匝字，《广韵》《集韵》合韵内无此字，有帀字，《礼部韵略》帀字下注云："亦作匝"。

第六图，如前所举，去声三四等喻母下分列许頪二字，这两字分见于《集韵》和《广韵》。

十一图平声一等精母嵯字，《广韵》无此小韵，《集韵》戈韵作遭哥切。此处同《集韵》，但韵目中又不标戈韵。

总之，《指掌图》同前期韵书有关，又不是专主一部韵书，而是几本韵书互相补充，斟酌而用。韵目多采《广韵》，而以《集韵》补充了相当多的韵字。

综上所述，《指掌图》列图归类，目的不在于解释反切和韵书的语言系统，它是有限度地反映了当时的语音情况。要说它比较符合当时的语音系统，我们还不敢这样肯定，因为韵书的系统必然会影响作者反映实际语音的做法。《指掌图》也还有粗疏之处，有些韵字应列而未列，有些韵字前后位置不同。反正辗转流传，考虑不周，都能造成一些错误，这就不多说了。

附注

(1) 本文所用的《切韵指掌图》是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② 没韵内有麧字，下没切，应属痕韵入声，寄于没韵内的。《指掌图》中麧字入合口图。

③ 引证韵书时，如果《广韵》《集韵》同一韵字的音韵地位有不同，则并引，否则只引《广韵》。后做此。

④ 各韵的拟音采自王力《汉语史稿》上册。

⑤ 支、脂、之韵精组还有个别小韵不在一等位置，而与齐韵精组一起列于四等，如之韵上声心母枲字。这表明还有个别韵字没有变入一等。

⑥ 《指掌图》同一摄开合两图的排列顺序总是开口图在前，只有曾摄是合口图在前，未知何意。

⑦ 《指掌图》有些图所标韵目用字不一致，例如第七图三等位用仙字，四等位用僊字。《集韵》以僊为第二字。

⑧ 韵目用爻字，图内韵字列肴字。

⑨ 第七图韵目用锗字，十七图用腤字，二十图又作锗。《礼部韵略》标锗，而腤字作为韵目未知出于何书，可能是误字。

PDG

从吴棫所描写的某些南宋"俗音"音值证《切韵指掌图》的列"等"

李思敬

(一)

吴棫作《韵补》的目的是研求古音，然而由于先验主义的观点和科学方法的矛盾，使他没有考察出真正的古音原貌来。顾炎武曾批评他"一字而数叶，若是其纷纷也！"

但是如果不把《韵补》看作古音学著作，而看作吴棫嘴上的语音材料，我们正好可以钻他这"若是其纷纷"的空子，从中窥见南宋时代某些活的语音面貌。兹列所见如下：

一、平声所见：

在《韵补》平声支韵中，吴氏所使用的切语下字绝大多数是止摄三等字，只有少数蟹摄一等字。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吴氏的"古音"意识中，《韵补》支韵的读音主要是前高元音，大体类如后来《中原音韵》中[i][ei]等齐微部的音。细味其中所收的字，如

加，居之切	人，如之切
裘，渠之切	莎，苏回切
能，年题切	哀，于希切
浮，符悲切	淮，胡隈切

等等，窥其本意，就是要把被切字改读为切语下字所表示的韵母读音，才可以与支韵所表示的"古音"——即前高元音相叶。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支韵里还收了如下一些字：

雌，千西切	资，津私切
志，真而切	斯，相支切
试，申之切	私，息夷切
是，市支切	兹，子之切

这些字也都是止摄三等字，本不需要另加反切改读就可以叶《韵补》支韵的。现在既然加了切语来改读求叶，说明这些字的读音在南宋时代已经起了变化。否则象

私(心止开三平脂)，息(心)夷(止开三平脂)切

兹(精止开三平之)，子(精)之(止开三平之)切

这种切语，切字和被切字本来完全同声同韵，根本表现不出作者改读求叶的意图来，与《韵补》的主旨不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字下边，作者有的还特地加了说明。如：

"资"下云："声如齋"。"今读讹"，"咨盞类同"。

"私"下云："声当近'绥'。《释名》：'私，恤也，有所恤念也'。必读近'绥'方与'恤'声相近，亦与支韵相叶。今读讹。

"斯"下云："声当如'西'。《毛诗》'斧以斯之'，徐锴《说文系传》曰：凡'斯'皆当读如'西'。今惟马嘶方读如'西'，盖失之。'赀、疵'声皆做此。"

"兹"下云："子之切，此也。'子'声本如济水之'济'，以'济'翻'兹'方得本音。'思(息兹切)、词(似兹切)'皆当用此音以翻。今读讹。又，'菑'本'侧持'切，声当近之。'慈'本'疾之'切，声近'齐'。今俗读此二音几与鱼虞等相叶，其失之甚矣！"

再看平声鱼韵。基于同样改读求叶的道理，作者以遇摄字为切语下字。度其"古音"意识，大体如后来《中原音韵》的[iu][u]，即鱼模部的音。如"家，攻乎切"之类。有趣的是上述支韵中被认为"今读讹"甚至讹到"几与鱼虞等相叶"的字，又出现在本韵，而且在本韵并不以"讹音"看待，直书"如今读，叶鱼韵"。如：

斯、思：如今读，叶鱼韵。

词：如今读，叶鱼韵。

对于这些字，作者只写"如今读"，更不别立切脚，可知只要按当时的口语一读就可以"叶鱼韵"，不需要再另造切语改读求叶了。这正好和前文所述支韵中"今俗读此二音几与鱼虞相叶"的话完全吻合。

二、上声所见：

与上述平声支、鱼两韵相应，在《韵补》上声纸、语两韵中也有同样现象。

上声纸韵多用止摄上声字为切语下字。收入的字有"久、解、楷、近"等等。同时也收入了"子、死、士、施、时、汜、俟"等字。与前述支韵的道理一样，说明这些字当时另有新音，为了求叶，才需要另立切语改读。而且，许多字也特别加了说明。如：

子：奖礼切。古"子"有二读，与纸叶者，声近济水之"济"；与语叶者如今读。"杍、梓"一类皆做此。

死：少礼切。今读讹。

士：上止切。古有二读，一与语韵相叶者，声如今读；一与纸韵相叶者，声当如"始"，不当如今读。"士、仕、史、使"皆做此。

上声语韵与平声鱼韵的情况一样，也不另立切语而以"今读"为准，收了"子、齿、士、使"等字。如：

子："子"本"奖礼"切，经旧又有一音，如今世俗所读而与语韵相叶。

士：今与止韵叶用。古有一音，如今世俗所读而与"举、武"为韵。

三、去声所见：

去声寘、御两韵中的情况，与上述平、上两韵相应。去声寘韵中除收入另立切语改读的"届、戒、诫、芥、界"等字外，仍收"司、死、祠"等字，而且也另立切语改读，并加说明。如：

词：相吏切，声近"细"。
祠：祥吏切，声近"荠"。
御韵中除收"居、圉、驾"等字，另立切语改读外，还收入：
嗣：存故切。或只如今读以叶御韵
事："事"本"仕吏"切。古有一音如今世俗所读，与御、遇相叶。

（二）

总括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从《韵补》的"若是其纷纷"之中，我们看到《切韵》音系中"志、试、士、是、使、资、兹、子、雌、词、慈、祠、斯、私、思、死、嗣"之类的止摄三等字在南宋时代肯定都有了"今读"、"俗读"。不管吴棫怎样评价这种读音，无论他认为"讹"也好，"失之"也好，一旦在他需要的时候，都不能不承认这种读法的合理性，都不能不肯定"如今读""如今世俗所读"的客观存在。所以从吴棫的嘴里，我们探知上述止摄三等字在南宋时代确实起了音变。

二、从吴棫本人比附性的语音描述来看，这些字的音值可以作如下分类：

甲：精系字——

精母：资、兹、咨、赀、訾、子、耔、梓、姊

清母：雌

从母：慈、疵

心母：斯、私、思、司、死

邪母：词、祠、汜、似、祀、耜、姒、嗣

乙：庄系字（照二）——

庄母：菑

崇母：士、仕、俟、事

生母：史、使

上述两类字都特别注明"几与鱼虞等相叶""叶鱼韵""与语韵相叶""与'举、武'为韵""如今读叶御韵"等等比附性的语音描写，说明在吴棫听起来这些止摄三等韵精庄两系字与遇摄字读音相近。也就是说这些字当时已经由前高元音向后高方向移动了。

丙、章系字（照三）——

章母：旨、志

昌母：齿

书母：施、试

禅母：时、是

这类字除有改读的切读外，未见另有比附性的语音描述，可见其音值与精、庄两系字又有所不同。章系字的读音虽然也有变化，但还没有到与遇摄相近的地步。吴棫让这些字与

遇摄字相叶，完全是规定性的叶韵法，并没有“今音”“俗音”的依据。但是既要改读求叶，说明章系字也必另有它的“今音”和“俗音”。不过以吴棫时代的语音学水平，还难以具体比附描述，所以未加说明罢了。

(三)

前辈学者已经根据韵图列等指出止摄三等韵精系字在南宋时代可能有了音变。比如：

王力先生说：“止摄精系字读[ɿ]的时代很早。《切韵指掌图》把‘兹雌慈思词’一类字排在一等(本来在韵图属四等)，就表明它们的韵母已经是个[ɿ]。由此可见，韵母[ɿ]的产生不能晚于十二世纪”(见《汉语史稿》)。

根据《指掌图》的列等认为当时止摄精系字读音有了变化，无疑是正确的。但音值是否为[ɿ]，根据吴棫的说法看来，或许还可以再斟酌。

对于[ɿ]音的产生时代，陆志韦先生认为直到《中原音韵》时代还没有真正的舌尖音。他说：“最妥当的办法是把《中原音韵》的支思部拟作 ï 。这个 ï 是ɿʅ跟ɨə 中间的一个音，还不是实在的舌尖音，不过借用 ı 符号而已”(见《释中原音韵》)。

周祖谟先生则比王先生提得更早。他根据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所述，认为北宋时代已经有了[ɿ][ʅ]两个舌尖音。周先生说：“声五四位兼括止摄支脂之微及蟹摄齐祭废诸韵字。考蟹摄之细音与止摄相合实自宋始。其第一第三两位为开，第二第四两位为合。此虽分四位，而音实相近也。又音中止摄精组字皆列为一等，其韵母必由 i 变 ɿ，同时，知组亦必变为ʅ，故今拟为 iɿʅ 三类”(见《宋代汴洛音考》)。

上引三位前辈学者的意见都是有启发的。但都是一种估计，还没有直接的、多少带有一点描写性的历史材料的证实。现在我们根据《韵补》所提供的比附性的语音描述可以证实：这一系列字在南宋时代并不是舌尖音，而是与鱼虞相近的音。与鱼虞相近究竟是怎样的音，吴棫无法更具体地描写。但我们根据现代方言的比较，可以作出合理的拟测。

我们先比较某些鱼虞韵字的潮州音：

书[tsɯ]	输[su]
居[kɯ]	拘[k'u]
除[tɯ]	厨[tu]

第一列是鱼韵字，韵母是[-ɯ]；第二列是虞韵字，韵母是[-u]。这两韵的韵母都是后高元音，分别只在唇形不同，因此音感上比较接近。吴棫把“鱼虞”并称，连类比附，应该说是持之有故的。

下边再比较某些止摄三等精系字和鱼韵字的厦门音：

资[tsu]	鼠[su]
此[ts'u]	居[ku]
思[su]	鱼[hu]

PDG

第一列是止摄三等精系字，第二列是鱼韵字。这两类字韵母全同，都是[-u]，因此吴棫所谓的"如今读，叶鱼韵""古'资雌思词'一类多与今鱼虞等叶用"也是事出有因的。

但是"叶音"不等于一定同音。而且从"今俗读儿与鱼虞相叶"的"儿与"二字来揣度，吴棫时代，这两列字并不完全同音。因此我们们不能据现代方音就肯定南宋时代这些字读同今天的厦门音。

下边再比较上述两列字的潮州音：

资[tsɿ]	鼠[tsʻɯ]
此[tsʻɿ]	居[kɯ]
思[sɿ]	鱼[hɯ]

可以看出，在闽南方言中这两列字潮州音是有区别的。因此我们既不能冒然取厦门音，也不能冒然取潮州音。如果从上述方音中[-u]：[-ɯ]的关系着眼，把南宋时代的止摄三等精系字的韵母依厦门音拟成[-u]，把鱼韵字的韵母依潮州音拟成[-ɯ]，形成两列音近而又不同的对立，或许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样拟，"资此思"等字就与模韵的"租粗苏"等字混而为一了。而且从历史比较法的观点看，条件完全相同的音不会有不同的发展。所以这种拟音是不可取的。于是我们从上述方音中[-ɿ]：[-ɯ]的关系着眼，把南宋时代的止摄三等精系字的韵母拟为央元音[-ʉ]，把鱼韵字的韵母拟为[-ɯ]，形成两列相近而不相同的语音对立。即：

资[-ʉ]	鼠[-ɯ]
此[-ʉ]	居[-ɯ]
思[-ʉ]	鱼[-ɯ]

这样拟音就可以解释：

一、从历史材料看，吴棫所说的"儿与鱼虞相叶"就是因为[-ʉ][-ɯ]二音相近而不相同。

二、央元音[-ʉ]不稳定，后代可以朝两个方向变化。一个是向前元音的方向靠拢，变成舌尖前元音[ɿ]（如今天的潮州音）；一个是向后靠拢，变成后元音[u]（如今天的厦门音）。

止摄三等庄系字的韵母，依吴棫的音感，也有与鱼、虞相近的比附性的描写，所以也可以拟为[ʉ]（从声母来看，中古音精、庄两系接近）。但章系字（照三）并没有与精、庄两系相类的比附性的说明，因此我们有理由慎重一些说：因为声母条件不同，所以当时章系字的韵母是接近[ʅ]的音，后来由于章庄两系声母合流，改变了条件，引起庄系字的韵母[ʉ]向章系字靠近，最后合流为舌尖后元音[ʅ]，而精系字的[ʉ]受舌尖声母的影响渐渐变成了[ɿ]，最后一起归入《中原音韵》的支思部。它们演变的路线是：

精系[ʉ]————→[ɿ]
庄系[ʉ]———┐
章系[ʅ](?)—┘→[ʅ]



(四)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并分析、解释了吴棫所描述的南宋时代的某些"今音""俗音"材料。这份材料的意义在于：

一、从语音考古的角度看，从中古音到《中原音韵》之间，[ɿ][ʅ]两音的出现，曾经经历过一个过渡音[ɯ]的时代，这就是南宋。前述陆先生的说法或许过于慎重，而王、周两先生的说法是否略为早了一些？

二、《指掌图》把止摄三等精系字提到一等地位的意义，前人虽提出语音特征的解释，但尚未见有更充分的论证。《韵补》的材料恰恰从比附性的语音描写上提供了确定性的论据。

三、吴棫的描写告诉我们，宋人编制韵图是有音理依据的。起码在宋人心目中，"等"之为物反映着韵母的洪细。《指掌图》的作者看到止摄三等精系字当时已经由细变洪了，于是就把它们提到一等地位来，而"齋、妻、西"等字的读音未变，还把它们放在四等（因为韵图要求把精系字排在一四等）。庄系字"菑"的韵母虽然也是[ɯ]。但按规则只能排在二等，所以仍在二等地位（这在止摄照系字中已经是最高的地位了）。章系字的韵母近于[ʅ]，比庄系字细一点，仍在庄系下边的三等地位也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再对比《指掌图》遇摄的列等看，鱼虞韵排在二三等，低于模韵的[u]，也正好与《韵补》所描述的鱼虞韵跟止摄精系字读音相近的情况吻合。由此可证：《指掌图》的列等，实有韵母读音洪细的音理依据（古人没有现代语音学知识，把[u]和[ɯ]看作洪细有别是不奇怪的）。

于是从这个小问题联想到"等"的大题目。关于韵图的"等"，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自从江永提出四等洪细说之后，许多学者沿着这个路子去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也有的学者怀疑江永的说法，走着另外的解谜的路子。这也是应该支持的。因为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只有百家争鸣，互相切磋，才会真正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江永是清人，他的语音知识有历史时代的局限性。所以他所用的"洪大"、"次大"、"细"、"尤细"这种四分法未必完全准确。我们今天只把他的说法作为一个有启发性的意见来研究就可以了。无论是支持他的意见还是反对他的意见，都可以不拘泥他原话的字眼儿，尤其不必在"细"与"尤细"上多所纠缠。

江永的四等洪细说只是个假说。他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论据来。但江永是一位精于审音的学者。他敢于提出这样的假设，肯定有他的见地。后人多从现代方言中去寻找四等洪细的线索。本文希望通过《韵补》所透露的南宋时代的语音消息提供一点儿历史材料的依据，不知道可以作为我们共同解谜之一助否？

1984年6月24日



从《通考》看等的消失

王　勉

元初，福建绍武人熊忠在黄公绍《古今韵会》的基础上编辑了一部《古今韵会举要》。在这本书的凡例后正文前有一《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如不拘泥于形式的话，按其实质可算作是一篇形制特殊的韵图（日本学者花登正宏先生称之为韵表），它反映的是大约宋末时的某一语音系统，只是作者和成书的年代已无从考查了。在上届年会时，花登正宏先生发表了《关于"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一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与《古今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的关系，并构拟了《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中声韵母的音值。本文则是想就《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下面简称为《通考》）中所表现出来的等的变化谈些粗浅的看法。

《通考》和《古今韵会举要》相同，尽管二百零六韵的韵目仍然保留，但实际上已归并为一百零七韵，即平声三十、上声三十、去声三十、入声十七。由此可以断定，《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所说的《礼部韵略》决非宋丁度等人所撰的原本《礼部韵略》，而极可能是指刘渊修编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除韵部外，《通考》的声母也与中古的声母不同。《通考》分角、徵、宫、商、羽、半徵商、半商徵七音，下分三十六母。不过这三十六声母与中古的三十六声母区别甚大：照与知合、穿与彻合、床与澄合，另外从疑母中分出一个鱼母，影母中分出一个幺母，匣母中分出一个合母。然而《通考》的最大特点则是将各韵部另行分为若干类。《古今韵会举要》把这种分类叫做"字母韵"。《通考》的形式是这样的（以东冬钟韵为例）：

平　声　上

一东独用

见公公溪公空端公东透公通定公同泥公濃并公蓬明公蒙非公風敷公豐奉公冯微公瞢精公嵏清公怱从公叢知公中知公终彻公充彻公忡澄公崇影公翁晓公烘合公洪来公籠见弓弓溪弓穹群弓穷心弓嵩澄弓蟲喻弓融来弓隆日弓戎匣弓雄

二冬与钟通

见公攻端公冬定公彤泥公農非公封敷公丰奉公逢精公宗心公菘从公賨知公钟彻公冲彻公踵审公春娘公醲禅公鳙匣公硡合公洚来公礱见弓恭溪弓銎群弓蛩鱼弓颙精弓纵清弓樅从弓从邪弓松澄弓重影弓邕敷弓胸喻弓容来弓龍日弓茸

如果把它按我们熟悉的那种韵图形式画出来(平上去入-图)是这样的:

		次商次浊	半商徵	半徵商	羽						次商					商					次宫				宫				徵				角				
					次浊次	次清次	次浊	浊	次清	清	次浊	次清次	浊	次清	清	次浊	次清次	浊	次清	清	次浊	浊	次清	清	次浊	浊	次清	清	次浊	浊	次清	清	次浊次	次浊	浊	次清	清
		娘	日	来	合	么	喻	匣	晓	影	禅	审	澄	彻	知	邪	心	从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并	滂	帮	泥	定	透	端	鱼	疑	群	溪	见
东	公	—	—	笼	洪	—	—	—	烘	翁	—	—	崇	充 忡	中 终	—		叢	怱	嵏	瞢	冯	丰	风	蒙	蓬	—	—	浓	同	通	东	—	—	—	空	公
	弓	—	戎	隆		—	融	雄	—	—	—	—	虫			—	嵩						—	—				—		—	—	—	—	—	穷	穹	弓
董	孔	—	—	笼	鸿	—	—	—	晓	蓊	—	—	—	—	—	—	駷	—	—	緫	—	—	—	—	蠓	唪	—	琫	—	动	侗	董	—	—	—	孔	—
	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	贡	—	—	弄	—	—	—	哄	烘	甕	—	—	—	—	中 衆	—	送	—	—	糉	梦	凤	赗	讽	幪	—	—	—	—	洞	痛	冻	—	—	—	控	贡
	供	—	—	—	—	—	—	—	—	—	—	—	仲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跨	—
屋	穀	—	—	—	縠	—	—	—	穀	屋	—	缩	—	—	—	—	速	族	簇	镞	目	伏	蝮	福	木	仆	扑	卜	—	牍	秃	—	—	—	—	哭	穀
	匊	朒	肉	六	—	—	育	—	畜	彧	孰	菽	逐	俶 蓄	祝 竹	—	肃	—	—	蹙	—	—	—	—	—	—	—	—	—	—	—	—	囿	—	鞠	—	匊

拿《通考》和中古韵图相比，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一个无"等"，一个有"等"。较早的韵图，不论是《韵镜》还是《七音略》，韵分四等是其基本结构形式，等的概念可说是其灵魂。较晚一些的《切韵指掌图》和《四声等子》等韵图虽较之早期韵图有了一些变化，语音系统也大不相同，但仍限制在四等的框架内，韵图的形制是一脉相承的。而《通考》却打破了四等的限制，以"字母韵"为单位对各韵进行重新划分，韵图原有的基本形式被否定了。看来《通考》的作者思想很解放，当旧有的韵图形式不适合于他所要反映的语音系统时，他就索性另创了一种新形式，于是《通考》便以目前这种韵表的形式出现了。

《通考》中用来重新划分韵部的字母韵和被它们取代了的四等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下面这个表(平赅上去)

公孔贡：东冬钟庚耕登：开口、合口一二等(三等)
弓拱供：东钟庚耕：开口、合口三四等
江讲绛：江阳开口二三四等
冈甿钢：江唐阳开口一二三等
光广诳：江阳唐开口、合口一二三等
羁己寄：支脂之微齐：开口三四等
雞启计：支脂之齐：开口四等
赀紫恣：支脂之：开口二四等
妫轨媿：支脂之微灰：合口一三等
规癸季：支脂齐：合口四等
麾毁讳：支微：合口三等
惟唯恚：脂：合口四等
乖挂卦：支脂佳皆：合口二等
居举据：鱼虞：开口、合口三四等
孤古顾：鱼虞模：开口、合口一二等
佳解懈：佳皆：开口二等
该改盖：佳皆咍：开口一二等
钧稛攈：谆文：合口三四等
巾谨靳：真欣：开口三四等

根恳艮：臻痕：开口一二等
筠陨运：淳文：合口三等
欣紧焮：真欣：开口三四等
昆衮睔：文魂：合口一三等
涓畎眴：元先仙：合口三四等
犍蹇建：元先仙：开口三四等
坚茧见：元先仙：开口三四等
间简谏：山删：开口二等
干笴旰：元寒删山：开口一二等（合口三等）
官管贯：欢：合口一等
关撰惯：删山：合口二等
贤岘现：先：开口四等
卷卷犈：仙：合口三等
骄娇挢：宵：开口、合口三四等
骁皎叫：萧宵：开口、合口三四等
交绞教：肴：开口二等
高杲浩：肴豪：开口一二等
歌哿箇：歌：合口一等
戈果过：戈：合口一等
迦炧籍：戈麻：开口三四等
瘸：　戈：合口三等
嘉贾驾：麻：开口二等
瓜寡跨：麻：合口二等
牙雅讶：麻：开口二等
嗟且借：麻：开口三四等
莊瓾壮：阳：开口二等
黄晃：　唐：合口一等
况：　漾：合口三等
京景敬：清青蒸：开口三四等
经刭劲：庚耕清青蒸：开口二三四等
揯肯亘：庚耕登：开口一二等
行杏行：庚耕青：开口二四等
雄颎：　清青：合口四等
兄：　庚：合口三等
弘①：　耕：合口二等
鸠九救：尤幽：开口三四等
樛纠觩：尤幽：开口三四等
鉤耇搆：尤侯：开口一二等
裒掊戊：尤侯：开口一三等
浮妇复：尤：开口三等
金锦禁：侵：合口三四等
簪　谮：侵：合口二等
歆：　侵：合口三等
甘感绀：覃谈咸衔凡：开口、合口一二等
兼歉歉：盐添：开口、合口四等
嫌．　添：开口四等
箝捡剑：盐添严：开口、合口三四等
杴险．　添：合口三等
缄减鉴：咸衔：开口、合口二等

入　声

縠：屋沃术物没：开口、合口一等（三等）
匊：屋烛术勿：开口、合口三四等
觉：觉：开口二等
各：觉铎：开口一二等
郭：觉药铎：开口、合口一二等（三等）
吉：质锡：开口四等
橘：术锡：开口、合口四等
讫：质迄昔锡职缉：开口、合口三四等
聿：术昔：合口四等
栉：栉缉：开口、合口二等
国：质昔职德：开口、合口一三等
厥：月一：合口三等
结：屑薛葉業帖：开口、合口三四等
怛：月曷黠合洽狎：开口、合口一二等
玦：月屑薛：合口三四等
葛：曷合盍：开口、合口一等
括：末：合口一等
戛：辖黠洽狎：开口、合口二等
讦：月屑薛葉業帖：开口：合口三四等（二

等）

脚：药：开口三等

矍：药：合口三等

刮：黠锗：合口二等

爵：药：开口三四等

额：陌麦：开口二等

格：陌麦：开口二等

虢：陌麦：合口二等

洫：锡职：合口三四等

黑：德：开口一等

克：职德：开口一二等

字母韵不但打破了等的界限，也打破了韵的界限。大体来说，字母韵是按 i 介音的有无分为四种：一种只有开口的一二等字，我们叫它们开口洪音字母韵；一种只有合口的一二等字，我们称之为合口洪音字母韵；一种只有开口的三四等字，我们称之为开口细音字母韵；一种只有合口的三四等字，我们称之为合口细音字母韵。四等的差别已基本不存在了，这四种字母韵使人立刻想到"开齐合撮"四呼，确实很象，只是字母韵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语音演变的非同步性在字母韵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四等向字母韵转变时，并非是某韵某等的字一齐归入到哪个字母韵中去，这种转变是以声母为单位的。不同的声母有其不同的语音特点，当和不同的韵母结合时便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现象，形成例外。唇音、牙音、喉音、齿音中都有例外存在。

我们先来看唇音字。唇音字历来比较特殊，在中古韵图中唇音字就不分开合，在开合分明的字母韵中，唇音字仍不受拘束，这并不奇怪。有意思的是非组字。在《通考》中，非组字和帮组字同在中古韵图中一样也是界限分明的，也就是说，在《通考》的音系中，轻、重唇音分得很清楚。按照一二等字归洪音字母韵、三四等字归细音字母韵的通例，三等唇音字应和同韵的其它三四等字一样归到某一细音字母韵中，但这些三等唇音字却很有规律地与一二等字一起跑到洪音字母韵中去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字母韵有八个：

公孔贡：东冬② 二韵的非组字与东冬庚登的一二等字同归洪音字母韵。

冈吭钢：阳韵非组字与江唐二韵的一二等字同归洪音字母韵。

孤古顾：虞韵非组字与鱼模二韵的一二等字同归细音字母韵。

昆衮睔：文韵非组字与魂痕二韵的一等字同归洪音字母韵。

干笴旰：元韵非组字与寒删二韵一二等字同归洪音字母韵。

甘感绀：凡韵奉母字与覃谈咸衔四韵一等字同归洪音字母韵。

榖：屋烛迄非组字与屋沃栉没一二等字同归洪音字母韵。

怛：没乏非组字与曷末锗黠合一二等字同归洪音字母韵。

显然，三等唇音字归入洪音字母韵带有普遍性，但特殊的例子仍然存在：

巾谨靳：这是个细音字母韵，包括真文两韵的三四等字，其中也有三等唇音字。在《通考》中，这些三等唇音字标为帮滂并明，显然这些三等唇音字实际是重唇音、帮组字，而不是轻唇的非组字。

骄矫挢：细音字母韵，包括萧宵二韵二三四等字，三等唇音字的情况与巾字母韵同。

京景敬：细音字母韵，包括清青蒸三韵二三四等字，三等唇音字的情况与巾骄字母韵同。

锦：这个字母韵由寝韵三四等字组成，其中三等唇音字的情况与上三韵相同。锦字母韵的平、去字母韵是金禁两个字母韵，但这两个字母韵没有唇音字。

从上述十个字母韵中三等唇音字的归属可以清楚地看出，《通志》作者是将三等唇音字中的轻重唇音分别处理的：三等非组字归洪音字母韵、三等帮组字归细音字母韵。这就是唇音归属的一个规律，是例外中的规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产生呢？我们知道，帮非原为一类，都是双唇塞音。三等唇音声母由于受到三等韵母的i介音的影响而逐渐变为唇齿音，即轻唇音。然而声母和韵母间的影响是双向的，是互相作用的：唇音声母受韵母中的i介音影响变为轻唇，韵母中的i介音则在唇齿音声母的影响下逐渐消失。奇怪的是真萧宵清蒸等韵的唇音声母始终未被韵母中的i介音所改造。同样，由于这几韵的唇音字仍保持"自我"，与之相拼的韵母中的i介音便也保持"自我"，彼此和平共处。于是以i介音的有无为划分标准的《通考》便将i介音已消失的三等唇音字归入了洪音字母韵，而将仍保有i介音的三等唇音字归入细音字母韵。《通考》明白地将两类三等唇音字标明非组或帮组，这比那几个将帮三等和非组统统归放到唇音第三等的韵图倒是清楚多了。

《通考》中轻唇音和重唇音的特点、区别已经比较清楚，但有几个特殊的字母韵却不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

裒字母韵和浮字母韵：这两个字母韵都只有平声，无上去。裒字母韵包括尤韵的三等唇音字和候韵一等唇音字。尤韵的三等唇音字是重唇音，按说应归入细音字母韵。但它们偏偏与一等帮组字合在一起，并且独自成为一个字母韵，既不归入洪音鉤字母韵，也不归入细音的鸠字母韵。尤其让人不解的是从尤韵三等唇音字中又分出一个奉母字来，单独成为一个浮字母韵。显然裒浮二字母韵间有区别，但这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它们不归入鉤字母韵或鸠字母韵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暂付阙如。

国字母韵的情况也很特殊，包括质昔职三韵的三等重唇音和德韵的几个一等字，三等重唇音在这里与一等字为伍了，而且是一等合口字。除了唇音字外，国字母韵仅有见、影（实际应为喻）、合母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一等德韵字向质昔职三等字靠拢。《通考》将这几个韵的字归入同一字母韵，说明它们的塞音尾都发生了变化，很可能变为喉塞音-ʔ。它们的元音原本相近，这时大约已变为相同的iʔ或Iʔ。但德韵字偏偏是合口，上述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另一种解释是：质昔职的三等唇音字带有合口成分，w逐渐变强，音值大致为uiʔ或wiʔ，这样就与德韵合口接近了。不过这种推测尚需更多材料证实，再者，质昔职的唇音字为什么单独分出来也是个谜。

和裒浮国相比，羁字母韵就比较容易解释了。羁字母韵是细音字母韵，包括支脂之微齐韵的字，其中支脂之的三等唇音字都是重唇音，但微韵的三等唇音字却是轻唇音。羁字母韵是由止摄字和齐韵字组成的，止摄只有三四等字，所谓二等字只不过是列于二等地位的三等字、即假二等。从这方面来讲微韵非组字无法归入洪音字母韵，因为止摄中不存在洪音字母韵。不过这只是表面，实质是支脂之微齐的开口三四等字的元音此时已经变成为同一个高元音i或较松的I⑬，轻唇音要想影响元音i的音值恐怕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当别的韵母的i

介音受轻唇音影响消失后，止摄的主元音i却不为轻唇音所动，于是这些轻唇音也只能归到细音字母韵中了。

唇音字寓规律于特殊中，情况比较简单，知组字的归属可就要复杂多了。在《通考》中，由于知与照，彻与穿、澄与床已合并，其所谓知组实际上包括了中古的知彻澄娘和照穿床审禅两组声母。知、照两组合并本是汉语语音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考》中知照合并说明当时的实际语音较之《切韵》时代已产生了很大变化，倒并不足奇。问题出在照组声母上，准确地说是出在照三组声母上。一般来讲，知组字较循规蹈矩：知二组字归洪音字母韵，知三组字归细音字母韵。按理，照组字也应如此。但照组字似乎颇为"自由散漫"，归洪归细好象是任意为之，造成许多例外：

公孔贡：这是个洪音字母韵，包括东冬登韵的一等字及耕庚二韵的部分二等字，例外的是其中的三等字。三等非组字归洪音字母韵的原因前面已讲过了，问题在东钟二韵的三等照组字。东冬钟三韵同归一个字母韵，说明当时它们之间已无开合口之分，一等应是uŋ，三等应是iuŋ。为什么照组三等字会跑到洪音字母韵里来呢？原因应从两方面去找，照组声母在中古分为照二照三：即庄、章两组，庄组为tʂ等，或tʃ等章组为tɕ等，随语音的演变，庄、章、知三组声母都在向舌尖后音tʂ靠拢，《通考》时基本上已是三合一了。这个舌尖后辅音在与前高元音i或带i介音的韵母相拼时，无疑会对韵母产生很大影响，迫使i向前、卷舌化。这是声母方面的原因。从韵母方面来讲，东冬钟三韵的主元音是后高圆唇元音u，在照组声母与东钟三等韵相拼时，i介音处于舌尖后辅音和后高圆唇元音的夹击下，i介音自然是越变越弱，直至消失。而i介音一旦消失，东钟三等照组字就不再是细音了，于是它们被归入洪音字母韵。

与公字母韵相应的入声字母韵是穀字母韵，但穀字母韵却不包括屋烛的三等知照组字，这些三等知照组字都归到细音字母韵匊字母韵当中去了。归到细音字母韵中就说明这些照三组字仍保留有i介音，看来是屋烛韵的知照组声母的演变速度慢于东钟的知照组声母。这种演变速度上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入声里，东钟韵的澄母字虫、重也是归入细音字母韵弓字母韵的。

赀紫恣：这个字母韵包括的字不多，只有支脂之三韵的开口四等精组字和开口二等照组字。这一点很有意思：止摄的开口字都归入了羁字母韵，而精庄两组却另起山头了。照二组先不去说它，看看精组为什么特殊。仔细分析一下止摄就会发现，支脂之三韵的四等字除精组字外，几乎都是重纽，《通考》将它们另做处理了，四等就只有精组字了。精庄两组独自为一个字母韵，说明它们和真正三等是对立的。那么究竟不同在哪儿呢？董同和先生曾给赀字母韵做了精当的结论④："《切韵指掌图》以支脂之三韵的精系字入一等，表明舌尖前元音ɿ在宋代产生，这里又加入莊系字，可见舌尖后元音ʅ又已出现了。"止摄开口的精庄两组字正是由于它们的元音变成了舌尖元音才使它们脱离了三等字，组成了赀字母韵。

玦字母韵与赀字母韵有些相似，玦字母韵包括屑薛两韵的三四等字和二等照组字，这些照二组字也是三等韵中的二等，即假二等，被归入细音字母韵。但玦字母韵和赀字母韵的照

PDG

二组字有很大不同，赀字母韵的照二组字由于i在声母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没有归入细音羁字母韵，而玦字母韵中照二组字入细音母韵，恰恰是因为韵母的i介音还没有变，仍是i，所以才被归入细音字母韵。

孤古顾：这是洪音字母韵，包括模韵一等字和鱼虞二等字。看起来一二等归洪音，完全合乎规矩。实际上鱼虞二韵是三等韵，这两个韵的二等照组字都是假二等，真三等。照二组字归洪音的原因和公字母韵中三等归洪的原因是一样的。鱼虞模同归一字母韵，说明此三韵皆为合口，三等应是iu，照二组声母则是舌尖后音，在tʂ和u的夹击下，i消失了。不同的是，照三组字仍为细音，这说明照三组声母与照二组声母仍有区别，现代方言中还可发现这种区别：衡阳方言中，庄组为 ts，ts‘，s，只与开合相拼；章组为tɕ，tɕ‘，ɕ，只与齐撮相拼。孤字母韵的情况正是如此，照二组声母迫使i介音消失，照三组声母仍与i介音和平共处，于是照二归洪，照三仍归细。

簪谮：这两个字母韵包括侵沁的二等照组字。侵韵是个三等韵，其二等照组字实际上也是三等字。侵韵有两个字母韵，一是只有三四等字的金字母韵，一个就是簪字母韵，无疑，两个字母韵的音值是不相同的，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当然还是照二组声母。金字母韵的音值大约还是-m，簪字母韵的元音i却受照二组声母的影响变为较低的元音e，加速这种变化的恐怕还有闭口韵尾、m的一份功劳。有趣的是语音发展竟如此不平衡，平声去声的照二组字变了，上声的却还未变，仍归细音，于是相当整齐的字母韵表中，簪谮之间出现了空当。

栉字母韵是与簪字母韵相应的入声，包括缉韵二等照组字和栉韵照二组字，这说明《通考》时-p、-t韵尾已消失或变为相同的塞音尾，缉栉二韵主元音相同，一旦韵尾无别，二韵也就混同了。栉字母韵产生的原因与栉字母韵一样。照二组声母使栉字母韵中缉栉韵字的主元音变成了舌尖元音ʅ。

乖挂卦字母韵又是另一种情况。这是个洪音字母韵，包括佳皆二等合口字，有意思的是它还包括支脂二韵的合口照二组字。止摄合口二等照组字仅有几个，但它们不归入止摄合口细音字母韵妫字母韵，却跑到蟹摄的字母韵中去了。在《通考》中，止摄和蟹摄已基本合并，乖字母韵中有支脂韵的照二字，说明这些假二等字的介音已消失了，而乖字母韵的存在还说明，止蟹两摄虽合为一了，但灰咍一等韵和佳皆二等韵之间的区别竟然仍旧保持着。

在《通考》中，江阳唐三韵已合并，但合并的方式却颇复杂，仅有二等的江韵竟一分为三：见组字归入了细音字母韵江字母韵，帮组归入了由唐韵一等开口组成的冈字母韵，其它字竟归入了由唐阳二韵合口字组成的光字母韵。阳韵字的分合也很有意思，开口三等照组字归入了洪音冈字母韵，二等照组字却归独立为莊字母韵，合口一三等字都归入了洪音光字母韵。冈、莊、光三个字母韵中的照组字的归属都是例外。

冈吭钢：包括唐韵一等字、江韵二等帮组字、阳韵三等非组字和知三、照三组字。三等非组前面说过了。从知三、照三归入洪音看，可以肯定当时知照两组声母的音值都已变成了tʂ、tʂ‘、ʂ，看来这几个知照组字的声母是演变最快的几个，比起公字母中的照三组声母也更彻底。有意思的是：照三组字完全归入了洪音字母韵，而照二组字却全数分出去另立了门户。

莊㽵壯：只有阳韵二等照组字，这实际是些假二等字。按理，照三声母已变成tʂ、tʂ'、ʂ，照二韵母是三等韵，那么阳韵的照二照三应完全合二为一，都归入洪音罔字母韵，但照二组字偏要独立出来，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照二与照三的韵母间出现了差别。从官话系统和大多数方言的演变现状来看，阳韵的照二组字变成了合口呼。显然，《通考》时，照二组字这种由开口向合口演变的过程已经开始，于是造成了莊字母韵的独立。

光广诳：这个合口字母韵中，不仅有一二三等的字，而且有开有合：唐韵合口一等字，阳韵合口三等字及江韵开口照知组字和来母字。江韵的中古音值是ɔŋ，语音不断演变，ɔ逐渐变为α，便与阳唐韵合了。独知照组字例外，竟变为合口，这和莊字母韵的情况是相同的。之所以产生这种例外，无疑tʂ、tʂ'、ʂ的影响起了决定作用，而江阳唐的后圆唇元音则是作用的另一方。当tʂ、tʂ'、ʂ和α、ɔ等后低元音相拼时，很容易产生一个中介流音u，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莊字母韵要独立、江韵知照组变为合口的原因吧。而莊字母韵不与光字母韵合，恐怕是庄字母韵还未完全变成合口的缘故。至于三等阳韵合口归入洪音字母韵则是见、影组的问题，下面再讲。

另外还有个怪字母韵，只有至韵的审母二等字。从《通考》的体例看，这个字应是属乖字母韵的去声卦字母韵的。《通考》的刻工极粗糙，错误很多，这很可能是刻写时马虎所致。

上面谈的是非、照两组的例外现象。《通考》中还有一种现象很引人注意，即就是见组、影组的字所表现出的独立性。当同韵的其它声母的字归入某一字母韵时，这些牙喉音却往往闹独立，跑到另外一个字母韵中去了，或者牙喉音索性自成一个字母韵。能够反映出牙喉音的独立性的字母韵数目不少，大致分三类：

一、牙喉音单独归入某一字母韵

公孔贡：包括东冬钟庚耕登几韵的一二等字，但庚耕登三韵仅是牙喉音字（此三韵合口只有牙喉音字）及不拘于开合的帮组字归入此字母韵。

弓拱供：包括东钟庚耕几韵的三等字，庚韵仅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

江讲绛：包括阳韵的三四等字，江韵的二等见溪疑晓匣归入此字母韵，帮组字归罔字母韵，知照组字归光字母韵。牙喉音字这种出例的现象很少。二等牙喉音归入细音字母韵说明二等的见k溪k'疑ŋ晓x匣ɣ已变为kj、k'j、xj、ɣj、ŋj，这种声母对韵母产生影响，产生一个i的介音，于是被归到细音字母韵。

妫轨媿：包括支脂的三四等合口字和灰咍的一等合口字，微韵合口仅牙喉音和唇音，牙喉音归入妫字母韵。支脂微字归入洪音字母韵，显然是由于u介音强化而使i介音消失造成的。

光广诳：包括江韵的知组、来母，阳唐合口仅见影组字，归入此字母韵。

乖掛卦：包括支脂的二等知组，佳皆合口仅有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

巾谨靳：包括真韵的三四等字，欣韵仅有牙喉音，痕韵除一吞字外仅有牙喉音，二韵的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

钧稛攈：包括谆韵合口三四等字，文韵仅有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

鞬蹇建：包括先仙韵开口三四等字，元韵开口仅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

坚茧见：包括先仙三四等字，元韵开口牙喉音部分归鞬字母韵，部分归入此字母韵。

涓畎睊：包括先仙合口三四等字，元韵合口仅有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

匊：包括屋烛韵三四等字、术三四等字，勿仅有牙喉音及唇音，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

郭：包括觉韵二等字，药铎合口仅有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通考》将缚字标为匣母字，其实是奉母字，是刻错了。

讫：包括质术，陌麦昔锡、职德，缉韵的三四等字，迄韵开口仅有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

讦：包括屑薛葉的见组知组字，月韵开口仅有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

国：这个字母韵很怪，前面也谈到了。职德合口的几个牙喉音与质昔职的三等帮组字跑到一起来了。

玦：包括屑薛韵三四等字，月韵合口仅有牙喉音，月韵合口的鱼母字归入此字母韵。

戛：包括黠辖的二等字，洽狎的牙喉音归入此字母韵。

结：包括屑薛葉的三四等字，没韵开口仅有牙喉音，没韵的影母字归入此字母韵。

二、牙喉音独立组成字母韵

规癸季：由支脂齐合口见溪晓群匣么母字组成。

鸡启计：由支脂齐开口见溪群晓匣母字组成。

佳解懈：由佳皆开口见溪匣母字组成。

欣紧焮：由欣开口匣晓母字组成。

筠陨运：谆文合口鱼影母字组成。

间简谏：删山开口见溪匣母字组成。

拳卷弮：先元合口见溪母字组成。

交[5]绞教：肴韵开口见溪晓匣合母字组成。

瘸：　戈韵合口群晓母字组成。

雄顷：　东清青合口见溪晓匣母字组成。

经刭劲：庚耕青蒸开口见溪晓母字组成。

嘉贾驾：麻开口见溪晓匣母字组成。

樛纠觩：幽开口见群晓母字组成。

兼歉歉：添开口见溪幺母字组成。

缄减鑑：咸开衔合口见溪晓匣母字组成。

觉：觉开口见溪晓匣母字组成。

吉：质锡开口见溪晓匣母字组成。

橘：术锡合口见溪群晓母字组成。

厥[6]：月合口见溪群影晓母字组成。

葛：曷开口合盍合口见溪影晓合母字组成。

矍：药合口见溪鱼母字组成。



格：陌麦昔开口见溪晓匣母字组成。

虢：陌麦合口见影晓合母字组成。

黑：德开口晓合母字组成。

三、一个字母韵中仅有一个声母的字

麾毁讳：支韵合口晓母字。

惟唯恚：脂韵合口喻母字。

贤岘现：先仙韵开口匣母字。

黄晃： 唐韵合口合母字和荡韵合口匣母字。合母是从匣母分出的，仍算匣母。

行杏⑦ 行：庚青韵开口匣母字。

兄： 清韵合口晓母字。

弘： 庚耕韵合口影母字。

歆： 侵韵合口晓母字。

杴险： 盐韵合口晓母字。

嫌： 添韵开口匣母字。

况： 漾韵合口晓母字。

聿： 术昔韵合口喻母字。

洫： 锡职韵合口晓母字。

第二类与第三类相加，竟有37个之多，占字母韵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数量之多，足以表明牙喉音的特殊。其实，所谓牙音喉音不过是古人的叫法，用现代语音学的观点来看，牙喉音声母大多是舌根音：见k、溪k'、群g、疑ŋ、晓x、匣ɣ，再加上一个零声母的影、一个半元音的喻。在上述字母韵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见溪晓匣四个声母的字。而影喻疑三个声母的字就较少，在《通考》中喻疑（鱼）有相混的现象，可见疑（鱼）已和喻母很接近了。群母字出现得少恐怕与群母字本身就少有关。舌根音在韵母演变时起了阻滞的作用，使得所谓牙喉音字的演变慢于其它声母字，当它们与其它字产生较大差距时，《通考》的作者就将它们单独分了出来。影（幺）喻疑（鱼）几个声母因是零声母或是半元音，相对来讲对韵母起的作用要小一些。看来舌根音造成的特殊现象并非仅限于《通考》时代，第一类字母韵说明早在中古时期，牙喉音就很有特色了，所以才会有那样多的"某韵合（开）口仅有牙喉音"的情况存在。

尽管各声、韵母的演变速度参差不齐，大趋势却是肯定的：等的界限日趋模糊，走向消亡；开齐合撮四呼的基本雏型已出现并将逐渐定型，取代四等。《通考》反映了这一过渡时期的实际语音，字母韵则是这一时期的特定产物，它的出现说明至迟在宋末，等就已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而等的衰变之始恐怕要早得多，《切韵指掌图》就露出了一些端倪，但由于传统韵书和韵图往往比较保守，很少反映出等的变化来，所以《通考》为研究等的变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考》及按《通考》体系而编的《古今韵会举要》补上了从中古音系到《中原音韵》音系中的一个环节，它们标志着中古音时期的结束和近代音时期的开始。

PDG

附注

① 弘仅一影母泓字，疑弘为雄之误。

② 平赅上去，以下各韵目除少数例外，皆同此。

③ 花登正宏先生拟作 i 。

④ 《汉语音韵学》第 197 页。

⑤ 交字母韵有一泥母挠字，从其位置看似为书误。

⑥ 还有一厥字母溪母字夹在玦字母韵中，疑误。

⑦ 上声耿韵有个并母字，书误。



释 二 等

许宝华 潘悟云

对“等”的解释，音韵学界向来推重江永之说：“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① 但是江永对等的解释，是根据十八世纪北方音而言的，并不能反映韵图时代或切韵时代的等的实质。比如有的音韵学家根据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把一、二等定为洪音，即不带任何介音。高本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把东-拟作Cuy，江拟作Cɔy，它们既不带i介音，也不带i介音。但是ɔ的开口度比u更大，也就是说江韵的Cɔy比东、韵的Cuy应该更洪，这显然跟“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之说不合。可见四个等的区别决不是简单的洪细关系，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对二等的解释。

壹 中古二等的上古来源

二等字的上古来源已经基本上弄清楚，这为中古二等特征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960年，雅洪托夫(C·E·ЯХОНТОВ)在第25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重要的论文《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认为中古二等字在上古的声母是带-l-的复辅音。② 这个观点很快得到许多汉学家的支持和承认。雅洪托夫立论的主要根据是二等字跟来母的密切关系，在他的上古声母系统中，来母拟作*l，所以二等字为*Cl-。但是后来包拟古(N·C·Bodman)等人根据亲属语的比较材料和汉语借词，认为来母在上古是*r-，以母才是*l，于是跟来母关系密切的二等字的上古声母当然也要改拟作带-r-的复辅音*Cr-③。笔者赞同包拟古等人的拟音。

这样构拟同时有汉语内部材料和外部材料的证据。举例如下：

一、汉语内部材料的主要依据是二等字跟来母之间的关系。

1．谐声材料

二等字	膠监格隔降柬虢埋庞蛮剥卯数麗
来母字	翏滥洛鬲隆阑寽里龙峦录柳娄丽

2．异读材料

角，《广韵》古岳切，又卢谷切“角里先生”。《周礼·大司乐》：“大蔟为角”，《释文》：“角如字，古音鹿”。《礼记·丧大记》：“实于绿中”，郑玄注：“绿当为角声之误也”。

蜣，《广韵》古行切。《左传·昭公十一年》“不羹”，《释文》：“旧音郎”。

沦:《广韵》力迍切"没也"。《汉书·表八》"泠沦氏"注"服虔云沦音鳏",鳏,古顽切、

纶:《广韵》力迍切又古顽切。《礼记·缁衣》"其出如纶",《释文》"纶音伦,又古顽反"。

绾:《广韵》乌板切,《说文》:"读若鸡卵"。

拣:《广韵》古限切,又郎甸切,义同。

胍:《广韵》古娃切,又落戈切,义同。

锊:《广韵》力辍切。《周礼·冶氏》:"重三锊",郑众注:"读为刷"。

乐:《诗·出其东门》"聊乐我员",《释文》:"乐音洛,注并同,一音岳"。《诗·鹤鸣》"樂彼之园",《释文》:"乐音洛,沈又五孝反"。

庞:《广韵》薄江切。《汉书·志八》"都庞"注"应劭曰:庞音龙"。

斄:《广韵》莫交切,落哀切,里之切,义并同。

3. 同一词族内二等字与来母字的比较。

蕑,古闲切——莲,落贤切,《诗·泽陂》"有蒲与蕑",鲁《诗》作"有蒲与莲",郑玄笺"蕑当作莲"。

闲,户间切——阑,落干切,《易·家人》"闲有家",《释文》:"闲,马之阑也"。

葭,古牙切——芦,落胡切。

麦,莫获切——来,落哀切。

巷,胡绛切——弄,卢贡切。

监,古衔切——览,卢敢切。

革,古核切——勒,卢则切。《尔雅·释器》"辔首谓之革",《汉书·匈奴传下》"案勒一具"注:"勒,马辔也"。

家,古牙切——庐,落胡切。《易·家人》"家"字《释文》注:"人所居称家"。

4. 二等介音在现代方言中的遗留现象。

二等字在某些方言中往往拆成两个音节:

*CrV>*CVrV>CVlV

古人不知道古代汉语有复辅音存在,当然不会明白这种变化的来龙去脉,故目为反切一类,名之曰"切脚字"。宋俞文豹说:"俗语'切脚字'勃笼蓬字,勃篮盘字"。④ 但是,口语里既然已经有"盘"字,为什么偏偏故弄玄虚,还要造出一个"勃篮"来,实在费解。而且南北各地方言的"切脚字"都用来母字做下字,甚至连词汇都相当一致,难道这些"切脚字"的创造人都是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所以把方言中的"切脚字"看作是上古二等读音的残留现象,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可以跟谐声材料和亲属语的同源词材料互相印证。可比较太原"角"的切脚字kəʔlau和藏语gru(角),福州"夹"的切脚字kɛlɛiʔ和缅语kjap<*klap(夹板、窄紧)。下面我们举一些本字为二等字的切脚字例子。⑤

摆,太原方言"薄咪" pəʔlai (太原"摆" pai)。

爬,太原方言"扑拉" phəʔla(太原"爬"pha)。

跑,太原方言"扑涝" phəʔlau(太原"跑"phau)。

棒，太原方言"薄浪"pəʔlõ(太原"棒"põ)。

刮，太原方言"刮腊"kuəlaʔ(太原"刮"kuaʔ)。

巷，太原方言"黑浪"xəʔlõ(太原"巷"xõ)，长治方言"圪浪"kəʔlɑŋ。

环，太原方言"忽栾"xuəʔluæ̃(太原"环" xuæ̃)。元曲作"胡阑"，《高祖还乡》："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白胡阑即白环。

擦，太原方言"测腊"ts'əʔlaʔ(太原"擦"ts'áʔ)。

趵，太原方言"卜涝"pəʔlau(太原"趵"pau)。

埂，太原方言"圪楞"kəʔləŋ(太原"埂kəŋ)。

嗝，太原方言"圪漏"kəʔlə。

角，太原方言"矻塄"kəʔlau(太原"角"tɕyəʔ，切脚字已舒声化)。

撑，太原方言"得楞"təʔləŋ，福州方言thalaŋ(二处的声母反映古知归端的特点)。

夹，福州方言kɛlɛiʔ(福州"夹"kɛiʔ)。

滑，福州方言kolouʔ(福州"滑"kouʔ)。

闩，福州方言solouŋ(福州"闩"souŋ)。

搅，徐州方言kəlou。

此外，有些方言的二等字还有声母是 l- 的例子，如：

爬，益阳方言 la。⑥

舰，临州方言 lam，漳平方言 lam。⑦

刷，汉越语 loat。

二等字在上古如果只带简单声母，我们就难以解释上面的语言现象：见母的"龚"怎么又读作来母的"郎"？并明的"庞"怎么和来母的"龙"谐声？并母的"爬"益阳话为什么读作 la？所以，二等字的上古声母一定带有音素*-r-"也就是说它们是带*-r-的复辅音*Cr-。例如，"龚"*kraŋ又读"郎"*raŋ；"庞"*broŋ，声符"龙"*roŋ，等等。

二等字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几乎没有来母字，在《说文》中只能找到三个带来母的二等字，而且常用字只有一个"冷"字(其余两个是：举、醶)，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二等字的声母既然是*Cr-，C-当然不大可能是*r-。

二、外部材料

1. 二等字在亲属语言中的同源词。⑧

八*pret，藏语brgiad<*brjad(李方桂认为藏语的-rgj-来自*-rj-⑨)，原始塔芒语*pret(包拟古1979例78)，嘉戎语wu-riat，仡佬语vla。

百*prak，藏语brgja<*brja，缅语ra，

马*mraʔ，缅语mraŋ，苗语*mʑa(取王辅世的声母构拟)。

甲*krap，藏语khrap(铠甲、鳞甲)，缅语khjap<*khlap(甲胄)，泰语krɔ(铠，铁甲)。

角*kruk，藏语gru(角，隅)。

降*kroŋs，藏语Nkhruŋs-pa(诞生，N为小阿前缀)，可比较《离骚》："惟庚寅吾以降"，

《诗·玄鸟》:“降而生商”。又《诗·长发》:“汤降不迟”,郑笺训“降”为“下”,谓“下士尊贤”,实迂儒之谈。

搅*kruʔ,藏语dkrug(搅乱,d-为前缀)。

嗝*krek,藏语sgreg(打嗝)[10]

觉*kruk,藏语dkrog(使觉醒)。

窖*krus,泰语kru(地下室,地下穴)。

教*krus,泰语gru(教师)。

嵌*khram,泰语gram(以金银镶之)。

迓*ŋras,缅语ŋra(遭逢)。

覸*kren,《广雅·释诂》“覸,视也”。缅语kraɲ(看)<*kriŋ[11]。

驳*pruk,缅语prok(有斑点)。

诧*khwra,缅语kwra(夸张,夸大)。

架*krai,景颇语khrai(架设)。

2. 古汉越语(Old Sino-vietnamese)中的二等字常常带声母s-,试比较:

上古汉语	古汉越语	汉越语
悭*khrin	sen(悭吝)	khien
陷*groms	sụm(陷、塌)	ham
江*kroŋ	sông(江、河)	giang

从越南语的方言比较可知,现代越南语的s-来自古越南语的*Cr-[12]。

越南的字喃显然是在不同时代创造的,但是从它们的声韵系统看,其中一部分至迟在东汉以前就已经出现。由于它们往往采用汉字作声符,所以从字喃读音跟声符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到二等字在古代带-r-介音的一些迹象。如rách(裂),从衣责声。责,庄母麦韵。[13]

二等字来自上古的*Cr-,已有好多学者论证过,我们不过将他们的论证内容稍作介绍,同时加进自己的一些材料而已。

除了二等字以外,来母字还跟许多三等B类(重纽三等)字谐声,所以有些学者把重纽三等的上古来源拟作*Cr′-。[14]由于这个问题与本文关系不大,故不作详细讨论,仅仅因为跟来母的谐声有关而顺便提及。

贰 反例解释

但是,上面对二等上古来源*Cr-的证明,还会碰到不少反例,只有对这些反例作出满意的解释,这种证明才是真正有效的。

一、有些来母字还跟非二等和非三等B类字谐声。雅洪托夫也注意到来母跟某些一等字谐声的现象,但是他认为这种一等读音都是后起的,其证明有点牵强[2]。这些跟来母谐声的例子虽然远远没有二等和三等B类多,但是它们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于上述的论

PDG

证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反例。例如：

莒，居许切——吕，力举切；苏，素姑切——鲁，郎古切；貉，下各切——洛，卢各切；兼，古甜切——廉，力盐切；睦，莫六切——陆，力竹切。

与谐声现象相平行的，还有来母字跟非二等和非三等B类字之间的异读现象：

悝，苦回切，又良士切。

果，古火切。但是《周礼·春官·龟人》"东龟曰果属"、《释文》"果，鲁火反"。

卵，卢管切，而《礼记·内则》"鱼卵"郑玄注："卵读为鲲"。鲲，古浑切。

二、有些二等字在亲属语言中的同源词或借词往往是Cl-，而不是Cr-，试比较：

江*kroŋ，藏语kluŋ（河）。缅语khjɔŋ<*khlɔŋ（小河）。

蛟*kru，藏语klu（龙）。

谏*kran，藏语klan-ka（非难，找茬儿）。

稼*kra，泰语kla（秧）。

棒*broŋ，泰语phlɔŋ<*blɔŋ（棒）。

下*gra，缅语kja<*kla（下降）。

价*kra，缅语kja<*kla（价值）。

峡*krap，缅语kjap<*klap（峡谷）

夹*krap，缅语kjap<*klap（夹板、窄紧）

甲*krap，缅语khjap<*khlap（甲胄）。

坑*kraŋ，缅语kjaŋ<*klaŋ（洞，凹地）。

闩*sk-ron，泰语klon（门闩）（汉语s-为前缀）。

港*kroŋ?，泰语glɔːŋ（港）。

疤*pra，佤语pliak（疤、伤痕）。

敲*khreu，佤语glauk（敲）。

格*krak，佤语ghlɔk（格、级）。

搅*kruk，佤语klau（搅和）。

包拟古正是根据这种对应关系，认为二等字在上古分别有*Cr-、*Cl-两种来源[15]。不过我们并不同意他的这种观点，理由有四。

第一，有许多以母字跟非二等的舌根音或唇音互谐，例如：

𦣞，与之切——姬，居之切。

与，以诸切——举，居许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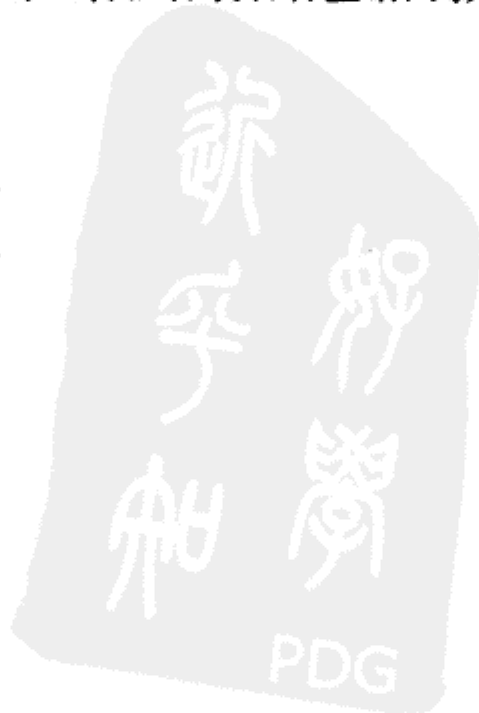
匀，羊伦切——均，居匀切。

羊，与章切——姜，居良切。

冘，馀针切——[illegible]，巨金切。

衍，以浅切——愆，去乾切。

异，羊吏切——冀，几利切。



遗，以追切——溃，胡对切。

梬，以整切——甹，普丁切。

上文已经提到，以母的上古来源为*l-。根据以母的这种拟音，上面这些与以母谐声的非二等舌根音、唇音当然只能是*kl-、*pl-。例如"与"的上古音为*laʔ，如果把"举"的上古音只简单地拟作*kàʔ,就难以解释它为什么要用"与"作声符。但是如果把"举"拟作*klaʔ，这个谐声关系就很容易解释了：这个谐声系列的词根是laʔ,*k-是前缀。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谐声系统中的两个趋势：

1. 二等字大多跟来母字谐声，很少跟以母字谐声；

2. 与以母字谐声的舌根音、唇音大多是非二等字字。

从这个事实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二等字在上古是*Cr-，而那些跟以母谐声的非二等字则是*Cl-。这些非二等字包括一等、纯四等和非B类的三等。当然，我们也发现不少跟以母谐声的三等B类字，如"冀、愆、榖、贵"等等，它们在上古很可能也是*Cl-，跟普通三等属于一类，后来为什么转到三等B类去待考。

第二，有许多非二等和非三等B类字在亲属语中也有Cl-型的同源词，试比较：

雇*klas，藏语gla-mi（雇工，mi人）。

谷*klok，缅语khjɔk<*khlɔk（豁谷）。

房*blaŋ，黎语ploŋ（房屋）。

裤*khlas，佤语khlaʔ（裤子）。

坚*klin，缅语kjaŋ<*kliŋ（坚硬）。

盖*klabs>klats，泰语klat（大伞，华盖）。此词的词根形式在泰语中为klab（掩埋、遮蔽）。

告*kluks，泰语kla:u（说，发言）。泰语au跟汉语幽部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可比较泰语lau（酒），kau（九）。

开*klɯi，仡佬语klei（开）。

如果仅仅根据比较材料，认为上古的*Cl-有些变作中古的二等，有些变作中古的一等、普通三等或纯四等，我们实在无法找到其中的分化条件。

第三，二等庄组字在中古为卷舌音，显然是在上古-r-介音的影响下变化而来的。二等的上古介音如果是*-l-，就不大好解释卷舌音的由来。"闩"的泰语同源词是klon，我们如据泰语的形式把"闩"的上古音拟作*s-klon，中古的卷舌成份就不好交代。

第四，现代方言中还有许多本字为非二等和非三等B类的切脚字。对于二等带r介音这个结论来说，这些例子好象是严重的反例。其实它们恰巧可以用来证明某些非二等和非三等B类字在上古的声母是带-l-的复辅音。道理很简单，既然二等字的切脚字来自上古的*Cr-，那么非二等的切脚字当然不可能再有这个来源，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同一个*Cr-为什么会有二等和非二等的不同变化结果。所以它们应该来自上古的*Cl-。它们的演变过程分别是：二等、三等B类ClV>CVrV>CVlV，非二等、非三等B类ClV>CVlV。

下面是部分例子。

团，太原方言“突栾”thuəluæ̃　（太原“团”thuæ̃）。

滚，太原方言“骨拢”kuəʔluŋ　（太原“滚”kuŋ）。

绊，太原方言“薄烂”pəʔlæ̃　（太原“绊”pæ̃）。

蹦，太原方言“薄棱”pəʔləŋ　（太原“蹦”pəŋ）。

笨，太原方言“薄楞”pəʔləŋ　（太原“笨”pəŋ）。

干，太原方言“圪栏”kəʔlæ̃　（太原“干”kæ̃）。

裹，太原方言“骨裸”kuəʔlə　（太原“裹”kuə）。

合，太原方言“黑腊”xəʔlaʔ　（太原“合”xaʔ）。

凑，太原方言“戳戮”thuəʔlə　（太原“凑”tshə）。

蓬，太原方言“泼棱”phəʔləŋ　（太原“蓬”phəŋ）。

拖，太原方言“特罗”thəʔlə　（太原“拖”thə）。

吊，太原方言“得料”təʔliəu　（太原“吊”tiau）。

福州方言talau　（福州“吊”tau）。

孔，太原方言“窟窿”khuəʔluŋ　（太原“孔”khuŋ）。

抖，福州方言tɛlɛu　（福州“抖”tɛu）。

捆，福州方言kuluŋ　（福州“捆”khuŋ）。

根据上面四点理由，我们赞同某些学者的看法，认为二等的上古介音只有*-r-一种，而上古带*-l-的复辅音*Cl-到中古变作非二等和非三等B类字。[10]

但是，这种构拟又怎样对上述的反例作出解释呢？

大家知道，七至九世纪的藏语中还有丰富的形态变化，所以，比七世纪藏语更加古老的上古汉语和原始汉藏语中，形态变化一定更加复杂。*-r-和*-l-的交替就是这种形态变化之一。下面来母和以母之间的谐声、异读、通假即是这种交替的反映。

昱，余六切；声符“立”力入切。

律，吕邮切；声符“聿”馀律切。

藥，以灼切；声符“乐”卢各切。

蜼，《周礼·春官·小宗伯》“六彝之名物”郑玄注“蜼彝”《释文》：“蜼音诔，又以水反”。

里，通已。《周礼·考工记·匠人》“里为式”即“已为式”，《释文》：“里读为已，音以”。

既然*r-和*l-可以交替，*c-和*cl-的交替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设汉字A有两个读音*r-和*l-，这两个形式加前缀*c-又派生出两个词*cr-和*cl-，分别以A为声符构成新的形声字B（二等或三等B类字）和C（非二等或非三等B类字）。后来汉语形态消失，汉字逐渐向一字一音方向发展。假设汉字A的读音*l-失去了，只剩下*r-一读，到中古变作来母字。于是C和A之间就出现了非二等或非三等B类字跟来母字之间的谐声关系。我们设想，汉藏语系的各语言原来都有形态变化，后来形态逐渐消失，象汉语、侗台语，几乎成了无形态的语言，即使是七世纪的藏语，原来的好多形态也已经失去。假设某词在原始语中有*Cr-和*Cl-

两种形态，后来随着形态变化的消失在 A 语言中只保存了 *Cr-的形式，在 B 语言只保存了 *C l-的形式，这就是两种语言的同源词分别为*Cr-跟*Cl-的原因。

叁　中古二等的介音

《切韵》的反切上字通过系联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等、二等、纯四等为一类，三等为一类。后一类的三等字带有腭介音，而前一类的一等字不带腭介音，纯四等在《切韵》时代也不带腭介音，所以音韵学家们由此推论，二等字也不带任何介音。实际上，从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只能在逻辑上得出二等字不带腭介音的结论，而不能排除二等字带有其他类型介音的可能。雅洪托夫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再晚一些时候，二等字中的介音 l 被某个半元音或者元音（可能是e）取代”，至于这个取代发生在什么时候，他没有说起，在他的文章中，二等字在中古是不带任何介音的。

如果假设上古介音 *-r- 不经过中间阶段到中古直接失去，有许多现象不能得到解释。例如，蒲立本认为介音*-r-的失落会引起主元音变作 a[17]，拿李方桂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介音 r 有一种中央化的作用 centralization”使后面的较高元音下降，较低元音上升[18]，但是介音 r 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呢？中古二等舌根音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腭化？如果象雅洪托夫那样认为介音-r-先变作-e-，到《切韵》时代失落，最后又重新生出-i-，这种音变过程显然很不合情理，跟文献材料也不符合。

郑张尚芳在 1981 年提出二等介音可能经过如下的演变过程：

*-r->-ɣ->-ɯ->-ɨ->-i-

我们完全赞同他的假设，并且在本文加以证明。

二等介音在现代方言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反映形式。[19]

1. 零介音。特别是知、庄组的二等介音，在绝大多数的方言中不复存在。

2. i 介音。中古二等喉牙音在大部分的官话方言中都带有 i 介音，同时引起喉牙音的腭化。官话不带 i 介音的有些二等字，甚至唇音字在某些吴语方言中也带有 i 介音。

例如：

遂昌方言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烹	phəŋ	phiaŋ	彭	baŋ	biaŋ
盲	məŋ	miaŋ	猛	məŋ	miaŋ
迫	piʔ	phiaʔ	百	pɛʔ	piaʔ
拍	phɛʔ	phiaʔ	白	bɛʔ	biaʔ
陌	mɛʔ	miaʔ	羹	kaŋ	tɕiaŋ
硬	ŋaŋ	ȵiaŋ	客	khaʔ	tɕhiaʔ
额	ŋaʔ	ȵiaʔ	棚	bəŋ	biaŋ
麦	mɛʔ	miaʔ	耕	kəŋ	tɕiaŋ

浦 江 方 言

巴 pia　爬 bia　麻 mia　八 pia　拔 bia　瓦 ȵia

牙 ȵia　炒 tɕhio　巧 tɕhio　下 jia　夹 tɕia

衢 州 方 言

爬 bia　麻 mia　马 mia

武 义 方 言

排 bia　买 ɦmia　拜 pia　债 tɕia

义 乌 方 言

渣 tsia

二等唇音后面的 i 介音也出现在某些其他方言，如太原方言：

迫 phiəʔ　白 piəʔ　伯 piəʔ　百 pieʔ

太 谷 方 言

百 piæ　拍 phiæ　白 piæ

大 同 方 言

百 pia　拍 phia　白pia

广 西 伶 话

八 pia

3. u 介音

建 德 方 言

家 kuɤ　牙 ŋnɤ　假 kuɤ　窗 tshuã　狭 huɤ

夹 kuɤ　甲 kuɤ　梗 kuæ̃

浦 江 方 言

茶 dʑuʌ　插 tɕhuʌ　梗 kuæn（儿化形式）

淳 安 方 言

疤 puɔ　爬 phuɔ　麻 muɔ　渣 dzuɔ　沙 suɔ　牙 uɔ

茶 tshuɔ　搽 tshuɔ　查 tshuə　鸦 uɔ　假 kuə　下 huɔ

蟆 muɔ　马 muɔ　怕 phuɔ　夏 huɔ

武 义 方 言

麻 ɦmuɑ　马 ɦmuɑ　罢 buɑ　颜 ɦŋuɑ　鸭 ʔuɑ　夹 kuɑ

爬 buɑ　拔 buɑ　家 kuɑ　查 dzuɑ　杀 suɑʔ　插 tshuɑ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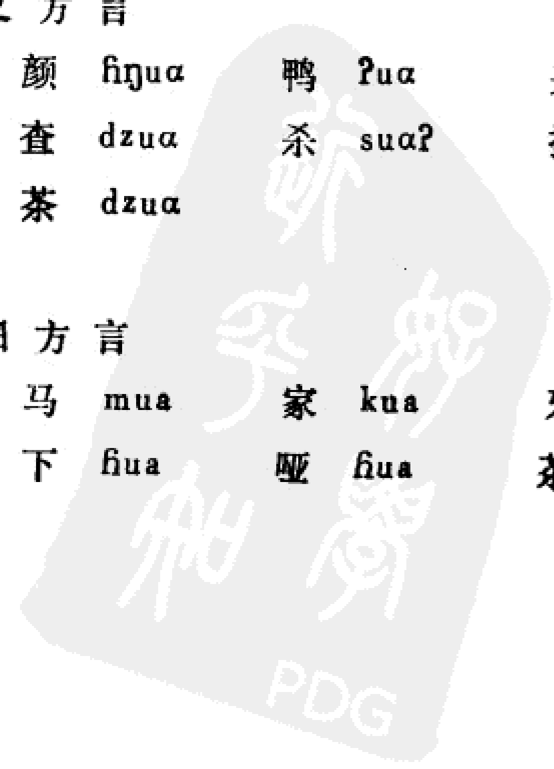
牙 ɦŋuɑ　架 kuɑ　假 kuɑ　茶 dzuɑ

下 ɦuɑ　鸦 uɑ　芽 ɦŋuɑ

东 阳 方 言

疤 pua　爬 bua　麻 mua　马 mua　家 kua　牙 ŋua

假 kua　虾 hua　鸦 ua　下 ɦua　哑 ɦua　茶 dzua



狭 ɦua　八 pua　拔 bua　杀 sua　角 kua　梗 kuæ

磐安方言

牙 ŋua　虾 hua　假 kua　下 ɦua　哑 ua　狭 ɦuᴀ
眼 ŋua　颜 ŋua　杀 sua　角 kuᴀ　茶 dzua　查 dzua

龙游方言

鸦 uɔ　哑 ua　下 ɦua　假 kua　鸭 uɔ　狭 ɦuɔ
茶 dzua　查 dzua　梗 kuæ

"梗"字带 u 介音的形式在吴语地区非常普遍，甚至在非吴语区也时有发现，如江西的都昌(土圹)方言读 kuaŋ。

有些官话庄组二等字读合口，如"双"ʂuaŋ，"捉" tʂuo 也属于这种类型。

4. y 介音

建德方言

茶 tɕyɤ　沙 ɕyɤ　查 tɕyɤ　插 tɕhyɤ　杀 ɕyɤ　双 ɕyã
桌 tɕyo　闩 ɕyo　刷 ɕyo

浦江方言

杀 ɕyᴀ　刷 ɕyœ

遂昌方言

划　文读 ɦuaʔ　白读 jyaʔ
横　文读 ɦuaŋ　白读 jyaŋ

武义方言

怀 ɦya

二等 y 介音也见于其他方言，如广西伶话：

乖 kya　快 khya　坏 wya

5. ɯ 介音

建德方言

麻 mɯɤ　爬 bɯɤ　马 mɯɤ　怕 phɯɤ　疤 pɯɤ　八 pɯɤ

义乌方言

疤 pɯa　巴 pɯa　爬 bɯa　马 mɯa　包 pɯə　猫(儿) mɯən
饱 pɯə　豹 pɯə

磐安方言

巴 pɯa　疤 pɯa　爬 bɯa　麻 mɯa　蟆 mɯa　马 mɯa
八 pɯᴀ　拔 bɯᴀ

乐清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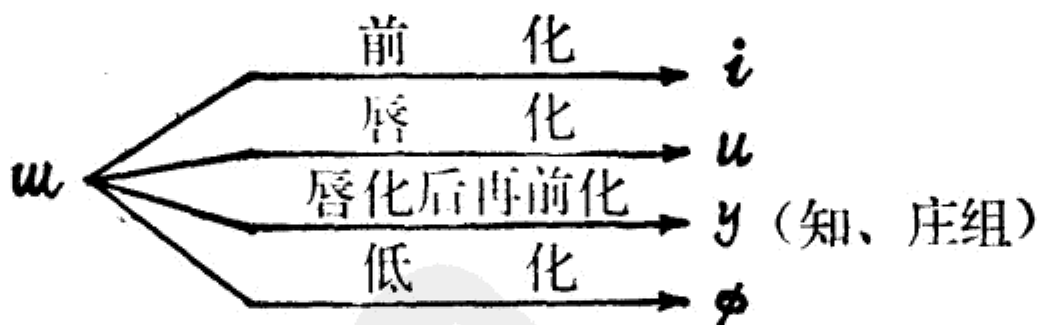
八 pɯɜ　马 mɯɜ　爬 bɯɜ　麻 mɯɜ　怕 phɯɜ　双 sɯɜ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

第一，二等字的现代介音i、u、y、ɯ到底是从古代的二等介音发展而来的，还是受后接元音的影响产生出来的？关于官话二等喉牙音的i介音，很多学者认为是受前低主元音-a的影响而后来产生出来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江韵在《切韵》时代是-ɔŋ，根本不带主元音-a，它的舌根音为什么也产生出i介音呢？特别是上面所引的几处方言材料更不好作这样的解释。太原方言"白"piəʔ主元音是ə，浦江方言"巧"的主元音是o，为什么也带有介音i？建德方言的"茶""沙""插""桌"主元音都是后元音，为什么会产生出y介音？特别是"家、牙、甲、梗"之类，中古都是开口字，为何在方言中会出现u介音，更不是元音影响说可以解释。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二等字在现代方言中的介音形式，来自古代的二等介音。

第二，这些二等字的现代方言介音有没有共同的历史来源？这几个方言点大都属于浙西方言，互相邻接，所以我们认为它们的历史来源可能是相同的。此外，就在同一个方言点中，二等字也同时出现上述几种介音，如浦江方言有-φ-、-i-、-u-、-y-等形式，建德方言有-φ-、-ɯ-、-u-、-y-等形式，这更可证明它们的历史来源是共同的。

第三，那么共同的历史来源是什么？上面带y介音的方言例子可分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象建德的"划""横"，伶话的"乖、快、坏"都是合口字，本来带有合口介音w，同时这二处方言的二等往往带有介音i，i和w的结合变作y，所以这种类型的二等介音y可视作i介音。第二种类型，象建德的"茶、沙、双"，浦江的"杀"，声母都是腭音，这二处方言的二等字带介音u，u受腭音的影响变作y，所以这种类型的二等介音y可视作u介音。可见方言中的二等y介音实际上就是i介音和u介音。这样，二等介音最后只归结到φ、i、u、ɯ四种。这四种介音中，最极端的音是-i-与-u-，如果认为它们有共同的来源，这个来源只能是-ɯ-。ɯ是不圆唇的后元音，比较不稳定，它往往要向比较稳定的正则元音发展。ɯ的舌位前移，就变成i，舌位如果不变，把嘴唇圆起来，就是u。碰到声母是知庄组，ɯ唇化作u以后又受腭音声母影响变成-y-。ɯ的后接元音开口度如果比较大，ɯ的开口度也有可能被拉大，跟后接元音合并为一个音，这就成了零介音。



由此可见，二等字的介音在某个历史阶段曾经是-ɯ-，从*-r-到*-ɯ-大概经过了*-ɣ-的中间阶段。r发展为ɣ是很常见的音变，可比较泰语的"迹"rɔ：i，水婆语ɣui，泰语"知道"ru，榕江水语ɣo。藏文"记号"rtags，玛曲藏语ɣtak。

肆　几个历史问题

一、《切韵》和《集韵》的反切上字都有分组的趋势，不过分组的情况有点不同，这种区别正反映了从隋唐之际到宋代语音的明显变化。例如，《切韵》的纯四等喉牙音常用一等字作反切上字，而《集韵》则改用纯四等字作反切上字。举齐韵的舌根音为例（《切韵》反切采用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鸡	豀	倪	醯	奚	鹥
王　韵	古嵇反	苦嵇反	五嵇反	呼鸡反	胡鸡反	乌鸡反
集　韵	坚奚切	牵奚切	研奚切	馨奚切	弦鸡切	烟奚切

这种反切上字的改动，跟类隔切改作音和切的道理相同。切韵时代的纯四等韵不带腭介音，所以采用一等韵的反切上字。到了宋代，纯四等韵的主元音e之前已经产生出i介韵，这时候如果再沿用切韵的反切用字，拼切起来就会拗口，于是把反切上字改用纯四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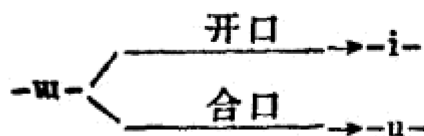
跟这个现象相同，《集韵》二等的反切上字也有较大的变动。《切韵》二等字的反切上字跟一等字归为一组；而在《集韵》中，一般是二等开口字采用三等字作反切上字，举麻韵二等为例：

	嘉	齣	牙	煆	遐	鵶
王　韵	古牙反	客加反	五加反	许加反	胡加反	乌加反
集　韵	居牙切	丘加切	牛加切	虚加切	何加切	於加切

《王韵》除了"煆"以外，全部用一、二等字作反切上字，《集韵》除了"遐"以外，全部用三等字作反切上字，而"遐"所以采用一等的反切上字，则是由于三等没有匣母字之故。除了江韵以外，其他各个二等韵的反切上字也都出现了这种变动。但是《集韵》的合口二等韵却几乎全以一等字作反切上字，这跟开口二等的情况恰恰是鲜明的对照。也举麻韵二等合口字为例：

代表字	瓜	誇	譁	华	窊
反　切	姑华切	枯瓜切	呼瓜切	胡瓜切	乌瓜切

很显然，《集韵》二等反切上字的改变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当时的二等介音已经有显著的变化。在切韵时代，二等介音还是-ɯ-，它跟当时一等韵的主元音同属于后元音，所以反切上字归为一类。到了宋代，开口二等的介音-ɯ-已经前化作-i-（实际上还是ɨ，见下文），跟三等介音属于一类，所以采用三等的反切上字。合口二等介音-ɯ-则变作-u-跟合口介音合并，所以仍用一等字作反切上字。



二、汉越语(Sino-Vietnamese)中，舌根音的开口二等和合口二等分为两类。合口二等的见组声母跟一等同，但开口二等却不相同，如见母作gi疑母作nh。gi在现代越语中读[ʐ]，十七世纪造字人仿照意大利文的规矩，用来代表舌面破裂音ɟ。可见，在十世纪前后汉语借入越南语的时代，汉语的二等开口见母应是ki-。同理，汉越语的nh-则代表古汉语中的ŋ-。汉越语见组二等开口跟合口的区别，正跟《集韵》反切上字所反映的二等开合口区别相同。可见，《集韵》时代二等介音的变化在汉越语时代就已经发生。这样，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开口二等介音从-ɯ-变作-i-(-i-)的年代提前到十世纪前后。

三、某些二等字在日本吴音中带有i介音，这个介音到底代表当时汉语中的-ɯ-还是-i-？

这些带i介音的二等字在吴音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梗摄二等字，试比较下面的吴音和汉音：

	幸	萌	争	更	硬	棚	格	轭
吴音	gio:	mio:	ɕo:	kio:	gio:	bio:	giaku	iaku
汉音	ko:	bo:	so:	ko:	ko:	ho:	gaku	aku

吴音的-io:来自古日语的-iau(汉音-o:来自-au)，用来对译古汉语的-iak(日语无ŋ，故用相近的u对译)；-iaku 用来对译古汉语的-iak。汉音大体上译自八世纪前后的长安音。二等字在汉音中没有i介音并不说明当时长安音的二等介音已经失落。象“幸、硬”等字在后来的西安方言中都腭化了。这说明八世纪的长安音是带有介音的，否则现代西安的腭音就不好作历史解释。不过当时的介音不是-i-，而是-ɯ-，所以日本人把“硬”ŋgɯɐŋ译作gau>go:(疑母在长安话中是ŋg-，汉音都译作g-)。日本汉音这个材料很重要，它说明二等介音-ɯ-在长安一带方言中一直保留到八世纪前后。但是吴音的译法跟汉音不同，这些字都译有i介音，这说明吴音所译的汉语方言中二等介音已经从-ɯ-变作-i-了。

另一类带i介音的吴音是肴韵字，-io:，来自古日语的-eu，如“交”kio:，古日语为keu。除江、梗二摄字以外，所有二等字在吴音中都带主元音e，这使我们想起古汉越语中的二等字也带有相同的主元音，试比较：

	夏	茶	诗	巧	猫	画	卦	限	拣
吴　音	ge	de	ke	keu(古日语)	meu(古日语)	ue	ke	gen	ken
古汉越语	he	che	khoe	kheo	meo	ve	que	hen	ken

这两种不同语言中汉语借词主元音的相同当然不是一种巧合，它说明在古代的南部汉语方言中，除梗、江二摄以外，二等字的介音带动主元音一起前化，最后介音和主元音合并作e。

四、在《中原音韵》中，同摄的一、二等开口韵一般已经合并，唯有喉牙音仍然一、二等重出。而且二等字在八思巴文中有介音⊂，跟三等介音ᴗ|不同。杨耐思认为这里的二等介音“当是一个模糊的ɨ[20]。”我们赞同池的看法，不过并不赞成这个介音是“滋生”出来的观点，而认为它是从介音-ɯ-发展来的。而且，从-ɯ-向-i-发展的路上，这个模糊的ɨ可以确定为ɨ。《中原音韵》中的这个材料十分重要，它说明《集韵》二等字的介音实际上还没有发展到-i-，应该还处于ɨ阶段，由于ɨ跟三等介音i很接近，所以采用的反切上字跟三等相同。

《中原音韵》的萧豪韵除了喉牙音一、二等重出以外，唇音字和“泥、娘”母字也有一、二等重出现象。由于音韵学家们都认为《切韵》二等字是没有介音的，仅仅喉牙音后来滋生出i介音来，所以对于这些唇音字的重出就一直解释不清楚。豪、肴两韵在《中原音韵》都放在一个韵部，所以它们的主元音已经合并那是没有疑问的。在主元音相同的情况下，周德清特地强调“包”“褒”有别，“饱”“保”有别，那只能认为区别在介音方面，也就是说部分肴韵的唇音和“泥、娘”母还带有-ɯ-介音。

至此，我们可以把二等介音在中原地区的发展阶段大致划定如下：

r→ɣ→ɯ，发生在5——6世纪之间（丁邦新认为r一直保存到5世纪）。[21]

ɯ→ɨ，发生在8——10世纪。

ɨ→i，14世纪前后（江韵在《中原音韵》中已与阳韵合流）。

五、有了以上的讨论，我们才有可能对李方桂先生提出的介音r的“中央化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释。

1.二等字在上古如带后元音，到中古将发生前化。实际上，引起这种“中央化作用”的并不是-r-，而是-ɯ-。试举江韵为例。江韵在上古大都属东部，读音为*Croŋ，到中古变为Cɯoŋ。由于介音-ɯ-前化作-i-，所以也带动主元音一道前化，到《中原音韵》发展为Ciaŋ，跟阳韵合流。

2.二等字在上古如带高元音，到中古将发生低化。不过引起这种“中央化作用”的也不是-r-，而是-ɯ-。在许多语言或方言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音变现象：复合元音的两个邻接音素如果音色过于接近，这两个音素往往朝着差异较大的方向发展。如德语geist中的ei，由两个前高元音组成，声音太接近了，于是ei逐渐变成ai。带高元音的二等字，当介音-r-变作高舌位的-ɯ-以后也会发生这种变化。如“皆”上古脂部字，读音为*kri，后来变作kɯi。由于-ɯ和-i的声音过于接近，于是在ɯ和i之间产生了一个过渡性的ə。接着这个ə又继续低化为a：*kri>*kɯi>*kɯəi>kɯai。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李方桂先生所说的“中央化作用”实际上应该是“前低化作用”。

伍 等是什么

目前，音韵学界所提到的“等”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传统等韵学中的“等”，根据这种“等”的概念，三等A类、三等的以母，精组都要归到四等去。另一种是高本汉以后利

PDG

用声韵配合关系所划分出来的"等"。根据这种划分，上面几类音都要归为三等。这两种划分等的方法，实际上以完全不同的标准为依据，所以严格说来，与其说这两种方法中哪一种更正确，还不如说哪一种划分方法对语音史的描写更加适用。

我们先来讨论等韵学中的"等"。敦煌唐写本守温韵学残卷有"四等重轻例"。可见，古人的所谓"等"就是"重轻"分四个等，跟高本汉等人根据声韵配合的分类并不完全一致。那么"重轻"又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很早就用"重轻"的概念来划分音类，如《山海经》卷三："其上多草藷藇"，郭璞注："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单呼为藷，音储，语有轻重耳"。后来释氏在翻译佛经的时候仿悉昙创制字母，碰到汉音跟梵音不完全相同，或者两类相近的音需加区别的时候，往往借用"轻、重"字加以描写。不过各家的用法不同，有用"轻、重"来分别阴类调和阳类调或声母清浊者，如日本安然《悉昙藏》；有用来分别送气不送气者，如慧严修《大般涅槃经文字品》；有用来分别发音部位前后者，如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字母品》；有用来分别开合口者，如《七音略》。这些用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够跟声音的高低或者音色的清越感和低沉感联系在一起。这跟西方语音学家用声学特征来划分音类有点相似，如高本汉所用的aigue a和grave ɑ̂，雅可布逊所用的acute对grave。㉒

明白了"轻重"的这些内容以后，韵图的"等"就比较容易解释了。宋人韵图的分等跟守温韵学残卷基本相同，所以划分的标准也应该是"轻重"。所包含的内容很复杂，大体上反映整个音节的洪亮程度和低沉程度。有以洪细分者，洪音比细音听起来更加洪亮，故定洪音为一、二等，细音为三、四等；还有以元音舌位前后分者，后元音在听感上比前元音更加低沉，故定带后元音的洪音为一等，带前元音(a)的洪音为二等。某些声母，如齿音和半元音，还按舌位前后分等。如舌位最后的卷舌音庄组列在二等，舌位最前的精组列在四等。章组居中，列在三等。云母的舌位比以母稍后，前者在三等，后者在四等。这些都承袭了佛经翻译的传统。

但是韵图毕竟是仿悉昙而作的，而且是不很高明的仿制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杂凑。第一，它必须守《广韵》之旧，即使当时的韵母系统已经大大简化，但是二百零六韵是一个也不能少的；第二，它又必须照顾到当时的语音实际。从十六摄跟《中原音韵》十九韵部的比较可知，宋人提出摄的概念，就是为了照顾当时已经大大简化了的韵母系统；第三，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当然还不能偏离悉昙规模。悉昙元音有以十六分者，有以十二分者，于是韵图也要凑足十六摄或十二摄，㉓尽管当时的韵母并不恰恰是十六个或十二个；第四，韵图还必须讲究整齐划一。韵图的作者能把这么多的内容都纳入图中，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聪明和才智。特别是在那个时代他们已经运用对立、互补的概念，能从整个音节的声学感受来划分音类，确实很了不起。但他们毕竟是古人，我们如果硬是把他们拔高到现代语言学家的水平，那不是古人的错误，而是我们的无知。

高本汉以后开始用声韵配合关系给中古韵母分类。在高本汉的系统中韵母共分为五类：一等、二等、三等α类、三等β类、四等（γ类）。李荣先生又把三等中的重纽分为A、B两类，

这样总共有七类：一等、二等、三等子类，三等丑类、三等寅A类，三等寅B类，纯四等。根据声韵配合关系分类本是共时分析方法。一等和纯四等的声韵配合关系完全相同，本应合为一类。但是考虑到纯四等韵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i介音，所以别为一类，这个语音史的描写无疑有便利之处，不过已杂有历时的内容。根据声韵配合关系而得到的韵母分类，满可以叫其他名称，现在承袭了“等”这个旧名，完全是为了照顾传统习惯之便。但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容易把传统等韵学中的“等”跟按声韵配合关系所分的“等”混同起来。这两种等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所以都可沿用“等”的旧名，不过在本质上它们是不同的。语音史是研究语音系统的发展过程，当然采用后一类等的概念较为合适，而且也避免了传统等韵学在拼凑韵图过程中的某些不完善之处。本文所论的“等”就是按声韵配合关系所分的等。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对“等”作了如下的解释：

	中古（《切韵》时代）	上古（谐声时代）
一等	C-（央后元音）	< *C- 或 *Cl-
二等	Cɯ-	< *Cr-
三等B	Ci-	< *Cr-
三等A	Cj-	< *C- 或 Cl-
纯四等	C-（前高元音）	< *C- 或 Cl-

陆志韦先生认为三等B为 Cɪ-，三等A为 Ci-㉔。重纽二类的介音值尚可进一步讨论，但是三等B的介音比三等A的介音更开更后，看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把一等和纯四等合并为一类，那么中古的韵母类型可按介音分为四类：C-、Cɯ-、Ci-、Cj-。

附注

① 江永《音学辨微·八辨等列》。

② 可参考叶蜚声、陈重业、杨剑桥的译文，载《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4期。

③ 包拟古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83—84页。Contribution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fs(1980)。Leidon, E. J. Brill。

④ 俞文豹《唾玉集》，见宛委山堂刊本《说郛》卷二十三。

⑤ 切脚字的材料引自赵秉璇《太原方言里的汉语骈词》，载《语文研究》1984年第1期。梁玉璋《福州方言的切脚字》，载《方言》1982年第1期。李申《徐州方言词汇（下）》，载《方言》1980年第4期。李藻瑞《关于“胡阑”和“曲连”》，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5期。

⑥ 陈蒲清《益阳方言的边音声母》，载《方言》1981年第3期。

⑦ 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同音字汇》，载《方言》1982年第3期。

⑧ 本文引用的亲属语言材料来源如下：

藏语：格西曲札《藏文大辞典》。

H. A. Jäschke A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缅语：陈孺性编《模范缅华大辞典》。

景颇语：岳相昆等人编《汉景辞典》。

原始塔芒语：包拟古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泰语：《泰英中大辞典》。

邢公畹《侗傣语概况》。

仡佬语：贺嘉善编《仡佬语简志》。

嘉戎语：金鹏《嘉戎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

佤语：颜其香等人编《佤汉简明词典》。

越南语：何成等人编《越汉辞典》。

王力《汉越语研究》。

以上诸语是否都属于汉藏语系尚有争论，特别是佤语向来被划归南亚语系，我们同意某些学者的意见，侗台语属汉藏语系，佤语跟侗台语的关系甚深。

⑨ 李方桂：Tibetan glo-ba'dring。Studia Sevica B.Karlgren Dedicata,Copenhagen。

⑩ "嗝"的"打嗝"一义不见于先秦文献，但是在不少南北方言中都有此义存在，可见它很可能是从古代留传下来的，不过未见于古文献而已。"嗝"在温州白读群母，对应的上古形式应为*grek，跟藏文形式很近。

⑪ 缅语音变aŋ<iŋ为R.Shafer所提，可参看龚煌城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第11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年会论文，1978。

⑫ 见马伯乐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ne anna-mite,Les Initial,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1921.1—124页。可参考王力《汉越语研究》789页，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⑬ 字喃材料引自王力《汉越语研究》。

⑭ 郑张尚芳《汉语上古音系表解》（油印本）。

白一平(W.H.Baxter) Some proposals on old Chinese phonology。Contribution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Issue and Materials(1960),Leidon,E.J.Brill。

俞敏《等韵溯源》，载《音韵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

我们在这里采用了包拟古用来表示B类音节的符号ˆ，即在元音上面加钝音符。包拟古的B类音节指原始汉藏语不带j介音、汉语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j介音的音节。汉语的三等字特别多，其中j介音的来源确实需要探讨。包氏之说是否可靠暂不讨论，我们只是把三等字的介音省去，改用包氏在元音上加钝音符的方法，这样在作历史比较的时候就更加醒目。

⑮ 包拟古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142—145页。

⑯ 郑张尚芳《汉语上古音系表解》（油印本）。

⑰ E.G.Pulleyblank,The Conson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110页,Asia.

⑱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23页，Major 1962年。商务印书馆1980。

⑲ 本文的方言材料来源如下：温岑方言来自李荣《温岑方言的连续变调》，载《方言》1979年第1期；太原方言来自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37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版；遂昌方言来自浙江方言调查组的调查材料；太谷和大同方言来自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所附的"方言字汇"；武义方言来自傅国通《武义方言的连读变调》，载《方言》1984年第2期；广西伶话来自王辅世《广西龙胜伶话记略》，载《方言》1979年第2期。其余各处方言都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其中衢州方言为航埠区沟溪话；义乌方言为圹李乡黄宅话；淳安方言为开化县徐圹三合话，此处居民因修新安江水库迁自淳安；建德方言为洋尾公社洋尾话；浦江方言为虞宅公社朱宅话；乐清方言为柳市区蒋家桥话；龙游方言为湖镇下库话；磐安方言为玉山区王峰话。

⑳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㉑ 丁邦新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笔者未见此文，观点引自包拟古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142页的转述。

㉒ 见潘悟云《轻清重浊释——罗常培"释轻清""释重浊"补注》，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㉓ 俞敏《等韵溯源》。

㉔ 陆志韦《古音说略》。

论三等韵的 ï 介音

——兼论重纽

郑 仁 甲

按一般的观点,《切韵》音系有两种不同的介音,一是前颚介音i,一是后颚介音u。前者关系洪细,后者分辨开合。

笔者认为,《切韵》音系有三种不同的介音,除前颚介音i、后颚介音u之外,还有中颚介音ï,三足鼎立。本文将肯定ï介音在《切韵》音系中的语音地位,并据此对《切韵》音系中的三等韵以及重纽做一些新的解释。

一

证明ï介音的存在,要从重纽打开缺口。支、脂、真、谆、仙、祭、宵、侵、盐诸韵(举平赅上去入)唇牙喉三等韵有重纽,《韵镜》、《七音略》等韵图分别摆在三等(以下简称三甲)、四等(以下简称三乙)两栏。这一点,学术界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见解。但是,对于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有种种不同的解释。笔者倾向于在介音的不同。

现将持"介音不同"之说的论据归纳在下面。

(一)国内方言:现代东南方言中,有重纽的甲、乙两类念法不同的。如福州方言:①

支合甲 洈 kui　　真合甲 窘 k'uŋ

　乙 规 kie　　　　乙 均 kiŋ

脂合甲 佹 kui　　仙合甲 捲 kuoŋ

　乙 癸 ki、kui　　　乙 绢 kioŋ

如汕头方言:②

真开甲 巾、僅 kĩn 银 ŋĩn

　乙 紧 kin 因、烟、茵、湮、印 in 寅、引 in。

这些例子中,甲类尽失颚介音,而乙类颚介音竟存其合口介音或主元音,足见甲类介音弱,乙类介音强。

(二)越南对音:唇音重纽两类,甲类仍为唇音,乙类变为舌、齿音。仅以支韵字为例:

甲类 碑 bi 披 fi 皮 bi 縻 mi

乙类 卑 ti 脾 ti 臂 ti 弥 zi

PDG

乙类字因较强而窄的颚介音的作用同化为舌、齿音了，甲类的介音显然比乙类弱而宽。

（三）《中原音韵》：《中原音韵》齐微韵当中，来自甲类的一般作-wei，来自乙类的则作-ĭəi（或亦可拟作i）。如：

支甲　碑陂彼婢被帔 pwəi　披皮 p'wəi　縻縻 mwəi

　乙　脾 p'ĭəi　弥渺 mĭəi

脂甲　悲鄙备 pwəi　邳丕 p'wəi　眉湄楣嵋美魅 mwəi

　乙　比毗妣匕畀庇 pĭei　纰批 p'ĭəi

质甲　笔 pwei　密 mwəi

　乙　必 piəi　蜜 mĭəi

也有相反的例子，但较少。基本趋势是甲类失去介音变为合口、乙类仍保留i介音。由此可以窥见，重纽甲类介音宽而弱，近于合口；乙类窄而强。

（四）《蒙古字韵》：据日本学者服部四郎用罗马字母转写《蒙古字韵》里的八思巴字标音，甲、乙两类有如下区别。③

支脂韵系甲　羁 kɪ　　真谆韵系甲　巾 kɪn

　　　乙　企 k'i　　　　乙　紧 kin

正好也反映了甲类介音宽、乙类介音窄。这里韵腹不同是受介音的影响造成的。

（五）日本对音：据日本学者研究，用汉字字音书写日语的《万叶集》中，重纽甲、乙两类分别表示日语的- ï -和- i -。如：④

标ki音的有：伎支岐企妓枳祇

标kï音的有：纪奇骑寄倚

另外，日语吴音里，时常将甲类作-o-，乙类作-i-。如：

真甲　银 gon　　质甲　乙 ochɯ

　乙　因 in　　　乙　一 ichi

（六）朝鲜对音：在朝鲜语对音里，支、脂系开口牙喉音甲类作-ïi，有ï介音；乙类作-i，有i介音。中古朝鲜语无类似e的元音，故止摄诸韵的主要元音用i表示，乙类的i应视为介音和主元音i的合音。

总此六点，对甲、乙两类的介音有何区别，可有初步的估计：两相比较，乙类介音较强而清，口闭，音翕；甲类介音较弱而暗，口开，音侈。对这两种介音，王静如和陆志韦分别拟为i和ɪ。陆氏以为ɪ也许是i跟e中间的音，王氏则认为ɪ可代表i、ï、ɨ甚至ɯ音。日本有坂秀世和河野六郎定为ï和i，藤堂明保则分为rj和j⑤。

笔者基本同意有坂、河野二氏的观点，将重纽甲类介音定为ï，乙类介音定为i。

朝鲜语对音材料对拟定重纽甲、乙两类介音的音值，是非常有价值的。日本学者有坂秀世于一九三七年首次提出ï介音之说，后又由河野六郎进一步发挥和论证此说，都是以朝鲜语对音作为重要依据的。国内学者利用朝鲜语对音材料，一般囿于高本汉《方言字汇》，有局限性。《方言字汇》所列朝鲜对音，收字少，有的用音标转写不准确，有些是后代更改过的音。

下面将有关的朝鲜语对音材料较全面地列出来，先从支、脂二系开口始。材料取自河野六郎《朝鲜语汉字对音研究》之副本《资料音韵表》。河野氏此表汇集多种古本字书、韵书及经书谚解而作，收字多，语音基本接近原貌。

	支开		纸开		寘开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见	奇畸羁　kïi		掎剞　kïi	枳　ki	倚寄　kïi	
溪	崎觭攲(檢)①kïi		绮　kïi	企跂　ki		企跂蚑　ki
群	奇琦碕骑锜（埼	示伎岐歧芪	䗁锜　kïi		骑　kïi	
	隑）　kïi	祇疷軝　ki	技伎妓　ki		芰　ki	
疑	宜仪崖　ïi		螘蚁齮　ïi		义议谊　ïi	
晓	羲曦戏　hïi				戏　hïi	
影	猗椅旖　ïi		倚椅旖　ïi		倚　ïi	缢　(i)ïi

	脂开		旨开		至开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见	肌饥　kïi		几机麂　kue		冀骥觊穊　kïi	
溪			䠇　kïi		器　kïi	弃棄　ki
群	祁　kïi		跽　kïi		垍洎暨塈　kïi	
	耆鬐鳍　ki					
疑					劓　ïi	
晓		屎(吚)　hi			屃(咥)齂豷䬣 hïi	
影		伊蛜黟　i			撎饐懿　ïi	

唇音重组朝鲜语对音不分为两类。牙喉音中喻三和喻四声母不同，不能看作重纽，故这里只列出见溪群疑晓影六母的对音。一目了然，甲类的介音是 ï，乙类的介音是 i。

其中几个例外字有必要说明。技、妓、伎三字《广韵》渠绮切；芰，奇寄切，当为甲类，而对音与乙类同。这里可能有历史的原因。支韵重纽两类各有其来源：甲类来自上古歌部，乙类来自上古支部。技、妓、伎、芰诸字来自上古支部，当为乙类。疑这些字归属甲类是后代语音演变所致（或有方言的原因）。对音作 ki，与乙类同，可能是保留着较古的面貌。寘韵缢，《广韵》作於赐切，与倚，於义切对立，当属乙类，但对音作甲类。不过这是《奎章全韵》、《三韵声汇》的音，《华东正韵通释韵考》作 i，正与乙类合。

脂系开口平声牙喉音内部无重纽，故陈澧《切韵考》未予分类。《韵镜》将牙音置于三等，喉音放在四等，《七音略》、李荣《切韵音系》、方孝岳《广韵韵图》均与《韵镜》同。不过从反切系联上看，牙音的地位值得商榷。今以此韵唇音重纽为纲，将《王三》全部小韵依反切下字系联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悲府眉 丕敷悲 邳符悲 眉武悲……甲类

第二类：纰匹夷 脂旨夷 资即夷 毗房脂 梨力脂 绨丑脂 茨疾脂 私息脂 师疏脂 鸱处脂 尸式脂 饥居脂 耆渠脂

伊於脂姨以脂胝丁私郪取私尼女指墀直尼狋牛肌……乙类

《广韵》亦可分出同样的两类。从反切上看，全部牙喉音都归乙类。疑牙音字原属甲类，后逐渐变为乙类（关于甲类字演变为乙类的问题后文另述）。对音喉音字作乙类，牙音字分为甲、乙两类，未必毫无根据。

下面继续列出重纽韵字的对音。因后文需要，喻三、喻四的对音也一并列出，材料仍取自河野六郎《资料音韵表》。

	支合		纸合		寘合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见	妫沩 kiu	雉规摫槻kiu	跂垝祪诡 kuəi		(媯) koi	
			皮庪 ki			
溪	虧(亏) kiu	窥闚 kiu		跬頍 kiu		
群			跪 kuəi			
疑	危桅 ui		硊頠 ui		伪 ui	
	㕒 ĭi					
晓	麾撝 hui	鑴隓隳睢hiu	毁譭烜(娓)huəi		毁 huəi	
影	委倭萎逶ui		委骫 ui		餧(委骫)ui	恚 huəi
喻	为沩 ui		芳蔿蘤 ui		为 ui	

	脂合		旨合		至合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见	龟 kuəi		簋氿轨 kuəi	癸 kiu	媿愧魄 koi	季 kiəi
			晷 kɥ			
溪			岿 kiu		喟嘳 kui	
群	逵馗頯戣kiu	葵鄈 kiu		揆 kiu	蒉樻臾馈kuəi	
	夔騤 ki					
晓						睢 hiu
喻	帷 iu	遗惟维 iu	洧鲔痏 iu	壝唯踓iu	位 uəi	遗(壝) iu

			祭开		祭合	
			甲	乙	甲	乙
见溪群疑影喻			猘瘈罽 kĭəi		劌撅蹶 kuəi	
			憩揭甈 kəi			
			偈(碣) kəɪ			
				執艺寱ĭəi		
			瘗 ĭəi			
				曳裔泄ĭəi	卫篲𥞩 uɪ	锐叡睿 ĭei
				䊚 t'iəɪ	𤛓 ĭəi	

	真		轸		震		质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见	巾 kən			紧 kin				拮(狜) kil
溪						菣 kin		蛣诘趌 kil
群	堇(矜) kǐn				仅觐殣 kǐn			姞佶 kil
疑	垠银訚							
	嚚(龂) ǐn				慭 ǐn			
晓					衅舋 hǐn		肸 hil	欯 hil
喻	礥 hǐn	寅 in		引螾 in		靷胤 in		逸佚佾 il
影		因湮駰 in				印 in	乙鳦(乙) ǐl	一壹 il

	谆		准		稕		术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见	麇[illegible] kiun	均钧(匀)kiun						橘繘鷸 kiu
溪	囷箘 kiun			(䐃) kiun				
群			窘僒 kun					
			菌箘 kiun					
影	奫 iun							
	贇 pin							
喻	筠 kiun	匀(昀) iun	陨殒霣 un	尹允 iun			汩飓 iul	聿欥鹬 iul

	仙	开	狝	开	线	开	薛	开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见		甄 kiən	冋 kiən				讦揭 kəl	
			蹇謇 kən				孑 hiel	
溪	褰骞愆			遣 kiəu		遣谴缱 kiən	揭朅 kel	
	憋愆 kən							
群	乾虔键 ken		件 kən				傑渴杰 kəl	

续表

	仙	开	狝	开	线	开	薛	开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疑			甗钀 ən		彦谚唁 ən		孽闑孰 əl	
晓	嗎嫣仚 hən							
影	焉菸鄢 ən							
喻	焉漹 ən	延筵 iən		演衍綖 iən		衍莚羡 iən		抴(拽) iəl
	仙	合	狝	合	线	合	薛	合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见			卷捲 kuən		眷睠 kuən	绢 kiən		
溪	弮棬圈 kuən							缺觖 kiəl
群	拳踡权 kuən							
	颧 kuan							
晓		儇翾嬛 hiən						威 hiəl
影		娟悁 iən						
喻	员溳圆 uən	沿鸢捐缘 iən		兖沇 iən	援院(衏) uən	掾缘 iən		悦说阅 iəl
	盐		琰		艳		叶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见			检睑捡 kəm					
溪				肷 kiəm				
群	钤钻黔鍼 kəm							
	拑钳箝 kiəm							
疑			噞隒 əm		验验 əm			
晓			险猃獫 həm					
影	淹醃阉 əm	猒厌恹 iəm	奄弇 əm	檿黶 ĭəm	俺(夳) əm	厌恹 ĭəm	腌 əp	厌魇(擫) iəp

续表

	盐		琰		艳		葉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喻	炎 iəm	盐阎阽 iəm		棪琰 Iəm		艳焰 iəm	晔馌 iəp	葉殜 iəp
	侵		寝		沁		缉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见	今金禁 kïm		锦 kïm		禁僸 kïm		级急给 kïp	
溪	衾钦顉 kïm						湆泣 kïp	
群	琴禽噤 kïm		唫澿噤 kïm		矜约(衿) kïm		及芨笈 kïp	
疑	吟唫崟 ïm		(吟) ïm		吟 ïm		岌(圾) kïp	
晓	歆廞 hïm						吸(扱)翕 hïp	
影	音阴霒 ïm	愔 ïm	饮 ïm		喑窨荫 ïm		邑浥 ïp	揖挹 ïp
	瘖 am							

看表中的大势，乙类有 i 介音，甲类没有。字下加浪线～的属例外。例外字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不少还是有语音上的根据。如盐韵群母字“箝”（钳），《王三》、《广韵》均作巨淹切，似属甲类，《七音略》置于三等。《韵镜》置于四等添韵下，对音正与四等字同音。又“炎”，于廉切，《韵镜》、《七音略》、《广韵韵图》均摆在三等。不过此字《王三》除于廉反又有余念反，在去声除于淹反又有以赡反；《切三》除于廉反又有余念反，本来有甲、乙两读（关于重纽韵中喻三归甲，喻四归乙见后文），对音作乙类亦不无根据。又侵系四等愔、挹的对音与甲类同，看来这些字原属甲类（因为同声符的“音、邑”作甲类），后代才演变为乙类的。又如庋、庪，《广韵》过委切，甲类，但它们来自上古支部，当属乙类，对音作ki，可能反映着比《广韵》较古的语音现象。

乙类字对音的 i 介音，正对应汉语乙类的 i 介音。甲类的 ï 介音个别还保留着，多数则被声母或韵腹“吞”掉了。也有个别可能是 ï 介音将主元音同化了。下面一一对应地表示《切韵》音演变为朝鲜音的脉络。＞号左侧是《切韵》拟音，右侧是相应的朝鲜语中古音。

支合，乙，-iwe＞-iu；甲，-ïwe＞-uï(-uəï)

脂合，乙，-iui＞-iu；甲，-ïuï＞-uï(-uəï)

祭开，乙，-iɛi＞-iəï；甲，-ïɛi＞əi

合，乙，-iuɛi＞-iəï；甲，-ïuɛi＞-uəï

真韵，乙，-iěn＞-in；甲，-ïən＞-ïn

质韵，乙，-iět＞-il；甲，-ïət＞-ïl

谆韵，乙，-iuěn＞iun；甲，-ïuăn＞-un

仙开，乙，-iɛn＞-iən；甲，-ïɛn＞-ən

薛开，乙，-iɛt＞-iəl；甲，-ïɛt＞-əl

仙合，乙，-iwɛn＞-iən；甲，-ïwɛn＞-uən

薛合，乙，-iwɛt＞-iəl；甲，-ïwɛt＞(-uəl)

盐韵，乙，-iɛm＞-iem；甲，-ïɛm＞-əm

葉韵，乙，-iɛp＞-iəp；甲，-ïɛp＞-əp

侵韵全作甲类，-ïem＞-ïm

缉韵全作甲类，-ïep＞-ïp

这里有必要作一些说明。甲类对音的 ï 介音，不仅是文字上的描写，实际朝鲜语口语就是这样。其中见溪群三声母字当代朝鲜语有些已变为-i-，但疑影二母字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ï 介音。ïi 在朝鲜语中是极不活跃的音，以至于固有词中几乎不用 ïi 音。用本民族语言中几乎不用的音对译外语的某些特定读音，不能不认为是出于真实描写其音色的动机。

总之，将重纽的甲：乙定为-ï-：-i-，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根据这一拟音，可给“重纽”下如下定义：《切韵》音系的细音韵母中，有-ï-、-i-两种介音，同一声母下兼有这两种介音的，就是重纽。这就是重纽的本质。

这个用 ï 表示的中腭介音，是前舌面的中元音，其发音部位在半元音 i 和央元音 ə 之间

稍偏后。它既不同于前腭介音 i，又不同于后腭介音 u，是《切韵》音系中独立的一个音位，同 i、u 构成三套介音体系。ï 既然介于 i、u 之间，又可兼备 i、u 两个介音的某些特征，地位又不稳定。其后接前高元音，容易向 i 滑变；接后高元音，可以向 u 转化。

二

这一部分要探讨 ï 介音的分布情况。是否 ï 介音只存在于重纽八韵，不存在于别的地方？我们说，所谓重纽就是在同一声母下 ï、i 二介音并存。这并不等于说 ï 介音只存在于 ï、i 二介音并存的声母之中。

前文提到重纽唇音在越南对音里的事实，即甲类仍在唇音，乙类被很强的 i 介音同化为舌音或齿音。下面仍以支韵开口为例用图表示：

等	唇　　音		唇　　音	舌、齿　音	等
三	碑pïe披p'ïe皮bïe縻mïe	→	碑bi披fi皮bi縻mi		三
四	卑pie脾p'ie臂bie弥mie			卑ti脾ti臂ti弥zi	四

汉　　语　　　　　　越南语对音

在越南语对音里，重纽唇音的乙类变为舌、齿音，唇音内部只存一类。那么汉语里是否也存在类似现象呢？

这种现象在汉语里也是存在的。上古汉语里不带圆唇性的牙喉音，到中古，在ï介音前的不变，i 介音前的（影母字除外）变为舌面音。

牙　喉　音		牙　喉　音	齿　　音	
*kɨ*k'ɨ*gɨ*xɨ*ŋɨ	→	kï-k'ï-gï-xï-ŋï-		三
*kj*k'j*gj*xj*ŋj			tɕi-tɕ'i-dʑi-ɕi-ȵʑi-	四

上　古　　　　　中　　　　古

属于这种变化的，李方桂举出如下字例。[8]

*k->tɕ-：枝只蒸箴抵旨

*k'->tɕ'-：馆枢杵处赤车臭

*g->ʑ、dʑ-（少）、j-：丞跛氏视示肾颐诱摇药裕欲邪盐

*ŋ->ȵʑ-：饶肉儿

*h->ɕ-：收守烧赦声蓍歙湿

这是牙喉音中只存带 ï 介音的一类的情况。那么舌、齿音（以下简称丙类）里有无 ï 介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重纽韵系舌、齿音和重纽哪一类相同。对这个问题，大

致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见解。一是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提出来的，认为丙、乙同类，甲单独为一类。二说是陆志韦《古音说略》认为照二、知组声母和来母字同甲类，其余的声母字同乙类。第三种说法是《切韵研究》中邵荣芬先生的观点：甲、丙一类，乙单独为一类。

笔者对以上三种说法都不能同意，认为日、喻四两母以及照三、精组同乙类，喻三同甲类，照二、知组字属于甲＞乙类，来母甲、乙＞乙类。所谓甲＞乙类指在从甲到乙的转化过程之中。

了解丙类声母字同甲、乙两类的关系，莫过于进行反切下字的系联。但这种工作，只有在甲、乙两类之间的反切下字完全不系联，又与丙类字反切下字发生关系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种情况包括甲：乙丙，甲丙：乙，甲丙：乙丙，甲丙：丙：乙，甲：丙：乙丙等形式。符合这种形式的有，《王三》：支开、纸开、纸合、脂开、旨开、真合、轸开、震合、质合、仙开、仙合、线合、薛合、侵、缉、琰、艳；《广韵》：支开、纸开、纸合、旨开、真开、轸开、质开、仙开、仙合、线合、薛合、宵、侵、寝、琰、艳。

需要说明的是，甲、乙两类是否能分开，仅仅根据包括丙类字在内的反切下字的系联情况，而不凭借它们的其它存在形式（如在韵图的位置，形声字声符等）是无法做出结论的。有的字从韵图和声符上也似属甲类（乙类）而实可划为乙类（甲类）的。

在上述韵里，丙类各组字和甲、乙两类分别系联的次数（小韵数——音节数）及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知	来	照二	照三	精	喻三	喻四	日
《王三》	甲	12 32.4%	5 35.7%	14 78%	5 9.3%	4 6.7%	6 100%	1 9.1%	1 9.1%
	乙	25 67.6%	9 64.3%	4 22%	49 90.7%	56 93.3%	0 0%	10 90.9%	10 90.9%
《广韵》	甲	7 14.6%	5 31.3%	16 66.7%	4 6.5%	4 6.3%	5 100%	1 6.7%	2 14.3%
	乙	41 85.4%	11 68.7%	8 33.3%	58 93.5%	59 93.7%	0 0%	14 93.3%	12 85.7%
合计	甲	19 12.5%	10 33.3%	30 71.4%	9 7.8%	8 6.5%	11 100%	2 3.8%	3 11.1%
	乙	66 87.5%	20 66.7%	12 28.6%	107 92.2%	115 93.5%	0 0%	24 96.2%	22 88.9%

统计数字表示，喻三、喻四、日三母完全一边倒，其中喻三，甲类；喻四和日，乙类。精、照三二组基本上倾向于乙类，照二组甲、乙皆有而偏向甲类；知组和来母则甲、乙皆有而偏向乙类。由此可以推测，重纽八韵中，ï 介音还可能存在于喻三、照二组、知组、来母字之中，来母字可能 ï、i 二介音都有。知、照二组可能是处于变动状态之中，其介音原来是 ï，后 ï、i 相混，以致逐渐演变为 i。精组、照三组、日母的介音是 i。

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作如下猜想：汉语语音在某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不仅唇牙喉三种声母有重纽，舌、齿音亦有重纽。只是由于后代舌、齿音重纽两类中的一类的声母改变了，重纽便不存在了。如下图。

这个表只反映舌、齿音变化的大势，实际比这个复杂得多。它主要是根据丙类各组字与

PDG

等	齿头音					齿音				舌头音					等
一	精	清	从	心	→	精	清	从	心	端	透	定	泥	来	一
二	精庄	清初	从崇	心山	→	庄	初	崇	山	端知	透彻	定澄	泥娘	来	二
三ï⑦	精庄	清初	从崇	心山	→	庄	初	崇	山	端知	透彻	定澄	泥娘	来	三ï
三i⑦	精	清	从	心	→	章昌船以书日 精清从心				← 端章	透昌	定船以书	泥日	来	三i
四	精	清	从	心	→	精	清	从	心	端	透	定	泥	来	四

重组甲、乙两类反切下字的系联关系作出的，带有某种假设性。

在汉语演变的过程中，颚化作用推动声母的发展，舌、齿音尤其活跃。而声母的颚化中区分ï、i 两种不同介音的不同颚化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就能使一些复杂的声母变化现象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上古 *ts 组字的变化则可表示为

*ts*ts'*dz*s { 精ts　清ts'　从dz　心s（一、三i、四等）
　　　　　　 { 照二tʃ　穿二tʃ'　床二dʒ　审二ʃ（二、三ï等）

上古端组分为中古的端、知、照三三组是人所共知的。变化的条件是什么呢？严学窘先生说："中古二、三等的知彻澄娘原属 *t*t'*d*ȵ，因受不同韵母的影响变成卷舌音。中古照三穿三床三日只在三等韵 j介音前出现，这是上古舌尖音受到颚化影响而变成舌面的塞擦音的⑧。""不同韵母的影响"、"只在三等韵j介音前出现"两种说法有些含糊不清。看他所列出的表：⑨

*t*t'*d*n → { 端t　透t'　定d　泥n（一、四等）
　　　　　　{ 知t　彻t'　澄d　娘ȵ（二、三等）
　　　　　→ 照tɕ　穿tɕ'　床dʑ　日ȵ

其中照三组字没有标出变化的条件。若把此表略加改动，似乎稍微清楚一些。

　　　　　　{ 端t　透t'　定d　泥n（一、四等）
*t*t'*d*n → { 知ʈ　彻ʈ'　澄de　娘ȵ（二、三ï等）
　　　　　　{ 照tɕ　穿tɕ'　床dʑ　日ȵʑ（三i等）

上古*d 发展到中古，一部分不变（定），一部分变为澄母，还有一部分变为床三、喻四、邪等母。今可依 ï 介音说表示为：

　　{ 定d（一、四等）
　　{ 澄d（二、三ï等）
*d {
　　{ 　　 ┌—喻t ┐
　　{ 床dʑ │　　 │（三i等）
　　{ 　　 └—邪ʑ ┘

把知三、照三的介音分别定为 ï 和 i，不仅从反切下字的系联中得到依据，还可以从*k组

分为见、照三(一部分)中得到线索。

*K组声母中符合什么条件的变为照三组了呢？李方桂列出如下表来。⑩

舌尖音	a. t-	th-	d-	n-	
	b. tr-	thr-	dr-	nr-	
	c. trj-	thrj-	drj-	nrj-	
舌根音	a. k-	kh-	g-	ng-	h-
	b. kr-	khr-	gr-	ngr-	hr-
	c. —	—	grj-	—	—

李氏认为舌根音的C类之所以空缺，是因为跑到舌尖音的C类中去了。表中的b类相当于本文的二等和三ï类，C类相当于三i类。这就是说，变为照三组的舌根音正好能补重纽乙类之缺。

这在《切韵》音系的一些韵书中能找到痕迹。《广韵》、《王三》、《集韵》中就能见到一些见、照三二组重读的字，其中见组读法一般属于重纽乙类(字下标浪纹线的除外)。

《广韵》支韵　示，巨支切又时至切
　　　　　　祇，章移切又巨支切
　　　真韵　甄，职邻切又举延切
　　　盐韵　妗，處占切又许兼切
　　　　　　鍼，巨淹切又之林切
　　　轸韵　胗，居忍切又之忍切
　　　寘韵　翨，施智切又居豉切
《王三》支韵　祇，章移反又渠脂反
　　　脂韵　祁，渠脂反又市支反
　　　真韵　甄，职邻反又居延反
　　　侵韵　鱵，职深反又居咸反
　　　轸韵　胗，居忍反又之忍反

《集韵》汇集了古音和方言，这种例子更多，仅一支韵内就有二十一处。

賫，章移、翘移	禔，常支、翘移
汥，章移、翘移	祁，常支、翘移
支，章移、翘移	甄，常支、翘移
軝，常支、翘移	枳，章移、翘移
馶，章移、翘移	巵，章移、丘奇
芪，常支、翘移	忯，常支、翘移
忮，章移、翘移	疧，章移、常支、翘移
衹，常支、章移、翘移	䓋，常支、翘移、渠羁
枝，章移、翘移、渠羁	䩢，常支、侈支、翘移



郊，章移、翘移、渠羁　　跂，章移、翘移、渠羁

岐，章移、常支、渠羁、翘移

牙喉音乙类变为照三组后，该位置应该空缺。今此栏仍有字，成为重纽乙类，可能是如下原因造成的：一是圆唇化的舌根声母因 w 的缓冲作用没有腭化为照三组，这些字的一部分在 w 脱落后成为开口四等（三 i 等）字；二是有些三 ï 等字后来演变为三 i 等字（后详）；三是有的方言里三 i 等舌根音仍为舌根音，直到如今。即便这样，重纽牙喉音乙类为数极少。仅以《王三》为例，乙类完全空缺的就有纸开、旨开、寝、沁，除影母（影母不可能颚化为照三组声母）其余全部空缺的有脂开、真开、小、侵、缉、盐、琰、葉，部分空缺的更多。

牙喉音三 i 类变为照三组，三 ï 类不变；则舌尖音中变为照三组的当然应是三 i 类，不变的是三 ï 类。把照三组看作三 i 类，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比较棘手的是知组的问题。

三等知组字和重纽甲、乙两类分别系联的关系与这个结论不甚相符。在甲、乙分开的韵里与甲类系联的，《广韵》只占 14.6%，《王三》占 32.4%。不能不认为在《切韵》时代，尤其是《广韵》时代，大量知组字的 ï 介音已变为 i 了。

不过我们认为，三等知组字的介音原来是 ï，变为 i 是后来的事。《广韵》脂韵合口群母两个小韵"逵、葵"都作渠追切。陈澧《切韵考》："葵，渠追切。此韵已有逵字渠追切，葵字不当又渠追切也。《玉篇》、《类篇》、《集韵》逵、葵皆不同音。则非传写误分，实以葵字无同类之韵，故切语借用不同类之追字耳。"《切二》逵，渠追反；葵，渠惟反。《切三》逵，渠追反；葵，渠隹反。渠追反是同渠惟、渠隹二反相对立的，"追"字显然是属于甲类。

查《玉篇》古写本残卷反切和《篆隶万象名义》中保留的原本《玉篇》的反切，有许多知组和来母字以甲类作反切下字。《广韵》、《王三》的情况也与《玉篇》类似。这些甲类字不会没有反映特定语音的功能。

甲、乙两类相混，ï 介音逐渐转化为 i，是《切韵》、《广韵》时代语音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颜氏家训·音辞篇》："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神祇之祇。江陵陷没，此音没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切韵》奇，渠羁反；祇，巨支反，都是支韵群母字。前者是重纽三等，后者是四等，颜氏这句话大概是反映出重纽三等字并入四等，六朝末重纽的三、四等已开始合流。

《韵镜》第二十一转置于四等的甄、蹇，又见于二十三转三等；二十五转置于三等的蹻，又出现在二十六转四等。这些说明《韵镜》时代有些唇牙喉重纽三、四等的界线在实际口语中已分不清了。可惜由于《韵镜》中的字不标反切，无法全面考察其音系。

《切韵》、《广韵》等则不同，可借助反切下字的系联全面考察甲、乙两类的分合情况。上文提到《广韵》重纽八韵中通过反切下字系联，甲、乙两类能分开的只有支开、纸开、纸合等十七韵，只占全部重纽韵的一半，其余一半已混淆了。即使能分开，甲、乙两类字的归类也与先验的归类不同。

支韵开口的陂（彼为切）、縻（靡为切）、漪（於离切）三小韵，《韵镜》、《七音略》、方孝岳《广韵韵图》（即将出版）置于三等，周祖谟《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亦与三等字排在同一行列。如下图：

二	灑所宜　齹士宜　差楚宜　齜侧宜
三	儿汝移　离吕支　犄许羁　漪於离　提是支　縒式支　眵叱支　支章移　宜鱼羁　奇渠羁　鬾去奇　羈居宜　驰直离　摛丑知　知陟离　縻靡为　皮符羁　铍敷羁　陂彼为
四	移弋支　訑香支　斯息移　雌此移　赀即移　衹巨支　弥武移　陴符支　跛匹支　卑府移

反切下字系联的结果，“铍羁皮鬾奇犄宜”为一类，“卑移跛支陴弥衹眵縒提赀雌斯訑知离驰儿漪陂摛縻”为另一类。按反切下字系联的类别上图可作如下改动。

三ï	犄许羁（↓）　灑所宜　齹士宜　差楚宜　齜侧宜　宜鱼羁　奇渠羁　鬾去奇　羈居宜　（↓）皮符羁　铍敷羁（↓）
三i	儿汝移　离吕支　移弋支　訑香支　漪於离　提是支　縒式支　斯息移　眵比支　雌此移　支章移　赀即移　衹巨支　驰直离　摛丑支　知陟离　縻靡为　弥武移　陴符支　跛彼为　陂彼为　卑府移

从形声字和整个声韵体系上看，陂、縻、漪三字当属甲类，但《广韵》时代这些字已变为乙类。同样，脂韵开口“饥、鬐、狋”，旨韵开口“几、跽、歖”，轸韵开口“釿”，仙韵开口“嗎”，琰韵开口“贬”等字也是从甲类变为乙类了。

《王三》也有类似的情况，并且还有合口字。《王三》真韵合口字李荣先生的《切韵音系》是这样排列的：

B	赟於伦　筠王麕　囷去伦　麕居筠
A	匀羊伦　均居春　犉如均　纯常伦　唇食伦　纯昌唇　淳之纯　旬详遵　荀相伦　鹑昨旬　逡七旬　遵将伦　䞬丈伦　椿勅屯　屯陟伦　沦力屯

这里，重纽只有见母“均”（居春反）和“麕”（居筠反）二小韵的对立，反切下字系联的结果，A类有“春均唇屯沦䞬遵旬纯犉匀椿荀逡鹑淳赟囷”等字，B类只有“麕筠”二字，赟、囷二字变为A类。据此，可作如下图表：

三ï	（↓）筠王麕（↓）麕居筠
三i	匀羊伦　赟於伦　囷去伦　均居春　犉如均　纯常伦　唇食伦　春昌唇　淳之纯　旬详遵　荀相伦　鹑昨旬　逡七旬　遵将伦　䞬丈伦　椿勅屯　屯陟伦　沦力屯

用同样的方法亦可将《切韵音系》中置于B类的如下字改入A类：支韵开口“漪”、脂韵开

口“饥、饕、狋”、旨韵开口“几、跽、歖”，轸韵开口“竾”，仙韵开口“嗎”，线韵开口“䙱”，宵韵“趫”，琰韵“贬”。

有乙类变甲类之嫌的只有《王三》薛韵合口晓母“旻”（许劣反）一个小韵。李荣《切韵音系》将“旻”置于A（乙）类，反切系联的结果，和B（甲）类一致。不过，“旻”小韵的地位值得斟酌。“旻”小韵《七音略》置于三等，方孝岳《广韵韵图》亦放在三等，《韵镜》三、四等重见。恐怕此小韵本来属于三等，则谈不上是乙＞甲的例子。

以上，在甲、乙两类能分得开的重纽各系中，甲类演变为乙类的，《广韵》有六个小韵，《王三》有九个小韵，而乙类变甲类的竟连一个都找不到！甲、乙相混，甲类向乙类并拢，也就是ï介音逐渐变为i（和u），这就是《切韵》、《广韵》时代ï介音变化的趋势。这就是为什么i介音的照三、精组、日、喻四反切下字基本不与甲类系联，而ï介音的照二、知组反切下字却大量与乙类系联的原因。

在不同声母里，ï＞i变化的进程是不同的。唇牙喉最慢，知组最快，照二组，喻三居中。任何一个语音成分都存在于特定的语音体系之中，它的发展和变化要受到其它成分的影响和制约。在不稳定的ï向i转化的过程中，唇牙喉音由于有与ï对立的i存在，要受到某种阻力。知组字则与此相反，由于没有与之抗衡的对立面，平衡便会打破，ï很快倒向某一边。照二组虽然没有对立面，但因有与之相近的精、照三二组，也要受轻微的阻力。当然不能否认各组声母在声理上的内在因素不同也是造成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喻三的情况稍微麻烦。从反切系联上看，属于三ï类没什么问题，但它的本源不易说圆。匣、群、喻三上古属同母，可能是*g。一、二、四等变为中古匣母，三等则是中古的群和喻三。但群和喻三不互补，不仅喻三显出三ï类，群母也是甲类为主。

喻三除个别语助词（矣、焉等）外，基本上都是合口呼，可能是从唇化音变来的。李方桂的分解法是：[11]

上古*g＋j－（三等）＞中古群母g＋j－

上古*g＋（一、二、四等韵母）＞中古匣母ɣ－

上古*gw＋j－＞中古喻三jw－

上古*gw＋j＋i－＞中古群母g＋j＋w－

上古*gw＋（一、二、四等韵母）－＞中古匣母ɣ＋w－

这里变为中古匣母的没问题，变为中古群、喻三母的脉络不清晰，＋j＋i和＋j的区别是什么不清楚，又没有照顾到日母的因素。今把变为中古群、喻三的改作如下：

*gj[12]－＞中古日ȵ－（ȵʑ－）（三i等）

*gi－＞中古群g－（三ï等）

*gwj－＞中古群giu－（三i等）

*gwi－＞中古（群gïu－（三ï等，A方言）
喻三jïu－（三ï等，B方言）

这样处理后，日母，喻三母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查《切韵》、《广韵》群母的开口三ï、合口

三ï、合口三 i 类多,开口三 i 类极少,也与上边的分解相合。只是 *gui 分为 A、B 两种方言似嫌牵强,有待进一步研究。喻三 的地位和照二 相似,但在重纽系里与乙类的系联比照二 组少得多:在甲、乙能分得开的韵里都是 0 %,而照二 组是22%(《王三》)和33.3%(《广韵》)。这只能用喻三、喻四 二母极为相近来解释。

总之,重纽韵系丙类各声母中,放在四等的各声母加日母、照三 组的介音与乙类同,作i;放在三等的其它声母的介音与甲类同,作ï。不过这个结论,尤其是第二个结论,讲的是变动状态的一个过程,不能认为时间上的某一横断面,而是一个阶段。在中古汉语的初期,更准确地说,在从舌头、齿头音中分出正齿音和日、喻四母的时候,重纽系知组、照二 组、喻三 的介音是ï,后来逐渐演变为 i,知组在先,照二 组次之,喻三再次之。

三

以上两部分,谈到中古汉语里有ï介音,存在于重纽甲类和丙类若干声母中。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没有重纽的三等韵(以下简称三丁)里有没有ï介音?它们与重纽甲类相同,还是与重纽乙类相同?本部分将从ï介音的来源出发,进一步谈谈它在整个《切韵》音系的分布情况。

中古汉语的介音有 i、ï、u三套,依次是前、中、后高元音。这三个介音的产生与上古汉语的声母有关。笔者基本上同意李新魁先生的观点,上古汉语中没有介音。⑬ 现代汉语有些方言没有介音,汉藏语系有些语种没有介音。世界上好多语种没有介音,或原没有介音,后经历了介音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切韵》音系里,“等”往往受声母的影响,介音的不同往往是由声母的不同决定的,声母有某种主动权,不能不将介音的来源同声母联系起来。

上古汉语没有介音,但其声母的音色(或曰附加成分)比较多样。有硬音、软音、次软音、唇化音之分。后三种可依次用 j、i、w表示,如 kj、ki、kw。软音促成中古i介音的产生,次软音导致中古ï介音的出现,唇化音自然引出u介音。

次软音i与李方桂、李新魁所拟的r相近而又不同。i本身不表示卷舌,是中高半元音,可接在各组声母的后面,发展成为中古的 ï 介音。

既然所有声母都可以i化,那么和它相拼的所有韵母发展到中古都可能带 ï 介音。如果韵图的作者将同一原则和体例贯穿于韵图的始终,那么我们可以将在重纽中发现的规律推而广之,认为全部《切韵》音系都会是这样的。

韵图中位于三、四等位置的韵可分为如下三类。

a. 三四等合韵:(甲)支脂祭真谆仙宵侵盐(以上唇牙喉音有重纽);(乙)东锺之鱼虞麻阳清尤蒸。

b. 独立三等韵:微废欣文元庚严凡。

c. 独立四等韵:齐先萧青幽添。⑭

上列中,重纽韵已分析过了,独立四等韵原无 i 介音,与三四等合韵的四等韵不同,暂不讨论。这里要分析的只包括a(乙)、b两类。

下面先全部列出这两类韵字的朝鲜语对音，仍根据河野六郎的《资料音韵表》绘制。

韵	声	唇音	牙音	喉音	于以	庄组精组	章组	舌音	来	日	备注
东	三	风① p'uŋ	弓 kuŋ		雄 uŋ	崇 tsoŋ	众 tsiuŋ	中 tiuŋ	隆	戎 ziuŋ	①明母作moŋ
	四				融 iuŋ	嵩 siuŋ					
屋	三	福 pok	菊 kuk	郁 uk	囿 iuk	缩① siuk	粥 tsiuk	竹 tiuk	六 liuk	肉 ziuk	①谡作sok
	四				育 iuk	宿 siuk					
锺	三	封 poŋ	恭 koŋ	邕 oŋ			锺 tsioŋ	塚 t'ioŋ	龙 lioŋ	茸 ioŋ	
	四				容 ioŋ	蹤 tsioŋ					
烛	三	幞 pok	[illegible] kuk	旭 uk			烛 ts'iok	瘃 ts'iok	绿 lok	辱 ziok	①溪母作kok
	四				浴 iok	足 tsiok					
之	三		基 kïi	医 ïi	矣 ïi	锱 tśïi	之 tsi	癡② tɨ	狸 li	而 i	①受近古汉语影响的音 ②笞作tɐi
	四				饴 i	孳① tsɐ					
鱼	三		居 kə	於 ə		初① tśo	诸 tsiə	躇 tiə	闾 liə	如 ziə	①菹作tsɪə，锄作sə。
	四				与 iə	蛆 tsiə					
虞	三	夫① pu	驹 ku	纡 u	于 u	刍 tśu	朱 tśiu	株 tiu	娄 lu	儒 ziu	①甫、五二声符的作-o。 ②趋作 tśu
	四				俞 iu	诹② tśiu					
麻	三						遮 tśia			若 ia	
	四				耶 ia	嗟 tśia					
阳	三	方 paŋ	姜 kaŋ	央① aŋ		装 tsaŋ	章 tsiaŋ	张 tiɐŋ	梁 liaŋ	壤 ziaŋ	①晓母字作hiaŋ，但"乡"字转入固有词作?saŋ
	四				阳 iaŋ	将 tsiaŋ					

续表

声 韵		唇音	牙音	喉音	于以	庄组 精组	章组	舌音	来	日	备　　注
药	三	缚 pak	脚① kak	约② iak			酌 tsiak	著 tiak	掠 liak	若 ziak	①群母字作 kiak ②晓母字作 hak
	四				药 iak	雀 tsiak					
清	三						征 tsiəŋ	贞 tiəŋ	令 liəŋ		合口全作-ieŋ
	四	并 piəŋ		婴 iəŋ	盈 iəŋ	精 tsiəŋ					
昔	三	碧 piək					炙 tsiək	彳 ts'iək			合口作-ɪək
	四	辟 piək		益 ik	绎 iək	迹 tsiək					
尤	三	不① bu	鸠 ku	忧② u		邹③ ts'u	周 tsiu	辀 tiu	流 liu	柔 ziu	①明母作 mo ②"休"等个别字作-ɪu ③个别作-ɪu
	四				由 iu	酒 tsiu					
蒸	三	冰① pɪŋ	矜 kïŋ	应 ïŋ		殑 sïŋ	烝② tsïŋ	徵③ tiŋ	陵 lïŋ	仍 iŋ	①掤、绷作pïŋ ②有些字作-iŋ ③澄作tïŋ
	四				孕 ih	缯 tsïh					
职	三		棘① kïk	亿 ək		侧② ts'ïk	职 tsik	直④ tik	力 liɔk		①疑母作ək ②个别作-ɐik ③有些作-ik ④陟作ts'iək
	四				七 ik	即③ tsïk					
微	三	非 bi①	机 kïi	衣 ïi							合口作-ui
废	三	废 p'ɪəi	乂 iəi	秽① iəi							①晓母作huəi
欣	三		斤 kïn	殷 ïn							
迄	三		讫① kïl	疙 ïl							
文	三	分① pun	君 kun	挥 [illegible]	云 un						①吻作mïn
物	三	不 pïl	屈 kul	郁 ul	飈 ul						②-ïl、-ul各半

续表

韵＼声	唇音	牙音	喉音	于以	庄组精组	章组	舌音	来	由	备注
元　三	潘① pən	建 kən	轩 hən							
庚　三	兵 piəŋ	京 kiəŋ	英 iəŋ							合口亦作 ɪəŋ
陌　三		戟 kïk	虩 hiək							
严　三		剑 kəm	埯 əm							
業　三		劫 kəp	腌 əp							
凡　三	帆 pəm									
乏　三	法 pəp									
月　三	发① pal	羯 kəl	谒 al							①并母作 pəl，合口作 uəl

从表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看，韵图放在三等位置的几乎全部唇牙喉音（庚韵废韵除外）和喻三母、照二组字基本上没有 i 介音。估计这些声母字的介音本来是 ï，和重纽甲类相同（庚、废二系的 i 估计是从 ï 变来的。这个 ï 介音在那些韵腹是央元音的韵前保留着，如之、蒸、职、欣、迄、陌韵及物韵的个别字；在其它韵里被声母或韵腹吞掉了。照三组、精组、日母、喻四母字有 i 介音。知组、来母基本上有 i 介音，但知组的之韵“笞”tɐi，蒸韵字“澄”tïŋ、来母的烛韵字“绿”lok、虞韵字“娄”lu、蒸韵字“陵”lïŋ 等都留下其原来的介音不是 i 的痕迹。在朝鲜语里，i 介音前的舌头音容易变为齿音。知组字对音如此完整地保留舌头音，不能不怀疑当时知组字后接的介音是 ï。

三等韵，尤其是 b 类三等韵在日语吴、汉两种对音和汕头，福州方言常常表现为洪言。如严韵、元开作-ən（汉音），-on（吴音），元合作-uan（汕头）、uoŋ（福州），文韵作-ɯn（汕头）、-uŋ、uoŋ（福州），欣韵作-ɯn（汕头）。

总之，a（乙）、b 两类声母的介音与 a（甲）——重纽系同位置的声母的介音相同。

笔者的如上看法和邵荣芬先生的观点有较大的距离。首先，在有重纽的各系中邵先生认为：“甲、丙一类，乙单独为一类。具体地说，韵图放在四等的帮滂并明见溪群疑晓影十个声母字单独为一类，其余声母的字为一类。”⑬

邵先生首先认为《古今韵会举要》就是这么分的。我们认为《古今韵会举要》音系不同于《切韵》音系，它虽然形式上保留着《切韵》音系的反切，其音系已属于近古汉语的范畴，不能用《举要》附会《切韵》音系。即使《举要》可资证据，也不象上面所说，甲、丙一类，乙单独为

一类。试先举支脂之韵为例。

1. 羁字母韵：羁饥姬攲欺奇其宜疑甲[16] 卑纰毗陴弥乙 支脂之章 知胝摛絺知 蚩章 瓻来 鸱眵施尸诗章 驰墀治知 茬庄 尼知 匙时章 猗医牺僖甲 咿伊乙 移夷饴以 离黎黧知 兕而日

2. 惟字母韵：惟以

3. 鸡字母韵：祇耆乙

4. 赀字母韵：赀咨兹鄑雌私思斯慈茨疵词精 菑差师榛庄

5. 妫字母韵：妫亏逵危雅为甲 陂悲铍丕皮邳糜眉甲 剂崔厜绥旬精 隹腄追吹推椎鬌垂谁章 逶甲 羸累来 甤日

6. 规字母韵：规阒葵堕倠蠵乙

7. 麾字母韵：麾甲

8. 乖字母韵：衰庄 衰庄

支脂之韵字共分八类韵母，很难找出什么规律性。只羁字母韵里就已包括了重纽甲、乙两类和丙类的章、知、庄组及来、日、喻四等母字，乙单独一类之说已站不住脚。赀字母韵只包括了开口精、照二二组字，这大概是《中原音韵》支思韵的端倪。因为支思韵的形成，先是精、庄二组字，章知二组是后加入进去的。

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不仅支脂之韵，其它各韵也都是这样。考全部包括重纽韵的平声韵（支脂之韵、真韵，先仙韵、萧宵韵、侵韵、盐添严韵），甲、乙、丙合为一类的有八处，乙单独为一类的只有两处，甲单独一类的有三处，还有甲、乙连同纯四等韵合为一类的。

邵先生所举方言的例子既有甲丙同类，乙独立的；也有乙丙同类甲独立的，无法说明问题。

邵先生又以韵图的结构作为依据。

生崇初庄

日来 |匣晓影| 常书船昌章 |疑群溪见| 娘澄彻知 |明并滂帮|

以晓影 邪心从清精 疑群溪见 明并滂帮

按照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的说法，外加方框是一类，其余的是一类；按照陆志韦《古音说略》的观点，外加方框及下加浪线的为一类，其余的为一类。邵先生批评他们说，韵图的作者不会将韵图制作得这样成心让人看不懂。他提出下加△号的为一类，其余为一类的见解。其实，这种见解也令人费解，因为虽然下加△号的一类整齐地排在一条线，但其余一类却分别排在二、三、四等三行。

笔者认为，早期韵图（如《韵镜》、《七音略》）虽然大致反映了《切韵音系》的面貌，但毕竟不是它的真实写照，它只是形式上基本保留了《切韵》音系的类别。严格地讲，这些韵图所反映的音系和《切韵》音系是有区别的，其中参杂着近古汉语（早期）音系的成分。韵图强《切韵》音系以就己，难免有削足适履，穿凿牵强之处，我们也不能强韵图以就《切韵》音系。

关于早期韵图中反映近古汉语音系的问题下面提重要的两点。要如实反映《切韵》音系，

PDG

韵图应分五个格：一、二、三甲、三乙、四。近古汉语的早期，三、四等合韵的四等（三乙等，章组、日母除外）和纯四等合流了，韵图将此二类放在同一个四等格里。此第一点。另一方面，近古汉语语音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三等韵齿音“升格”，章、庄、精组及日母字逐渐由弇变侈。早期则只有章、庄二组“升格”，故韵图将该放四等（三乙格）位置的章组、日母字置于三等（三甲格），而把该放在三等（三甲）位置的庄组字置于二等。

关于齿音“升格”问题，日本藤堂明保的见解很有启发性，笔者准备稍加阐发⑰。先画出变化大势示意图。

时代 等	《切　　韵》	《韵镜》《七音略》	《切韵指掌图》	《中原音韵》
一	精 ——→（以下略）		精（止摄开口）	精知庄章日
二	知	知　庄	知　庄	
三甲	知　庄			
三乙	章日精	章日知精	精知章日	精（知）
四	精 ——→（以下略）			

从中古后期到近古，齿音变化的总趋势是向上“升格”，到《中原音韵》除一部分知组字和止摄开口以外的精组字，全部升到一等位置。《韵镜》将庄组、章组、精组依次摆在二、三、四等，恐怕不仅出于排列上的技巧，而是有一定的语音基础的。能解开这个谜的是臻韵。臻韵系只限于庄组声母的平、入声字，和真韵系庄组声母字出现的机会互补。《切韵》前的韵书里没有臻韵韵目。就是在《切韵》里，其上声字可能混在隐韵，去声字可能合在震韵。《切韵》将臻韵独立出来，可能是当时已经起了语音上的变化，成为整个三甲等的庄组字“升格”的先行音。到《韵镜》时代，估计三等的庄组字都与臻韵的变化差不多。三乙等的章组字和日母字在“升格”的过程中路经三甲格完全是有可能的。这大概就是韵图把它们排在三等位置的原因。

简单的归纳

全文的要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切韵》音系中有ï介音，它与i、u构成中、前后的三套颚介音体系。ï介音是前舌面的中元音，其发音部位在半元音 i 和央元音ə之间稍后。

（二）ï介音首先存在于重纽系唇牙喉音甲类，重纽的本质就是在同一声母下ï、i二介音并存。

（三）i介音促成照三组声母的产生，ï介音导致照二组、知组声母的形成。舌头、齿头

音原来也有重纽，只因重纽中的一类颚化为正齿音，失去了重纽。

（四）ï介音来自上古带 i 色彩的次软音声母，与这种声母相遇的韵母都会有 ï 介音。从历史发展上看，韵图中除照三组和日母以外，所有位在三等位置的韵和实际是三等而排在二等位置的照二组字都有 ï 介音。

（五）中元音ï是不稳定的因素，不断向前后低分化，以致最终消亡。

（六）早期韵图一方面基本保留了《切韵》音系的类别和结构，另一方面吸收了一些近古汉语的变化。因此，它们之间不能机械地比附。

附注

①② 高本汉《方言字汇》。

③④ 引自藤堂明保《中国语音韵论及其历史的研究》218—220页。

⑤ 以上参见有坂秀世《评高本汉的介音说》，王静如《论古汉语之颚介音》，陆志韦《古音说略》24—29页，河野六郎《朝鲜语汉字对音的一特征》，藤堂明保《中国语音韵论及其历史的研究》216—221页。

⑥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91—93 页。

⑦ 以下用三 ï 和三 i 分别表示三四等合韵的三等和四等。

⑧⑨ 严学宭《周秦古音结构体系（稿）》，载《音韵学研究》第一辑 93—94 页。

⑩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86 页。

⑪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8页。

⑫ i、ɨ、w等表示上古声母不同色彩，说详见后文。

⑬ 李新魁《古音概说》第 65 页。

⑭ 严格讲，幽韵不属于独立四等韵，应是三、四等合韵的四等韵，也许与三等尤韵构成重纽。

⑮ 邵荣芬《切韵研究》78—80 页。

⑯ 《举要》体例是每一字母韵算一韵母，今抄录时每遇不同声母（按《广韵》），并标其声母类别，唇牙喉音则标其甲、乙类别，之韵字不另分开。

⑰ 藤堂明保《中国语音韵论及其历史的研究》224—230 页。

1984．7．30．



关于“等”的概念

唐 作 藩

“等”是等韵学一个核心的概念。对“等”的理解关涉到对等韵图结构的认识以及对《切韵》音系的分析问题，所以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

自从清人江永著《音韵辨微》提出以“洪细”辨四等的观点，即所谓“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人们大都认为他的解释简单明了。但江永又说“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而字母是声母的代表字，这就把等韵的问题和声母的辨析完全混为一谈，又让人弄糊涂了。后来陈澧提出“等之云者，当主乎韵，不当主乎声”的看法①，才算抓住了“等”的实质。陈澧在《切韵考》里讲得更明白：“古人于韵之相近者分为数韵，如东冬钟，又于一韵中切语下字分为数类，如东韵分二类是也。此即后来分等之意。然古人但以韵分之，但以切韵下字分之，而不以上字分之。”② 用现代语音学来解释，正如罗常培先生所概括的，“所谓等者，即指介音〔i〕之有无及元音之弇侈。”③ 举例来说，为什么豪肴宵萧四韵在等韵图中分别排在一、二、三、四等的地位上？因为它们的元音有前后高低的侈弇(洪细)差别。为什么东韵的反切下字红、弓两类又分别排在一、三等的位置上？因为它们的主元音相同，只是红类无i介音，弓类有i介音。《广韵》206韵的293个韵类（如计重纽则有323类左右)，除了开合的分别，即都有等的洪细的不同。《广韵》各韵的分等情况从《韵镜》和《七音略》里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

冬④ 模泰灰咍魂痕寒桓豪歌唐登侯覃谈——属一等韵；

江佳皆夬臻删山肴耕咸衔——属二等韵；

锺支脂之微鱼虞祭废真谆文欣元仙宵阳清蒸尤幽侵盐严凡——属三等韵⑤；

齐先萧青添——属四等韵；

东戈——有一、三等韵；

麻庚——有二、三等韵。

等韵图是一种声韵调配合表。由于它所分析的语音对象不同，可以分为各种类型。早期的韵图如《韵镜》《七音略》及其前身基本上是分析《切韵》音系的。它用“五音”(或“七音”)及“清浊”去辨析《切韵》的声母系统，用“开合”(或重轻”)和“四等”来描绘《切韵》的韵类、韵母系统，并以四声或四声韵目表示《切韵》的声调区别。

《切韵》的一个反切(即一个小韵)就是一个音节。全书用了多少个切语则有多少个音节。这就构成了《切韵》音系。据李荣、邵荣芬二位先生的研究，唐代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195

韵，共有 3600 余个小韵⑥。《切韵》原本是 193 韵，但唐传写本不全，小韵总数不明。《广韵》206 韵，我们曾据周祖谟先生的校本统计，共得小韵 3873个 ⑦。其切语上字471个表明了声类、声母的差别，1187个切语下字则反映了韵类、韵母的不同。《广韵》与《切韵》相比，分韵、反切用字和小韵数都有明显的差异(收字多少与注释详略的出入更不用说)，但二者的声类、声母数和韵类、韵母数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前后是用同一标准对《切韵》《广韵》的反切进行分析的话。比如我们主张《广韵》有 51 声类，35声母，293韵类，142 个韵母 (计重纽则有 323 韵类，160韵母)⑧。所以我们说《广韵》音系就是《切韵》音系。这是分析《切韵》《广韵》的反切上下字所得的结果，是客观事实。《韵镜》《七音略》也基本上反映了这一事实。

至于是否并时同地具有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音系，即是单一体系还是综合体系？那是另一个问题，即人们对它的看法问题。你不能因为主张《切韵》音系是个综合体系，而把它内部声类声母和韵类韵母的区别也给抹杀了。我们并不赞同《切韵》是单纯的一时一地之音的主张，我们认为它是在陈隋时代某一方音(比如当时的洛阳音)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古今方国之音”的成分⑨，和当时的口语有一定的距离。但它内部是自成体系的。比如《切韵》的作者之一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指出，当时北方话里鱼、虞是不分的，但南方有别。《切韵》音从南方，鱼、虞两韵的反切下字亦不相混。又如止摄三等的支、脂、之三韵，六朝后期的诗人用韵已没有区别(至少脂和之已押在一起)，但早期有别，《切韵》就从较古的音，支、脂、之三韵的反切下字亦各自成类。这种情况犹如 1913 年语音统一会制定的老国音注音字母，在北京语音的基础上兼顾了一些南方方音的特点，如有浊音声母万〔v〕兀〔ŋ〕广〔ȵ〕，又区别尖团音，还具有入声。这种老国音虽然不是完全按照某一方言口音⑩，但其内部亦自成体系。《切韵》音系与老国音有相似的性质，不过更复杂一些。拿它的韵母来说，不仅同韵摄中往往有开合四等的区别(如蟹摄、山摄)，而且有的同一等还有重韵，如咸摄中的一等覃谈，二等咸衔，三等盐严凡。这种区别(包括更细的重纽)虽然不一定存在一时一地的口语之中，但它确有一定的方音或古音根据，在《切韵》音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等”的名称概念大概是唐代才开始有的，现在见到的最早的材料是“守温韵学残卷”里的《四等重轻例》⑪，如“高，交、娇、浇”同是平声见母重(开口)，它们的反切下字分属于一等豪韵、二等肴韵、三等宵韵、四等萧韵，但“等”的内容已寓于《切韵》的反切之中，正如“汉族”的名称起于汉代之后，而汉族的实体早已存在一样。所以戴震所说，“其说(指等韵图对《广韵》音系的开合四等的分析)虽后人新立，而二百六韵之谱实以此审定部分，然则呼等亦隋唐旧法，后人窃其意以名专学耳。”⑫ 这是很有见地的。

当然，从《切韵》《广韵》的反切下字归纳出来的韵类、韵母及其等呼区别，还只是个音类系统，只具有代数符号的性质(从反切上字归纳出来的声类、声母系统，性质亦相同)。现代音韵学家运用历史比较法给《切韵》构拟音值，首先要研究、掌握它的音类系统，同时要参考韵图，利用现代方音和中外对音等材料。不了解《切韵》《广韵》的反切所反映的音类，不掌握韵与韵之间以及韵类与韵类之间的“等呼”的分别，是无法进行构拟工作的。而构拟的作用又是使原有的韵类、韵母系统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决不是凭空地强加于《切韵》的⑬。

"等"本来是主乎韵的，是指韵类、韵母的主元音和介音的洪细差别，但传统的等韵学上又给三十六字母分了"等"，亦赋予声类、声母以"等"的概念。这也是江永的"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的根据。其实他没有把问题真正弄明白。

等韵学上声类字母之所以讲"等"，分析起来实有两种情况和原因。一是从声韵配合关系上来看，在《切韵》音系里，不是任何一个声母都可以和任何等的韵母相拼合的，往往受到音节结构的制约。哪些声类字母能与哪些等韵相拼合，则这些声类字母就具备某种等的概念。例如重唇"帮滂并明"可以与一、二、三、四等韵相拼合，故四等俱全，而轻唇"非敷奉微"只能和三等韵结合，所以它们只有三等。舌音端透定泥有一、四等，知彻澄娘有二、三等；牙音见溪疑、喉音影晓及半舌来母，一、二、三、四等俱全；牙音群母和半齿音日母只有三等[14]；喉音匣有一、二、四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所以从这种声韵配合关系上看，江永所说"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也有一定的根据，但不全面。

二是由于受韵图结构特点的制约，某些声类字母被硬性赋予某一等的概念。我们知道，早期的等韵图同时要将《切韵》的反切上字的分类进行五音清浊的分析，要把它们并入在五音或七音二十三行的结构图中。这样，一音一栏里只有一类声母的自然没有问题，如唇音，牙音，喉音大部分，舌音"类隔不可信"也可归为一类，它们在韵图中与其相结合的韵母的分等不发生矛盾。但是《切韵》反切上字的分类表明，它的齿音声母有三类，即精清从心邪，庄初崇生和章昌船书禅，要将它们放在一栏之中，只好规定精组声母排在一、四等的地位上，庄组（照二）排在二等上，章组（照三）排在三等上。这样，精组就获得一、四等，庄组获得二等，章组获得三等的概念。当精组与一、四等韵相拼合，庄组与二等韵相拼合、章组与三等韵相拼合的时候，声韵的"等"是一致的。而当庄、精二组声母与三等韵相拼合的时候，为了将就声母，仍排在二等或四等的地位上[15]，这就出现了矛盾。陈澧正确地指出，"既有下字分类则上字可不拘也，等韵家则以字母分等，然古书切语二字不尽同等，不凭下字分等，而凭上字分等，遂使同一韵同一类之字有等数参错者矣。"[16]"等数参错"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早期的韵图尚无字母，但有切上字的分类（即声类），解释韵图的人就有可能"凭上字分等"，如后来的等韵家以字母分等一样。从韵类、韵母的角度看，韵图上的某些字的"等"不一致，因而被称之为假的。例如东韵的反切下字只有一等红类和三等弓类，而《韵镜》内转第一开（东韵）图中一二三四等都有字。如齿音二等上的"崇"字，本锄弓切，切下字"弓"属三等，但其切上字锄属崇母（床二），迁就声母放在二等的地位上。从切下字即韵母的角度看，它是个假二等。同样，同图齿音四等上的"嵩"字，息弓切，声母属心母，则是个假四等。《韵镜》里的喻四母字基本上也是假的，因为它们的反切下字一般属三等，如"融"字以戎切，而在韵图上总是排在四等的地位上。可见等韵图上的"真""假"是客观存在，是由韵图结构决定的。江永的《四声切韵表》能够区别真假，能够把本来只有三等的韵而在韵图中被排在三、三四等的字归为一类，统称为三等，这是掌握了从韵来辨等而不是从字母去辨等的特点，真正揭示了《广韵》系韵书中"等"的实质。这比他在《音韵辨微》中提出的"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的看法要全面得多，科学得多。

然而，宋元以来的等韵学为了解释"等"，为了解决韵图上这种声韵"等数参错"的矛盾，即有真有假的情况，设立了种种门法，多的达二十余条（其中有的是解释古今反切不同的矛盾的），这样才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玄虚，使人不易搞明白。其实"等"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概念，"门法"也不是十分难懂的东西。

附注

① 《东塾集》卷三"等韵通序"。

② 《切韵考》外篇卷三。

③ 《汉语音韵学导论》62页。

④ 举平以赅上去入。

⑤ 计重纽，其中支脂祭真谆仙宵侵盐等九韵尚有四等韵，幽韵亦属四等。

⑥ 李荣统计为 3617 个小韵，见《切韵音系》94 页；邵荣芬统计为 3603 个小韵，见《切韵研究》42 页。

⑦ 《〈广韵〉反切上下字的统计与说明》（与王春茂合作），载山东《语海新探》第一辑。

⑧ 李荣的《切韵音系》有52声类，36声母（128页），比我们多一个俟母；韵母是144个（151页，表中的韵母只有 93 个，因入声韵母 51 个包括在阳声韵母之中）。邵荣芬的《切韵研究》声母又多一个娘母，所以是 52 声类，37 声母（109 页），韵母是 156 个（133 页，表中只有 101 个，另加 55 个入声韵母）。

⑨ 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245—246 页。

⑩ 正因为如此，1924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所属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采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就是"新国语"，即今天的普通话。

⑪ 见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下）796—806页。从"残卷"所举全部例字来看，它的分等和《韵镜》《七音略》尚有一些出入。这可能已受唐末口语的影响，不是单纯根据《切韵》系韵书的。

⑫ 《声韵考》卷二"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

⑬ 当然各家的构拟结果也有分歧，这是观点方法的问题，是谁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的问题。

⑭ 在有重纽的韵中，群母还可与四等的类排切。如支韵的"奇"，渠羁切，在三等，而"祇"巨支切在四等。

⑮ 这是多数情况，也有其他少数例外，如止摄咍韵"犻"字，昌来切，反切下字属一等，与三等昌母（穿三），也是矛盾的。

⑯ 《切韵考》外篇卷三"后论"。



论鱼韵的等呼

秦　似

《切韵》系统的鱼韵，是一个三等韵，杂有假二四等字，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鱼韵到底是开口呼还是合口呼？直到现在还有不同的意见。下面，我想就几个方面论证鱼韵是开口呼，不是合口呼。

一

在《七音略》上，鱼韵属内转第十一图，它是一张独图。标的是"重中重"。按《七音略》体例，"重中重""重中轻"都属开口呼，而"轻中轻""轻中重"则属合口呼。在四十三个图中，并没有例外，因此，我们很难怀疑鱼韵的"重中重"是标错了的。在《韵镜》上，鱼韵也是独图，标的是"内转第十一开"。《韵镜》不用"重中重""轻中轻"等术语，而是径直标明"开"（开口呼）"合"（合口呼），就更为明确。《韵镜》和《七音略》都是早期的韵图，它们都标出鱼韵是开口呼，对此，我们不好轻易地加以否定，认为是一时笔误或后人印书时印错了的。

早期韵图还有一个体例，就是开口与合口必不同图。如果一个韵只有一呼，那便是独图。如果一个韵既有开口呼，又有合口呼，那便分为二图。例如之韵只有开口呼，列为第八图独图；微韵既有开口呼字又有合口呼字，故占第九图（开口）和第十图（合口）两个图。鱼韵的情况，与之韵一样，只有开口呼，所以是独图。

紧接着鱼韵第十一独图，就是模、虞两韵的合图，第十二图。《七音略》在这个图后面标"轻中轻"，由此可知中古的模韵和虞韵都是合口呼。但由于模韵属一等字，虞韵属三等字，放在一个图里并不矛盾，这样便把它们合为一图了。这样的合图在《七音略》中不少，并不意味着合图的韵其韵母就没有区别。

韵图上既然标得如此明显，为什么又发生对鱼韵属开口呼抑合口呼的争论呢？这主要由于两个原因。第一，鱼、模、虞三韵是由上古鱼部字分化来的，所以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的韵摄作者，又把它们归为"遇摄"，人们就认为这三个韵都是合口呼，写为"遇合鱼三"（遇摄合口鱼韵）了。其实，上古音的鱼部是具备开、合二呼的，中古的遇摄也仍包括开合二呼（见王力著《汉语史稿》上册55页），既然遇摄中有开口呼，那便只能是鱼韵。第二，由于语音的发展，鱼、模、虞三韵的字音在许多方言中已经混淆了。模韵保持u韵母的较多，鱼虞二韵，在北方话中除知照系字大部分读入u外，其余大部分读入y（y即现代的撮口呼）。这也是引起人们以为鱼韵是合口呼的一个原因。《康熙字典》上的《等韵切音指南》，就把整个遇摄（其中包括

鱼、模、虞三韵)都称为合口呼,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而《等韵切音指南》又是根据明人的韵图作的,可见在更早就有人因语音的发展变化,错误地认为鱼韵在中古也是合口呼。但沈兼士先生的《广韵声系》,则是把鱼韵(包括上声语韵和去声御韵)标明为开口呼的。虽然没有看到他的论述,但他当是经过研究才作出这样的判断的。王力教授把中古鱼韵的韵母拟为io,也是把它当作开口呼。这与罗常培先生的看法正基本一致。罗先生对鱼虞二韵曾有过讨论,这在下文将要谈到。

二

鱼、模、虞三韵,都是由上古音鱼部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章太炎说:"鱼部古皆阖口,如'乌''枯''吾',其撮口如'於''居''袪''鱼'者皆后世之变也。"(见《国故论衡》上)他所举的"乌""枯""吾",都是模韵字,而"於""居""袪"'鱼',都是鱼韵字。由此可见,他认为鱼韵与模韵都是阖口呼。① 他虽没有明指其韵母的音值,但从中可看出他认为鱼部的韵母主要元音是u。他的话说对了一半,即鱼韵字变为撮口呼,"乃后世之变也",但把鱼、模看做主要元音都是u,都是合口呼,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为他认为那样,模合口一等是u,鱼三等便是iu,那么把"虞"韵摆到什么地方去呢?黄侃先生则说:"鱼、虞今难别。然鱼韵多模韵字,此必音近模也。虞韵多侯韵字,此必音近侯也。"② 罗常培先生在《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一文中,认为黄侃先生的讲法虽比太炎先生"已进步了许多",但并没有讲清楚这三韵的区别。其实,说鱼近模,虞近侯,从近人的研究看来也是很不确切的。我们知道,江永把《切韵》虞韵一分为二,唇、牙、喉音的字基本归入鱼部,舌、齿音基本归入侯部,这是后来的古音学家都以为得当的。归到鱼部的虞韵字,便是鱼部的合口三等,如果鱼部主要元音是a,那么虞韵的三等字音值应是iwa,归到侯部的便是侯部合口三等,如元侯部主要元音是 o,那么这部分的虞质韵三等字音值便是 iwo。到了切韵时代,iwa和iwo了合流,虞韵便都读iu了。

由此可见,在古音的鱼部里,鱼韵字和虞韵字都是三等字,它们之间除了韵母有区别之外,正好还有开口和合口的区别。高本汉根据多种方言的调查,认为《切韵》系统鱼韵的主要果音是o,③ 罗常培先生和王力教授把鱼韵的音值拟为io,不但有方言的根据,而且解决了鱼、模、虞三韵的区别。鱼韵主要元音是 o,倒是和上古的侯部有点接近了。但这已是《切韵》时代的语音,倘在上古音系统,鱼韵的音值应是ia。从ia发展到io,鱼韵一直都是开口呼,与虞韵的区别是显著的。

以上是就语言发展史来看。现在我们再回到韵图,为什么鱼韵是独图,而模、虞二韵是合图呢?这显然不因为模、虞相近,而是因为鱼是开口呼。模韵有一等开口和一等合口,而虞韵只有三等合口字,排在一个图,完全没有矛盾。这一点,是鱼韵属于开口呼的一个佐证。此外,凡三等韵的唇音字,属非、敷、奉、微四个声母。《韵镜》和《七音略》,正好是把鱼部所有的唇音字全部排在模、虞合图上,鱼韵独图唇音下无字。这说明了所有鱼部的唇音三等字,

全都是虞韵字，没有一个是鱼韵字。鱼部的唇音三等字既全属虞韵字（如平声字夫、肤、敷、扶、无；上声字斧、甫、抚、父、辅、武、舞、妩；去声字付、傅、赴、赋、务等），那么，其它的合口三等字也同样全部属于虞韵字。这是鱼韵属开口呼的又一佐证。又，鱼韵中有一个"居"字，有居之、九鱼二切，因此分别归入之、鱼两韵。之韵也恰好是一个只具开口呼的三等韵，由此可知，"居"在《切韵》时代是开口呼。证明鱼韵是开口呼。

鱼、虞两韵在今天的许多方言中虽已混淆了，但广东潮州和福建泉州两个地方的方言，至今不混。两地都读鱼韵为〔ɯ〕，读虞韵为〔u〕。④这也是鱼韵属开口呼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还有一点，轻唇音出现后，合口呼的晓母字在方言中多与非母相混（虽不是全部，但大部分如此），如模韵的呼、虎，灰韵的灰、贿、诲，麻韵的华、化，唐韵的荒、慌，支韵的麾、隳，戈韵的火、货等，在今天的粤语和客家话中都读非母。开口呼的晓母字，则绝无此现象。鱼韵晓母字虚、许、嘘，正不与非母混。这是又一证据。

三

罗常培先生的《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言考》，对于《切韵》系统鱼韵和虞韵的读音，作了很深入的研究，他最后的结论是："切韵鱼、虞两韵在六朝时候沿着太湖周围的吴音有分别，在大多数的北音都没有分别。鱼韵属开口呼所以应当读作io音，虞韵属于合口呼所以应当读作iu音。后代〔y〕音的演变是经过io＞iu＞y这样一个历程的。"

在这个结论里，罗先生已经明确指出鱼韵为开口呼。但可惜，他的文章正面论述这问题并不多，大部分篇幅是引用几十位吴语区与非吴语区的六朝诗人的作品，从他们的用韵论证在六朝时代，在吴语里鱼虞区别是颇严的，吴语区以外的作者用韵，则是鱼虞两韵混杂的多，于是他认为这两个韵"在大多数的北音都没有分别"。在这里，罗先生无异于把鱼韵属开口呼、虞韵属合口呼，以及两韵的音值，当作主要是从吴语得到的结论。他还引用了陆法言"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的话，认为《切韵》的分韵是采取"最小公倍数"，凡某一个地方有分别，或古今有别的，《切韵》都宁分而不合。

因此，就留下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切韵》之分鱼虞二韵，是否主要由于陆法言考虑到吴语的情况呢？如果这样，为什么唐初功令又规定鱼独用，模虞同用呢？唐初规定鱼独用，这一点是罗先生的文章也提到的。他对模虞同用，也认为是模糊了模虞的界限。但他又以为这三韵的区别，主要还由于方音，或由于陆法言要保留古代的区别。这个问题，就有探讨之必要了。

罗先生引证了许多南北朝时代的诗，但《切韵》的成书，已在隋时，距离唐初比距离东晋宋齐要近得多。因此，这一段时间的语音发展变化，不能不加以考虑。比如，唐初之所以规定模、虞同用，那是因为模韵韵母已是u，虞韵韵母已是iu，仅有等的分别，毫不妨碍押韵。这个变化，当是逐步完成的，未必整个南北朝时代都已如此。至于鱼虞之间，罗先生考证了在南北朝时代仅吴方言有区别，北音多无区别，这个情况，到了唐初或中唐，也可能起了变化。就

是说，在北方特别在政治经济中心的洛阳，很可能二韵的区别也明显了起来。

杜甫是由初唐转入中唐的人物。我对杜甫的诗作了一遍全面的检查，押鱼、模、虞三韵的共九十五首（包括转韵诗在内），其中纯粹押鱼韵字的占二十八首，鱼韵为主杂入模韵字或虞韵字的十一首，模虞合用的五十一首，模韵独用三首，虞韵独用二首。这个情况很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鱼韵独用的比模韵、虞韵独用的多十倍，第二，模虞合用的最多，不杂鱼韵字的占了五十一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全用鱼韵字。《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也是全部用鱼韵字。后者押初、庐、墟、车、鱼、舆、虚、如、裾、渠、疏、馀、虚、予、蕖、闾、书、锄、嘘、摅、储、诸、鵌、舒、於、徐、渔、胥、淤、梳。把鱼韵能用的平声字几乎全用上了，还重了"虚"字。要不是为了独用鱼韵，大可以不必如此做的。

相反，在模虞合韵的诗中，杜甫极力避免插入鱼韵的字。甚至有许多长诗，如《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四十个韵字不杂一个鱼韵的字，全属模、虞。这些现象都不是偶然的。

我又查了一下由中唐进入晚唐的司空图的诗，鱼韵独用的有四首，个别鱼韵字杂在模虞韵中的只有二首。

我虽没有遍查唐、宋诗人用韵的情况，但我以为杜甫的用韵在对鱼、模、虞三韵的分合上，可算是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能否说这是受了功令规定的影响呢？显然不能这样说。因为杜甫写的诗并不为了应考，他考虑的主要是音韵上的和谐。倘唐代时鱼韵读io，那么，与u或iu押起韵来当然是不够和谐的。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是洛阳附近的巩县人，他又在长安、洛阳和陕西一带长期生活，他与吴语区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在语音上受到吴语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相信唐时鱼、虞的区别并不限于吴语区。甚至可以推论陆法言的《切韵》把鱼、虞分为二韵，很可能是以洛阳一带的语言为依据的。而当时的鱼韵属开口呼，虞韵属合口呼，韵母不同，这也决不仅吴语区是如此，同宋齐时很可能不一样了。

因此，罗常培先生尽管主要是从吴语得出的鱼韵属于开口呼，其音值为io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却是带有普遍性的，至少在唐代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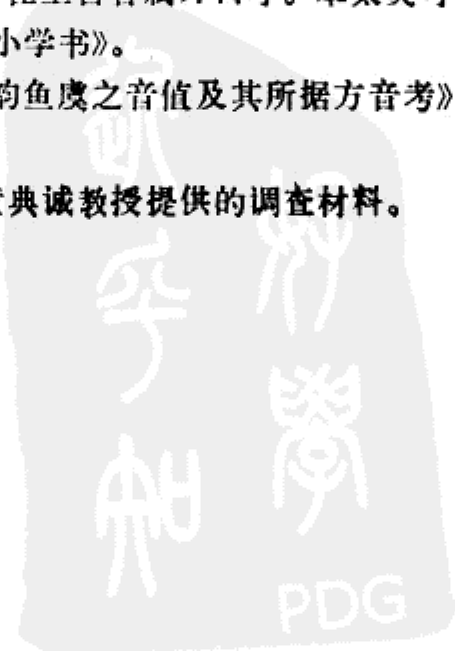
附注：

① "乌""枯""吾"在上古音属开口呼。章太炎可能从今音出发，误以为是读u母。

② 见《与友人论小学书》。

③ 见罗常培《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引用材料。高本汉虽主张鱼韵元音是o，但他又标为iwo，即认为合口呼。

④ 承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提供的调查材料。



汉字域外音对古汉语重纽现象的反映

王吉尧

引　言

1 历史上，汉字曾作为记音符号或随着汉语借词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这些汉字虽然受到外族语言语音特点的制约，但仍然大致显示着它们在汉语里的读音类别，因而形成了汉字域外音这一特殊现象。可以说，汉字域外音是古汉语语音的活化石，是研究古汉语语音的重要资料。

2 古汉语的"重纽"现象，在几种汉字域外音里都有所反映。本文即试图利用日本万叶假名音读、日语吴音、汉越语音、朝鲜汉字音等四种汉字域外音的资料，围绕重纽八韵中唇牙喉音的韵类对立、韵值构拟、舌齿音归类等问题对重纽性质作一些探讨。

本文中，将重纽韵里排在韵图第四等的唇牙喉音称为A类，排在第三等的唇牙喉音称为B类，舌齿音则称为C类。

3 几种汉字域外音

3.1 所谓万叶假名，是指日本人在奈良朝中期以前借去作为本族文字符号的那些汉字。由于这些汉字多出现在日本古籍《万叶集》里，故称为万叶假名。万叶假名里，一部分是只借汉字的形和音，其语义和汉语无关，即为纯粹的记音符号，是为音读假名；而另一部分则只借汉字的形和义，其读音与该字在汉语的读法无关，是为训读假名。这里所说的万叶假名，专指音读假名。

3.2 所谓吴音，是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七世纪的中国南方的语音。《万叶集》里的音读假名的读音就属于吴音系统。后来，万叶假名逐步被平假名、片假名所取代，而且随着日语语音系统的变化，日语吴音的读法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因此，片假名、平假名里吴音与万叶假名里吴音的读法不尽相同。本文里所说的吴音读音，指的是平假名和片假名里的吴音读音，其资料来源为桥诸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拼写方式为历史假名遣。

3.3 所谓汉越语，系指唐代进入越南语的汉语借词。这些借词的读音虽然受越语发音规则的制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它们所代表的音系无疑是同当时汉语音系相对应的。本文的汉越语资料引自王力先生的《汉越语研究》及日本学者有坂秀世的《上代音韵考》①，其拼写形式以王力先生在《汉越语研究》中所采用的为准。

3.4 所谓朝鲜汉字音，主要是北宋初年传入朝鲜的开封音②。在公元1443年朝鲜李朝公布《训民正音》后，朝鲜汉字音就往往用谚文标注了。当时，许多汉文典籍特别是一些佛经

PDG

如《金刚经》、《圆觉经》被翻译到朝鲜，其汉字的译音就是用谚文按照朝鲜汉字音的音系对译的。用谚文对汉文注音和释义的书籍叫《谚解》。日本学者有坂秀世先生在《上代音韵考》和《国语音韵史の研究》里曾引用这类《谚解》的许多谚文注音，这些谚文注音基本完整地反映了朝鲜汉字音的音系。本文所引用的朝鲜汉字音的谚文对音资料均引自这两部论著。

壹　重纽A、B类的音类对立

1.1 对于重纽AB两类的韵读，学者们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两者没有音值上的不同，一是认为两者存在着实际的语音差别。

1.2 四种汉字域外音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AB类的对立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是在音值上存在着差异。

1.2.1 万叶假名的汉字音读，表现着AB类的音值差别。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万叶假名所代表的日本奈良时期的日语音系里，其元音不是现代日语的五个而是八个。即除了ア、ウ两元音外，イ、エ、才三元音在当时还各分为两读。因此，当这些元音与辅音相拼成音节时，在现代日语里只有一个读音的属于イ段、エ段、才段的十二个假名音节（不包括相应的浊音音节）キ、ヒ、ミ、ケ、ヘ、メ、コ、ソ、ト、ノ、ヨ、ロ，由于韵的差别，在万叶假名就各有两读。这就是所谓上代特殊假名遣。日本学者将这两种读音分为甲、乙两类。而被借作万叶假名的那些重纽字，则刚好A类用来记录日语的甲类音，B类用来记录日语的乙类音，很少例外。这就说明，古汉语重纽A、B两类存在着实际的语音差别。

下面，将万叶假名中的重纽字及其所表示的上代特殊假名遣的类别一一列出。

万叶假名音节	重纽类属	字例
キ甲	A	枳企岐祇棄耆祁吉
キ乙	B	寄奇绮骑
	A	癸
ケ甲	A	祁
ギ甲	A	祇伎艺
	B	儀蟻
ギ乙	B	宜义
ヒ甲	A	比卑避臂譬必宾嫔
ヒ乙	B	秘彼被悲
ヘ甲	A	敝弊幣蔽
ビ甲	A	妣彌鼻弭婢
ビ乙	B	妣备媚眉縻

バ甲	A	便鼙
	B	辨别
ミ甲	A	弥湄瀰寐弭民
メ甲	A	绵面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仪、蚁、癸、辨、别"五字外，A类重纽字均被借作日语甲类音的音假名，B类重纽字均被借作日语乙类音的音假名。由此，完全可以断定，A、B类重纽字的韵类存在着语音的差别。

"仪"、"蚁"、"癸"、"辨"、"别"五字，表现出了与整个格局不和谐的情况，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仪"、"蚁"两字，一为疑母纸韵B类字，一为疑母支韵B类字，按理说，它们在万叶假名里应为乙类，但它们却同A类字一样被ギ甲借作音假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日本同志社大学森博达先生的说法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③。"仪"、"蚁"两字用作万叶假名，只在《日本书记》里出现。本来按音理要表现ギ甲类的读音，从韵类上来说用支脂两韵的A类字是最合适的了。但是，由于《日本书记》里万叶假名的读音属于汉音系统，而在汉音系统里，《广韵》音系的全浊字也读清音，只有次浊字才读为浊音。这也就是说，在汉音系统里，从声类上来说，最适于表现ギ甲类的汉字只有疑母字。而恰巧在支、脂两韵（举平声以赅上、去、入声，下同）的A类字里，没有疑母字，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借用"蚁"、"仪"这两个B类疑母ギ甲类的假名，而ギ乙类就另借之韵的两字"擬"、"疑"来表示，以便保留甲、乙两类的差别。

"癸"，旨韵合口A类字，但它在万叶假名里却违背常理成了乙类假名。这是因为万叶假名中甲乙两类的对立，其主要区别是乙类韵母所含元音的舌位要比甲类偏后一些（这一点，后面还要详谈）。而汉语里合口介音〔u〕则是后元音，因此汉字里一些合口重纽字，尽管有AB类的区别，但由于〔u〕介音的作用，在日本人听来，也就只觉得它们接近于乙类的音值。这样，汉语里重纽合口字，往往就不论其是A类还是B类，在万叶假名里均被借作乙类假名。"癸"是合口字，所以它虽然是A类字，在万叶假名里却属于乙类。

至于剩下的"别"、"辨"两个例外字，它们是重纽B类字，却被万叶假名甲类借用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还不能作出完满的解释。但它们毕竟是极少数，并不能动摇根据绝大多数情况所得出的结论。也许，这不过只是两种语音系统在对译时偶然产生的一些纠葛罢了。

另外，还有"祁"、"耆"两字得说明一下。这两字在《广韵》里同小韵，为渠脂切，在《韵镜》里排在三等，应是B类字，它们在万叶假名里，却又属于甲类，这就有点问题了。但是，在日本学者无相文雄编著的《磨光韵镜》中，"耆"小韵排在第四等，为A类字。而且《磨光韵镜》的作者，还认为"渠脂切"是类隔切，将其改为音和切"渠伊切"④。《磨光韵镜》的这一改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即在日本人听来，"耆"小韵应与A类同音，所以就用其作为甲类假名了。而这也就更加证明了重纽A类韵表示甲类假名、重纽B类表示乙类假名是由于其本身存在着语音差别的缘故了。

PDG

1.2.2 汉语真韵、仙韵、侵韵字在日语吴音里的对音，也显示出A、B类在语音上的对立。

例如：

	A 类	B 类
真韵	紧キン[kin]	巾コン[kon]
	因イン[in]	银ゴン[gon]
	吉キチ[kiti]	菌ゴン[gon]
	一イチ[iti]	乙オチ[oti]
仙韵	儇ケン[ken]	圈クワン[kuan]
	绢ケン[ken]	权ゴン[gon]
侵韵	愔イム[imu]	音オム[omu]
	揖イフ[iϕu]	邑オフ[oϕu]
		金ゴム[gomu]
		品ホム[homu]

真、仙、侵三韵的牙喉音A、B类在日语吴音里的对音的不同，显示了重纽AB类语音的差别。这三韵的吴音对音，B类的主要元音都为〔o〕，A类则分别为〔i〕或〔e〕，这就告诉了我们，B类韵母与A类相比，其舌位要后。

除"真"、"仙"、"侵"三韵外，其它各重纽韵在万叶假名里显示出来的严整的AB类语音对立，在日语吴音里都消失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重纽韵在日语片假名平假名形成期间，其AB类的语音差别在汉语里已经消失。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倒是由于日本语的语音变化。日本平安朝初期，原上代特殊假名遣的十二个假名的甲乙两类读音差别已不存在，它们已合而为一了⑤，因而在以平假名、片假名对译重纽字时，一般情况下就显示不出其A、B类的差别。这就好比在普通话声母里，虽然有鼻音边音之分，但到了一些只有边音声母的方言里，普通话里读鼻音和读边音的字，其声母也就合而为一了。同样道理，一些重纽韵在汉语里虽有AB对立，但日语音系里已无与其相对应的甲乙类元音之分，它们在日语对音里当然也就合为一音了。

那么，为什么"真"、"仙"、"侵"三韵的牙喉音在日语吴音里还能显示出AB类的差别来呢？这似乎可以这样解释，即在这些韵里，由于体现AB类差别的音素受到同音节的其它因素的影响，其语音对立得到了强化，以至使之在甲乙类语音对立已消失了的日语音系里，仍能用其它方法如主要元音的异同来表现其AB类的对立。例如仙韵合口，其在中古汉语的音值一般被构拟为〔iuæn〕。如果说，重纽韵AB类的对立主要表现为A类韵的舌位前，B类韵的舌位后的话，那么该韵A类韵的韵头部分〔iu〕就会近似于〔i〕，与主要元音〔æ〕组合，其音值就近似于〔iæ〕。而该韵B类韵的韵头部分〔iu〕就会近似于〔u〕，与主要元音〔æ〕组合，其音值就近似于〔uæ〕。这样，当它们被音译为日语时，其差别就不一定非要局限于上代特殊假名遣的甲乙类对立上，而可以用其它方法了。日语音节的特点是极力避免复元音的，在

对译外语的复合元音时，往往将其转化为单元音。一般情况下，将〔ia〕对译为〔e〕，〔ua〕对译为〔o〕⑥，〔iæ〕、〔uæ〕分别与〔ia〕、〔ua〕的音值相近，这样，仙韵合口的A类韵母在日语里就被对译为〔en〕，B类韵母被对译为〔on〕。真韵、侵韵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总之，尽管重纽八韵在日语吴音里显示着不同情况，但都表明了AB类的对立是语音差别。

1.2.3 朝鲜汉字音里，汉语重纽各韵（宵韵除外）的牙喉音的AB类也都显示出其韵读的区别。

例如：

	A 类	B 类
支韵	岐[ki]	寄[kɯi]
	移[i]	戏[hɯi]
		椅[ɯi]
脂韵	弃[ki]	肌[kɯi]
	伊[i]	懿[ɯi]
真韵	紧[kin]	巾[kɯn]
	因[in]	
	均[kiun]	窘[kun]
	吉[kiəl]	
	橘[kiul]	乙[ɯl]
	一[il]	
仙韵	遣[kiən]	愆[kən]
	绢[kiən]	捲[kuen]
		傑[kəl]
侵韵		今[kɯm]
		音[ɯm]
		急[kɯp]
盐韵	厌[iəm]	俭[kəm]
		险[həm]

以上七韵，A类韵读均为拗音，即韵母或为单元音〔i〕，或带有〔i〕介音；B类韵读均为直音，即韵母既不是单元音〔i〕，也不带有〔i〕介音。总之，严整地显示着AB类韵读的语音对立。

但是，宵韵却和以上七韵不同，朝鲜汉字音中，该韵的AB两类韵读均为拗音，读〔io〕。

例如：

A 类	B 类
翘[kio]	骄[kio]
要[io]	妖[io]

PDG

关于这点，有坂秀世先生说得较为透彻。他认为，宵韵B类的“骄”、“妖”等字韵读里的[i]，并不是对汉语介音音素的反映，而是对其主要元音[e]的对译。由此，这类字的韵读在朝鲜汉字音里就变成了[io]，从而与A类混同了⑦。因此，朝鲜汉字音里宵韵AB类的混同，并不能说明该韵AB类在汉语语音里也是混同的。

1.2.4 汉越语里，AB两类唇音字在声母上也显示着不同。例如：

	A 类	B 类
支韵	卑避脾 ti	皮 bi
	瀰 zi	迷 me
脂韵	比 ti	丕 phi
真韵	频 tən 必 tət	笔 but
	民 zən	密 mət
宵韵		表 bieu
	渺藐 zieu	廟 mieu
仙韵	偏 鞭thien	变 bien 别 biet
	面 zien 灭 ziet	免 mien
祭韵	蔽 te	
寝		品 phəm 禀 bəm
盐		贬 biem

上面例字表明，汉语重纽唇音字在汉越语里，B类仍为唇音，A类却变成了舌音。但这并不意味着重纽AB类的对立是声母的不同。重纽AB类唇音字在汉越语里的声母对立，是由于各自韵母不同而对声母有着不同的影响，而在进入汉越语后，又受到越语语音特点的制约，从而使两者声母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而形成的。这也就是说，汉越语里，重纽唇音字AB类声母的对立，实际上是体现着AB两类韵母的语音差别。对于这一点，潘悟云、朱晓农二同志曾作了很好的解释⑧。这里就不赘述了。

贰　重纽AB类韵母的音值

2.1 AB类韵值的不同在于介音。

AB两类的对立是韵母的不同。很明显，两类的韵尾不会不同，这样，AB类的语音对立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主要元音不同，二是介音不同。几种汉字域外音所透露出来的信息，都表明AB类的对立是介音的不同，而同韵的主要元音是相同的。

2.1.1 从万叶假名看重纽AB类介音的对立。

汉字和汉字音传入日本以前，日语本来音节的韵母均为单元音，因此万叶假名借用汉字音时，并不借用其韵母的全部因素。由于汉语音节的韵尾或者是辅音，或者是发音较含混的元音，因此万叶假名音节的韵读实际上只能是相应汉字音节的介音和主要元音的组合音的

对音。据日本学者研究,万叶假名里上代特殊遣的甲乙类韵母的音值分别为:イ段音节的甲类韵母为[i],乙类为[ï],エ段音节的甲类韵母为[e],乙类为[ë],オ段音节的甲类韵母为[o],乙类为[ö]。这表明万叶假名甲乙类韵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舌位前后的不同上。如前所述,重纽AB类的对立刚好与万叶假名甲乙类的对立相对应,由此也就可以说,重纽AB类的对立也主要表现在其介音、主要元音的组合音的舌位前后不同上。那么,究竟是介音的不同影响着舌位位置,还是主要元音的不同影响着舌位位置呢?

从万叶假名看,有重纽AB类对立的几组万叶假名里,无论是甲类还是乙类所借用的汉字都分属于汉语的几个不同的韵。

例如:

キ甲	支A	脂A	质A
キ乙	支B	之	微
ギ甲	支A	脂A	祭A
ギ乙	之	支B	
ヘ甲	支A	脂A	真A
ヘ乙	微	脂B	

用不同韵的汉字来表示某一个音节,必然是借用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显然,这个共同点只能是介音,而不可能是主要元音。因为不同韵,其主要元音就不会相同。A类字之所以可以不分韵来代表万叶假名中的甲类音节,B类字也可以不分韵来代表万叶假名中的乙类音节,就是因为它们各自有着共同的介音。AB两类韵母的舌位不同,完全是由于各自具有不同的介音而引起的。

从分属于万叶假名里甲乙两类非重纽字的汉语音读来看,也说明了这一问题。例如:

コ甲 孤 姑 古 库 故

コ乙 虚 居 巨 许

コ甲所借用的汉字都是模、姥、暮韵一等字,它们中古音的韵值,学者们一般都拟测为[o];コ乙所借用的汉字都是鱼、语、御韵三等字,它们中古音的韵值,一般都被拟测为[io]或[iwo]。很明显,它们的区别在于介音。这也就间接地证明了,同韵重纽的AB类字音,其差别在于介音。

2.1.2 从朝鲜汉字音看重纽AB类介音的对立。

前面1.2.3里曾指出,朝鲜汉字音里,除宵韵外,重纽A类韵均为拗音,B类韵均为直音。除去韵尾的因素,同韵AB类的语音对立,在朝鲜汉字音里,显示着以下两种较为典型的形式:

①A类为单元音[i];B类为介音[ɯ]加主要元音[i]。如支韵、脂韵。

②A类为[i]介音加主要元音[ə],B类则只有主要元音[ə]。如祭韵、仙韵、盐韵。

从①②两种形式看,AB两类的主要元音是相同的,其区别一是在介音的有无上,二是在介音的不同上。这种现象也表明,重纽AB类的区别完全在于介音。

2.1.3 从汉越语看重纽 AB 类介音的对立。

前面 1.2.4 里已指出,汉越语里 A 类唇音字已变成了舌音,B 类唇音字仍保持着唇音。这实际上是由于两类韵母不同所导致的。即甲类韵母对声母具有颚化作用,而乙类则没有。在具有介音的三等韵里,对声母能起颚化作用的只能是介音而不能是韵母的主要元音。由此也可以看出重纽 AB 类的对立在于介音是否有颚化作用也就是其舌位前后不同的区别上。

2.2 重纽 AB 类的介音音值

2.2.1 构拟 AB 两类介音的音值,应在下面两点认识的基础上进行。

①介音有开口介音和合口介音两类,在几种汉字域外音里,合口的 AB 类字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差别。如万叶假名里,合口重纽字都归为了一类,而不管其是 A 类还是 B 类,前面所说的脂韵合口 A 类字"癸"在万叶假名里归为乙类,就是典型的一例。而开口重纽字却与此相反,普遍显示着对立。因此重纽 AB 类的介音的差别,只是开口类介音的差别。

②在几种汉字域外音里所显示出来的重纽 AB 类的差别,都表明了一点,即 A类韵母与 B 类韵母的区别在于舌位的前后上。A 类韵母舌位较前,B类韵母舌位较后。这在前面已颇多论述,此处就不赘述了。

由于 AB 类韵母的对立就是介音的对立,因此我们又可以说,AB 类的介音对立表现在舌位的前后不同上。A 类的介音舌位较前,B 类的介音舌位较后。

2.2.2 基于上面两点认识,A 类介音应为前、高、不圆唇元音[i],考虑到汉越语里,A 类介音对声母有颚化作用,具有一定的摩擦性,我们将 A 类介音音值拟测为带有辅音性的前、高、不圆唇元音[i]。这一构拟出的音值,与日语吴音、朝鲜汉字音的情形是相符合的。吴音里,凡是 A类字,其韵读都为拗音,朝鲜汉字音里,情形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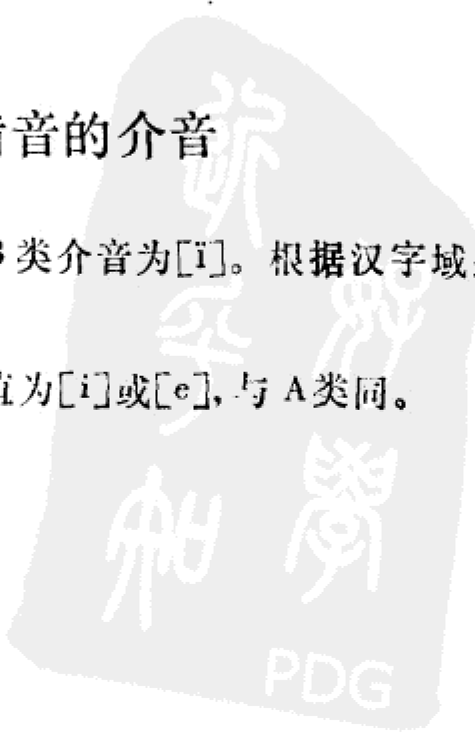
2.2.3 A 类介音音值确定为[i]后,比它舌位稍后的 B 类介音就有两种可能,即央元音[ï]或后元音[ɯ]。我们认为,将其拟为[ï] 比较合适些。因为如果确定 B 类介音为[ɯ]的话,其音值就不仅与[u]、[o]相近,从而失去了三等韵的特征,而且与 A 类介音[i]也相去甚远,从而显示出过大的差别。如此的话,在日语吴音里,就应不仅仅只是仙、真、侵三韵的 B 类与 A 类显示出区别,其余的韵如支脂等韵的 B 类也会与 A 类显示出差别,其韵读就不会是现在的[i]而会变成[o]了。而且,将 B 类介音拟为[ï],与万叶假名中イ段乙类音节的韵值为[ï]的情况也是相符的。

叁　重纽韵舌齿音的介音

3.0 重纽韵中,唇牙喉音的 A 类介音为[i],B 类介音为[ï]。根据汉字域外音透露出的信息,重纽舌齿音的介音与 A 类同,为[i]。

3.1 万叶假名里,重纽韵的舌齿音韵母的音值为[i]或[e],与 A类同。

例如:



韵	声	例字	万叶假名类别及韵值
支韵	精组	紫	シ[i]
	知组	知智池	チ[i]
	章组	施	セ[e]
脂韵	精组	资次死四	シ[i]
	知组	致	チ[i]
	章组	指旨尸矢	シ[i]
	庄组	师	シ[i]
祭韵	章组	世制	セ[e]
真韵	精组	新信进	シ[i]
	知组	陈	チ[i]

3.2 日语吴音里，在AB两类读音有区别的韵里，舌齿音的韵读与A类同。例如：

	A 类	C 类	B 类
真韵	紧キン[kin]	津シン[sin]	银コン[kon]
	因イン[in]	珍チン[tin]	菌ゴン[gon]
		真シン[sin]	
		衬シン[sin]	
仙韵	绢ケン[ken]	宣セン[sen]	权ゴン[gon]
	儇ケン[ken]	传テン[ten]	卷クワン[kuan]
		川セン[sen]	
		栓セン[sen]	
侵韵	愔イン[in]	侵シン[sin]	音オン[on]
		沈チン[tin]	金コン[kon]
		森シン[sin]	钦コン[kon]
		深シン[sin]	

3.3 朝鲜汉字音里，也显示着相同情形，即重组舌齿音字的韵读与A类同。

3.3.1 除庄组字及止摄精组字外，重组舌齿音的韵读均为拗音，与A类同。例如：

韵	声	例字	韵值
支韵	章组	支侈	[i]
	知组	知	[i]
	日母	尔	[i]
脂韵	章组	旨至矢屎	[i]
	知组	致	[i]

	端组	地	[i]
	来母	梨	[i]
	日母	二	[i]
祭韵	章组	制	[iəi]
	知组	滞	[iəi]
	精组	祭	[iəi]
真韵	章组	真质	[in] [il]
	知组	趁窒	[in] [il]
	来母	邻	[in]
	日母	人日	[in] [il]
	精组	七	[il]
仙韵	章组	折	[iəl]
	知组	展转	[iən]
	来母	连烈	[iən] [iəl]
	日母	然热	[iən] [iəl]
	精组	全煎亵	[iən] [iəl]
侵韵	章组	针	[im]
	知组	砧执	[im] [ip]
	来母	临立	[im] [ip]
	日母	任入	[im] [ip]
	精组	浸集	[im] [ip]
盐韵	章组	占摺	[iəm] [iəp]
	知组	沾	[iəm]
	来母	奁猎	[iəm] [iəp]
	日母	染	[iəm]
	精组	尖接	[iəm] [iəp]

3.3.2 庄组字及止摄精组字为直音，其韵母包含元音[ɐ]。例如：

声	韵	例字	韵值
精组	支韵	紫	[ɐ]
	脂韵	资	[ɐ]
庄组	支韵	师	[ɐ]
	侵韵	潜	[ɐm]
		渗	[ɐm]
		澁	[ɐp]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在重纽这一特殊语音现象存在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庄组及止摄精组字的韵读与A类不属于一类。因为，这两组字的韵读为直音，只是反映了其历史音变的一个阶段。前面说过，朝鲜汉字音的语音基础是北宋十世纪的开封音，因此朝鲜汉字音中，庄组与止摄精组字的韵读与A类不同只是反映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况。实际上，在反映了魏晋六朝及隋唐期间汉语语音的日语吴音、汉音里，重纽韵的庄组字均为拗音，与A类同。现举在日语里有AB两类对立的侵韵的庄组字为例：

	吴音	汉音
谮	シム[simu]	シム[simu]
渗	シム[simu]	シム[simu]
森	シム[simu]	シム[simu]

万叶假名里，重纽韵的庄组字的韵读也为[i]，与A类同。例如脂韵生母字“师”就在シ音节里，韵读为[i]。

止摄精组字的韵读，也是如此。它在万叶假名、吴音、汉音里都没有发生其在朝鲜汉字音里的那种同其它舌齿音的韵读产生分离的现象，其韵读均为[i]。例如：

	汉音	吴音	万叶假名
紫	シ[si]	シ[si]	シ[si]
资	シ[si]	シ[si]	シ[si]
次	シ[si]	シ[si]	シ[si]

这些情况都说明，宋代以前，庄组及止摄精组字的韵类一直与重纽A类字的韵类相同，只是到了宋代，情况才开始发生了变化。

庄组及止摄精组字在朝鲜汉字音里被译为直音，表明在宋代汉语语音里，它们的韵读已不同于A类。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在当时的韵读就同于B类。实际上，它们在朝鲜汉字音表现为直音，是由于这部分字的韵读在宋代已从重纽韵里独立出来了。

近代汉语里，止摄三韵的精系字已从止摄独立出来，其韵读由[i]变为了[ɿ]。这个变化应该说是从宋代就已经开始，如《切韵指掌图》里就已经将“慈”、“思”、“词”等精组止摄字分开，单独列为一类排入一等韵里。在反映唐宋时开封语音的日语唐宋音里，“子”、“司”等字已读作ス[sɿ]。朝鲜汉字音里止摄精组字的韵母自成一类读为[ɐ]，正是反映了这一变化。汉语[ɿ]韵读的形成，说明了止摄精组字已冲出止摄，已脱离了重纽韵，因此就根本谈不上其是否与B类韵相同的问题了。

近代汉语里，庄组字的声母已变为卷舌音[tʂ]、[tʂ']、[ʂ]。也应该说，这个过程在宋代已经开始。由于捲舌音的作用，三等韵里的庄母字的介音[i]都慢慢地失掉了，而且有的连主要元音的开合度也改变了，从而脱离了原来的韵类。朝鲜汉字音里，所有三四等混合韵的庄母字皆为直音的现象，正是反映了这一变化。

例如：

重纽韵

脂韵	师	[ɐ]
侵韵	谮渗	[ɐm]
	澀	[ɐl]
	非重纽韵	
之韵	缁辎	[ɯi]
	士史	[ɐ]
鱼韵	阻	[o]
虞韵	刍数	[u]
阳韵	庄爽	[aŋ]
尤韵	緅瘦	[u]

从上面例字可以看出，庄组字直音化并不仅仅是重纽韵才有的特殊现象。而且重纽韵庄组字直音化后，不仅介音丢失，连主要元音也已经由[i]变成了[ɐ]。这也就是说，它们也已经从重纽韵里分化出来了，这也就当然谈不上其是否与 B 类同类的问题了。

总之，朝鲜汉字音里的止摄精组字和原属于重纽韵的庄组字，已经不具备重纽韵的性质了。如果从重纽韵范围内来考察的话，应该说，重纽韵的庄组字、止摄精系字的韵类同重纽韵里其它舌齿音一样，与 A 类相同。

肆 结 语

综上所述，重纽八韵里，A 类介音为[I]，B 类介音为[ï]，C 类介音与 A 类同，为[I] 同韵的 ABC 类的主要元音、韵尾相同。这样，只要认定重纽八韵的主要元音及韵尾，其韵类的音值就完全清楚了。只是目前音韵学界对各韵的主要元音的构拟还不完全一致，但那已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附注：

① 有坂秀世《上代音韵考》，三省堂，1980 年 4 月。

② 参见有坂秀世《国语音韵史の研究》中的《汉字の朝鲜音たついて》及《唇牙喉音四等んついて》两章，三省堂，1980 年 4 月。

③ 参见《重纽をせくろ二・三の问题》，载《中国语学》228 期。

④ 参见無相文雄《磨光韵镜・内转第四开》，日本安政四年丁巳版。

⑤ 参见桥本进吉《国语音韵史・平安朝ガウ室町までの国语の音声》，岩波书店，昭和四十一年。

⑥ 参见大野晋《奈良时代の音节の使用度と音韵体系》，载《岩波讲座・日本语・音韵》，岩波书店，1977 年。

⑦ 参见有坂秀世《国语音韵史の研究・朝鲜の汉字音たついて》，三省堂，1980 年 4 月。

PDG

从日语汉音试论唐长安话明母的音值

金 德 平

对中古汉语明母的音值一般都拟为〔m〕。但汉语中古音有南北方雅的不同，具体到唐代长安话中明母是否读〔m〕，就很有讨论的余地。

日本在八世纪前后(630—894年)向唐王朝派出了十九批“遣唐使”(其中十五批到达)，大量输入了唐文化，其中包括汉字及其读音，这项数量极大的读音材料在日语中被基本保存下来，成为我们今天反过来考察唐代汉语读音的宝贵资料，也有助于搞清本文的问题。

利用日语音读谈此问题的不乏其人，有的论述很有见地，然而或觉其论述不够充分，或对其看法有所异议，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对日语常用汉字中明母字读音的考察

日语常用汉字共计1945字(据1981年3月23日日本第十四届国语审议会所提出的《常用汉字表》)，其中在《广韵》属明母字的共计99字(包括微母22字)：

抹、麻、马、埋、买、壳、(卖)、麦、脈、蛮、满、漫、慢、忙、盲、猫、毛、矛、冒、茂、贸、帽、媒、梅、枚、美、每、魅、妹、门、盟、猛、梦、迷、米、泌、密、秘、绵、眠、免、勉、面、苗、描、秒、妙、灭、民、皿、敏、明、鸣、名、铭、命、磨、摩、魔、模、膜、末、没、漠、墨、默、谋、某、母、亩、木、墓、幕、暮、募、目、慕、牧(77字)

晚、万、亡、网、妄、忘、望、微、尾、味、未、文、纹、闻、问、无、武、舞、侮、物、务、雾(微母22字)

以上99字的声母在日语音读中有的被读为〔m〕(マ行)，如：免——ナン、麻——マ；有的被读为〔b〕(バ行)，如：漠——バク、某——ボウ，有的今天被读为〔x〕(ハ行)，如：秘——ヒ、泌——ハソ。似乎明母字在日语中被读得很杂乱，然而加以整理、归类就可看出规律性的东西。音读汉字因由不同的时间、地点引入日本而有不同的读音，分别被称为吴音、汉音、唐音和惯用音，同一个汉字也因此而常有不同的音读。以上明母字，据日本小林信明所编《新选汉和辞典》的读音加以统计，有吴音音读71个，汉音音读99个，唐音音读1个，惯用音音读27个(注：①如吴音与惯用音同读一音，则各统计一次，余类推。②同一字，汉音有两读的，统计两次，余类推。③一字在汉语中有两个以上读音，在日语中又各有相应音读的，分别统计)。

吴音的明母都读マ行音，即71字的声母都读〔m〕，为71个吴音音读的100%。

汉音明母字除“明”有一音(ナイ)，读为マ行音，“泌”有二音(ヒソ、ヒ)、“泌”有一音(ヒ)读为ハ行外，其他都念バ行音，即95字的声母都读〔b〕，约占99个汉音音读的96%。

惯用音明母字除“母”有一音(ボ)读为バ行音，“亩”有一音(ホ)读为ハ行音外，都读为マ

行音，即25字的声母都读〔m〕，约占27个惯用音的93%。

唐音明母字只有一个——明(ミン)——读〔m〕声母。

由此，我们可知在日语音读中，数量最多、最重要的是汉音和吴音。从以上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确认，吴音是以〔m〕声母对译明母；汉音除极个别例外，是以〔b〕声母对译明母。

这两种译音分别表示了什么时间和地点的中国话呢？

日本的藤堂明保先生提到吴音的情况时指出："因为公孙氏在辽东(今天的东北)割据，无论倭国还是百济、新罗(高句丽除外)和北朝都没有交流，因为把南朝的宋当作宗主国的缘故，流入的汉语是江南(过去吴国的地方)的中国话。"(见大修馆1979年版《中国语概论》192页)这说明吴音表现的是南北朝时期南方(江南一带)的语音状况。

藤堂明保先生谈到"汉音"时指出："与此(指吴音的输入——笔者按)相对的是大量输入汉音。平安朝时期，遣唐使和留学僧们往来于唐首都长安，传来了那个地方的读音方法。"(光生馆1980年版《中国语音韵论》160页)可见汉音表现的是唐代的长安音。

长安是唐朝的首都，也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日本遣唐使、留学僧们长期在长安学习、生活，熟习长安话，并把长安读音带回日本，从而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唐长安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今天我们反过来要了解唐长安音所注重的必然是日译汉音。

二、对明母音值的分析

从前面的考察可知，汉音是以バ行音，即〔b〕来对译明母的。而且，我们知道日语今天的バ行音的辅音〔b〕保持着当年的读音。汉音中的这个〔b〕与一般对中古明母的拟音〔m〕显然是不同的两个音，这就使我们不可回避地面对这一问题：为什么日译汉音用〔b〕音对译一般人认为读〔m〕的明母？这个〔b〕与唐长安话明母音值的关系是什么？

能否说当时明母实际读音是〔m〕，而日语受其本身语音系统的限制，没合适音对译，而以"强人就我"的方式，用同部位的双唇浊塞音来对译双唇鼻音〔m〕呢？不能。日语语音系统中既有バ行音，又有マ行音，如果是〔m〕，他们完全可以用マ行音记录(吴音正是用了マ行音)，但他们明确使用了バ行音记录，显然这就不是个"强人就我"的问题了。

当年的遣唐使、留学僧等是日本有文化的一些人，可以说，大多是接触过先前流入日本的汉字吴音读法的。然而他们来往于长安之后，却完全舍弃相沿已久的吴音以〔m〕音标明母字的习惯作法，而取〔b〕音标明母字，这应说是一种有意识的改变，这说明在他们耳中确实听到了〔b〕这个音。

所以说，这个明母的音值确与〔b〕音有关，它在唐长安话中不读〔m〕。

那么能否认为这个明母在唐长安话中就读为〔b〕呢？也不能。

在长安关中一带，今天的读音与唐代的读音应有一定的承继关系，而今天明母音值基本都读为〔m〕，所以唐长安音的明母又确应与〔m〕有关系。

而且，中古明、并二类声母在今天的关中明显地被读作不同的音，没有曾相混同的痕迹；从流传下来的书面材料中还能看到明并两母历来基本不相转化的情况。如通过谐声讨论上

PDG

古声母关系的姜忠奎的《说文声转表》、明微二母就不通并奉，陆志韦先生在统计《广韵》五十一声类在说文谐声通转的次数时，也发现"莫、武"与"蒲、符"相通的仅一例，指出："莫武跟破裂音几乎全然隔绝。"（《古音说略》260 页）

所以说，并明是严格分开的两类音，在关中地区也是如此，而中古的并母历来被拟为〔b〕音，明母的音值就必然是与之相区别的其他读音了。

所以说这个明母的音值应与〔m〕有关，在唐长安话中不能读〔b〕。

这样，就使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所要找的明母的音值：与〔b〕有关而不念〔b〕，与〔m〕有关而不念〔m〕。这个音值究竟是什么呢？

是鼻冠音〔mb〕。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明并的分立，可以解释明母字在今关中方言中变读为〔m〕，也可以解释当年日语汉音用バ行来对译明母的现象，正因为日语中没有鼻冠音，在这一点上则正是受其语音体系的限制，而用〔b〕表示〔mb〕这个音。应指出这不是变双唇鼻音为双唇浊塞音，而是只记录下了双唇浊塞音。

从音理上讲，〔mb〕这个音的发出也是很自然的，气流从鼻转口，有一个冲开双唇阻塞的动作，所以鼻音与元音间有爆破音的音色。由于〔m〕与后面的元音都是带音，所以发这个爆破音时声带的颤动并不停止，因而听到的是一个浊爆破音，从而形成了〔mb〕的音值。

三、其他材料对唐长安话明母音值为〔mb〕的证明。

日译汉音向我们提示了唐长安话明母音值中〔b〕成分的存在，并使我们据以推断出明母音值应为〔mb〕。其他的不少材料也可作这一推断的佐证。

罗常培先生在1933年发表了《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书中根据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六种经文残卷和识字课本的汉藏译音等材料，考证了约在763—857年这一时期里陇右沙州、敦煌一带的方音，发现明母在鼻收音前读〔m〕，而在其他多数情况下读作〔mb〕的现象，从汉藏译音角度证明了明母读作〔mb〕。

高本汉通过实地考察汉语方言，发现山西的文水、兴县、平阳今天的明母字读〔mb〕，如：

	兴县	文水		兴县	水文
马	mba	mba	门	mbə̃	mbə̃
埋	mbai	mbɛi	忙	mbə	mbu
米	mbi	mbi	茅	mbau	mbau
绵	mbiŋ	mbiẽ	灭	mbiə	mbiæ
满	mbəŋ	mbɛ̃	木	mbə	mbə

（录自《中国音韵学研究》第十八章方言字汇）

白涤洲先生解放前赴陕西调查方言时也发现在陕北的安塞、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等地的明母也有类似的读法（参阅《唐五代西北方音》142页）。

陕北、山西发现的这种鼻冠音，应是古音的遗留，从而使明母读〔mb〕的现象又得到今天方音的证明。

唐代曾大量翻译了佛经，长安又是当时的一个译经中心，译经对译音的要求是较严格的，在对译梵文的不送气〔b〕时，许多译经人都使用了“摩、磨、麽”等明母字，这再一次表明这些明母字中包含〔b〕音，最值得注意的是慧琳在对译〔b〕的“麽”字下用小字注出了“无鼻音”，则〔mb〕“无鼻音”正是一个〔b〕音，在对译〔m〕的“麽”字下，又用小字注出“鼻音”，强调了〔mb〕的“鼻音”即〔m〕。所以梵汉译音也为我们提供了又一方面的证据。

这样，从材料而言，明母读〔mb〕的证明来自日汉译音、汉藏译音、梵汉译音及今天的汉语方言，因此说唐代在某些地区有〔mb〕的这种读法是可信的。

从地域而言，沙州、敦煌在长安以西，安塞、延川等在长安以北，文水、兴县在长安以东，这三处都显示了〔mb〕的存在，而长安正在它们形成的覆盖面的中央位置；长安作为唐代的首都，其语音在当时的北方有一定规范化的作用，因而影响到日汉、梵汉译音以长安音为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这两项资料又反过来进一步说明了长安的唐代音，为考证明母音值提供了证据。所以说唐代的长安音的明母音值为〔mb〕。

至于说日译汉音明母读作バ行反映了沙州、敦煌音的说法是应重新加以考虑的，固然两者有某种联系，但这是一种间接的关系，因为很难想象当年的日本人会以偏远地点的语音作为其心目中的标准音，而取长安音为准则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汉语鼻收音明母字的声母在日译汉音中仍被译作バ行，(个别梗摄字有例外)说明音值是〔mb〕，而沙州一带方音中鼻收音的明母字声母从汉藏译音看都被读作〔m〕音，这就说明日译汉音并非直接源于沙州一带的语音。

《唐五代西北方音》所谈的明母在鼻收音字中为〔m〕的现象，有可能是〔mb〕向〔m〕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即有鼻音韵尾的明母〔mb〕音先变为〔m〕，其他的明母此时还保持〔mb〕音，后来这些音才发生了向〔m〕的转变。

四、对〔mb〕音历史源流的探讨。

唐长安话明母的〔mb〕一音，是唐时才有的还是早已有之的呢？

日本的藤堂明保先生的《中国语概论》(第189页)有这样一段话论及这一问题：“在唐都长安，由于浊音的清化，造成了音系中b、d、g的空缺，原来的鼻音就与那里的全浊音相近，所以发生了m→mb、n→nd、ŋ→ŋg的变化，占了这空缺。福建省是远在东南沿海的地方，可是当地的文人和官员，大概也都受到这种语言习气的影响吧，现在闽语的文言中还把鼻音发作全浊音。”

他认为是在唐代长安语音中发生了由“m→mb”的变化，即认为〔mb〕是后起的，由〔m〕发展来的音；所以发生变化，其原因是〔b〕等全浊音的清化，遗留了空缺，闽语文言中明母念〔b〕也是受到唐长安这种音变的影响。

照这种说法，有些问题就不好解释。

为什么这种语言中全浊音消失，却又产生了新的全浊音音素？

为什么明母等就必须去补这些“空缺”，甚至要改变音值去补这些空缺？

今天关中、西北明母大都念〔m〕，照以上说法，就成了〔m〕→〔mb〕→〔m〕这种变化，一般

说变化后又复原的音变现象是相当少见的，是什么因素使这个音又变回了〔m〕？这个因素在“〔m〕→〔mb〕”时是否存在？

长安话与闽语相隔很远，为什么长安话的这种“习气”没有“影响”许多距离近的地方，反而“影响”了距离远的闽语？

因为这些问题很难解释，所以不能同意前面的说法。

汉语在中古，以至上古都存在着方音的歧异，因而日译汉音的明母〔mb〕不必是日译吴音的明母〔m〕的发展；《切韵》所分声母的类别可能与唐长安音有关，但唐长安音明母的音值也不必是《切韵》所反映音系的明母音值的发展，因此也不存在人们为《切韵》明母所拟的〔m〕向长安话的〔mb〕发展的问题。

应该考虑的是〔mb〕一音早已存在，甚至在上古汉语中就有了。一般认为闽南话是从上古汉语中分化出来的，如果上古汉语就有〔mb〕，那么早期的闽南话本身就保有了〔mb〕这一音，而后来发生的明母有的读〔m〕，有的读〔b〕，有的有两读的现象就很好解释了。那不是遥远处某种语言“习气”的“影响”，而是本身的音变现象。

从〔mb〕一音由来已久的观点出发，就可以这样看问题，在一些方言中〔mb〕较早地变为〔m〕（从音理讲成阻的唇部肌肉不那么紧张时，〔mb〕到〔m〕的音变是较易发生的），这类音在日译吴音等材料中有所反映；在长安为代表的方言中，却较长时间地保持了这个〔mb〕；在闽南话中，〔mb〕音分化为〔m〕和〔b〕（从音理上讲〔mb〕变为〔b〕是气流不经鼻，爆破提前发生形成的），这种分化恐怕时间不会太早，因为变为〔b〕的明母字并不与原并母字发生混杂，也没有清化，而原并母字在闽南话中却清化了，显然〔mb〕变〔b〕是在并母清化后才发生的音变，所以不会太早。可以说，这三支语言的明母读音都是从一个源头而来，互相之间没有承继的关系。

如果更大胆些，视野更开阔些，可以考虑〔mb〕在更早的时期就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发现在除了汉语族以外的汉藏语系的其他三个语族中，今天也有〔mb〕这类鼻冠音的存在。

藏缅语族的纳西语，辅音分清浊，大多数地区还有前边带鼻音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如：以〔mba〕表示“油”，〔mbɛ〕表示“雪”，〔mbø〕表示“分”。

壮侗语族的毛难语，有两套浊塞音，其中一套就是〔mb〕一类的音。

苗瑶语族的苗语和布努语，都有〔mp〕一类的声母（〔m〕大致是个清的〔m̥〕），湘西苗语以〔mpu〕表示“名字”，川黔滇苗语以〔mpɐ〕表示“猪”，布努语以〔mpo〕表示“盖（锅）”，以〔mph-aŋ〕表示“撒（米粉）”。

我们虽然还不能下断语，但从连汉语族在内的汉藏语族所有四个语族今天都可以找见〔mb〕这类鼻冠音的现象，是可以考虑在汉藏共同语阶段就已存在〔mb〕这类音的可能性的。

总之，从日译汉音并参证其他材料，可以说唐长安话明母的音值为〔mb〕，〔mb〕这个音并非来自〔m〕，也不是唐代才产生的，而很可能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

论《说文》谐声阴·入互谐现象

严学宭

1.谐声韵系的综合性质

1.1 许慎编纂《说文解字》的宗旨

汉字发展至六国之世，文字异形。及秦隶兴，讹伪日滋，不能不进行整理。于是后汉太尉南阁祭酒许慎采史籀、李斯、扬雄之书，博访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过去《仓颉》、《爰历》、《博学》、《训纂》诸篇大都简陋，仅便初学讽诵，至许慎始立一为耑，据形系联，创五百四十部字书的楷模。这书贯通六书，以形声相从，援古正今，探赜索隐，博采群言。仅读若一项已称杜林、贾逵、甯严、桑钦、傅毅、尹彤诸家，而"一曰""或曰""一字重读"之例尤多。这都反映旧音必录，兼收并蓄，不主一家，虽宗古文，而师承并非一贯。况且经师音读，大都各从方音口授，如"之""幽""宵""侯""鱼"五部在许慎汝南召陵方言可能有别，但亦多具通转，如：

之幽："阄读若三合绳纠"。

"嬶"《系传》"读又若丘"。

幽宵："赳读若镐。"

幽侯："亍读若畜。"

"绚读若鸠。"

侯鱼："詾读若齵。"

"眲读若拘。"

地邑之名，许慎亦从方言，以方音比况为读若，如"蠸读若蜀都布名"，"餽读若楚人言恚人"等。

《说文》所释字中明言出于楚方言的，有蘺、芰、蔆、咷、嗄、逞、Mㄚ、讦、敹、聿、眮、睇、剑、箬、筲、鬻、飵、簹、椆、梠、柿、粿、寱、瘌、帑、艦、瞖、楪、碢、豨、獡、倸、懃、悼、闖、閈、摼、社、媦、婴、鏳、娃、甾、蚊、圮、锜等字。许慎在《淮南子》注疏中，亦有明言出于楚方言的，有孋、潔、袒、越、觟、句吴、铢、式、倦、柸治、碣礎、精摇、眕絜等字。这些字大都见于扬雄《方言》，难怪有人说许君之音与扬雄、班固无大出入。据扬雄《方言》中所引地名之分合，共计得汉代方言十二类，其中秦晋语最多，可能是"雅言"的性质。许慎何以独标楚方言，其他绝大多数字未加注明。这可能许慎 故乡汝南平舆乡犹存古代楚语。春秋时，汝南属楚。

东汉时代，太学盛行，学术文化倾向综合凝定。诵习经典和讽咏诗什多存旧古读。许慎

综合各家师授，兼采各地方言，以秦晋方言为主，集合各地方音，形成《说文》的谐声音系。《颜氏家训·音辞篇》说："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估计许慎编纂《说文解字》必以帝王都邑太学诵读经典的雅音——秦晋语为主，参订方音，考核古今，为之综合，始成《说文》谐声音系。

1.2 谐声系统的方言差异

令人费解的，《说文》谐声字七千有奇，如按《切韵》音读之，大都音韵纷歧，其与声符同音者十不得二。这纷歧中，哪些是殷周方言，哪些是本不同音，哪些是时俗音变，都难猜测。但《说文》谐声体例所言"某声"、"某亦声"或"某省声"，表明古代不必完全同音，许慎去古不远，当审知之。现从谐声字读音情况来分析，大致有如下例：

声韵全同：

禮从豊声　　禮、豊皆灵启切

物从勿声　　物、勿皆文弗切

四声相异：

堇从里声(平上)　　里良止切堇里之切

唱从昌声(平去)　　昌尺良切唱尺亮切

稭从皆声(平入)　　皆古谐切稭古黠切

梗从更声(去上)　　更古孟切梗古杏切

怛从旦声(去入)　　旦得案切怛当割切

声同韵异

匿从若声　　匿女力切若而灼切

韵同声异

祥从羊声　　羊与章切祥似羊切

声韵全异

必从弋声　　必卑吉切弋与职切

《说文》谐声系统同声符而音有不同的原故，大致有：

1. 声符字本身多音。《说文》谐声字中声韵相异者十有二三，都是这个原故。如"丨"有三个读音，上下通为丨(古本切)，引而上行读若囟，引而下行读若復，音义各殊，而形体暗合。这是文字草创之时，字体未能全备，一字多音，便于应用，根据《类篇》，知《说文》所有声母字百分之八十左右都有重音，有的多到十几个音。从此可知谐声系统声符相同而被谐字音韵绝远以及经师异读和韵书多音的缘故。《说文》谐声声符，考察其所孳生的字，一声符可兼备喉、牙、齿、唇四类或三类二类的以及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音对转、旁转的不胜枚举，若更辅以经典异文，经师音读和韵书反切，则声符所具多音，当更繁多。

2. 方言假借相异。秦隶以前，书不同文。大河流域，方言纷歧，先秦文献常常提到楚语、吴语、越语、戎语等，跟所谓诸夏语有所不同。而诸夏语亦多方言差异，遍达黄河中段以下两

PDG

岸及济、淮、汉流域。谐声字的起源本与声符同音,后因睹物起义,借字亦借其音,两者遂生差异,如楚人谓牛羊乳"縠",北人借字借音,"㝅㱿声",音正相同。楚音之"㱿"与北音之"㱿"相异,今借楚音之"㱿",于是"㱿"读若构,这就是形声的方言假借,本地无此音或无同一语源的转音,不得不假借。古代初文读音来自口授,创造谐声字之初,即有方音寓声符之中,谐声字以音、形别义,实有方言异读。不过同一谐声字而方言异读,亦各与其所从得声之字同音,如现代音"工功",北京并如kuŋ,而吴语并如koŋ,各依其演变规则递变,是以先秦同声变音之繁,实其多因。

综上两则,便知《说文》谐声系统是来自各方言的综合体性质。人们察知《说文》有很多跟《方言》相合的词句,而《方言》所集方言东起东齐海岱,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西南至梁益蜀汝,《说文》宜近似之,故为综合性质。我们从谐声系统中声符与被谐字读音的相同、相近和相转中可以考察从周秦到东汉汉语音韵在方言中转变的条理和层次。

2. 阴·入互谐现象

2.1 *-ə-系

2.1.1 阴声韵平声与入声韵互谐

而陑陾(之):恧(职·屋)鲕(屋)

疑嶷鬏(之):嶷鬏疑凝儗(职)

丕邳秠岯(脂)䋔杯肧坏(灰)不芣(尤):不(物)

伊(脂):𢓊(术)

頧(灰):骨頧(没)(頧,《说文》读若魁,大徐音苦骨切)

绨郗絺睎䖷(脂)希稀(微):䛥(迄)

趟啁(肴)绸翢裯(豪):倜(锡)

膠镠漻樛嘐𩔖(肴)嫪醪嫪(豪):戮勠穋𡠗𥗒僇謬(屋)

尻尻(豪):阬坑杬觥踬泦(屋)

儵脩(豪):儵倏翛(屋)

勹包𩙪𦗒鞄跑(肴):雹(屋)雹跑驹骲爮窇飑鞄(觉

周啁绸稠(尤)彫雕鵰凋琱(萧):倜(锡)

悠攸滺(尤)条茶(萧):涤蓧(锡)

由妯油抽䌷(尤):迪笛䌷苗(锡)䱂轴妯舳柚(屋)

椒(宵):戚覜傶慼慽寂宋㗤(锡)

2.1.2 阴声韵上声与入声韵互谐

䔿陪(有)倍蓓(海)剖(厚):䔿陪踣趙(德)

亥(海):该刻劾(德)核(麦)

母(厚)海(海)鞈(旨)侮鹉罶(麌)：塰坶(屋)
有栯(有)洧鲔痏(旨)贿(贿)：郁栯囿(屋)
眘(止)：毳眘(缉)
丑(有)：鈕忸狃杻(屋)
酉醜(有)：茜(屋)
擣(皓)：璹(屋)

2.1.3　阴声韵去声与入声韵互谐

寺侍(志)：特(德)
亟(志)：亟極殛逐憾(职)
食飤(志)：食蚀饬饬饰(职)
廁(志)：则(德)測側(职)
意(志)：憶億臆薏(职)
试弑(志)：式(职)
值植揎置埴(志)：直植揎埴(职)
異(志)冀驥(至)：趩廙翼𧴘潩瀷(职)
織識幟熾(志)：戠織識(职)
代黛贷虩(代)：弋杙(职)贷蟘(螣)虩(德)
態能朁(代)：朁鹽(德)
瀻(代)：贼瀻(德)
塞(代)：塞寨(德)
娼(至)瑁(队)：冒(德)瑁楣娼(沃)
背邶鄁偝(队)：北(德)
自(至)：息(职)
䵝(代)嚜(至)：黑墨默(德)
幗慖薗(队)：國(德)蟈幗摑慖(麦)
就僦鹫殧(宥)：殧噈蹴(屋)
富副辐菖(有)：菖副偪福(职、屋)
伏(宥)絥(室)：伏絥(屋)
葡备犕(至)僃備(怪)鞴(屋)
赴讣仆(遇)：步卜扑犊(牧)(屋)仆(德)
又(宥)：囚洇(缉)
尉熨蔚慰(未)：尉熨蔚(物)
胃颶谓蜎渭(未)：喟(物)
沸痱弗狒怫诽费(未)：弗佛拂茀髴梻佛(物)
孛悖誖(队)：孛勃悖鹁饽(没)悖(物)

配䣹(队)：䣹(没)
内(队)：讷呐肭抐㼽(没)
谇醉粹萃瘁翠(至)倅啐碎焠(队)：卒捽䘹猝倅(没)谇踤啐(术)
侐(至)：邮侐(术)
帥䔘(至)：帥蟋(质)
怪䋈(怪)：圣(没)
祟款(至)：出㤕崛(術)屈掘剧倔(物)淈窟咄朏(没)
气氣肐欯(未)：乞迄讫吃汔屹(迄)齕纥籺(屑)
復瘦覆複椱(宥)：覆復瘦複椱(屋)愎馥(职)
宿(宥)：宿缩蹜摍(屋)
秀(宥)：透秃(屋)
呪祝(宥)：祝(屋)
畜(宥)：畜蓄慉(屋)
禱(号)：毒禱(沃)
祷(号)寿(宥)铸(遇)：琦(屋)
敄務(遇)：鞪棼鹜務(屋)瞀(觉)

2.2 *-a-系

2.2.1 阴声韵平声与入声韵互谐

余(鱼、麻)：荼搽(模麻)；酴(薛)
且(鱼、马)：蛆(曷)
沙娑献(歌)沙(麻)：擨(曷)巘巇谳瀱(薛)
(按献《释文》素何反)
多㾁(歌)：蛥(薛)
於淤(鱼模)：阏(曷、月)
蹸(歌)：嚽(曷)
差(麻、皆、支)磋瑳蹉傞(歌)：縒(铎)
媻鞶(戈)：般(末)
浾(麻)：赤(昔)
若婼(麻)：若惹婼鄀箬(药)诺(铎)踷(陌)
臼与舆举(鱼)：臼(屋)
䀠瞿戵臞躍(虞)：矍䂄䝄懼玃(陌、铎)
専(虞)：缚(药)搏溥薄簿博(铎)
釋(豪)：鐸箨擇(铎)擇澤(陌)
焦燋鐎憔顦藮醮鷦(宥)：燋(锡)

劳營(豪)：犖礐(觉)
羔(豪)：䅵糕(药)
𢉢(宥)：罦㲘(昔、葉)
梢捎筲蛸鮹䘯颵鞘(肴)：稍箾𣪠罥(觉)
翏廖(萧)缪(尤、幽)：寥(锡)缪(屋)

2.2.2 阴声韵上声与入声韵互谐

可眲(铣)：粫絅(屑)
舄(马)：舄潟(昔)
趞(语)：雀(药)
古(姥)：涸(屋)
者堵(马、姥)著(语)：著(药)
芺夭(皓)：沃(沃)

2.2.3 阴声韵去声与入声韵互谐

祭(祭)瘵(怪)蔡(泰)察擦際檫(黠)縩(薛)檫礤(曷)
柰(箇、泰)：捺(曷)𤸷(黠)
赖籁癞濑藾莿(泰)：剌莿獭鰔(曷)獭(曷辖)
大汏(泰)：汏(曷)
带(泰)：墆摕楴(屑)
介矿忦(怪)：扴圿骱矿价(黠)矿(辖)
餲(祭夬)腸愒偈揭(祭)匃(泰)喝(夬)藹譪(泰)：曷鍻(曷)揭愒偈渴(月薛)：蔼(曷)
哵(夬)：册(麦)栅(陌、麦)哵(曷)
积渍(寘)：债醋(卦)：责债(麦)积(昔)積(辖)
辰派(卦)：䘑䀢脈覛𧖴(麦)
陒(卦)：戹陒(麦)乙乞纥(黠)
磕溘鄐蓋𢡧壒(泰)：盍鄐阖嗑蓋搕磕(盍)溘(合)
厲礪勵(祭)糲(祭、泰)邁(夬)：糲(曷)
扒(怪)，八扒朳汃(黠)扒(薛)
丰(怪)夆害辖(泰)搳犗(夬)：楷割(曷)磍(黠)辖犗瞎(辖)
讦(祭)：讦(月、薛)预(曷)赶(月)
汭枘㕯(祭)：㕯呐(薛)貀肭(黠)妠(辖)纳衲妠軜(合)
执蓺艺(祭)：爇热爇(薛)
劓甈(祭)：臬(屑)阑(屑、薛)
敝弊幣斃潎鱉鷩(祭)：撆瞥鱉(屑)潎嫳鷩蟞憋瞥(薛)
掣𢯱(祭)：𢯱(薛)
淛猘浙(祭)：浙(薛)

按《集韵》浙同澌。

例埶悧洌(祭)：列洌裂(薛)

揣螮蒂遰(霁)㿃懘滞蹛(祭)：墆摕幯(屑)

瘞(祭)瘞(霁)：夹郟筴狭陜峡硤袷(洽)瘱匧挟愜侠㛍(帖)

祭(祭)：嚓督(屑)

世泄抴(祭)：泄抴瘢紲(薛)

曳(祭)：洩拽瘊绁(薛)

㪿(霁)晢鏊簎逝誓踤䟽(祭)：折哲晢(薛)

畫澅繣(卦)：畫纗壚劃擅(麦)

夬快駃(夬)：缺蒛(薛)

会侩绘絵桧剑(泰)桧哙(夬)：桧絵刽(末)

话(夬)咶(夬、怪)：舌刮趏姡咶(辖)斢(末、黠)

米(市)(卦)沛芾(泰)肺柿鈰(废)：鈰(月)

昒(怪)：昒(末)

祓(废)：犮茇跋魃坺拔颰(末、月)拔(黠)

廢拨鱍(废)：發(月)鏺拨泼、鲅醱鲅(末)

岁𡹸濊(祭)濊穢薉(废)：䜂濊藏(末)噦(月)

最襊(泰)：襊緅撮(末)

酹𢴷(泰)寽捋(末)𢴷锊(薛)

祋(泰)：祋(末)

茷(废泰)：伐茷栰筏阀垡(月)筏(末)

眛抹沫(泰)：末沫抹眛秣靺眛妹(末)

彗篲熭(祭)：熭(月)彗(雪)櫘(薛)

锻缀醊啜啜辍(祭)：叕锻缀醊啜啜辍(薛)

膬脆(脆)(祭)：绝膬(薛)

毳膬(祭)：膬磊(薛)

鳜蹶(祭)：厥蹶鳜(月)

布怖(暮)：怖(月)

索(暮)：索(铎、陌、麦)

按《中庸》"素隐"《易·繫辞》作"索隐"，"索"徐邈读苏故，《离骚》"索""妬"为韵。

庶(御)蔗鹧樜(祃)：摭蹠(昔)遮(药)

愬谢遡塑(暮)：屰逆(陌)朔(觉)㡿(昔)塐(陌)

赦(祃)：螫(昔)

詫侘吒咤姹蛇(祃)：乇託矺挓(铎)虴宅厇(陌)

诉泝(暮)斥(祃)：斥(昔)坼斫䞣(陌)柝(铎)

嚇(祃)：赫嚇(陌)
蚸(暮)拓(祃)：石硕祏䄷跖(昔)：拓(昔铎)橐(铎)
度渡镀(暮)：度愯踱剫(铎)绠(合)
谌啞(暮)：恶堊(铎)啞(陌)
错措醋涾厝(暮)蜡(御、祃)藉(祃)：昔踖褯籍(昔)簎(昔觉)错厝(铎)
作(箇、暮)祚胙(暮)乍诈笮榨(祃)：作迮拃昨酢秨笮筰(铎)窄迮笮蚱(陌)咋(陌麦)
路露辂赂(暮)：各洛落格骆阁(铎)客(陌)
借(祃)：借(昔)鹊(药)
虡(御鱼)據遽醵(御)：噱臄醵(药)剧蠍(陌)
去胠呿(御)：却脚(药)朅(薛)怯呿胠刧(业)
夜(祃)：腋掖液被(昔)
射麝(祃)：射麝(昔)
護濩擭謢頀(暮)檴(祃)：矆(陌麦)濩擭(陌铎)獲(麦)蠖檴穫(铎)
籲(遇)：龠籥(药)
到倒菿(号)：菿(觉)
暴瀑(号)爆谍(效)：暴瀑(屋)䴊曝犦㩧(觉)爆襮(铎)
犳(效)：汋的箹趵彴箹箹芍(觉)
乐(效)：乐(觉铎)诉摞跞瘵(铎)
礉(效)：駮(觉)
罩箌鹌趠踔掉淖(效)悼(号)：卓桌啅倬晫䳎逴掉趠踸(觉)
擢濯(效)缪(号)：擢濯嬥藋㺷耀鷚㲉(觉)
燋(效)：穛糕䵳(觉)
斈教觉(效)：觉学(觉)学(屋、觉)嶨(屋)
耄旄毷(耗)(号)：旄翚毷(觉)㲯(屋)
窔(啸)：皎(锡)
肖鞘诮峭哨俏(笑)：削(药)
掉铞(啸)：绰婥(药)
钓瘸尥(啸)：勺礿灼妁芍杓(药)：的杓玓(锡)
喬驕嬌蹻蕎憍撟橋僑鐈(宥)：蹻屩(药)
糶藋嬥(啸)燿耀曜(笑)：翟糴綑籊趯遷籊(锡)躍(药)
敫竅激噭(啸)：敫徼(药)敫激檄燩(锡)
醮嶕燋瞧(笑)：爵爝嚼嚼(药)
皃貌(效)：皃貌藐邈(觉)

2.3 *-i-系

2.3.1 阴声韵平声与入声韵互谐

夷姨(脂)荑銕(齐)：锑或鐵(屑)戴(质)

尼(脂)：昵暱(质)

比(脂、旨、至)琵紕蚍(脂)：比坒吡(质)

儿(支、齐)蜺倪霓(齐)鞔掜䚷(佳)：屍鹢鬩鷊(锡)霓蜺(屑)

卑脾碑捭陴鵯䲗(支)䲗(支、佳)牌箄郫(佳)鞞鼙捭(齐)：捭革䰆(昔)綼(锡)

支跂(支)：屐(陌)

蜇菥(支)：析蜥菥淅皙(锡)

巂觽(齐)蠵鑴(支、齐)：嶲(陌)

2.3.2 阴声韵上声与入声韵互谐

癸揆湀(旨)：睽阕湀(屑)

苃(纸)：役苃(昔)

爾尒玺(称)(纸)：柰(药、帖)苶(帖)

2.3.3 阴声韵去声与入声韵互谐

摰贄騺婺墊鷙(至)：墊蟄蟄蟄縶(缉)墊整慹(帖)

欭(至)：咽㗃(屑)

祕毖柲鉍泌(至)：必蜜宓謐珌鉍密泌(质)鞸覕鴓飶柲(屑)

旡塈既暨鱀(未)暨塈(至)：暨(迄、质)

嚞(霁)：吉诘姞嚞(质)结颉(屑)

切砌(霁)：七(质)切(屑)

至輊致轾騺駤(至)：桎郅蛭侄窒姪銍庢挃室(质)姪垤耋绖咥荎眰蛭窒(屑)

质躓礩(至)：质礩擳鑕(质)

噎殪殪壹饐(霁)殪饐鷧鷧撎(至)：壹(质)噎(屑)

韠(霁)：毕(质)

嫉(至)：疾嫉(质)

隶隸(至)隸(霁)：逮(缉)

涖(霁)涖莅位(至)：立(缉)

易賜(寘)：瘍蜴埸鬄惕賜睗(昔)锡鶍逿剔惕(锡)

智(寘)：覿(锡)潪(昔)

莿刺(寘)：刺(昔)

縊(寘、霁)谥(至)隘(卦)：益嗌谥(昔)溢镒(质)

契栔楔稧(霁)瘛(祭)：瘛偰(薛)契偰楔揳絜潔锲(屑)喫(锡)

丽麗(霁)：鄜(锡)

避臂譬檗(寘)薜嬖(霁)辟(卦)：辟(昔)
繫磬罄蘡鼜(霁)：毄繫墼(锡)
戾倈唳捩綟(霁)淚(至)：戾唳捩綟(屑)

2.4 *-u-系

2.4.1 阴声韵平声与入声韵互谐

鬻嫛彀榖縠(候)：彀縠縠嗀(觉)觳磬穀觳(至)
句駒(侯)：豿(觉)
芻趨雛犓(虞)邹驺(尤)：鸀(觉)
鄜(虞)：鹿鄜(屋)

2,4,2 阴声韵上声与入声韵互谐

娄(厚)嫂(皓)：趢(屋)
嗾(厚)：族簇鏃(屋)

2.4.3 阴声韵去声与入声韵互谐

嗽嗽欶漱(候)：束涑速遫悚蔌嗽(屋)嗽敕(觉)
耨鎒搙(候)：辱蓐缛溽媷(烛)
蔳搆构遘媾购(候)：斠(觉)
數(遇)：數(觉)
亍(遇)：亍(烛)
足(遇)：足(烛)
具(遇)：暴暴累(烛)

3. 阴、入互叶现象

3.1 《诗经》韵系的特征

《诗经》篇什从雅颂以迄十五国风，时代长，地域广，音有差异，自在意中。考察各地诗篇用韵，如真脂对转，之幽合韵，呈显着上古方音的特征，同字异读，未可以一音视之。方孝岳在《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问题》里写道："合韵，对每一部来说都是有的，无论把先秦韵分得怎样简单，也不能没有，这当然是方音的反映。"考求《诗经》韵读，如果抹去方音色彩，必然本(音)合(韵)倒置，矛盾百出，不足为据。《诗经》韵系是以丰镐、王洛的北方音系为基础，兼具各地方音，并非代表一个单一的语音系统，即所谓"成周国语"。实为上古各地方音的共同框架，故亦具有综合性质。

3.2 *-ə-系

3.2.1 阴声韵平、去声与入声韵互叶

试　去声,《大东》以韵“来、服、裘”。

谋　平声,《板》以韵“事、服”。

服　入声,《板》以韵“事、谋”。

淑　入声,《中谷有蓷》以韵“脩歗淑”。

脩　平声,《中谷有蓷》以韵“歗淑”。

雠　平声,《谷风》以韵“慉、售、鞫、覆、毒”。

售　去声,《谷风》以韵“慉、雠、鞫、覆、育、毒”。

3.2.2　阴声韵上、去声与入声韵互叶

祀　上声,《旱麓》以韵“载、備、福”。

福　入声,《旱麓》以韵“载、備、祀”。

海　上声,《江汉三章》以韵“疚、棘、國、極、理”。

理　上声,《江汉三章》以韵“疚、棘、國、極、海”。

疚　去声,《江汉三章》以韵“棘、國、極、理、海”。

侑　去声,《楚茨》以韵“棘、稷、翼、億、食、祀、福”。

3.2.3　阴声韵平声与入声韵互叶

来　平声,《灵台》以韵“亟”,《常式》以韵“塞”。

3.2.4　阴声韵上声与入声韵互叶

服　入声,《文王四章》以韵“止、子、子、億”。

黑　入声,《大田四章》以韵“止、子、亩、喜、祀、稷、福”。

德　入声,《假乐》以韵“子”。

稷　入声,《大田四章》以韵“止、子、亩、喜、祀、福”。

式　入声,《荡》以韵“止、晦”。

福　入声,如上《大田四章》

祀　上声,《楚茨》四章以韵“食、福、式、稷、敕、极、億”。

3.2.5　阴声韵去声与入声韵互叶

克　入声,《小宛》以韵“富又”。

國　入声,《常式》以韵“戒”。

翼　入声,《生民》以韵“字”。

息　入声,《大东》以韵“载”。

食　入声,《緜》以韵“海载”。

式　入声,《崧高》以韵“事”。

炽　去声,《六月》以韵“饰、服、戒、国”。

载　去声,《出车》以韵“牧、来、棘”,《緜》以韵“直翼”。

戒　去声,《采薇》以韵“翼、服、棘”,《六月》以韵“饰、服、炽、国”。

背　去声,《行苇》以韵“翼福”,《桑柔》以韵“极、克、力”。

富 去声,《我行其野》以韵“葍、时,异”。
又 去声,《宾之初筵》以韵“识”。
欲 入声,《文王有声》以韵“孝”。
奥 去声,《小明》以韵“蹙、菽、戚、宿、覆”。

3.3 *-a-系

3.3.1 阴声韵平、去声与入声韵互叶

蹻 平(上声),《板》以韵“虐、谑、耄、谑、熇、药”。
耄 去声,《板》以韵“虐、谑、蹻、谑、熇、药”。

3.3.2 阴声韵上、去声与入声韵互叶

虐 入声,《抑》以韵“昭、乐、懆、藐、教、耄”。
炤 去声,《正月》以韵“沼、乐、虐”。

3.3.3 阴声韵上声与入声韵互叶

藐 上声,《崧高》以韵“蹻、濯”。
沼 上声,《正月》以韵“乐、虐”,《灵台》以韵“濯、翯、躍”。

3.3.4 阴声韵去声与入声韵互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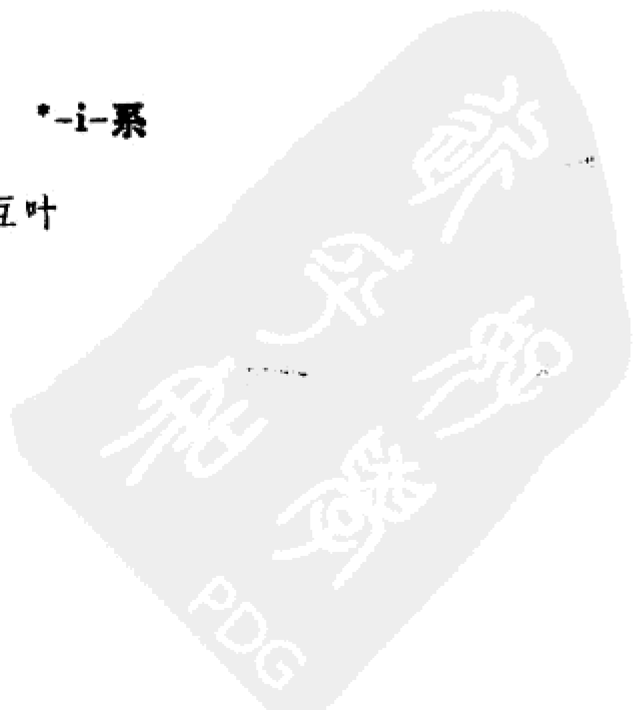
作 入声,《采薇》以韵“莫、故”。
穫 入声,《六月》以韵“茹”。
射 入声,《车舝》以韵“誉”,《振鹭》以韵“恶、夜、誉”。
庶 去声,《楚茨》以韵“踖、硕、炙、度、错、客、獲、格、酢”。
度 去声,《楚茨》以韵“踖、硕、炙、庶、错、客、获、格、酢”。
赋 去声,《蒸民》以韵“若”。
夜 去声,《雨无正》以韵“夕、恶”。
乐 入声,《韩奕》以韵“到”。
舝 入声,《泉水》以韵“迈、衛、害”。
拔 入声,《緜》以韵“兑、駾、喙”。
灭 入声,《雨无正》以韵“戾勩”。
说 入声,《甘棠》以韵“拜”。
脱 入声,《野有死麕》以韵“悦、吠”。
芾 入声,《候》以韵“祋”。

3.4 *-i-系

3.4.1 阴声韵平、去声与入声韵互叶

提 平声,《葛屦》以韵“辟、揥、刺”。

3.4.2 阴声韵去声与入声韵互叶



至　去声,《东山》以韵“垤、室、窒”,《蓼莪》以韵“恤”。

戾　去声,《瞻卬》以韵“疾”。

届　去声,《瞻卬》以韵“疾”。

辟　入声,《葛屦》以韵“揥刺提”。

狄　入声,《瞻卬》以韵“刺”。

皙　入声,《君子偕老》以韵“翟、鬄、揥、帝”。

翟　入声,《君子偕老》以韵“鬄、揥、皙、帝”。

解　去声,《韩奕》以韵“辟易”,《殷武》以韵“辟、绩、適”。

3.5 *-u-系

3.5.1 阴声韵平声与入声韵互叶

驹　平声,《白驹》以韵“谷、束、玉”。

3.5.2 阴声韵上声与入声韵互叶

垢　上声,《桑柔》以韵“谷穀”。

3.5.3 阴声韵去声与入声韵互叶

禄　入声,《楚茨》以韵“具奏”。

后　去声,《时迈》以韵“岳”。

附　去声,《角弓》以韵“木属”。

馵　去声,《小戎》以韵“驱、续、毂、玉、屋、曲”。

驱　去声,《小戎》以韵“续毂、馵、玉、屋、曲”。

4. 阴、入互谐互叶的投影

4.1 《说文》谐声和《诗经》韵读的共性

谐声音系是综合性质,《诗经》韵系非单音体制。这都反映上古时期存在各种方言,时代越古,分歧逾多,举凡异文,通假,莫非方音资料,从词汇看,扬雄《方言》,许慎《说文》、刘熙《释名》,乃至诸家注语,提及方言区域竟达数十处之多,待人们去考究。言古音者似应具时代、地域和复线三种观念。单线历史发展是不合实际的。近年来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青龙泉文化等都证明了汉民族文化的发展多线型的,语言亦当作如是观。人们既否定《诗经》《切韵》和现代北京话的一线发展(张琨1933),我也认为《说文》谐声音系与《切韵》非一线发展的。

4.2 阴、入互谐、互叶的特征

在谐声系统和《诗经》押韵中属阴声韵与入声韵互谐互叶者必多元音相同,出现四个元音:*-ɑ-、*-a-、*-i-、*-u-。*-ɑ-元音有微:术,之:职,幽:沃等韵部的字,*-a-元音有歌、祭;

月，鱼：铎、宵：药等韵部的字，*-i-元音有脂：质、支：锡等韵部的字，*-u-元音有侯：屋等韵部的字。

在以元音为核心的阴声韵与入声韵互谐、互叶中，以低元音*-a-出现最多，具有歌、祭：月、鱼：铎、宵：药等韵部，中元音*-ə-次之，具有微：术、之：职、幽：沃等韵部，高元音*-i-具有脂：质、支：锡等韵部，高元音*-u-只有侯：屋两部，这低宽或者高窄的元音与调值的高低和阴声韵尾的配合有密切的联系。此外歌部还有阴声韵与入声韵互谐的字，不过为数甚少而已。

从阴声韵与入声韵互谐互叶的调类来看，以去：入的字最多，平：入次之，上：入最少。在去：入互谐互叶的字中，又以*-a-元音的字最多，*-ə-元音次之，*-i- 元音又次之，*-u-元音最少。从各调类所属各韵部词的声母来看，浊声母的字较轻声母的为多，为以后的演化，具备条件。

从阴声韵与入声韵互谐互叶词的韵尾来看，双方必具备发音相近的辅音韵尾。在谐声、《诗经》时代，按照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的拟测，阴声韵尾是有*-b*-d*-g，与入声韵尾的*-p*-t*-k对立，它们是同位音，而仅有浊清之别。这里应当指出，阴声韵的*-b尾由于缉、合以下九韵没有相对的阴声，有清三百年皆众口一辞，认为古无阴声。其实*-b尾早已出现，不过转化已久，仅在谐声系统阴声韵与入声韵互谐中保存其遗迹。如：

耆（止）：孴耆（缉）

又（宥）：冈沨（缉）

汭枘钠（祭）：商呐（薛）貀肭（黠）妠（锗）纳衲妠軜（合）

去胠呿（御）：却脚（药）朅（薛）怯呿脚劫（业）

在《诗经》押韵里缉部有的字跟微部*-d押韵，如内、对、坏、位、䡄、挚等字。在这以前，可能有*-b尾，以受合口异化作用而变*-d的。在盍部有些阴声字也是由*-b变*-d的、如盖、芮、瘗、荔等字，与缉部情况相似。

4.3 古阴声韵尾的拟测和演化

从汉语原始音节结构看，具有前后词缀的复辅音声母和韵尾，特别是词尾后缀广泛使用的*-s，是有一定的语法作用。笔者在《汉语词尾后缀*-S的探索》（1979）一文里，考订出原始汉语以*s为后缀的韵尾*-ms、*-ns*-ŋs*-ps*-ts*-ds*-gs等类型。

到谐声时代、词缀*-s逐渐消失，转化为调类的萌芽，特别是阴声调和入声调的分化，而各有同位音清浊相异的*-b*-d*-g与*-p*-t*-k韵尾。由于调值相同，韵尾发音相近，故可互谐，迄至《诗经》时代，平上去入四种调类日趋分明，阴声韵上入声韵互叶现象就不如谐声互谐的多。四声相混的现象亦不常见。

迄至《切韵》时代，阴声韵与入声韵各自分野，不再纠葛，除入声韵仍保存韵尾-p-t-k外，谐声《诗经》时代阴声韵的*-b *-d *-g韵尾趋于消失，而代之以-i或-u韵尾，查之蟹、止、效、流各摄的字，莫不皆然，即果、遇两摄的字亦不能视为例外，演化的途径稍异而已。这反映

《切韵》时代的-i-u韵尾来源于谐声，《诗经》时代的*-b *-d *-g，而广字多，《切韵》时代-i-u字的数量多，反应谐声《诗经》时代*-b *-d *-g的比例高，而-i-u-即其遗迹。

阴声韵上入声韵互谐互叶的韵尾，以*-g：*-k最多，*-d：*-t次之。*-b：*-p未见，殆已消失，但可从互谐中的止：绢、宥：绢、宵：葉、祭：帖、暮：合、至：绢等字，得知*-b尾消失，向谐声时代的*-g和*-d演化。《切韵》的阴声韵来源复杂，除直接来自*-b*-d*-g外，有从入声韵丢失韵尾而进入的。因而出现阴、入重读的反切或直音。须知阴声韵却有变入声韵的。如字书：学从教，教从孝，教从爻，学拟读*kŏkw，教拟读*kŏgw，又如说从兑得声，说拟读*swjat，兑拟读*dwad。至于阴声韵去声与入声韵互谐互叶的多，大概跟低元音有关，特别是以*-a元音为核心的字，这低元音影响阴声浊尾易于消失，加上阴声韵多低调之故，故阴声韵尾*-b *-d *-g消失更快。这以*-g尾最突出，故《切韵》去声中多出"祭、泰、夬、废"的去声韵。严格的说，《切韵》"祭、泰、夬、废"的来源，主要来自谐声，《诗经》时代的*-g尾，也有从入声变来的，不过为时较晚，这反映演化的层次不同而已。

总之，阴声韵与入声韵互谐互叶从谐声，《诗经》的互谐互叶的内证结合同类型有亲属关系的藏缅语和台语来看，原来是有*-b *-d *-g韵尾的。声调未产生之前，即有着不同的韵尾，而这韵尾与声调的产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韵尾伴随着声调的高低，所以平声可拟为*-b *-d*-g，上声可拟为*-b?*-d?*-g?，去声可拟为*-bs *-ds *-gs，后来词缀消失，四声分立，仅具与入声*-p *-t *-k同位音的*-b *-d *-g的标志，实际上紧跟着形成平上去入，*-b *-d *-g也就消失了。

参 考 文 献

《上古音研究》 李方桂著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汉语音韵史的方言差异》 张琨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排印中

《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 丁邦新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四分册

《原始汉语韵尾后缀*-s试探》 严学宭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一期

《原始汉语词尾后缀*-s消失的遗迹》 严学宭 第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81年）



《说文》谐声探索(一)

赵　诚

《说文解字》的谐声字，是研究上古音的重要材料，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尤其是清代以来，研究、整理《说文》谐声几乎成了一个独特的学科。到了近代，重建、构拟古音之学兴起，运用《说文》谐声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在众多的论著中，尤其是大多数构拟上古音的学者在运用《说文》谐声时，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在实质上却是把《说文》的谐声字作为同一地区同一时期产生的音韵学材料，因而用来论证或构拟一个统一的音系。看来，这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

从现在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说文解字》的谐声字，有一些是因为文学形体的讹变而被误会的，如：

《说文》"八部：曾(曾)，调之舒也。从八，从曰、囮声。"《说文》："囱(囱)，在牆曰牖，在屋曰囱。象形。凡囱之属皆从囱。窗，或从穴。囮，古文。"

曾在《广韵》有两读：一，作滕切，精母登韵开口一等；二，昨棱切，从母登韵开口一等。均被列入上古的蒸韵。

囱在《广韵》有两读：一，楚江切(在牆曰牖，在屋曰囱)，初母江韵开口二等；二，仓红切(竈突)，清母东韵开口一等。均被列入上古的东韵。

章太炎根据这一些材料，主要则是根据曾从囮(囮)声而囱字的古文作囮，因而设定："东、蒸亦有旁转……囮(即囱，古窗字)声之字乃有曾、層、竲、贈是也"(《小学略说》)。

从现有的古文字材料来看，曾并不从囮声。甲骨文的曾字写作𠔀续(2.24.4)、𠔀(京4895)、𠔀(后下12.13)，构形不明，但不从囮声，也不从曰。金文作曾(易鼎)、曾(弔姬簋)、曾(鄫伯簋)也不从囮声。但多了一个口，或写作曰(这种现象符合古文字发展的规律；有些本不从口的字可以增加一个口作为文饰，如𠂆或作石(石)、启或作启(启)；有些字所从的口，后来演变为从曰，如会字下部本从口，到小篆变成了曰，从曰)。到了小篆才演变成曾，除了新增加的曰，其中的囮显然是早期田或囗的讹变。许慎不得其解，于是把囮说成是声符，这应该是一种误会。章太炎用来作为判断的根据，当然是上了当。其实，早于章太炎上当的是段玉裁。他在《说文解字注》"曾……囮声"下特别指明："囮者，囱古文。囱在九部。此合韵之理也。昨棱切，六部。昨当为作。"段玉裁的六部即蒸韵，九部即东韵。他说的合韵即蒸、东二韵之合。

《说文》受部："受，相付也。从𠬪，舟省声。"受字甲骨文作𠬪𠬪等形，从两手执一舟(即盘)表示受授之意，乃会意字。金文、石鼓，乃至郭忠恕《汗简》所收古《尚书》的受字均从舟作。

PDG

汉代的印章文字作𠬪、𠬪等形，中间所从之冃、冃，很明显地能使人感到是从舟、舟演化而来但失其本形。《说文》所用的篆文应该是行于先汉，比汉印本字要稍为早一些，不知何以竟然写成了𠬪，中间所从的冂居然比汉印文字还要趋于简化，很难使人感到是舟或舟之讹变。所以许慎不清楚受是会意字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受字释为从𠬪舟省声的形声字，应该说是一种误会。

《说文》皿部尽字作盡，许慎释为"器中空也。从皿㶳声。"从甲骨文字来看，尽字写作[illegible]，象用手(又)持木在器皿中洗涤之形，本为会意字。作为器物，一般总是在所盛之物食尽或用尽之后方始洗涤，故有终尽之义。《说文》解为"器中空"，与本义有一点联系，很有参考价值；但释为从㶳声之形声字却毫无可取。此外，《说文》还列了一个㶳字(㶳)，释为"从火，聿声"，居然使聿、㶳、尽成了一组谐声字，实在毫无根据。

《说文》马部："圅(圅)，舌也。象形。舌体马马。从马，马亦声。"许慎的误释由于他没有见到较古的文字形体，如甲骨文的圅字写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象藏矢于器之形，以表示藏矢之器，引申而为一般的容器之名，再引申则为圅容之义，本乃会意字。西周金文写作[illegible]或[illegible]，构形之意仍无大变。后来小篆写作圅，形体讹变太甚，许慎以此立说，遂误会意为形声。

《说文》彑部："彘(彘)，豕也。后蹏发谓之彘。从彑、矢声，从二匕。彘足与鹿足同。"这是据已经讹变了的小篆形体进行的解说，误甚。甲骨文彘字写作[illegible]，象矢射中豕之形。彘为野猪，以箭射才便于捕获，故从矢从豕，本为会意字，周代金文写作[illegible](《卫盉》)，构形之意大体相同。唯所从之豕略有小变。战国《侯马盟书》写作[illegible]，所以之豕分而为三，仅所从之矢完好，与小篆基本相同。许慎看到的古文字不多，仅仅根据小篆形体，也许参考了汉儒的有关考释才作了那样的误解，把会意字释作了形声字。

《说文》戉部："戉(戉)，斧也。从戈，乚声。"戉字甲骨文写作[illegible]、[illegible]，本象斧钺，为象形字。西周金文写作[illegible](《虢季子白盘》)，再发展就成了小篆的戉，与本形有了一定距离，从而被误会为从乚声。

《说文》宫部："宫(宫)，室也。从宀，躳省声。"段玉裁注："按说宫谓从宀吕会意，亦无不合。宀绕其外，吕居其中也。吕者，膂骨也，居人身之中者也。"许慎不明白宫从吕声，但知道宫和躳读音相同，所以注明是"躳省声"。省声之说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何者为声符，也不能算是标准的形声字，但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示了宫字形和声的关系。段玉裁则不然，他的心目中宫完全是个会意字，从宀表示宫的外部结构，从吕即人之脊椎骨，表示宫的内部结构。很显然，这是根据后代宫的结构来解说宫字。

甲骨文的宫字作[illegible]或[illegible]，从冂即后代的宀，为形符；从[illegible]或吕即后代的雝，为声符。雝字周代金文写作[illegible]，隶定当作雝，仍以吕为声符。周代金文的宫写作[illegible]，与甲骨文构形同，从雝得声。

甲骨文有吕字，或写作吕(甲1647)，是两个略带圆形的○，象铜块之形，为铸造冶炼时用的铜料，与现代所说的铝完全不同；或写作吕(乙1980)，是两个基本上呈方形的口，有的用作地名，有的辞残不明其义。不管作吕或作吕，都不是后代所说的脊椎骨。甲骨文的雝字单独

运用时写作□、□、□，和吕之写作□或吕，区别显然。但雝字作为声符时或写作吕，如宫字作□或作□，这个吕(雝)就和吕(吕)的形体极相近似。但从整体来看，仍可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到了周代，金文的雝在单独运用时不写作吕，就和宫字所从的吕在形体上脱离了联系。而金文的吕字在单独运用时基本上仍写作□、吕，很自然地就和宫字所从的□发生了关联。所以，后代的人误以为宫字从吕是并不奇怪的。

《说文》："躳(□)，身也。从身从吕。□，躳或从弓"。段玉裁注云："从吕者，身以吕为柱也。侯执信圭，伸圭人形直。伯执躬圭，躳圭人形曲。鞠躳者，敛曲之皃也。"许慎以为躳所从之吕为脊骨，则躳为会意字。段注以吕为柱，与许慎之意合。至于说躳有曲义，则是段玉裁的发明。是他和"躳或从弓"联系在一起来研究的结果。所以他把"躬，躳或从弓"改为"躬，俗从弓身"，并注云："弓身者，曲之会意也。"显然是把躬所从之弓释为表意符号，和躳之从吕同意。其实，从文字发展的现实来看，躳本当作□，从身吕(与宫字所从声符原本一样)声。由于吕这个声符和宫的音读联系不上，不为人所了解，所以另外创造一个从身弓声的躬。一句话，□、躬都是形声字。

《说文》："雝(□)，雝渠也。从隹、邕声。"雝字甲骨文作□、□、□。周代金文基本上写作□，隶定当作雝，仍以□为声符。战国时期□写作□，与邑字作□形近，因而小篆讹变成了邑。雝也就讹变成了雝。《说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川从邑。□，籀文邕。"可见许慎已经看到邕作□的现象，只是无力判断孰是本字，孰为讹变罢了。

雝、宫、躳本是一组谐声字，由于《说文》依据已经讹变的了小篆立论，它们之间的谐声关系也就被淹没了。

《说文》无朋字，但于鳳字下云："神鸟也……从鸟凡声。□，古文鳳。象形。鳳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段玉裁注云："此说假借也。朋本神鸟，以为朋党字……言六书假借也。朋党字何以借朋鸟也。鳳飞则群鸟从以万数也。未制鳳字之前假借固已久矣。犹习闻鳳至者为之也。六部七部音最相近，故朋在六部蒸登韵，小篆鳳入七部侵韵也。"章太炎则进一步断定："侵蒸旁转，如鳳本作朋，在蒸部，小篆作凡声则入侵部。"(《小学略说》)不仅沿段玉裁之误把朋看成是鳳之本字，还把鳳从凡声看成是小篆时代的事，这也是研究《说文》谐声的一种误会。

甲骨文不仅有朋字，而且有鳳字。两者用法有别。甲骨文的朋字作□、□、□、□等形，象用线、绳把贝穿成串的形状，则朋之本义为一串贝。卜辞用作量词，以称量贝，如"叀贝十朋"(甲七七七)、"赐贝二朋"（南坊三·八一），似即用其本义。金文朋字作□、□、□，仍作为量词，基本上和甲骨文同。后代用作朋友、朋党之义，显然为本义之引申。甲骨文的鳳字写法很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前期为象形字，写作□、□等形可隶定作□，上部所从之□、□有时写作▽，象鳳鸟头上之冠；下部所从之□、□，象鳳鸟之身有众多羽毛之形。鳳字在甲骨文后期加声符凡(□)写作□、□等形，成了形声字，可隶定作□。甲骨文的鳳字有用其本义者（见甲3112），但极少见，绝大多数都借用为风，如"大□"

(粹835)即"大风"、"小雚"(拾七一九)即小风。可见,鳳本不作朋,鳳从凡声也不始于小篆。也就是说,在小篆之前一千多年鳳即从凡声。小篆的鳳从凡声只不过是历史的继承,是一种积压现象。用一千多年以前的谐声现象或同音关系来作为后代通转的证据,从历史语音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不妥当的。换一句话说,用朋为鳳之本字而鳳从凡声来证明侵蒸旁转是不科学的。

《说文》缶部:"匋(㽍),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匋。案史籀读与缶同。"段玉裁《注》以为许书言案者,可能是后人所羼入。但仍然承认匋与缶可相假借。也就是说,在段玉裁的心目中,匋与缶本来同音,这无疑是正确的。从古文字发展的现实来看,陶从匋声,匋从缶声,所以甲骨文的缶用作地名,即后代所说的陶城。匋既然从缶得声,许慎何以误会为包省声,这可以从寳字的音读得到一点消息。

《说文》宀部:"寳,珍也。从宀,从王,从贝,缶声。"这一谐声关系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现实。甲骨文的寳写作[古文字]、[古文字],从宀、从贝、从玉,乃会意字。到了商末周初的金文,寳字加上了声符缶,写作[古文字]、[古文字]。个别的甚至写作[古文字],去掉了玉和贝两个形符,单单突出声符缶。可见缶这个声符在寳字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按照谐声关系,缶、寳、匋本来同音,由于历史音变,后来有了差别,至少在许慎所处的时代是如此。而许慎又囿于匋是瓦器,必然以缶为形符;而匋所从之勹,正好与小篆包之所从同,包与寳读音又基本相同,所以误以为匋从包省声。因为有了这种误会,才有后面那一条案语指出匋实际上是从缶得声,显然是对前面解说的纠正。不管这条案语是谁加上去的,现在看来,是完全正确的。对于今天来研究《说文》的谐声是有功的。

《说文》大徐本雨部:"電,阴阳激燿也。从雨从申。"小徐本作"从雨申声"。《说文解字注》云:"雷自其回屈言。電自其引申言,申亦声也","古音在十二部,读如陈"。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小徐本最合符实情。甲骨文的申字写作[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等体,本象電光之形,当为電之本字。《说文》于虹字下谓:"籀文虹从申。申,電也"。这种解释对于虹字而说并不完全确切,但多少保留了一点上古文字之间关系的事实,可作为申、電同字的旁证。由于申被借用为干支字而久借不还,所以后来才加上雨作为形符写作電,但仍以申为声符,如金文的[古文字](《番生𣪘》)。段玉裁由于时代所限没有见到殷商卜辞,不明申即電之原形、申電本同字,因此仍从大徐释電为"从雨从申"。只是因为小徐本作"从雨申声",段在无法反驳的情况下勉强说了一句"申亦声"。但又感到電、申音读不甚相谐,所以紧接着在下面补了一句"读如陈"。由此可见象段玉裁这样造诣极深的音韵、文字专家在对待《说文》的某些谐声时是如何地左右为难。

《说文》身部:"身(㐆),躳也。象人之身。从人,厂声。"《古今韵会举要》所引《说文》作:"身,躬也。象人身。从人,申省声。"《说文解字注》云:"厂古音在十六部,非声也。今依《韵会》所据小徐本正。《韵会》从人之上有象人身三字,亦非也。申,籀作𢑚,故从其省为声。"其实,段玉裁的判断也不正确。甲骨文的身字作[古文字],正象人身之形。或以为象人有身孕之形,那是根据后代身有孕义而进行的解释,应该是一种误会。这从两方面可以得到证明:1.卜辞云:"贞,王疾身([古文字]),唯妣己壱。"(乙7797)此王为武丁,乃男性,不得为孕娠之疾。疾身,是

说身体有病。2.甲骨文另有一 字，或写作 ，为孕字，才是后世"有身"之意。周代金文身写作 或 ，再发展就成了小篆的 。大徐本以为从厂声，那是指厂而言；小徐本以为"申省声"，段玉裁又加以肯定，则是指 而言。显然都是据已经讹变了的小篆立论。从甲骨文身字的形体看不出与厂的关系；又甲骨文的申字写作 、 、 等形，也与甲骨文的身字无任何关联。可见身本来不是形声字。《说文》一说身从厂声，一从申省声，可能是汉代儒生的解说，也可能是后人所改。

《说文》目部："眣（ ），目不正也。从目失声。"段玉裁注云："《公羊传》文七年：眣晋大夫使与公盟也。何云：以目通指曰眣。成二年：郤克眣鲁卫之使，使以其辞而为之请。《释文》字皆从矢，云：眣音舜。本又作失。丑乙反。又大结反。《五经文字》曰：眣音舜，见《春秋传》。《开成石经》《公羊》皆作眣。疑此字从矢会意。从失者其讹体。"段玉裁的怀疑是正确的。甲骨文的眣字作 ，象一支箭射向眼睛，表示目数摇、不正之类的意思。《说文》讹会意为形声，形体结构变了，谐声音读有了问题，但释为目不正，还保留了古眣字的一点痕迹，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眣即眣字。《公羊传》《释文》眣音舜，应该是当时眣字的读音之一。

《说文》目部："瞚（ ），开阖目数摇也。从目寅声。"其实瞚和眣本来是一个字，即甲骨文的 。由于卜辞最初借用矢字为寅字，所以寅字也写作 。因此，矢和寅经常相混。 字演化为眣瞚二字，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所以，《玉篇》说眣同瞚是有根据的。瞚和眣一样都是会意字，则寅不是声符。段玉裁以为瞚不同于《公羊》的眣字，那是因为他没有见到甲骨文，不足为奇。如果不明白瞚即眣字，就不易理解眣音舜，瞚又作瞬，所以徐铉误认为"瞚俗别作瞬非是"。

《说文》上部："帝（ ），谛也。王天下之號也。从丄，朿声。 ，古文帝。"很显然，此乃根据小篆立说。甲骨文的帝字异体甚多，如 、 、 、 、 、 等等，不少学者以为象花蒂之形，也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但大多以为象某物之形。其中的 ，虽然与后世小篆帝字的构形之意有相似之处，但从甲骨文形体结构的一般规律来看， 也绝不从 （朿，刺之本字）声。西周金文的帝字大体上写作 、 等形。基本上继承了卜辞的 或 。春秋金文写作 或 ，继承关系也相当明显。看来，小篆的形体的确有所本。大概小篆的朿写作 ，与帝字下部形近而被误认为帝从朿声。这种误会可能与当时儒生随意解释文字形体结构的现实有关。

由于地下出土的资料日益丰富，愈来愈能证明《说文》的谐声关系，有的产生于商代，有的产生于周代，也有的产生于战国、秦汉之际，有的甚至可能产生于许慎所生活的时代。一句话，《说文》的谐声关系，产生于由商代至东汉的任何一个时代的都有，至少包括十四个世纪。在这些谐声字中也有的还存在形体讹误。如：

《说文》马部："驳（ ），马色不纯。从马，爻声。"爻，胡茅切；驳，北角切。按照切韵音系来看，二者音读较远，不容易理解它们之间的谐声关系。所以徐铉等以为"爻非声，疑象驳文"。反对徐说者以为驳字"北人读若豹，正当从爻得声"（《蛾术编》）；也有的以较谐爻声证明驳谐爻声不误（《五翼》、《疑疑》、《群经正字》，均见《说文解字诂林》）。细玩这些反对者的

意见，始悟他们所说的"谐"仅指韵谐。看来段玉裁不反对驳从爻声而归之于他的第二部(见《说文解字注》)也仅着眼于韵谐。从研究古代用韵以及古韵分部来说完全可以理解，但严格讲来是不科学的。从音韵学以及古代音系研究的角度而言，谐声关系不仅要韵谐，而且要声谐，即声符和从之得声之字在整个音读上都要相谐。大概徐铉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才疑爻非驳之声。如果从这一角度加以评论，则反对者是不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徐铉之疑就是科学的呢？也不是。他的根本问题是从切韵音系，亦即从后代的音读关系来看这一对谐声字。其实，这一对谐声字来源很古，最早见于殷商卜辞。甲骨文的驳字写作𩡧，正是从马爻声。由此可见，驳和爻相谐，应该说是反映了殷商时的音读关系。许慎收入《说文》，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继承。从这一点来讲，徐铉不理解这一谐声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驳和爻在音读上的主要差异在于声。从切韵音系来看，驳为帮母，爻为匣母，一为唇音，一为喉音。象这样类似的谐声关系在《说文》里还能见到。

《说文》："更(㪅)，改也。从攴，丙声。"更从丙声，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形成，当时写作㪅或㪅，字形和小篆基本相同。卜辞用作动词，为鞭驱之义，如"戊午卜，㪅麋，弗其𢍰(擒)"(乙7680)，㪅麋即鞭麋，鞭驱麋鹿使之陷于坑坎之意。后代便从更声、鞭从便声即由此发展而成。从切韵音系来看，丙为非母，便为奉母，鞭为非母，均属唇音；更为见母，属喉牙音。这种谐声关系与驳从爻声类似。

《说文》日部："昏(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为一曰民声"四字盖浅人所增，非许本书，宜删"。并明确指出："全书内昏声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讹"。从古文字发展的现实来看，段说颇具卓识。现在所见到的甲骨文昏字作昏，的确是从氏不从民，从文字结构本身看不出民为昏之声符。但是，如果从很古的音读情况来看，昏和民的确有某种关系。林义光《文源》曾经指出："昏，古音如闵。《左传》僖二十三年'閽婚'，《穀梁》作闵；《书·康诰》'昏不畏死'，《孟子》作闵。"这些文献材料(类似材料还有一些，此从略)虽属于通假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昏和闵当然也包括民在音读上的关联。这种关联主要为晓母和明母的关系。

《说文》日部："晦，月尽也。从日，每声。"晦，荒内切，晓母队韵合口一等；每，武罪切，明母贿韵合口一等。这应该是典型的晓母与明母的谐声关系。甲骨文有每字而无晦字，但每可用为晦，如"于旦王迺田……每不雨"(摭续一九七)，是说商王清早去田猎……天气晦冥而未下雨。"每不雨"即"晦不雨"，每用作晦冥之晦。可见明母与晓母的关联早在商代就已存在。

从上古晦从每声，昏与闵通假这种同类现象再回过来看《说文》昏字下的"一曰民声"，绝非浅人所加，亦非出于后人之手，完全有可能是许慎根据某种材料所加的说明。今天看来，这个"一曰"提供了上古音读中明母和晓母有某种关系的信息，应该是《说文》的贡献之一。

《说文》木部："杏(杏)，果也。从木，可省声。"历来有不少学者认为杏与可声甚远，不应从以省声，所以林罕《偏旁小说字原》改为"哽省声"(参《六书故》)。张惠言则认为"可字盖向字之烂文"，段玉裁从之，并在《说文解字注》中径自改为"向省声"。杏，何梗切；可，枯我切；

哽，古杏切；向，一为式亮切，一为许亮切。从清代学者的古音学观点来看，可与杏音远隔，向与杏音也不近。而向有二读，也难以适从。所以，有人明确指出："可省声固未确，段改作向省尤缪"(《说文解字诂林》引《徐笺》)。哽与杏音虽然近之，但在清代学者看来，改字说解为学术之大忌，所以不只一人均以为非是。与众多的反对者相反，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杏、可皆喉音故相谐"，也就是说，他是赞成杏从可省的(《说文解字诂林》引《娖娖》)。但此人仅说此一句，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所以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加以深入研究。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此人之论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完善、不够全面，今补充说明如下。

一、所谓"杏、可皆喉音故相谐"，是就声而言。我们说有一定道理，是指上古有一些声母属于喉音之字有很紧密的关系。如甲骨文的骨字作⺋，象骨之形，隶定当作冎，为骨之本字。甲骨文的𣧑字写作[illegible]，从无冎声，𣧑字后世作𣧑，亦即后来的祸字。卜辞的"亡𣧑"即无祸。骨，古忽切，见母；𣧑，胡果切，匣母。见、匣均为喉音。又如卜辞的蒿从高得声。高，古劳切，见母；蒿，呼毛切，晓母。见、晓均为喉音。再如甲骨文的卿作[illegible]，但用作祭饗之饗(如"唯大乙罪祖乙卿"〔合 46〕，即祭饗大乙和祖乙)，也用为嚮(如"于西方东卿"〔粹 1252〕，即"于西方东嚮")。卿，去京切，溪母；饗与嚮均许两切，属晓母。嚮字《说文》作卿，又与向通用。鄉，许良切，晓母；向，许亮切，晓母。溪、晓亦为喉音。即以可字而言，《说文》可字从口丂，丂亦声。其实可字本作丂，甲骨文的河字作[illegible]，从水丂声，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枯我切，溪母；河，胡歌切，匣母。溪、匣亦为喉音。现在回过头来看杏与可，杏为匣母字，可为溪母字，不是很可以相谐吗？应该说明一点，这里所说的喉音包括深喉和浅喉，即包括后来所说的喉音和牙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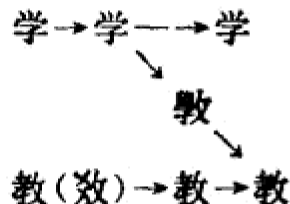
二、杏和可在音读上有一定关系，不仅在声的方面有根据，在韵的方面也有不少材料可以用来说明。如牝从匕得声，牝为毗忍切属阳声韵，匕为卑履切属阴声韵；寑从帚得声，寑即寝为七稔切属阳声韵，帚为之九切属阴声韵；伊从尹得声，伊为於脂切属阴声韵，尹为余准切属阳声韵；登从豆得声，豆为田候切属阴声韵，登为都滕切属阳声韵。回过来看杏和可，一为阳声韵一为阴声韵，也完全有可能相谐。

杏与可既然在声和韵这两方面都有可能相谐，则《说文》所说的杏为可省声一定有所本。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说文》保留了不少相当古老的谐声资料；为了从这方面加以探索，前面所用来说明杏和可在音读上的关系，用的都是殷代卜辞，看来杏和可的相谐也许是比较古老的事实。后代的学者由于所见有限，仅用后代音韵系统的现实来考察，所以不理解，所以要猜测，要擅自修改。戴侗《六书故》所见唐本杏字从木从口，也可能出于同样原因而为唐代人所修改。如果这是事实，则许慎保留了杏、可这一古老的谐声关系是一大功绩，至少对探索商代音系有一定作用。因为殷虚卜辞的杏作[illegible]，从形体和用法上看不出它的音韵关系。

《说文》贝部："责(賫)，求也。从贝，朿声。"从现有材料来看，责与朿之谐声关系，卜辞时代即已存在，其字形结构历代未变，如甲骨文写作[illegible]，西周金文写作[illegible]、[illegible]，春秋金文写作[illegible]，与小篆之构形基本一致。从音读来看：朿，七赐切，清母寘韵开口四等；责，侧革切，庄母麦韵开口二等。一为阴声韵，一为入声韵，这样的谐声关系也应是商代的情况。

《说文》隹部的雇，从隹户声。其籀文作鳸，从鸟户声，与甲骨文作写 构形之意同。《说文》隹部的隹，从隹工声。其或体作䲨，从鸟工声，与甲骨文作 金文作 、的形构之意同。可见雇从户声，隹从工声，早在商代即已如此。

《说文》支部："斆( )，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声。學，篆文斆省。"《说文》支部："教( )，下所施上所效也。从从支从季。凡教之属皆从教。 ，古文教。 ，亦古文教。"段玉裁于教字下注云："上施故从攴，下效故从季。"又于斆字下注云："斆學叠《记韵》。学曰：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按知不足所谓觉悟也。《记》又曰：然教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按《兑命》上学字谓教，言教人乃益己之学半。教人谓之学者，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学也。枚颐伪《尚书·说命》上字作斆，下字作学，乃已下同《玉篇》之分别矣。"接下去段玉裁又进一步指出："古之制字，作斆从教，主于觉人。秦以来去文作学，主于自觉。《学记》之文，学教分列，已与《兑命》统名为学者殊矣。"他心里很明白，在更古的时候教和学同字，包括自觉和觉人即上施和下效两个方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包括教和学两个方面，秦以后才分而为二。从古文字材料来看，段玉裁的分析从某个方面而言是正确的。甲骨文的学字作 、 、 、 等形，在卜辞时代兼有教、学二义，如《乙》1986的"王学众"即"王教众"。到了周代，教一方面仍写作 ，如《静簋》的"静学(教)无罪(斁)"；另一方面却写作 ，如《沈子段》的"井(型)斆(教)"，《中山王譬鼎》的"敝(修)斆(教)备恁"。很显然，周代教已经逐步从学中分出而写作斆，(并非秦以后)这和受授本同字均作受而后来分化为受、授二字的情况基本一致。在卜辞时代，甲骨文另有 (或写作( ))、 二体，周代金文写作 或 ，分别与《说文》教字的小篆和古文的构形相同。从形体结构而言，应该是同字。但从用法来看，甲骨文的 用作贞人之名； 一用作地名，一用作动词，很难证明用为教义。金文的 ，用作官名， 因辞残不明其义。看来和《说文》的教或效有一定距离。到了后来，从学中分化出来的斆才写作教，学和教才最后分为在写法上不同的两个字。其变化的轨迹大体如下：



按照一般的规律，文字形体的演变，都有一个过程和相对稳定的结果。《学记》学教分列，大概已经处于变化过程之接近尾声，和上述地下出土材料正好相衔接。

从甲骨文来看，学从爻声，除了字形结构可以推知之卜辞的"学戊(人名)"又作"爻戊"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说文》却注明学从臼声。这种音读上的距离，或者说学与臼的谐声关系，从现有材料来看基本上产生于周代，这从周代金文学字的写法固定为从臼从爻从冖从子可以得到证明。

《说文》："齒( )，口龂骨也。象口齿之形。止声。凡齒之属皆从齒。 ，古文齒字。"许

慎此说基本上符合实情。甲骨文齒字作㘞、㘞、㘞、㘞等形，为象形字。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中山王𦀚方壶》的齒字作𦥑，古鉨的齒字作𦥑、𦥑等形，才以止为声符，时间大体在周代后期或春秋、战国之际。

《说文》木部："柳（𣏓），小杨也。从木，丣声。丣，古文酉。"这是显而易见的错误。柳字甲骨文作𣏓，西周金文作𣏓或𣏓，石鼓文作𣏓，《侯马盟书》作𣏓，均从卯作。看来柳字本从卯声。后来音读变化，才误以酉之古文丣为声符。其实，上古的酉从来不写作丣。谓酉之古文作丣，不明如何讹变而来。总之，柳之从丣声，最早也只能产生于战国。

《说文》又部："及（𠬪），逮也。从又从人。乁，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𢎨，亦古文及。𨗷，亦古文及。"《说文》彳部："彶（𢓊），急行也。从彳，及声。"《说文》隶部："隶（隶），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后及之也。凡隶之属皆从隶。"《说文》辵部："逮（𨓉），唐逮，及也。从辵，隶声。"这四个字原来实是一个字，即甲骨文的𠬪，象又（手）从后面及于人之形，有从后面追及、逮住之义。到了西周金文，这个字有两种写法：一作𠬪（保卣），仍是以又（手）从后抓住人。后来变写为𠬪（王孙钟）、𠬪（沇儿钟），人形略有讹变，但整个字的结构形态未变。另一种写法是增加一个彳旁或辵旁，如𢓊（不𡢁簋）、𨗷（𠑇弔𥂕），为的是更好地表示于道路追及前人之意。《说文》的及、彶二字即本之于这两种写法。《说文》及字的古文𨗷实即逮字，辵为彳、辶之继承；隶为𠬪之讹变，而后又变作隶。至于隶字的"从尾省"自然是从人之讹变。很显然，有着谐声关系的及、彶和隶、逮的产生和分衍是很后来的事，尤其是隶和逮，虽然不能确指在公元前多少年，但大体上可以肯定在战国时期。

《说文》卧部："監（監），临下也。从卧，𦣞省声。"从文字发展的现实来看，许慎的这一解说显然是就已经讹变了的小篆形体立论，当然是不正确的。監字甲骨文写作𥂕或𥂕，象一人跪坐在水盆之旁，表示自己照看自己的仪容。引申而有监视之义，本为会意字。西周早期的金文写作𥂕，原来跪坐着的人站了起来，表示眼睛的那一部分伸到水盆之上，形体虽然小有变化，但自監其容之义却表现得更为分明。到了西周中期的金文，一般写作𥂕，人仍在水盆之侧，但人和眼睛分了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变化。此后，和眼睛脱离关系的人逐渐写得短了，而且从水盆之旁移到水盆之上，写作𥂕、𥂕等形。由此再发展就成了小篆那样的写法。如果参照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形体，完全可以看出監本为会意字。由于许慎所能见到的古文字实在太少，才误会为从卧𦣞省声的形声字。監本无声符，从𦣞省声之说必然起于后世。由省声之说产生于汉代来看，監与𦣞在音续上的关联大概也是许慎时代之事。

《说文》金部："鑑，大盆也。一曰監诸，可以取明水于月。从金，監声。"作为器皿，監即鑑之本字。但用青铜制作，则始于周代而盛行于春秋、战国。由此可以断定从金監声的鑑字不会产生得太早，也不会晚于汉代。

《说文》目部："瞰，视也。从目，監声。"从瞰视义而言，監即瞰之本字。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未见用瞰字者。直到现在，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也未见出现瞰字。正式记录此字者只有一部《说文解字》。不难想像，瞰字的产生可能是这一篆字的制作者不了解監视之監本来

与目有关因而认为应该加一目旁作为形符以表视义。许慎,作为小篆的搜集和注解者,只是依篆立说,自然也就不管是否实际在运用,所以被收入《说文》。当然也不能排除䁤字实际上是许慎的创造。总之,䁤从監这一谐声关系,只能产生于秦汉之际,也许就产生于许慎所生活的时代。

谐声关系的变化,严格讲来当是历史音变的结果,但也有的由于方言的关系,这在《说文》中也不乏其例。

《说文》:"铸,销金也。从金寿声。"铸,甲骨文一作[古文字](金511),为会意字;一作[古文字](甲1647),为从九(ㄊ)声之形声字(这两个字的前一个,因为和金文形体相同,早被认识。所以《甲骨文编》作为已识字收入正编十四卷。后一个字,大概是没有认出ㄊ即九,是声符。也可能已认出从九声,但不明白为什么铸字会从九得声,所以《甲骨文编》存疑而入于附录,见689页。)其实这两个字是异体,证据有二:一,辞例相同,都用为动词;所带的宾语均为黄吕,这黄吕是冶炼时用的铜料。从所带的宾语也可以反过来证明这两个字都是后代铸造之铸。何况其中的一个与金文铸字构形相同。二,《中山王䂂方壶》的铸字作[古文字],从金寸声。寸即肘。甲骨文的九作[古文字],本为肘之象形字。后来借用为数字之九,才在[古文字]之旁加丨或加[古文字],写作[古文字]或[古文字],以作为肘字,但仍以九为声。从《中山王䂂方壶》证知甲骨文的铸从九得声和《方壶》从肘得声是有一定联系的。金文的铸字形体很多,大别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会意字,如[古文字]、[古文字],和上列甲骨文的第一种构形极相近,上从两手拿着冶炼之器,盖在另一器皿之上,罩着火以表示铸造。一为形声字,如[古文字](守簋)[古文字](取虘盘)、[古文字](余义钟),均从𠷎(即寿)得声。完全有理由认为,甲骨文从九得声,是商代河南中、北部语言的反映;周代金文从寿得声是当时关中语言的反映。前几年出土的《中山王䂂方壶》的铸字作肘从肘得声,与甲骨文谐声有一定联系。因为,甲骨文九、肘同音,而中山国在今河北省中、南部,与原来商王室所在之地相去不远,语言上也应相近。

《说文》萑部:"舊([古文字]),雖舊,舊留也。从萑,臼声。鵂,舊或从鸟,休声。"按照许慎的注释,舊有两读,一从臼声,其九切,群母有韵;一从休声,许尤切,晓母尤韵。对于这种两读现象,段玉裁用音转来解释,即一从臼声,一从休声皆服从于音转之需要。所以他于"从萑,臼声"下注云:"巨救切,古音在一部。"于"从鸟,休声"下注云:"按《毛诗》舊在一部,音转入三部,乃别制鵂字,音许流切矣。"其实,这种用不同声符来表示的两读现象完全是由于方音不同而产生的。比如《诅楚文》的"克剂楚师"即"克翦楚师",一从齐声作剂,一从前声作翦,意义相同而音读有异,是由于方言不同而用字不同。《尔雅·释言》有一条郭注:南人呼翦刀为剂刀。很能说明这一点。现代上海人仍说剪刀为挤刀。这种现象在各方言区都有一些,如扬州把"一律"写成"一彴",因为在扬州人嘴里律和声符力同音;太原人把"遵守"写成"迚守",因为遵和声符中同音。绝不能看成是一个统一音系内部的音转现象。对某个具体的方言而言,律和力是音同,遵和中是同音,也不是什么音转。以前音韵学家所说的音转,包括旁转、对转,不外是方音不同,或是古今音读有异。同一音系里的某些字有文白两读现象,也基本上是历史遗留,当然也有方言的影响,决不是什么同一音系在同一时代的音转。

《说文》目部："旬( )，目摇也。从目匀省声。眴，旬或从旬。"此字一作旬，读为"从目匀省声"，胡畎切，匣母铣韵；一作眴，从旬声，许县切，晓母霰韵，又读舒闰切，审母稕韵，与眣、瞚、瞬音同。这种音读上的差异，实为方音之不同。又旬字眴字与瞚字在意义上相同而音读或同或异，也当是方音有别。《吕氏春秋·安死篇》："其视万世犹一瞚也。"高诱注云："颍川人谓相视曰瞚。"高诱与许慎时代相近，应该可以作为证据。

《说文》的谐声关系，基本上用"从×，×声"或"从×，×省声"的方式予以说明。这可以说是通例，也可以说是符合常规的注释办法。现在看来，《说文》的谐声关系有相当特别的地方，用通例，用常规办法很难解释。如：

《说文》土部："墉( )，城垣也。从土，庸声。 ，古文墉。"《说文》𩫏部："𩫏( )，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两亭相对也，或但从口。"《说文》邑部："郭( )，齐之郭氏虚。善善不能进，恶恶不能退，是以亡国也。从邑，𩫏声。"其实，这几个字本来是一个字，甲骨文写作 ，简体作 ，象城郭之形，也用为城郭之义。金文写作 、 ，一用作庸，如《召伯虎毁》"仆𩫏土田"即《鲁颂》之"土田附庸"；而庸为墉之古文。一用作𩫏，而𩫏即郭之古文。后来由此演化为《说文》的庸、墉、𩫏、郭四字。这四个字，原为一字，本应同音，由于历史音变的结果，产生了某些差异，而许慎未加深考，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按照当时通行的小篆立说，一从庸声，一从𩫏声。从音韵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一种不利的现象。好在许慎于墉字下注明墉之古文作𩫏；又亏得甲骨文的发现，铜器铭文的逐渐出土，使得后来的学者能够认清这一现象的本质，似乎已经不存在问题。但就《说文》谐声而言，却很值得注意。因为写作"仆𩫏"的《召伯虎毁》为周代晚期的铜器，写作"附庸"的《诗·周颂·閟宫》也大体产生在这一时代，都属于所谓周秦古音研究的范围之内。

知道了庸、墉、𩫏、郭古本同字且同音，再回头来看看许慎对庸字的注解，实在很有意思。《说文》用部："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从用从庚"，《系传》作"从用庚")。许慎的这一注释，按照《说文》条例的常规可理解为：庸从庚从用会意。不少学者也正是如此认识。但是，从庚表示什么；从用表示什么；庚用合在一起又是如何会意，各家之说基本上没有一致之处(参看《说文解字诂林》)。这说明大家并没有真正理解。从会意来解释说不清楚，于是有学者转而从谐声方面来加以论证：《通训定声》《谐声补逸》《声订》以为庸字从用从庚，"用亦声"《字通》则认为"庚亦声"。从庸之音读很容易想到用亦声，也容易被接受。所以，现代的不少音韵学家都把庸列在声符用之下。至于说"庚亦声"，在以前的确很难使人信从，因为在音读、谐声两个方面很不容易使人认识到庸和庚的内在关系，所以至今未见同意者。似乎一般学者没有任何论证而默认用是庸的声符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其实并不如此。现在，不少音韵学著作在依据《说文》谐声、《诗经》韵字归纳周秦古音的谐声字时，于用这个声符下面大体列甬、庸、墉等字。

用　余颂切　喻母用韵去声合口四等

甬　余陇切　喻母肿韵上声合口四等

庸　馀封切　喻母钟韵平声合口四等

墉　馀封切　喻母钟韵平声合口四等

从中古音系、从上古音向中古音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这一组谐声字应该没有问题。但从文字发展、演化的现实来看，这一组字的来源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别，实际上应为两类。第一类由用发展而来。甲骨文的用早期写作𠀠，后来写作用，本象甬(今作桶)形，即桶之本字。所以甲骨文的通写作𨑡，从止用声(即甬声，也即桶声)。由于用长期用作用，才另造一甬字，西周金文写作甬，上面加一ɔ以区别于用。这一类字在语音上的发展形成喻母四等字和端系字的关系，如桶后来有两读，一徒揔切，定母开口一等；一他孔切，透母开口一等。通后来读他红切，透母开口一等。这和喻四归定的规律大体相合。第二类由庸发展而来，庸本和𩫖同字。这一类字在语音上的发展形成喻母四等字和见系字的关系，如𩫖、郭等字后来读古博切，为见母合口一等。这种喻四和见系字的关系，至今尚无人作深入研究。上古的见系字不仅和喻四有某种关系。如宫从雝声，宫为居戎切，属见母开口三等；雝为於容切，属影母合口三等，即是见系字和影母字的关联。又如洛从各声，洛为卢各切，属来母开口一等；各为古落切，属见母开口一等，即是见系字和来母字的关联。这些方面的问题将专题论述，此从略。总之，庸不从用得声。所以许慎只说"庸从庚从用"，是他慎重的地方。但"从庚从用"是什么意思呢？从会意解释不清楚，说"庚亦声"或"用亦声"也不行，这又是《说文》注解中的含糊之处。现在弄清楚了庸本作𩫖，内含着喻四和见母字的音素，再来看"从庚从用"就比较容易地使人悟出庸实际上是读为庚(见母)和用(喻四)的合音，就好像"盍"为"何不"之合音，"叵"为"不可"的合音，"旃"为"之焉"的合音。在现代口语里，北京的"甭"、广州的"冇"、苏州的"覅"也是这种现象。古代其它的合音现象还有不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音节痕迹的遗留(关于上古汉语的多音节，我在《商代音系探索》里用甲骨文材料简单地作了论证，今后将专题再论)。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可以说"从庚从用"是一条很宝贵的材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也许许慎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历史音变的结果，和通行的常规不合，无法用一般的注释格式和方法加以说明，但又要尊重文字本身结构所反映的现实，只好释为"从庚从用"。这就和一般的通行的格式有别，应该是《说文》的另一种条例，是一种与谐声有关的特例。

上述的四个方面，基本上是就《说文》某个字的谐声或几个字的有关谐声进行的探索。下面，将《说文》从今得声的一组谐声字全部列出，以便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方面来考察《说文》谐声的性质。

今	是时也。从亼从乛。乛，古文及。	居吟切	见侵开三
贪	欲物也。从贝，今声。	他含切	透覃开一
念	常思也。从心，今声。	奴店切	泥桥开四
棽	木枝条棽儷貌。从林，今声。	丑林切	彻侵开三
鲶	鮺也。一曰大鱼为鮺，小鱼为鲶。从鱼，今声。	徂感切	从感开一
妗	㛤妗也。一曰善笑貌。从女，今声。	处占切	穿盐开三
岑	山小而高。从山，今声。	锄针切	床侵开三
金	五色金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声。	居吟切	见侵开三

衾	大被。从衣，今声。	去金切	溪侵开三
雂	鸟也。从隹，今声。	巨淹切	群盐开三
禽	走兽总名。从厹象形，今声。	巨金切	群侵开三
吟	呻也。从口，今声。	鱼金切	疑侵开三
霒	云覆日也。从雲，今声。	於金切	影侵开三
酓	酒味苦也。从酉，今声。（大徐本无，此据小徐本）	於琰切	影琰开四
含	嗛也。从口，今声。	胡男切	匣覃开一
玪	玪塾，石之次玉者。从玉，今声。	古咸切	见咸开二
芩	艸也。从艸，今声。	巨金切	群侵开三
牨	牛舌病也。从牛，今声。	巨禁切	群沁开三
靲	鞮也。从革，今声。	巨金切	群侵开三
欦	含笑也。从欠，今声。	丘广功	溪俨开三
鼢	鼢鼠。从鼠，今声。读若含。	古南切	见覃开一
黔	黎也。从黑，今声。	巨金切	群侵开三
龛	龙貌。从龙，合声。	口含切	溪覃开一
聆	国语曰：回禄信于聆遂。阙。	巨金切	群侵开三
戗	杀也。从戈今声。商书曰：西伯既戗黎。	口含切	溪覃开一
瓴	治橐榦也。从瓦，今声。	丘严切	溪严开三
紟	衣系也。从糸今声。	巨禁切	群沁开三
絵	紟之籀文。		
钤	钤𨭚，大犁也。一曰类枱。从金，今声。	巨淹切	群盐开三
矜	矛柄也。从矛，今声。	居陵切	见蒸开三

在这一组谐声字中，有的谐声关系见于殷商卜辞，如甲骨文的雂写作𠍶；有的见于西周铜器，如念写作㝵（《沈子毁》）、金写作:全（《麦鼎》）；有的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如阴（即霒）写作阾、陰（《冀伯盨》），含写作𠓛（《中山王譽鼎》）；有的见于战国，如紟之籀文絵写作䋮（望山二号墓竹简）。有的谐声字许慎引用上古文献为证，如戗下引《商书》：西伯既戗黎，应该说产生于先秦。其它的就很可能产生于秦汉之际或许慎所生活的时代，至少有一部分谐声关系是如此。

其中有个别谐声字因形体讹变而被误会，如龛，许慎释为从龙合声。唐元度《九经字样》作龕，从龙今声。从古文字来看，当从今声。如西周铜器《墙盘》的龕写作𠆸，即是从龙今声。

从今声派生出来的谐声字中，今、金同音，关系相当密切，有时从今声和从金声相同，如紟从今声，其籀文写作絵，从金声。又如衿，《说文》从衣金声，字又写作衿，汉石经"青青子衿"，《诗·郑风》作"青青子衿"，为从衣今声，而衿、衿同音。

再如《说文》内部："禽（𥝖），走兽总名。从厹，象形，今声。禽离兕头相似。"《说文》手部："捦，急持衣衿也。从手，金声。㩒，捦或从禁。"段玉裁《注》云："此篆古段借作禽，俗作擒、

作捡。走兽总名曰禽者，以其为人所捡也。又按此解五字，当作急持也，一曰持衣裣也九字乃合。"从文字发展的事实来看，段说近是。甲骨文的禽即擒字写作罕，象有柄有网之捕获工具，用以表示擒获之义，当为会意字。卜辞用其本义，如"罕犬"（坎T01007），即禽犬，亦即擒犬。西周金文早期加声符"今"写作拿（《禽簋》）。稍后，其字下部略有变化而写作[illegible]（《不娶簋》），仍用其擒获之义，如"多禽折首"。到了石鼓文写作禽，基本上与小篆相同，字下部的愈来愈与本形远隔，但总起来看，从罕发展为小篆的演化痕迹是相当清楚的，禽为擒之本字。变化虽然按照文字演变的一般规律，禽应该很自然地发展为擒。但《说文》却以禽为禽兽之总名，以捡表示擒获之义，以捺作为捡之俗体，这当然反映了秦汉之际用字的现实。看来现实的用字情况和文字演变的一般规律在某个时期将会产生某种矛盾，这里不必多所论述。问题是许慎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有关联的谐声字：

今	居吟切	见母侵韵开口三等
禽	巨金切	群母侵韵开口三等
金	居吟切	见母侵字开口三等
捡	巨金切	群母侵韵开口三等
禁	居吟切	见母侵韵开口三等
襟	巨金切	群母侵韵开口三等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别的先不管，这里要注意的是从今声的禽和从金声的捡音同义同，正好用作今、金作为声符关系紧密的证据。但是，也存在异常现象，如《说文》山部："岑，山小而高，从山，今声。""崟，山之岑崟也。从山，金声。"从《说文》的排列来看，此二字紧在相连接，在楚辞汉赋及汉魏作品中又岑崟连用 可见意义相近；一从今声，一从金声，音读应该相同或相近。可这两个字的音读偏偏不近：岑，锄针切，床母侵韵；崟，鱼金切，疑母侵韵。王念孙《广雅疏证》以为岑崟为嵬峗之转，其实是方言音读之异。

从上面极简单的概述，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从今得声的一组谐声字中也存在古今、讹误、方音等问题，和就单个字的谐声关系进行的探索结果基本一致。这应该说就是《说文》谐声的性质。简单地把《说文》谐声作为单一音系的材料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应用，显然是不科学的。看来有必要对《说文》谐声逐一进行核查，然后进行各种类型的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再用来作为构拟、重建的材料，所得的结论当然就要更使人信服一些。

最后来谈谈《说文》谐声和等韵的关系，即等韵对研究《说文》谐声的意义。为了叙述方便，这里只就本文已经论证过的谐声字加以说明。

在明确了某些谐声关系产生于某时代的基础上，运用等韵字的成果来考察这些谐声字在音韵上的关系、说明其历史演变、清理其对应规律，一般说来就显得比较容易一些，条理也会清楚一点。如：

雇	古暮切	见母暮韵合口一等
	侯古切	匣母姥韵合口一等
户	侯古切	匣母姥韵合口一等

难　户公切　匣母东韵开口一等
工　古红切　见母东韵开口一等

骨　古忽切　见母没韵开口一等
鶻　胡果切　匣母果韵合口一等

雇和户、难和工、骨和鶻是三组比较古老的谐声字，在那个时代，见母和匣母有关联，后来才分而为二。又如：

匕　卑履切　非母旨韵开口四等
牝　毗忍切　奉母轸韵开口四等

[illegible]　七稔切　清母寑韵开口四等
帚　之九切　照母有韵开口三等
[illegible]　子朕切　清母寑韵开口四等

伊　馀脂切　影母脂韵开口三等
尹　余准切　喻母准韵合口三等

登　都滕切　端母登韵开口一等
豆　田候切　定母候韵开口一等

匕和牝、帚和[illegible][illegible]、伊和尹、登和豆是四组比较古老的谐声字，在那个时代，阴声韵和阳声韵有关联，后来才分而为二。这种不同历史时期的音读变化当然不是同一音系内的阴阳对转。

大量的谐声关系及其产生的时代探索清楚之后，再运用等韵学的成果来检核前人的研究结论，或肯定或否定，或补充或刊正，一般说来线索要明显一些，评定也会中肯一些。如：

及　其立切　群母缉韵开口三等
彶　居立切　见母缉韵开口三等
隶　羊至切　喻母至韵开口四等
逮　特计切　定母霁韵开口四等
　　徒耐切　定母代韵开口一等

庸　馀封切　喻母钟韵合口四等
墉　馀封切　喻母钟韵合口四等
𩫏　古博切　见母铎韵合口一等
郭　古博切　见母铎韵合口一等
用　余颂切　喻母用韵合口四等
甬　余陇切　喻母肿韵合口四等
通　他红切　透母东韵开口一等

这两组有关联的谐声字，可以证明前人所说的"喻四归定"完全有一定道理，同时也可以补充说明喻四在上古和见母还有一定关系。说完整了应是喻四可能归定，也可能不归定。作了这样的检核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对于上古音系的研究将有很大的益处。

运用等韵学的成果来考察、检核谐声字在音韵上的关系，说明演变，探索规律，确实是极好的办法。但却不能轻易用等韵学理来确定或否定具体的谐声关系。如：

曾　作滕切　精母登韵开口一等
　　昨棱切　从母登韵开口一等
囱　仓红切　精母东韵开口一等
　　楚江切　初母江韵开口二等
受　殖酉切　禅母有韵开口三等
舟　职流切　照母尤韵开口三等
马　胡男切　匣母覃韵开口一等
圅　胡男切　匣母覃韵开口一等
朿　七赐切　清母寘韵开口四等
帝　都计切　端母霁韵开口四等

《说文》肯定这四组字有谐声关系，其实非是。如果仅从等韵来看，根本无法否定。又如：

雝　於容切　影母锺韵合口三等
宫　居戎切　见母东韵开口三等

《说文》未指出这一组字有谐声关系，如果仅从等韵来看，也根本无法肯定为一组谐声字。看来，探索《说文》谐声主要依靠的是文字形音义的综合研究。

1984年7月于北京



上古音*-b尾遗迹

张 清 常

提要　汉语语音史上有两个奇特的问题。一是《切韵》去声祭泰夬废独无平上(入)，这给上古音、中古音、等韵图的研究带来了许多问题。那么，这四韵的奇特现象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二是上古音里有没有*-b声尾？如果有，具体情况如何？本篇从古文字、异体字、谐声系统、读若、反切、又读、经传异文、词义、训诂等诸方面列举例证，认为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实为一件事。远古曾有*-b尾，周秦音残存其遗迹。此种*-b尾还是*-p*-d*-o（鱼模部)*-t诸韵部相通的一种桥梁。因异化作用或其他原因使*-b尾在周秦以前即已开始消失。这些*-b尾字在远古或曾聚结构成一个或数个韵部。消失*-b尾之后，这些字散入上古音其他一些有关韵部。而《切韵》祭泰夬废四韵既保存了远古*-b尾较多的残余痕迹，又加进了若干新的其他非*-b尾成分的字，这可能是四韵比较特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问　　题
(二) 例　　证
(三) 讨　　论

(一) 问　　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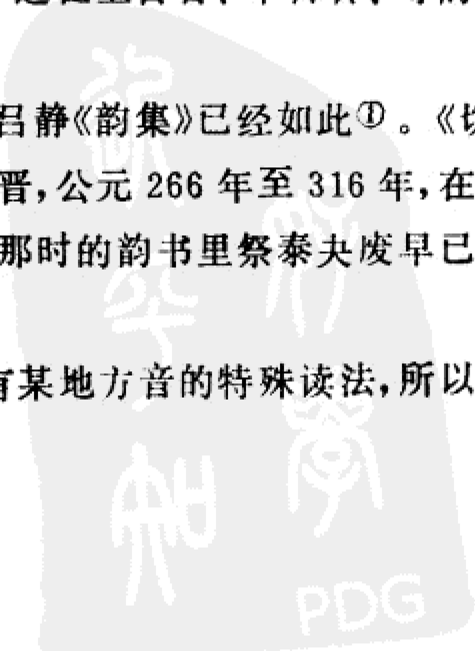
汉语语音史上有两个奇特的问题。一是为什么《切韵》祭泰夬废四韵只有去声？二是上古音里有没有*-b声尾？如果有，它包括了些什么具体内容呢？

先谈第一个问题：祭泰夬废只有去声的原因所在。

《切韵》去声祭泰夬废独无平上(入)，这是很奇怪的。这在上古音、中古音、等韵图的研究方面造成许多问题。

这还不是陆法言等"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摘出来的，吕静《韵集》已经如此①。《切韵》序作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是七世纪初。吕静生当西晋，公元266年至316年，在三世纪后半，四世纪初。也就是说，在《切韵》成书之前约三百年那时的韵书里祭泰夬废早已是没有平上(入)的独立去声韵了。

如果说是陆法言等定韵的时候，因为这四个去声韵有某地方音的特殊读法，所以让它们



独立,但是文献不足,已经无从考证那是什么地方的方音了。即或也像现代方音,偶然有因为声调不同因而影响元音发生改变的现象②,所以就假定古代祭泰夬废四韵因为是去声,因而有特殊的读法,成了特殊的四个独立韵。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切韵》音系的去声除了这四韵之外,还有五十六韵,如果说是去声影响元音,为什么那五十六个韵都有与之相配的平上(入)声而唯独这四个韵没有呢?所以利用现代方音有因声调而改变元音这种现象来解释这个问题也不行。

既然《切韵》音系如此,在韵书《切韵》《广韵》《集韵》里好办,去声多出四韵好了,管它们有没有与之相配的平上(入)声。可是等韵图就麻烦了。不要看等韵门法那么严格,井井有条,遇到祭泰夬废可就不好办。《韵镜》和《七音略》排列诸韵,各得其所。唯有祭泰夬废四韵的安排配列的情况殊为勉强。祭泰两韵虽与咍皆齐佳共图,而不与之相配,仍然保持独无平上(入)之性质。更因祭泰已经先占得去声之位置,夬废无法安顿,夬韵遂寄于第十三第十四两图之二等。至于废韵,《韵镜》寄于第九第十两图之入声三等,《七音略》寄于第九第十两图之入声一等及第十五第十六两图之入声三等。《韵镜》标明"去声寄此",《七音略》却没有说。照道理讲,要想让这四个去声韵安排得当,只有在《韵镜》四十三转图之外,另造开合八图来容纳这四韵。而等韵图的作者既不肯为这四个去声韵造图,因为它们独无平上(入),光秃秃的,太特殊了;又不能把这四韵强事归并到它韵而取消掉。只有将祭泰两韵列于去声而仍保持其特殊独立的性质,将夬废两韵寄于入声。虽然淆乱等韵体例,亦非得已。直到本世纪1930年赵元任先生作《方言调查字表》,摆脱旧束缚,这四韵才各就各位。

现代西洋学者研究汉语音韵,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古音的构拟。成绩比较显著而且影响最大的可称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他在《切韵》音系的拟音上遇到的较大难题之一,也就是祭泰夬废这一组。他设法给祭废作了安排,因为它们恰好是蟹摄的三等,比较好办。可是一等既有咍海代,又有泰;二等既有皆骇怪、佳蟹卦,又有夬。怎样拟音以示有所区别,确实很为难。只好标为长短元音的差异。泰是ɑi,而咍是ɑ̣i,夬是ai、wai,而皆是ại、wại。佳就跟夬一样,也是ai、wai。这样招架,很难自圆其说。但他有谨严之处,就是他认识到祭泰夬废这四韵很特别。拟音拟得好不好是可以斟酌改进的,他很认真对待这四韵只有去声独无平上(入)这一点他是站得住脚的。通行的教材讲义为了便于教学,不同意这种利用长短元音的差异以示区别的办法,对此一笔带过,终究不妥,因为学生将来学到上古音,祭泰夬废的问题还是要碰到,避不开的。王力先生《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版)把泰拟为ɑi,把咍拟为ɔi,祭废采用高本汉的拟音,这样就解决了奇特的四个去声韵中的三个。佳皆与夬都是ai。这只好先摆在那里。无论如何,已经进了一大步。祭泰夬废拟音如此麻烦,这是研究中古音的一个问题。

研究上古音,这四韵也是个问题。王念孙《与李方伯书》:

> 《切韵》平声自十二齐至十六咍凡五部,上声亦然。若去声则自十二霁至二十废共有九部,较平上多祭泰夬废四部,此亦非无所据而为之也。考三百篇及群经《楚辞》,此四部之字皆与入声之月曷末黠辖薛同用,而不与至未霁怪队及入声之术物迄没

同用。且此四部有去入而无平上,《音均表》③以此四部与至未等部合为一类,入声之月曷等部亦与术物等部合为一类，于是《蓼莪》三章之“烈”“发”“害”与六章之“律”“弗”“卒”,《论语》八士之“达”“适”与“突”“忽”,《楚辞·远游》之“至”“比”与“厉”“卫”皆混为一韵而音不谐矣④。

王氏遂自段氏第十五部之中,抽出去声祭泰夬废、入声月曷末辖薛等韵及黠韵之半，别立祭部第十四。这样处理,既是王氏之卓识,也是王氏对上古音研究的贡献之一。不但百年以来毫无异议,当时戴震江有诰俱与王氏不谋而合,可知此说确切不移。

然而王氏本人所提出的问题并未解答完全。王氏说祭泰夬废四韵“有去入而无平上”,则其入声是什么,他虽然没有明说,当系指月曷末黠辖薛。可是去声韵只有四个,入声韵却有六个,如何相配？江有诰说：

盖月者废之入,曷末者泰之入,辖者夬之入,薛者祭之入⑤。

不惟任意分配，而且改夬祭两韵为入声之理由也没有说明。无论王念孙江有诰，都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切韵》系统中祭泰夬废这四韵竟无平上(入)声而格外独立。戴震以月曷末辖薛为“遏部”,另外设置“靄部”专用来容纳祭泰夬废四韵。不论是审音还是考古,确实比王念孙江有诰精细。

总之,从上古音、中古音、等韵图各方面来看,祭泰夬废四韵实甚特殊。然而为什么会这样,显然是在远古音里面,有它的原因。这就牵涉到许多有关的别的方面的问题。必须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祭泰夬废独有去声的原因才能说得彻底明白。

第二个问题是：上古音里有没有*-b声尾？如果有,它的具体情况如何？

研究古音,到了进行构拟,这在探索问题上面来说确实是迈进了极为重要的一大步。有了拟音,尽管它距离当时的真实语音可能还远,但拟音在说明音韵性质和演变条件等方面确实是极为明确,远远胜过使用汉字标明的声类韵目。拟音若有错误,也便于发现纠正；若有不足,也容易修改补充。这里提出*-b尾,虽似离奇,但只要这种假设对于解释分析上古音韵情况与问题能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可以成立,等待进一步的检验。

近人讨论周秦古音，大都承认上古韵尾辅音之属于塞声者有清浊两类。清声者三种：*-p *-t *-k,浊声者两种：*-d*-g。至于有无与*-p尾相对之闭口浊塞声*-b,尚属疑问。

罗常培先生由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江有诰王念孙孔广森章炳麟诸家对于闭口入声配列之困难情形,谓由此“略可以窥上古之*-b尾之失落当较*-d*-g尾为早,故于诗经及其他古韵文之押韵中殆难寻觅其遗迹”。⑥

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Anali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的叙论曾举“去”之谐声字有闭口入声之“劫”“鉣”“怯”“痃”“呿”等五字,“内”之谐声字有闭口入声之“纳”“吶”“抐”等三字,遂以合口介音排斥唇音韵尾之倾向解释之,并假定“内”“芮”收*-b尾,“讷”“纳”收*-p尾。其中“内”“芮”之*-b尾因有合口介音u或w遂异化而收*-d尾,*-d尾又照例失落而变为收-i；“讷”之*-p尾亦因有介音u遂异化成*-t，*-t为清声，故不再变。

Karlgren 以例证过少，故未遽下确切之论断，但疑上古*-b尾或混并于*-m尾中而已。⑦后在"Tibetan and Chinese"中又举两例补充：《尚书·洛诰》古文本"奉答天命"《仪礼经传通解·祭仪》引今文《尚书大传》作"奉对天命"。又《尚书·顾命》古文本"集大命"《隶释》引今文熹平石经作"就大命"。谓"对"与"答"、"就"与"集"之所以相通，即由其韵尾辅音相近。⑧及作"Words Families in Chinese"，更谓："内""纳""入"、"对""答"音近义通，可证上古确有*-b尾，特在《诗经》时代此*-b尾已因异化作用变为*-d。⑨

罗常培先生曾举"退"古文作遡衲，"会"古文作㣛祫；"纳"《集韵》古对切，音块，《释名》"深也静也"，《广韵》奴协切，音捻，义同；《乐记》"会守拊鼓"《史记·乐书》作"合守拊鼓"。又引《尔雅·释诂》"敆郃盍翕仇偶妃匹会，合也""妃合对，会也"两条，从同源字的关系证明"会""对"当收*-b尾。⑩后调查临川方言，发现"缀""辍"音tepy，"獭"音t'apy，"撮"音tsopy，"没"音sepy，"页"音iepy，"栗"音tipy。于是又补举古书异文及训诂之例证：《乐记》"舞行缀远，舞行缀短"《史记·乐书》作"舞行级远，舞行级短"。《尔雅·释言》郭璞注云："啜者拾食"，《诗·芣苢》毛传云："掇，拾也"。《说文》手部："拾，掇也""掇，拾取也"。"歠"《说文》训饮。"錣"《玉篇》训针，《集韵》重文作銂。"最"《字汇补》古文或作㝡。⑪

Walter Simon(西门华德)赞同 Karlgren 之上古唇音韵尾失落说——此指 Karlgren 所云：凡有唇声母或合口介音之字而韵尾为舌尖音或舌根音者皆有从唇声之韵尾异化而成之可能⑫——至于收*-b尾者，Simon认为有"岁"字，从他所作之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论文中第266字可推知其有唇声之韵尾。又有"退"字，因为据G. Haloun教授说，其异文有"衲"，"衲"从"内"得声，而"内"上古音有唇声之韵尾，故可推知"退"亦有唇声之韵尾。⑬

1940年Karlgren发表"Grammata Serica"，以"盖""去"隶属周秦音第十三部(即盍部)，"内""摯"隶属第十五部(即缉部)，并拟音如下：

内 *nwəb>*nwəd>nuḁi

摯 *ȶi̯əb>*ȶi̯əd>tɕi̯ei>tɕi

会 *gwəb>*gwəd>ɣuḁi

对 *twəb>*twəd>tuḁi

盖 *kab>*kad>kai

去 *k'i̯ab>*k'i̯o>k'i̯wo

则已有较具体的论断。⑭

董同龢赞同Karlgren在"Grammata Serica"里*-b尾的安排，在讨论葉部与缉部时"加入诗韵时代已前的-b尾韵"，收录"盖世荔芮内坏位"。在韵表19及21增加"瑚瘗瘱蜹笍汭""隶逮殔隸隸对褱怀"。但声明："表内字之有-b尾，仅说文罼从隶省声为证。省声不全可信，姑录之存疑。"⑮

与董同时，张清常赞同Karlgren、罗常培先生、Simon三位*-b尾之说，用力于使之落实，从古文字、异体字、谐声系统、读若、反切、又读、经传异文、词义、训诂等诸方面深入探索，扩

充例字，广搜例证，务求确实可信，论证*-b尾的具体情况及演变规律，并指出《切韵》祭泰夬废四韵与*-b声尾的关系。⑯

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1980年商务)在“上古的韵尾辅音及四声”这一节启发人们对*-b *-d *-g尾的问题宜联系古四声去考虑。

据Karlgren、罗、Simon、董、张、李六人之说，上古音当有*-b尾。是否可信，这是本篇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上述祭泰夬废四韵问题和*-b声尾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互不相干，实际上密切关联，二者为一件事。

论证如下。

(二) 例　证

兹先将闭口入声字与带有*-d *-o (鱼模部) *-t 韵尾之字互相通假之例证胪列于后，各条均编号数，以便下节讨论。

(壹) 灋即是废，灋字从去。

(一) 大盂鼎“勿灋朕令”师虎毁牧毁“苟夙夕勿灋朕令”师酉毁师嫠毁蔡毁“敬夙夜勿灋朕令”盠盨“敬夙夕勿灋朕命”大克鼎“敬夙夜用事勿灋朕令”叔夷钟“余弗敢灋乃命”晋姜鼎“勿灋文侯覭令”。灋即是废。《广韵》灋在乏韵非纽，废在废韵非纽。

(二)《说文》十上廌部：“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方乏切“法，今文省。佱，古文。”

(贰) 㚔读若瓠，又读若籋，音尼辄切。

(一)《说文》十下部首：“㚔，所以惊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声也。……一曰读若瓠。”

(二) 又：“一曰：俗语以盗不止为㚔，㚔读若籋。”

(三) 大徐音尼辄切，《广韵》入声廿九葉韵娘纽音同。

(叁) 執即圉字，又作埶。从執得声之字分布于上古*-p *-d *-t 三类。

(一) 甲骨文執字与圉字均从㚔，㚔字作㚔象刑具。執字作[illegible]、[illegible]象人跪梏其两手之形，圉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象拘入于囹圄之形⑰。金文執又作埶[illegible] 又作[illegible]⑱，当即为執字。按：執(埶)圉(㚔)即为一事而形有繁简耳。广韵執在缉韵照纽，圉在语韵疑纽，埶在缉至两韵照纽。

(二)《说文》十二上手部“摯”小徐本从執声。《广韵》去声至韵照纽有鷙字，《集韵》去声祭韵穿(昌)组𢴽重文作摯。

(三) 从執得声之字在《广韵》中可分五组：

(1) 闭口入声韵*-p

A. 缉韵照纽：執瓡鷙埶慹。

PDG

從纽：慹。

精纽：蓻。

澄纽：蟄。

知纽：縶䨖。

彻纽：褺。

B. 葉韵端纽：䩹。

定纽：褺𧊷墊。

泥纽：暬慹。

照纽：慹讋。

（2）闭口阳声韵（当由闭口入声韵转来）*-m＜*-p

C. 㮇韵端纽：墊䨖䩹。

（3）展辅去声韵*-d

D. 至韵照纽：摯贄鷙𨭨𢃄𡝩。

知纽：𩋨鷙。

E. 霁韵审纽：𢃄。

（4）抵颚入声韵*-t

F. 薛韵心纽：𨭨(今本误作鏊)

（5）抵颚阳声韵*-n＜*t

G. 震韵精纽：𡎺

（四）𨭨字于缉至薛三韵中均出现，𡝩字于缉至两韵均出现。

（1）《广韵》缉韵照纽："𨭨，广雅云羊箠也。之入切。"至韵照纽："𨭨，田器。《说文》曰：羊箠也，端有铁。脂利切。"薛韵心纽："𨭨(今本误作鏊)，田器。私列切。"

（2）《广韵》缉韵照纽："𡝩，字统曰：至也。之入切。"至韵照纽："𡝩，至也，脂利切。"

（肆）枼(枻葉)笹即世字。世或从立作䒦。从卅世得声之字分布于*-p*-d *-t三类，而彼此时相通假。

（一）𠫑甚钟"永枼母忘"，叔夷钟"至于枼曰武灵成，𪔂鎛枼万至于辝子孙"献彝"十枻不𩢍"，枼枻均即世字，枼为葉之初文。世或墓竹作笹，且日庚𣪘"用笹孝亨"，笹疑即笧之初文。

（二）陈侯午錞"永䒦母忘"⑲，因資錞"䒦万子孙"。世亦从立。

（三）《说文》三上卅部："世，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又六上木部"枼"从木世声。按：古文字卅世非一字，世为枼省，似亦非取卅声。大徐音卅苏沓切，世舒制切，枼与涉切。《广韵》卅盍韵心纽，世祭韵审纽，枼葉韵喻纽。其谐声关系为*-p＜*-d＜*-p，故徐铉曰："枼当从卅乃得声，卅穌合切。"

（四）从卅世枼得声之字在《广韵》中可分三组：

（1）闭口入声韵*-p，除卅外均从枼声。

A. 盍韵心纽：卅。

透纽：鰈（魼）。

B. 葉韵喻纽：枼煠䈎殜葉。

彻纽：煠䈎。

澄纽：牒殜。

审纽：葉骥韘。

C. 怗韵端纽：喋

透纽：碟蝶

定纽：牒喋蹀谍堞鰈牃褋渫揲鰈䁋。

来纽：㸹。

心纽：𩋻屟韘韘薛谍。

晓纽：弽䁋偞。

D. 洽韵澄纽：渫喋韘。

壮纽：煠渫。

E. 業韵喻纽：殜諜。

（2）展辅去声韵*-d，兼从世声枼声。

E. 祭韵审纽：世贳。

彻纽：跇觻。

照纽：迣

喻纽：泄枻詍靾跇袣揲呭勩潵（《集韵》潵作渫）。

（3）抵颚入声韵*-t 兼从世声枼声。

G. 薛韵心纽：紲緤泄渫媟齛渫痆。

床纽：揲。

喻纽：抴。

（五）从世从枼得声之字在"又读"方面之通转关系：

（1）渫（又作潵）《广韵》洽韵床纽士洽切，"水名，出上党郡"，薛韵心纽私列切，"治井，亦除去；又姓，渫子古贤者，出韩子。"祭韵喻纽馀制切，作潵，《集韵》作渫，"蒸也，又葱渫也。"

（2）揲《广韵》葉韵喻纽与涉切，"度揲"。怗韵定纽徒协切"摺揲"。薛韵床纽食列切，"数蓍。又思颊切。"按：怗韵心纽无揲字。

抴祭韵喻纽馀制切，"数也"。义至揲同，疑即一字。

（3）韘《广韵》怗韵心纽苏协切："鞊韘，鞍具。"祭韵喻纽有靾字，馀制切："以鞍马赠亡人。"薛韵心纽有紲字，私列切："系也。……杜预曰马缰也。……俗作靾。"韘靾紲疑即一字。

（六）从世从枼得声之字在"重文"方面之通转关系：

(1)《说文》十二下系部绁重文作緤。

(2)《广韵》霁韵透纽屜字重文作屟屧"履中薦也"。怗韵心纽屧字重文屟，义同。《集韵》霁韵透纽屟字重文作屜屧。

(3)《广韵》薛韵心纽紲重文作緤绁。

(4)《集韵》薛韵心纽渫重文作泄洩。

(5)上条(五之2，5，)揲疑即抴，褋疑即紲绁。

(七)从世从枼得声之字在"经传异文"方面通转之关系：

(1)《汉书·贾谊传》"若夫束缚之系緤之"，《新书·阶级篇》作"若夫束缚之系绁之"。

(2)《汉书·董仲舒传》泄庸《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作渫庸《左传·哀公二年》"吴洩庸如蔡纳聘"，《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勾践入臣外传》作曳庸，《国语·吴语》韦昭注作舌庸《左传·哀公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及《汉书·古今人表》第四等中上作后庸，后疑即舌字传写之讹。

(3)《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恐后叶靡丽"五臣本作"恐后世靡丽"。

(八)卅世葉在意义训诂方面之关系：

(1)《说文》三上部首："卅，三十并也。"卅部："世，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

(2)《诗·长发》"昔在中葉"《毛传》、《淮南子·修务训》"称誉葉语"注，《广雅·释言》均云："葉，世也。"

(伍)内即入字，又即纳字，纳亦作入，从内纳得声之字分布于*-p *-d *-t 三类，而彼此时相通假。

(一)员卣"员先内邑"，麦尊"壬吕医内秈帛"，师虎毁"井白内右师虎即立中廷"，剢鼎"井白内右剢立中廷"，康鼎"癸白内右康"，舀壶"井公内右舀"，敔毁"内伐涫昴参泉裕敏隂阳洛"，伊毁"醽季内右伊"，封毁"芆内右双"，㝬盨"龠效乃友内辥"，师嫠毁"宰琱生内师嫠"无叀鼎"嗣徒南仲右无叀内门"，郾毁"毛白内门立中廷"，陈骍壶"子壂爾内伐匽□邦之只"：内即是入。

师望鼎"虔夙夜出内王命"，效卣"公东宫内卿于王"，噩侯鼎"噩侯駿方内丰于王"、大克鼎"出内王令"、"昔余既令女出内朕令"：内即是纳。

蔡毁"嗣百工出入姜氏令"，颂鼎"反入堇章"，毛公鼎"庶出入事于外"，"出入専命于外"：入即是纳。

(二)《说文》五下部首"入，内也，象从上俱下也。"入部"内，入也，从冂，自外而入也。"十三上系部"纳，丝湿纳纳，从系，内声。"内入疑即一字而字形有繁简。

(三)《说文》一下艸部芮，五上竹部笍，十一上水部汭，十三上系部纳，十四上车部軜，均从内得声。三上部首㕯及三上言部讷，疑即一字，均从内，似亦从内得声。十三上虫部蜹从芮声，孟子蜹作蚋。十一下鱼部魶从纳声，《史记·司马相如传》作鲉，《汉书》作鳎。

(四)《广韵》"入"字在缉韵日纽,从内得声之字则分为四组:

(1)展辅去声韵*-d

A.队韵泥纽:内。

B.寘韵日纽:枘。

娘纽:㨁。

C.祭韵日纽:芮汭枘蜹笍鈉。

喻纽:蜹。

知纽:笍。

(2)抵颚入声韵*-t

D.没韵泥纽:讷肭抐豽呐。

E.黠韵娘纽:貀呐肭。

F.辖韵娘纽:妠。

G.薛韵日纽:焫蜹呐。

娘纽:呐。

(3)闭口入声韵*-p

H.合韵泥纽:纳軜蒳軜衲魶妠㨁

I.缉韵娘纽:㨁。

J.盍韵泥纽:魶魶。

K.怗韵泥纽:埝。

(4)闭口阳声韵*-m*-p

L.勘韵泥纽:妠。

(五)《汉书·地理志》"百里赋内总"注,"内读曰纳。"《荀子·富国》"婚姻娉内送逆无礼"注同。

(六)从内得声之字在"又读"方面之情形:

(1)罗常培先生云:埝,《集韵》队韵溪纽苦对切,音块,《释名》深也静也。又《广韵》怗韵泥纽奴协切,音捻,义同。(见注⑩)

(2)軜,《广韵》合韵泥纽奴答切,"骖马内辔系轼前者"。《集韵》队韵泥纽奴对切,"骖马内辔",义同。

(3)妠,《广韵》合韵泥纽奴答切,"始妠聚物"。勘韵泥纽奴绀切,"取也",辖韵娘纽女刮切,"婠妠,小儿肥貌"。

(4)㨁,《广韵》缉韵娘纽尼立切,"揤㨁",寘韵娘纽女恚切,"内也,又姓"。又作抐,没韵泥纽内骨切,"内物水中"。《集韵》"祭韵日纽儒税切,扨也。"

(七)入内纳在"经传异文"方面通假之情形:

(1)《书·尧典》"夙夜出纳朕命"《史记·五帝本纪》作"夙夜出内朕命"。《皋陶谟》"以出纳五言"《汉书·律历志》作"以出内五言"。《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

铚”“三百里纳秸”《汉书·地理志》作“百里赋内总”“二百里内铚”“三百里内戛”。《尚书·释文》云“纳总本作内总”。《诗·蒸民》“出纳王命《释文》云“纳本作内”。《禹贡》“九江纳锡大龟”《史记·夏本纪》作“九江内赐大龟”。《周礼·钟师》“纳夏”郑注“故书纳作内,杜云内当为纳”。

(2)《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内找者死”《释文》云“本又作纳”。

(3)《书·尧典》“纳于大麓”《论衡·书说篇》作“入于大麓”。

(八)入内纳在辞义训诂方面之关系:

(1)《诗·七月》“十月纳禾稼”郑笺,《仪礼·乡射礼》“命弟子纳射器”注,又《大射仪》“命有司纳射器”注,《礼记·曲礼》上“俯而纳屦”注,《汉书·王莽传》上集注引孟康,均云:“纳,内也。”《谷梁传·昭公十二年》又《哀公二年》“纳者内不受也”。

(2)《公羊传·庄公九年》又《文公十四年》“纳者何?入之辞也。”《禹贡》“九江纳锡大龟”马注,《周礼泉府》“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馀”注,《广雅·释诂》三,均云:“纳,入也。”《仪礼·少牢馈食礼》“纳诸内”注:“纳犹入也。”又《聘礼》“摈者又纳士介”注:“纳者出道入也。”又《燕礼》“小臣纳乡大夫”注:“纳者以公命引而入也。”

(3)《说文》五上入部“内”字,《一切经音义》七引《字书》,《汉书·霍光传》集注,均云:“内,入也。”《礼记·月令》“无不务内”注:“内谓收敛入之也。”《周礼·天官序》官职内注:“职内主入也。”

(4)《说文》五上部首“入”字,《释名·释语言》均云:“入,内也。”《谷梁传·庄公三年,昭公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入者内弗受也。”

(5)《吕氏春秋·无义》“公孙与之见而后入”注:“入,纳也。”

(陆)立即是位,又作袭,涖莅。

(一)小盂鼎(两见)趞鼎、颂鼎、牧毁、师毛父毁、望毁、𪐨毁、师虎毁、师晨鼎、师𩛥毁、扬毁、大克鼎、伊毁、袁盘、师嫠毁、休盘、师兑毁(一及二)均云:“即立”,班毁“粤王立”,毛公鼎“死母童余一人立”,谏毁“毁立”,者汈钟“台㝅□朕立”。立即是位,金文位不从人。伯晨鼎“易女……袭”,袭即立字位字。

(二)《说文》十下部首“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大徐音力位切,《广韵》在缉韵来纽。《说文》八上人部“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从人立”,大徐音于备切,《广韵》在至韵喻纽,小徐本从人立声。

(三)《周礼·司市》“师涖焉”大宗伯“涖玉鬯”《礼记·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祚”《尔雅·释诂》“涖视也”均有涖字。《广韵》在至韵来纽力至切,又霁韵来母郎计切,又作莅。字似从水或艸,位声,而声母同于立,韵母同于位。

(四)《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读为位。”又《大宗伯》“涖玉鬯”,注:“故书涖作立,郑司农读为涖。”

(五)《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注:“故书位作立”,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

即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注“子朝有欲位之言”释文“位本作立”,《商君书·更法》“代立不忘社稷”《新序·善谋篇》作“代位不亡社稷”。

《周礼·肆师》“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注云:“故书位为涖”。

《周礼·大宗伯》“涖玉鬯”乡师“以涖匠师”司市“涖于介次”注并云:“故书涖作立。”

(六)《管子·心术》:“位者谓其所立也。”《周礼·太仆》:“掌正王之服位”注:“位,立处也。”《孝经》疏引《广雅》:“位,莅也。”

《谷梁传·僖公三年》“莅者位也”。《文公七年》《昭公七年》“莅,位也。”

(柒)合即是会。

(一)甲骨文有适字作㣛㉑,金文合会二字形近,又均从亼,亼即合字,麦尊“迨王客莽京彭祀”,俎子(今释作宜子)鼎“王命俎子迨西方于省”,郚鄴虎符“用兵五十人目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隧事虽毋会符行殹”,迨即是会,会即是合。又或作𨚵,令鼎“王射有嗣眔师氏小子𨚵射”,静㲃“王以吴帑吕𠛱脚㪉盩自邦周射于大池”,吴大澂释𨚵为会。秦诅楚文輪(轄)字从合作㑹,可证合与会即一字而形有繁简耳。

(二)罗常培先生谓《说文》会字古文作㣛,《玉篇》会古文作㑹,《集韵》兼载之。《乐记》“会守拊鼓”《史记·乐书》作“合守拊鼓”。又引《尔雅·释诂》证明合会二字同一语源(见注⑩)。

(三)《书·禹贡》“四海会同”疏云:“周语云会同四海”按今本国语周语作“合同四海”。《史记·陈涉世家》《过秦论》“云会响应”贾谊《新书·过秦》上作“云合响应”。《周礼·司仪》“将合诸侯”《仪礼·觐礼》注引作“将会诸侯”。《公羊传》襄公元年“次于合”《左传》作“次于鄫”,疑郃即鄫之讹。

(四)《说文》五下部首:“会合也。”《尔雅·释诂》,《吕氏春秋》季秋“以会天地之岁”,《诗·杕杜》“会言近止”大明“会朝清明”郑笺,《仪礼·聘礼》“会诸其币”注《士虞礼》“命佐食启会”注均云:“会合也。”《乐记》“会守拊鼓”注:“会犹合也。”《方言》十“湘沅之会”注:“会,两水合处。”《管子·问篇》“出入生死之会”注:“会谓合其数。”

《国语·楚语》“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注,《吕氏春秋·遇合》“合大夫而告之”《大乐》“离则复合”《精谕》“齐桓公合诸侯”《召类》“气同则合”注均云:“合,会也。”

(捌)盍即是盖,从盍从盖得声之字分布于*-p *-m*-d*-t四类:

(一)《说文》五上血部:“盍,覆也,从血大。”徐铉曰:“大象盖覆之形”,案:徐说是也,同类之例,尚有壶字,无论甲骨金文小篆,壶字均从大,大正象覆盖之形。《说文》五上部首凵:“凵卢,饭器,以柳为之,象形。笑,凵或从竹,去声。”又部首去“人相违也,从大凵声。”案:去从大,凵象饭器,大正为其覆盖也。

金文盖不从艸，见楚王酓忎鼎盖作盍，盍即是盖。伯鄐父鼎鄐字，《广韵》泰韵溪纽又作鄐，又见于盍韵见纽："盖，姓也，汉有盖宽饶，字书作鄐。"

（二）《说文》盍小徐本从血大声。又一下艸部："盖，苫也，从艸，盍声。"大徐大徙盖切，盍胡腊切，盖古太切。则其谐声关系为*-d＞*p＞*-d。

（三）《广韵》中从大直接得声者，分布于霁韵定纽透纽及祭韵禅纽，泰韵透纽；曷韵透纽；盍韵匣纽。即在*-d*-t *-p三类。

（四）《广韵》中从盍从盍得声者可分四组：

（1）闭口入声韵*-p，从盍从蓋。

(A)盍韵匣纽：盍阖（闔）嗑蓋謚篕鄐煂。

见纽：頟譗（嗑）蓋（鄐）螠。

溪纽：榼磕溘㕎㿯。

影纽：鰪㕎㿯。

晓纽：歆。

(B)合韵影纽：瘟罯䮰㩉。

见纽：溘。

溪纽：溘殗。

晓纽：歆。

(C)洽韵影纽：圔。

(D)狎韵见纽：韐。

(E)葉韵于纽：饁。

（2）闭口阳声韵*-m＜*-p，从盍。

(F)艳韵喻纽：䶮䶮。

（3）展辅去声韵*-d，从盍从蓋。

(G)泰韵见纽：蓋。

溪纽：蓋磕溘鄐。

影纽：壒䔾馤儑。

（4）抵颚入声韵*-t，从盍，不从蓋。

(H)曷韵溪纽：磕。

(I)术韵心纽：謚。

（五）从盍从蓋之字在"又读""重文"方面通转之关系：

（1）蓋在《广韵》泰韵见纽古太切，又盍韵匣纽胡腊切见纽古盍切，均又作鄐。

（2）鄐在《广韵》盍韵匣纽胡腊切，见纽古盍切，又泰韵溪纽苦蓋切，或作鄐。

（3）磕在《广韵》泰韵溪纽苦蓋切，又曷韵溪纽苦曷切，又盍韵溪纽苦盍切。

（4）謚在《广韵》盍韵见纽，字又作嗑。术韵心纽謚辛聿切。

（5）溘在《广韵》合韵溪纽口答切，又泰韵溪纽苦蓋切。

（6）殪亦作溘，疑殪即是溘。《广韵》合韵溪纽口答切："殪死，见楚词，本作溘。"泰韵影纽於蓋切："殪，死也。"

（六）从盍从蓋之字在"经传异文"方面通转之关系：

（1）《左传·襄公十七年》"吾侪小人皆阖庐以辟燥湿寒暑。"《晏子春秋》谏下作"吾小人也，皆有蓋庐以辟燥湿。"

（2）《孟子·滕文公》下："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蓋。"音义："戴蓋丁张并音盍。"《路史国名记》："陈仲子兄戴盍？"

（3）《礼记·檀弓》上："子蓋言子之志于公乎？"注："蓋当为盍。"

（4）《离骚》"惮涌湍之礚礚"《九怀·尊嘉》"东注兮礚礚"王逸注："礚一作磕。"《释文》作磕。

（玖）瘞瘱均有上古*-d声尾，而从瘱得声。瘱从夹得声，瘱夹均有上古*-p声尾。

（一）《说文》七下疒部瘱从夹声，苦叶切。十下心部瘱从瘱声，於计切㉑。又十三下土部瘞从瘱声，於罽切。

（二）《广韵》夹在洽韵见纽古洽切，尚另有同音字瘞。

瘱在怗韵溪纽苦协切。瘞在祭韵影纽於罽切。

瘱，《广韵》作瘱，义同，在霁韵影纽於计切。

（拾）从匃曷葛得声之字分布于*-d *-t *-p三组。

（一）《说文》十二下亡部匃，大徐音古代切。五上曰部曷，从曰匃声，胡葛切。一下艸部葛，从艸曷声，古达切。

《说文》从匃得声者二名，从曷得声者二十六名，从稧得声者一名，从歇得声者一名，从葛得声者三名。据大徐之反切，均有上古音*-d *-t声尾。

（二）《广韵》中从匃从曷从葛等声字分布于*-d *-t*-p三组：

（1）展辅去声韵*-d

（A）泰韵见纽：匃。

溪纽：愒。

晓纽：餲鶡。

影纽：藹靄霭藹鸙

（B）夬韵影纽：喝餲。

（C）祭韵溪纽：揭揭。

群纽：偈。

影纽：緆餲腸濭。

（2）抵颚入声韵*-t

（D）曷韵匣纽：曷褐鶡鹖蝎餲鶡餲鞨。

见纽：葛蔼獦駒匃輵鄗稧濭。

溪纽：渴（歇）瘍蝎稧。

晓纽：𩓾歇喝猲𩤩𩞄暍。

影纽：遏𩼗堨餲䬈歇㾉。

喻纽：藹。

(E)鎋韵见纽：楬

溪纽：𤢂(揭)。

晓纽：䯦㵣。

影纽：鶡閼圔。

(F)黠韵溪纽：揭。

(G)月韵见纽：趨𦐇揭(𪕍)鐝。

群纽：撅揭竭碣楬。

晓纽：歇蝎猲(𤟾)𪕍。

影纽：谒腸㾉。

(H)薛韵见纽：䅥揭。

溪纽：趨揭𥠖愒。

群纽：竭碣楬揭渴偈。

床纽：𩌐。

（3） 闭口入声韵*-p

(I)盍韵来纽：臈(臘)蝎(蠟)䍦(《集韵》尚有鑞䪉𩸄䲈𥫭)。

(J)葉韵来纽：獵(《集韵》尚有鬣䃳𤢂)。

(K)狎韵澄纽：揭。

(L)乏韵溪纽：猲(《集韵》又作𤟾)。

(三)《说文》十二下弜部𢏚从曷声，读若瘞。按瘞字见第玖条，似亦有*-b之可能。

(四)从曷从葛得声之字在"又读"方面与*-p *-t之关系：

（1）揭《广韵》曷韵喻纽予割切，"菜似蕨，生水中。"黠韵溪纽恪八切：《说文》"刮也，一时挞也。"黠韵见纽古鎋切："刮声也，又揵也，架也，折也。"狎韵澄纽丈甲切："押揭，重接貌。"

（2）猲(𤟾)《广韵》曷韵匣纽胡葛切："恐也。"月韵晓纽许竭切，又作𤟾："𤟾獢，短喙犬也。"乏韵溪纽起法切："恐受财，《史记》云：恐猲诸侯。"

（3）獦《广韵》曷韵见纽古达切："獦狚，兽也。"葉韵来纽良涉切："戎姓。"

(五)从曷葛得声之字在"重文"方面与*-p *-t之关系：

（1）《广韵》入声盍韵来纽：腊，俗作臈。蜡，俗作蝎。

（2）《集韵》入声薛韵床纽：𩌐剔又作䩞。

（3）《集韵》入声盍韵来纽：镴又作鑞，䪉又作𩐃，䲈又作䲈，𦅻又作䍦，擸又作揭。

（4）《集韵》入声葉韵来纽：鬣又作䯦，擸又作揭。

（5）《尔雅·释器》注"白镴"《释文》：镴字或作鑞。

（6）《文选·蜀都赋》"涉躐寥廓"注："躐同躐。"五臣作獵。

（六）从葛得声之字在"异文"方面与*-t *-t/之关系：

（1）《史记·陈涉世家》"腊月，陈王之汝阴"《汉书·陈涉传》作"腊月，胜之汝阴。"

（2）《山海经·东山经》"北号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狼，赤眉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獦狚。"今本作猲狚㉒。

《广韵》："獵狚，兽名，似狼。"

（3）《仪礼·士冠礼》"面葉"注："古文葉作擖。"

（拾壹）从去得声之字分布于*-o*-p两组。

（一）《说文》去字从大凵声，解释见柒（一）。

（二）《说文》五上虎部䖊，六上木部桂，八上衣部祛，十上犬部狜(杜林说作怯)，十一下鱼部魼，十四下阜部阹，均从去得声。十三下力部劫据《韵会》引云从力去，似亦去得声。

（三）从去得声之字如䖊狜魼，《说文》或曰劫省声。屋《说文》劫省声。

（四）《广韵》中从去从劫得声之字可分五组：

（1）歛唇韵尾*—o

(A)鱼韵溪纽：凵笶祛阹胠魼柣𦯧。

(B)语韵见纽：弆。

溪纽：去麮弆蚨。

(C)御韵溪纽：去㪁麮呿胠𦯧屋䵶䖊。

（2）直喉韵尾*a<*o

(D)戈韵溪纽：佉呿㰦。

（3）展辅韵尾。

(E)之韵溪三：抾(去其切)

溪四：抾(丘之切)

（4）闭口入声韵*-p

(F)盍韵见纽：砝鴶。

匣纽：屋。

透纽：魼(鰈)。

清纽：䟃。

(G)合韵见纽：屋。

溪纽：屋。

(H)葉韵见纽：𠢴。

影纽：㘶。

(I)业韵见纽：劫蜐鉣砝㘶䀴。

溪纽：怯狜抾呿胠厒痃。



（5） 闭口阳声韵*-m<*-p

(J)敢韵溪纽：㯻。

(K)阚韵溪纽：㯻。

按：（2）实即由（1）变来，（2）之呿㰦亦本见于（1）之(C) 。（3）疑即（4）(I)之变读，抾本见于业韵溪纽而转为之韵溪纽。

（五）从去从劫得声之字在"又读"方面之情形：

（1） 㞦，《说文》从劫省声，疑即从去声。《广韵》合韵见纽古沓切溪纽口答切："闭户曰㞦。"盍韵匣纽胡腊切："籀文曰：姓也。"御韵溪纽丘倨切，"闭也。"《玉篇》一四二户部："㞦，羌据公答二切，闭户声。"《仪礼音义》刘昌宗㞦羌据反。

（2） 胠《广韵》鱼韵溪纽去鱼切："腋下，又胠箧，庄子篇名。"御韵溪纽丘倨切："胁也。"业韵溪纽去劫切："胠箧，见庄子。"

（3） 鲑(鰈)，《广韵》鱼韵溪纽去鱼切："比目鱼。"盍韵透纽他合切："比目鱼别名。"又作鰈。按：鰈从枼声，见肆。

（4） 呿，《广韵》御韵溪纽丘倨切："卧声。"业韵溪纽去劫切："卧声。"

按：关于呿㰦兼在御戈两韵，抾兼在之业两韵，上文已论及矣。

（六）从去得声之字在"异文"方面之情形：

（1） 鲑又作鰈，见本例证（五）（3）。

（2）《山海经·南山经》"柢山鯥鱼其羽在胠下"注："从亦作胁。"

按：《素问·欬论》"则两胠下满"注"胠亦胁也"《玉机真藏论》"则两胁胠满"注"胠谓腋下胁也，"《六节藏象论》"支鬲胠胁"注"谓胁上也"。

（拾贰） 答叶退遂瘁谇，答即是对。

（一）《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雨无正》四章：

戎成不退，肌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谇㉘，听言则答，譖言则退。

退遂瘁谇有*-d声尾，答有*-p声尾。

（二）Karlgren谓《尚书·洛诰》古文本"奉答天命"今文伏生《大传》作"奉对天命"（见注⑧）。

（三）《诗·雨无正》"听言则答"《新序·杂事》五及《汉书·贾山传》均引作"听言则对"，《诗·桑柔》正作"听言则对"。

（四）《仪礼·乡射礼记》"既发则答君而俟"注，《礼记·郊特牲》"答阳之义也"注，又祭义"穆答君"注，《汉书·郊祀志》上集注，又五行志下之上集注，《后汉书·班彪传》注，均云："答，对也。"

《诗·皇矣》"以对于天下"《江汉》"对扬王休"《桑柔》"听言则对"笺《仪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乡饮酒礼》"宾对"注，又《燕礼记》"相者对"注，《礼记·文王世子》"不对走出"注，均云："对答也。"《仪礼·聘礼》"对曰；非礼也，敢辞。"

注："对，答问也。"

（拾叁） 很（退）又从作衲。

罗常培先生曰：《说文》很（退）或从内作衲，《玉篇》退字古文作迶及衲，《集韵》同。按Simon亦有此说（见注⑩⑬）。

（拾肆） 壻又从兵作塌𧨏婣。

（一）《仪礼·士昏礼》"寝壻之室"释文"壻本作塌"，蔡邕《诮青衣赋》"古之赘婣"，《集韵》霁韵心纽或从女作婿，亦或作塌。

（二）《太玄·戾》次七"覆夫𧨏"，𧨏即壻字。

（拾伍） 狧从舌声，读若鰈。

（一）《说文》十上犬部狧，小徐本从舌声。他合切。

（二）《说文》狧"读若比目鱼鰈之鰈。"

（拾陆） 祭（蔡）或作葉。

（一）《逸周书·祭公》"公曰：汝无以嬖御疾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礼记·缁衣》作"葉公之雇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祭公即葉公。

（二）《墨子·所染》："幽王染于蔡公穀"，《吕氏春秋·当染》："幽王染于祭公敦。"蔡公即祭公。

（拾柒） 辄或作辍。

《乐记》郑玄注"以发扬无辄礙"《史记·乐书正义》作"心随怒而发扬，故无辍硋"。

（拾捌） 缀或作级，啜掇训拾，歠训饮，錣重文作銹，最重文作㝡。

见注⑪，此罗常培先生说。

（拾玖） 岁当有*-b尾

见注⑬，此 Walter Simon 说。

（贰拾） 现代方音中缀辍獭撮设页栗有读-p者。

见注⑪，此罗常培先生说。

除上举例证二十条外，尚有可备参考者：

（子）介与甲字义同源。

（一）介字甲骨文据罗振玉说象人着介联革之形，甲字甲骨文据郭沫若说象鱼鳞。

（二）甲胄即介胄（见《左传·文公十三年》《国语·晋语》《礼记·儒行》《管子·小匡》《晏子春秋·杂篇》。

（三）甲介同源，但未必即可证明介字亦有*-b尾。

（丑）或谓習从白（自）声。彗重文作簪。

（一）《说文》四上部首習，小徐本从𦣻（自）声。

（二）《说文》三下又部彗或从竹作篲，古文作簪。

（三）罗振玉引释甲骨文彗，以为许书古文作簪殆从两帚之讹。

(寅)或谓尒从入得声，爾从尒得声。从尒爾得声之字有苶鑈在闭口入声。

(一)《说文》二上八部尒从入声，三下㸚部爾从尒声。直接从爾之字十名，内中鑈字大徐音尼辄切云："爾非声？未群。"

(二)《广韵》苶在屑韵泥纽奴结切，薾韵日纽如列切，怗韵泥纽奴协切。鑈又作鑷鑷，在怗韵泥纽奴协切，葉韵娘纽尼辄切。

(三)此外，从尒从爾从彌从璽得声之字在《广韵》中分布于支纸止马蟹荠，薛屑，獮韵。

(四)此种谐声现象或有疑义，故仅备参考。

(卯)疾古文作廿。

(一)《说文》三上辛部童从廿。并谓"廿以为古文疾字。"七上米部竊字下云："廿，古文疾。"

(二)许氏之说未群所据，存疑。

(辰)或谓眔从隶省声，褱从眔声。壞又作𡊅，嚃有*-d *-p两读，遝逮义近通用。

(一)《说文》四上目部眔，小徐本从隶省声。

(二)《说文》八上衣部褱从衣眔声。

(三)《说文》十三下土部壞，古文作𡊅。壞从褱得声。

(四)《广韵》合韵透纽他合切"嚃，歠也。"《集韵》队韵透纽吐内切"嚃，不嚼也。"

(五)汉州辅碑"遝事和熹后孝安帝"，石经公羊残碑"祖之所遝闻"，刘宽碑"未遝诛讨"，陈球碑"遝完徂齐"，逮均作遝。

《礼记·中庸》"所以遝贱也"释文"本又作逮"。

(六)《尔雅·释言》："逮，遝也。"

(七)甲骨金文均有眔字，借作及与之及，本义据《说文》云："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按：从目固无疑义，氺为何物则待考，郭沫若释为涕之初文[24]，刘节驳之[25]，郭氏初尚坚持[26]，后从吴其昌之说而撤消其对于令鼎"令眔奋"之解释[27]。窃以为就令鼎言之，吴说是也。就字形言之，郭氏以为涕之初文，似得其义？如此则小徐所称眔从隶省声之谐声关系不能成立，周末秦汉眔隶相通若非由于字形近似，即由双声矣。

(巳)集或作就。与犹咎道叶韵。

(一)Karlgren谓《尚书·顾命》古文本"集大命"隶释引今文熹平石经作"就大命"(见注⑧)。

(二)集叶犹咎道。

《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小旻》三章：

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

以犹集咎道为韵。

（三）集与就之关系究竟如何，以例证缺乏，故存疑。

（午）或以为荔𤥄从力得声。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收荔𤥄，拟音为*liab>liai（恐为liei之误）。确否待考。本篇改拟音为*liab>*liab>liei以便与本篇其他拟音系统一致。

兹将上文所举例证汇列标音，成为下表。*-o为鱼模部。为求简明起见，例证中诸字均以上文各条文号码代之，至于*-m<*-p及*-n<*-t　*-a<*-o之类均从略。周秦拟音用Karlgren系统，略有修改。

例　证	*-p	*-d	*-o	*-t
（壹）	灋pji̯wɐp<*pi̯wăp	废pji̯wɐi<*pi̯wăd		
（贰） （叁）	夲nji̯ɛp<*ɕi̯ap 执埶tɕi̯əp<*ȶi̯əp 叁三1A dzʻi̯əp<*dzʻi̯əp tsi̯əp<*tsi̯əp ȡʻi̯əp<*di̯əp ȶi̯ɛp<*ȶi̯əp ȶʻi̯əp<*ȶʻi̯əp 叁三1B ti̯ɛp<*ti̯ap dʻi̯ɛp<*dʻi̯ap ni̯ɛp<*ni̯ap ȶɕi̯ɛp<*ȶi̯ap	蛰埶tɕi<*ȶi̯əd 叁三3D tɕi<*ȶi̯əd ȶi<*ti̯əd 叁三3E ɕiəi<*ɕiəd	阐ŋji̯wo<*ŋio	叁三4F si̯ɛt<*si̯at
（肆）	卅sap<*sap 肆四1A tʻap<*tʻap 枼葉i̯ɛp<*di̯ap 肆四1B i̯ɛp<*di̯ap ȶi̯ɛp<*ti̯ap ȡi̯ɛp<*dʻi̯ap ɕi̯ɛp<*ɕi̯ap 肆四1C tiep<*tiap tʻiep<*tʻiap dʻiep<*dʻiap liep<*liap siep<*siap xiep<*xiap 肆四1D	世ɕi̯ɛi<*ɕi̯ad 肆四2F ȶʻi̯ɛi<*tʻi̯ad tɕi̯ɛi<*ȶi̯ad i̯ɛi<*di̯ad		肆四3G si̯ɛt<*si̯at dʑʻiɛi<*ȡi̯at i̯ɛt<*di̯at

续表

例　证	*-p	*-d	*-o	*-t
	ɖɐp<*dịăp			
	dʑ'ɐp<*ȡ'äp			
	肆四1E			
（拾陆）	iɐp<*dịap	祭tsịɛi<*tsịad		
		蔡ts'ɑi<*ts'ɑd		
（伍）	入nʑịəp<*nịəp	内nuɑ̣i<*nwəd		伍四2D
	纳nɑ̣p<*nəp	伍四1B		nuət<*nwət
	伍四3I	nʑwiɛ<*nwiad		伍四2E
	njịəp<*nịəp	njwiɛ<*nwiad		nwat<*nwat
	伍四3J	V四1C		伍四2F
	nap<*nap	nʑịwɐi<*nịwad		njwɐt<*nịwăt
	伍四3K	ịwɐi<*dịwad		伍四2G
	niep<*niəp	ȶiwɐi<*tịwad		nʑịwɛt<*nịwat
（拾叁）		退（衲迪）t'uɑ̣i<t'wəd		njịwɛt<*nịwat
（陆）	立lịəp<*lịəp	位wi<*dịwəd		
		莅涖li<*lịəd		
（柒）	佮ɣɑp<*g'ɑp	会ɣuɑi<*g'wad		
（捌）		大d'ɑi<*d'ɑd		
	捌三ɣɑp<*g'ɑp	捌三t'ɑi<*tad		捌三t'ɑt<*t'ɑt
		d'iɛi<*diəd		
		t'iɛi<*t'iəd		
		ʑiɛi<*ȡịad		
	盍ɣɑp<*g'ɑp	蓋kɑi<*kad		捌四4H
	捌四1A	捌四3G		k'ɑt<*k'ɑt
	ɣɑp<*g'ɑp	k'ɑi<*k'ɑd		
	kɑp<*kɑp	ʔɑi<*ʔɑd		
	k'ɑp<*k'ɑp			
	ʔɑp<*ʔɑp			
	xɑp<*xɑp			
	捌四1B			
	ʔɑ̣p<*ʔəp			
	kɑ̣p<kəp			
	k'ɑ̣p<*k'əp			
	xɑ̣p<*xəp			
	捌四1C			
	ʔɑ̣p<*ʔăp			
	捌四1D			
	kɑp<*kɑp			

续表

例　证	*-p	*-d	*-o	*-t
	捌四1E jįɛp<*gįap			
（玖）	夾kạp<*kăp 痰k'iep<*k'iap	瘞ʔjįɛi<*ʔįad 瘱ʔiei<*ʔiad		
（拾）	拾二3I lap<*glap 拾二3J ljįɛp<*glįap 拾二3K ȡap<*dįap 拾二3L kjįwɐp<k'įwăp	匄kai<*kad 拾二1A k'ai<*k'ad xai<*xad ʔɑi<*ʔɑd 拾二1B ʔai<*ad 拾二1C ʔ'jįɛi<*g'įad g'jįɛi<*g'įad ʔjįɛi<*ʔįad		曷ɣɑt<*g'ɑt 葛kat<*kat 拾二2D k'ɑt<*k'ɑt xɑt<*xɑt ʔɑt<*ʔɑt ɑt<*dɑt 拾二2E kạt<*kăt k'ạt<*k'ăt xạt<*xăt ʔạt<*ʔăt 拾二2F k'at<*k'at 拾二2G kjįɐt<*kįăt g'jįɐt<*g'įăt xjįɐt<*xįăt ʔjįɐt<*xįăt 拾二2H k'jįɛt<*k'įat g'jįɛt<*g'įat dʑįɛt<*ȡiat
（壹拾）	拾壹四4H kap<*kap ɣap<*g'ap t'ap<*t'ap ts'ap<*ts'ap 拾壹四1G kɑp<kəp k'ɑp<*k'əp 拾壹四4H kjįɛp<*įap		凵去k'jįwo<*k'įo 拾壹四1B kjįwo<*kįb	

PDG

续表

例证	*-p	*-d	*-o	*-t
	ʔji̯ɛp<ʔi̯ap 壹拾四 4I kji̯ɐp<*ki̯ăp k‘ji̯ɐp<*k‘i̯ăp			
（拾贰）	答tɑp<*təp	对tuɑi<*twəd		
（拾肆）	咠ts‘i̯əp<*tsi̯əp	壻siei<*siəd	胥si̯wo<*si̯o	
（拾伍）	狧t‘ɑp<t‘əp			舌dʑi̯ɛt<*ȡi̯at
（拾柒）	辄ȶi̯ɛp<*ti̯ap			辍ȶi̯wɛt<*ti̯wat
（拾捌） （贰拾）	拾ʑi̯əp<*ȡi̯əp 级kji̯əp<*ki̯əp 方音缀辍tep 方音撮tsop	啜ʑi̯wɛi<*ȡi̯wad 缀锐（钠）辍 ȶi̯wɛi<*i̯wad 最（冣） tsuai<*tswad		辍缀啜掇 ȶi̯wɛt<*ti̯wat 歠tɕiwɛt<*ȶi̯wad 锐（钠）ȶwɑt<*ti̯wăt 撮ts‘uat<*tswat
	方音獭t‘ɑp	赖lɑi<*lad		獭t‘ɑt<*tɑt
	方音设sep 方音页iɛp 方音栗tip			设ɕi̯ɛt<*ɕiat 页ɣiet<*giat 栗liĕt<*liĕt
（贰拾壹）		岁si̯wɛi<*si̯wad		
（子）	甲kap<*kap	介kɑi<*kād		
（丑）	习zi̯əp<zi̯əp	彗zi̯wɛi<*zi̯wad 自dz‘i<*dz‘i̯əd		
（寅）	入nʑi̯əp<*ni̯əp 爾ni̯ɛp<*ni̯ap 苶爾niep<*niap	尒爾nʑiĕ<*niăd		苶niet<*niat nʑi̯ɛt<*ni̯at 醊tɕi̯wet<*ȶi̯wat
（卯）	廿nʑjəp<*ni̯ap			疾dz‘i̯ĕt<*dz‘i̯ĕt
（辰）	罤d‘ɑp<*d‘əp	隶i<*di̯ed d‘ɑi<*d‘əd		
（巳）	集dz‘jəp<*dz‘i̯əp		就dz‘i̯əu<*dz‘i̯ôg （暂寄此处）	
（午）		荔liei<*liăb		

(三) 讨　论

综观例证附表，即可发现有七种情况：

(1)*-p　*-d 相通者：

壹 拾陆 陆 柒 玖 拾贰 子丑辰。

(2)*-p　*-t 相通者：

拾伍 拾陆 卯。

(3)*-p　*-d　*-t 相通者：

玖 伍 拾叁 捌 拾 拾柒 贰拾 寅午。

(4)*-p　*-o 相通者：

拾壹。

(5)*-p　*-ôg 相通者：

巳。

(6)*-p　*-d　*-o 相通者：

拾肆。

(7)*-p　*-d　*-o　*-t 相通者：

贰 叁。

欲求贯通此七种情况使之得一共同之解释，最好假定：凡具有此种相通关系之*-d　*-o 韵尾者，原是由*-b 声尾变来。

根据这一假设，再把各类韵尾的情况分析一下。

第一，表中具有*-p 尾者均属开口韵，惟灋(法)猲二字具有合口性质。而据拾四（2），猲尚有开口韵*-t 类曷月两韵之异读。灋(法）字虽无开口之异读，但亦最容易引起异化作用，常保留唇声母而排斥掉闭口韵尾。现代粤语将凡韵乏韵读同抵颚韵者即由此理。*-p类既多属开口韵，故上古音*-p 变为中古音则仍为-p 不改。

第二，表中具有*-t 尾者，开合口俱备。因合口之 w 介音对 *-t 尾不发生影响，故上古音*-t 变为中古音则维持 -t 不改。

第三，表中具有 *-o（鱼模部）及*-ôg（幽部）韵者只有开口，其演变情形疑为：

𠙻　*k'i̯ab>*k'io>k'ji̯wo

圄　*ŋiab>*ŋi̯o>ŋji̯wo

胥　*si̯ab>*si̯o>si̯wo

就　*dz'i̯ob>*dz'i̯ôg>dz'i̯əu

-b 尾的遗迹在-o　*-ôg 里的虽然不多，但可窥测到远古*-b 尾韵部当不止一个。

第四，表中具有*-d 韵尾者分为开口合口两类；属于止摄蟹摄，分布于泰韵盖类，外类，怪韵介类，代韵，队韵，祭韵例类，岁类，废韵，至韵利类，位类，霁韵计类，纸韵氏类等十个韵。其中有九个

韵属于去声，一个韵属于上声；例字分布于十三类，十二类属于去声，一类属于上声；如果说(11)里面的荔、(12)的壻、(13)的尔这三个尚须斟酌，无妨存疑，那么，比较确切可信的九韵十一类就全部属于去声了。这九韵十一类可分为两组：一组是独有去声韵的祭泰（夬韵缺）废，一组是怪代队至霁。而*-b>*-d的例字，在祭泰(夬)废的多于在怪代队至霁的。其演变情形疑为：

开　口	合　口
(1) *-ɑb>*-ɑd>-ɑi(泰盖) 大*d'ɑb>*d'ɑd>dɑi 赖*lɑb>*lɑd>lɑi 蔡*ts'ɑb>*ts'ɑd>ts'ɑi 匄蓋*kɑb>*kɑd>kɑi	(2) *-wɑb>*wɑd>-wɑi(泰外) 最*tswɑb>*tswɑd>tswɑi 会*g'wɑb>*g'wɑd>ɣwɑi
(3) *-ăb>*-ăd>-ại(怪介) 介*-kăb>*kăd>kai	
(4) *-əb>*-əd>-ɑ̣i(代) 隶*d'əb>*d'əd>d'ɑ̣i	(5) *-wəb>*-wəd>-uɑ̣i(队) 对*twəb>*twəd>tuɑ̣i 退*t'wəb>*t'wəd>t'uɑ̣i 内*nwəb>*nwəd>nuɑ̣i
(6) *-j̯ab>*j̯ad>j̯-ɛi(祭例) 祭*tsj̯ab>*tsj̯ad>tsj̯ɛi 世*ɕ'ab>*ɕj̯ad>ɕj̯ɛi 瘗*ʔj̯ab>*ʔj̯ad>ʔjiɛi	(7) *-j̯wab>*-j̯wab>-j̯wɛi(祭岁) 缀諁(锐)餟*tj̯wab>*tj̯wad>ȶj̯wɛi 啜*ȡj̯wab>*ȡj̯wad<ʑj̯wɛi 岁*sj̯wab<*sj̯wad>sj̯wɛi 彗*zj̯wab>*zj̯wad>zj̯wɛi
	(8) *-j̯wăb>*-j̯wad>-j̯wɐi(废) 废*pj̯wăb>*pj̯wăd>pj̯j̯wɐi
(9) *-j̯əb>*-j̯əd>i(至利) 隶*dj̯əb>*dj̯əd>i 立*lj̯əb>*lj̯əd>li 挚贽*ȶj̯əb>*ȶj̯əd>tɕi 自*dz'j̯əb>*dz'j̯əd>dz'i	(10) *-j̯wəb>*-j̯wəd>wi(至位) 位*dj̯wəb>*dj̯wəd>wi
(11) *-iăb>*-iad>-iei(霁计) 瘱*ʔiăb>*ʔiad>ʔiei 荔*liăb>*liăd>liei (12) *-iəb>*-iəd>iei(霁计) 壻*siəb>*siəd>siei	开　口 (13) *-iăb>*-iăd>-iĕ(纸氏) 尒爾*niăb>*niăd>nʑiĕ

根据上述例证附表，似可相信远古音中实曾有*-b尾，惟在周秦以前便已开始消失。遗迹除*-b>*-o与*-b>*-ðg之外，*-b>*-d的大都留在止摄蟹摄，特别是留在祭泰夬废里面的较多。

第五,《广韵》祭泰夬废四韵所收之字,其诸声声符(依韵中出现先后次序排列)有:

(A)祭岁彗内叕执匄曷世瘞大太(泰)盍谒会赖最舌发

(B)卫彘赘胣毳执淅厥夬带制韧折筮曳列臬害叡万历兑罽乂柰害贝市寽外伐未彖吠友弗

按:A 组字大都具有 *-b 声尾。B 组字是否亦具有同样性质,尚待考求,然*-b 声尾消失太早,此种遗迹已不易觅得。

总括上文,得出下列九点设想:

(一)上古音中实曾有过 *-b 声尾。

(二)此种 *-b 声尾为 *-p *-d *-o(鱼模部)*-og(幽部)*-t 诸韵部相通之一种桥梁。

(三)此种*-b 声尾因异化作用或其他原因在周秦以前即已开始消失。

(四)此种*-b 声尾之字在当时或曾聚结构成一个或数个韵部。戴震虽然还不曾设想有过*-b 声尾,而他却能为祭泰夬废四韵在上古音里特别设立霭部,实为独具卓识。

(五)*-b 声尾之遗迹较多地存在于祭泰夬废四部之中。

(六)祭泰夬废四韵系由*-b>*-d>-i(去声),怪代队至霁诸韵则由 *-b>*-d>-i (去声)。祭泰夬废独无平上,与蟹摄止摄诸韵貌合神离。

(七)*-b 尾既已变为*-d 尾之字,不免闯入怪代队至霁诸韵,遂使怪代队至霁诸韵之中亦偶有 *-b 声尾之字。

(八)同时也可能有本非 *-b 尾之字闯入祭泰夬废四韵中。

(九)等韵学者及王念孙等无妥善办法安置祭泰夬废四韵,Karlgren 构拟中古音值对此四韵感觉困难,原因恐即在于不了解此四韵之历史来源。

后记

浏览古籍,看到商纣佞臣"恶来"又作"恶来革",这使我觉得"来"字在上古音曾有*-g 尾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1942 年春,抱病从上古音韵角度重温甲骨金文,偶有所得。甲金文字中"法"即是"废","立"即是"位","合"即是"会",这些事实使我感到*-b 声尾也是可信的。遂广搜例证,1946 年交给《清华学报》,1948 年方印成。岁月蹉跎,1984 年修订,惜未能潜心于上古文物资料及汉藏系诸古语以扩充例证,深以为憾。

1985 年立春清晨

附注

① 魏建功先生《古音系研究》附录之五《吕静夏侯该杨休之李季节杜台卿诸家韵部考目》页165,166 谓吕静《韵集》已有祭泰夬废四独立去声韵。

② 例如北京音 ui 上去声变为 uɛi。又iu 阳平上去声变为iou。又 iaŋ、yan、ai、ou阴平变为 ieŋ、yen、ei、ɜu。由于声调而改变韵母的主要元音,在现代方音中的例子不少。

③ 按:指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第十五部。

④ 《经义述闻》卷三十一。

⑤ 江有诰《寄段茂堂先生书》。

⑥ 见罗常培先生《古音研究·周秦古音之新问题及近人之贡献》(西南联大油印讲义)第六页。

⑦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 第 50 页。Karlgren 不承认以"劫"为会意字及"鉣""怯"从"劫"省声之说。

⑧ Karlgren: "Tibetan and Chinese" (1930),唐虞译本第27,28页。

⑨ Karlgren: "Words Families in Chinese" (1934) 第 40 页。

⑩ 罗常培先生训诂学讲稿,未刊布。罗先生开始与笔者谈及此意则在 1936 年。

⑪ 罗常培先生《临川音系》第145,163至165,173,174页。

⑫ Karlgren: "Problems in Archaïc Chinese" (1928)。赵元任先生译文第345至349页。

⑬ W. Simo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 第283至284页。

⑭ B.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1940), 第27至29页。

⑮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史语所集刊本第112,115,233,241,242页。

⑯ 张清常:《中国上古*-b声尾的遗迹》,《清华学报》第十五卷第一期,1948年。

⑰ 㚔執圉见孙海波《甲骨文编》卷十,14页上至15页上。

⑱ 执见容庚改订本《金文编》卷十,10页上。

⑲ 吴式芬《攈古录金文》所著录之"𦯬"下立字半泐,遂与"菜"相近,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所附周季木所藏器铭文则作"𦯬"下立字甚显著。按:旧以不知世何以可加立字,故遂以为"業"字也。

⑳ 见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卷二,25页,六版。

㉑ 徐铉等不知瘱从瘗声正为古音上之一大问题乃谓:"臣铉等曰:瘗非声?未详。"

㉒ 按:今本作猲狚,狚为狙之讹,今从《广韵》及《一切经音义》四引《字林》改作狙。

㉓ 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云:谇,今本讹讯。

㉔ 《金文从考臣辰盉铭考释》页229至230,初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令鼎考释》以"令䍐奋"为令㴦奋,而非令与奋二人。

㉕ 《北京图书馆馆刊》六卷三号《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兑》。

㉖ 《金文馀释之馀米商兑》页69。

㉗ 改正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令鼎考释》页31。



上古介音r与来纽

施 向 东

汉字的谐声问题中，来纽与其它声纽互谐的问题最为突出。前辈学者曾提出复辅音说来解释这一问题。[1] 比如洛字从各声，蓝字从监声，于是拟出一个*kl-的复辅音，等等。但是复辅音说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2] 我们是赞同上古汉语中存在复辅音的看法的。但是在来纽谐声的问题上，我们认为，复辅音说还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很显然，它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早期主张复辅音说者并没有指出过-l-的分布规律。而一个没有内在规律性的学说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针对这种情况，雅洪托夫(С. Е. Яхонтов)批评说："这种复辅音的构拟并不彻底，人们只是就每一对交替的音、有时是就有交替的每一字族单个地解决复辅音的问题。"[3] 为此，雅洪托夫提出，中古的二等字在上古都带有-l-复辅音。[4] 这一主张比早先的复辅音说前进了一步，但仍未能彻底解释来纽的谐声问题，如林与禁谐声，风与岚谐声，林与风都不是二等字。

本文提出并力图证明这样一个看法：上古汉语中存在一个介音r；r的分布是有规律性的；介音r是与来纽谐声的关键；来纽的音值在上古不是l，而是r，只是到后来才逐渐变为l的。[5]

一、上古汉语中存在一个 r 介音

上古汉语一部分字在声母辅音与韵母之间存在一个r音，这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承认。有人把它看成复辅音(复合声母)[6]，有人则把它看作介音。比如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提出二等韵在上古有介音r，并且这个介音还可以出现在三等介音j的前面[7]。郑张尚芳也提出汉语上古音系中存在辅音性介音r。[8] 我的老师俞敏先生说："我跟陆(志韦)先生谈过《诗·生民》'释之叟叟，烝之浮浮'两个拟声词应该是*sru、*bru。陆先生……同意-r-这个介音。"[9]

我们赞同r是介音的说法。李方桂为二等韵拟r介音，认为这是引起中古知彻澄娘和照二穿二床二审二等声母卷舌化的原因，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汉藏语的对比更使我们坚信这一点。在藏语中，r也使前边的辅音卷舌化。[10]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汉藏语的比较，可以看出，r在汉语中的分布是相当有规律的。如：

藏语词	意思	古汉语字[11]	藏语词	意思	古汉语字
bkren	穷、可怜、饥饿	馑、廑	grim	快、急	今
khrims	法律	钦	sgrim	抓住	禽

sgreng 举 擎 hrang 胡同 巷

srid 领袖 率、帅 adren 引书、摆给人看、算 陈

这里所涉及的古汉语字，除了"巷"是二等字以外，"陈"是澄纽字，"率、帅"是审二纽字，其余是所谓重纽三等字，按陆志韦的说法，这些字在中古都应当有ɪ介音。⑫ 俞敏先生根据梵汉对音和汉藏语的比较推定，这个ɪ介音即来自上古的r。⑬

这样，既然上古的r与中古的介音I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那么我们把r看作介音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二、介音r是与来纽谐声的关键

在研究谐声问题时，我们发现介音r与来纽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其它各种途径(如一字重音，说文重文、经籍异文，以及汉藏语系其它语言与汉语的对比等等)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与来纽谐声的不是假设中的l，而是介音r。这就使我们想到，来纽的音值在上古应当是r而不是l。关于来纽的音值问题，下文再作详细的讨论。这里我们先举大量例证，标上拟音(大致依李方桂，个别地方略作修改，来纽写作r)，来说明介音r与来纽的关系。

(一)二等韵与来纽

降*grəng/隆*rjəng 《说文》隆字作隆，从降声。《尚书大传》"隆谷"，注谓"隆读如庞降之降"。《战国策·齐策》"降雨下"，《风俗通·祀典》引作"隆雨下"。藏语akhrungs，义为诞生、出生，与降义相应。《楚辞》："惟庚寅吾以降。"

巷*grung/弄*rung 巷字《尔雅》作衖，《说文》作䢽，段注："十七史言'弄'者，皆即'巷'字。"弄字《广韵》卢贡切，来纽。今天南方称里巷为弄，字或作衖。

麦*mrək/来*rəg 麦字从来，《说文》不言来声，实际上来亦声。《说文》："秋种厚薶，故谓之麦。"以薶为声训。按薶也是二等字：*mrəg，《说文》从艸，貍声，经典多假借貍字。郑注《仪礼·大射》"貍首"云："貍之言不来也。""不来"即*mrəg的慢读。貍今或作狸，音力之切。薶之于貍，正犹麦之与来。

革*krək/勒*rək 《尔雅》"辔首谓之革。"郭注："辔，靶勒。"《说文》"勒，马头络衔也。"段注："尔雅辔首谓之革，革即勒之省。毛诗鞗革，皆当依古金石作攸勒、鋚勒。"

隔*krik/鬲*rik 壮语"锅"rek

剥*pruk/录*rjuk 五音之角，仓颉篇写作"觮"，金文有此字。觮当从录声。角也是二等字*kruk。

柬*kran/谰*ran 谰从阑声，阑又从柬声。谰字和谏字在先秦互用。大盂鼎"敏朝夕入谰享奔走"，又"敏谏罚讼"，谰即谏之异文，郭沫若正释谰为谏。⑭ 俞敏先生说："晋朝竺法护译的《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别名《虎耳经》……梵文'虎耳'是śardulakarṇa，'谏'这个二等字念karṇ，要让这个音节跟藏汉语音节形式谐调，就得假定这里有个易位(metathes-

PDG

is)，那么上古'涑'念*kran＝藏文klan。这可以解释大盂鼎'朝夕入澜享'那个异文和柬声字的形声。"⑮

监*kram/蓝*ram 蓝，泰文作grām，藏文作rams。

蛮*mran/䜌*rwan 从䜌声的字多在来纽，然而又多与唇音声母相通。《说文》"䜌，从日䜌声，读若新城䜌中。"而《汉书·地理志》作"蛮中"。

丱*kwran/卵*rman 《说文》以丱为卵字古文，段注引《五经文字》音古患反，则在二等。又關字从𢇍声，𢇍字又从丱声，關字也在二等。因此后世丱之音转变为卵。

昴*mrəgw/留*rjəgw 按昴从卯声，留从丣声。诸家注《说文》者力辨卯丣两者之别。其实，这两者虽然有可以分别的地方，却不是总能分得开的。因为卯与丣本自一源。《诗·召南·小星》："维参与昴"，毛传："昴，留也。"《史记·天官书》称"昴"，而《律书》称"留"。《春秋元命包》："昴六星。昴之言留，物成就系留。"⑯ 昴为西方之宿，在十二辰为酉。《说文》酉古文即丣："秋门也，从一卯。卯为春门，丣为秋门。"如此则卯与丣原是一回事。金文、甲文、石鼓文，凡柳留诸字皆从卯，不从丣。《汉书·王莽传》以"卯金刀"为劉，原不为非。清儒力辩其诬，实在是以今泥古了。《诗·鲁颂·泮水》"薄采其茆"，陆氏释文"茆音卯，徐音柳"。又《周礼·醢人》"茆菹"，释文"茆音卯，北人音柳"。茆字这一又读，也反映了卯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格*krak/雒*rak 为什么不写声符"各"字，而写"格"字？"各"字在等韵家看来是一等字，"格"是二等字。其实上古未必如此。最早的"各"字并不是《说文》所谓"异词"，而是当"格"字使用的。甲骨文无"格"字，类以"各"字为之，训为"至"。甲文有"狢"字，与各同。《方言》"狢，至也"。甲文的各、狢，即《尚书·尧典》"格于上下"的格字。《书》传："格、至也"。因此我们认为各字上古音当依格狢拟为*krak。它作为形声字的声符时，恐怕还没有虚化为"异辞"、没有一等字的读法呢。"雒"古洛阳字。周公营成周，作《召诰》、《洛诰》，郑玄注《周礼》引《召诰》，洛字作"雒"。三体石经残碑《多士》篇亦作"雒"。可见"各"字很早就做形声字的声符。"雒"字，《尔雅·释鸟》作"鵅"，云"鵅，鵋䳢"，郭注："今江东呼鵂鶹为鵋䳢，亦谓之鉤鵅。"段注《说文》："鵅即雒字，各家音格，但今江苏此鸟尚呼'钩雒鸱'，雒音同洛。则音格者南北语异耳。"按，以格音*krak言，钩雒正是其慢呼，如同茨为蒺藜，飙为扶摇之类。

听老师说，《诗·豳风·七月》"有鸣仓庚"，旧时师传念作"仓郎"。《左传·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释文："羹，旧音郎。"孔颖达疏："古者羹臛之字音亦为郎。"以前对此读音茫然不知所由，后豁然而悟。原来，庚羹都是二等字：*krang→*rang→lang郎。

（二）舌上音与来纽

上古无所谓舌上音与舌头音的区别。钱大昕早就发现这一点了。中古的知彻澄娘四纽是上古的t、th、d、n受到介音r的影响而演变来的：*tr>ṭ，*thr>ṭh，*dr>ḍ，*nr>ṇ。⑰ r介音在这里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组声纽是如何卷舌化的。同时，由于r的存在，来纽与中古读为舌上音的那些字的密切关系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离*thrjar/離*rjar 《汉书·地理志》有乌弋山離，学者们一致认为即 Alexandria，

“離”对译dria，与“离”音相合。又《地理志》《西域传》皆有“璧流離”，按，此即梵语Vaiḍurya的译音，rya与“離”音正合。藏语中有一个词dra，义为“网、格子窗、精明之人”，这正与汉语中“離”字相应。離通罹、羅，正为网义；《周易·说卦传》：“離也者，明也”。古明目者名離婁；又離娄又与麗廔同意。《说文》：“囧，窗牖麗廔闿明也。”段注：“丽廔双声，读如離娄，谓交疏玲珑也，闿明谓开明也。”“離”字的来纽读音，看来是由逐步摆脱r之前的辅音而获得的。

酈*drjak/䚕*drjar/丽*rjar 《说文》“䚕，从见麗声，读若池”。《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酈县”注：“如淳曰，酈音蹢躅之蹢。”又从丽声的字也常常有二等声母的读音，如《广韵》五支“釃欐籭襹𪆁”并“所宜切”，四纸“躧灑𩌦縰曬”并“所绮切”，等等。反切上字“所”属审二纽。

坴*drjuk/陆*rjuk 《说文》“坴读若逐”。按坴陸都从六衍声(《说文》陆从坴声，坴从夫声，夫从六声)。藏文六作drug。

朕*drjəng/凌(䑞)*rjəng 《说文》“䑞从仌朕声。”

郴棽綝*thrjəm/林*rjəm 李方桂主张与来纽谐声的送气舌塞音(透、彻)在上古是一个清边音l，即hl。上古的*hl-变为中古的th-，上古的*hlj-变为中古的ṭh。[18]这种说法虽然很有吸引力，但也带来很多麻烦。首先是中古彻纽显然有了两个来源，一个来自*thr，一个来自*hlj，后者怎么会引起卷舌的，没有合理的解释。其次，“林”与“郴綝”的谐声、“留”与“搯”的谐声可用l与hl来解释，那么“林”与“禁”的谐声、“留”与“榴”(《玉篇》除雷反)的谐声又如何解释呢？

榴*drjəgw/留*rjəgw 《说文》：“榴，祝榴也。”《素问·黄帝篇》作“祝由”。凡从留之字亦或写作从由，如“搯”亦作“抽”，“榴”亦作“袖”。今按，祝榴实际上当为*drjəgw的慢读。或单言“祝”，与“呪”同。《书·无逸》“否则其口诅祝”。释文：“祝，之又反。”榴、祝榴、祝、呪，本来就是一回事。从丣声之字与舌音声母字相通的例子在上古极多。上文引《汉书》之“璧流離”(Vaiḍurya)，《说文》作“璧珋”，则珋对ḍu，显然ḍu<*dru。《尔雅·释天》“咮谓之柳”。《史记·天官书》“柳为鸟注”。《汉书·天文志》“柳为鸟喙”。《史记正义》“喙，丁救反，一作‘注’。”按，“丁救反”后世之所谓“类隔”，音和当改为“知救切”。可知这里的“咮、注、喙”诸字当读*trjəgw，正与“柳”音相应。这类*drjəgw、*trjəgw与“丣”声相谐，都无法用清边音来解释。

迟*drjid/黎*rjid 《史记·卫青霍去病列传》“迟明行二百余里”，《集解》引徐广曰：“迟，一作黎”，《索隐》引邹氏曰：“黎，迟也。”字或又作犁。《史记·南越列传》“犁旦城中皆降伏波。”《集解》：“汉书犁旦为迟旦。”

邾*trjug/婁*rug 邾即古邹国(邹*tsrjug)。《春秋经》、《左传》、《谷梁传》都作“邾”，而《公羊传》作“邾婁”。顾炎武以为“邾娄正切邹，”[19]其说不然。邹与邾声纽不同，不得视为切语。陆氏《释文》：“邾人语声后曰娄，故曰邾婁。”这明明是告诉我们“邾婁”是“邾”字的慢读。

㒺*drjin/藺*rjin 《说文》“㒺，读若军敶之敶。”藺从閵声，閵从㒺省声。

此外，象"茁"字音"直例切"，而《说文》读若陆；"蠡"字音"卢启切"，而《说文》从彖声，彖读若弛，而从蠡之鱶字音"直龙切"。这些都是来纽与舌上音密切关系的证据。

（三）照二组声纽与来纽

照二组声纽在中古的卷舌音色，由上古r介音便可得到很好的说明。由于r介音的存在，这一组声纽的字与来纽的瓜葛也很深。

漦*dzrjəg/*rəg/*thrjəg 《尔雅·释言》"漦，盝也"。释文："漦，仕其反。"《汉书·叙传》"震鳞漦于夏庭"，注："漦音丑之反。"而《左传·昭公九年》"骀"字下注："骀在始平武功县所治釐城。"释文："釐本又作漦，他来反，又音来，一音力之反。"漦字的床二组读音、[20]彻纽读音与来纽读音，显然是由-r-联系着的。

史*srjəg/吏*rjəg/治*drjəg 《说文》"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史"在审二组，"吏"在来纽，"治"在澄纽。黄侃以为"治"字为声训："吏、治，后世音异，而古人之读可通"。[21] 金甲文"吏、使、事"同字。"使"音同"史"，"事"在床二组。把这一组声音联系起来的关键当是-r-。

率*srjət/*rjət 率字一音帅，一音律。两音同韵，而一在审二组，一在来纽。梵语tuṣita，汉译为"兜率"，率对ṣit，ṣ<sr。

数*srjug/*sruk/娄rug 数从娄声，音色主切、色句切，又音所角切（《尔雅·释草》音义："数音朔"），皆属审二组。

疅*srar/麗*rjar 藏语"晒"：srad。

叟*srəgw/老*rəgw 《说文》：叟，老也。叟字，《诗·大雅·生民》释文音"所留反"，正在审二组。俞敏先生拟为*sru。嫂字从叟声，藏语"嫂"正是sru·ma。

（四）重组三等与来纽

陆志韦指出，切韵系统"重出喉牙唇音"的三等与四等有不同的介音。重纽三等字的介音与照二、知系声母一样，而重纽四等字的介音则与照三精系声母一样。纯三等韵的介音也与重纽三等相同。他把这个介音记为 ɪ 。[22] 笔者在《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23] 一文中曾提出，这个 ɪ 当是〔ɹ〕。按，这个〔ɹ〕当即来自上古介音r。重纽三等（包括纯三等韵）字在上古有r介音，因此，这一系的字与来纽的关系特别密切。

京*krjang/谅*rjang 从京声的字读入来纽的很多，还有"凉掠飙惊椋輬醇"等。藏语grang ba，义为"凉、冷"，正与"凉、飙"相当。《尔雅·释天》"北风谓之凉风"。《论文》"北风谓之飙。"

稟*prjəm/廪*rjəm 从稟声说入来纽的还有"懔凛瘭"等。而稟字本身又从亩声，亩音瘭。

品*phrjəm/临*rjəm

禁*krjəm/林*rjəm

泣*khrjəp/立*rjəp 泣从立声。《素问》以泣为翌字，翌字音*srəp。

明mrjang/朗*rang/亮*rjang 《尔雅·释言》"明，朗"也。《说文》"朗，明也。""亮"

字本训为“信”(见《尚书》)、“助”、“相”、“右”(见《诗经》、《尔雅》)，而训为明，当是与明字谐音而引起的。苗语“明亮”mlens〔mren〕。

饥*krid/耆*grid/黎rjid 《尚书·西伯戡黎》，“黎”字《说文》作“𨙻”，而今文《尚书》作“耆”，或作“饥”“阢”。按，“饥”“耆”都是重纽三等字。藏语bkres，义为饿，正与“饥”字相当。藏语bgres，义为老，正与“耆”字相当。汉译梵词gridhrakūṭa作“耆阇崛”，“耆”字对译grid。“饥”“耆”能借作“黎”“𨙻”，正因为有介音 -r- 存在。

笔*priət/弗*pʀjət/律*rjət 《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说文》与《尔雅》正相为表里。“笔”之呼为“不律”，犹“拂”之呼为“拂戾”，都是pr慢读引起的。藏文 bris，义为写，正与“笔”字相当。《史记·孔子世家》“笔则笔，削则削”，“笔”字正是“写”的意思。

（五）轻唇音与来纽

轻唇音字是由唇音三等字中的一部分演变而成的。陆志韦指出，重唇变轻唇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有介音ɪ㉔。照本文的说法，就是后世变轻唇的字，在上古当有r介音。

风*prjəm/岚*rəm 《说文》“岚”字，大徐本只说“从艸风，读若婪”。段注本补“风亦声”三字，甚是。《尔雅·释天》称从上而下的暴风为“焚轮”，《离骚》称风伯为“飞廉”。宋人《鸡林类事》曰“风日孛缆”，这是朝鲜语中的汉语借词。“焚轮”、“飞廉”、“孛缆”都是*prjəm的慢读，不过有的稍稍变了点形。这个音在梵汉对音中有确凿的证明。俞敏先生在《古汉语“风”字确实有过象“孛缆”的音》一文中说：“后汉支娄迦谶译《兜沙经》用‘枫摩渝’……对巴利brāhmayu，支谦译《阿弥陀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用‘须枫’对Subrahma，正好证明后汉人‘风’字的音跟‘孛缆’完全相同。”㉕

膚*prjag/臚*rjag 《说文》“臚，从肉盧声，”籀文作“膚”。铜器铭文也多以膚为盧。如邾公华钟，曾伯匿“鋁”字皆从金从膚。㉖又春秋莒国，鄘侯毁作“鄘”，㉗“闾”字，闾丘戈作“𨶏”。㉘“膚”之为“吕”，亦犹“膚”之为“盧”。藏语“皮”：lpags<*plags*与“膚”正相当。

甫*prjag/吕*rjag 《尚书·吕刑》，《孝经》、《礼记》并引作“甫刑”。《说文》“鄦，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这个“鄦”字，《说文序》写作“许”。甫、鄦、许与吕皆通。鄦从无声，无字后世也念轻唇，则鄦字可拟为 *hmrjag，“许”字可拟为 hrjag。《诗经·伐木》“伐木许许”，《说文》引作“伐木所所”。“所”属审二纽，当有-r-介音，故与“许”通。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提到，他曾为此两字拟音：

许*hra/所*sra

得到了陆志韦先生的首肯。㉙现在看来，甫、鄦、许、所、吕这些字的通转，关键全在于r介音上了。

氾*phrjam/滥*ram 《说文》“氾，滥也”，“滥，氾也。”氾与汎声韵全同。《说文》“汎，浮皃。”字或作“渢”，“渢渢”，亦浮皃(见《汉书·地理志》注)，或以氾为汎，《楚辞·卜居》“氾氾若水中之鳬”。“氾”之与“滥”，亦犹“风”之与“岚”。

藏语phrug，义为“双、两”，与汉语“副”字相当。《周礼》郑注“副，贰也”，《说文》“贰，副

也"。

藏语prog，义为"结子、头饰，顶饰"，与"鬠"字相当。《广雅·释器》"假结谓之鬠"。

藏语phru，有"器皿、盆；糠、麦衣；宫、军营；胎衣、胎盘"诸义，分别与汉语"缶"、"稃"、"郛"、"胞"相应。《尔雅·释器》"盎谓之缶"，《说文》"罌，缶也"；《说文》"稃，稽也，稽、糠也，糠，谷之皮也"；《国语·吴语》注："郛、郭也"；《说文》"胞，儿生裹也"，段注："胞谓胎衣。"

剐、鬠、缶、稃、郛都是轻唇音字，胞字在二等，都当有r介音。汉藏语的对比使我们对这一点确信无疑。尤其是phru的四个义项与汉语的四个字的对应，简直天衣无缝，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六）精组声纽与来纽

精组声纽往往与来纽关系密切。邢公畹先生认为ts或ts'的更原始形式是l/r，比如李与子的关系：**l/rjwəg→*tsjəg。㉚ 这种主张是极有启发性的。不过我们认为l/r与ts、ts'的顺序犹可商量。黄侃《音略》㉛ 主张照二组声纽出于精组。徵之谐声系统，是极有道理的。照二组声纽与来纽的关系已如上举，则精组声纽与来纽，恐怕是经过了照二组这一桥梁的。

《诗经·墙有茨》毛传："茨，蒺藜也"。《说文》字作"薺"，从艸齐声。按齐声在从纽，蒺字也属从纽。

*dzid→*dzrid→*dzjit rjid

荠　　　　蒺　藜

带r介音的中间过渡状态可由"斋"字的存在得到证实。斋字或写作齐。《礼记·祭义》"致齐于内"，释文"齐，側皆反"，正在照二纽：*tsrid。《周易·巽卦》"丧其资斧"。《汉书·王莽传》"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应劭注："齐，利也，亡其利斧，言无以复断斩也。"资、齐同韵，"齐"与"利"，亦犹"荠"与"藜"。

《说文》"李，从木子声"，重文作"杍"。据《尚书·梓材》释文，"杍"即"梓"字。"子杍梓"皆音*tsjəg，而"李"音*rjəg。它们中间也当有过渡的音*tsrjəg/tsrəg。《说文》"梓，从木宰省声"，字或作"榟"，而"滓"字也从宰声，属照二组，古音正当为*tsrəg。"杍(梓)"、"滓"、"李"的关系，正象"齐(资)"、"斋"、"利"的关系一样。又"李"同"士"。《管子·法法》"皋陶为李"，注："古治狱之官作此李字"。而《汉书·百官公卿表》作"咎繇作士"，注引应劭曰："士，狱官之长。"士音*dzrjag，也在二等纽。

《尔雅·释诂》"祖，落、始也"。祖音*tsag，落音*rag。《释诂》又言："殂、落、死也。"殂音*dzag，是从且声之字与落字声义往往相通。过渡音："俎阻诅"皆音*tsrag，"鉏齟助"皆音*dzrag，等等。

《说文》"捷，猎也"；蔡邕《月令章句》"猎，捷也。"捷音*dzjap，猎音*rap。过渡音：萐箑皆音"山洽切"，古音当为*srap。

《尔雅·释诂》："崇，高也"；《国语·周语》注："崇，尊也"；《诗·烈文》笺："崇，厚也"；《左传·成公十八年》注："崇、长也"；《尔雅·释宫》孙炎注："崇，多也。"凡此皆与"隆"字同义。《小尔雅·广诂》"隆，高也"；《荀子·致士》注："隆，尊也"；《荀子·儒效》注："隆，厚也"；《汉

书·王莽传》集注:"隆,长也";《淮南子·缪称篇》注:"隆,多也。"崇字从宗声,又与宗通。《尚书·牧誓》"是崇是长",《汉书·谷永传》作"是宗是长"。"宗"、"崇"、"隆"的关系,也就是*ts-、*dzr-与*r-的关系。

(七)从谜语看介音r与来纽的关系

传统的音韵学主要是从"字"出发来研究语音的。而实际上,方块字是不太忠实的记录语音的工具。我们若能跳出"字"的框框,从"语"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字与语音的关系,那么对于上古语音的实际情况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入一些。上古汉语固然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但是也有一些连绵字,两个字代表一个语词,是不应当拆开来各自为义的。但是,据我们观察,连绵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古单音节词分化而来的,这种分化又往往与r介音有关。上面我们已经涉及了一些这个问题,如"鸫"与"鸫雒"、"邾"与"邾娄"、"笔"与"不律"、"茨"与"蒺藜"等等。下面再举一些例子:

黄侃《声韵略说》说:"'瓜'之音衍长之,则曰瓜蓏。"[32] 此说大是。汉人的语言习惯,似乎特别喜欢在"纽-r-韵"这种结构的音节上衍生一个音节,使之成为双音节的谜语(连绵字)。衍生音节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声母辅音与r之间插入一个元音或一个音缀,使原来的一个音节变成两个音节。另一种是从原音节中摘取r以下的部分放在原音节之后,成为两个音节。比如,梵经中有名的"鹫峰山",梵音是gridhrakūṭa(<gṛdhrakūṭa),后汉人译作"耆阇崛山"。唐玄奘改译作"姞栗陀罗矩吒山"。[33] dhra作"陀罗",等于在dh与r之间加进一个a:dhara。这是第一种方式。grid作"姞栗",等于是摘取rid加在原音节之后:grid rid。这是第二种方式。当然,其本意并不是要人们增加音节,只是要唤起人们对r这个有特殊音色的音的注意,但是这种对含-r-的音节的翻译表达的方式,却是根植于汉人的传统中的。"瓜"音衍长,呼为"瓜蓏",实际上就是在"瓜"这个音节中摘取一部分附在原音节之后:

*kwrag→*kwrag rwar→*rwar

瓜　　瓜蓏　　　蓏

"蓏"字后来逐渐脱离了母体,取得了独立成词的资格。

《方言》"簇,赵魏之交谓之去簇。"郭注:"盛饭莒也。"钱大昕说:"去簇即凵卢也。"《说文》"卢,饭器也。"单呼为"簇",为"卢",为"莒",絫呼为"去簇"、"凵卢",可见这本是一个词,随着时间与地域的不同而语言小有变异,其分化过程大约是

*krjag→*khjag rag/rjag→*rag/rjag

莒　　凵　卢/去簇　　　卢/簇

《说文》"欂栌,柱上枅也"。《释名》单言栌(写作卢):"卢,在柱端如都卢负屋之重也。"《广雅》单言欂:"欂谓之枅。"其分化过程大约是

*briak→*briak rag→jag

欂　　欂栌　　栌(卢)

金文"命"字与"令"字本是一字。今从"令"之字金文或从"命"。如毛公鼎"錀"字,古文字家皆释为"铃"。[34]唐兰说:"显然在晚周以后,要把令和命分开,才把它们读成两个声音。"[35]



"命"字在重纽三等：

*mring→*mring ring<*mring命 *ring令

命(令) 命令

《逸周书·王会篇》"不令支玄獏"。孔晁注："不令支皆东北夷。"卢文弨案："汉志辽西郡有令支县，即其地也……'不'字当为发声。"卢说是对的。从"不令支"到"令支"，正反映了从*mring到*ring的过程。

《说文》"婪，贪也。从女林声，说若潭"。单呼为"婪"，为"贪"，絫呼为"贪婪"，亦作"贪惏"，"贪啉"。"婪"是来纽字，而读若潭，可知来纽的读音当从-r-介音而来：

*dram /*thram→ *tham ram<*than贪 *ram婪

婪(从女林声，读若潭) 贪婪

藏语drum，义为贪婪，正与《说文》"婪读若潭"相当。（藏语的元音是u，证明覃韵元音 a 是一个很后的[b]，故梵语Udumbara译为"优昙"。昙也是覃韵字，对dum。这与"婪"字在藏语中的形式正互相发明。）

《说文》"蓈，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谓之董蓈。"《诗经·小雅·大田》"不稂不莠"，毛传："稂，童梁也。"《国语·鲁语》"马饩不过稂莠"，注："稂，童梁也。"《尔雅》也相同。《诗经》、《国语》单呼为"稂"，《尔雅》、《说文》、毛传、韦注絫呼为"童梁"、"董蓈"。据此可知在"稂"音之前当有一个舌塞辅音：*drjang/*drang，故有时为单音节语，有时在d与r之间加上一个ung音缀，变为双音节的连绵字：*dung rjang/rang。

《说文》"卤……东方谓之㡿（按即斥字），西方谓之卤。"《尚书·禹贡》"海滨广斥"，《史记·夏本纪》作"海滨广潟，其田斥卤。""㡿(斥)"、"卤"、"斥卤"皆一语。"斥"字中古音"昌石切"，在穿三纽。其实上古未必然。《说文》㡿从屰声，屰字在重纽三等，当有 r介音，从㡿之字㙿，丑格切，也有r介音。《尔雅·释虫》"螺蛎"释文"蛎音历"，也与来纽交替，则"㡿"字上古音可拟为*thrak，因此"斥"与"泽"*drak通。"斥卤"，《史记·河渠书》作"泽卤"。《庄子·逍遥游》"斥鴳"，司马彪注："斥，小泽也"。这组词语的分化过程大约是

*thrak→*thrak/thjak rag<*thjak斥昌石切 *rag卤

㡿(斥)从屰声 斥卤

正因为"卤"字（广韵作"滷"）是从斥字中衍生出来的，所以卤字甚至有斥字的读音。《广韵》昔韵：滷，昌石切。"卤"字有此读音，故能与"杵"通。《孟子·尽心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盖引《周书·武成》"血流漂杵"的话。《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陈胜项籍传》引《过秦论》并作"流血漂卤"。卤*thjak/杵*thjag。

《尔雅·释虫》"蜉蝣，渠略"。《说文》"蟓，蝨蟓也，一曰蜉蝣。"渠略与蝨蟓同，则蟓读来纽。而《说文》蟓从豦声，豦音起戟切，在重纽三等。其音变过程当为

*khrjak→*gjag rjak

渠略、蝨蟓

《礼记·曲礼》"献鸟者佛其首"注："佛，戾也。"《淮南子·主术篇》"岂能拂道理之数"注：

"拂、戾也"。《尚书·尧典》"咈哉"传:"咈、戾也。"《汉书·五行志》"君臣故弼兹谓悖"注:"弼犹相戾也。"《说文》"盭,弼戾也,读若戾。"单呼为"佛"、"拂"、"咈"、"弼"、"戾"、"盭"、絫呼为"弼戾"、或作"悖戾"、"拂戾"、"佛戾",等等。其音变过程当为

*brit/*brjət/*phrjət ⟶ *brit rit/*phrjət rit…… ⟶ *rit

弼 佛、咈 拂 弼戾 拂戾 等等 戾、盭

藏语dbres,义为"翻过、搧起、歪戴",㊱ 与"弼戾"义相近。

三、来纽的音值

来纽字与其它声纽字的密切关系,用简单的迭加方法来构拟复辅音是危险的。比如"卯丣"相谐,要拟一个*ml-,"丣"与"搯"、"褶"相谐,又要拟*thl- *dl-,那么丣字就要拟成*mdl-或*mthl-等等。"䜌"与"变""蛮""弯""孿等谐声,又《左传》宋景公名"栾"金文作"宋公䜌",而《汉书·古今人表》作"兜栾",《史记·宋世家》作"头曼",如果把这一切都考虑进去,那么就得拟成*ʔp mstl-,这是不可想象的。合理的解释是,在谐声中,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顺应着各种变化的东西:

卯*mrəgw ——
搯*thrəgw —— ——丣*rjəgw
褶*drəgw ——
蛮*mran ——
变*bran ——
孿*sran —— ——䜌*rwan
弯*ʔran ——

等等。

在这里,正是介音r起着与来纽谐声的关键作用。既然如此,那么来纽的音值在当时自然不能与r相去太远。《汉书》以"乌弋山離"译Alexandria,假如来纽为〔l〕,则译〔lek〕当用来纽字,而不当用"弋"字。Vaiḍurya译作"璧流離",则直以来纽字"離"译rya。俞敏先生在《等韵溯源》中提出来纽本是r,㊲ 这是符合上古音的实际的。

日本的假名之创造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唐代,以来纽字充当r行假名的原料。在汉字的音读中,也是以r行假名拼写来纽字的读音。汉字汉音传入日本的年代就更早了。不论在吴音汉音中,来纽字都念r-。日语的r音,据描写,音值在〔r〕与〔l〕之间,舌部稍一紧张就变为〔d〕㊳。这似乎反映了汉语某一历史时期来纽音值的特点,同时也很好地保留了来纽音值由〔r〕变〔l〕的嬗变之迹。r容易变成d,在汉藏语言中是常见的现象。如rgongs mo(黄昏)又作dgong mo,rba klong(波澜、漩涡)又作dbaḥ klong等等。藏语rmus,义为"胄、盔"。按此即所谓"兜鍪"。《说文》"胄,兜鍪也"。藏语义为头左dbu,义为"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注:"头须一曰里凫须"。《韩诗外传》卷十正作"里凫须"。

头为里凫，分明是藏语中的dbu。对比藏语，则里凫似当是*rbu，兜鍪似当是*dmus。汉藏两者究竟谁更近于原始形式姑且不论，总之r与d之间容易转化、则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对来纽字在各时代的绝对和相对数量作了比较：

数 字 来 源	总 字 数	来 纽 字	来纽字占%
甲骨文(据高明《古文字类编》)	1067	47	4.4%
金文(同上)	1981	95	4.8%
书简及其它刻辞(同上)	1732	81	4.7%
《说文解字》	9353	579	6.2%
《广韵》	26194	1738	6.6%
《集韵》	53525	3483	6.5%

从上表可以看出，来纽字在上古时代特别是秦以前是较少的，无论是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是如此。而两汉以后，来纽字的绝对和相对数量明显地增多。汉代形声字大量产生是来纽字增加的明显原因。除此以外，一些以非来纽字为声符的字读为来纽字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设想，在上古，纯粹的来纽字即使有也是极少的。后来读为来纽的那些字，多数还包含在"声母-r-韵母"的结构之中。由于 r 具有明显的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所以它虽然不是声母，却常常在谐声和通假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并且渐渐地突出了自己的地位而掩盖了其前头的辅音声母。秦以后，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以致造成r之前的辅音声母的脱落，于是，非来纽字变成了来纽字。一些非来纽字具有来纽的又读，也当是同一原因造成的。随着声音的变化，有些词连书写形式也跟着起了变化。汉代训诂中的许多例子都是明证。《诗经·召南·小星》"维参与昴"，毛传："昴，留也"。段注《说文》云："古谓之昴，汉人谓之留……毛以汉人语释古语也"。段说甚是。又《尔雅·释言》"明，朗也"，《释木》"楼，落也"，《释草》"葭，芦也"，"襄，罗也"，等等，都是这一类异名同实的例子。

汉以后来纽字大量增加，是来纽音值由r变为l的原因。统计语言学告诉我们：一个音位要是出现频率太高，人们就容易把它发得马虎一点儿，这就容易引起变化或丢失。[⑳] 比起r来，发l音舌部紧张度要小，用力较少，于是来纽渐渐地由r向l转变。据俞敏先生《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对译梵语r、l两辅音同样用来纽字，看不出在两者之间更倾向哪一个。南北朝僧人译梵书，用来纽译l，也译r，但译r的时候常常加上口字旁，或注明"转舌读之"。可见那个时候来纽离r已经较远，因此不能准确对译梵文r，而须加上注解来描摹发音状况。唐初玄奘译经，来纽字仍兼译r、l两音。但在译r时，有时还在来纽字前加一匣纽字，用以描摹r的发音动作，如梵语Revata译作"褐丽伐多"，等等。南北朝至唐初的梵汉对音说明，来纽至少可以说已十分接近l，而与r日益远离了。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唐蕃文字对音材料则肯定地告诉我们，晚唐以下，来纽的音值是l，已是确然无疑的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PDG

附注

① 如高本汉《汉语词类》、林语堂《语言学论丛》、董同龢《上古音表稿》、陆志韦《古音说略》等。
② 如唐兰《中国文字学》。
③ 雅洪托夫《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见《国外语言学》1983:4。
④ 同上。
⑤ 郑张尚芳《汉语上古音系表解》也主张来组是r。
⑥ 白一平《上古汉语*sr-的发展》，《语言研究》1983年第一期。
⑦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22页。
⑧ 郑张尚芳《汉语上古音系表解》（油印本）。
⑨ 俞敏先生《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见俞敏《中国语文学论文选》（东京，昭和59年）309页。
⑩ 如现代藏语kra念tsa，thra念tʂha，bra念dʐa等等。
⑪ 引自俞敏先生《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见《燕京学报》37期。
⑫ 陆志韦《古音说略》。
⑬ 同⑨，309页。
⑭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图版四大盂鼎铭释文。
⑮ 同⑨，309页。
⑯ 昴宿，藏语呼为smin drug。drug义为"六"，与"留"音近。smin为成熟之义。则与元命包所说契然相合。
⑰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5页。
⑱ 同上，20页。
⑲ 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卷下。
⑳ 李荣《切韵音系》以缭字属俟组。此处依陆德明《经典释文》音切。
㉑ 《黄侃论学杂著》107页。
㉒ 陆志韦《古音说略》。
㉓ 《语言研究》1983年第一期。
㉔ 陆志韦《古音说略》。
㉕ 见《民族语文》1982年第五期。
㉖ 见《古文字类编》518页。
㉗ 同上，312页。
㉘ 同上，410页。
㉙ 同⑨，318页。
㉚ 邢公畹《汉语遇、蟹、止、效、流五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见《语言研究》1983年第一期。
㉛ 《黄侃论学杂著》62页。
㉜ 同上，95页。
㉝ 见《大唐西域记》卷九。
㉞ 《古文字类编》511页。
㉟ 唐兰《中国文字学》45页。
㊱ 见才旦夏茸《藏汉词汇》。
㊲ 见《音韵学研究》第一集，411页。中华书局，1984，北京。
㊳ 吉田弥寿夫《现代日语》。
㊴ 据俞敏先生《北京口语音位的出现频率》所引Zipf：The Psychobology of Languege.（1935）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论文集》，1982。

“上声厉而举”解

尉迟治平

《诗经》音冬部、蒸部无上声字。《切韵》音系中，上声字的分布往往有空档，特别是在具舌根韵尾的“通、江、梗、曾”诸摄中①。可能由于上声的一种特殊的语音特征，使得这些空位上的上声字，在前上古时期经历了一个变化，从而合并入其他韵里去了。② 宋词中，上声可以代平③。至元曲，严分上去，上平相代已成规律，以至由平仄两分发展成“平声和上声为一类，去声自为一类”④ 的局面，这是因为上声以其独特的调值介于平去之间⑤（丁大林，1983）。在现代汉语闽方言中，不少地方的上声字带有喉塞音尾，来源很古老。因此，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中，上声的发展值得注意。本文即利用域外译音资料，探讨七世纪北方汉语上声的调值。

汉语四声的发现，与佛教深有关系。“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⑥，天竺“开蒙诱进，先尊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⑦“十二章”指悉昙章，而以声明为首的“五明”，则是内外学者必须通习的基本科目。随着佛教东流，印度的语音学也逐渐传布中土，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自两晋以降，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互相薰习，考文审音，在这种佛化文学环境的影响下，南齐永明之世，沈约、谢朓等人发现了汉语中的四声现象。（陈寅恪，1934）下逮唐代，日释空海记述当时文坛风气⑧曰：“沉⑨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箧，湘帙满车”⑩，空海即据西秦流行的诗格诗式之类的书，勘同削复，写成名著《文镜秘府论》。则隋代以至中唐，亦承齐梁余绪，侈谈四声，译经僧众也应受到时代风尚的薰染，注意到汉语中的四声现象，并有意识地运用于梵汉对音中。（尉迟治平，1984）他们在音译佛经密咒时，非常讲究对音的准确性（尉迟治平，1982），常常加注“平、上、去、入”。四大译经师之一的义净指出：“读咒时，声含长短，字有轻重，看注四声而读”⑪，唐杜行顗说得更具体：“注平、上、去、入者，从四声法借音读”⑫。被注汉字只有按指定的声调发音，才能准确反映梵文读音；反之，我们今天又可以循梵文读音线索，寻求汉语四声调值真实面目。这些加注四声的梵汉对音，是研究当时汉语四声的宝贵资料。

隋唐所译佛经卷帙浩繁，但音译梵咒加注四声而梵文又可考的并不太多。这些佛经可按加注四声的特点分类。我们发现以下几部译经可归为一类：

阇那崛多⑬：《妙法莲花经添品》，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出于长安大兴善寺。崛多译经反映了长安方音（尉迟治平，1982）。

智通[14]:《千转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经》,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出于长安总持寺。智通,长安附近陕州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安邑城,本夏旧都,战国魏献安邑于秦即此)人。

阿地瞿多[15]:《陀罗尼集经·千转陀罗尼》,唐高宗永徽四年至五年(653—4)出于长安慧日寺。

杜行颛[16]:《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出。杜行颛,京兆(今西安)人。

宝思惟[17]:《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武周长寿二年(693)出于洛阳天宫寺。

菩提流志[18]A:《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唐中宗神龙三年至景龙三年(707—9)出;B:《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景龙三年出。此二经俱译出于长安崇福寺。

失译:佚名译《阿弥陀佛说咒》。

阇那崛多、智通、阿地瞿多和杜行颛所译佛经的对音,毫无疑问是反映了当时的长安方音。菩提流志的二部经出于长安,但他是在洛阳福先寺开始译经事业的,然而流志来华时,据说已经有一百余岁了[19],没有可能再学唐言,佛籍中也没有他兼善华语的记载,他译梵为唐需要依靠助手。从两晋开始,译经渐成国家大事,改变了经师私译的状况。隋文帝受禅,开皇元年(581)即勅建大兴善寺为翻经馆,立翻经学士,设僧官监护始末,译场组织大备。隋炀帝时又于东京建上林园翻经馆[20]。至唐代,译场组织更趋完善,设官分职,人各专司,再审复勘,以确保译经质量[21]。流志译经时,助手即有二十余人,"儒释二家,构成全美"[22]。当时唐朝立国近百年,长安方言已经取得标准语的地位[23]。所以流志译经对音也应当是反映了长安方音。宝思惟来华时,亦年过古稀[24],也不懂汉语,译经虽出于洛阳,但由于同样原因,其加注四声的体例同上述译经是一致的[25]。失译从译经体例看,应为隋译(详后)。隋译多出于长安大兴善寺,炀帝大业二年(606)始立洛阳上林园翻经馆,"移京师旧侣,于新邑翻经",当仍沿用长安音。其时隋纲已颓,译事不振,十一年间仅译九部,未几隋国内乱,其事遂废[26]。所以失译多半亦长为安所出。

这些译经都出于公元七世纪前后,其对音反映了长安方言为代表的北方汉语语音,它们加注上声的体例有着共同的特点,恐怕不是偶然的。

隋唐时期的四声,除了音高外,还伴随有音长、音强等其他因素(尉迟治平,1984;施向东,1983)。对音时,译经师有时注意力偏重于某一因素,对其他方面便有所忽略,这是必须注意的。

隋唐北方汉语的上声是一个短的高调(尉迟治平,1984。参考梅祖麟,1970),有些字加注上声,就是利用上声音值短,来对译梵文的短元音:

a:阿上 (杜行颛,智通)(对比同经中 ā:阿) a:阿上音 (阿地瞿多)

ka:迦上 (智通) ka:迦上音 (阿地瞿多)(对比同经中kā:迦,kā:迦去音) kā:迦阿上[27] (菩提流志B)

dhā:陀阿上 (智通) dhā:陀阿上音 (阿地瞿多)

mā:摩上阿上 (失译)

yā：耶阿上[28] （阇那崛多）

ha：诃上 （智通） ha：诃上音 （阿地瞿多）（对比同经中“诃”只用于对译长元音hā）

菩提流志 B 一例后有双行小字夹注：“阿字是‘上’，迦字是长，缘此句内有阿字，更不须迦字上引声”，明确指出这类译法，平声字“阿”加注上声，强调应读短元音a，同前面的 ka：迦、dha：陀、ma：摩、ya：耶的元音 a 合成长元音ā。

下面这些字加注上声，则是利用上声音值高，来对译梵文的乐调重音 udātta（参考尉迟治平，1984）：

námo：那上谟（失译、智通） námo：那上音谟 （阿地瞿多） árhate：阿上啰上诃上羝 （失译） samyaksambúddhāya ：三藐三菩上陀夜 （失译）[29]

但是，还有一些情况并非如此。例如：

一、rma：啰上磨上 rva：啰上婆上 rta：啰上多上 tva：多上婆上 （阇那崛多） rha：啰上诃上 （失译）

二、ra：罗上 （智通、杜行顗） ra：罗上音 （阿地瞿多） ra：啰上 （阇那崛多、智通、阿地瞿多、杜行顗、宝思惟） ra：啰上音 （阿地瞿多）

ri：唎上 （阇那崛多） ri：唎上 （阇那崛多、智通、阿地瞿多、杜行顗）

三、gha：伽上 （阇那崛多、菩提流志A） gha：伽上声呼 （菩提流志A）

dha：驮上 （智通） dha：陀上音 （阿地瞿多） dha：陀上 （宝思惟） dha：陀上重 （杜行顗） dhā：陀上声呼 （菩提流志A） dhi：地上 dhi：地上重 （杜行顗）

bha：婆上重 （杜行顗） bhā：婆上 （失译） bhi：毘上 （杜行顗、宝思惟） bhi：毘上重 （杜行顗） bhe：鞞上 bhyaḥ：飘毘耶反上 （宝思惟）

自后汉开始译经，对音几乎不用上声字，至隋和初唐，上声字也用得很少，说明上声读音特殊。但是，经师却又常常注明其他声调字应改念为上声。上述第一种情况，“啰、磨、婆、多、诃”等字加注上声，两个这样的“上声”字连用表示合成梵文的辅音连缀。当时长安方音已经没有与之相当的复声母了（尉迟治平，1984）。这种用法只见于隋译，到唐代就被淘汰，代之以两个汉字加注“二合”。有人是 pra：钵罗上、二合、rva：啰嚩上、二合和 dre：地哩二合、sni：瑟尼二合两种形式混用（杜行顗），有人就只有 tna：怛那二合、tra：哆啰二合的形式了（智通）。失译采用的是上声字连用的形式，同时又用上声字对译梵文的高调（参见注 29），据此可以断定它是隋译。

第二种情况，对音字多另加口旁，杜行顗于咒后注：“罗、利、卢、栗、梨、蓝等字加口者转声读”，说明来母字“罗、梨、利”加注上声，表示不读边音 l-，应读颤舌音 r-。唐义净《佛说大孔雀咒王经》中夹注：“若是寻常字体旁加口者，即须弹舌道之，但为此方无字，故借音耳”，这也是利用上声表现汉语中没有的音。

第三种情况，全浊字“伽（群母）、陀、驮、地（定母）、婆、毘、鞞[30]、飘（并母）”加注上声，表示不读不送气浊音 g-、d-、b-，应读送气浊音 gh-、dh-、bh-。当时长安方音全浊声母不送气（尉迟治平，1982。参见李荣，1952），这同样是利用上声表现汉语中没有的音。

因此，上声应该具有一种平、去、入声所没有的特殊的语音特征，适于表现颤音同边音、送气同不送气浊音的区别，以及其他汉语中所没有的音。显然，这种特殊的语音特征，既不可能是音高，也不可能是音长。

在语音学上有所谓强度和响度。强度即音强，决定于发音时气流的强弱即说话时用力的大小。响度是听觉器官对于各种声音的不同的敏锐度。一般说来，一个音越强就越响，越听得见。这些加注上声的字所对译的音，对于汉人来说，是母语里没有的音，发音时感觉吃力，必须使劲才能念准；对于译经师来说，则是梵文里特有的音，必须强调指明；而对译的梵文音节，也确实比汉字的本读响度大，即啰上r->罗l-，伽上gh->伽g-等。这说明上声比其他三声响度大，带有重读强音，其他声调的字必须照上声那样发音，念得重一些，才能符合那些在译经师心理上感觉必须强调的音。

译经师实际上也的确认为送气音强于不送气音，颤音强于边音。他们在对译梵文字母表时，如果用同一个汉字，就分别注上"轻"和"重"，以表现其语音对立（见表一）。表中所引属于梵文四十九根本字一派，都源出于《大般涅槃经》，日释安然《悉昙藏》卷第五所引《涅槃疏》明确指出："重者上声呼，下去（注？）重字皆随音势上声呼之"，智广《悉昙字纪》则用反语下字"我、可"表示重音为上声。《悉昙藏》卷第八之三"录生字"，盖录《悉昙字纪》而另加注文，在浊音各转之首多注"着力"，以表示与清音的对立。悉昙家素有"轻清重浊"之说[27]，清楚说明译经师所谓"重"即"着力"，不过有的用"重"说明送气浊音比不送气浊音发音用力[28]，而有的用"重"说明浊音比清音发音用力。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谓："庄字全轻，

表一

	ga	gha	ja	jha	ḍa	ḍha	da	dha	ba	bha	ra	la
[东晋]法显译《佛说大般泥洹经》卷第五文字品第十四（刘宋义熙十三年，417）	伽	重音伽	阇	重音阇	茶	重音茶	陀	重音陀	婆	重音婆	罗	轻音罗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第八如来性品第四之五（玄始十年，421）	伽	重音伽	阇	重音阇	茶	重音茶	陀	重音陀	婆	重音婆	啰	轻罗
日安然《悉昙藏》卷第五引惠均《玄义记》所引刘宋谢灵运云（刘宋元嘉七年，430）[31]	伽 音墟迦反	恒 此音犹墟迦反但小重音语之	阇 音社	橎 此音故是社音但小重声语之	茶 音除虾反	袒 音犹是除虾反但重声语之	陀 音抡	弹 音犹是抡音重音语之	婆 音满舸反	滼 音犹是满舸反语之如上	啰 来家反	罗 音卢舸反
日安然《悉昙藏》卷第五引梁武帝《涅槃疏》（梁天监八年至大通三年间，500—29）[32]	伽 音墟伽反	咺 此音犹墟迦反小重声语	阇 音社	橎 故是社音重声语之	茶 音除虾反	袒 音犹除虾反重声语	陀 音抡	弹 音故是抡音重声	婆 音满舸反	滼 音犹是满舸反小重声	啰 来家反[33]	罗 音卢舸反

续表

	ga	gha	ja	jha	ḍa	ḍha	da	dha	ba	bʰa	ru	la
［唐］善无畏、一行译《大毘卢遮那成佛成变加持经》卷第二入漫茶罗具缘真言品第二之余（开元十二年，724）	伽	伽重声	若	社	荼	荼重声	驮	驮重声	婆	婆	啰㉞	逻㉞
日安然《悉昙藏》卷第六引《大日经》百字持诵品（唐开元十二年，724）㉟	哦	重迦	惹	重社	拏	重荼	娜	驮	麽	婆	罗	椤
［唐］智广撰《悉昙字纪》（唐德宗间，780—804）	迦 渠下反轻音 音近其下反	伽 重音渠 我反	社 杓下反轻音 音近作㊱下反	社 重音音近 昨我反	荼 宅下反 轻音	荼 重音音近 幢我反	陀 大下反 轻音	陀 重音音近 陀可反	婆 罢下反 轻音	婆 重音薄 我反	啰 曷力下反三 合卷舌呼啰	罗 洛下反音 近洛可反

霜字轻中重，疮字重中轻，床字全重"，则以"轻重"兼指清浊和不送气与送气。㊴

译经师对译梵文送气浊音的汉字，有时加注上声，有时加注上重，有时则只注重字。例如：dha：驮重（菩提流志 B）、dhe：提重　dhya：陀重夜二合（杜行顗）、bha：婆重（杜行顗、宝思惟）、bhā：婆重（杜行顗、菩提流志 B）、bhe：鞞重（杜行顗），杜行顗《尊胜陀罗尼经》末并有注文曰："注重者，带喉音重读"，所以他在"ha：诃"和"hō：诃"字下加注"上"字㊵，而义净于"kaḥ：个"后注："个字用力出气呼"，则说得更为明确㊶。所谓"重"、"重音"基于听感，所谓"重读"、"着力"、"用力"是体会发音动作，而"带喉音"则近于语音学的描写了㊷。

译经加注上声的字，正是这些被经师认为发音必须用力的"重音"，其他声调则是相对为"轻音"的一般的音。因此，上声应该比平、去、入三声响度大，带有重读强音。

另外，阇那崛多还有"ḍa：茶上"一例。"茶"有定母"同都切"和澄母"宅加切"两读，都训为"苦菜"。平声字"茶"加注上声，表示不读定母d-而应读澄母ḍ-㊸。经师同样也是认为舌尖后音"重"于舌尖中音的（见表二）。

表二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ta	tha	da	dha	na
［梁］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卷上文字品第十四（天监十七年，518）	多	他	陀	檀	那	轻多	轻他	轻陀	轻檀	轻那

与"ḍa：茶上"相类似，还有ṭa：吒上（知母）（杜行顗、菩提流志）、ṭi：知上（知母）（杜行顗）、ḍi：驰上（澄母）（阇那崛多）、ṇa：拏上（娘母）（杜行顗、智通、菩提流志B）、ṇa：拏上音鼻（阿地瞿多、ṇi：尼上（娘母）（杜行顗、kṣa：乞叉上（初母）（菩提流志A）、kṣu：刍上㊹（初母）（智通、阿地瞿

多），大约都是为了强调舌尖后音。

梵文的 s，经师用心母字对译，有时也加注上声。例如：sa：娑上（杜行顗、智通）、sa：娑上斉（阿地瞿多）、sā：娑上（智通）、su：稣上（阇那崛多）、su：素上（智通）。这是因为悉昙家以全清塞音为"全轻"，而以全清擦音为"轻中重"[45]的缘故。如同浊音比清音响，送气音比不送气音响，颤音比边音响一样，擦音比塞音响也是符合普通语音学原理的。[46]

综上所述，七世纪北方汉语的上声是一个短的高调，并伴有一种重读强音。唐代广泛流传的"上声厉而举"[47]，就是对上声这一语音特征的描写，"举"指音调高，"厉"则是指重读强音，而明释真空《玉钥匙歌诀》："上声高呼猛烈强"的"高呼"和"猛烈强"，就描写得更为具体而明确了。

我们可以将上面这些译经师称为阇那崛多派。到了公元八世纪，不空学派[48]将阇那崛多学派加注上声的字，改注为去声，这是他们所据之四声调值不同的缘故[49]。

但是，阇那崛多派的上声读法，在西北敦煌一带，则仍然保留着。藏族大翻译家管·法成[50]，曾将唐义净于武周长安三年（703）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和菩提流志于中宗神龙二年至玄宗先天二年（706—13）所译的《大宝积经》由汉文译成藏文[51]，时间在九世纪下半叶[52]。对汉译梵咒中加注上声的字，其藏文对音如下：

ra：啰上（金、大）　pra：钵罗二合上（大）

dha：陀上　dhi：地上（大）

bha：婆上（金、大）

汉藏对音和阇那崛多派的梵汉对音体例一致，恐怕不是偶合。

与管·法成译经时代相同的敦煌文书里，还有一条有趣的旁证。罗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重写无音的字多属上声"条里有这样的记载：

> 在《千字文》里我们发现好些重写元音的例子，如：
>
> 组dzo'o　纺 p'o'o　酒 dzu'u　举ku'u　象 syo'o　唱 c'o'o　时 ɕi'i
>
> 这七个字里除去"唱""时"两字之外都是上声，于是我们就可以设想当时记音的人对于上声字是很注意的；因为他不单受声调的影响把全清声母混入全浊，并且还想出一种特别的标音法来表明它们，足见这种声调至少在他听起来是很感异样的了。

实际上，上声的"异样"，就是"重读"、"着力"。全浊字"重"于全清字，而上声全清字又"重"于平、去、入声的全清字，所以记音人才将全清精母字"组"和"酒"的声母 ts-，都记成了浊声母 dz-。不过汉藏对音《千字文》，是"当吐蕃占据陇右时代其人民为习读汉字的便利而附记上的注音"[53]，在表现上声"重读"这一区别于其他声调的特征时，用重写元音的方法；同时代的管·法成利用藏文的"重音"去表现汉语上声"重读"的特点；而阇那崛多派的译经师则利用上声"重读"，去对译梵文中那些他所认为的"重音"。

上声字重写元音的《千字文》，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朝鲜谚文。李朝世宗二十五年（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创制的《训民正音》，用“并书字母”ㄲ（群）ㄸ（定）ㅃ（并）ㅉ（从）ㅆ（邪）ㆅ（匣）表示汉字词的全浊音，实是“单书字母”ㄱ（见）ㄷ（端）ㅂ（帮）ㅈ（精）ㅅ（心）ㅎ（晓）的“重写”。[54] 申叔舟《四声通考》（1441）、崔世珍《训蒙字会》（1527），用字旁之点表示声调高低，平声无点，去声入声一点，而“厉而举”的上声则用两点。[55] 据崔世珍《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56]，《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1515 年左右）原来是有“字旁之点”的，其体例有四：“朝鲜国音”“厉而举”的上声二点，“哀而安”的平声无点，“直而高”的去声、入声一点，则二点同一点的区别并非“高”而是“厉”；“汉音”旁点有两类，汉字下在左的谚文对音依《四声通考》，“旁点”体例也同《通考》；在右的为崔世珍所记的当时的中国北方音，阳平的调值“先低而中按，后厉而且缓”，和“国音”上声相似，所以用两点，其余则一点或无点[57]，可知旁点多少据调值而不是依调类；当时汉语全浊声母消失，《凡例》取消了《通考》的“双字”，根据实际语音改用次清初声ㅋ（溪）ㅌ（透）ㅍ（滂）ㅊ（清）ㅎ（晓），又“旁加二点以存浊音之呼势，而明其为全浊之声”。则“二点”实为“一点”的“重写”。藏汉对音《千字文》用“重写元音”表示上声“重”于平、去、入声，而谚文则用“并书字母”和“二点”表示浊音强于清音、上声强于平、去、入声，二者虽然相距六七百年，处理方法却不谋而合，发人深思。

下迄明末清初，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1611—79?）对当时的上声有一段细致的描写：“平上去入四声，惟上声一音最别：用之词曲，较他音独低；用之宾白，又较他音独高。填词者每用此声，最宜斟酌……初学填词者，每犯抑扬倒置之病，其故何居？正为上声之字，入曲低而入白反高耳。词人之能度曲者世间颇少，其握管撚髭之际，大约口内吟哦皆同说话，每逢此字，即作高声。且上声之字，出口最高，入耳极清，因其高而且清，清而且亮，自然得意疾书。孰知唱曲之道与此相反，念来高者唱出反低，此文人妙曲利于案头而不利于场上之通病也。”[58] 所谓“高而且清，清而且亮”，是指“入耳”时听觉上的响度，并不是单纯比较其相对音高，因为李渔专论宾白四声时，明确指出上声比去声、入声都要低[59]。笠翁对戏曲的创作和演出都有丰富经验，“尤擅金元词曲”，精研音律，人称“曲子相公”[60]，所论当非无稽之谈。李渔描写的，是“说话”实际口语中的上声，可知谚文上声旁点及明释真空“上声高呼猛烈强”之说，不尽是沿袭成说，应该也有实际语声作基础。至于上声为什么“入曲低”，则牵涉到“唱曲之道”，即歌唱法的问题，已经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可参阅丁大林，1983）。

上声带有重读强音的现象，在现代汉语方言里也有痕迹可寻。闽方言里有所谓“韵随调转”的现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可以以闽中方言沙县话为例（见表三）[61]。沙县话高元音韵和高元音鼻化韵，逢阴上、入声（古清入）调，舌位降低一度，开口度大一些。当地人，即使是知识分子，不会使用“舌位”、“开口度”等语音学术语来描写上声的特征，他们认为上声字与相承的其他声调的字元音是相同的，但应该读得重一些，因为他们听起来觉得响一些。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厉”、“猛烈强”、“重声”、“重读”、“着力”、“用力”等说法的最好注脚。韵随调转的第二种类型，可以以闽东方言福州话为代表，逢去声则单元音复化，半高半低元音变得低些开些，低元音变得后一些。[62] 沙县型的上声变韵与七世纪阇那崛多派的对音相

当，而福州型的去声变韵则与八世纪不空学派的对音相当。

表三

阴　平	阳　平	阴　上	阳　上[63]	去　声	入　声
颠 tĩ	田 tĩ	典 tɔ̃	佃 tĩ	电 tĩ	
捐 kyẽ	权 kyẽ	卷 kyɛ̃		建 kyẽ	
消 sio	泅 sio	小 siɔ	石 sio	绍 sio	削 siɔ
私 sɨ	时 sɨ	屎 sə	市 sɨ	世 sɨ̂	失 sə
车 ky	渠 ky	举 kɸ	巨 ky	句 ky	菊 kɸ
光 kŋ	黄 ŋ	广 ə̄		不 ŋ	

总结全文，七世纪北方汉语的上声带有重读强音，"上声厉而举"的"厉"就是对这样一种语音特征的描写。汉语声调史的研究现在刚刚起步，我们在探求古汉语声调调值时，不可忽视除音高之外，音强、音长以及音节结构等其他音素，也不可将古人对声调的不甚科学的描写一概斥为无稽之谈（参见尉迟治平，1984）。再和沙县和福州话因调变读的元音，根据音位学的原理，是条件变体，作方言平面描写时，可以归纳成同一音位。但是，有些所谓非区别性特征，很可能是由区别性特征发展而来的，对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语言现象或者忽视，或者抹杀，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汉语声调史的研究一定会得到长足的进步。

附注：

① 通摄东韵三等无上声字，冬韵上声只有"湩"和䳟、鳩"三字，因此附入二肿韵。江摄讲韵只有"讲、棒、㭋、傋、项"五个小韵（《广韵》讲韵末有"𦆽、傋"二小韵，《切三》、《王二》、《王三》无）。梗摄耿韵只有"耿、䋁、幸、㻋、䴵"五个小韵，舌音、齿音无字。曾摄等韵只有"等、倗、肯"三个小韵三个字（《广韵》等韵末有"能"小韵，《切三》、《王三》无），知组和齿音无字；拯韵只有"拯"一字（《广韵》拯韵末有"庱、殑、殊"三个小韵，《切三》、p3693、p2011、《王三》无），以至无法出切，只能"取蒸之上声"。

② 参见张琨：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ün史语所专刊甲种26号，1972

③ 清沈祥龙《论词随笔》："张玉田《词源》谓平声可代以上入"，入声代平是因为塞韵尾的脱落，与上声的情况不同。按今传本张炎《词源》无沈氏所引之句，但宋人及明清论词多持此说，按之宋词亦不乏显例（丁大林，1983）。

④ 见王力《汉语诗律学》"曲字的平仄（下）"，1958。

⑤ 明李渔《闲情偶寄》卷三"声务铿锵"："字有四声，平上去入是也。平居其一，仄居其三，是上去入三声皆丽于仄，而不知上之为声，虽与去入无异，而实可介于平仄之间，以其别有一种声音；较之于平则略高，比之去入则又略低。古人造字审音，使居平仄之介，明明是一过文，由平至仄，从此始也。"王力《汉语诗律学》："上声常常可以代替平声，这大约有调值上的原因。照我们猜想，在元代的北方口语里，阴平是一个中平调，阳平是一个中升调，上声是一个高平调，（《中原声韵》常说'上声起音'，起音就是转高音。）去声是一个低降调。上声凭它那不升不降的姿态，和阴平相似；而阳平升到高处的一段又和上声相似，因此，上声和平声就往往通用了。"其解释与笠翁之说不同，亦可参考。

⑥ 宋郑樵《通志·七音略序》。

⑦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

⑧　空海(774——835)，法号遍照金刚，日本延喜二十一年(921)醍醐帝追封为弘法大师。空海为日本平安朝入唐八大家之首，于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至长安求法，留唐三年后归国，其所述当反映隋唐国都长安的情况。

⑨　"沉"为"沈"字之误。

⑩　见空海《文镜秘府论·序》。"沈"指沈约(441—513)，据《梁书》卷十三本传，约佐梁武帝成帝业，封建昌县侯，天监十二年卒，谥曰隐，史称沈隐侯。《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沈约《四声》一卷，《文镜秘府论》亦引作《调四声谱》。"刘善"指隋刘善经，生卒年不详，据《隋书》卷七十六本传有《四声指归》一卷行于世，《隋志》亦著录。"王"指王昌龄，生卒年不详。《新唐书》卷二百三本传："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后张镐按军河南，借晓愆期而戮之。按《张镐传》杖杀闾丘晓在贼陷宋州时，《张巡传》记天宝十五载正月"贼酋张通晤陷宋、曹等州"，则昌龄当卒于天宝十五年(756)之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诗格》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诗中密旨》一卷。"皎"指皎然，生卒年不详。据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九，皎然为谢灵运十世孙，字清昼，居杼山，与颜真卿、陆羽酬唱往来，"以贞元年终山寺，有集十卷，于頔序集，贞元八年正月敕写其文集入于秘阁"，则当卒于贞元元年(785)至八年(792)间。《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昼公诗式》五卷(《宋史·艺文志》作《诗式》)、《诗评》三卷。《文镜秘府论》另引有《诗议》一种，按前代官私书目著录皎公著作俱为《诗式》、《诗评》，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诗式》、《诗议》，疑《诗议》即《诗评》。"崔"指崔融(653—706)，《文镜秘府论》引有《唐朝新定诗格》，或作《新定诗体》，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有《唐朝新定诗体》一卷，不著撰人，疑《诗格》、《诗体》为一书。"元"指元兢，生卒年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宋约诗格》(《宋史·艺文志》作《诗格》)，《文镜秘府论》另引有《诗髓脑》一种。据空海所述，至中唐八、九世纪之交，此风仍炽。

⑪　唐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出。

⑫　杜行顗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出。

⑬　阇那崛多，北天竺犍陀啰国人，北周明帝武成年初(560)随师至长安，"初届长安，渐通隋语"，"师徒同学悉习方言二十二年，崛多最善"。入隋后，在大兴善寺主持译事，"或经或书，且内且外，诸有翻传，必以崛多为主"，崛多"言识异方，字晓殊俗……博闻三藏，远究真宗，遍学五明，兼闲世论，经行得道场之趣，总持(即梵咒，后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一："陀邻尼，此云总持。")通神咒之理"，因妙善梵隋两种语言，"故得宜辩自运，不劳传度，理会义门，句圆词体，文意粗定，诠本便成，笔受之徒，不费其力"，实开隋唐一代译风。参见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大唐内典录》卷五，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七。

⑭　智通，俗姓赵，陕州安邑人，隋大业中(605—617)出家，住长安大总持寺。智通"律行精苦，兼明经论，于总持门特所留意"，"善其梵字，复究华言，敌对相翻，时皆推伏"。参见《开元释教录》卷八，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

⑮　阿地瞿多，中印度人，"精练五明，妙通三藏"，"永徽三年(652)壬子岁正月自印度赍梵夹来届长安，勅令慈门寺安置"。唐高宗永徽四年至五年(653—654)应请于长安慧日寺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而译集《陀罗尼集经》一十二卷，玄楷笔受。参见"西京长安慧日寺沙门释玄楷"《陀罗尼集经翻译序》，唐智升《续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卷八，《宋高僧传》卷二。

⑯　杜行顗，清信士，京兆人，曾任鸿胪寺典客署令(《新唐书·百官志》："典客署，令一人，从七品下……掌二王后介公、酅公之版籍及四夷归化在藩者，朝贡、宴享、送迎皆预焉。")及译经监护大使"，"明诸蕃语，兼有文藻，天竺书语，亦穷其妙"，"诸有翻传，妙参其选"。参见《续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卷九。

⑰　宝思惟，北印度迦湿密罗国人。武周长寿二年(693)至洛都，住天宫寺，至唐中宗神龙二年(707)共译《随求经》等七部，后不务翻译。参见《开元释教录》卷九，《宋高僧传》卷三。

⑱　菩提流志，南天竺国人，通达声明术数、三藏经典。唐高宗闻其远誉，永淳二年(683)遣使迎请，武周长寿二年(693)至东都洛阳，住福先寺，译小部经典十二部，未曾流传即已散失。神龙二年(706)至长安住崇福寺，历时七年，共译经四十三部一百〇一卷。流志一生主要功绩在编辑翻译《大宝积经》全部一百二

十卷，完成了玄奘未酬的壮志。参见《续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卷九，《宋高僧传》卷三。

⑲ 据《宋高僧传》卷三本传，流志"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五日……奄然而卒，春秋一百五十六岁"，则武周长寿二年(693)到东都洛阳时，已经有122岁了。

⑳ 隋经场情况，可参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㉑ 隋唐译场经馆，设官分职，除译主外，有笔受、缀文、度语、证梵本、证梵义、书字梵学僧、证禅义、润文、证义、校勘、正字、参译、刊定等，国家还要指派要员任监护大使。每员人数不等，各司其职。详参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三，宋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三。

㉒ 见《宋高僧传》卷三本传。据徐锷《大宝积经过》，流志译经时，唐中宗、睿宗都曾于大内亲任笔受，"百僚侍坐，妃后同观，求之古人，无以加以。"其时证梵文二人，证梵义二人，笔受四人，证义五人，次文四人，俱为敕选高僧，润文官为郧王傅、开国伯卢粲、侍中魏知古、兵部尚书郭元振、中书令张说等，皆朝廷重臣名儒。

㉓ 自西周至隋唐二千年间，长安作为西京，对北方汉语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两周"雅言"即西周京畿方言(参孙作云《说雅》，《文史哲》1958年1期)，秦汉"通语"的中心为秦晋方言(参周祖谟《方言校笺·序》，1956，科学出版社)。西晋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北方士族仍说旧京方言，互相推许，以别南北、士庶，巩固门阀制度。(参见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岭南学报》九卷二期，1949) 直至隋初，颜之推撰《颜氏家训》("实作于隋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后"，见余嘉锡《四库总目提要辨证》卷十四)，仍说："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覈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以洛阳音为北音的代表，正反映了南朝儒士的观点。同时，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复建都长安，此后北朝虽战乱频仍，而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仍相继定都长安。隋唐天下一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新北移。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九："江北名泔，江南曰潘"，卷十五："江南曰潘，关中名泔"，则关中同江北互用，与江南对举；又卷十："今江南谓斫削木片为柿，关中谓之札，或曰柿札"，卷十八："江南名柿，中国曰札"，则关中同中国互用。玄应卒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左右，《音义》约成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后。(参见周法高《玄应反切考》，史语所集刊20本，1948)与此同时，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十"杂科·声德篇"(成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曰："地分郑魏，声亦参差，然其大途，不爽常习，江表关中，巨细天隔。岂非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秦壤雍冀音词雄远，至于咏歌所被，皆用深高为胜"，则关中与江表、吴越对举，与雍冀连称，下文又以京辅与金陵、关河晋魏与江淮之境对举，称"剑南陇右，其风体秦"云云，并于吴音颇有微词。此虽论赞呗，而与方音实深有关系。天宝年间(742—755)，元庭坚更一反"时俗共重，以为典则"的《切韵》系正统韵书，直以秦音撰成《韵英》。至慧琳《一切经音义》(成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音切一以秦音韵书《韵英》为则，斥陆韵为"吴楚之音"。(参见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史语所专刊甲种6号，1931) 这充分说明当时长安方言重新取得标准语的地位，成为北方汉语的代表。

㉔ 根《宋高僧传》卷三本传，宝思惟"寿百有余岁，以开元九年(721)终于寺"，则武周长寿二年(693)抵洛京时至少亦有72岁。

㉕ 值得注意的是，协助宝思惟译经的助手，如"识量聪明，内外该通，唐梵二音，洞晓无滞"的北印度岚波国人李无谄，"本既梵人，善闲天竺方语，又生唐国，复练此土言音"的生长于中国的印度人慧智，同时也是协助菩提流志译经的助手。参见《开元释教录》卷九，《宋高僧传》卷二慧智本传。

㉖ 参见《大唐内典录》卷五。

㉗ "上"字原注"迦"字下，据"迦阿"后注语"阿字是'上'，迦字是长"校改，参下文。

㉘ 此句原为"罗阿上耶"，对译梵文lyā。明藏作"略阿"，与宋、元藏大不相同。按《法华经》汉译有三。西晋竺法护太康七年(286)长安所出为《正法华经》，姚秦鸠摩罗什弘始八年(406)长安所出为《妙法莲华经》。护译所据为天竺梵本，什译则据龟兹胡本，二本俱有阙遗，阇那崛多遂应请于隋仁寿元年(601)重勘梵文，改正字句，补足阙品，是为《添品妙法莲华经》。(参见隋彦琮《添品妙法莲华经序》) 后世什公所译较为流行。今以三本互校，则明藏咒语与什译全同，显系据通行的鸠摩罗什译本擅改。今依宋藏。此经同样情况不再一一出注。

㉙　梵文的声调，至迟在公元700年时，在日语中已不存在了，但密宗诵咒时是采用歌吟般的声调的。所以用上声对译高调只见于隋译（参见尉迟治平，1984）。失译就是这种情况，而智通和阿地瞿多大约只是沿袭旧译。

㉚　"鞞"有四音。"补鼎"切是阳声韵。帮母"府移、并弭"二切为三等支、纸韵，并母"部迷"切为四等齐韵。隋唐长安方音支、纸韵元音是 i，齐韵元音是 e（尉迟治平，1982。参见李荣，1952）。此处"鞞"对译 e，显然是并母。

㉛　大乘《涅槃经》有两个译本。北朝昙无谶所译大本《大般涅槃经》四十卷，世称北本，或云古经，南传刘宋后，谢灵运与慧严等参考觉贤译六卷本《大般泥洹经》治改成三十六卷，世谓之南本，或云新经。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严本传云："《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厝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按萧硕法师《三论游意义》谓北经于元嘉七年（430）始至建业。（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译经年代据此。

㉜　梁宝亮等天监八年（500）撰成《大般涅槃经集解》七十二卷，首载武帝为灵味寺释宝亮法师制义疏序，书内采集十余法师注疏，却无武帝涅槃疏。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四法义篇载梁昭明太子《谢勅赍〈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启》，萧统死于梁武帝大通三年（529）。译经时间据此。

㉝　原卷只注旧音，"来家反"误注 kṣa 下。今据其他南经所引校改。

㉞　菩提流志神龙二年至景龙三年（707—709）所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咒语中有两段小注："凡啰字口旁作者皆上声弹舌呼之为正"、"凡逻字口旁作者皆去声弹舌呼之为正"。善无畏、一行与流志同时入唐译经，疑"ra：啰、la：逻"亦是此例，"啰"念上声，"逻"按汉字本读念去声，只是未加口旁，仍读来母不须弹舌。

㉟　《大日经》即善无畏《大毘卢遮那成佛成变加持经》。一行所记《大日经疏》卷一："梵音毘卢遮那（vairocana）者，是日之别名。"按入藏《大日经》卷六"百字成就持诵品"对译送气浊音的汉字上无"重"字，《悉昙藏》所引盖异本。

㊱　"下"原作"可"，与重音"社"反语下字"我"同为上声。智广用反语下字，于其他不送气浊音下俱作去声"下"字，送气音浊音下俱作上声"我、可"字，此作"可"于例不合。检《悉昙藏》卷五、日玄昭《悉昙略记》，淳佑《悉昙集记》卷中，引《字纪》俱作"下"，因据改。又《略记》"罗"字注文"可"字亦作"下"。

㊲　见日净严《悉昙三密钞》卷上之上。"轻清重浊"为汉语音韵家传统看法，参见罗常培《释重轻》，史语所集刊二本四分册，1932。

㊳　《悉昙藏》卷五所引《涅槃文字》，不论清浊，一律于不送气音下注"稍轻呼之"，送气音下注"稍重呼之"，则直用"轻重"表示不送气与送气的对立。

㊴　参见罗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史语所集刊五本四分，1935。清 江永《音学辨微·辨清浊》："凡群定澄并奉从床本最浊，其上去入声，官音呼之，有若见端知帮非精照之仄声者（内唯床与照不似），是最重变为最轻……方音呼最浊之平上去入或轻呼之，似最轻之浊，或重呼之得最浊（按江氏以全浊配次清，故有此说），各因其水土习俗使然，明者知此，轻呼者当矫而重呼，则音正矣。"则以清浊为轻重，以浊音不送气为轻呼，送气为重呼，与悉昙家之说相似。

㊵　杜行顗用"诃"对译ha和hā，一律加注上声，同他利用上声重读描写送气现象是一致的；而智通和阿地瞿多用"诃上"对译 ha，用"诃"对译 hā，却是利用上声音短描写短元音，二者体例完全不同。

㊶　见《悉昙藏》卷五所引义净《南海寄归传》。梵文ḥ表示保持前面元音口型不变念 h。

㊷　明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译引谱·列音韵谱问答"："问曰轻重者何？答曰：重音者，自喉内强吹而出气至口之外也……重而不轻曰黑 h……纯重有内吹及出气之强。杂重如克'k，先有本半格 k 声，后又有黑 h 纯重之强，测'Ç、撦'ch、魄'p、忒't无不皆然。西法重音有号，唯纯杂不同，纯号曰黑 h，杂号于本号之上左有小钩如'是也。"杜行顗注上声表纯重 h，注上重表示杂重 dh、bh，两人对重音的解释和处理，竟如此惊人的相似。

㊸　隋长安方音舌上音的发音部位是舌尖后（尉迟治平，1982）。参见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史语

所集刊三本一分册，1931。

㊹ 梵文kṣ本是辅音连缀，有三种念法：[kʂ]、[ktʂh]和[tʂh]，菩提流志A是第二种念法，智通是第三种念法，都没有照字母念。

㊺ 《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庄字全清，霜字轻中重"，正是此意。参见罗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

㊻ 参见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1957。

㊼ 见《玉篇》所载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引唐阳宁公和南阳释处忠《元和新声谱》，日了尊《悉昙轮略图钞》卷一引作《元和新声韵谱》，"厉"或作"励"。又见《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王利器以为出自隋无名氏《文笔式》，为《元和新声谱》之所本，说见《文镜秘府论校注》，1983。《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夏草木茂盛，炎炽如火，即上声之象"，《悉昙轮略图钞》卷一："上声励而举……(谓)夏温气'上'腾"，《悉昙三密钞》卷上之上："上声者，上谓上升，励而举之声，夏阳气溢于南，草木茂盛，炎炽如火，则是大勤勇，行使菩提树王渐次繁滋也"，按佛徒称大日如来光明普照如师子奋迅之精进力为大勤勇，此盖释家配属"四季四方四转"(《悉昙三密钞》语)，对这句四声口诀的譬况解释。由此可见此言当时流传之广。"元和"为唐玄宗年号，当公元806—820年，其时长安方言早已成为唐朝的标准语，出于僧徒之口的这句口诀，应该是对长安方言四声的描述。《日本书记》推古天皇十五年(隋炀帝大业三年，607)七月庚戌条，记圣德太子派遣最初遣隋使大礼小野妹子和通事鞍作福利赴隋，《隋书·炀帝纪》谓大业四年三月"壬戌，百济、倭、赤土、迦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即指此。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昭宗乾宁元年，894)遣唐使废止，日本政府多次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到长安。遣唐学生和学问僧汲取和移植唐代文化，将长安方言作为正雅之音带回日本，称为"汉音"，并逐渐排斥原先流传的中国六朝旧音，而名之曰"吴音"。《续日本书记》宝龟九年十二月有贡条，记唐人袁晋卿于圣武天皇天平七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随遣唐使抵日本定居。袁氏精通《文选》、《尔雅》字音，赐姓清村宿祢，叙从五位上，充大学音博士，掌教音读，被誉为"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故《悉昙三密抄》卷上之上说"表信公(按即袁晋卿)来筑博多，传于汉音，是曰唐音"，"唐音"即指唐朝标准音，与后世所称宋以后禅宗传入日本之"唐音"含义不同。此后日本朝庭根据遣唐使和音博士的主张，运用政令强制推行汉音。《日本纪略》卷九载"(桓武天皇)延历十一年(唐德宗贞元八年，792)闰十一月壬午朔辛丑勅：明经之徒不可习吴音……熟习汉音"，于是汉音在儒学诗文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空海于804—806年至长安留学，他所称引的汉语四声歌诀，毫无疑问应该反映当时的长安音。

㊽ 指开元三大士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为代表的密宗对音，语出H. Maspero"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Les transcriptions de dhāranī de l'école d' Amoghavajra"dhāranī音译陀罗尼，此指密宗神咒；Amoghavajra唐译"不空"。不空学派最显著的特点是用全浊字对译梵文鼻音。

㊾ 宝思惟所译《随求即得自在陀罗尼经》，后不空重译为《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随求陀罗尼经》，将宝思惟加注上声的字，改注为去声。日明觉《悉昙要诀》卷一论之曰："六声家之去声与八声家之去声不同，今云去声者可是六声家之去声，实是八声家之上声重音也。"慧琳《一切经音义》首载处士顾齐之《新收一切藏经音义序》谓："秦人去声似上"可证。按不空音反映八世纪长安音（参见刘广和《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语文研究》1984年第二期），慧琳为不空嫡传弟子，《音义》成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顾序写于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所述当反映不空时代长安音的上声调值。

㊿ 管·法成(ɦgos chos grub)，出身于吐蕃贵族管氏家族，精通华梵蕃三种文字，于吐蕃占据陇右时期，在沙州(今甘肃敦煌)永康寺和甘州(今甘肃张掖)修多寺译经说法，除将汉文佛经迻译为藏文外，还曾将梵文、藏文经籍译成汉文。参见王尧《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文物》1980年7期。

(51) 藏文大藏经北京版方册本第七函《金光明最胜王经》，尾题"大校阅大德方丈翻译师，世尊之徒，沙门法成据汉文本译出并校阅勘定"；德格版据《藏文大藏经总目录》，在甘珠尔部恒特罗部第555号，注明"汉文藏译"，译者管·法成。《大宝积经》，德格版《藏文大藏经总目录》在宝积部第51号，注明"法成译自汉本"。

㊾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瓜州，（武德）五年（622）改为沙州，建中二年陷于吐蕃"。敦煌文书S788号《沙州地志》残卷记寿昌县（今甘肃敦煌西南，唐高祖武德二年分敦煌县置）"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则瓜沙陷蕃年代在唐德宗建中二年到宣宗大中二年（781—848）。据管·法成《〈瑜珈师地论〉讲义录》其弟子智慧山题记，瓜沙十一州归唐后，大中十三年（859）管·法成尚在沙州开元寺讲经。

㊿ 见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第66页，史语所单刊甲种第12号，1933。

51 《训民正音》"并书字母"有两类，相同字母"各自并书"，主要用以表示汉字词的全浊字母；另一类是不同字母"合用并书"，用以表示朝鲜固有词中的复辅音。后来汉字词的全浊声母变入全清、次清声母，固有词的复辅音声母演变为紧辅音。所以现代朝鲜文取消了合用并书，改用各自并书表示紧辅音，虽同《训民正音》时代的实际音值有异，但用"并书"表示比"单书"音强的意图却是一脉相承的。

52 崔世珍《训蒙字会凡例》："凡字音高低，皆以字旁点之有无多少为准。平声无点，上声二点，去声入声皆一点。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谚解》亦同。"据《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四声通解》亦同。

53 见奎章阁丛书第九《老乞大谚解》附录，原为崔世珍抄编的《四声通解》一书的附录。

54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旁点"条："汉音去声之呼与国音去声相同，故乡汉皆一点。汉音平声全清次清，《通考》则无点，而其呼与国音去声相似，故反译则亦一点，汉人之呼亦相近似焉。汉音上声《通考》则二点，而其呼势同国音平声之呼，故反译则无点。汉人呼平声或有同上声字音者焉，汉音全浊及不清不浊之音，《通考》则无点，而其声势同国音上声之呼，故反译则亦二点"，入声则根据派入三声的实际调值加点。

55 见李渔《闲情偶寄》卷二"词典部·音律第三·慎用上声"条。

56 参注5。见《闲情偶寄》卷三"词曲部·宾白第四·声务铿锵"条。

57 参见清尤侗《西堂杂俎》。

58 沙县话材料承李如龙先生提供，特致谢忱。

59 可参看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关于福州话的部分，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文中认为福州话元音受升调或曲折调的影响而起音质的变化，但接着用福清话否定了这种说法，因为福清话去声变韵的情况与福州话相同，但却没有升调和曲折调，最后说"比较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闽东话（以福州和福清为典型代表）调类（包括调型和调值）同韵母有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

60 阳上中包括去声字，叫作阳上大约只是处理技术问题。

参考书目

陈寅恪 1934 《四声三问》，《清华学报》九卷二期。

丁大林 1983 《说上声》，《昆明师专学报》1983年4期。

李 荣 1952 《切韵音系》，中国科学院语言学专刊第4种。

施向东 1983 《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1期。

尉迟治平 1982 《周、隋长安方音初探》，《语言研究》1982年2期。

1984 《周、隋长安方音再探》，《语言研究》1984年2期。



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

虞万里

一　周秦歌支用韵情况

周秦古音概貌

周秦古音的概貌，在唐宋人的头脑里比较模糊，宋吴棫似乎朦胧地意识到了古音与《切韵》音系的不同，等到明陈第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语言时空观后，清人才有系统地对周秦音进行慎密的研究。清人研究古音，重在材料的汇集，以达到分部的目的。他们审音只是为了帮助归类分部，并不拟音。戴段王江诸人，因为天资高，功力深，毕生矻矻于小学，所以成绩很大。但最使人遗憾的是他们都在“合韵”面前停下了脚步。换句话说，他们只看到“合韵”这一表面现象，而没有去深入探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因此，总使人感到：他们只论古今，不论古之南北。“五四”以来，学者们更广泛地收集材料，订正、补充了前人的不足之处。但他们的重点是在利用普通语音学的原理，参照现代方音来构拟周秦古音的音值，而对清人没能解决的“合韵”问题，仍未作出圆满的解答。经过较系统周密的观察研究后，我们说：方音是造成“合韵”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因为我们对周秦两汉语音系统的认识与前人有所不同。

陈第虽然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但清人的研究，只是在“古今”上下功夫。“五四”以后的学者考虑“古今”，也考虑“今之南北”，然而他们仍没有着手对“古之南北”的慎密研究。或者说虽有古方音的某些理论和一些零星的方音考证，而始终没有实施到系统的研究工作中去。他们的结论，尽管有分部的多少，要之都只是以一种音系去统括周秦甚至两汉的纷繁语音。“合韵”便随之产生。

其实，古人用韵，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有规则的。所谓“古人韵缓”是强不知以诬古人。历史文献呈现给我们的许多“合韵”现象，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方音。即作者的方音中a、b两个韵部本来就没有分别，因而这根本不能算作“合韵”。二是邻近的韵相谐。这种情况与前者相比，其差异在于前者在作者本人是无意识的、自然的；后者则是意识到了的。后者或勉强可称为“合韵”。三是一种偶然情况。即作者行文至此，凑不出韵脚，为了忠实于内容，只得不谐韵，晋陆云给兄陆机的书中就有这种实例。就三种情况来看，后两者毕竟是少数。

再从语音系统来看，假如上古的语音系统诚如古音学家的结论那样，那么a韵部与b韵部（或c、d韵部）的通谐次数和本身用韵次数应该有一定的比例。从理论上讲，这是分部的重要

依据(谐声尚在其次);从定一尊于《切韵》系统的唐宋用韵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种常理（至于唐宋人律诗第一句喜用邻韵，这是格律上的习惯，应另当别论）。但我们将周秦汉的诗文韵脚代入到古音学家的韵部中去,发现“合韵”是惊人的多。并且可以看出：分部越多，“合韵”也就越多,有的“合韵”数竟然远远超出了本部用韵数(如下面要讨论的歌支韵部)。这种奇怪的现象如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很难令人信服。所以有必要修正古音理论。

应劭《风俗通义序》说:“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真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想文、武、周公等人,德被四海，万国来贡。那时雅言使用的机会多,其通行范围亦必然很广。在这几百年中,由于雅言的使用频率和运用范围,会使其他方音不知不觉地为雅言所同化。可以设想,西周的雅言之音不仅体现在《雅》、《颂》里,而且也影响到十五国风,但这只是个别的、局部的，有些还可能是暂时的。等到平王东迁,王权式微,诸侯开始抗拒王命,互相攻伐,进入了“还其本俗”的时代，这时雅言势力势必大大减弱。所以,荀子在《正名》中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许慎《说文叙》说,七国之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我们现在籍以构拟古音系的文献,皆是“咸归于正”的雅言到了“还其本俗”而“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之时或以后记录而留传下来的，因此我们对于周秦古音系统，就不得不引进古方音这一概念来综合的分析研究。

我们看下面两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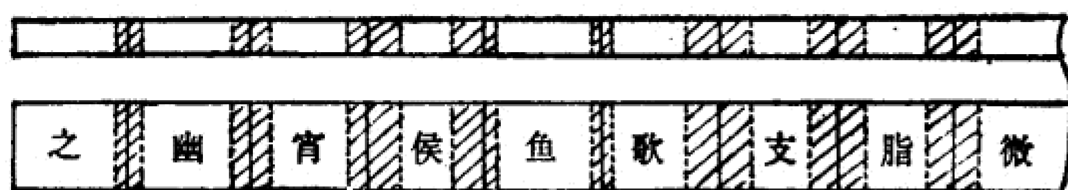


图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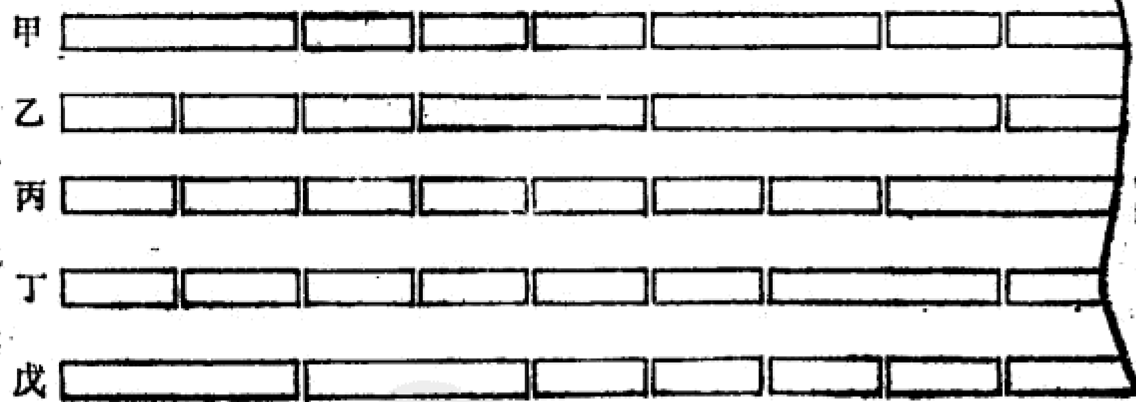


图　二

我们现在假设图一是今人从文献上看到的古音韵部情况。因为时隔二千年之久，它已经不是当时各地的实际语音音系了。图中虚线内的阴影部分是段氏提出的所谓“合韵”，它已经遍及了每一个韵部，只是多少不同而已。图二是我们假设的周秦时的五个方音区。如果甲方音区的人不能分别之幽两部、歌支两部之音，也就是说：之幽和歌支在甲方音区的语音中是相同或相近的，那么，这个方音区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就会产生图一中之幽和歌支

的“合韵”。同理，如果乙方音区的候鱼、歌支脂，丙方音区的脂微，丁方音区的支脂，戊方音区的之幽、宵侯都有与甲方音区同样的情形，我们就可以想象出这五个方音区（即图二）的韵部分布图（见图三）：

之	幽	宵	侯	鱼	歌	支	脂	微

图 三

为什么要将不同方音的古音材料分布成这样呢？这看来似乎离奇，但是，对于古文献上的一些材料如果不去考察作者的年代和地域差别，也就是说不从时空观念出发，那得出图三的结论是必然的。清代古音学家就是这样看的。他们将韵文中合用的例子汇集起来，作为“合韵”，于是，又回复到图一的状况。利用语音学理论，结合社会历史，对《诗经》《楚辞》诸子及两汉用韵情况，对文字谐声、经传异文等材料，进行综合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图二比图一更接近历史的原貌。于是，我们给自己订了这样一条原则：研究古音，应该从时空观念出发，既要考虑方音音差，也要考虑历史音变；既要观察由历史音变而形成的新的方音音差，也要观察由方音的融合而造成的历史音变；既要注意摹倣变异、同化异化的语音现象，又要注意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迁移给语音所带来的影响。

下面，将从这个原则出发，对歌支两韵部的古方音音读以及从《诗经》至《切韵》的歌支演变途径作一番探讨。

所以要对歌支作一番检讨，其原因是：首先，周秦时代的歌部字到了《切韵》时代，大部分流入到支韵里；其次，周秦以下到两汉中歌支的用韵情况相当复杂，而古音学家们对这种事实或者以“合韵”了之，或者简单用历史音变来解释，结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检讨分为三步：第一从《诗经》到隋的诗文用韵中去分析排比、考核归纳，以此来看歌支音读的方音性。第二从文字上去考察，在考察中，将对《说文》谐声字、读若字从古方音角度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此来和这一千年中的用韵情况相印证。第三从《切韵》支韵的等列排布来讨论歌支两韵的字，以此来窥测萧、颜及法言等人心目中对歌支的认识。

2 《诗经》歌支

《诗经》的音系 《诗经》是现存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说文》是现存最古的一部字典，从《说文》所归纳出来的谐声系统和《诗经》的用韵系统相互印证，可使我们大体上确立周秦的古音系统。

但是，这个周秦的古音系统，是代表南方音系呢，还是代表北方音系？抑是兼而代表南北方的综合音系？这个问题，是鉴于许多古文献关于当时方音差异的记载而不得不提出来的。从历史上看，商始祖契居于商丘（今河南商丘），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他们的文化大致在河南省中部地区。周文、周武都于丰、镐两地（今陕西咸阳附近），平王东迁到洛邑

PDG

(今河南洛阳),他们的生活也始终在黄河流域一带,当此之时,南方的长江流域有荆蛮、淮夷、徐方;西方有犬戎;北方有蛮貊、狄人、玁狁;东方有莱夷、嵎夷。姬周是处在四面氏族社会包围中的一个奴隶社会。由于社会进程和文明程度的差异,他们与周围氏族的文化、习俗都会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因而可以推知,他们的语言(特别是语音)也一定与周围氏族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雅、颂姑且不论,因为它们多数是宫廷的乐章。十五国风都是有它们各自的区域的。这些区域,大多数在今河南省及其附近,如周南、邶、鄘、卫、王畿、郑、魏、陈、桧。也有属于今山东省的,如齐、曹。也有隶于今之陕西省的,如秦、豳。还有汉水下游的召南和太原一带的唐风。从这些诗来看,地域不可谓不广。地域是区别语言的重要因素,何况这些诗篇的产生年代,有的已在东周春秋,那时雅言式微,语言已经颇不统一。例如:齐在山东,根据《孟子·滕文公下》的楚人学齐语之譬喻,可知齐的语音很可能自成一系。陈是十五国风中离楚最近的地区,它的语音有可能受到楚音的影响,所以,不能把三百零五篇的韵字归纳在一起,笼统地称为《诗经》音系。当然,用古方音的眼光去看《诗经》,并不是说它们之间的音差遍及于每个韵部。前面已经用图说明过,所谓的方音音差,对两个地区来说是发生在一个或几个韵部。而我们对这些韵部的音差是竭力想探究明白的。因为这个问题不明白,对于整个古音系统的构拟有很大的妨碍。

《诗经》的歌支　现在,我们来看《诗经》歌支两个韵部的用韵情况。为了表达清楚并省却篇幅,将歌支二个韵部在有地区差异的十五国风和雅颂中的用韵频率排列成表。表中,将鱼部和脂部的用韵频率也列入,原因是楚辞音系和两汉用韵中,歌支都和鱼脂两部有纠葛,同时列出,有利于时空对照。

《诗经》鱼歌支脂用韵频率表

韵部 / 次数 / 风雅颂	鱼	歌	支	脂	地区
周南	6			6	河南西部及湖北西部一带
召南	8	2		2	汉水下流至长江一带
邶	14	4	1	12	河南省北部及与河北省邻接一带
鄘	3	3	2		河南新乡附近
卫	1	3	1	2	河南汲县附近
王畿	4	5		3	河南洛阳附近之地
郑	9	3		7	河南新郑附近之地
齐	3	2		5	山东省北一带之地
魏	5		1	1	河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东南部之地
唐	8	1		2	山西省太原一带之地

续表

韵部 次数 风雅颂	鱼	歌	支	脂	地　　区
秦	3	3		4	陕西省兴平县附近之地
陈	5	3	2	1	河南省淮阳附近之地
桧	1		1	1	河南省密县附近
曹	1			2	山东省定陶一带
豳	11	3	1	8	陕西省邠县一带之地
小　雅	62	24	6	44	
大　雅	31	11	9	20	
周　颂	9			3	
鲁　颂	10	1	1	2	
商　颂	2	2	1	1	
总　计	196	70	26	126	

上表中，我们没有将它们的“合韵”情况列出。因为这种情况在《诗经》中不象两汉那么多而复杂，只在此略提一下即可。鱼部用韵196次中，有5次是鱼之相谐；脂部用韵126次中，有脂文、脂元等相谐之例。这些都无关歌支本题，故不谈。歌部用韵共计有70例，其中有三次是歌元相谐。一次是《陈·东门之枌》；一次是《小雅·桑扈》；一次是《小雅·隰桑》。歌元的方音音读可参看林语堂《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表》一文③。关于支部，它与脂部通谐的只有《小雅·车攻》四章一例。支锡相谐的有五例：《魏风·葛屦》二章、《小雅·何人斯》六章、《大雅·韩奕》一章、《鲁颂·閟宫》五章、《商颂·殷武》三章。支锡相谐是古音学家所谓的阴入对转，它们的谐声声符也有互通的情况，当然也是方音不同所致。从表的整体来看，没有歌支相谐的例子。唯有一点可讨论的是：《小雅·斯干》九章的韵脚“地裼瓦仪议罹”。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都认为是歌支合韵。王力先生从此说，但他又自注说“疑‘裼’非韵，则是歌部”，似乎也不确定是歌支合韵。陆志韦先生在《诗韵谱》里以为“地裼”支部相谐，“瓦仪议罹”歌部相谐，不作合韵处理。④这个问题，诸家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我们无法起古人而问之，故也不能臆断其是非。但可以从别的地方进行分析：二南、王、郑、齐、唐、秦、曹、周颂，都没有支部用例，自然也没有歌支合用之例，不能用来佐证这个问题。但其余，特别是《大雅》，鱼歌支脂的用韵数分别为31、11、9、20，这四个数字之间的差别较之其它，应该说比较平衡。特别是支部有九例，这在先秦其他典籍中是首屈一指的，比之《楚辞》、西汉，也都超乎其上，而竟是全部独用，无一混杂。这很能说明周朝京城地方对歌支两部的音读情况。《小雅》与《大雅》既然同为王都的乐章，用韵择字应该相同。因此，我们不认为《斯干》九章是歌支合韵。



3《楚辞》歌支

《楚辞》的音系　　《楚辞》是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辞赋总集。其中汉人的作品，归入西汉歌支中去讨论。在此，只就屈宋等人的作品进行考究。从屈宋生活的年代来看，要比《诗经》时代晚二三百年。从地域上来看，屈宋都是楚国人。楚始祖鬻熊在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今湖北武当山东南，汉水西岸），被周人称作"荆蛮"。熊渠时，疆土扩大到长江中游，后来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春秋楚庄王大肆并吞小国，到战国楚怀王灭越时，东北延伸到山东南部及江浙一带，南到洞庭湖，北至今河南南阳，西北达武关。疆域之大，在当时无以复加。但语言是否统一？恐怕不能肯定，不过单就楚国的国都郢一带来说，应该比较统一。因为楚虽几次迁都于鄀、鄩等地，而较长的时期仍定都在郢。屈氏是楚王室大族，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他们长期在京都，《楚辞》中的作品正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当时郢都及其周围一带语音的唯一文献。由于文献材料的限制，我们不敢说屈宋作品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代表着整个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但就春秋到战国这几百年来看，他们的语音确实可以代表长江中游一带的语音系统。

《楚辞》的歌支　　我们将《楚辞》的鱼歌支脂及其四者之间有关的谐韵频率列表如下（由于作者不多，地域也较一致，就不再象《诗经》那样分列。《楚辞》韵例，各家取舍各不相同，这里依林莲仙的《楚辞音均》⑤。）

《楚辞》鱼歌支脂用韵频率表

鱼	歌	支	脂(微)	支　锡	鱼　歌	歌　支	支　脂	歌脂(微)
54	32	0	16	1	1	3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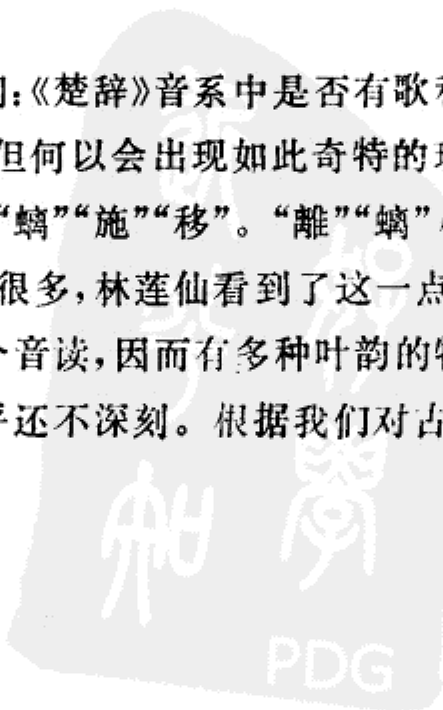
上表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讨论。

一　最能引起我们注目的是：全部《楚辞》用韵没有一例支韵独用。只有支锡合用一例，即：《九章・悲回风》解缔。而歌支相谐的却有三例：《九歌・少司命》离知；《大招》佳规施卑移；《九章・涉江》知螭。

二　支韵虽无用例，支脂相谐却有二例：《远游》涕弭⑥，《卜居》訾斯咿儿。

三　歌脂相谐有三例：《九辩》七章，偕毁弛；《九歌・东君》雷蛇怀归；《远游》妃歌夷蛇飞佪。

从第一个问题中，我们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疑问：《楚辞》音系中是否有歌和支两个独立的韵部？支部在整个先秦文献的用韵中虽然很少，但何以会出现如此奇特的现象？如果依谐声原理来分析这些韵字，三例中歌部的字是"離""螭""施""移"。"離""螭"从"离"声。从"离"得声的字在先秦其他著作中与支部相谐的例子很多，林莲仙看到了这一点，就因之假设"知""離"两字"在当日若干地区的方言里存在着两个音读，因而有多种叶韵的特性"。这种假设已经冲破了"合韵"的桎梏，但对古方音的认识似乎还不深刻。根据我们对古方音的认识，



有些在后人看来是两韵部同用的现象，在当时作者的方音中，是相同或相近的。反过来讲，就是这个方音区不能区分或不能明显区分这两部的音读。从第二个问题中，可看出脂支两部相同或相近。从第三个问题中，可看出歌脂两部也很相近。由此，便可以以脂为纽带，从侧面证明歌支两部的相近。再从正面来看，歌支本身就有上述这样奇特的现象。联系汉以后许多歌部韵字与支部同谐和大量文字中歌部谐声字有支部音读的客观现象，便可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楚辞》音系中无歌支之分。在当时的楚方音中，歌部的音读与支部的音读是相同的。

这里还可顺便提出一篇《高唐赋》。关于它的作者是否宋玉，姑且不论，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这样浑同《楚辞》形式的文章，首先必须是楚人，至少也是深熟楚语的人。认识了这一点，那其中“螭”谐“哀”的歌脂相谐，又是我们的一个旁证了。

关于鱼歌同用的一例是《九辩》八章的“瑕加”。这两个字其实都是《切韵》系统的麻韵字。严格讲来，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歌鱼同用。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讨论到，此处暂略。

4 周秦其他韵文中的歌支

群经、诸子及其他先秦韵文中，歌支（或歌脂）同用的也不乏其例，现在选列一些于下：

《易·家人》内外义谓；《系辞上》义卦。

《老子》十章：離儿疵为雌知；又二八章：雌谿離儿。

《庄子·马蹄》知離；《在宥》知離；《则阳》知知化为围为过。

《管子·内业》離知；《版法解》堕危。

《荀子·成相》罢私施移、祸徙施。

《韩非子·扬权》離知、地解、地赐赐益；《外储说右上》知随。

《吕氏春秋·精谕》疵知窥離。

除了上述例子外，其他如《鬼谷子》《国语》《家语》等著作中也都有歌支相谐的情况，只是这些书的作者、地域、成书年代都不能断定，所以略而不谈。仅就上面所列，其年代虽必在秦或秦以前，但其确切的地域却不是满有把握地可以断定的，故有些例子也只能作为例子，不能作进一步讨论。

先谈《周易》的两个例证，《周易》十翼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时代的前后也不能确定，但不是孔子所作，则较肯定。顾颉刚先生认为：易传之作，最早不过战国，迟则在汉中叶。统观历史上这段时期的文化中心正在山东的齐鲁和长江中游的楚国一带。那么，作者是这些地方人的可能相当大，又据高亨先生考证，象传的作者是楚人馯臂子弓。则上面《家人》象辞“内外义谓”的歌脂相谐，就是楚地的方音了。至于系辞的“义卦”例子，由于不能明确其著者，暂时存搁不论。

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他著作中的歌支相谐正是楚方音的反映。

庄周是战国时宋国蒙地人。蒙地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与苦县相去不远，邻近陈楚而远距周郑。从因自然地理的影响而形成的南北文风来看，庄文也是倾属于南方的。再就思想而

论，庄子继承老子并有所发展。因此，《庄子》中的歌支相谐，也是楚音的反映。

管仲是春秋时颍上人。颍水地临陈国，当时，楚国地域在东北方向尚未扩展到颍水一带。管仲后来在齐国为相。如果他到齐国一直不改乡音，则可知颍水一带在歌支音读上与楚地是一致的。如果他在齐国日长时久，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乡音，则他的歌支还有齐方音的痕迹。

荀子本是赵国人。赵国在歌支音读上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荀子的经历是先游学于齐，继而赴楚，被春申君用为兰陵（今山东枣庄市东南）令，之后便在那里著书终身。如此，则他的歌支同用很可能受齐楚方音的影响。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是韩国人。韩国故都在阳翟（今河南禹县）。照地域方音来说，他著作中不会产生歌支合用的情况，而现在竟有四处同用。这种情况，我们推测可能是下列几种原因促成的：一师事荀卿时，荀已在齐楚，师传口授，可能受齐楚方音影响；二代表南方文学的《楚辞》形式兴盛，对他的著作有一定影响；三韩非口吃，语音不准，看到荀子著作或《离骚》等文章，照式谐韵，也未可知。

至于《吕览》，本来就是门人共撰，因此对"疵知窥离"之例，就不能确定其方音区域。

5　周秦歌支的方音性

上面已经证明了《小雅·斯干》九章并非歌支"合韵"。如此，则整部《诗经》就没有歌支相谐的例子。当然，不能因此说整部《诗经》的音系都是歌支不混的。《诗经》中有好几个地区根本没有支部的用例，不能得知这些地区的歌支音读情况。所可确定的只是《大雅》、《小雅》、《鄘风》和《陈风》⑦。这些诗篇的主要地区是河南洛阳、新乡、淮阳等地。将这三个地区圈连起来，就成为一个三角形。假设这个三角形之内的地区在歌支音读上都是一样的，那么，王风、郑风虽然没有支部用例，桧风虽然没有歌部用例，我们也可以说，它们在歌支音读上是分而不混的。因而可以将这个地区的语音系统称为"周郑音系"。

邶风、卫风和豳风的歌支虽然都有用例，但支部都只一例。邶、卫地域在鄘的东北，豳地域在陕西，所以，还不敢贸然确定它们的歌支音读与周郑音系的同异。齐风根据汉代材料和经传异文，可知它的歌支音读与楚音相同，其余诸风的区域都在以上这些区域之外，现在又没有发现别的材料可以佐证，只能付之阙如。

《楚辞》比《诗经》晚出二、三百年。屈原在表现手法上是取式于《诗经》的赋比兴的。王逸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由此可知，屈原对三百零五篇并不生疏，他对《诗经》的用韵系统不可能没有察觉。但在歌支问题上，他运用的韵例竟和周郑音系出入有如此之大，这不得不使我们想到它是由方音音差的因素所决定的。

再检点诸子及其他材料，老庄管荀和彖传的地域都与《楚辞》相近相同。所以它们的歌支用韵情况也相同（这从上文已可看出）。再来看《书》、《礼记》、《仪礼》几部书，都没有发现歌支"合韵"的情形。这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经过对周秦韵文歌支用例的排比、分析以后，周郑音系歌支泾渭分明，楚辞音系歌支混而不分的方音音差已经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如果用单纯的历史音变来解释这种文献材料，可以认为：楚辞音系歌支的混而不分，正

表示着周郑音系歌支分明的历史音变，孤立地来比较，似乎可以聊备一说。但如果仔细想想老子在春秋时代，为什么他用韵也出现与《楚辞》相同的情形，再玩味一下孟子等人所述的当时方言状况，并进一步考察下面所要谈到的《说文》谐声及经传异文等文字现象，这个信念恐怕会动摇。所以，单纯地用历史音变来解释周秦韵文中的歌支关系，是我们所不愿取的。

二　两汉歌支用韵情况

1　西汉歌支

西汉的局面与秦一样 是空前的统一，并且比秦更加稳固。应该讲统一与稳固，是促进语音统一的基本条件。可是由于长期"文字异形、言语异声"的局面和标音工具的缺乏，使得这统一、稳固的初始阶段，不可能立刻有一种相对方音而言的通行语音，起而为全国所共用。因此、文学家们的用韵，还是各以其方音为准。当然，这些方音未免夹杂着传统的、经传师读的因素，他们驱笔时也可能存在着拟古摹仿心理。

明确了周郑音系与楚辞音系在歌与支两韵部上存在着方音音差，这就使得我们在观察两汉及以后的歌支韵部时引起了注意。我们很谨慎地依据文学家们的籍贯，将周郑音系和楚辞音系的人分别列成表三和表四，以此来窥测他们的歌支用韵的情况。

西汉鱼歌支脂独用合用频率表〈周郑音系部分〉

	鱼	歌	支	脂	鱼歌	鱼幽歌	歌支	歌脂	脂支	支锡
贾谊	10	2			1					

西汉鱼歌支脂独用合用频率表〈楚辞音系部分〉

次数　韵部 著者	鱼	歌	支	脂	歌鱼	歌鱼幽	歌支	歌脂	脂支	支锡
刘邦		1								
项羽		1								
韦孟	6				1					
刘彻	4	1		3						
邹阳				2						
枚乘	7			3			1			
孔臧	1				1					
淮南小山		2		1				1		
司马相如	24	10		9	3		5	6		1

续表

次数＼韵部＼著者	鱼	歌	支	脂	歌　鱼	歌鱼幽	歌　支	歌　脂	脂　支	支　锡
刘　胜	2			2			1			
东方朔	11	1		3	1		1	3		
王　褒	13	3	1	10	3	2	1	3		
刘　向	12	4	2	12			1	4		
扬　雄	67	11	1	25	1		13	10	3	脂锡支 1
刘　歆	3	1	1	5						
韦玄成	2			5						
严　忌	1	2		1						
总　计	153	37	5	81	10	2	23	27	3	1/1

第三表的情况使我们很遗憾，它不能给我们一点有用的信息。第四表给我们的印象是奇特和复杂。奇特的是歌支相谐的数目异常的多；复杂的是为什么鱼歌相谐也那么多，而不出现鱼支相谐的用例。

第四表的支部独用还是那么少，只五例。歌部独用三十七例。歌支相谐却有二十三例。这二十三例与歌部独用之比是２∶３，与支部独用之比是５∶１弱，歌支合用占三项总数的35.4％。这种异常的情况与《楚辞》出现的情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前面既然已经认为楚辞音系中无歌支之分，在这里，自然更应该坚持这个观点。但是，罗常培、周祖谟两先生在《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以下简称《演变研究》）中讨论这个问题时说："根据材料来看，西汉时期歌支两部的读音是很接近的。很象是并为一部。但是歌部字可以跟鱼部字押韵，而支部字绝不跟鱼部字押韵。足见歌支两韵还不能就做为一部看待，所以我们还把它分为两部。"⑧ 他们将西汉歌支分立的根据是有鱼歌相谐而无鱼支相谐。于是我们就得将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

从第四表反映出来：鱼支相谐无一例。鱼歌相谐有十例。它与鱼部独用的一百五十三例之比是１∶15弱，与歌部独用之比是１∶４强。这个比例与歌支相谐的比例相较，固然要少得多，但如果认为西汉长江流域地区歌支不分，就不得不重视这一复杂的现象。为了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研究，将这十例歌鱼合用之例抄录于下：

孔臧《蓼虫赋》家何　　司马相如《子虚赋》池移华沙、歌和波遮歌　　《哀秦二世赋》峨差谺　　东方朔《戒子》华和多蛇化家　　王褒《僮约》枷杷、茶荷、卧骂　　韦孟《讽谏诗》过霸　　扬雄《逐贫赋》遐加砂家罗呵何

经过反复推究，可以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上面十例中带点的鱼部字："家华遮谺杷茶骂霸遐"，除"茶"字外，其余皆是《切韵》系统中的麻（祃）韵字。就"茶"字来说，《演变研究》

是依严可均所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严氏确是作"茶"，但查《古文苑》却作"荼"[9]。"荼"在麻韵。细味文意"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杨氏池中担荷"，再参照章樵注，知"荼"义为长。荼荼古不分，用荼茗义读鉏加切，用苦荼义读同都切，此处应读鉏加切。这样，西汉时期所谓的鱼歌同用，精确一点讲，其中九例是麻歌同用，一例是麻自谐（《僮约》枷杷）。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麻在《切韵》时代虽与歌相近，但在同秦时代确是半入歌而半归鱼，而"家华"等字在周秦时代确实与鱼部同用。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楚辞·九辩》八章"瑕加"那个鱼歌同用的例子。"瑕"也是《切韵》的麻韵字。按古方音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假设周秦时代的歌之麻和鱼之麻在楚辞音系中相近或相同。由于这个问题的证实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且与本文讨论的角度稍偏，故只在这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以供进一步推究。

弄清西汉楚辞音系的十例鱼歌相谐之例，其实就是歌麻相谐（或麻自谐），而歌支相谐的二十三例中支麻相谐的也有六例。由此可知：西汉楚辞音系区域中只有歌和鱼之麻、支和歌之麻及歌支相谐的用例，并无鱼歌相谐的用例。[10] 歌之麻和鱼之麻变成《切韵》系统的麻韵，这说明它们在上古某一方言区本属同韵类。从表四歌和鱼之麻多次相谐来看，其在楚辞音系中作为一个与歌相近的韵似可由此而定。至于楚辞音系中之所以没有支和鱼之麻相谐，很可能是没有被反映到文献上或文献亡佚的缘故。因而《演变研究》分西汉歌支为两部，依"歌部字可以跟鱼部字押韵，而支部字绝不跟鱼部字押韵"为论据，这在阐述西汉歌支韵部时已欠精确，而在讨论古方音的时候，似更有商榷之必要了。

再提出一个有力的旁证，西汉楚辞音系的作品中，还有二十七例歌脂相谐的用例。这个数字与脂部独用的八十一例之比是1：3，与歌部独用之比是3：4弱，对照《楚辞》的歌脂用韵，便会觉得它们在同一方音中的历史继承性。

2 东汉歌支

东汉，是自高祖开基统一，经文景之治而太平繁荣二百年的继续。尽管王莽篡权导致了几年战争，但语音的流通谅不致于受这场战争阻遏。因此，东汉的语音，应该是在西汉基础上的进一步融合和统一。

东汉鱼歌支脂几个韵部的情况如下表：（见276页）

《演变研究》说："到了东汉，歌部和支部都有了新的变化。鱼部的麻韵一系的字并到歌部里来，而歌部的支韵一系的字并入到支部里去。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11] 确实，看东汉人的诗文用韵，这种情况非常明显。但是，上面已经分析过，歌部字与鱼部的麻韵一系字相谐、歌部字与支部字相谐，在西汉楚辞音系区域中已相当明显地反映出来了。如果人为地在东汉与西汉之间划一条界线，把西汉的这种情况名之为"合韵"，把东汉的这种情况名之曰韵部新变化。这似乎不太切合实际。虽然，东汉鱼之麻曰谐、歌之支谐支在合用数量上要比西汉来得多。但是西汉的支部独用仅五例，而歌支合用多达二十三例。这个情况难道不能令人深思吗？这个23：5的比式难道不能使我们将韵部变化的界线提前划在秦汉之交吗？当然完全可以。如果再进一步来看《楚辞》中的歌支用韵情况，恐怕对这根秦汉之间韵部变化的

东汉鱼歌支脂独用合用频率表〈周郑音系部分〉

韵部 次数 著者	鱼	歌	支	脂	鱼歌	歌支	歌脂支
郑众	1					1	
许慎						1	
张衡	45	8		21	9	17	
朱穆						1	
戴良		2					
蔡邕	33	4		11		4	2
边让		3					
蔡琰	1	1					
总计	80	18		32	9	24	2

东汉鱼歌支脂独用合用频率表〈楚辞音系部分〉

韵部 次数 著者	鱼	歌	支	脂	鱼歌	歌支	歌脂支
桓谭				1			
桓麟	2					1	
刘梁							1
祢衡	2	1		2		1	
孔融	1			3			
李尤	8	3	1	5		6	
总计	13	4	1	11		8	1

凡非周郑、楚辞两音系的人今皆略去。

界线也会犹豫的。要是再上溯《老子》中的歌支用例，我们就无法判断歌支韵部的演变融合到底在什么时候，因此，对于一部有方音音差、历史音变两种因素纠葛在一起的汉语音变迁史，如果撇开它的方音音差，专就历史音变来划分它们的演变时代，恐怕是不够精确的。

3　两汉歌支的方音音差和历史音变

西汉时期的歌支合用只局限于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刘向、东方朔、枚乘、刘胜等人的诗文中。司马、扬、王三人都是蜀郡人。从他们整个用韵情况来看，多与《楚辞》相同。因此可知，蜀郡的音系与楚辞音系大致是相近的，至少在歌支音读上是一样的。刘姓诸人及枚乘是

江苏北部人，属于江淮汝颍地区。这个区域也是战国时代的楚地，其歌支音读相同，乃是情理中事。至于东方朔，是山东人，从经传异文的信息中，发觉齐鲁方音的歌支也有与楚辞音系相近的地方。总之，西汉时期沿着长江北面一带及山东等地区，歌支两部的音读是不分的。

到了东汉，歌支的混杂，已成了全国较普遍的现象，不能再区分其方音性。这个结果，可以从下面几个原因中寻找解释。

一　《楚辞》的影响　　汉朝是赋的时代，汉赋的形式是从《楚辞》中变化出来的，这首先说明了《楚辞》与汉赋的关系密不可分。另外，从隋时释道骞能以楚音读《楚辞》，为当时所推崇，进而可推知汉时能以楚音读《楚辞》的必大有人在。从欣赏角度来讲，当时《楚辞》的"知音"很多，而能用楚辞音系的音来吟诵，自然更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所以《楚辞》的语音随着《楚辞》的传诵而逐渐扩展影响，而其中的某些语音就不知不觉地替代了其他方音。

二　汉赋的影响　　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刘向、东方朔等在当时首先取式于《楚辞》，开汉赋之先声。这并非他们有意排斥《诗经》形式，而是南方的文学风格，南方的好奇幻、喜铺叙的文学心理所致。如果要探究汉代之所以成为赋的时代，恐怕与西汉初年这些文学天才们本身是南方《楚辞》地区的人分不开的。西汉时期的大赋家，除了贾谊，大多是南方楚辞音系的人。这些人的语音反映在用韵系统上，都是歌支两部混而不分，与《楚辞》若合符节。贾谊用韵中虽然歌支甚少，但从时间、地域上来看，固守自己的方音是很自然的。逮及东汉，天下稳定已经二百余年，一时代之文化形式——赋的形式，早已定型。铺叙穷尽物态，辞句瑰奇，篇幅壮观的司马、王、扬之赋已广为流传。以《上林》《长门》《羽猎》等赋为例，史书上虽无类似"洛阳纸贵"的记载，但从这些作品与宫闱行事、皇上田猎、京都建筑等联系在一起，其流传的范围也就可以想见。这与上面所讲的以楚音吟诵《楚辞》的风气合起来看，东汉歌支相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就可以粗得其因了。

三　经济流通的影响　　东汉时，稳固的基业已长达二百余年，随着稳定局面而来的是：交通发达，经济、文化流通的必要性日益明显。经济的流通和文化的互相影响，不能离开语言，而语音是语言的外壳，所以，方音必然在这期间有所融合。

四　反切促进方音融合　　从服虔的《通俗文》和许注或高注的《淮南子》，以及马国翰所辑的《古文官书》郑氏经音等大量材料来看，东汉初期已经产生了反切，正因为方言中有方音的音差，正因为读经授经时有方音音差和历史音变的隔阂，所以反切必须应之而生。反切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准确标音。从表面上看，它是起着保持古音、保持方音的作用，但仔细审察下来，它也在起着一种融合方音音差、统一语言的作用。例如初期的反切标音，对歌支韵部的融合也有所反映。这个问题将在第五部分中加以讨论。

三　魏至隋歌支用韵情况

1　魏晋宋歌支

西汉由于司马相如、扬雄等取式于《楚辞》的缘故，使得楚地的方音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和扩展。到了东汉，因为政治、经济、经学等方面需要，要求有一个较统一的语音系统，以便各种交流，所以产生了反切。又因为政治、经济、经学、反切等各种因素同时作用于语言，使语音有所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方音音差。这些被消除的方音音差在后人看来，就成了历史音变。就歌支来说，自东汉“仪奇披移施离”等一群字由于楚方音读成支部音而被反切固定下来以后，到了魏晋宋时期在一般人的语音里，就再也不能区分它们与支韵字的音读了。魏晋宋凡用过歌支的九十多个文人中，有安徽的，如曹氏父子；有河南的，如应玚、阮瑀、阮籍、二潘、谢灵运等；有山东的，如鲍照、左思；有山西的，如郭璞……他们的用韵，从谐声角度来说，都是歌支相混的。试举例如下：

曹丕	为仪危知移（胡秋行之一）	驰为枝（大墙上蒿行）
阮籍	彩迤差知離（咏怀之七）	池宜枝篱随（又之四六）
潘岳	移枝披垂（寡妇赋）	岐垂逶差（相风赋）
鲍照	仪離枝知（代别鹤操）	枝崖離斯移（赠马子乔之三）
左思	枝池（蜀都赋）	靡跐（吴都赋）
郭璞	枝猗危（山海经图桃枝赞）	

这种现象在魏晋宋用韵中触目皆是。总计九十五个文人的二百八十四次支部用韵中，这种合韵数竟达一百八十七次，占比例62%。另外，依谐声为准，纯属歌部而流入支部的字自谐有九十一次；纯属支部的字自谐仅只五次；脂支相谐一次。这几个数字表明，魏晋宋时期“仪奇披移施離”等字读若支部之音，是断断乎不容置疑的了。

其次，再从与支部相谐的歌部谐声字的用字上来分析，可以发现，魏晋宋基本上没有超出东汉人用韵字的藩篱。

东汉与魏晋宋用韵字相同的有：

仪麾奇螭移亏危池宜離皮猗随妫疲驰羲蛇縻施为迤丽差罹委靡侈绮彼弛被义议陂

东汉有而魏晋宋无的有：

披垂羆褵谊扐虵离陁篱欹崎醨褫隋峗璃陊锜罢

东汉无而魏晋宋有的如：

漪堕靡陲伪篱觹俪曦吹椅逶曦沈跪倚蕊毁髓洒地睡寄诐

前面两种情况无庸讨论，最后一种情况值得一提。在东汉无用例而魏晋宋却有用例的韵字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因素，即在魏晋宋时期，歌部谐声字继续在流入支部。这也就意味着东汉时歌支的方音音差在全国还尚未达到完全的融合。经过考察，我们虽不否认这种因素存在的可能性，但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漪堕篱觹曦曦”等六字，《说文》不收，很有可能是在歌支融合之时或之后新出之字，那么它们的音读先天中就没有歌部的因子。“靡倚”二字在经传异文中已可证明它们早已有支部的音读（见下文）。余下几个字的谐声声符“垂皮为奇”等东汉已大量用过，因此，这些字也很可能在东汉就已读成支部音，而仅仅是未被反映到韵字上来而已。

2 齐梁陈隋歌支

齐梁陈隋继魏晋宋以后，新的歌支两韵部已经壁垒森严。齐梁陈隋文人的三百三十二次支部用韵中，有二百七十一次歌部谐声字与支部字混谐，比例高达81%强，歌部转入支部的字自谐的是五十五次，支部自谐的只有六例，混谐的比例要比魏晋宋更大些。但如撇开谐声系统，而以《切韵》系统来衡量，则这时歌支的分合从属已完全同《切韵》系统吻合。

总而言之，魏晋宋的歌支和齐梁陈隋歌支的分合从属，都与《切韵》系统相近相同了。周秦一部分歌部谐声字流入支部的过程，是由方音音差的融合转而成为历史音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东汉，成熟于魏晋宋，到齐梁陈隋时则早已完成。陆法言《切韵》的歌支只是将这个过程的终结实录下来而已。

3 对歌部转入支部之字的认识

上面将《诗经》到隋代一千年中的歌支用韵情况作了研究分析。从中已经明白，歌部一部分字流入支部，是方音与方音的融合而造成的。但这个结论导致另外一个亟待解释明白的问题：即既然方音的融合，能够造成谐声字的音变，那么为什么整个歌部只是一部分字混入支部，而另一部分却仍旧保持原来的音读不变？对此，我们将其原因概括为四点来加以解释：

一、周郑音系的歌支分读，楚辞音系的歌支同读。到了东汉，虽然经历了融合过程，但其结果是不可能完全将歌支界线泯没的。因为从韵读方面来思考，人们只会对歌支混谐的歌部谐声字发生疑问，从而去求得其音读。对于歌部独用的韵例，很可能会忽略过去。所以，混入支部的绝大部分是与支部混谐过的字。

二、最初的反切(或直音)，不可能标遍每一个汉字，人们往往是对容易产生疑问的字才标上反切。但一旦用反切给某个字标明了音读，这个字就很可能会产生文白两读。之后，尽管它在口语语音中可以各别，而在行文择韵中就必须按反切之音来用了（例外的当然也有)。

三、汉末三国鼎峙，并归于晋。西晋统治者司马氏是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晋统一后建都河南洛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中心。这个政治中心的语音，对尚未混入支部的歌部谐声字可以起一种稳定、遏止的作用。

四、魏晋宋之时，杰出的文人有很多是河南人，如应瑒、阮瑀、阮籍、山涛、潘岳、潘尼、谢灵运、庾阐……等等。在有诗文流传下来的人中间，籍贯是河南的有近八十人。可见，《诗经》中心区的文化在数百年之后又复兴起来了。这种文化的茂盛地区与政治中心地区的合一，对稳定那些未流入支部的歌部谐声字的音读一定有很大影响。

四　歌支韵部字研究

2　《说文》谐声字

阮元说："义从音生也，字从音义造也。"刘师培说："谷疑草昧初辟，文字未繁，一字仅标以一义，一物仅表以一名。然方言既杂，殊语日滋，或义同而言异，或言一而音殊，乃各本方言，增益新名。"张惟思说："创语言者非一人，而造文字者亦非一人，各人所见之象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夫盲人说象喻日，可以譬说其不一致之情形，正与创语言造文字者同其纷乱，因是一物而有数名，因是一字而有数义。"② "方音造字"，这自有清直到"五四"以后，已逐渐被学者们从理论上确定下来了。但是将它施之于实际，恐怕除了一些明显的方言字和一些用"考本字"的方法考出来的字而外，对汉字作一下方音字的钩沉工作，大概还未曾有过。但既然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既然是义从音生，字从音造，那么在几万个汉字中，一定混杂着各种不同方言区所造的方音字(因为人们在运用这些字时只重其义而不管其音，所以没有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这是无可怀疑的，这些未被引起重视，由各方言区所造的方音字混杂在一起，对于我们训诂研究和古音构拟，都是一种极大的妨碍。如果不将它们区分清楚，那构拟出来的古音系统也许不是纯粹的。如要使构拟的古音系统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语音或方音系统，那又不得不去区分它们。而要区分这么多的汉字，在目前来说，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通过对《说文》《广韵》等书仔细揣摩对勘，发现《说文》的谐声字中残留着一些古方音字的痕迹。这些痕迹为我们探寻某些谐声字的"籍贯"提供了线索，这些能提供线索的谐声字具有下面几个特征：

一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谐声字，它们是同一个义符(形符)。

二　它们的声符都有对转或旁转关系。

三　它们的释义互为训释。即"a，b也；b，a也"或"a，c也；b，c也"的形式(至于"a，b也；b，c也；c，a也"的形式，也可能牵涉不同方言区所造的方音字。但为谨慎起见，暂不作讨论)。

为什么说具有上面三个特征的字，作为某方言区所造的方音字呢？这是根据两形声字之间的音和义的关系，按照古方音的音差和文字发展规律及社会的发展，综合后而确定的。因为从文字发展顺序来看，商、西周时的甲骨钟鼎多象形、会意、指事字，形声字很少。而《说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中，竟有七千多个形声字。由此推知，这么多的形声字，大部分都是汉以前，西周以后的产物。联系当时的历史，自平王东迁以后，即进入诸侯割据时期。那时"雅言"通行的势力减弱，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于是"各本方言，增益新名"，但须与本"国"方音相吻合，不管与他方文字相异。因此，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是同义同形符异声符的形声字产生的社会原因。但是，尽管"各本方言，增益新名"，有一条准则，则是当时的人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形声字的"形"和"声"的各自职责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便产生了下列两种情况：

一 同是以一个形声字来命名某一事物，由于不同方言区在某一个声符或整个韵部声符的读音上不同，那么，尽管它们的形（义）符相同，而声符就会不同。比如说，周郑方言区是将歌部谐声声符和支部谐声声符分读的，但楚方言区却将两部合读一音，那么，周郑方言区如果造一个支部音的形声字，自然用支部声符；而楚方言区如果也造一个支部形声字，就有可能用上一个在我们看来是歌部的声符（因为他们混而不分）。这样，在我们研究古音古义中就有可能产生错觉。

二 甲地对一个新事新物造了一个形声字来指代，经运用流传后，流入乙地。乙地的人或者由于“方土”“侯国”观念的支配，不愿承用这个新形声字；或者由于这个形声字的声符所表的音与本方音有细微的差别；或者认为更换一个声符未尝不可，于是，他们更换了这个字的声符，从而产生了二个同形（义）符而不同声符的形声字。

如果以上两种情况中的甲乙两地在这个声符或整个韵部声符上有方音音差并有其对应规律，那么，这两个字的音读就一定有古音学家所谓的对转、旁转关系。

但第二种情况也会出现另一种形式。即：乙地的人如果承认并袭用这个形声字，那他们自然是用他们的方音去读这个形声字。如果两地在这个声符音读上有方音音差，那么这个字就会有相对应的两个读音。

上述情况所产生的声符随方音而异的不同的形声字同时发展流行，共司一职。到了汉代，在客观中和许慎主观意识上，必定会出现两种新的情况：

一 两个字（或三、四个字）的音读仍然各异。

二 两个字（或三、四个字）的音读已经融而为一。

对第一种情况，许氏以“a，b也；b，a也”，或者“a，c也；b，c也”二种形式来处理。

对第二种情况，许氏以“zx，从z，x声”，“zg，zx或从y（声）”的形式来处理。

应该明白，许氏这样处理，只是将文字客观的同义现象或异形同字加以归纳，并不是说他完全知道这些字产生、流传的来龙去脉。而我们正是从这无意识中窥测到了文字的“籍贯”和它们之所以读音不同的原因。

下面，就《说文》形声字中有关歌支两部的字来加以讨论。先看许氏的第一种处理形式：

《说文·玉部》瑳：“玉色鲜白。从玉，差声。”

玼：“玉色鲜白，从玉，此声。《诗》曰：‘新台有玼。’”

瑳玼同从玉，知与玉有关。而一从差声，在歌部；一从此声，在支部。其义却同为“玉色鲜白”。这就是同是对“玉色鲜白”之义造一个形声字，由于不同方言区对“此”“差”两个谐声声符的音读不同，因而造出了二个同形（义）符同义异音符的形声字。下面，对“瑳”“玼”两字作两种推测：

一 假设语音中已有一音表达“玉色鲜白”之义，这个音的实际音读是支部音，这就有两种可能：

（1）瑳玼两个字于不同方言区差不多同时被造出。周郑方言区造出了“玼”字，读支部音；楚方言因为将歌部音（差）读如支部音（此），故造出“瑳”字，亦读支部音。

(2) 瑳玼两个字先后被不同方言区所造出。如周郑地区先造出"玼"，流入楚地，楚人或不愿承用，而改其声符"此"为"差"而用之(楚人并不觉得"此""差"有何分别)；如楚人先造出"瑳"流入周郑地区，那里的人觉得这个形声字的声符与实际语音中的音不一致，因此改"差"为"此"，以合口语读音。

二 如果"玉色鲜白"义由周郑地区首先运用，并读同歌部音而造出了"瑳"字，流入楚地，楚人好事者易以"此"声，而认为无关音读。因而"瑳""玼"两字遂来到人间。

凡下面所列，理均同此。

《说文·髟部》鬄："髲也。从髟，易声。髢，鬄或从也声。"髲："鬄也。从髟，皮声。"

按鬄字从易声，当在支部。而又曰"或从也声"，则在歌部。十六支、十七歌比邻，故段玉裁说："合韵最近。"髲从皮声，当在歌部，而与鬄互为转注，深可明其造字方域的关系。至于段氏于"髲"字下改"鬄"为"益发"，以孔颖达《诗经正义》为据，似可信。但钮树玉《说文校录》说："《玉篇》注同，《诗·君子偕老》正义引作'益发也'，盖误引他书。"我们认为钮氏所说《玉篇》亦非原本，因陈、丘、吴等人修订时，删改很多，不可尽信。但二徐校《说文》，连《诗经》孔颖达的疏文也不读，似乎不可能，读而不以"益发"改"鬄"字，更可一疑。料想二徐必有所本，故今仍从之。况"鬄"或从也声，也足可说明二字的歌支关系。

《说文·页部》𩔆："小头𩔆𩔆也。从页，枝声。"颗："小头也。从页，果声。"按𩔆从枝声属支部，颗从果声隶歌部。

以上是歌支的方音字。我们从《楚辞》和西汉的用韵中，发现歌脂通谐，支脂通谐的例子不少。它们反映在形声字上也不在少数。略举于下：

《说文·食部》饥："饿也。从食，几声。"饿："饥也。从食，我声。"

《说文·肉部》腄："瘢胝也。从肉，垂声。"胝："腄也。从肉、氐声。"

《说文·人部》倚："依也。从人，奇声。"依："倚也。从人，衣声。"

饿腄倚，古属歌部；饥胝依，古属脂部。

再来看许氏的第二种处理形式：

《说文·艸部》芰："蔆也，从艸，支声。"茤："杜林说："芰从多。"段氏看到从支声与从多声是歌支的纠葛，就说："支声在十六部，多声在十七部，二部合音最近。古第十七部中字多转入第十六部。"这个字颇能说明问题，我们从"蔆"字下注"芰也，从艸，凌声。楚谓之芰，秦谓之薢茩"，得知"蔆""芰""薢茩"三词是不同的地方对"蔆"这一水生植物的不同命名，因此它们在声韵中无一点关系。而"芰"许明说是楚方言。既是楚方言区的字，自然从"多"从"支"同是一音，并无区别。杜林说从"多"，可知他已看到有"芰"和"茤"两个同义同形(义)符异声符的字。杜林生活在东汉与西汉之交 由此可推知西汉，至少是西汉末期已有"芰""茤"两个字存在。这种例子出现在西汉或西汉以前，只有从古方音对应律，从古方言区造字的角度来分析解释，才妥贴。

《说文·舌部》舓："以舌取食也。从舌，易声。䑛，舓或从也。"段注："也声古在十七部，与十六部合韵最近。或作'舐'。"按"氏"亦在十六部支。

《说文・女部》㚤："美女也。从女，多声。㚤，㚤或从氏。"

《说文・弓部》弛："弓解弦也。从弓，也声。𢐦，弛或从虒。从"也"声当在十七部歌。而段氏在"也声"下说"十六部"，在"从虒"下又说"虒声亦在十六部"（从他的"亦"字中，可知将"弛"归入十六部非刻本之误，也不是他一时的笔误）。明明是歌支关系，而他竟不以谐声归韵，这大概是他觉得"弛"字早就该读支部音的缘故吧。

《说文・车部》輗："大车辕耑持衡者。从车，兒声。䡝，輗或从宜。"按"宜"古在歌部，"兒"是支部。

2 《说文》读若字

关于《说文》中的读若字，有的认为主音，有的则认为既主音又主义。这个争论起于段玉裁与钱大昕。其实，《说文》读若的情况非常复杂，主音与主义以及既主音又主义都能在八百个读若字中找到例证，唯有严章复执着钱氏的观点而走向极端，为后人所不取，杨树达《说文读若探原》提出读若与经传异文的关系，但他也自知不能解决整个说文读若问题，我们现在依方音造字这个客观为原则，从方音对应律和历史音变的角度提出对读若字的看法。这个看法不但能包孕杨氏观点，并且能解释比之更多的《说文》读若字。上面已经较详细地阐述了汉语的方音造字问题，这些依方音而造之字的音必然是不统一的，而当时人对形声字的形与声之间的关系又是很清楚的，为了反映汉字的实际情况，许氏就只有用读若来解决。我们结合汉代历史，来推测许氏的心理，应有这样两种情况：

一　从方音对应律看：一个谐声字依其声符应读甲音。由于方音关系，此字经流传通行后已以乙音为人们熟识。为了既标明字形结构，又忠实于实际音读（乙音），许氏便用"从某，甲音，读若乙"的形式来解释。

二　从历史音变论：一个谐声字在周秦时读若甲音，汉代已经读作乙音，为了既忠实于汉代读音，又能揭橥文字形体结构（谐声字的义符和声符），亦即揭橥谐声字的古音，许氏当然要说"从某，甲声，读若乙"了。

因此，《说文》中的"从某甲声，读若乙"的公式，正是反映了汉代音读歧出的实际情况。下面来看看《说文》中歌支读若的实例：

㥴："怟㥴，不忧事也。从心，虒声。读若移。"按"㥴"与"移"义不同。《说文》移下作"从禾，多声"。此处说"读若移"。"㥴"从无读如歌部音的记载，则知"移"在许时已有支部的音读。

嫷："愚戆多态也。从女，巂声。读若隓。"按"嫷"从巂声，属支部。隓从𡋬声，𡋬从左声，在歌部。巂无歌部的读音，今两字同读，反而可知隓有支部的音读。

𨌪："连车也。一曰却车抵堂为𨌪。从车，差省声，读若迟。"按迟在脂部，差在歌部。迟无歌部的读音，反知𨌪读如脂音而近支音。

䏿："乘舆金耳也。从耳，麻声。读若渳水。一曰若《月令》靡艸之靡。"麻声古在歌，渳字则在支。段氏曰："古音在十七部，音转入十六部。"什么叫"转"？难以名状。但许说读若渳、

靡。可见当时一定有两个音读。

銐："曲銐也。从金，多声。一曰鬵鼎。读若掎。一曰诗云'侈兮哆兮'。"按多声在歌，奇声在支。《玉篇·金部》"銐"字注引《说文》之文。而下字"鉙"注曰"同上"。"鉙"字《说文》不收，或是后起字，而从氏声，则可以窥见"銐"字的音读。

趍："趍赀，轻薄也。从走，虒声。读若池。"按池从也声在歌，虒声在支。假设许氏不知道或者当时实际语音中"池"没有支部的读音。想必许氏是不会这样说的，因为赀池在意义上风马牛不相及。

䮞："小危也。从危，耑声。读若捶击之捶。"段氏说："《广韵》之累切，大徐旨沇切，由十四部转入十六部。"按十六部是支，十四部是寒。但许氏说："读若捶击之捶。"捶从垂声在歌部。如"䮞"读如十四寒部之音，则是歌寒对转问题，偏偏《广韵》入支，由此可见歌寒支的关系。

3 经传异文字

周秦典籍，据后人考证，有许多异文。所谓异文，即是指二种现象：一，同一经的同一句子中的字，甲本作a，乙本作b；或今文作a，古文作b。二，某经文作a，另一经或其他书籍在引用时作b。产生异文的原因很多，如籀篆隶楷的演变，抄手刊工的刀笔之误 古今用字的不同，浅人的妄改……等等。但这里我们还要拈出两种未经人道的情况：

一　从空间而论：周秦典籍，本来都是按自己的方音写成的。在共时的流传中，随方言方音的差异而改变原字，产生异文。

二　从时间而论：典籍遭秦火后，多系经师口授才得以流传。在口授中，固不免随方音而失原音。但主要是在这数百年中 文字已发生变化，因而汉时随经师口授而记录下来的文字便有许多异文。

这种由方音和历史所造成的异文情况，与上面所述的《说文》谐声字情形相似。下面，以经传异文中的谐声字来探究歌支韵部的方音性。

褫拕（拖）　《易·讼》："终朝三褫之。"释文云："郑本作拕，徒何反。"（惠栋《集解》本改为"拕"）按《说文》云："褫，夺衣也。"《淮南子·人间》高注："拕，夺也。"是褫、拕义相近。许慎说："褫，读如池。"钱竹汀说："古读褫如拕。"段氏以为：拕者，褫之假借字。根据古诗文用韵和谐声声读等大量材料总结下来，可知"虒"声符音读基本没有变（或变得很少），而"也""它"声符却随着歌部经过了很大的变动。因此，钱氏随文异读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许氏读若池的也声虽然古属歌部，但以"也"为声符的字早有读支部音的趋势。因此，池当读如"褫"，同在支部，它们两个字，是《周易》一书在不同地区流传时，因楚、周郑或齐等方言区方音的不同，经师口授音读的不同等原因所造成的。至于要将"拕""褫"具体落实到某一方音区，因为牵涉到我们在《说文》谐声字一节中所述的好几种情况，还有待考证。

玼瑳　姕傞　齹骴髊　《诗·鄘风·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周礼·天官·内司服》郑玄注引此文，陆德明释文："玼音此，刘（按指刘昌宗）仓我反 本亦作瑳，与下瑳同。"《诗·小雅·宾之初筵》："屡舞傞傞。"《说文·女部》姕，引《诗》作"屡舞姕姕"。《礼记·月令》："掩骼

埋胔。"《吕氏春秋·孟春》引作"揜霾骼髊"。高诱注："髊读水渍物之渍。"（渍，王一王二均在智反。《广韵》疾智切，皆在支部）《淮南子·时则》作："掩骼薶骴。"按玼骴胔从此声，在支部。瑳傞髊皆从差声，在歌部，说见上文《说文》谐声字。

施鼋 《诗·邶风·新台》："得此戚施。"《说文·黾部》鼋："䵶鼋，詹诸也，诗曰'得此䵶鼋'。言其行鼋鼋。黾从，尔声。"按戚施即䵶鼋。鼋鼋即施施。段玉裁说："《王风》毛传曰：'施施，难进之意。'此言所以名鼋鼋也。"《孟子·离娄下》："施施从外来。"当是用其反训之义。施从也声，在歌部。鼋从尔声，段氏曰："古音在十六部、十七部之间。"这是因段氏认为"鼋"是支部音，而施在歌部，所以这样说。

媞媞姼 《诗·魏风·葛屦》："好人提提。"《楚辞·东方朔〈七谏·怨世〉》："西施媞媞，而不得见。"王逸注："媞媞，好貌也。《诗》曰'好人媞媞'也。"是提提与媞媞同，《汉书·叙传》："姼姼公主，乃女乌孙。"颜师古注："孟康曰：'姼音题，姼姼，惕惕，爱也。'此说非也，姼音上支反，姼姼，好貌也，魏诗葛屦之篇曰'好人提提'，音义同耳。"不管是"音题"也好，"上支反"也好，总之都在支部。而且《说文》姼或从氏，可知姼早就有支部的音读。

施易 《诗·小雅·何人斯》："我心易也。"陆德明释文："易，夷豉反。韩诗作施。施，善也。"李富孙《诗经异文释》卷九⑬，"笺云：'施犹易也。'《论语》'君子不施其亲'何宴注：'施，易也'。《淮南子·俶真》注：'施读难易之易。'施与易音相近，故毛韩本所从各异，而训义亦不同。"按施本在歌部，但早就有支部的音读。毛韩诗的异文即是一证。

靡是 《诗·大雅·抑》："万民靡不承。"陆德明释文："靡，一本作是。"阮元《校勘记》："正义云：'无有不承顺而奉行之。''是'，其本作靡字。"段玉裁《毛诗故训传》："'万民是不承'。依《释文》别本与笺合。"⑭

髢鬄 《诗·鄘风·君子偕老》："不屑髢也。"《周礼·天官·追师》引作："不屑鬄也。"说详见《说文》谐声字一节。

惕施 《尚书·盘庚》："不惕予一人。"《白虎通·号》引作"不施予一人。"按《说文》：惕，敬也。施，旗旖施也。义不相及，必两音相同相近，所以才假用。

庳罢 《周礼·夏官·司弓矢》："庳矢。"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庳读为人罢短之罢。"陆德明释文："庳，方二反。"按郑众是东汉初之人，他能以罢音注庳字，可知西汉末已有此读音。

篪笹 《礼记·月令》："仲夏之月……调竽笙笹簧。"陆德明《释文》："笹音池，本文作篪。同。"周邵莲《诗考异字笺余》卷八以为《诗·小雅·何人斯》"仲氏吹篪"，"篪"一作"笹"。⑮今本《诗经》皆作"篪"，不知周氏何据。《淮南子·时则》："调竽篪，饰钟磬。"高注："篪读池泽之池。"篪在支部，笹在歌部。

阿庪 《仪礼·士昏礼》："当阿。"郑玄注："阿，栋也……今文阿为庪。"徐养源《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阿与庪不同，此古今文异字异义也……庪当以技为声，技从支声。古支佳韵往往与歌麻相出入。阿庪同字，不为无因。"⑯

祇多 《左传·襄公二九年》："祇见疏也。"陆德明《释文》："祇，音支。本又作多。音同。服虔曰：'祇，适也。'"《论语·子张》："多见其不知量也。"刘宝楠正义："多与祇同，祇训适

也。"按以"多"为声符的形声字读若支部之音的很多,如"移侈"等。而"多"读支部之音的,文献无存。这里与"衹"为异文,"衹"在支部则当时方音中必有将"多"读如支部音的地方。

漪也猗兮 《诗·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猗。"汉石经作"河水清且涟兮。"《诗·曹风·鳲鸠》:"其仪一兮。"《礼记·缁衣》作"其仪一也。"《诗·鄘风·君子偕老》:"玉之瑱也。"《说文·玉部》瑱下引作"玉之瑱兮。"《书·秦誓》:"断断猗,无他伎。"《礼记·大学》引作"断断兮,无他伎。"(此处兮伎或属韵脚)按漪与猗属歌部,兮字却在支部。

榹杝 《尔雅·释木》:"榹桃,山桃。"《大戴礼·夏小正》"六月煮桃"汉戴德传:"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宋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引《唐韵》云:"此书云椸桃也者山桃也,椸当作榹,盖传写之讹。"按椸别本皆作杝。杝在歌部,榹在支部。

被褅裼 《小雅·斯干》:"载衣之裼。"陆德明释文:"裼,他计反,《韩诗》作"褅"。音同。……齐人名小儿被为褅。"裼褅支部(裼在入声之锡)被在歌部。齐人读歌部之"被"为支部之"褅"。与东方朔、刘向等人用韵相合。

兮呵 传世本老子《道德经》中语气助词多用"兮"。如"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寂兮寥兮"等等。今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兮"多作"呵"。如"忽呵恍呵"、"恍呵忽呵""萧呵寥呵"。兮支呵歌,长沙古属楚地,其以呵代兮,更可见楚方音中歌支二部的音读。

4 联绵字

一个意义相同的联绵字往往有许多不同的形体。最典型的例子——"逶迤"一词竟多达八十几种写法。将这些义同形不同的联绵字排列在一起,从声符,音读上去考察,就可以发觉它们之间有很多音韵上的关系。如果从它拆开即无意义和音读上有双声迭韵的特点来看,可知它的流传在很大程度上靠它的声音。前面已经谈到古人行文写字往往根据自己的方言方音,那么,他们必然会在联绵字上留下自己方音的痕迹。

媞媞惕惕忯忯 《汉书·叙传》:"媞媞公主,乃女乌孙。"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媞音题,媞媞、惕惕,爱也。"《尔雅·释训》:"忯忯、惕惕,爱也。"郭注:"忯忯未详。"郝疏:"忯者,《说文》云:'爱也。从心,氏声',"按媞媞即忯忯,它们是方音不同所致的不同字形,颜师古以为"媞媞,好貌也",而以孟康之说为非。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好貌,所以爱之,意义上本来就有联系。

踶躧跢跦 《广雅·释训》:"踶躧,跢跦也。"王念孙《疏证》:"此双声之尤相近者也,急言之则曰踶躧,徐言之则曰跢跦。"按此仍是不同方言区对不同声符所读的同一个音。《方言》卷十三:"江东言跢。"江东属楚地,楚音系歌支不分,故"多"声之"跢"读如支部音之"踶"。

5 地名人名音读字

历史上的地名字和人名字,一旦被某一地或一人专用固定之后,任凭这个字后来有多大的音变,而在已被专用固定在人名地名上的音基本是不变的。如樊於期应读"樊乌基",屠岸贾应读"屠岸沽",桑乾应读"桑干",会稽应读"桧稽"等等。所以,这种音读最易保存古音,

假如将它和地域联系起来，就可以考见古代的方音。

暆　《说文·日部》："日行暆暆也，从日施声。乐浪有东暆县。读若酏。"按施从也声在歌部。《汉书·地理志下》："乐浪郡……县二十五：朝鲜、讲邯……东暆……"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音移"。班固著《汉书》已载有东暆县（县址在今朝鲜京畿道国城西南），可见其县在西汉以前，至少在西汉时已有。应劭祖籍河南项城，是东汉末年献帝时人。那时一部分歌部字已经流入支部，"移"字也早已读支部之音（这从"两汉的歌支"一节中已可知）。他以"移"注"暆"，可知"暆"也读如支部之音。其次，暆，《广韵》弋支切，《集韵》余支切，一律在支部，而无歌部音的反切。以此推知，"暆"在西汉以前，至少在西汉时已读如支部之音。也有可能它"出生"之时就是以支部之音为音读的。

黟　《说文·黑部》："黑木也，从黑，多声。丹阳有黟县。"按从多声当在歌部。所以段氏说："古音在十七部。"但从《唐韵》《广韵》《集韵》及以后各韵书看来，一律读作支部或脂部，没有一个歌部音的反切。黟县在秦时即有，遗址在今安徽黟县附近，在当时属楚地，所以黟读支部音是与当时方音相吻合的。

差斯　《左传·襄公十四年》："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孟子·离娄下》"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按庾公差即庾公之斯。差在歌部，斯在支部。

6　反切与直音

初期的反切，都不免带上制反切者自己的方音色彩。所以，从早期反切上下字，可以约略窥测到当时方音之间声韵母的分合。直音亦如此。下面是从《经典释文》中辑录出来的以歌切支和以支切歌的反切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由语音变异而导致谐声系统进一步涣散后的紊乱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明了周秦歌部字流入《切韵》支的中途行程（为了省篇幅，不将原文录出）。

郑玄　髲音发　纰毗移

吕忱　觭江宜、丘戏　栘上泥　郑几吹　箷上支　齹才可、士知　侈充豉

　　䗐弋豉

郭象　跪巨儿　胣诗氏

郭璞　禨巨移、常支　枳巨宜　胣诗氏

李轨　忮之移、音支

刘昌宗　酏书支　迆徒河（见下文论述）　斯霜绮（斯音赐）　疷之移、音支

顾野王　哆昌可、尺纸　隸平被

施乾　弛尺纸

这些歌支互切的例子，从音读上给了我们一个可靠的证据，侧面说明了汉魏以后的歌支情况。

六 《切韵》支部字分析

前面几个部分，已经从韵文系统和文字系统二个方面阐述了歌支的同异和它们的方音性，由于引起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历时与共时综合探讨的原因之一，是《切韵》支纸寘三韵中的字从谐声角度来看，歌支混杂太引人注目。所以，对《切韵》的支纸寘三部，要作一下分析。

很庆幸，王国维手写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敦煌发现的三种《切韵》残本中，切二较完整地保留了支韵，切三较完整地保存了纸韵。我们以这二个残本为主，再参考《王仁昫刊谬补缺》残本、五代刊本和《广韵》来分析，这样或许要比单以《广韵》来分析更能接近陆、颜、萧等人撰著《切韵》的本旨。

切二支韵稍有残缺，收字共计一百五十二个。如果依谐声来归类，其中有八十九个歌部谐声字，占支韵总数百分之五十八点五，完全已反客为主。(至于周秦的支部谐声字到《切韵》中又分立出齐，这别有原因，当另作他论。)切三纸韵无缺，收字共一百三十五个。歌部谐声字六十二个。占纸韵总数百分之四十五强，亦将近"分庭抗礼"。这种比例，与《切韵》其他各韵的谐声归纳比，是比较突出的。

进而来讨论支韵的等例和歌支谐声字来源的关系。支韵本是《广韵》八个重纽韵之一。这里姑且撇开重纽不谈。平声支韵共有三十七个小韵，其中九个四等，二十八个三等，上声纸韵共有四十五个小韵，其中七个四等，三十八个三等。从这些小韵中，我们看出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即凡在周秦属歌部的字，基本上都在三等，而周秦时本来是支部的字，大多都在四等。只有下面几例没有按部就班：

应在三等而入四等者：许规切隳；姊规切厜(以上支)，随婢切𥶍(以上纸)。

应在四等而入三等者：弋支切橵；渠羁切魃；巨支切祇岐等十一字；是支切提堤等五字。

这些例子我们暂且不谈、先来探研一下下面这个现象：

"移"字依谐声当在歌，似乎应列三等。但等韵将它列在四等。《切韵》支韵第一小韵章移切下"支枝"等十个字都是周秦时的支部谐声字，确实都是四等字，支依谐声当在支部，似乎应列四等，而等韵反将它列入三等。《切韵》支韵第二小韵弋支切下移𪁉迤等十一个字中除"橵"外，全是周秦时的歌部字。再查《刊谬补缺切韵》纸韵，支又有陟尔切一音，也属三等；齐韵移又有康西切一音，也属四等。这使我们发生两个疑问：

1. 章移切支；弋支切移，似乎支移无别。到底有否区别？

2. 按谐声，支移有别，而且应该是支四移三。为何情况正相反？

我们先来看"移"字，"移"在《诗经》韵脚中没有出现，无法用同谐字来判断它的读音。在《楚辞》中有二见。一是《大招》佳规施卑移，一是《渔父》移波酾为。楚方音虽然歌支不分读，但有实可稽的却以"移施"为最早。再从《经典释文》所引六朝时的反切来看，以"移"切支部字或以支部字切"移"的很频见，可见"移"字读同支部音的历史最早也最广。陆法言等人根据这种情况，所以将它作为四等字的反切下字。关于"支"字，《经典释文》所引的六朝反切以

"支"切歌部谐声字的也有好几例,而且宋齐梁陈文人的韵谱中,"支""枝"两字与歌部谐声字(后都流入支部的字)同谱的特别多,料想这种情况对"支"字本身准确的音值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陆氏取"支"切"移牑"等字,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由此可知,"支""移"两字在《切韵》中都具有三等和四等两种性质。明确了这一点,上面的以巨支所切的"祇岐"等字和是支切"提堤"等字,就不必依等韵图的准则而认为它们是三等韵了。支在作这些字的反切下字时,是以四等韵的面貌出现的。同样,弋支切檅,也不能作为特例来论。

唯有应在三等而入四等的"随厜"等一定有它们没有被考出的历史原因在里面。

关于"匜"字。《说文·匚部》:"从匚,也声。"古属歌,《广韵》入支。《广韵支》弋支切"匜"下曰:"杯匜,似椑,可以注水。又羊氏切。"按切二作"㔾"。释曰:"杯也,似椑。又羊□反。"王二亦作"㔾"。释曰:"杯也,似椑。又羊氏反。"三种韵书解释一脉相承,不说有歌部之音,在歌部也找不到"匜"字。但《仪礼·既夕礼》"槃匜"陆德明《释文》引刘昌宗曰:"徒何反。"则明明是歌部音。刘氏生活在四世纪中,籍贯无可考。依他的生活年代论,"匜"字早已以支部音风行于社会了。他注"徒何反",可能有二种原因:一是他的方音中还有这种音;一是他根据某经学大师的师读沿袭而注。从大量材料来看,四世纪时歌部字支音化的"运动"基本结束,因此,法言著《切韵》,就理所当然地归入支韵,而排斥"徒河反"。到了《集韵》时代,丘雍等人为了网罗反切,保存古音,故在戈韵唐何反下收到"匜"字。

七 结 论

根据历史语音形成、发展原理的规律和实际文献的证明,周秦以及以后各时代都有雅言和方言同时并存。古方言中分歧最大的是方音,并且最不易区别的也是方音。因为字形字义一经写到纸上,形成句子,即能分指其形并有较明确的意义。唯有方音,由于汉字特点——重认不重读的缘故,使得一般人都忽略过去。现代的方音,通过实地调查、记录、整理,立即可找出方音与方音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对于古代方音对应关系的构拟,就要看我们对古文献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正确与否而定。前人研究这个问题的理论基础是古今音不同,因而他们的研究只到"合韵"为止。我们的理论是古音发展的时空观。因而本文以古今音为经、古方音为纬,以韵文为主、以文字为辅,将歌支两部作为实例,进行了一次共时与历史、韵文与文字的综合研究。目的是想探究出形成"合韵"的真正原因和汉语音在社会历史中的演变轨迹。因为,"合韵"问题从反面论,是古音研究中分部多少的症结;从正面论,则又是解决古音研究中分部纠纷的关键。汉语语音演变轨迹的揭示,对汉字声韵"籍贯"、谐声字同形同义异声符产生原因、《广韵》是单一还是综合体系等一系列问题,将会有一个不同于前人或较前人为可靠的解答。所以,这两个问题一旦解决,可以使我们对周秦古音的历史原貌有一个新的认识。

歌支两部的综合研究结果表明:

在研究上古音歌支两个韵部时,可将地域分为周郑音系和楚辞音系。周秦之时,周郑音

系歌部音和支部音绝然分读，而楚地则将歌部音读成支部音。西汉之际，歌支音读虽然大致如周秦，但楚地文人辈出和文化勃兴，为以后歌部中的一部分字流入支部创造了条件。到了东汉，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歌部中一部分字受了楚音的支配，流向支部，而这时反切的产生，也促进了这个音变的过程。晋朝的建立，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又回复转移到周郑音系区域，它使得余下的一些歌部字的向支部同化受到遏止。这个时期，韵书字书接踵产生，从书面上固定了每个汉字的读者。它既使"流浪他乡"的谐声字以"他乡"作为"籍贯"而就其韵书之位，同时也使"安守本土"的谐声字以"原籍"的音读被加以稳定。但是，这在一些精于音理的学者如陆法言、颜之推等人的眼里，仍能分辨出其中的细微差别。《切韵》支韵中，歌部谐声字用三等字作反切下字，本支部字用四等字作反切下字，正是陆颜等人对文字音读混淆现象辨别审察以后，既考虑到古音，又照顾到通行读音而加以区别排列的结果。

从《论文》谐声、读若、经传异文等各种文字现象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汉字在古方言的音读中存在着音差。这种音差，是我们肯定周秦时的语音存在方音音差的有力佐证。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遍考每个方音字的"出生年月"和"籍贯"。但是，将来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流传的文献资料，在汉字的形、音、义分别深入研究的同时，将语言和古书正讹、三代考古、甲金文、社会历史等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研究，有些汉字的"出生年月"和"籍贯"并非不可考见（虽然要考见相当数量的汉字是不可能的事）。可以预见，整部汉语言史的研究，最终必然要向这个目标进军。

一九八二年三月初稿

一九八四年五月修改

说明：本文撰写时，周祖谟先生《唐五代韵书集成》尚未出，手头又无王三，故仅据《十韵汇编》中的资料统计歌支二韵之字。修改时，因时间急迫，仅于文字上略作修正，于歌支二韵之字，来不及据《集成》补正，今仍旧稿。

附注：

① 《尹文子》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

② 《全唐诗》卷八百七十。

③ 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

④ 王先生说见《诗经韵读》，陆先生《诗韵谱》见燕京学报专刊二十一号。

⑤ 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楚辞音均》。

⑥ 弭从耳声，当在之部。但《说文》说："或从兒"，知此字又有支部读音。所以段氏在"弭"下说"在十六部"。但他在《音韵表》五中将"涕弭"作脂部韵，"弭"外不加圈，当是一误。林莲仙《楚辞音均》作支脂合韵，但她在第五章《楚辞韵字考异》（311页）中归入脂，这或是笔误。

⑦ 《陈风》所表现的歌支虽然不混，由于他地近楚国，因而不能肯定他一定分或不分。这里将他作为周郑音系的南面边缘。

⑧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26页。

⑨ 《古文苑》卷十七，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

⑩ 至于贾谊在歌部和鱼部都只有几例的用韵中，却有一例确确实实的歌鱼同用：《吊屈原赋》鱼蚁。联系贾生的籍贯（河南洛阳）和短暂的生平，我们暂不讨论其原因，但这却已向我们透露了一点信息。

⑪ 同8。

⑫ 阮说见《揅经室集》卷一《释矢》，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刘说见《新方言后序》。张说见《齐大国学季刊》新一卷二期《语音历史观解蔽》。

⑬ 李富孙《诗经异文释》，《皇清经解》咸丰补刊本。

⑭ 段玉裁《毛诗故训传》《皇清经解》咸丰补刊本。

⑮ 周邵莲《毛诗考异字笺余》卷八，《木犀轩丛书》本。

⑯ 徐养源《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皇清经解》咸丰补刊本。



上古唇音阴声韵尾之隶、盖、荔三部试拟

余迺永

上古收唇音阴声韵尾诸部，其韵尾于《诗经》时代已转异殆尽，是以论古韵者，虽就谐声与平音位系统之成组出现言而知其必有；甚至如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早为葉、谈及缉、侵二系胪列所属阴声字，仍未之立部。岂以此类字少或尚待深究，故尔如是处理耶？兹试由1.有语源关系之谐声字、2.《广韵》又音、3.谐声声符与谐声字之中古音系列；然后旁考此类字音所出现于中古韵目之等第，釐订分别与缉、侵、盍、谈、怗、添① 六部配搭之谐声时代唇音阴声隶、盖、荔三部古韵界限。

1. 有语源关系之声符与谐声字

上古阴声与入声相配，故欲吻合构词学之观点，能自形、音、义三者交互关系、推溯此种原系古今字或因语义衍申遂孳乳为二之谐声系列，从而揭示上古有唇音阴声韵尾，厥惟自入声收-p 韵尾诸字谐声寻之耳。试列如下：

入*-p 缉韵人执切；内*-l② 队韵奴对切；纳*-p 合韵奴答切

《说文》："入，内也。象从上俱下也。"又"内，入也。从冂、入，自外而入也。" 二字互训。甲骨、金文入字作"∧"。林义光《文源》谓"象锐端之形，形锐乃可入物"③。内字甲骨文作"冈"，与丙字形似，故金文锐其顶为"内"。《史记·范睢蔡泽传》："恶内诸侯客。"索隐："内犹入也。"

内字又孳乳为"纳"。《克鼎》："出内朕命。"《诗经·大雅·烝民》："出纳王命。"《释文》："纳本作内。"《说文》："纳、丝溼纳纳也。从糸、内声。"纳字原指丝之溼纳，今广州口语谓物之濡湿为"湿纳纳"（"纳纳"正音读 nap-napʔ或转读 nɐp-napʔ④），即此义。入字中古日母，内、纳二字泥母，声母同属上古*n-辅音；缉部谐声时代元音为圆唇后次高元音**o⑤，是以其阴声转入中古合口队韵。"入"因语义之衍申而有内字，"内"因变读而假借?湿纳之纳字代之，是以"内"与出纳之"纳"固古今字也。

立*-p 缉韵力入切；位*-l 至韵于愧切

甲骨、金文及经传立、位同字。如《周礼·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 又《颂鼎》："王各大室，即立。" "即立"犹书传之"即位"也。

世*-l 祭韵舒制切；枼(葉)*-p 葉韵与涉切

《说文》："世、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亦取其声。"又"枼、槅也。枼、薄也。从木、世声。""葉、艸木之叶也。从艸、枼声。"

按金文世、枼、葉一字，《陈侯午錞》世字（𦭧）从立声，尤见其来自**-v(⟷**-p)⑥ 蜕化

PDG

为*-l之来源。林义光《文源》谓"草木之葉重累百叠，故引申为世代之世"是也。"世"下加木旁，后再加艸旁，均累增形符字；《说文》遂以从木者训木之楄，与从艸者分别。又《说文》训"三十并也"。音合韵苏合切又盍韵私盍切之"卅"为世字亦声则非也。古文卅、世实不同字，特二字诗韵同在叶部，且以字形近似致传写相混；注经家遂以二字通假，犹《论语·子路篇》："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之类。《说文》"三十年为一世"之释，当亦由傅会卅字含义所订。

盍*-p 盍韵胡臘切；盖*-l 泰韵古太切又盍韵古盍、胡臘二切

《说文》："盖、覆也。从血、大声。"又"盖、苫也。从艸、盍声。"盍、蓋二字同苫覆义外，复为疑问词"何不"之合音。《尔雅·释言》郭注："盍、何不也。"《论语·公冶长篇》："盍各言尔志。"此"盍"正《礼记·檀弓》："子蓋言子之志于公乎？"之蓋字。《释文》："蓋、依注音'盍'，胡腊反。下同。何不也。"又盍字从"血"，无所取义，金文血、皿于偏旁相混；《说文》因以盍字作"盇"，非也。

合*-p 合韵侯阁切又古沓切；会*-l 泰韵黄外切又古外切

金文合字作合(《吕伯簋》二)，字象两蓋吻合，非徒以蓋覆物也。《说文》训合字为"合口也。从亼、从口。"殆望形生义之注解。会字金文作㑹(《作会鼎》)、會(《蔡子匜》)，正象两蓋相合之器皿(顾铁符1958：6)⑦；《说文》："会、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固误以合字从训"三合也"音缉韵秦入切之"亼"而来。二字经传通用之例，如《论语·宪问篇》："桓公九合诸侯。"《史记·齐世家》云："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是合、会原属古今字也。

執*-p 缉韵之入切；贄*-l 至韵脂利切

"執"，如《诗经·邶风·击鼓》"执子之手"。《左传·庄公》二十四年："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贄，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依此则手持曰"執"，所持之物曰"贄"；《孟子·滕文公》下："出疆必载质。"字又易作"质"，转收*-t韵尾矣⑧。是"執"因词义之衍申转带唇音阴声韵尾**-v，及变异为*-l，于焉又转通*-t也(**-p⟷**-v⟶*-l⟷*-t)。

2.《广韵》又音(依谐声声符分列。此处⟶号仅表通入现象，无先后关系。又非闭口韵之声符，则注明其诗韵某部；所谐声符尚谐他声，则追溯其原始声符)：

(a) 入声闭口缉、合、盍、葉、怗、洽、狎、業、乏九韵及其上、去声与非收唇音韵尾韵类相通之情况：

缉 ⟶ 至、霁、薛、葉

执：蟄之入切又至韵脂利，霁韵蒲计，薛韵私列三切

贄之入切又至韵脂利切

慹之入切又秦入，葉韵之涉，奴协三切

缉⟶祭

習：習似入切又祭韵祥岁切

按"習"为彗字古文。《说文》："習，数飞也。从羽、白声。"甲骨文"習"从羽、从日，"羽"

即今彗字而非羽毛之羽字。唐兰《殷虚文字记》页十六谓"从日、羽(彗)声"是也。彗字诗韵已入脂部(**-v ——→*-l),故又以为習字所从之"白",乃诗韵脂部自字或体,俱非。

缉——→至

隶:逮力入切又至韵力遂、力至二切

按隶声诗韵入质部。《说文》:"隶、及也。从又、尾省。又持尾者,从后及之也。"又"及,逮也。从又、人。"古文"及"作"🟥"。按此即从辵、隶声、训"唐逮、及也"之逮字。隶字象又(手)持尾、及字象又(手)持人足;而尾字所从固亦"人"之或体尸字,故持人足抑持尾殆无不同,"隶"犹"及"之异文耳(马叙伦《金文诂林》页1817转引)。及字音缉韵其立切,收 -p 韵尾。

隶字除作缉韵力入切逮字声符外,《说文繫传》又为合韵徒合切眔字省声;而"眔"乃"泪"之本字(高鸿缙《字例》。《金文诂林》页2122—2123)、诗韵戾声亦正脂部字也。是故"隶"原收唇音阴声韵尾 **-v,诗韵时变脂部收舌音 *-l 韵尾耳。

缉{→阳 →职}

皀居立切又阳韵许良、職韵彼側、缉韵彼及三切

按皀声诗韵入阳部。

缉→屋

昱:煜为立切又屋韵余六切

按"昱"从立声,立声诗韵入缉部。

缉{→之 →獮、線}

孨尼立切又獮韵旨兖、線韵庄眷二切

沓羊入切又之韵鱼纪切

按孨声诗韵入元部。

缉——→臻

㵒仕戢切又臻韵竹臻切

合——→晧

告:浩古沓切又晧韵胡老切

按告声诗韵入觉部。

合{→御 →盍}、盍→鱼、业{→之 →戈 →鱼、御}

去:庴合韵古沓切又口答、御韵丘倨、盍韵胡腊三切

鲑盍韵吐盍切又鱼韵去鱼切

抾業韵去劫切又之韵去其、丘之二切

呿業韵去劫切又戈韵丘伽切

胠業韵去劫切又御韵丘倨、鱼韵去鱼二切

按去声诗韵入鱼部。《说文》："房、闭也。从户、劫省声。"段玉裁注："疑当作去声。《儀禮音義》劉昌宗羌據反可據也。《玉篇》亦有羌據一反。"

合——铣

㬎五合切又铣韵呼典切

盍{→泰 →術、合→泰

盍：蓋胡腊切又古盍。泰韵古太二切

譿胡腊切又古盍。術韵辛聿二切

鄯胡腊切又苦盍。泰韵苦盖二切

溘合韵口答切又泰韵苦盍切

葉→质

聑尼輒切又陟葉、质韵鱼乙二切

按质韵鱼乙切聑字注："又女涉切"，然尼輒切处失见。

葉→昔

睪尼輒切又本昔韵羊益切

按睪声诗韵入铎部。

怗{→线、薛 →先、屑 →荠

念：惗奴协切又線韵私箭切

惄奴协切又屑韵奴结切

按"念"从今声，今声诗韵入侵部。

蠶丁惬切又先韵古贤，薛韵鱼列二切

按薛韵鱼列切蠶字注："又丁篋切"，然丁惬切处失见；又幵声诗韵入元部

入：苶奴协切又薛韵如列、屑韵奴结二切

按"苶"从佘声，佘从入声

爾：鑈奴协切又荠韵奴礼切

按"爾"从佘声，佘声诗韵入脂部。

洽{→虞 →宥

芻：㑳女洽切又虞韵庄俱、宥韵锄祐二切

按芻声诗韵入侯部。

洽——→適

㚖：䡆五夹切又適韵五到切

按"㚖"从壬声，壬声诗韵入耕部。

洽→薛 、 怗{→薛 →葉

枼：谍洽韵士洽切又薛韵私列切

揲怗韵徒协切又薛韵食列、葉韵与涉二切

狎——→霁

疌：啑所甲切又霁韵都计切

（b）阳声闭口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九韵及其上、去声与非收唇音韵尾韵类相通之情况：

侵→尤 、 感{→麌 →尤

冘侵韵式针切又尤韵以周切

扰感韵都感切又麌韵以主、尤韵以周二切

侵{→皆 →佳

㐺：㐺鱼金切又皆韵牛皆、佳韵五佳二切

按从侵、东二部关系之密切，则音东韵职戎切又送韵之仲切之"眾"字，亦必以"㐺"为亦声。

寝——→登、德

𢍏：縢直稔切又登韵徒登切

縢直稔切又登韵徒登。德韵徒德二切

按朕从𢍏（关）声，𢍏声顾炎武、段玉裁、江有诰均入蒸部；然《周礼·弓人》："挢弓欲孰于火而无燀。"注："故书'燀'或为'朕'。"又《吕氏春秋·季秋纪》："具栚曲篨筐。"高诱注："栚读曰朕"；而《淮南子·时则训》："具栚曲"。高注："栚、持也。三辅谓之栚，栚谓南阳人言山陵同。"又《说文》"滕"或作"淩"。罗常培（1933.508）⑪以为此非"朕、夌古同声"，正乃朕声于某处方音有转读为夌声者。朕声既可转入蒸部，则诗韵朕声字屡叶蒸部之韵例；如128.3B《小戎》三章B组"膺弓縢兴音"叶，192.4《正月》四章"林蒸萝胜憎"叶，193.3B《十月之交》三章B组"腾崩陵懲"叶，237.6緜六章"陾薨登冯兴胜"叶，300，4D《閟宫》四章D组"崩腾朋陵乘縢弓綅增膺懲承"叶，303C《玄鸟》C组"胜乘承"叶等自不足怪。关声原在侵部也。

寑{→之 →稕

矢：如眣式任切又之韵书之、稕韵舒闰二切

按矢声诗韵入脂部。昳字《说文》作眣，注："目不从正也"。从目、失声。"《五经文字》眣音舜"，即稕韵舒闰切之音。此音式任切，切三无，当系其时方音有 -m、-n、-ŋ 尾读成鼻韵或极软之鼻音而后加者。之韵书之切尤其晚出，故王韵亦无是音。

寑{→臻 →混

辛：如痒疏锦切又臻韵所臻、混韵苏本二切

按辛声诗韵入真部。

罿{→尤 →幽

参：如槮苏含切又尤韵所鸠、幽韵山幽二切

按"参"，《说文》："商星也。从晶、㐱声 。然金文《苇参父盉》作 、象人头上有繁星，《曶鼎》作" "始加彡声；证"参"不谐真部㐱声，随彡声入侵部是也。

感——晧

颢：灏古禫切又晧韵胡老切

按颢声诗韵入宵部

感、勘——→送

夅：赣古禫切又送韵古送切。勘韵古暗二切

赣古禫切又送韵古送切

赣古禫切又送韵古送、勘韵古暗二切

灨古禫切又勘韵古暗切

按"赣"从夅声，夅声入诗韵中部。

感——→烛

蜀：歜徂感切又烛韵尺玉切

按蜀声诗韵入屋部

盐——→末、忝——→末

舌：铦——→盐韵息廉切又忝韵他玷、末韵古活二切

栝忝韵他玷切又末韵古活切

按舌声诗韵入月部。

盐——先

占：箈昨盐切又先韵昨先切

琰——昔

夹失冉切又昔韵施隻切

艳→锡

焱以赡切又锡韵呼狊切

艳→嶍

乏：窆方验切又嶝韵方亘切

按嶝韵方嶝切失收此字。又乏声诗韵属入声盍部。

忝{→小 / →德}

簟：爐兼玷切又小韵居天，德韵古得二切

按簟声诗韵入幽部。

㮰→薇

念：唸都念切又薇韵都甸切

按念从今声，今声诗韵入侵部。

衔→咍、代

毚：纔所衔切又咍韵昨哉、代韵昨代二切

鑑→齐、霁

尼：埿蒲鑑切又齐韵奴低、霁韵奴计二切

按"尼"从尸声，尸声诗韵入脂部。

梵→东

凡：汎扶泛切又东韵房戎切

总结广韵闭口入声及阳声九韵上古原收唇音韵尾之声符、或此类声符所谐字，其韵尾变异之情况应为（括号内乃依音理表示各该唇音韵尾转化之经过。←→谓入声与阴声或阳声与阴声其间之通转，→谓先后变化；所谐字已见上文，又毋需于括号内另行解释之变化，均不赘。**谐声时代，*《诗经》时代。凡不必枚举谐声时代之变化，但标作*）。

入声声符：

执　*p→i　(**p←→**v{→*ɦ / →*l}→i)、*p→k

习　*p→i　(**p←→**v→*l→i)

隶　*pi→　(**p←→**v→*l→i)

昱　*p→k

㬎　*p→i　(**p←→**v→*l→i)

盍　*p→i　(**p←→**v→*l→i)

耴　*p→t

入　*p→t、*p→i　(**p←→**v→*l→i)

枼　*p→t

疌　*p→i　(**p←→**v→*l→i)

乏　*p→ɦ　(*p←→*m→ɦ)

阳声声符（上古阳声之与阴声或入声，远较阴、入二者关系为疏，故拟如下式）：

冘　*m→u　(*m→*ŋʷ←→*ɦʷ→u)

邳 *m→i (*m→n↔i)

桊 *m→ŋ、*m→k(*m→ŋ↔k)

彡 *m→u (*m→*ŋʷ↔*ɦʷ→u)

占 *m→n

夹 *m→k (*m→ŋ↔k)

焱 *m→k (*m→ŋ↔k)

今 *m→n、*p→t、*p→n (*p↔*m→n)

毚 *m→i (*m→n↔i)

凡 *m→ŋ

原非收唇音韵尾之声符，其谐声字韵书所以易居闭口诸韵。据音理：唇音韵尾可转化为非唇音韵尾，如*m→ŋ*p→k或*m→n、*p→t；从无非唇音韵尾转化为唇音韵尾之汉语方言演变实例，如*ŋ↛m、*k↛p或*n↛m、*t↛p。可以相信此类声符本属收舌根音或舌尖音韵尾之谐声字，乃其时方言有-m、-p唇音韵尾蜕化现象而后羼杂于韵书之读法。

3．谐声声符与谐声字揭示上古唇音有阴声韵尾之现象及其音变规律（同类例证略举一字，又每字除以反切首条为依归，并附录又切）：

（a）入声闭口九韵：

声　符	-m、-p	-ŋ、-k	-n、-t	-i	-u
乏	乏　乏韵房法切	覂　肿韵方勇切			
㚔	㚔　葉韵尼辄切 执　缉韵之入切		蛰　震韵即刃切	贽　至韵脂利切	
习	习　缉韵似入切			篲　祭韵祥岁切又缉韵似入切	
隶	[illegible]　缉韵力入切又至韵力遂、力至二切		隶　至韵羊至切又代韵徒耐切		
立	立　缉韵力入切	翌　职韵与职切			
㬎	㬎　合韵五合切又铣韵呼典切		显　铣韵呼典切		
盍	盍　盍韵胡腊切		磕　曷韵苦曷切	盖　泰韵古太切又盍韵古盍、胡腊二切	
世	枼　葉韵与涉切		渫　薛韵私列切	世　祭韵舒制切	

续表

声符	-m、-p	-ŋ、-k	-n、-t	-i	-u
			又洽韵士洽切		
疌	疌　葉韵疾葉切			啑　霁韵都计切又狎韵所甲切	
入	入　缉韵人执切 纳　合韵奴答切 苶　怗韵奴协切又薛韵如列、屑韵奴结三切 籋　怗韵奴协切	朒　屋韵女六切	吶　混韵乃本切 [illegible]　薛韵职悦切 獮　獮韵息浅切	内　队韵奴对切 笍　祭韵陟卫切 尒　纸韵儿氏切 尔　纸韵儿氏切	
合	合　合韵侯閤、古沓二切			会　泰韵黄外、古外二切	
夾	夾　洽韵古洽切	筴　麦韵楚革切		瘱　霁韵於计切	
臿	臿　洽韵楚洽切				[illegible]　宵韵七遥切
眔	眔　合韵徒合切		鳏　山韵古顽切	褱　皆韵户乖切	
劦	劦　怗韵胡颊切			荔　寘韵力智切又霁韵郎计切	

（b）阳声闭口九韵（开尾韵那字附-i栏）：

声符	-m、-p	-ŋ、-k	-n、-t	-i	-u
冘	冘　侵韵式针切又尤韵以周切				抌　麌韵以主、尤韵以周又感韵都感切
乑	乑　侵韵鱼金切	眾　东韵职戎切又送韵之仲切		眾　皆韵牛皆、佳韵牛佳二切又侵韵鱼金切	
灷	朕　侵韵直稔切	螣　登韵徒登、德韵徒德二切又侵韵直稔切		螣　代韵徒耐切	

续表

声符	-m、-p	-ŋ、-k	-n、-t	-i	-u
彡	彡　盐韵息廉切又衔韵所衔切 参　覃韵仓含、勘韵七绀、谈韵苏甘、侵韵楚簪、所今五切	彭　庚韵薄庚切			槮　尤韵所鸠、幽韵山幽又覃韵苏含切
占	占　盐韵职廉切又艳韵章艳切		湆　先韵昨先切又盐韵昨盐切		
今	今　侵韵居吟切 念　㮇韵奴店切 琴　侵韵巨金切	矜　蒸韵居陵切 琴　蒸韵其矜切	惗　屑韵奴结切 唸　霰韵都甸切		
毚	毚　咸韵士咸切			纔　咍韵昨哉、代韵昨代又衔韵所衔切	
凡	凡　凡韵符咸切 岚　覃韵卢含切	梵　东韵房戎切又梵韵扶泛切 风　东韵方戎切			䏎　幽韵皮彪切又东韵薄红切
乏	乏　忝韵明忝切	芝　登韵武登切			
兓	兓　侵韵子心切 朁　感韵七感切又盐韵昨盐切		㾯　仙韵七然切		
笺	笺　盐韵子廉切		籛　先韵昨先切		
炎	炎　盐韵于廉切	熊　东韵羽弓切	欻　物韵许勿切		
覃	覃　覃韵徒含切				鷣　笑韵弋照切
冉	冉　琰韵而琰切			那　歌韵诺何切	
甘	甘　谈韵古三切		邯　寒韵胡安切		

就上表，可知诸入声闭口九韵声符之诸声字变读非唇音韵尾韵类者，其中古音集结于收-n、-t、-i韵尾诸韵；演化情况应系：

*p⟷*m→n

*p→t

p⟷v→*l→i

至于此类中古收-ŋ、-k、-u韵尾诸韵之个别字例，如堊、翌、朒、橥四字俱属三等韵；且橥字属三等韵A类，翌字中古之韵主要元音为i，堊、朒二字中古肿、屋二韵主要元音为圆唇元音o、u。二等麦韵之篊字，观其同谐夹声之瘱字入四等霁韵於计切；倘相信中古四等及三等韵A类上古原具前高元音**i或次前高元音**e，又同部之主要元音一致之说法，足以判断居高元音后之韵尾-n、-t有互换为-ŋ、-k可能。方言实例如广州话"搬"pun[1]或读puŋ[2]，此音因写成捧字，又"官家"kun[1]-ka[1]犹"公家"kuŋ[1]-ka[1]之类。-t换-k者，如"咽"jin[1]、jit[8]或读jik[7]、故以咽喉字读jin[1]、哽咽字读jit[8]、气逆于咽为jik[7]；又绳结字kit[8]口语或读kik[7]，声母兼易作送气，今遂以物事受阻为k'ik[7]。宵韵橥字当由宵部上古收*-ɦʷ韵尾，故中古音收-u。

谐阳声闭口九韵声符之谐声字变读非唇音韵尾韵类者，分见收舌根音韵尾或舌尖音韵尾诸韵；不过，收-i韵尾之眔、朕二字，其同谐巫、朕二声之眾、賸二字收舌根音韵尾，则"眔"、"賸"上古原收喉音*-ɦ韵尾。惁、唸二字所从之念声本谐今声，谐今声之矜字收舌根音韵尾；而惁、唸二字收舌尖音韵尾，显由念声入四等桥韵，其高元音使韵尾*-m变-n，非若读侵韵B类之今声，其谐声字韵尾遂由*-m变-ŋ之类。高元音之影响*-m变-n之例，尚有簪、瘮、巇诸字，其字与"惁"、"唸"如不属中古四等，则系三等韵之A类。

能兼入舌根音与舌尖音韵尾而又与高元音无关者，仅炎声有熊、欻二字；然"熊"《说文》"从炎省声"本有可疑，依字形结构言，此字应作"从炎，能声"。盖金文"能"虽不如《说文》之谓"从肉、目声"，实乃熊、羆之象形（金文能、熊一字）；而《广韵》"能"音咍韵奴来、代韵奴代、登韵奴登及等韵奴等四切、目声又在诗韵之部；古人辄有取与象形字某部近似之声符，改象形为形声，即象形字声化之造字法，是正《说文》"能"从目声之由来。之部之阳声为蒸部，蒸部谐声时代元音为次后高圆唇元音**o，中古因入东韵，与炎声无涉。上表琴字，《说文》作"珡"，或从金声作"鋻"；按"金"亦从"今"声，从"今"则可减省笔划也。演化情况：

*m→n、*m→ŋ

*m→n⟷t、*m→ŋ⟷k

*m→n⟷i、*m→*ŋʷ⟷*ɦʷ→u

兹试就上举谐声各组之见于古韵某部并参考其中古韵目之等第，界定内中阴声字如何与缉、侵，盍、谈，怗、添三系分别配搭。谐声字改读非唇音之阳声或入声者，可以此类推，不赘。又缉、侵系谐声已不能如盍、谈与怗、添二系于中古韵目之等第尚堪细分，故但举诗韵部目足矣：

缉、侵系之阴声隶部

隶（逮音三等缉韵力入切）

贽（执音三等缉韵之入切、诗韵入缉部）

簹（习音三等缉韵似入切，诗韵入缉部）

内、尒，爾（入音三等缉韵人执切、诗韵入缉部）

会（合音一等合韵侯阁、古沓二切、诗韵入缉部）

褱（罪音一等合韵徒合切、诗韵入缉部）

扰（冘音三等侵韵式针切、诗韵入侵部）

鬵（邜音三等侵韵鱼金切、诗韵入侵部）

朕（朕音三等侵韵直稔切）

㣇（彡音三等盐韵息廉切、诗韵入侵部）

凬（凡音三等凡韵符咸切、诗韵入侵部）

鴨（覃音一等覃韵徒含切、诗韵入侵部）

盍、谈系之阴声盖部

蓋（盍音一等盍韵胡臘切、谐声入盍部）

纔（毚音二等咸韵士咸切、谐声入谈部）

怗、添系之阴声荔部：

世（葉音三等葉韵与涉切、谐声入怗部）

啑（疌音三等葉韵疾葉切、谐声入怗部）

廅（夹音二等洽韵古洽切、谐声入怗部）

栗（臿音二等洽韵楚洽切、谐声入怗部）

荔（劦音四等怗韵胡颊切、谐声入怗部）

那（冉音三等琰韵而琰切、谐声入添部）

此三部中古韵类分布，同样可以满足就探讨《切韵》重纽，结果自诗韵三十一部之宵、药、祭、月、元及葉、谈诸部二析之豪、沃与宵、卓，废、月、元与介、薛、仙，盍、谈与怗、添等，所具备之下开a至e五项主要条件并或附带 f 项次要条件⑩：

a. 具足中古一至四等诸韵。

b. 所属三等韵其中一组必为中古A_1B_1类重纽。

c. 此一至四等诸韵依谐声划分为一二三B_1、D与二三A_1四两类。唯一例外系前者13“豪”部三等无D类，14“沃”部属C类；后者“怗”、“添”二部复见一等“合”、“覃”二韵；不过，13“豪”、14“沃”、15“宵”、16“药”四部，并10“幽”、31“侵”二部俱收唇声韵尾，极可能导至变入中古音时，异于一般重纽三等韵B_1类与D类之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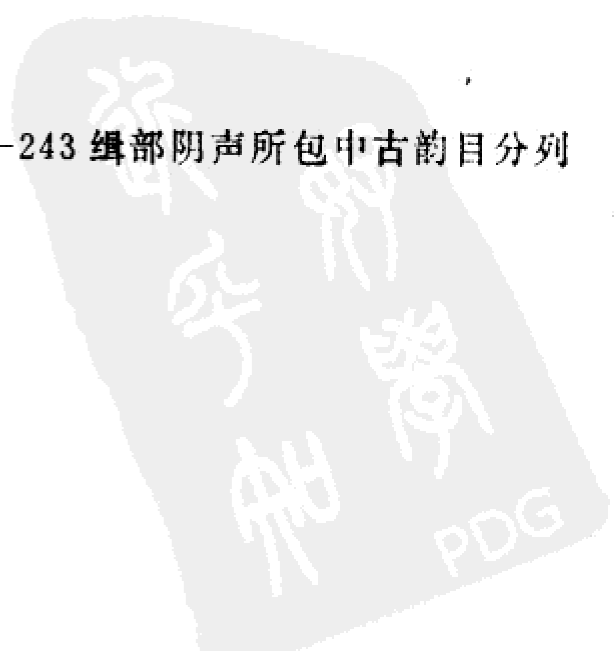
d. 其四等韵必具钝音（grave initials：喉、牙、唇声）及锐音（acute initials：舌、齿声）两类声母或此两类之部分而绝不独见一类。

C. B1类字又音通D类、A类者通四等韵。

f. 二等韵或有两组。

现据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页233桀部阴声、页241—243缉部阴声所包中古韵目分列如下：

隶部



Ⅰ. **ov→*əl→əi(代)、**ov→*rəl→ei(怪)、**lov→*ləl→jei(至Bi)

Ⅱ. **jiv→*jiəl→iei(至Bi)、**iv→*il→i(霁)

盖部

av→*al→ai(泰)、rav→ral→ai(夬)、**jav→*jal→jai(废D)、**lav→*lal→jai(祭Bi)

荔部

rev→*rial→ei(怪)、jev→*jial→iai(祭)、**ev→*ial→i(霁)

附注

① 罗常培诗韵三十一部之葉、谈不分盍、谈与怗、添四部，黄侃《论学杂著》与董同龢《上古音韵表》始就谐声论及四部之划分。

② 余迺永《上古音系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拟上古阴声韵尾收-v、-l、-ɦ而非-b、-d、-g。

③ 转录自《金文诂林》页3422引林书。

④ 本文所用之广州话注音乃国际音标，又1至9之调类依序指阴声平上去、阳声平上去及入声之阴入、中入与阳入。

⑤ 谐声时代四十一部五元音系统乃i、e、a、o、u，至《诗经》时代三十一部衍化为i、ə、a、u四单元音及iə、ia、uə、ua四上升复元音系统。详拙著《上古音系研究》之乙、《上古音系新订》；又拙著《上古谐声与诗韵两期至中古语音之韵母系统演变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五卷，1984年12月。

⑥ 代表阴、入、阳诸韵类之对转符号，**号指谐声时代上古音，*号指《诗经》时代上古音，下同。

⑦ 顾铁符：1958。《有关信阳楚墓铜器的几个问题》。《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页6。

⑧ 见俞敏1948。《论古韵合、怗、屑、没、曷五部之通转》。《燕京学报》34期，页28—48之页43。

⑨ 罗常培：1933。《切韵闭口九韵之古读及其演变》。中央研究院《集刊外编》第一种，页469—523之页508。

⑩ 见余迺永《中古三等韵重纽之上古音来源及其音变规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页71—110之页83—84，1982年12月。



浊音和浊音清化刍议

周长楫

一

《广韵》的反切异文里，有一类是字形相同，意义也相同，而在读音上却表现为浊音声母和清音声母的对立。如《广韵》脂韵的魾，符悲切，大鳠。又音丕。同韵里又出现这个魾字，音敷悲切，大鳠。真韵里有个郻，植邻切，地名。在震韵里又出现这个郻字，章刃切，地名。职韵里有个捌，秦力切，打也，又音侧。同韵里又出现这个捌字，音阻力切，打也。这类反切异文，有全浊声母和清音声母的对立，也有次浊声母和清音声母的对立。本文要讨论的是全浊声母和清音声母的对立。根据我们粗略的统计，在《广韵》里，这类全浊声母和清音声母对立的反切异文，有五百二十一个[1]。举例如下：

并：帮	沘	房脂：卑履	犤	薄佳：彼为	荸	蒲蠓：边孔	鮅	毗必：卑去
	鵏	薄故：博孤	茇	薄拨：北末	騯	薄庚：甫盲	箳	薄经：府盈
并：滂	番	薄官：普官	髻	薄侯：普后	膞	平秘：匹备	昄	扶板：普官
	嫖	符霄：抚招	皰	防教：匹貌	顠	符少：孚小	嫳	扶列：普篾
奉：非	鵩	符逼：方六	蜰	符非：府尾	扮	房吻：方吻	鐇	附袁：甫烦
奉：敷	鲟	缚谋：芳无	旛	附袁：孚袁	蕧	房六：芳福	稨	扶雨：芳无
并：非	粪	蒲木：方六	跸	蒲拨：方味	蛹	薄胡：方矩	颵	蒲拨：方伐
并：敷	蜂	薄红：敷容	砦	平秘：孚尾	殍	平表：芳无	艀	薄故：芳无
奉：帮	贲	符非：彼义	茷	符废：博盖	鹁	符分：博昆	筏	房越：北末
奉：滂	眷	扶沸：普活						
定：端	董	徒红：多动	鳀	杜奚：都奚	驒	徒干：都年	樀	徒历：都历
定：透	狪	徒红：他红	鮀	徒河：託何	趒	徒聊：吐彫	铁	杜奚：他结
定：知	瑱	徒年：陟刃	跮	徒结：陟栗				
定：彻	荼	同都：丑居	懘	特计：丑犗	咥	徒结：丑栗	苗	徒历：丑六
定：章	郷	度官：职缘	甔	徒红：之用	樴	徒得：之翼	磌	徒年：职邻
定：昌	繟	徒干：昌善						
澄：知	苇	直弓：陟弓	猪	直鱼：陟鱼	惛	直伦：陟纶	瘵	宅加：陟加
澄：彻	瘮	迟倨：抽据	彻	直列：丑列	褫	直离：敕里	杝	池尔：敕氏
澄：端	痔	直祐：都皓	秖	直尼：都奚	邅	直连：张连		

澄：透　薙　直履：他计

澄：章　泜　直尼：旨夷

澄：昌　艟　直绛：尺容　誃　直离：尺氏　䝷　直例：尺制

从：精　疪　疾移：将此　荎　昨何：即夷　薋　昨哉：祖才　濽　才蔫：则前

　　　柞　在各：则落　婧　慈性：子盈

从：清　镞　昨木：粗卧　愀　在九：亲小　蹴　疾就：七宿　齌　才细：七稽

从：庄　跧　疾缘：庄缘

从：初　嵯　在河：楚宜　艖　昨何：初牙　齚　昨没：初栗

从：心　惢　才棰：苏果　寨　豺夬：苏则

邪：心　蕻　徐吕：相居　䙝　祥锐：相锐

邪：精　鲉　似由：即由

崇：庄　齇　鉏加：侧加　嫞　仕于：侧鸠　啧　士革：侧革　厏　士下：侧下

崇：初　嵯　士宜：楚宜

崇：生　淙　士江：色绛

船(禅)：章　禔　是支：章移　恀　承纸：诸氏　藷　常恕：章鱼　鄑　植邻：章刃

船(禅)：昌　韶　实照：尺邵

船(禅)：书　鍦　视遮：式支　鉈　食遮：式支　贳　时夜：舒制　纾　神与：伤鱼

群：见　鵴　渠竹：居六　鸲　其俱：古侯　犍　渠焉：居言　狤　巨乙：居质

　　　嶡　其辇：九辇　鹞　巨娇：举乔　枱　巨业：古沓　襘　黄外：古外

群：溪　邔　渠记：墟里　蹻　其略：去遥　蝍　其虐：丘擭　軭　巨王：去王

　　　揭　渠列：丘谒　鲍　渠竹：丘玉

群：晓　㺄　其俱：况羽　警　巨娇：许娇

群：章　忮　巨支：章移

匣：见　蚀　户工：古送　鲑　户佳：古擒　撖　胡典：古贤　魧　胡郎：古郎

　　　騅　下各：古岳　抡　户骨：居乙

匣：溪　靬　侯旰：丘奸　鄗　胡老：口交　劾　胡概：苦戒　蚢　胡郎：苦浪

匣：晓　貆　胡官：呼官　蚬　胡典：呼典　撷　胡结：虎结　蘳　胡瓦：许规

　　　獋　户昆：许归　猇　胡茅：许交

匣：影　靏　户娲：乌娲　郼　胡罪：乌贿

在汉语音韵史上，浊音清化是声母演变中的一条重要规律。所谓浊音清化，指的是古全浊声母消失变为清音声母。《中原音韵》已没有全浊声母，可见古全浊声母的清化，至少在近古汉语这个时期中的十四世纪初(公元1324年)之前，就已经在北方地区完成。那么，浊音清化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长，这种现象始于何时呢？看来，唐代俗文学里清浊声母字混用

的情况,《广韵》里清浊对立反切异文数量之多,表明了浊音清化在中古时期已经是相当引人注目了。但是,我们还可以从有关书面材料里所提供的大量事实把浊音清化往前追溯,比上述的时期更早。

这里先看《经典释文》所提供的事实。

《经典释文》是六世纪末陆德明所作。该书备载汉至六朝诸家音释。同《广韵》一样,《经典释文》也收集了不少字形相同,意义一样,但在读音上表现为清浊声母对立的异文或反切异文。我们对《经典释文》里《周易》、《尚书》和《诗经》三书所收的这类异文和反切异文做个粗略的统计,就有一百八十九个②。现举例如下:

辩 如字(符謇切)荀作变。《周易·坤卦》。

皤 白波反 董音槃 郑陆作燔音烦 荀作波。《周易·贲卦》。

贝 如字(博盖切) 荀音败(薄迈切)。《周易·鼎卦》。

辟 匹亦反 徐扶亦反。《尚书·吕刑》。

编 蒲典反或必先反。《鄘风·君子偕老》。

輹 音服又音福(服:房六切;福:方六切)。《周易·大畜卦》。

分 方云反徐扶问反。《尚书·舜典第二》。

幩 孚云反又符云反。《卫风·硕人》。

眈 丁南反一音大南反。《周易·颐卦》。

斁 多路反 徐同路反。《尚书·洪范》。

洮 他刀反 徐音逃(徒刀切)。《尚书·顾命》。

瘨 都田反 沈又音殄(徒典切)又音田(徒年切)。《大雅·荡之什·召旻》。

褫 徐敕纸反又直是反 郑本作拕徒可反。《周易·讼卦》。

彻 丑列反 徐直列反。《尚书·顾命》。

濯 直角反 沈士学反。《大雅·荡之什·崧高》。

接 如字(即叶切) 郑音捷(疾叶切)。《周易·晋卦》。

戕 徐在羊反又七良反。《尚书·梓材》。

楫 本又作檝 子叶反 徐音集(秦入切)。《卫风·竹竿》。

柞 子洛反又音昨(在各切)。《小雅·鱼藻之什·采菽》。

遄 市专反 荀作颛(职缘切)。《周易·损卦》。

逷 他历反 沈上益反。《大雅·荡之什·抑》。

汔 徐许讫反 王肃音其乞反。《易经·井卦》。

乔 其骄反 徐音骄《尚书·禹贡》。

拳 音权(巨员切) 徐又已袁反。《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

嗛 户谦反 郑作谦 荀虞陆董作嗛(苦蕈切)。《周易·坤卦》。

眩 玄遍反 徐又呼县反。《尚书·说命》。

骇 户楷反 《尔雅》《说文》皆作骇 古哀反。

《小雅·鱼藻之什·渐渐之石》。

再看先秦典籍里的异文，其中清浊声母字互混的例子也不算少。如“伏羲”作“包羲”。孔子弟子“申枨”作“申党”，“公孙兹”作“公孙慈”。《左传·成公九年》：“无弃蕉萃”。《后汉书·应劭传》作“憔悴”。《孟子·公孙丑上》：“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史记·樊哙传》作“兹其”。《左传·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谷梁传》作“包来”。《史记·赵世家》：“怨毒积怒”，《战国纵横家书·苏秦献书赵王章》作“怨竺积怒”。《左传·宣公十八年》：“伐我北鄙围桃。”《谷梁传》作“围洮”。《国语·周语》的“镇阴”，《史记·周本纪》作“填阴”。《屈原·天问》：“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句，在《文选·游天台赋》里作“层城”。《诗经·曹风·候人》中“彼其之子”，《礼记·表记》引作“彼记之子”。

由此可见，早在上古，汉语已经有了浊音清化的现象。

浊音清化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大致说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同一方言里浊音声母变为清音声母或者同时并存浊音声母和清音声母两种读法；另一种类型是在不同的方言里表现浊音声母和清音声母的对立，就是说在甲方言是浊音声母的字在乙方言里可能变为清音声母，或者说在乙方言里读为浊音声母的字在甲方言里可能变为清音声母。也可能互有交叉，即既有自己浊清声母又读并存的现象，又有各自浊化或清化的不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证。

还是先举《经典释文》的例子。如上所述，《经典释文》既记载了作者对某字读音的见解，又兼录诸家的音释。对诸家音释，陆德明都有注明。如“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这表示作者认为“辟”字应读匹亦反，但徐邈却读扶亦反。诸家注音的不同，很可能反映了当时各方言的读法。因此，对诸家的注音进了整理、分析，再结合这些人的籍贯，参照考证，很可能看出当时汉语方言的一些情况③。下面我们看陆德明（吴县人，今江苏吴江），徐邈（魏东莞人、今江苏丹徒县），郑玄（汉高密人，今山东），荀爽（颍川颍阴人，今河南光州一带），王肃（东海兰陵人，今山东郯城）等人在《周易》、《尚书》和《诗经》三书里对同一字同一义的音释情况：

例字	陆	徐	郑	荀	王
造	（浊）		徂早反（浊）		七到反（清）
辩	（浊）			音“变”（清）	
嫌	（浊）		音“谦”（清）	音“嗛”（清）	
比	（浊）毗志反	补履反（清）			必履反（清）
皤	（浊）白波反		附袁反（浊）	音波（清）	
接	（清）如字		音“捷”（浊）		
愁	（浊）状由反		子小反（清）		
贝	（清）如字			音“败”（浊）	
闢	（浊）婢亦反				甫亦反（清）
楫	（清）将辄反	“音集”（浊） 入子入反（清）			
分	（清）如字	扶问反（浊）			

洮	(清)土刀反	音"逃"(浊)		
彻	(清)	直列反(浊)		
乔	(浊)渠桥反	纪轿反(清)	居桥反(清)	
炰	(浊)白交反	甫交反 甫九反(清)	薄交反(浊)	
芑	(清)音"起"	求已反(浊)		
扡	(浊)宅买反 (清)敕氏反	直是反(浊)		
耋	(浊)田节反			他结反(清)
贲	(清)彼为反	甫寄反(清)		符文反(浊)
魗	(浊)市由反		昌九反(清)	

如果说陆德明代表的是当时中国的普通话④,那么,徐邈所代表的方音在清浊声母方面的情形就与陆氏多有不同,陆氏许多浊音声母的字,徐氏读清音声母,而陆氏一些清音声母的字,徐氏却读为浊音声母。郑玄所代表的方音跟徐氏不同,跟陆氏也不一样,除少数字外,凡郑氏读浊音的,陆氏也读浊音,然而,陆氏许多浊音字在郑氏方音中已经清化了。荀爽的读音跟陆氏比较起来,浊音清化也很突出。王肃所代表的方音跟荀爽较接近,只是浊音清化的具体字两人不完全一样。

再举先秦典籍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林语堂先生在《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一文里把《春秋左传》和《春秋公羊传》两书里所举的浊音清音声母互为异文的现象⑤。

左　氏	引　文	公　羊
帛(浊)	隐二年:"纪子帛"。	"帛"作"伯"(清)。
防(浊)	隐九年:"公会齐侯于防"。	"防"作"邴"(清)。
浮(浊)	隐八年:"盟于浮来"。	"浮"作"包"(清)。
蚡(浊)	昭五年:"败莒师于蚡泉"。	"蚡"作"濆"(清)。
罢(浊)	襄三十年:"蘧罢来朝"。	"罢"作"颇"(清)。
黄(浊)	襄二十年:"陈侯之弟黄"。	"黄"作"光"(清)。
瑕(浊)	哀六年:"春秋邾瑕"。	"瑕"作"葭"(清)。
桃(浊)	宣十八年:"伐我北鄙围桃"。	"桃"作"洮"(清)。
捷(浊)	僖三十二年:"郑伯捷"。	"捷"作"接"(清)。
廧(浊)	成三年:"伐廧咎如"。	"廧"作"将"(清)。
犫(浊)	成十一年:"郤犫来聘"。	"犫"作"州"(清)。
脤(浊)	成十七年:"卒于貍脤"。	"脤"作"轸"(清)。
朝(浊)	昭十五年:"蔡朝吴出奔郑"。	"朝"作"昭"(清)。
苕(浊)	成十六年:"舍之于苕邱"。	"苕"作"招"(清)。
荼(浊)	哀六年:"弑其君荼"。	"荼"作"舍"(清)。

兹（清）	僖四年："公孙兹"。	"兹"作"慈"（浊）。
	又僖廿三年："宋公兹父卒"。	
鐘（清）	桓十一年："会宋公于夫鐘"。	"鐘"作"童"（浊）

左氏、公羊，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他们在用字上所表现出来的浊音清音声母的对立的异文，很可能反映着他们各自方言的一些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古浊音清音声母，在各方言里所管辖的字（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浊音清化（当然也存在着清音浊化，那是非主流的）在上古汉语就已经开始存在。在同一个方言里，这种浊音清化，可能反映着语音发展的历史层次即表现为时间上的差异。在不同的方言里，这种浊音清化，可能反映着地域上的差异也即表现为空间上的不同。当然，语言的发展变化是复杂的。语音发展的历史层次可能就包含着地域差异的因素，而地域差异也包含有时间差异的因素。正是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结果，构成了上古汉语方言在浊音清化方面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并一直影响到中古、近古乃至现代。

二

古全浊声母在今汉语方言的读音，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是保留浊音的读法，另一种类型是浊音清化。

保留浊音读法的方言又有不同的表现。一是浊音成分较强，一是浊音成分较弱。前者以吴方言做典型。吴方言的浊塞音〔b-〕，〔d-〕，〔g-〕在成阻时是清气流（声带不颤动），除阻时带较强的浊气流，是所谓的清塞浊流，可标作〔b‘〕，〔d‘〕和〔g‘〕或者〔b̥ɦ〕，〔d̥ɦ〕，〔g̊ɦ〕或〔pɦ〕，〔ʔɦ〕，〔kɦ〕。浊塞擦音和浊擦音的浊气流跟摩擦成分混在一起就显得更强。dz‘ = tsɦ，dʐ‘ = tʐʰ，v = fɦ 或 fvɦ，z‘ = sɦ 或 szɦ，ʑ‘ = ɕɦ或ɕz‘ɦ，ɦ = hɦ⑥。吴方言的浊音似读送气音，尤其在平声的情况下表现得更加强烈。浊音成分较弱的当以老湘方言湖南的双峰话为代表。双峰话里的浊音声母〔b-〕，〔d-〕，〔g-〕是很软的浊塞音，除阻时不带浊气流，古入声的浊塞音声母全部清化，而浊塞擦音 dz，dʐ，dʑ的发音部位和 ts，tʂ，tɕ 相当，闭塞成分并不显著，跟浊擦音z，ʐ，ʑ 容易混同⑦。

浊音清化的情形比较复杂。一种是古浊塞、塞擦音声母今读不送气清音声母（少数说话音例外），如湘方言中的长沙话⑧。第二种是古浊塞、塞擦音声母今读送气清音声母，如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⑨和客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⑩。第三种是古浊塞、塞擦音声母平声字今读送气清音声母，而仄声字今读不送气清音声母，如北方方言区的大部分地区（以北京话做代表）和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⑬。第四种是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今读不送气清音为多，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字读送气清音声母，尤其在平声字里送气清音的字将近于不送气清音的字，如闽方言中的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⑬。福州话（闽东方言）也有类似的情况⑭。还有一些其他情况，不再赘述⑮。

古全浊声母在今汉语方言里分化演变的复杂情况，为我们研究古全浊声母的音值及其

发展变化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材料。这里，试就古全浊声母的音值及古全浊声母发展变化的问题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关于古全浊声母的音值，目前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到底送气不送气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应该是不送气浊音声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是送气浊音声母。无论哪一种意见，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可以拿出今汉语方言里的一些材料，古书上的异文或者是汉译音、外语借音等材料做为论据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对古全浊声母中塞音、塞擦音声母的送气不送气问题应该做更深入而全面细致的分析。

这里，我们想对《广韵》里这批意义相同而在声母方面表现为浊音和清音对立的反切异文再做几方面的分析。

首先，我们把这五百二十一个反切异文按平声仄声两部分划开，看看他们清化后反切异文分布的大势和比例。在统计时，一个浊音声母有相对的两个清音声母反切，只要有送气和不送气区别的，就做两个(次)统计。如𩍓，渠六切，又居六切，丘六切。“居”、“丘”有不送气和送气的分别，做两个(次)计算。这样，这 521 个字的浊音反切共出现的清音反切就是 527 个(见表一)

第二，我们同样用这批反切异文按声类分组，看看浊音清化后到各声组的情况和比例。统计时，一个浊音反切有相对的两个清音反切，只要是牵涉到两个不同声母的，就做两个(次)统计。如趪，蒲北切，又匹侯切，芳遇切。“匹”、“芳”牵涉到两个不同声母，做两个（次）统计。这样，521 个字的浊音反切会出现清音反切 540 个(见表二)。

表一

浊音反切	平声								仄声							
清音反切	平声		仄声						平声		仄声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上声	去声	入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数量	97	74	19	20	1	15	23	2	23	35	27	38	61	21	27	34
合计	97	74	40			40			23	35	126			92		

说明：(一)古全浊平声字变为清音后，不送气的有 137 个（97＋40）；送气的有 114 个（74＋40）。古全浊仄声字变为清音后，不送气的有 149 个(23＋126)；送气的有 127 个(35＋92)。合起来看，古全浊声母变为清音后，不送气的为 286 个（137＋149），占整个清音声母(527 个)的 54.3%。送气的为 241 个(114＋127)，占整个清音声母的 45.7%。如果扣除清擦音声母的数字 57 个(我们把擦音声母算在送气音里)，则送气清音声母还有 184 个，占整个清音声母的 34.9%。

(二)古全浊声母变为清音声母后，在平声方面，不送气和送气声母数量的比例是 120：

109；在仄声方面，不送气和送气声母数量的比例是166∶132。

表二

古全浊声母 清化后的声母	唇	音			舌				音			齿				音		牙	喉	音		合计
	帮	滂	非	敷	端	透	知	彻	章	昌	书	精	清	心	庄	初	生	见	溪	晓	影	
数量	41	27	12	34	28	39	18	16	29	11	13	54	10	13	9	4	1	101	48	30	2	540

说明：(一)不送气清音声母帮非端知章精庄见影声母共有294个，占总数(540个)的54.5%；送气清音声母滂敷透彻昌书清心生溪晓声母共有246个，占总数的45.5%。如果扣除擦音声母(我们把擦音声母作送气音声母看待)，还占总数的35%。这个百分比跟表一不送气和送气声母的比例相差无几。

(二)各类声组中，唇音、舌音中送气清音声母略多于不送气清音声母；齿音、牙音喉音声母中不送气清音声母却多于送气清音声母，其中尤以牙喉音为甚。

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对《经典释文》里《周易》、《尚书》和《诗经》三书中意义相同而浊音清音声母对立的189个异文(包括反切异文)做统计比较。其结果是：全浊声母变为不送气清音声母的有120个，占总数(189个)的62%；全浊声母变为送气清音声母的有75个，占总数的38%。以声母论，舌音变为送气清音声母的略多。这个统计结果与上述对《广韵》的统计相近。当然，我们这种统计是比较粗一点，因为《广韵》的清浊对立的反切异文包括古今方音的不同，把《经典释文》里的诸家音释汇集起来统计实际上也包括了当时方音的不同。下面分别陆、徐、郑三家的情况做比较统计(△号为自己特有的)：

	总计	不送气音		例字	送气音		例字
		字数	占百分比		字数	占百分比	
陆德明	75	46	61.3	辐 否 几 猥 包 卑 断 盘 北 惮 槎 斯 被 颓 决 解 劫 编 虹 葛 瓣 活 疆 阪 谲 淅 镈 飘 揭 寘 跋 跄 搏 节 浩 桥 柞 洽 觥 混 缄 茜 搴 拔 推 逌	29	38.7	拂 仓 觋 頍 琁 沛 蕩 伾 辑 仆 造 解 请 裒 愤 堉 町 胇 薄 茈 芣 惂 脊 復 拖 清 兑 卷 伐
徐邈	89	59	66.3	辐 否 几 艘 包 卑 断 盘 北 惮 槎 斯 被 颓 决 解 劫 编 虹 葛 瓣 活 疆 阪 谲 淅 镈 飘 揭 寘 跋 跄 搏 节 浩 桥 柞 洽 觥 混 缄 茜 搴 拔 推 逌 眈△ 鉉△ 遯△ 乔△ 迁△ 且△ 鍼△ 防△ 魚△ 拳△ 瀌△ 疷△ 揞△	30	33.7	拂 觋 頍 琁 沛 蕩 辑 仆 造 请 裒 愤 堉 町 胇 茈 芣 惂 脊 復 清 兑 卷 伐 涕△ 摞△ 眩△ 妆△ 荡△ 追△

续表

	总计	不送气音		例字	送气音		例字
		字数	占百分比		字数	占百分比	
郑玄	80	49	61.2	辐 否 几 輹 包 卑 斵 盘 北 惮 槎 斮 被 颠 决 解 劫 编 虹 葛 觿 活 疆 阪 譎 渐 鏄 飘 揭 寘 跋 跆 搏 节 浩 秮 柞 洽 麷 混 緻 茵 搴 拔 摧 遒 眈 愁 堂(枨)腓	31	38.8	拂 襏 頍 琵 沛 藩 鞞 仆 遣 谤 褰 愤 堉 肺 町 薄 芘 茉 惛 脊 復 拋 清 兑 卷 伐 伓 嫌 殄 巇 桥(槁)

比较结果,跟上述综合统计的情况比较接近。可见,古全浊声母清化后,既有变为不送气清音声母的,也有变为送气清音声母的。当然,变为不送气清音声母的比例似大于送气清音声母。说古全浊声母是送气音的,显然根据不足,因为确有一大部分浊音清化后表现为不送气清音声母的现象。说古全浊声母是不送气的,也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因为对相当一部分浊音清化后表现为清音送气声母的现象也不能忽视。上述情况及今汉语方言的实际,只能给我们做这样较为合理的假设,即在上古和中古汉语里,全浊声母字在有的方言里可能是不送气的,或者以不送气浊音占主导地位,有的方言可能是送气的,或者以送气浊音占主导地位。当然,我们并不排除陆志韦先生提出的这种假设的可能性:"至少在大多数古方言里,那些浊音是不送气的。在少数方言里,他们可能是送气的。"⑯

现在谈谈古全浊声母的演变发展以及它和现代汉语诸方言中浊音声母和浊音清化后各种复杂现象的关系。

浊音和清音声母都属声母的发音方法问题。汉语声母的发音由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部分构成。发音部位指发音时构成阻碍的部位,如双唇音、舌尖音、舌面音和舌根音等。发音方法指发音部位成阻与除阻的方式以及气流呼出强弱程度的变化,如塞音、塞擦音、擦音以及送气音不送气等。中古的知端两组声母在上古不分,属端组,后来从端组分化,到中古成为知端两组,又从知组演变发展,即如所列示的:〔t〕,〔t'〕,〔d〕→〔ȶ〕,〔ȶ'〕,〔ȡ〕→〔tɕ〕,〔tɕ'〕,〔dʑ〕→〔tʂ'〕,〔tʂ〕。这里既有发音方法上的变化,如从舌尖音到舌面音到舌尖后音的变化,也有发音方法上的演变,如从塞音到塞擦音的变化。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的上述种种变化表现得比较明显,因此较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而发音方法中清浊音声母的变化和气流呼出强弱程度的变化,尤其是气流呼出强弱程度及其在转化过程中曲折复杂的形式却注意得不够,研究得不够。而正是这种变化,对声母的发展变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浊音的发音就有多种形式:有的是发音时声带于该音的闭合期或成阻期就开始颤动直到破裂期或除阻期才停止的所谓纯浊音;也有发音时声带于该音的闭合期或成阻期开始颤动但是到闭塞期或持阻期的后半或更早一些就已停止的所谓清化浊音;也还有的是发音时声带起初不颤动直到该音闭塞期的后半甚至破裂期才开始颤动的所谓半浊音。⑰纯浊音、半浊音等根据发音时气流呼出的强弱程度有不送气和送气之别。在语

音发展过程中，纯浊音受到了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也会改变其气流呼出的方式和强度变为半浊音或清化浊音，进而变成完全清化。

今吴方言浊音声母清塞浊流的发音方法类似上述的半浊音，呼出的气流后期比前期强。可以推想，这种方言的浊音清化，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的原因，可能要变为送气清音的。湘方言中的双峰话却似上述的清化浊音，呼出的气流后期比前期弱，是很软的浊音。这种浊音很容易清化。双峰话中古全浊声母并定群母舒声已有少数字清化为送气清音，而这三母的入声字一律清化为送气清塞音[18]。今湘方言中的长沙话则是古全浊声母清化并读不送气清音[19]。为什么同是湘方言，浊音清化后长沙话读不送气清音而双峰话读送气清音呢？这跟清化时浊气流的保持或进一步弱化消失有关。我们知道，浊气流不管怎么弱，由于要带动声带颤动，呼出的气流要比清音声母呼出的气流强。如果这种微弱的浊气流清化后还继续保持住那股强度，那么它要比清音气流强，这种清化的声母（当然指塞音、塞擦音）可能送气，双峰话可能属于这种情况。反之，如果这种微弱的浊气流在清化的过程中逐渐削弱以致不能继续保持住原来的那股强度，那么可能会使清化后的声母不送气，长沙话可能属于这种情况。当然，浊音清化过程中气流强弱程度的保留，即送气不送气的问题，不仅受到了浊气流本身变化规律的制约，也跟声母其他因素和韵母、声调或者声调的调值等各种条件的影响有关。今赣客方言承继的古方言可能类似吴方言这种类型，因而在浊音清化后一般变为送气清音。北方方言古浊音清化后为什么平声变送气清音而仄声变不送气清音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能有个曲折变化的过程，有着不同的语音历史层次。但是有一点可以说的，这就是北方方言承继的古方言（可能是浊气不送气的方言）在浊音清化的过程中，由于声调的条件，例如平声（假定古平声读高平调）[20]的读法使清化过程中的浊气流比较容易畅流，因而也就比较容易保持那股较强的浊气流，遂使清化后读为送气清音，而仄声由于声调的读法比较曲折（古人解释仄声的仄是不平的意思），便使得清化过程中的浊气流不易畅流，在阻碍和磨擦中进一步减弱其气流呼出的强度，便使清化后读为不送气的清音。闽南方言大量的文白异读对我们认识闽南方言浊音清化的现象是一个很好的启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中古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有读不送气清音的，也有读送气清音的。下面是读送气清音的例子：

平声：蒲（～南：地名），皮，瓢，盆，彭（姓），坪（草～），平（～本：捞回本钱），朋（～口：地名），苔（青～），啼，桃，跳（弹跳起来），头，痰，涂（泥土），团（涂～：土块），豚（猪～，人～：小孩子），糖，停，桐（～油），槌，潮（水～：地名），传（（艙～：不会生育），尘（烟～），程（姓），虫，癀，奇（单数），琴，钳，乾（～坤），勤，芹（～菜），琼，穷（动词，倾算），裁，墙，存（～心），残，柴，床，橙，呈（公文）。

仄声：簿，部（量词，一～册），稗，鼻，被（棉被），抱，伴，並（比～：比较），曝，雹，叠（～物），读，柱，豸（虫～），杖（孝～：哭丧棒），宅，徛（立），忌，臼，俭，匠，凿，贼，柿，柩（量词，一～棺柴）。

同样这些读送气清音的词，也有不少可读不送气清音的：

平声：平（～仄），桃（洋～），跳（顿脚），桐（梧～），潮（～州：地名），尘（洗～），穷（～苦），存（生～），涂（～改），传（宣～），残（凶～）。

仄声：部（四～），鼻（～祖），被（～动），抱（怀～），伴（～随），並（～且），曝（一～十寒），叠（重～），柱（石），忌，匠（～心），柩（灵～），贼。

由此可见，这些送气清音都是一些基本的、具有较悠久历史的日常生活语词。特别从同一字（词）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对立的比较中更可看出送气清音的读法多是比较古老的方言词，而不送气清音的读法则多是读出音系统（与《切韵》音系比较接近）所构成的，历史比较短暂的语词，有不少是新近受北方方言和今普通话影响的。由此可以推测：（一）闽南方言浊音清化可能在《切韵》之前就已大体完成；（二）浊音清化后读送气清音或不送气清音可能体现着语音历史发展层次的变化。可能先是送气音层次，后又受不送气清音层次的影响（至于近几十年来浊音声母，特别是平声字又出现了不少读送气清音的，可能受到普通话的影响。福建闽南方言西部边缘的龙岩市，近几十年不少浊音声母读送气清音则是受邻近闽西客方言的影响）。闽南方言浊音清化的过程，也是错综复杂，交替重迭的。这里就不多说了。以上所述，多所不足，望专家前辈教正。

附注：

① 据《宋本广韵》张氏重刊，泽存堂藏版。

② 《经典释文》，据《四部丛刊经部》，上海涵芬楼通志堂本影印。

③ 关于从《经典释文》诸家音释看古方言，笔者另有撰文。

④ 见王力《〈经典释文〉反切考》，见《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 见林语堂《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出版，民国廿二年五月。

⑥ 见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1383年版。

⑦⑧⑨⑩⑪⑫ 同⑥。

⑬ 参见拙作《古全浊声母在厦门话的读法再证》，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⑭ 旧说认为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在福州话读不送气清音。近几年的方言调查表明，福州话全浊声母清化后也有不少字跟厦门话一样读送气清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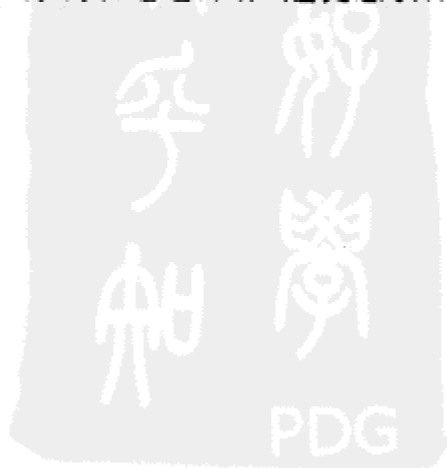
⑮ 关于古並定澄群从崇船乜母在今汉语方言的读法，李荣先生认为可分为九派。详见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⑯ 见陆志韦《古音说略》。

⑰ 参见岑麒祥《语音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⑱⑲ 见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

⑳ 《康熙字典》的《字母切韵要法》有个分四声法，描写古四声读法："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PDG

徐邈反切的韵类

蒋希文

(壹)

本文是《徐邈声类研究》的继续。本文主要研究徐邈反切系统的韵类。研究韵类比研究声类更为烦难。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反切上字类别不多，根据这1000多条音切，归纳排比，还容易定其分合。反切下字表韵，类别复杂，一类之中又涉及到等呼声调，整理起来难度更大。从整理方法来说，研究反切，一般都采用陈澧的系联法。。在《徐邈声类研究》里我们曾谈到系联法不是一种完备的方法。陈澧用它来研究《广韵》的反切，已嫌不足，不得不补充一些变例。现在要用来给这点有限的、散无友纪的反切下字分类，系联法的局限性就更为突出。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把《徐邈声类研究》里提出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加以修订。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用这种修订过的方法给徐邈反切下字分类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另有一些个别的，用这种方法不能直接处理的音切我们在(贰)里逐项解决。

现在把简单枚举归纳法陈述为以下的形式：

(一) 用陈澧的系联法可以把某些字联成一组，并可以从该字组找到一种信息。利用这种信息来测度那些系联不起来的字或字组是否和现在的字组同类。

例如：a_1：倚(於奇)　奇(去宜)　觭(起宜)　猗(於宜)　差(初宜)　釃(所宜)　纰(补宜)

a_1是通过“奇”、“宜”两个字系联起来的一个字组。a_1所有的被切字和反切下字都相当于《广韵》支韵的开口字。我们管这一事实叫做a_1给出的信息。

另外，有些字：　疵(才斯)　訾(音疵)

和d_1不能系联。但是这些字被切字和反切下字也都是《广韵》的支韵开口字。这些字具备的条件和a_1给出的信息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这些字和a_1同类。

(二) 如果已经系联起来的各字组对另外的某一字组都不能提供任何信息。那末，我们就把这一字组看成一独立的韵类。

例如：B_1　脾(蒲佳)　鼃(胡佳)

　　　B_2　哇(胡卦)

B_1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蟹韵的开口字。B_2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卦韵的合口字。不难看出在(贰)里所有能够系联起来的各字组都不能给B_1、B_2提供任何信息。因此我们把B_1、B_2参照《广韵》，分别地看成两个独立的小类。

在这里还必须强调一下，研究语言历史属于经验科学范畴。在《徐邈声类研究》我们曾经说过，使用系联法或简单枚举归纳法都必须考虑到汉语的历史。尤其在这种材料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使用系联法或简单枚举归纳法都必需参证其他的文献资料。下面我们把"偠"、"忾"两字订为皆类开口就是参照汉语历史的文献资料来订的。

整理徐邈的反切和整理一般韵书上的反切不同。徐邈给经传注音使用的切语初无一定的纲纪。因此，我们往往会遇到以下的情况。同一个字由于出处不同往往会遇到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切语。这里须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切语，有的是表示不同的读音，有的只表示用字的不同，初无辨音的作用。

例如：一、寅音夷　寅以真；　蔽方四　蔽甫世

这表示在徐邈的反切系统里"寅"有两读：一读阴声韵，一读阳声韵。"蔽"有两音：一读如《广韵》的寘韵，一读如《广韵》的祭韵。

二、　羿户计　羿胡细；　大他佐　大勑佐

在这里户计＝胡细；他佐＝勑佐四个切语只表示两个读音。

哪些不同的切语属于第一种情况，哪些不同的切语属于第二种情况，则需要根据被切字出现时的训释并参考韵书的收字来定。

但是如果我们已知某些不同的切语属于第一种情况，则可以利用这些不同切语作为分类的条件如果已知某些不同的切语属于第二种情况，则可以利用这些不同的切语来扩大系联的范围。

(贰)

下面我们给徐邈的反切下字进行分类。

几点说明：

1．等呼声调暂以《广韵》为准。

2．同一个字因出处不同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切语。凡音同而字不同的切语，被切字仅列一个。切语则一并列出。

如：涖力泊 力二 音利

凡切语不同表示音类不同的，被切字则在不同的音类里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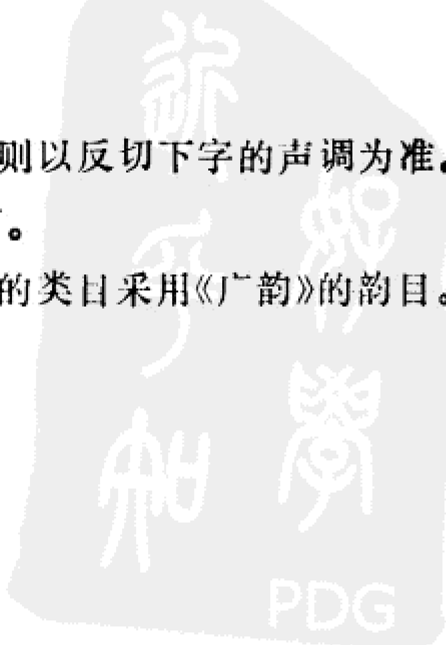
如：蔽方四　列脂类开口去声。

蔽甫世　列祭类开口。

3．凡被切字声调和《广韵》不合的则以反切下字的声调为准。

如：财才戴　列"财"于咍类上声。

4．为了同《广韵》比较，每一韵类的类目采用《广韵》的韵目。



阴声韵类

一、哈类

开　口

平　陪(蒲来 扶来)　培(扶来 扶杯)　能(奴来)　[illegible](音来)　[illegible](音来)　赉(音来)　赅(古来)　唉(乌来)

　　台(音薹)　骀(勑才)　斄(音灾)

上　背(甫栽)　财(才栽)　戬(音栽)

　　骀(音殆)　迨(勑改)　醢(音海)

去　背(扶代)　偝(扶代)　胲(亡代)　能(乃代 奴代)

　　侅(音礙)

哈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哈韵系字和灰韵系唇音字。上古同属之部。

哈类平声是通过“来”系联起来的一个字组。另有“台”、“骀”、“斄”和该字组不能系联。但应用简单枚举归纳法可以把台、骀、斄视为和该字组同类。同样，“骀”、“迨”、“醢”可以和“背”、“财”、“戬”视为同类，“侅”可以和“背”、“偝”、“胲”“能”视为同类。（以下类似情况不另注）

二、之类

开　口

平　嘻(音熙)　譆(音熙)　熙(音怡)　贻(音怡)　台(音怡)

　　锱(侧其)　孖(音兹)　旹(巨之)

上　秕(甫里)　痔(直里)　跽(其里)

　　视(常止 市止)　杞(音起)　芑(求己 巨己)　俟(音矣)

去　治(直吏)　植(徒吏 直吏)　字(将吏)　梓(音子)

　　思(息吏 音嗣)　栻(作嗣 音同)　记(纪吏)　笥(司吏)　亟(起吏)　殖(是吏)

　　綦(其记)　祈(许记)

　　俾(扶志)　比(扶志)　视(市志)　志(音试)*

　　刵(如志)　咡(如志)　珥(如志)

　　寺(音侍)　㔾(音士)　异(音異)　喜(许意)　抑(音噫)　噫(音医)

之类被切字和反切上字相当于《广韵》之韵系字。上古属之部。

《广韵》脂韵系“比”、“秕”、“耆”、“视”(上古脂部)；微韵“祈”(上古微部)；纸韵“俾”(上古支部)另有入声职韵“植”、“抑”(上古职部)以上的字徐邈都读之类。

- 敦煌本《经典释文》:“志音识”。

三、脂 类

开 口

平 丕甫眉 娶方眉 伾扶眉 坏扶眉

纰孚夷 貔扶夷 蚍扶夷 比扶夷

鬑(黎)来夷 坻直夷 迟直夷/直尼 瞋赤夷 耆其夷 彝音夷 寅音夷

黎力私 犁力私 茨疾私/在私 怩乃私 绨勑私

蚳长梨 祁巨尸

上 比甫履/芳履 氐都履 砥之履 柅乃履 绨张履

疕芳鄙 圮扶鄙 仳符鄙 否音鄙 秕甫姊 兕辞姊 秭音姊

牝扶死 底音旨

去 畀甫至 庇方至 芘甫至 肆以至/以自

食音自 嫉音自 视甫至/音示 比甫至/扶至/扶二/扶利

涖音利/力二/力洎 鷩方利 挚之二 鷙勑二

贷(忒)音二 缢以二 谥音缢 贰音二

蔽方四 懥丁四 踬丁四/音致

闭方袂 截祖袂 扻*侧冀

劓鱼器 蹕音劓

“扻”集韵侧吏切①。

合 口

平 羸力追 靃许追

擩耳谁 壝羊谁

隹子唯 嶉子绥 睢许惟/许鼻②

上 唯于水/以水/伊水

藟力轨 頯去轨

去　祟息类　率音类所类　馈(餽)其类　歸(馈)其位音匮

　　䍃以醉　彗虽醉　遗徐醉　䆲徐醉音遂

　　隧音遂　出尺遂

　　　　讯(谇)息悴

脂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脂韵系字。开口字多属上古脂部，合口字多属上古微部。

其中“丕”、“伾”、“否”、“轨”、“頯”上古属之部。

此外，本类“底”“黎”“犁”(原脂部)《广韵》分别地收入齐韵和荠韵。另有收入祭韵，薛韵的三字：“敝”“彗”“鷩”(原祭部)；收咍、灰的各一字：“裁”“坏”(原之部)；收寘韵的一字：“缢”(原锡部)；收质韵一字，质韵两字：“食”“职部”；“跸”、“嫉”(质部)。

四、佳　类

开　口

平　脾蒲佳　鲑胡佳

上　猈扶蟹　解胡买音蟹

合口

去　哇胡卦③

佳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佳韵系字(“脾”《广韵》支韵)上古都属支部。

五、支　类

开口

平　纰补宜补宜　差初宜　𥍰所宜　觭起宜

　　奇去宜　倚於奇　猗於宜

　　埤音卑扶移　陴扶移　迟直移　移怡耆④　纯力移⑤

　　池直知　䍠力池　𪗐将池

　　雌才斯　訾音雌

　　施音绝　蛇音绝

　　　　踶音驰　戯音羲　義音仪　羸(罹)力皮

上　罷扶彼　罷音蒲彼绮　靡亡彼　踦居彼　恑九彼

　　縰所绮　纚所绮　攦所绮　灑所绮　庋居绮

技其绮　倚(徛)其绮其蚁　倚於绮

敝音婢　㡙甫婢　俾甫婢　卑音婢

秠芳婢　弭武婢　瓕音弭　跬丘婢　跂丘婢

褫勑纸　胣勑纸

蚳之尔⑥　阤丈尔　坻之尔

鸠音豸⑦　呰音紫

去　靡武寄　陂甫寄　贲甫寄　跛方寄

洒所寄

訾子智　刺七智　知音智　翅诗知

啻音翅

侈处豉　易神豉以豉　忮之豉　緆以豉

辟音臂扶臂　臂方避

披甫髲　靡亡髲

锡(赐)音赐　积兹赐

被扶义　弛式氏　扡直是

合口

平　窥起规　规纪腄⑧　锤之腄　垂音腄

绥(隋)况垂

羸力为

上　捶之累之絫　蘂而婢

去　被扶伪　为于伪

支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支韵系字。上古属于歌、支两部。其中"瓕"、"尔"属脂部。"羸"、"蘂"属微部。

另有脂韵的三个字："迟"，"齍"(脂部)，"秠"（之部)；

祭韵一字"敝"(祭部)，徐邈都读支类。

六、齐　类

开口

平　齐子西　擠耳齐　䶒耳齐

上　綵音米　涕他米音体音弟

　　醍音礼　疧都礼　邸都礼当礼　泚七礼　济子礼

去　嬖甫诣　騎许蹊　隮子诣子细　羿音诣胡细户计

　　齐蒋细才细　倪音诣　睨音诣　弊蒲计扶计　挤子计

　　渒孚计　薙庭计　瘞乌计　翳於计　醫於计

合口

去　闭边惠　决古惠　嚖呼惠

齐　类二

开口

平　弥五分　隄丁分　题徒分　骊郎分　蹊音分

　　醯呼分　倪五分五稽　提徒稽

　　　廦薄鸡

上　沵莫啟　稽音啟　綮音啟

合口

平　倪五圭　睢许圭　睽音圭

齐一、二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齐韵系字，在上古齐一属脂部，齐二属支部。

齐一中“泚”，“嬖”属上古支部；“嚖”(《广韵》泰韵)“决”(夬韵)“弊”“瘞”(祭韵)上古属祭部。齐二中，“沵”、“弥”(《广韵》纸韵)属上古脂部；“睢”(脂韵)属上古微部。

在徐邈的反切系统里，齐一、齐二已分别地从上古脂部、支部分出，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韵类。上古支部齐韵系字有时用脂部齐韵系字作反切下字，脂部齐韵系字也可以用支部齐韵系字作反切下字，如：嬖(支齐)甫诣(脂齐)、提(支齐)徒稽(脂齐)、睨(支齐)音诣(脂齐)；睽(脂齐)音圭(支齐)稽(脂齐)音啟(支齐)都说明了这两部齐韵系字已经合流，但是齐一被切字和反切下字基本上都是上古脂部的齐韵系字（除泚、嬖）；齐二被切字和反切下一般也都是上古支部齐韵系的字(除沵弥)。两者仍有界限可寻。因此我们把这两部份字分成两组写在一起，表示在齐梁以前齐韵系字的一些演变痕迹。

七、皆　类

开口

平　齐(斋)侧皆　階音皆

偕音谐

去　介音戒　㺔莫戒　駴音戒

犗音界　愾音慨　俀音爱于愷

合口

平　虺呼怀　傀呼怀　坏音怀

隤徒回徒环　违(回)音回　恢苦回　块口回

敦丁雷都雷　弟(颓)音颓　埋武乖

上　回胡猥　隧徒猥　队徒猥　憝徒猥　耒力猥　类(纇)力猥

去　块胡罪苦怪　汇胡罪　崔息罪　衰音崔

坏胡拜　孛扶愦　朏芳愦

皆类开口被切字和反切上字相当于《广韵》皆韵系开口字。另有“犗”(夬韵)和“愾”、“俀”(代韵)都应归入本类。在上古这些字分别属于脂部(斋、皆、阶、偕、谐)、之部(㺔、駴、戒)、祭部(介、犗)、微部(愾、俀)。

本类的“愾”、“俀”被切字和反切下字都是《广韵》咍韵系字，根据上文谈到的简单枚举归纳法似乎应该归入咍类。但“忾”和“俀”的上古来源和咍类字的来源不同。前者来源微部，后者之部，尤其是在魏晋韵文里“爱”和“慨”经常和皆类字在一起押韵。从不和咍类字押韵。据此，我们把它归入本类。

皆类合口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皆韵系合口字和灰韵系(唇音除外)字。其中“衰”、“隧”是《广韵》脂韵系字。上古属微部。从虺“虺呼怀”、“傀呼怀”、“块呼怪”这几个反切来看，皆韵系合口字和灰韵系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是一类。

八、微　类

开口

平　幾音祈音畿具衣　蕲音祈　譏音幾　璣音譏

幾音机

上　幾举岂

去　剻五气　塈许气

衣於既

合口

平　诽音非　揋音威



上 亹音尾 朏芳尾

棐音匪

去 蒉扶畏 餽纪畏

卉许贵

微类被切字相当于《广韵》微韵系和至韵合口“蒉”、“餽”两字。另有和脂类又读的一字:“剕”。反切下字一律是微韵系字。上古都是微部字。

九、泰 类

开口 沛普盖 芾方盖 浿孚盖 沬武盖 韎莫盖

汰徒盖 茷扶盖 盍(鶡)苦盖

大音泰

合口 竄七外 襘古外 膾古外 濊乌外乌会 税他外

説(税)他外音税 檜音会 最子会采会 檅惣会

十、夬 类

开口 败甫迈 岕妮迈古迈

合口 啐仓快

十一、祭 类

开口 蔽甫世 弊扶世 幣扶世 獘府世 晢之世音制

洩以世 肄以世 泄以世 瘈居世 掣市制

折音制

杀所例色例 列音例 茢音例 殹乌例

憩许罽 帠音艺

合口 説失锐舒锐申锐始锐 税始锐音岁 说音岁

悦始锐音岁 赘之税 喙尺锐

缀丁卫张卫



十二、废　类

开口　艾音刈

合口　發音废　袚音废　茷扶废　茀郑废音

以上四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祭、泰、夬、废四韵字以及薛韵的“列”、“折”、“蒴”；末韵的“茇”；黠韵的“杀”等字。上古都是祭部字。

十三、侯　类

平　衺亡侯　婁力侯音楼　驺侧侯　句古侯　謳乌侯

　　稃普沟　韝音沟　袧口沟　樞苦沟

　　　蒙(茅)亡钩

上　部扶苟

去　踣敷豆　偷吐豆　窬音豆　瀆音豆　读音豆　軥古豆

　　後胡豆　咮都豆丁遘　喙(咮)丁遘　驟在遘仕遘　涑色遘音垢许后

　　漱素遘　掊甫垢方垢　诟音垢许垢

　　務莫候　鹜音务音母　敄(嵍)音母又音务

　　瞀音茂　侮音茂　姆音茂　牧音茂

　　　趣音奏

侯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侯韵系字以及少数虞韵系字，上古同属侯部。

其中，“母”、“姆”；(《广韵》厚韵)“牧“(屋韵)上古属之部；“桴”(尤韵)“復”(有韵)上古属幽部。

十四、尤　类

平　妯直留　绸直留音筹　抽直留　休许留许求　陬侧留

　　傻所流　游音流

　　遒市由在由　雔市由音畴　酬音畴　雠音酬

　　湫音秋　鰌音秋

　　　茆音矛　婤勑周　捄音鸠

上　茆音柳　庮徐柳



炰甫九　愀在九　湫在在九酒　纽女酒

纠居酉　攸以帚　紑孚不

去　贸亡救　收诗救　守始救　廄音救　哨以救　柚以救

有于救　忧於忧　燠音忧　否方有

潃相幼　糔相幼

獸始售　臭尺售

复扶又　祝之又　斋况又

宿音秀　琇音诱　㵸敝画　摟户覆⑨

十五、幽　类

平　觩音纠　纠居虯　璆居虯　銶音纠　絿音虯

瀌符彪

尤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尤韵系字。另有“燠”(豪韵)“炰”(肴韵)“昴”(巧韵)都读尤类。上古同属幽部。

幽类字少，除“銶”、“絿”《广韵》收尤韵外，其他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幽韵字，上古属幽部。

十六、豪　类

平　敖五高　嚣五高读敖曰　挠许高

螬音曹　膋音劳　洮音逃

上　皞胡老

去　造七到　镣卢到　穋力到　缟古到　好许到

號胡户报到　号胡到　糟徂到　謷五五到报　敖五报

傲五报　膏古报

十七、肴　类

平　炰甫交　炮扶交　巢吕交　殽户交　绞户交　庖扶交　胶音交

钊之肴

上　挠乃饱

去　淖徒较　掉乃较

　　巧苦孝　膠苦孝　樂五孝 五教

十八、宵　类

平　橾(桥)丘遥　桥丘遥　橋居桥　乔纪桥 音骄　嚣许骄

　　摇音遥　夭於骄　怊尺遥　杓必遥　標方遥　猋芳遥

　　绍尺遥　昭之绍　飘扶遥　憭力遥　僚力遥　剽敷遥

　　霄音消　销音消

　　　扰音饶　苕音韶　呺许骄　燎力烧

上　麃芳表　摽符表

　　篠音小　勦子小

　　　犥孚赵　驍音袅　挠而少

去　漂敷妙　摽扶妙　约於妙

　　削所召　要於召

　　　少式照

十九、萧　类

平　绡桑尧　飘扶尧　髐许尧　宎於尧　噍在尧　蕉在尧

　　刀都尧　窕勑尧

　　骚音萧　縿(缲)音萧　漻力萧

　　覜他彫　敦音彫　寥力彫

　　蜩音条　鯈音条

上　侥古了　佻徒了　挑徒了　宎乌了　宵乌了

　　湫子鸟 音椒　椒子料

去　燎力吊　姚勑吊　滌同吊 徒啸　糶徒吊　竅苦吊

　　叫古吊　肖苏叫

以上四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萧、宵、肴、豪四个韵系的字。在上古属幽、宵两部现已合为四类。其中《广韵》豪韵字读萧类三字：骚、缲、刀；

读宵类一字：掉。

肴韵字读豪类一字：挠。

宵韵字读肴类一字：桡；

读萧类七字：绡、瓢、蕉、焦、姚、椒、侥。

萧韵字读豪类两字：膋、獠；

读宵类三字：僚、憭、苕。

另有药韵字读宵类一字："削"。上古属宵部。不难看出《广韵》宵、萧两韵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混切的占的比例较大。

廿、模　类

平　鋪(甫吴)　逋(方吴)　瓠(侯吴)

　　狐(音胡)　鶘(音胡)

　　　鋪(芳乌)

上　稌(他古 勑古)　罟(音古)　顾(音古 音鼓)　贾(音古 音估)

　　　廡(莫杜)⑩　鬴(音補)　鹵(音魯)　蠿(姬祖)　作(音五)

去　瀫(同路)　错(七路 采故)　柜(胡故)　宅(殆故)

　　圃(音布)　度(音渡)　索(音素)

廿一、虞　类

平　铺(音孚 音敷)　蚹(音敷)　垺(音孚)　罦(音敷)　痡(音敷)

　　娵(子须)　需(音须)　濡(音须)

　　区(丘于)　雩(况于)　竽(音于)

　　拘(音俱)　句(其俱)　婁(力俱)　撖(直俱 子俱)　趎(直俱 敕俱)

　　　夫(方无)　谀(以朱)　喁(音愚)　袝(音鈇)　褕(音 以俞)

上　斗(枓)(音主)　数(所主)　偻(力主)

　　嫗(于甫)　煦(况甫)　弣(音甫)　跗(音甫)　廡(文甫)

　　栩(音羽)　芋(音羽)

　　痀(其禹)　偊(音禹)

　　侮(亡撫)　拊(音撫)



膴(凶武 况纡)　愈(音庾)

去　捕(搏)(音付 音赋)　傅(方慕 音赋)　付(音赋)　吁(往付)　偻(良付)

踣(芳附)　袝(音附)　娶(方附)

续(辞屡)　屦(九具 居具)　傴(於具)　痀(居具)

术(之树)　叔(之树)　赎(音树)　聚(才树 在喻)　注(之树 之喻)

觎(音喻)　愉(音喻)　趣(七喻)

　　驅(起遇)　氍(音惧)　覆(音赴)

廿二、鱼　类

平　钼(在居 在鱼)　著(治居)　倨(音居)

且(七余)　苴(七徐 争初)　且(子徐 子余 子胥)　胥(思徐)　醽(所徐)

虚(去徐)　馀(以嗟)　茶(音馀)

纡(音舒)　豫(音舒)　膴(况纡 郑音 模)

琚(音渠)　蘧(音渠)

　　宁(音储)　苏(音踈)　茹(音如)

上　沮(在吕)　俎(侧吕)　宁(珍吕)

女(音汝)　野(以汝)　芧(食汝)　茹(音汝)

　　杼(治舆)　胥(思叙)

去　讵(其庶)　著(张庶 丁庶 张恕 张虑)　祛(丘庶)　除(直虑 治虑)　蘧(其虑)

著(直据)　锯(音据)　举(音据)　御(鱼据)　邬(於据)

　　舆(音预 音豫)

以上三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鱼、虞、模三类字。原属上古侯、鱼两部字现并为三类。不难看出在徐邈反切系统里，《广韵》模韵系字和虞类唇音字关系较深。如：鋪(芳乌 音敷 音孚)　黼(音补)　廡(莫杜 反甫)模虞混切和模虞又读较多。鱼类字除“膴”引郑玄一音外和《广韵》虞韵系字绝不相涉。但《广韵》麻韵系字有读鱼类的，野(以汝)。《广韵》鱼韵系字有的也读麻类，说明鱼麻音近。参看下面麻类说明。

廿三、麻　类

开二

平　牙五加　互音牙

　　假音遐

上　把甫雅　假古雅

去　奓都嫁　枷音稼　下户嫁

　　获郑横[illegible]反

开三

平　绪音奢　阇音奢

　　堵常邪　邪以车

上　舍音捨

去　耤子夜音借　射食夜音夜

合二

平　華音花

　　娲古蛙

去　华胡化

麻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麻韵系字，上古属鱼部。《广韵》姥韵"堵"，语韵"绪"徐邈读麻类。堵、绪都是上古鱼部字。

廿四、歌　类

开口

平　差（嗟）七何　讹五何

　　　　嘽音他　皤甫河　菏音柯　俄音我

上　跛府佐　大他佐勑佐　左音佐

合口

平　莎素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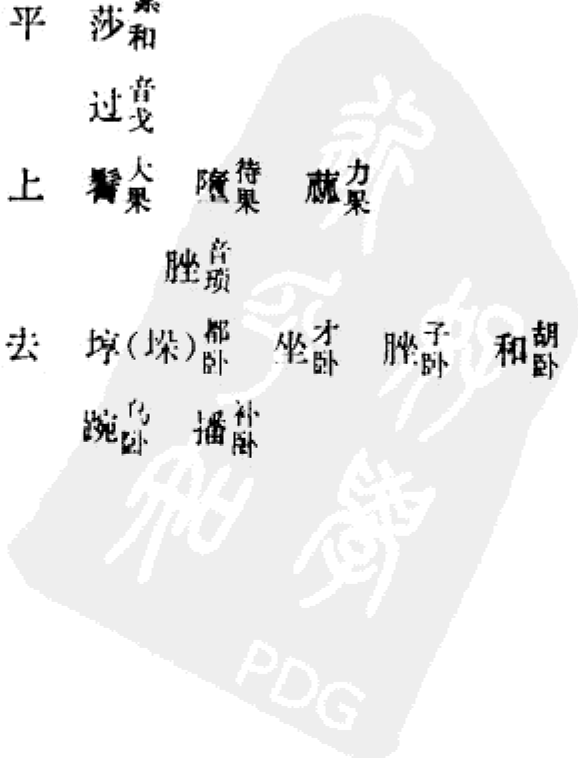
　　过音戈

上　鬌大果　隋待果　蓏力果

　　　　脞音琐

去　埵（垛）都卧　坐才卧　脞子卧　和胡卧　过古卧

　　踠乌卧　播补卧



歌类被切字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歌、戈两韵系的字，上古属歌部。

阳声韵类

廿五、东　类一

平　梦莫公　蒙扶公　庞扶公　蓬扶公　摓扶公

　　沖音同　侗音同　椆(桐)音同

　　　江音工　烘音洪　憧音童

上　唪薄孔　空音孔

　　種音董　椆(桐)徒董

去　栋丁贡

东　类二

平　逢音丰　葑音丰

　　　芃符雄　毧而充⑪

去　风(讽)福风

廿六、锺　类

平　从子容　誴在容　豵在容　讼才容　惷昌容　廱于容

　　蕹(饔)於容　戎而容　墉音容

　　共音恭　拱音恭　重治恭治龙　樅七凶　灉音邕

上　蠭芳勇　拱居勇

去　封甫用　从才用子用　供纪用

　　壅于弄

廿七、冬　类

平　蟲徒冬　螽音终

上　中丁仲　衷丁仲

廿八、江　类

平　蛩苦江　矼古江　降下江

　　蒙武邦　惷汤邦

上　庞武讲

东一、二两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东韵系一、三等字。在上古除"冲"是冬部字外其他同属东部。

锺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锺韵系字。在上古除"潨"、"戎"属冬部字外，其他也是东部字。

冬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共七个字。"冬"是《广韵》冬韵字，其余都是《广韵》东韵系字。在上古同属冬部。冬类虽然字少，但和东一、二以及锺类字不相杂厕，显然仍保留上古冬部格局。上古冬部"冲"，"戎"两字曾有过争论。王念孙不分东冬两部，其中就涉及到这两个字归属的问题。

江类虽可分立，但从"庞"扶公，"蒙"武邦"蛩"苦江东江混切及"舂"昌容汤邦锺、江两韵重出。看来，江和东、锺仍有牵连。

廿九、唐　类

开口

平　傍方刚　[illegible]莫刚⑫武刚　瀼乃刚　亢音刚　抗户刚　哼许刚许彭　彭音旁

　　臧子郎　行户郎

上　儻勅荡　荡勅党　埌力党　浪力荡　曩乃荡　孟武党

　　行下孟胡孟　蝗华孟　亨普孟

去　旁扶葬　奘才浪　藏才浪　丧息浪　亢古葬　梗音亢

合口

平　筐起狂　横音黄　盲音荒　喤音皇

去　广公旷　圹苦广　纩古旷

卅、阳　类

平　墙在良　戕在良在羊　羌起良　粮音良　肠持良

　　商音章　相思章

　　昜(佯)音阳　炀音伤　洋音祥音翔　牀音床

上　长知两　强其两　亨许两

　　养以上　向音响

去　亨许亮音尚　响许亮　莊侧亮　暴音亮　谅音亮

　　煬徐亮　杖直亮　仰五亮　养余亮以尚羊尚

合

平　枋音方　防音房

上　坊扶访

去　方音放　醁力放　王于况　往于况　𥄮休往　皇于况

　　匡居望

以上两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阳、唐两韵系字。另有庚韵二等字，彭、梗、孟、横、行、蝗都读唐类。在上古这两部字都属阳部彭、梗、孟、横、行、蝗也是阳部字。

卌一、耕　类

开口

平　怦敷耕　泙敷耕　芹补耕　盟武耕　誙苦耕　牼户耕

　　英於耕　央音英

　　鎗勑庚　衡户庚　铿苦庚　獇音衡　瑲七獇

　　静(諍)音争

上　邴音丙

去　廱父幸　盟亡幸　省所幸省幸　眚所幸　渻所幸

合口

上　卝古猛故猛音矿　永音咏

耕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庚、耕两韵系字。在上古分属阳部和耕部。现合为一类。从盟(庚)武耕(耕)，英(庚)於耕(耕)，铿(耕)苦庚(庚)　省(梗)所幸(耿)　眚(梗)所幸(耿)　渻(梗)所幸(耿)这几个反切来看，《广韵》的庚和耕两韵系字在徐邈的反切系统里似不能分为两类。

卌二、清　类

开口

平　筀勑贞　桢音贞

　　请(情)音情　正音征　頸其声　蝾子盈

去　名(武亡/政政)　并(方/聘)　狌(音/姓)　清(净)(才/性)　正(音/政)

合口

平　垌(苦钦/营营)　骍(呼/营)　摼(于音/营婴)　茔(音/营)　禜(音/营)

上　耿(公/颖)　颍(孔/颖)　褧(孔/颖)　扃(孔/颖)

卅三、青　类

开口

平　洴(扶/经)　莛(音/廷)　菁(音/精)　戕(在/精)　令(力/星)

　　铭(音/冥)　邢(音/刑)　扃(公/冥)

上　併(扶/顶)　脡(唐/顶)　霆(音徒/挺鼎)

去　冥(亡/定)　定(丁/磬)　听(天/定)　迳(古/定)　磬(苦/定)　陉(古/定)

　　絅(口/定)

清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清韵系字。另有庚韵：狌、笙、莹、禜；耿韵的耿；青韵系的垌、颍、褧、扃都读入清类。

青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青韵系字。另有劲韵的"令"亦读青类。《广韵》青韵的"扃"，迥韵的"絅"，原读合口。徐邈都读开口。

以上两类上古同属耕部。

卅四、登　类

开口

平　倗(音/朋)　鹏(音/朋)

　　　　廖(扶/恒)　瞢(武/登)

上　肯(苦/等)

去　塴(甫补/蹭赠)　窒(窟)(补/赠)

　　　　亘(古/邓)

合口

平　紘(音/宏)

卅五、蒸　类

开口

平　冯(敷/冰)　矜(棘/冰)

應音膺　膺音应

上　承拯救之拯

去　乘食证绳证　称尺证　孕养证

应於甑

以上两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登、蒸两韵系字。上古同属蒸部。

卅六、寒　类

开口

平　墠(坛)徒丹

翰音寒音韩

去　嫚音慢　慢莫但　鄤武旦　诞音但　癉音旦　散悉旦

悍音但音旦　僤音但　干(扞)胡旦　罕许但　衎苦旦

熯音汉　暵音汉

骭户幹

合口

平　搫王肃作槃　繙音盘

观音官　贯音官　髡户官

园(刓)五丸　團徒丸

上　鑽音纂哉管　窾苦管　輐胡管　婉於管

选素短

去　漫武畔　伴音畔

段徒乱丁乱　冠古乱

奂音撰　算音蒜

以上两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寒、桓两韵系字。在上古同属元部。其中"选"《广韵》仙韵合口亦读本类。

卅七、删　类

开口

平　汕所奸

上　阪扶板　皈符板　版音板

栈在简

去　盼敷谏　宴於谏

間音涧古辨古苋

合口

平　谩望山　蔓音蛮

莞音丸儿还　顽五班　鋑户关

上　僝音撰　篹音撰

去　倌古患　环音患　还音患　豢音患

删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删、山两韵系字。另有《广韵》准韵"篹"，愿韵"蔓"也读本类。在上古这些字和删类同属元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徐邈反切系统中，《广韵》山、删两韵系字徐邈读成一类。请看下例：

谩(删)望山(山)　盼(裥)敷谏(谏)　間(裥)音谏(谏)　僝(产)音撰(潸)

卅八、仙　类

开口

平　偏音篇　徧音篇

搴起虔　焉於虔

遍敷连　鲜音仙　鹯居延

上　辨方免甫免扶免　辩方免甫免扶免扶勉

鲜息浅　剗初展　坛(墠)音善　湎面善

去　便扶面扶绢　猵敷面　湎音缅

见古辨

弁扶变　卞扶变

揩音箭　饯才箭　衍以战恰战　埏羊战　延徐战

廛长战

羡音贱　甗音彦　殆音咕

合

平　还音全　拳羌权　鹳音权



缘音掾　鄟音專

上　孿力转　蜶勒转

鱄市臠　卷纪勉

去　鱄市恋　卷久恋　縳升卷

慣音绢

仙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仙韵系字。在上古属元部。

卅九、元　类

开口

平　掀许言　甗音言

去　郾於建　建其偃　键其偃　揵其偃　攓纪偃　蹇纪偃

腱其偃　偃一返　匽音偃

合

平　番甫言　藩甫言　蠲扶衰音烦　拳已衰　券音劝

旭许衰　煖许衰况烦

貆音暄　暄香元

上　煖况晚　捲纪阮　卷纪阮居阮　圈其阮　苑於阮

去　婉纡愿　援予愿

瑗于万　远于万　娩音万

免(挽)音万　曼音万

元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元韵系字。上古同属元部。唇音字开合混乱。“番”、“藩”合口字用开口字“言”作反切下字，今暂订合口。

四十、先　类

开口

平　蠙扶坚扶贤

呟亡千　汧口千

填音田　泠郎年　禋音烟　节又前

上　湎莫显　沔莫显　扁扶显　沴徒显　跣七显　俔下显

燕於显　宴於显 乌殄

刌仓典

去　悓无见　訑(诞)徒见　洒西见　显(革显)苦见　绽治见

前昨见　见贤遍

先悉荐

合口

平　眩音玄　铉古玄

上　駽胡畎

去　眩呼县

先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先韵系字。上古属元部。其中“蠙”、“填”是真部字。

真　类

开口

平　瞀眉巾　邠甫巾　蓁仕巾　憖五巾

矉扶真　眕音真　寅以真

陈音陈　纫而陈

缗音伃　泯音民

蠙音频　镇音珍

上　扁扶忍　牝扶忍　膑扶忍 方忍　尽子忍　纼以忍

眕之忍

泯亡轸　脗武轸　蜃市轸　脤市轸

笫(笫)侧敏

去　宾音殡

賔(膑)音清　酳音胥　纼音胥

牝扶尽　诊真信　陈(陳)直觐

合

平　筠于贫　员(云)于贫　陨于贫

上　菌其陨

真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真韵系字。其中"荀"谆韵字。上古属真部。"贫""忍""陨"等字属文部。

谆　类

平　恂音荀　洵音荀　杶勑荀　楯勑荀　殉辞荀音循辞伦

循辞伦辞均　紃辞均　谆之伦音纯　扰（驯）寸伦

驯食伦音训　龟（皲）举伦　巡辞均徐伦辛纯　谆音纯

钧居旬　唆七旬

上　楯辞尹音尹

舛尺允　盾音允　沦力允

去　峻音俊　恂音峻

谆之闰

谆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谆韵系字。其中"恂"、"洵"、"殉"、"钧"、"旬"是《广韵》真韵系合口字。上面的字在上古分属文部和真部。

魂　类

平　贲音奔　芚徒奔

敦都门　臀徒敦徒恩

哼徒孙　鲲音昆　涽音昏

上　遯徒损　僔子损　蹲在损

遁徒本　忖子本　睔胡付

去　论力顿　遯徒顿

魂类相当于《广韵》魂韵系字。痕韵系字仅一见，作"臀"的反切下字。

殷　类

开口

平　殷於斤

上　芹音谨　巹音谨　堇音谨

去　堇音靳　近巨靳

殷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殷(欣)韵系字。其中"殷",切下字"辰",属《广韵》真韵字。仅此一字,无可比证,暂入本类。

文　类

平　颁甫云　汾扶云　棼扶云　氛扶云　贲扶云　荤许云

　　紊音文　缊优郡

上　刎亡粉

去　颁音愤　贲音愤音奋　揄音奋　蕴於愤　缊於愤

　　文音问　免音问　闻音问　分扶问甫问

　　蕡蒲问　洊在问

　　芸音运

文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文韵系字。以上三类上古同属文部。

谈　类

平　惔音谈　澹音谈

上　擥力敢　坎苦敢苦感　惔大敢　淡大敢

去　三息暂　滥胡暂　啗徒暂

　　淡音阚

附　镡徒南　谭徒暗

咸　类

平　缄古咸

上　阚大斩　掺所斩　槛下斩

　　黬於减

去　儳在鉴仕鉴才鉴苍鉴　缄古陷

盐　类

平　覃以廉　纖子廉　湛子廉　綅息廉　掺息廉　點之廉　怗昌廉

　　敛音廉　厌於廉

　　氾扶严　钳其严　黔其严渠严

锬音盐　惔音炎

上　淰舒冉　厌於冉

严鱼检　㷼於玷

去　憸七渐　剡以渐

掩於艳　厌於艳乌簟於赡　慊苦簟

梵类

去　泛音汎敷剑　俺於剑　渢敷剑　𦽸力剑　敛力剑

侵类

平　沈直金　黔其金音禽音琴　衿音琴

岑在林　祲七林　参所林　簪侧林　湛丈林市林　愔於林

鍼音针　碒音吟　镡音寻

上　廪力锦

去　临力鸩　枕针鸩　衽而鸩　纴而鸩　饪而鸩

饮於鸩　廞火饮

沈直荫

以上五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覃、谈、咸、衔、盐、严、凡、添、侵九个韵系字。在上古分属侵谈两部。

《广韵》覃韵系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仅有两个字："镡"、"谭"、"覃"、"坎"。其中"覃"用盐韵"廉"字作反切下字。"坎"，"苦敢"、"苦感"两切，和谈韵混切。剩下平、去两声，"镡"、"谭"两字，无可比拟，暂附于谈类后面。

《广韵》衔韵系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仅有两个字。"槛""儳"。"儳"《广韵》咸、衔两收。"槛"徐邈用豏韵"斩"作反切下字。只能归入咸类。

盐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盐韵系字。其中"點"、"谦"、"簟"、"玷"均属谈韵系字。从：點（忝）之廉（盐），厌（琰）乌簟（忝），㷼（琰）於玷（忝），淰（忝）舒冉（琰），怗（帖）昌廉（盐）这些反切来看，在徐邈反切系统里添韵系字和盐韵系字是一类。

《广韵》严韵平声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仅用作盐类字的反切下字。"严"又用《广韵》琰韵字"检"字作反切下字。王仁煦曾谓陆法言原本《切韵》无上、去二目。看来，徐邈的语音系统不仅无相当于《广韵》严韵上、去两声字，并且也没有平声字。

入声韵类

屋　类一

仆(敷木)　鹜(音木)　谷(古木)

涑(息録)　数(所録 所録 音速)　扑(敷卜)　剭(音屋)　[illegible](音族)

屋　类二

戚(特六)　蹙(采六)　躅(治六)　粥(章六 音育)　触(处六)　畜(敕六)

倏(始六 音叔)　鬻(余六 居六)　都(起六)

偪(甫目)　覆(敷目)　牧(音目)　勗(况目)　囿(于目)　掝(于目)

筑(音竹)　復(音服)　谡(所穋)

烛　类

[illegible](音烛)　属(音烛 音蜀 音束)

擉(丁绿)　欲(音慾)

沃　类

沃(乌酷 於毒)　熇(许酷)　暴(扶沃)

觉　类

琢(丁角)　捉(侧角)　镞(朱角)　觳(户角)　浞(在角)

罩(都学)　箾(音朔)

以上四类被切字和反切上字相当于《广韵》屋、沃、烛、觉四韵字。屋类一和烛类觉类（“罩”“箾”除外）以及屋类二的“触”、“躅”两字，都是上古屋部字。屋类二和沃类的“毒”、“酷”以及觉类的“学”是上古觉部字。沃类的“沃”“熇”觉类的“箾”是上古药部字。屋类二的“囿”、“掝”、“牧”、“偪”、“服”，是上古职部字，“朔”是铎部字，“暴”、“罩”是宵部字。现都分别读入屋、沃、烛、觉。

质　类

暱(乃吉)　窒(丁吉 得悉 得失)　失(音逸)　迭(音逸)

漆音七　吡音七

比扶质　筚音毕　秩治栗　札侧乙　繘居密　䑋敕一

质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质韵字。其中"繘"是术韵字，"迭"是屑韵字，"札"是黠韵字。以上这些字上古同属质部。（䑋职部）另有《广韵》轸韵"䑋"亦读质类。

没　类

悖蒲没　滑古没　搰苦滑　劀工滑

物　类

费音弗　茀符弗　𩃀(郁)音郁於弗　愠音郁　菀音郁

龁胡勿　诎丘勿　屈其勿　掘音屈

没类被切字和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没韵字。其中"悖"属阳韵，"劀"属黠韵。

物类相当于《广韵》物韵字。其中"费"属未韵，"龁"属没韵。另有问韵"愠"，阮韵"菀"亦读物类。以上两类上古都是物部字。

附：述类三字：鹬音述　屈其述　出(黜)音黜，迄类一字：汽许迄。（迄、术字少。附属在这里）

薛　类

开口　敝优灭房列伏折　䀹丈列　彻直列　别彼列　㘝鱼列

　　　铁徒列　渫食列息列　讦起列　杀所列　孽五列鱼列

　　　折时列之舌　隉语折　晢之列　泄思列

合口　缀丁劣　呐奴劣　埒音劣

　　　芮如悦　说音悦　歠昌悦

　　　　　　　罬姜雪

薛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薛韵字。另有《广韵》黠韵的"杀"，屑韵的"隉"，质韵的"铁"、"黠"（上古质部字）祭韵的"敝"、"芮"（上古祭部字）都读本类。

月　类

开口　遏音谒　桀居谒　揭居谒其谒　朅起谒　孽五谒

合口　抈音月　撅其月　蹷求月　蹶其月音蹶

　　　　　茷音伐

月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月韵字。《广韵》曷韵的"遏"，薛韵"絭"、"揭"、"孽"都读本类。

曷　类

开口　阏（於葛）　獭（他达）

合口　说（吐活，音脱）　掇（都活）　撮（子活，七活）　会（古活）　哙（古活）

　　　拔（蒲末，甫末）　发（音跋）　括（古濶）

曷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曷、末两韵字。其中"会"是泰韵字，"哙"是夬韵字（古属祭部）。

鎋　类

睆(莞)（音刮）　刖（五刮）

楬（苦瞎）

鎋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鎋韵字。其中潸韵"睆"亦读本类。以上四类在上古都是同部字。

黠　类

秝(稭)（古八）　札（侧八）　楔（古八）　戛（古八）

黠类被切字和反切上字相当于《广韵》黠韵字，在上古属质、月两部。

屑　类

开口　蟄（数结）　蔑（亡结）　絜（苦结）　契（苦结）　跌（徒结）　颉（下结）

　　　絜（户结）

　　　节（音截）　札（音截）　瞥（胡节）

　　　齕（胡切）　纥（胡切）

合口　决（音穴，古穴）　阕（苦穴）　抉（古穴）　決（喜缺）

屑类被切字和反切上字相当于《广韵》屑韵字。其中"瞥"是霁韵字。屑类在上古分述月部和质部。

铎　类

开口　鳥(斥)（音托）　咤（音托）　囊(橐)（音托）

度徒洛 皪音洛

合口 薄步各 亳扶各 蒲扶各 搏甫各 袢待名

沍户各 错七各 礴敷各

濩户郭 艧乌郭 漷音郭

药 类

合口 矍许缚 躩九缚 沃於缚

烁音药失灼 爚音药 栎失灼 著丁略猪略 籥以略

汋音酌 勺市若

陌 类

开口 箱仓格 溷户格

擭居碧 貜居碧俱碧

合口 虢公伯 卻去逆

以上三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铎韵、药韵、陌韵字（“溷”暮韵）。这些字同属上古铎部。

昔 类

开口 辟方亦甫亦方石 辟扶亦房亦 辟敷亦芳益孚益 闢甫亦

易音亦以亦 剔诗赤 晳思益 僻敷赤 捭房益

蹢治益 瘠在益 泽诗石 射神石

绎音夕音释 婼音释 斥音尺蚩柘 脊音积

合口 馘况璧 湨公璧

锡 类

开口 辟敷历方狄 幦苦狄音觅[14] 幂音觅 澼敷历 適都历 樀吐历

迪徒历 櫋薄历 簿薄历

闃苦鶪 赥许鶪 脊音积

昔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昔韵字。其中“剔”、“晳”、“湨”都是《广韵》锡韵字。

“泽”是陌韵字，“婼”是葉韵字，“諴”是麦韵字，徐邈都读昔类。另外，“湨”，“諴”都是合口字，徐邈用开口字“璧”作反切下字。今暂订为合口。

锡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锡韵字。其中“擿”是《广韵》昔韵字，“欂”是陌韵字。“簿”是铎韵字。徐邈都读锡类。以上两类在上古分属铎、锡两部。

麦 类

开口　蹢[治/革]　適[张/革]

合口　畫[胡/麦]　绞[户/隔]

麦类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麦韵字。被切字分属《广韵》咍(绞)、麦(畫)、锡(蹢、適)三韵。在上古分属之部、职部、锡部。

职 类

开口　革(亟)[音/极]　极[纪/力]　塱[在/力]　嶷[鱼/力]　臆[于/力]

　　　醷[于/力]　埴[时读炽/力日]　稙[时/力]　植[徒音/力直]

　　　弋[音/翼]　饰[音/式]

合　绒[音/域]　阈[况/逼]　殈[况/逼]

附德类两字：貣[莫/北]　德[音/置]

职类被切字和反切上字相当于《广韵》职韵字。上古属职部。

洽 类

夹[工/洽]　袷[音/洽]

甲(狎)[胡/甲]　狎[户/甲]

洽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洽韵字。《广韵》狎韵字在徐邈反切里仅有两个字，实际上是一个音切。做阳声韵咸类例，附于洽类。

葉 类

堞[养/涉]　厌[於於/涉辄]　壓[於/辄]　歙[许霅/辄猎]　畝[霅/猎]　插[初/辄]

　　聂[乃/摄]　獦[音/葉]

葉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葉韵字。另有帖韵“堞”，洽韵“插”徐邈都读葉类。

附：业[答/五]　胠[音起虚起/胁业乏法]　浃[子/答]　合[音/阁]　内[音/纳]

《广韵》业韵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仅有两个字：业、胠。其中“业”用合韵字“答”作反切下

字。“胠”有乏韵又读。看来《广韵》业韵字和严韵系字一样，在徐邈反切系统里不能成一独立韵类。

《广韵》合韵字，被切字和反切字都是合韵字的仅有一个字：合音阁。另外两字。一是“纳”，用队韵“内”直音。显然徐邈训内为纳。这属于训释问题。另一个字是“答”。答既作业韵“业”的反切下字，又作怗韵“浃”的反切下字。支离零乱。看来，《广韵》合韵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也不像是一个独立的韵系。

我们仿阳声韵类盐类例，把这些字附在葉类后面。

帖 类

蝶徒协　谍徒协　苶乃协　敜乃协　捷采协

夹音颊　筴音颊

槢徒燮　接音燮

怗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怗韵字。其中《广韵》洽韵的“夹”，葉韵的“棱”，缉韵的“槢”徐邈都读怗类。本类和阳声韵盐类字不相应。阳声盐类，包括《广韵》盐、添两韵系的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广韵》盐、添两韵系字合为一类。但是《广韵》怗韵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显然可以和葉类分立。

以上三类在上古同属盍部。

缉 类

辑音集　揖音集　楫音集　葺音集

蛰直立　絷丁立　馽丁立

给集急　厌於十　俋於执

缉类被切字和反切下字相当于《广韵》缉韵字。在上古属缉部。上古缉部的“合”、“祫”、“答”等字已经脱离缉部和原属上古盍部字相混。

下面谈一下重纽问题。

《切韵》或《广韵》支、脂、祭、真、仙、宵、侵、盐八个韵系有重纽。论者谓“切韵所承声类韵集诸书，羊岳不齐，未定一统”，又谓“切韵裒集旧切，于音韵切语用字有异者，仍其异而不改，而合为一韵，所以表其同音。……”现代学者大多数不同意这种看法。经晚近的努力，发现《切韵》成书前后的字书或经史归音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从徐邈的反切来看即所谓“魏晋诸儒”也不例外。现在我们把徐邈切语有重纽的几个韵类抄录如下：

		平	上	去
支	韵图列三等	纰(补宜)	罢(音彼)(甫绮)　靡(亡彼)	陂(方寄)
	韵图列四等	辟(音卑)	脾(甫婢)　弭(武婢)	臂(方避)
脂	韵图列三等	伾(扶眉)　坏(扶眉)	疕(芳鄙)	圮(符鄙)　仳(符鄙)　否(符鄙)
	韵图列四等	貔(扶夷)　蚍(扶夷)　比(扶夷)	比(芳履)	牝(扶死)
仙	韵图列三等			弁(扶变)　卞(扶变)
	韵图列四等			便(扶面)
真	韵图列三等	邠(甫巾)		
	韵图列四等	宾(必邻)		

叁

从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出，徐邈的韵类系统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阴声韵类

（一）在徐邈的反切系统里《广韵》的灰韵系帮组字和咍类同类。其他纽字和皆类合口字同类。看来，《广韵》的灰韵字系在徐邈的反切系统里不是一个独立的韵类。

（二）《广韵》的支、脂、之、微、齐各韵系字以及祭韵的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分布的比较杂乱：比(至)扶志(志)　秕(旨)甫里(止)　耆(脂)巨之(之)　视(旨)常止(止)；底(荠)音旨(旨)　黎(齐)力私(脂)　犁(齐)力私(脂)　蔽(祭)方四(至)　鷩(祭)方利(至)　簭(祭)以醉(至)；迟(脂)直移(支)　齎(脂)将池(支)　秠(脂)芳婢(纸)
不难看出，《广韵》支韵系、之韵系和微韵系字，在徐邈的反切系统里都仅有个别字混切。比较复杂的，《广韵》脂韵系字，有的读之类，有的读支类。读之类的大部分是唇音字。另外，《广韵》齐韵系字和祭韵字，有些字也读脂类。齐韵系字读脂类的是边音和舌音。此外，祭韵读脂类的共三个字，其中有两个也是唇音字。事实上我们正好利用这些现象来拟构徐邈韵类的读音。（见另文）

（三）上古支部齐韵系字和脂部齐韵系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已构成一独立的韵类。但两类反切下字的界限仍有痕迹可寻。（即齐一类，齐二类）

（四）《广韵》虞韵系字“务”、“骛”、“味”、“趋”、“枢”都读侯类；皓韵的“燠”，肴韵的“鸠”，

巧韵的"𡖖"都读尤类，可以把这些现象看作古韵部的一些残余痕迹。

阳声韵类

（五）徐邈的东、冬、锺、江四类和《广韵》的东、冬、锺、江四韵字不尽相同。徐邈的冬类基本上是上古冬部字。其中螽、终、中、衷仲都是《广韵》东韵系字，但这些字和东一、东二不相系联，自成一类。

东一、东二相当于《广韵》东的系字，锺相当于锺韵系字。

（六）《广韵》庚韵系二等有的字：彭、盂、梗、横、行、蝗和唐韵字同类。另外的字和庚韵三等一起都读耕类。换言之，在徐邈的反切系统里《广韵》庚韵系字不是一个独立的韵类。

（七）王仁煦曾批评陆法言的《切韵》，严韵系无上，去二目。在徐邈的反切系统里，看来也不象有平声。梵类是存在的，似乎只有去声。

（八）《广韵》山、咸两摄二等韵重出，在徐邈的反切系统里山、删是一类，咸、衔也是一类。

入声韵类

徐邈入声韵类和阳声韵类不相适应。主要有以下三点：

（九）徐邈的阳声冬类，仍然是上古冬部格局。江韵系字和东韵系字仍有牵连。但是入声韵类基本上和《广韵》的屋、沃、烛、觉一致。

（十）《广韵》删、山两韵系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是一类。但入声应分黠、辖两类是相当明显的。

（十一）《广韵》盐、严、添三韵系字在徐邈反切系统里是一类。但入声葉、怗很清楚可分两类。

总的看来，徐邈的入声韵类较阳声韵更接近《广韵》的音韵系统。

参考文献

[1]《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罗常培·周祖谟 科学出版社 1958年
[2]《南北朝诗人用韵考》《龙虫并雕斋文集》 王力 中华书局 1980年
[3]《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 周祖谟 《中国语言学报》商务印书馆 1982年
[4]《徐邈声类研究》 蒋希文 《中国语文》1984·第三期

附注

① 《集韵》引徐邈音。
② 现代北方方言"鼻"字一般读阳平，不读去声。
③ 《集韵》收卦韵，《广韵》未收。

④ 《经典释文》诗载见"耆"毛音指，致也。郑音巨移切，老也。是"耆"有支、脂两音。

⑤ "纯"为纰之言讹字，"力"为方之讹。应为：纰方移。参看黄焯《经典释文汇校》，

⑥ 段玉裁谓"之尔"应作"氏"。

⑦ 段玉裁谓"鸠"为鹰之形音讹。

⑧ "睡"疑"陲"误。

⑨ 段玉裁谓：当作"户最反"。

⑩ 影宋本《经典释文》作"莫柱"。

⑪ 段玉裁谓："而充"应作"而允"。

⑫ 段玉裁谓："莫刚"应作"莫崩"。

⑬ 影宋本《经典释文》作"胡切反"。

⑭ 毛居正谓："苦"为"莫"之讹。



明代末年福州话的韵母和声调系统

邵 荣 芬

我们曾经根据陈第《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两部书中注明各字古读的直音资料，写了《明代末年福州话的声母系统》一文①（下文凡提到陈第声母，都据此文），考明了明代末年福州话的声母系统。本文打算再根据这两部书的注音资料，来考求明代末年福州话的韵母和声调系统。

一、韵 母

陈第考订各个字的古韵的主要依据是《诗经》、楚辞等古代韵文的押韵。有时也引证其它文献资料来确定具体的注音字。但这个注音字的韵母必须和他心目中的古韵，也就是他根据古代的押韵从他的家乡话的角度所确定的古韵相一致，否则他就不加引证，或引证了，也不据以定音。试以谐声为例，就极为明显。比如"造"字从辵，告声，但因古韵文与"疚、久、醜"等字相押，陈第就把"造"字的古音定为"走"，而不引证谐声。（毛、4.25上）② 又比如"穴"字从宀，八声，但因古韵文与"室、慄、密、石"等字相押，陈第就把"穴"字的古音定作"谿"，虽然引证了谐声，但并没有据之以定"穴"字的古读。（毛，2、9下）由此可见，就韵母来说，陈第的注音即使表面上是据韵文以外的其它文献定的，也并不存在迁就文献而改变他心目中原有的对古韵的拟测，从而导致与他自己家乡话不相符合的问题。既然如此，在考求韵母的时候，这类注音资料就没有必要象在考求声母的时候那样，加以剔除。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在考求韵母的时候，陈第的资料可以毫无限制地加以利用。分析起来，可以利用的只有下列三方面。

1. 陈第的注音在于表明古韵与今韵或古声调与今声调的不同。因此除了专表声调不同的例子以外，该注字与注音字的韵母一定不相同。比如：

江　　音工（毛，4.22上）

右　　音以（毛，2.4上）

第一例表明陈第江韵与东韵一等的韵母不相同。第二例表明陈第尤韵（举平以赅上去，下同）与之韵的韵母不相同，同时也表明"右"与"以"的声调有上去之别。据此，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类注音资料来确定陈第某韵与某韵有差别。

2. 陈第注音既然在于表明古韵与今韵的不同，因此，就他的家乡话来说，注音字与他所根据的古代韵文的押韵字在韵母上一定是比较接近的。比如：

例字	注音	古押韵字
蛮	音眠	完延 山仙 连旋禅弦鲜(毛,4.21上)
沙	音娑	宜俄 沱罗和歌峨阿蹉(毛,4.8上)

表中古押韵字右下方的小字是陈第在此处或他处为该字所注的古读。显然在陈第看来,"眠"与"延"等相押,一定比"蛮"与"延"等相押要和谐,否则他就没有必要把"蛮"改为"眠"了。"沙"改"娑"的道理也一样。不过注音字与古押韵字的这种相押不一定都很严格。因为在陈第所确定的各组古韵用例中,包括《广韵》一个韵母以上的字的占大部分,而陈第只选其中的一个韵母作为古韵而加以标注,这样,注音字和古押韵字在韵母主元音上不一定完全相同就是很自然的了。比如:

发	音歇	月阅他 悦 切 舌越橛拔末灭设歇(毛,2、24上)

这里古押韵字包括《广韵》末韵和月、薛两韵的开合口,共五个韵母。注音字"歇"是月韵开口字,我们实在无法肯定它与其余四个韵母的韵母主元音都相同。现代福州话月韵开口和薛韵合口都作-yoʔ,月韵合口喉牙声母字基本上作-uoʔ,薛韵开口作-ieʔ,末韵唇音作-uaʔ③"歇"的韵母作-yoʔ,与古押韵字中的月韵开口字及薛韵合口字同韵母,与古押韵字中的月韵合口喉牙音字同韵母主元音,但与古押韵字中薛韵开口的-ieʔ,末韵唇音的-uaʔ韵母主元音就不相同了。这种韵母主元音的不同,至少有一部分,比如-ieʔ和-yoʔ或-uoʔ的不同,在陈第时就已经存在,尽管元音音色不一定完全相同。由此可见,我们决不能把陈第的注音字和古押韵字的关系视为同韵母的关系而加以利用。再有,福州话本身也比较复杂。从现代福州话来看,开合、洪细的区别往往不表现在,或不仅仅表现在介音上头。比如仙韵的开口韵母作-ieŋ,而合口韵母却作-ouŋ,开与合不仅介音不同,主要元音也不同。又比如登韵的开口韵母作-eiŋ,而蒸韵的韵母作-iŋ,洪细的不同与介音无关,却主要表现在主要元音上。福州话的这种复杂情况,也提醒我们在确定陈第的注音字与古押韵字的关系的时候,要特别谨慎。

我们认为只有当一组韵例中古押韵字只有一个字或只有《广韵》同一个小韵的字时,才可以肯定注音字与古押韵字在陈第是同韵母或同主要元音的。特别是当注音字与古押韵字分别属于《广韵》的两个韵母时,对我们最为有用。因为它们可以作为陈第这两个韵母主要元音相同或已经完全合并的证据。比如:

嚣	音嗸	劳(毛,3.25下)
地	音沱	过平 声 (毛,3.45下)
底	音脂	依(毛,3.26下)
兰	音连	言延 筵(屈,1.11上)④

例一"嗸"与"劳"应当同韵母,否则陈第完全可以选用其它更为合适的字,而不必非要"嗸"字不可。不过"嗸"与"劳"《广韵》都属豪韵,"嗸"与"劳"同韵母,只不过说明它们的关系和《广韵》一样而已。例二"沱"属开口歌韵,"过"属合口戈韵。"沱"押"过",说明两韵主要元音相同,或整个韵母都相同。例三"脂"属脂韵开口,"依"属微韵开口。例四"连"属先韵开口,"延、筵"属仙韵开口。"脂"与"依"同韵母,"连"与"延"同韵母,说明陈第脂韵与微韵,先韵与仙韵

在开口方面已经合而为一。例二至例四这类例证使我们能够考知陈第韵母的变化情况，因而是我们考求陈第韵母系统的主要依据。

至于古押韵字在《广韵》同韵母，但不同小韵，如果跟现代福州话没有矛盾的话，也可以认为与注音字是同韵母的。比如：

久　音儿　以喜祉耻上里起(毛，1.30下)

古押韵字“以”等都是《广韵》之韵字，但不同小韵。现代福州话这些字的韵母都是-i，与《广韵》在韵类上没有矛盾。因此也可以认为陈第时“儿”与“以”等的韵母是相同的。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考求韵尾的时候，并不要求注音字与古押韵字的韵母完全相同，因而依据的材料可以适当放宽一些。

3．一些陈第明确指出，或从上下文可以看出的以当时音注当时音的例子，可以作为考求陈第韵母系统的依据。比如：

宜　音俄。……一转而“疑”矣。(毛，1.39上)

孝　音臭。……欲今读育，古读宥。(毛，4.5上)

例一音“疑”是对“音俄”而言，“音俄”既然指的是古音，音“疑”指的当然就是当时陈第自己的读音。“宜”是《广韵》支韵开口字，“疑”是《广韵》之韵字。现代福州话支韵开口字和之韵字大多数韵母有区别，但也有少数相同的，韵母都读-i，“宜”和“疑”都读ŋi(阳平)，就是其中的一例。陈第“宜”音“疑”正是这一语音事实的准确反映。例二“欲”音“育”则明确指出为“今读”。“欲”与“育”同音，说明陈第屋三等与烛韵已经混而不分。这一类的例子虽然不多，却是很可贵的。

下面我们就根据上述三方面资料，参照现代福州话，按照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的次序，来讨论陈第时福州话的韵母系统。

11　阴声韵

111　效摄和流摄

效摄宵、萧两韵陈第可以相押。例如：

刀　音刁　瑶(毛，4.9下)

说明陈第宵、萧有相同的主要元音。现代福州话两韵都读-ieu，可以和陈第相印证。

一等豪韵与宵、萧韵陈第不能相押。豪韵与萧韵不能相押已见上例，豪韵与宵韵不能相押的，如：

嚣　音聱　劳(毛，3.25下)

苗　音毛　劳嚣聱(毛，2.30上)

“嚣”字下陈第注云：“嚣有枵聱二音，此则读聱。……在《板》则读枵，要承上文为韵耳。”所谓“此”是指《诗经·十月之交》七章，那里“嚣”与“劳”押韵，而《诗经·板》三章的“嚣”则与“僚”押韵。因押韵的字有一等和四等的不同，陈第认为“嚣”也应分别读为一等和三等。可见他的一等与三、四等确实不能押韵。现代福州话豪韵的韵母作-o，宵、萧韵的韵母作-ieu，也证实

了这一点。但有一个例外，即：

繡　　音嘯　　皓鹄浩(毛，2.32下)

这是根据吴才老“繡、绡、宵三字皆读为肖”⑤的话而来，大概是陈第受前人说法影响，没有严格遵循自己口语的唯一例子。

侯、尤两韵陈第可以互押，请看下面的例子：

造　　音走　　考栲久醜(毛，4.25上)

告　　音彀　　救(屈，1.19上)

这是陈第侯、尤有相同主要元音的证据。现代福州话侯的韵母作-eu，尤的韵母作-ieu，可以与陈第互相印证。

尤与幽两韵陈第也可以互押。例如：

咎　　音纠　　舅道酒狃首醜久(毛，3.2下)

“咎”是尤韵字，“纠”是幽韵字。“咎”改“纠”是去声改上声，并不表示它们在韵母上有差别。否则古押韵字基本上都是尤韵字，改“纠”反而不能相押了。尤、幽互押，说明它们也有相同的主要元音。

现代福州话宵、萧与尤、幽的韵母相同，都读-ieu。但陈第对宵、萧与尤、幽不能相押。请看下面的例子：

箫萧　　音脩　　秋周忧愁(毛，2.8下)

聊　　音留　　愁幽(屈，1.21下)

昭　　音周　　悠流(屈，1.21上)

纠　　音娇　　皎僚悄(毛，2.40上)

酒　　才笑反　　绍巧(毛，4.13上)

前三例是改宵、萧为尤以押尤、幽的例子，后二例是改尤、幽为宵以押宵、萧的例子。这些都是宵、萧与尤、幽不同主要元音的证明。但有萧与尤相押一例：

巧　　音簸　　好休去声(屈，1.7下)

大概“簸”字的韵母已读同尤韵，就像现代福州话一样，只不过限于个别字而已。当然也不排斥“簸”的尤韵读法是个又音的可能性。

陈第尤韵唇音字至少有一部分还没有变同虞模韵。请看下面的例子：

负　　音乎　　(毛，3.28上)

孚　　音浮　　臭求(毛，4.1上)

尤韵的“负”改音模韵的“乎”，虞韵的“孚”改音尤韵的“浮”，都说明它们彼此有不同的韵母。现代福州话“浮”字的读书音仍然读p‘eu(阳平)，而“负”字已经变入模韵，读hu(阳去)。

现代福州话豪韵的韵母作-o，肴韵的韵母作-au，宵、萧、尤、幽四韵的韵母都作-ieu。根据上面的讨论，参考现代福州话，我们可以把陈第效、流两摄各韵的韵母假定如下：

豪	-o	侯	-eu
肴	-au	尤幽	-ieu

宵萧　　-iau

与现代福州话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宵、萧与尤、幽有区别。

112　果摄和假摄

果摄歌、戈两韵陈第可以互押。例如：

邪　　音梭　　　歌萝（毛，1.35 上）

麾　　音河　　　施梭（屈，1.25 下）

地　　音沱　　　过平声（毛，3.45 下）

化　　音讹　　　罗他拖（屈，1.2 下）

“梭、过、讹”属戈韵，“歌、萝、河、沱、拖”属歌韵。歌、戈互押，说明两韵陈第有相同的主要元音。现代福州话歌韵读-o，戈韵喉牙音读-uo，其它声母变开口，也读-o。陈第时歌韵可以假定为-o，戈韵可以假定为-uo。

麻韵陈第与歌、戈，与虞、鱼、模都不能押韵。请看下面的例子：

家　　音歌　　　何歌波（毛，1.8 下）

沙　　音娑　　　宜俄沱罗和歌峨阿蹉（毛，4.8 上）

夏　　音虎　　　暑汝阻祖下虎怒武（毛，3.33下）

夜　　音裕　　　露莫居倨呼誉御（毛，1.16上）

前两例是麻与歌戈不能相押的例子，后两例是麻与虞、鱼、模不能相押的例子。现代福州话麻二等的开口韵母作-a，合口韵母作-ua，麻三等的韵母作 -ia。可以假定陈第时麻韵的韵母也如此。

歌韵“他”字的韵母在北方很多方言的口语里没有随着同韵其它字一起变，陈第的话里也如此。请看下面的例子：

他　　音拖　　　仪俄（屈，1.2 下）

化　　音讹　　　罗他拖（屈，1.2 下）

“他”字与“俄、罗”等字相押，须改音歌韵的“拖”字，可见“他”的韵母与歌韵不同。现代福州话“他”读 ta（阴平），不读 t‘o，正好可作陈第改读的注脚。

113　遇　摄

现代方言模、侯两韵的字往往有一部分有相同的韵母。陈第侯韵字古与虞、鱼、模韵字相押时，往往改注模韵字，比如：

走　　音祖　　　厚甫（毛，3.30 上）

斗　　音堵　　　主醽所考古口苦雨舞（毛，4.8 上）

这说明陈第模、侯两韵有不同的韵母。现代福州话模韵的韵母作-u，与侯韵的 -eu 不同，跟陈第相合，我们不妨假定陈第模韵也作-u。

鱼、虞两韵陈第可以互押，比如：

夜　　音裕　　　御(屈，1.7上)

这是鱼、虞不分的证据。

鱼、虞不分，并不等于说两个韵只有一个韵母。实际上陈第这两韵随着声母的不同，又有所分化。

首先鱼、虞庄组声母字读入了模韵。请看下面的例子：

作　　音诅　　　莫度袴(毛，3.4下)

取　　音楚　　　后虎厚虎(毛，3.46下)

“诅、楚”都是庄组声母字，它们和模韵字相押，说明它们的韵母也是-u。另外，在鱼、虞合并的情况下，“取”字不能与模韵相押，说明鱼、虞两韵的精组字与庄组字韵母有差别。

其次，虞韵唇音字也读入了模韵。请看下面的例子。

假　　音故　　　赋(屈，1.33上)

许　　音甫　　　蒲土(毛，2.6上)

雨　　音舞　　　後虎斗堵(毛，4.7下)

宇　　音武　　　楚府(屈，1.31上)

　　　音廡　　　户下虎女艉鲁许甫楚作诅(毛，2.44下)

予与　音舞　　　顾土户女祖(毛，2.39下)

前四例虞韵唇音字“赋、甫、舞、武、府” 等都只跟-u 韵字互押，是虞韵唇音字读入模韵的确证。其余两例的“廡”与“舞”所押之字虽不一定纯属 -u 韵，但其韵母作-u，也可据前四例而加以确认。

另外，“许、雨、宇、予、与”都是鱼、虞两韵喉音字。它们与唇音字不能相押，说明它们与唇音字有不同的韵母，正像上述精组字与庄组字有不同韵韵母一样。还有知、章、见三组及来母字的韵母也不是-u。请看下面的例子：

柱　　音祖　　　户甫古(屈，1.34下)

主　　音祖　　　醽所斗堵肴古部苦辅上声五土(毛，4.7下)

娱　　音吴　　　荼且吾乌枯(毛，2.20下)

车　　音姑　　　乌华敷弧胡酤都(毛，1.19下)

去　　音库　　　故傅度路素(毛，4.19上)

旅　　音鲁　　　鼓楚父马姥(毛，3.12下)

从“柱”至“旅”都是鱼、虞韵字，从“祖”至“鲁”都是模韵字，古押韵字基本上都是-u 韵字。鱼虞韵字必须改注模韵字才能与-u 押韵，说明这些鱼、虞韵字的韵母都不是-u。

现代福州话鱼、虞、模三韵的韵母如下：

模韵字、虞韵唇音字、鱼、虞两韵庄组字　　-u

鱼、虞两韵唇音及庄组以外的字　　-y

陈第鱼、虞、模三韵的读音正是这样的格局。

114　止摄和蟹摄

陈第止摄各韵开口彼此互押。请看下面的例子：

再	音至	悔戏(屈，1.22 下)
裼	音啻	地(毛，3.18 下)
采	音泚	友以有以已理(毛，1.2 下)
		有以(屈，1.19 下)
沛	音譬	谲意(屈，1.34 下)
桑	音里	纚(屈，1.3 下)
礷	音记	譬(屈，1.34 上)
帏	音怡	湄墀祇(屈，1.9 上)
哀	音噫	悲(屈，1.29 上)
底	音脂	依(毛，3.26 下)

例一、例二是支、脂互押，例三至例六是支、之互押，例七、例八是脂、之互押，例九是脂、微互押。这说明支、脂、之、微四韵的开口陈第已经混淆。现代福州话脂、之、微三韵完全合并，与陈第完全相合。其中支韵开口有-i,-y、-ie 三个韵母。-i,-y 与脂开口及之的韵母相同，-i 与微的开口韵母相同，唯有 -ie 为支韵所独具。毫无疑问，陈第支韵与脂、之互押的字韵母当作-i。此外陈第还有一个支与之同读的例子，即"宜"字音"疑"，已见上文。"宜"与"疑"同音，韵母当然也读-i。"啻、泚、纚"三字现代福州话的资料未见，无从比较。"譬"字阴去，现代福州话读-ei,-ei 是-i 的变韵，陈第时变韵大概还没有出现。"戏"字现代福州话韵母读-ie，陈第与"至"字互押，"至"现代福州话韵母作-i，与陈第不合。现代福州话支韵开口有些字的韵母有-ie,-i 两读，比如"奇"字读k'ie，又读ki，"披"字读 p'ie，又读-i，等等。"戏"字陈第所以可以与"至"字互押，大概当时也有 -ie,-i 两读，后来-i 的读法失传了。

现代福州话脂、微两韵的开口和之韵的韵母共有-i,-y 两个。它们的分配大致是：精、庄组字读-y，其它声母字读-i。陈第之韵内部有些改注字音的例子反映了这种区别，请看：

子	音止	趾李耳鲤里已祉友以鄙礼止母米纪耻(毛，1.11下)
		岁试试(毛，2.44 下)
		妇喜(毛，4.3 上)
耔	音只	上巳(毛，3.40 上)
史	音始	否止理市上声(毛，3.45 上)
使	音始	妇喜(毛，4.3 上)
		士始子齿耳(毛，4.10 上)

这些例子被注字与注音字的声母、声调都相同，不同只在韵母上。被注字都是精、庄两组声母字，注音字则都是其它声母字，古押韵字凡属之、脂两韵的也都是其它声母字，这种韵随声

异的情况与现代福州话严格地一致。我们可以假定，陈第脂、微两韵的开口和之韵的韵母跟现代福州话一样，即精、庄组字读-y，其它声母字读-i。不过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始"字。"始"字的韵母陈第读-i，而现代福州话却读-y，不相一致。这也许是连江话与福州话有分歧的反映。

在确定了脂开口和之韵的韵母精、庄组读-y，其它声母读-i之后，就知道下面的一些例子被注字与注音字除了表示声调的不同以外，同时也表示韵母的不同：

耜	音以	趾亩米有起履(毛，2.43上)
姒	音以	纪(毛，3.24上)
似	音以	采泚负恃有以于祉起友以里杞(毛，3.28下)
祀	音以	子耳有以祉史始齿在止峙(毛，4.5下)
		醢以(屈，1.31上)
俟	音矣	止友以齿杞(毛，1.44下)
涘	音矣	已子理鲤里起(毛，2.8上)
士	音始	洧以止子使始鄙耻已理纪跱沚(毛，2.18上)
		妇喜(毛，4.3上)
仕	音始	子已殆以芑友以纪里恃理(毛，3.20下)

这里的规律也跟上举的四个例子一样，被注字都是精、庄组字，注音字都是其它声母字，古押韵字中的脂、之韵字也都是其它声母字。

另外，从陈第在"子，音止"一例的注文里，也可以看出之韵精组字韵母读-y的消息。他写道：

古子有二读。与纸叶者，声近济水之济，与语叶者，如今读籽、梓一类。凡《诗》悉止音。

所谓"与语叶者，如今读籽、梓一类"，就是指按照他自己的口语音"籽、梓"等字的韵母与语韵可以互押。上一节我们已经证明陈第语韵除庄组字外韵母都是-y，"籽、梓"等字既然可以跟-y互押，它们的韵母当然也就是-y了。

支、脂、微的合口字陈第一般都改注开口字，例如：

危	音宜	歌宾(屈，1.26下)
累	音里	仪拟水洗(屈，1.33下)
轨	音几	趾齿履美(毛，1.27上)
围	音怡	迟祇离羁圻(毛，4.28下)

这都说明合口与开口不能互押。现代福州话支、脂、微的合口作-uei，我们可以假定陈第时也是如此。

蟹摄齐、祭、废三韵的开口陈第可以互押。请看：

迈	音厉	濡婴(屈，1.34上)
秣	音迷	艾乂(毛，3.42上)

现代福州话“迷”的韵母作-i，陈第时当亦如此。“乂”现代福州话的资料未见，陈第既然认为它可以和-i押韵，韵母也当读-i。“祭”韵开口现代福州话的韵母大多作-ie，“嬖”陈第虽然有-i韵的读法⑥，这里与祭韵的“厉”押韵，大概也有-ie的读法。

齐、祭、废三韵的开口陈第也有不少与脂开口及之相押的例子：

思	音西	来釐之旗欺怡时(毛，1.25上)
试	音西	裘箕之(毛，3.33上)
晦	音米	芷止(屈，1.2下)
沫	音迷	兹(屈，1.9下)
恃	音洗	齿起(屈，1.15上)
災	音齋	尤怡期时牛疑来釐(屈，1.31下)
死	音誓	至(屈，1.28上)
载	音祭	置(屈，1.22下)
谒	音意	裔逝(屈，1.34下)
岁	音试	逝(屈，1.18下)
秽	音意	刈(屈，1.3上)

从“西”至“齋”六例是齐与之互押。按照上文对之韵读音的假设，这里古押韵字“兹”字读-y，其余都读-i。而注音字都是齐韵字，它们照理也应当读-i或-y。但现代福州话除“齋”字资料未见外，“米、迷”读-i，与押韵字相合，“西、洗”读-e，与押韵字不相合。“兹”字陈第可能例外地读-i，也可能既读-y，又读-i。“西、洗”二字陈第肯定有-i又读，犹如现代福州话“底”读te(阴上)，又读ti(阴上)一样，否则就无法解释它们和之韵字押韵的现象了。

例七“誓”与“至”是祭与脂互押，例八至例十“祭、裔、逝”与“置、意、试”是祭与之互押，例十一“刈”与“意”是废与之互押。根据我们对脂、之韵值的假定，这里祭韵和废韵的字韵母也应该是-i。废韵的“刈”现代福州话资料未见，可以根据与之韵互押，假定它的韵值也是-i。但是祭韵的“祭裔逝”等字现代福州话的韵母读-ie，与陈第不相合。最合理的解释也只有假定这些祭韵字都有又读韵母-i，后来-i失传了，就跟齐韵“西、洗”二字的情况一样。

蟹摄一、二等韵陈第互押的例子很少，只有一个泰韵开口与夬韵唇音互押的例子：

沛	音带	败(屈，1.16上)

现代福州话泰韵开口和夬韵唇音的韵母相同，都读-ai，与陈第正好相合。可以假定陈第泰韵开口和夬韵开口及唇音的韵母也是-ai。

12　阳声韵

121　阳声韵尾

阳声韵尾-m，-n，-ŋ陈第有互通的现象。请看下面三种韵尾互押的例子。

争	音真	羹平成垧亭(毛，4.28上)
填	音真	矜(毛，4.15下)

玄	音形	镇(毛，1.18上)
鳏	音矜	云亲(毛，2.27上)
南	音宁	音心林吟禽阴(毛，1.22上)
		枫孚金切心(屈，1.33下)
终	音真	谌成应升(毛，4.11上)
梦	音民	懵寝平声兴蒸懲绳(毛，2.22上)

例一、例二的古押韵字“夔、矜”等都是收-ŋ尾的，但注音字“真”却是收-n尾的。例三、例四的情况则相反，古押韵字“镇、云”等都是收-n尾的，但注音字“形”与“矜”却都是收-ŋ尾的。这些例子都说明陈第-n尾和-ŋ尾已经混而不分。例五的古押韵字“音、枫”等都是收-m 尾的，而注音字“宁”却是收-ŋ尾的。这又说明陈第-ŋ尾和-m尾也已混而不分。例六例七的古押韵字“谌”“寝”收-m尾，其余收-ŋ尾，陈第不用-m尾或-ŋ尾的字和它们押韵，却用-n尾的“真”字和它们押韵。这也是陈第-m，-n、-ŋ尾混而为一的证据。

知道陈第阳声韵尾已经混而为一，对下列一类改字押韵的例子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孙	音申	愆倾贤形年宁神心(毛，3.37下)
天	音汀	人身臻秦新渊因申平陈名倾珍青(毛，1.37上)
贤	音刑	滨臣均亲民命门民征(毛，3.34上)
年	音宁	身生星亲人新溱孙申天汀田陈神贫臻秦邻辰(毛，2.42上)

这类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音字的韵尾都只和各自古押韵字中的少数字的韵尾相同，而和多数字的韵尾不相同。如果不是陈第三种鼻音韵尾已经混淆的话，这种现象就不好解释。比如第三例中古押韵字收-n尾的共有七个字，收-ŋ尾的只有一个字，但陈第不根据七个字来拟订“贤”字的古音韵尾，却根据一个字来拟订“贤”字的古音韵尾，结果用收-ŋ尾的“形”字来改注“贤”字的音，这就不免违背常理了。但当我们知道陈第鼻音三韵尾已经混而不分以后，这个疑问当然就不存在了。

在陈第的资料里未见阳声韵尾与阴声韵尾相押的例子。相反，倒有阳声韵尾和阴声韵尾不能相押的例子。比如：

鲜	音洗	泚(毛，1.36上)
巩	音古	后虎(毛，4.24上)
西	音先	贤怜蝉田前(毛，3.18上)
调	音同	同(屈，1.8下)

这种阳声改阴声或阴声改阳声，以使古押韵和谐的现象，是陈第鼻音韵尾虽然混而为一，但并没有失去的证据。

陈第鼻音韵尾的这种变化，还可以从现代福州话得到验证。现代福州话-m尾和-n尾都并入了-ŋ尾。比如“真”读 tsiŋ(阴平)，“镇”读teiŋ(阴去)，“心”读siŋ(阴平)，“音”读 iŋ(阴平)，“宁”读niŋ(阳平)，“形”读hiŋ(阳平)，等等。这可以说正是陈第鼻音韵尾的注脚。换句话说，现代福州话鼻音韵尾的变化，远在陈第时就已经实现。

122　真蒸青三韵开口和侵清两韵

真、青、蒸三韵的开口和侵韵陈第可以互相押韵。请看下面的例子。

南	音宁	音心林吟禽阴(毛，1.22上)
		枫孚金切心(屈，1.33下)
天	音汀	人(屈，1.12下)
颠	音真	天汀(屈，1.24上)
玄	音形	镇(屈，1.18上)
渊	音因	瞑(屈，1.31上)
男	音宁	承(毛，4.3上)
填	音真	矜(毛，4.15下)

现代福州话侵韵字的韵母都作-iŋ(-eiŋ是去声变韵，故略去，下同)，陈第时当不会有两个以上的韵母，因此例一可以作为青韵开口与侵韵互押的证据。"汀、形、瞑"也都是青韵字。它们都和真韵开口字互押。"承、矜"都是蒸韵字，它们分别与青、真两韵的开口字相押。根据这些相押的情况，可以看出，陈第真、青、蒸三韵的开口跟侵韵不仅韵尾相同，而且还具有相同的韵母主元音。

清韵的合口也可以与真韵的开口相押，例如：

愆	音倾	孙申恩从因声原营(毛，3.37下)

这里古押韵字"孙"等逐个被改注了音。这样，"倾"与"申、因、营"等必然严格地相押。"倾"和"营"都是清韵合口字。在现代方言里它们往往读开口。既然这里它们和真韵开口字相押，估计读开口的可能性极大。及查现代福州方言，确如所料，"倾"读k'iŋ(阴上)，"营"读iŋ(阳平)，正是读同开口。因此，可以推定，陈第清韵开合口同韵，它们和真韵开口也具有相同的韵母。

现代福州话真、蒸、青三韵的开口及侵、清两韵的韵母都读-iŋ，这是陈第这些韵互相押韵的有力印证。我们可以假定陈第时福州话这些韵的韵母也是-iŋ。

庚三等陈第缺乏可证资料，情况不详。现代福州话的韵母也作-iŋ。

123　梗摄二等及臻摄

梗摄三四等韵母基本作-iŋ，已见上一节。梗摄二等只有两个例子：

生	音星	平宁声征菁贫冥(毛，3.1下)
争	音真	平成桐亭(毛，4.28上)

据此可知陈第二等庚与耕都与三、四等不能押韵，它们的主要元音与三、四等有差别是毫无疑问的。现代福州话耕韵的开合口都读-eiŋ，庚二等开口读-eiŋ，合口读-uaŋ，与三、四等韵母的-iŋ主要元音确实都有差别。我们不妨假定陈第时福州话庚二等和耕的韵母跟现代福州话相同。不过庚二等陈第有例外，例如开口"行"字注云："今有杭形两音。"(毛，1.5下)这

是"行"字陈第读-iŋ 的证据。又例如合口"觥"字注云:"今音弓。"(毛,1.7下)这是"觥"字陈第读-iuŋ的证据。

臻摄痕韵字未详。魂韵字与真韵开口字有区别,请看下面的例子:

门　音民(毛,1.33下)

存　音秦(毛,2.20上)

孙　音申(毛,3.37下)

现代福州话"门"的韵母作-uoŋ,"存、孙"的韵母作-uoŋ,"民"等的韵母作-iŋ。-ouŋ,-ouŋ与-iŋ当然不能押韵,与陈第的注音相合。

臻韵字陈第有分化。"臻"字读洪音,请看下面的例子:

臻　音秦　天汀渊因(毛,3.47上)

"臻"字必须改作"秦"字才能与"汀、因"等字相押,可见"臻"字陈第当读洪音。但"侁"字却读细音,请看下面的例子:

千　音亲　侁(屈,1.31下)

"侁"字与"亲"字相押,可见"侁"字陈第当读细音。臻韵现代福州话的资料未见,可以比照庚韵,假定洪音作-eiŋ,细音作-iŋ。

陈第文韵的韵母与真韵开口不相同,请看下面的例子:

闻　音因(屈,1.25上)

云　音银(毛,2.19下)

现代福州话"闻、云"读uŋ,"因、银"读iŋ,韵母主元音不同。陈第认为"闻"等与"因"等不能押韵,他的文韵与真韵开口大概跟现代福州话相似。

现代福州话真韵合口见系有一部分字有重纽三、四等的分别,比如四等"均"读kiŋ(阴平),而三等"窘"读k'uŋ。陈第有下面这样的例子:

均　音军(毛,4.24下)

君　音均(毛,4.4下)

这里是"均"与文韵"军、君"的对立。现代福州话文韵和谆韵重纽三等同韵母,比如"君"读kuŋ(阴平),与"窘"字同韵母。由此可知陈第"均"与"军、君"的对立,实际上就是重纽三、四等的对立,大概也就是-iŋ和-uŋ的对立。

真、谆两韵《广韵》是开合的不同,陈第此两韵的不同可能在主要元音上。请看下面的例子:

春　音亲　神珍垠(屈,1.29上)

很明显,陈第的谆韵不能与真韵相押,所以要把"春"改作"亲"。如果真、谆的区别仅仅在于介音上,这种改动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介音的不同,并不妨害互相押韵。现代福州话"春"的韵母是-uŋ,而"亲"等的韵母是-iŋ,主要元音不同,正好跟陈第相合。可以假定陈第谆、文两韵的韵母也和现代福州话一样,都作-uŋ。

殷韵陈第缺乏可证的材料,情况不详,现代福州话作-yŋ。

124 山 摄

陈第山摄的韵尾虽然也是-ŋ,但它的三、四等韵与真、清等韵的主要元音并不相同。在12.2节所列的例子中,凡是山摄三、四等字与真、清等韵相押时,都改注真、清等韵的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陈第山摄一、二等与三、四等不能相押,但三等与四等则可以相押。请看下面的例子:

蘭	音连	言延筵(屈,1.11上)
讚	音薦	拚(屈,1.35下)
安	音烟	然(屈,1.4下)
山	音仙	连(屈,1.32上)
闲	音玄	浅翩緜(屈,1.11上)
难	音年	宪(毛,3.11下)
刊	音牵	献轩(毛,3.49下)

从"蘭"至"刊"都是一、二等字,它们一律被改为三、四等字。这是一、二等与三、四等不能押韵的证据,也是一、二等与三、四等不同主要元音的证据。现代福州话山摄一、二等开口的韵母作-aŋ,合口的韵母作-uaŋ,唇音有-aŋ,也有-uaŋ。可以假定陈第时山摄一、二等的韵母也是如此。

从"蘭"至"闲"五例是先、仙互押的例子。"连、薦、烟、玄"是先韵字,"仙、延、筵、然、浅、翩、緜"是仙韵字。"难"、"刊"二例是先、元互押的例子。"年、牵"是先韵字,"宪、轩"是元韵字。这说明陈第仙、先、元三韵开口都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玄"字现代福州话有开口的读法hieŋ(阳平),这里又和开口"浅"等字相押,大概陈第也是读开口。这样,陈第先、仙、元三韵就只有开口与开口相押的例子,而没有开口与合口相押的例子了。陈第先、仙、元三韵开合口确实不能相押。请看下面的例子:

宣	音先	原延繁轩歎天翰瑚涓切天连言延然前展(毛,4.8下)
泉	音钱	叹天山先垣延(毛,1.33上)
原	音延	宪(毛,3.11下)
		繁轩宣先歎天(毛,4.8下)
		啴颠(毛,4.20下)
园	音延	檀田山先(毛,1.13上)
垣	音延	关坚涟翰瑚涓切言延安烟难年天宣先(毛,2,1下)
媛	音然	雰轩颜研(屈,1.24上)
远	音演	反显(屈,1.4下)

前两例是仙韵合口与先、仙两韵开口不能相押的证据。"宣、泉"是仙韵合口字,"先"与"钱"依次是先、仙两韵开口字。后五例是元韵合口与先、仙两韵开口不能相押的证据。"原、园、垣、媛、远"是元韵合口字,"烟"与"延、然、演"依次是先、仙两韵开口字。先、仙、元开合不能

相押，说明陈第这三韵开合具有不同的韵母主元音。

应该指出的是，从现代福州话的角度来看，从"原"至"媛"四例与通例有矛盾。现代福州话"原"等四字读uoŋ(阳平)，而"延"和"然"两字读yoŋ(阳平)，韵母主元音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延、然"两字在陈第时就与"原"等字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他就决不会拿它们来改注"原"等字的音。现代福州话仙韵开口字的韵母都作-ieŋ，作 -yoŋ 的只是极少数。这少数的-yoŋ也许连江话当时跟其它开口字一样，都读-ieŋ。

又元韵开口有个"言"字，也值得注意。请看下面的例子：

言	音延	干坚檀田迁闲瑚湄切然戋连篇天(毛，1.32下)
		蘭连(屈，1.11上)
		然(屈，1.15下)

上面已经证明，陈第元、仙两韵的开口具有共同的主要元音，这里"言"字不能与仙韵开口字相押，说明它的元音已经有了变化。现代福州话元韵开口都作-yoŋ，与仙韵开口的-ieŋ主要元音有差别。这种差别陈第时大概已从"言"这个字开始了，往后扩散到了元韵开口的全部字。

元韵的唇音字跟元、仙、先的开口字也不能相押，请看下面的例子：

繁	音轩	原延宣先歎天言延轩贤(毛，4.8下)
蕃	音轩	宣先旃轩(毛，4.19下)
幡	音掀	言延迁元(毛，3.32上)
燔	瑚湄切	献轩旋(毛，3.49下)
反	音显	远演蹇(毛，1.45上)
		远演(屈，1.4下)
阪	音显	远演反显(毛，2.18下)

这说明元韵唇音字与元、仙、先三韵开口字具有不同的主要元音。现代福州话元韵唇音韵母作-uaŋ，合口喉、牙音作-uoŋ，两者有区别。由于陈第时轻唇声母非、敷、奉已变为h-，与晓、匣两母合而为一，同时微母又已经失去，与影、云、以三母一同变作零声母，由此可以推知唇音韵母与喉、牙音韵母的区别当时已经存在，否则后来的分化就没有可能了。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假定陈第时元韵唇音的韵母就是-uaŋ，跟现代福州话一样。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对陈第仙、先、元三韵的全部韵值作出假定。下面先看现代福州话这三韵的韵母读音：

仙先	开口		-ieŋ	例字：谚 ŋieŋ (阳去)
元			-yoŋ	献 hyoŋ (阴去)
仙先	合口	舌齿	-uoŋ	全 tsuoŋ(阳平)
		喉牙	-yoŋ	缘 yoŋ (阳平)
			-uoŋ	眷 kuoŋ (阴去)
元			-uoŋ	元 ŋuoŋ (阳平)

唇音　　-uaŋ　　　　万 uaŋ （阳去）

仙韵合口舌齿音北大《字汇》记作-uoŋ，高本汉《字汇》记作-ioŋ。从喉牙音"缘"等字高氏也记作-ioŋ来看，高氏的-ioŋ就是北大的-yoŋ，大概只是写法上的不同。高氏舌齿音的-ioŋ不可能是北大-uoŋ的早期形式，因为-ioŋ和阳韵大多数舌齿音字同读，后来无法分化为现代的仙韵合口的-uoŋ，和阳韵舌齿音的-ioŋ（北大-yoŋ）。高本汉的音大概记错了。

陈第元韵开口一方面可以跟仙、先开口相押，另一方面跟合口又不相通，它的主要元音肯定跟现代福州话不相同。否则情况就会相反，即跟合口（不包括唇音）可以相押，跟开口反而不能相押。我们可以假定陈第元韵开口韵母不是-yoŋ，而是-yeŋ。这样就跟他的押韵情况相合了。

除此以外，表中福州话的其它韵母都不妨假定也就是陈第时的韵母。

125　江宕两摄

陈第宕摄阳、唐两韵的开口和唇音可以互押。请看下面的例子：

盟	音芒	长强（毛，3.29下）
囊	音郎	芳（屈，1.32下）
通	音汤	扬（屈，1.27上）
行	音杭	粻（屈，1.9下）

阳、唐开口和唇音互押，说明在陈第的话里它们有相同的主要元音。

唐韵合口陈第也有与阳、唐两韵开口相押的例子：

兄　　音荒　　　　疆桑冈庆羌昌葬伤梁狼（毛，1.41上）这说明唐韵合口与阳、唐两韵的开口也有相同的主要元音。

现代福州话阳韵唇音和合口喉、牙音具有相同的韵母。如果把"芳"字作为阳韵合口看待，则陈第阳韵合口也与阳韵开口及唐韵开合口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

江摄江韵陈第也和阳、唐两韵相押。请看下面的例子：

兵	音邦	镗行章阳姜商堂装荒（毛，1.25下）
刑	音杭	王当兵邦（毛，4.13上）
行	音杭	邦（屈.1，10下）

这是陈第江韵已并入阳、唐的证据。

现代福州话唐、江、阳三韵的韵母如下：

唐	开口		ouŋ	例字：康k'ouŋ（阴平）
	合口		uoŋ	荒huoŋ（阴平）
江			ouŋ	讲kouŋ（阴上）
阳	开口	庄组	ouŋ	霜souŋ（阴平）
		精知章组来母	uoŋ	章tsouŋ（阴平）
		其它	yoŋ	羊yoŋ（阳平）

合口 含非组 uoŋ 王uoŋ （阳平）

从表中不难看出，江韵、唐韵开口、阳韵庄组的-ouŋ与其它各个韵母押韵有困难，跟陈第的情况不合。我们可以假定陈第时-ouŋ作-oŋ，这样押韵就没有困难了。-oŋ中的o后来发生分裂，变成了-ouŋ。

阳韵开口精、知、章组和来母字的-uoŋ高本汉都记作-ioŋ，前面已经说过，高氏的-ioŋ就是北大《字汇》的-yoŋ。-yoŋ显然代表阳韵舌齿音较早阶段的读音。我们可以假定陈第对舌齿音读-yoŋ，而不读-uoŋ。除此之外，表中现代福州话的韵母，可以假定也就是陈第的韵母。

126 通摄

东三等和锺韵陈第有相押一例：

巷 音讯 縱（屈，1.5下）

这是东三等、锺有共同主要元音的证据。

冬韵与锺韵、东三等陈第也可以互押。请看下面的例子：

诵 音宗 从（屈，1.28下）

衆 音宗 容中（屈，1.32下）

这说明冬与东三等、锺有相同的主要元音。

东一等与冬、东三等、锺陈第也有互押的例子：

降 音洪 庸中躬宫（屈，1.1上）

忡中宗庸躬宫（毛，1.14上）

这说明东一等与冬、东三等、锺的主要元音也相同。现代福州话东一等和冬的韵母作-uŋ，东三等和锺的韵母作-yŋ -yøŋ，唇音作-uŋ。除唇音外，一三等主要元音不同。我们可以假定陈第时东一等和冬以及三等唇音的韵母作-uŋ，东三等和钟其它声母字的韵母作-iuŋ。这样解释它们的押韵就比较圆满了。

“邦”字下陈第注云：“音崩。……古属东韵。”（毛，3.22下）可见登韵的“崩”字，陈第读同东韵。不过登韵其它唇音字陈第仍然读登韵。这可以从陈第对“朋”字音的考订中得到证明。他写道：

> 朋，音鹏，如今读。杨用修曰：“音与蓬同，沈约韵朋在蒸韵，疑编次之误。考之约以前韵语，无有以朋叶蒸韵者。《毛诗》‘每有良朋，蒸也无戎’。《左传》引逸诗‘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则古音朋与弓戎相叶无疑。且《毛诗》为诗词之祖，其韵亦韵之祖也。舍圣经不宗，而泥守沈约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此所当首辨也。”云云。愚按朋有两音，与东韵者以逸诗为据，与蒸韵者以《椒聊》、《菁莪》、《閟宫》为据，安得谓沈前独一音耶。

陈第认为“朋”字古有两音，一如杨说，读入东韵，另一仍读登韵（蒸韵是《平水韵》韵目）。这里“朋”字“音鹏”就是他所说的登韵的读法，根据是《椒聊》等诗篇的押韵。他又明确指出这是“今读”，则“朋、鹏”等字陈第读登韵音就是毫无疑问的了。“崩”字读同东韵，“朋、鹏”等字仍

读登韵，跟现代福州话正好相合。请看现代福州话：

崩	puŋ（阴平）	篷	p‘uŋ(阳平）
朋	peiŋ(阳平）	登	teiŋ(阴平）

陈第登韵唇音和开口大概跟现代福州话一样，韵母都作-eiŋ。合口的情况未详。

13 人声韵

陈第入声韵有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互押例子：

柏	音必	夕(毛，3.42上)
出	音赤	失(屈，1.35上)
彻	音赤	逸日(毛，3.39上)
北	音必	域(屈，1.18下)
背	音必	翼福逼(毛，3.4上)
祀	音乙	亿食福逼来力稷(毛，3.35下)
牧	音密	来力得的国役服逼(毛，3.6下)
北	音必	食服逼式德的极得的(毛，1.40下)
德	音的	北必(毛，1.41上)
得	音的	北必(毛，1.41上)
甲	音结	韘(屈，1.14上)
		韘接(毛，2.4下)
厉	音冽	结穴节(毛，3.23下)

这些例子显示了三个问题：

1. 入声韵尾合并　　“柏”至“彻”三例是质韵与昔韵互押，“北”至“祀”三例是质韵与职韵互押，“牧”至“北”三例是质韵和职、德两韵互押，“德、得”二例是质韵与锡韵互押，“甲”例是屑韵与葉、帖两韵互押。质、屑两韵收-t尾，职、德、昔、锡四韵收-k尾，葉、帖两韵收-p尾。这些不同韵尾的韵互相押韵，说明陈第三种韵尾已经混而不分、现代福州话的入声韵尾高本汉记作-k，北大记作-ʔ，虽然不同，但三个韵尾合而为一，则与陈第完全相合。-k显然是较早阶段的反映，陈第的入声韵尾一定是-K。

2. 质、职、昔、锡同韵母　　质韵既然与职、昔、锡三韵互押，说明它们有相同的韵母。确定了这一点以后，下面的例子又可以揭示陌三等和缉韵的读音：

穴	音绤	室慄密石(毛，2.9下)
戒	音急	棘国役得的(毛，3.5下)

陌三等的“绤”字与质、昔两韵字相押，缉韵的“急”字与职、昔、锡三韵字相押，这说明陌三等和缉韵跟质、职、昔、锡四韵也有相同的韵母。现代福州话质、职、昔、锡、陌三等、缉六韵的韵母全部合并，与陈第完全一致。合并后的韵母与声母的关系大致是：庄组声母作-aiʔ，其余作-iʔ，-iʔ逢阴调则变作-eiʔ。不过从陈第的上述押韵材料看，变韵当时大概还没有产生。这

只要把下面几对押韵的例子注上现代福州话的读音，作一对比，情况就清楚了：

必	peiʔ(阴入)	夕	siʔ(阳入)		
赤	ts'eiʔ(阴入	逸	iʔ(阳入)	日	niʔ(阳入)
必	peiʔ(阴入)	域	iʔ(阳入)		

-eiʔ与-iʔ相押，显然不谐。陈第既然认为"必、赤"等字与"夕、逸、日、域"等字可以相押，可知当时变韵还没有产生。这也就是说，陈第阴入和阳入一样，都读-ik，现代福州话的-eiʔ是后来在阴调的影响下演变出来的。另外，"域"字是职韵合口字，"役"字是昔韵合口字，它们既然跟-ik押韵，韵母应当也是-ik。现代福州话"域"的韵母作-iʔ，可以为证。

3．薛韵开口与葉(帖)同韵母　　薛韵的"冽"字与屑韵的"结、穴、节"等字相押，说明薛与屑同韵母。屑韵的"结"字与葉韵的"鰈"字相押，说明屑与葉同韵母。这也就是说，陈第薛、屑两韵的开口与葉韵同韵母。也许还有帖韵，只是偶缺例证而已。现代福州话薛、屑两韵的开口与葉、帖两韵完全合并，韵母都作-ieʔ，可以跟陈第互相印证。

此外，宕摄入声药、铎两韵开口陈第也有互押的例子：

石	音芍	恶薄(毛，2.35下)
宅	音铎	射约(毛，4.14下)

"芍、约"是药韵字，"铎、恶、薄"是铎韵字。它们彼此互押，说明陈第药、铎两韵开口有相同的主要元音。现代福州话药韵开口的韵母作-yoʔ，铎韵开口韵母作-ouʔ，与陈第的押韵现象显然不合。陈第时铎韵开口大概作-ok，所以可以与-yok押韵。

觉韵与药、铎开口陈第也有相押的例子：

索	音朔	迫薄(屈，1.6下)
业	音岳	作错铄(毛，4.23上)

"朔"和"岳"都是觉韵字。它们既然与药、铎的字相押，说明觉韵陈第已经并入铎韵，韵母也当作-ok。

屋三等与烛韵陈第甚至有同读的例子。上文所举"欲，今读育"的便是。这是屋三等与烛韵合并的确证。现代福州话屋三等和烛韵非组声母以外的韵母都作-yʔ，非组屋三等作-ouʔ，uʔ，烛韵缺字，情况不详。估计与屋三等相同。这跟陈第都可以互相印证。

14 韵母表

现在把上文考得的陈第时代福州话的韵母，按阴、阳、入、三声的次序分摄列表于下。外加圆括弧的是现代福州话的读音，陈第的读音未详。外加方括弧的是又读音，现代福州话已经失传。现代福州话的韵母与陈第不同的，都附列于陈第韵母之后，前加＞号，以示流变。陈第和现代福州话资料都缺字的，以——号表示。现代福州话因异调而来的变韵从略。个别字的不规则读音也从略。

效摄

豪	o	肴	au
		宵萧	iau＞ieu

流摄	
侯	eu
尤幽	ieu
果摄	
开歌	o
合戈	uo
假摄	
开麻二含帮组	a
合麻二	ua
开麻三	ia
遇摄	
模	u
鱼虞非、庄组	u
鱼虞	y
止摄	
开支含帮组	ie i
合支	uei
开脂之精庄组	y
开脂之含帮组	i
合脂	uei
开微含非组	i
合微	uei
蟹摄	
开咍	(ai)
合灰	(uei ϕy)
开泰	ai
合泰含帮组	(uei ϕy)
开夬含帮组	ai
合夬	(uai ua)
开皆含帮组	(ai e)
合皆	(uai)
开佳含帮组	(a ai e)
合佳	(ua)
开祭	ie [i]
合祭	(uoi)
开废	i
合废非组	ie
开齐含帮组	ie e i
合齐	(ie)
臻摄	
开痕	(ouŋ)
合魂	(ouŋ uoŋ uŋ)
开臻庄	eiŋ
开臻生	iŋ
开真含帮组	iŋ
开真见系重三	(yŋ)
开真见系重四	iŋ
合真	uŋ
合真见系重三	uŋ
合真见系重四	iŋ
开殷	yŋ
合文	uŋ
山摄	
开寒	aŋ
合桓	uaŋ aŋ
开删	aŋ
合删含帮组	uaŋ aŋ
开山	aŋ
合山含帮组	uaŋ aiŋ
开仙先含帮组	ieŋ
合仙先舌齿	yoŋ>uoŋ
合仙先见系	uoŋ
开元	yeŋ>yoŋ
合元非组	uaŋ
合元见系	uoŋ
咸摄	
覃谈	(aŋ)
咸衔	(aŋ)
盐严添	(ieŋ)
凡非组	(uaŋ)

PDG

凡	—
深摄	
侵	ih
曾摄	
开登	eiŋ
合登	(eiŋ)
开蒸	iŋ
梗摄	
开耕	eiŋ
合耕	eiŋ
开庚二	eiŋ
合庚二	uaŋ
开庚三	(iŋ)
合庚三	(iŋ)
开清	iŋ
合清	iŋ
开青	iŋ
合青	(iŋ)
宕摄	
开唐	oŋ>ouŋ
合唐	uoŋ
开阳庄组	oŋ>ouŋ
开阳精知章组来母	yoŋ>uoŋ
开阳	yoŋ
合阳含非组	uoŋ
江摄	
江	oŋ>ouŋ
通摄	
东一冬	uŋ
东三锺	iuŋ>yŋ
臻摄入	
开没	—
合没	(ouʔ uoʔ auʔ)
开栉	(aiʔ)
开质	ik>iʔ
合术	(ouʔ uʔ)
开迄	(yʔ)
合物	(ouʔ uʔ)
山摄入	
开曷	(aʔ)
合末	(uaʔ)
开镲黠	(aʔ)
合镲帮组缺字	(uaʔ)
合黠含帮组	(uaʔ aiʔ eiʔ)
开薛屑含帮组	iek>ieʔ)
合薛	(yoʔ)
合屑	(ieʔ yoʔ)
开月	(yoʔ)
合月非组	(uaʔ)
合月	(uoʔ)
咸摄入	
合盍	(aʔ)
洽狎	(aʔ)
葉帖	iek>ieʔ
业	(ieʔ)
乏非组	(uaʔ)
乏见系	—
深摄入	
缉庄组	(aiʔ)
缉	ik>iʔ
曾摄入	
开德	eik>eiʔ
合德	(uoʔ)
开职	ik>iʔ
合职	ik>iʔ
梗摄入	
开麦	eik>eiʔ
合麦	eik>eiʔ
开陌二	eik>eiʔ ak>aʔ
合陌二	—

PDG

开陌三	ik>i?	合药	uok>uo?
合陌三	—	江摄入	
开昔	ik>i?	觉	ok>ou?
合昔	ik>i?	通摄入	
开锡	ik>i?	屋一	(ou? u? y?)
合锡	—	沃	(ou? u)?
宕摄入		屋三非组	ouk>ou? uk>u?
开铎	ok>ouk	屋三	yk>y?
合铎	uok>uo?	烛非组	—
开药	yok>yo?	烛	yk>y?

从上表可以看出，陈第韵母系统跟现代福州话有不少不同的地方。就我们讨论到的范围来说，效摄和山、宕、江、通四摄的舒声以及宕、江、通三摄的入声都有一部分韵母与现代福州话有差别。另外，有些韵母的变韵以及入声韵尾? 陈第都还没有产生。不过，在声母和声调系统都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声调请看下文），韵母系统上的这些差别差不多就是福州话从明代到今天三四百年间演变的全部内容了，变化实在不算大。

二 声 调

21 浊上变去

由于声调能影响到押韵是否和谐，所以陈第也考证了一些字的古声调。例如"令"字注云："平声"（毛，2.25下）；"怒"字注云："上声"（毛，1.40上）；"贻"字注云："去声"（毛，1.35下）；等一。有时虽未明言古读某调，但改注的是声、韵相同声调不同的字，实际上所指的也是古声调。例如：

用	音庸	邛中共平声 供（毛，3.26 下）
顾	音古	处鼠黍所土膚（毛，1.23 下）
识	音志	意志试再至（尾，1.22 下）
逝	音折	舌滕洁雪（毛，4.14 上）

例一"用"与"庸"在《广韵》只有声调有差别，"用"去声，"庸"平声。陈第也如此。他用"庸"字为"用"字作音，意思是指"用"字的古音应当读平声。这一点可以从古押韵字都是平声字得到证明。其它几例可以类推。

从这一类对古声调的考证资料里，我们发现陈第的浊上已经变成了去声。这有三方面的证据。

1. 全浊上的字又注明"上声"。例如：

咎	上声	轨久（毛，1.27 上）
鱮	上声	者渚（毛，2.34 上）
寿	上声	酒杻莠醜久（毛，2.44 上）

尽	上声	引枕紧(毛,3.38下)
序	上声	祜古(毛,3.40上)
附	上声	后虎 侮主注上声(毛,4.2下)
辅	上声	主(毛,4.7下)
动	上声	勇竦总往陇(毛,4.29上)

“咎”至“动”都是全浊上声字。它们本来就是上声,陈第又注明它们古读“上声”,说明在陈第看来,它们已经不是上声了。它们的古押韵字都是阴上(包括清上和次浊上)字,陈第认为把它们改为上声后就能跟古押韵字和谐相押,说明陈第所说的“上声”是指阴上而言。那也就是说阴上在陈第的话里是一个独立的声调。由于陈第受传统四声说的影响。在他的书里只提到“四声”,没提到阴、阳。也就是说他只有“四声”的概念,而没有阴阳的概念。这里他既然把阴上叫做上声,使它和全浊上对立起来,就可以证明他的全浊上并不是阳上,而是变同了去声。

2. 全浊上的字改注清上字。例如:

父	音甫	顾古 岵盬羖(毛,2.7下)
阜	音否	薮手狩首宝剖 柳缶(毛,2.14上)
户	音虎	虜蠱者渚 下虎 堵土舞父甫(毛,2.33下)
	音甫	鼠处(毛,2.44下)
稻	音岛	枣(毛,2.44下)
舅	音久	咎纠 首阜否(毛,3.2上)
辅	音甫	雨宇下虎 土处武(毛,3.24上)
祜	音古	祖羽下虎 武(毛,3.39下)
妇	音缶	守(毛,4.2下)
绪	音渚	浦土处黍秬土野暑 所始武语矩渚阻(毛,4.22下)
簴	音举	武(屈,1.13下)
姱	音甫	鼓簴举 竽怒上声(屈,1.13下)

以上被注字都是全浊上的字,注音字都是清上字。被注字与注音字声、韵都相同,不同只在声调一为浊上,一为清上上,可见陈第浊上与清上已经具有不同的调值。例一“父”字下陈第注云:“今渔父、农父亦读甫,至父母之父读户,古皆上声。”把“今父母之父读户”与“古皆上声”对举,表明“父母之父”与“户”陈第都读去声。第四例“稻”字下陈第注云:“古今之辨,微在上去间耳。”这更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的浊上与清上的差别就是去声与阴上的差别,也就是浊上已经变为去声。另外,下面一些改注字音的例子也与浊上变去有关:

下	音虎	马姥(毛,1.10下;11上)
		女处苦鼓栩甫 土马姥 脯甫舞普舍暑 俎 渚 所 雨 覩(毛,1.14下)
		处(毛,3.13下)

		予(屈，1.7上)
俟	音矣	止友以 齿杞(毛，1.44下)
涘	音矣	藟已子理鲤里起(毛，2.8上)
士	音始	洧以 止子父甫 鄙耻理纪跱沚(毛，2.17下)
		妇喜(毛，4.3上)
晦	音喜	已起(毛，2.19上)
耜	音以	亩米 有以 起履(毛，2.43上)
舅	音已	齿起子(毛，3.2上)
后	音虎	者古 口苦雨舞 斧武下虎 数(毛，3.9上)
		口苦 雨舞 斗堵(毛，4.7下)
厚	音甫	者古(毛，3.9上)
		口苦 雨舞 暑寓圃(毛，3.30上)
殆	音以	耻鄙仕始 子巳止起海喜(毛，3.20上)
		恃洗(屈，1.15下)
祀	音以	芑负恃上声(毛，3.28上)
		在上(毛，3.29下)
		子祀耳有以 祉史齿在止 峙(毛，4.5下)
仕	音始	子已芑友以 纪里恃洗 理(毛，3.20下)
姒	音以	纪(毛，3.24上)
		采洗 负恃上声 有以 子祉起友以 里杞(毛，3.28上)
祸	音虎	我补野暑 武后虎 可(毛，3.31上)
怠	音以	耻久几(毛，3.45上)
妇	音喜	母米 士始 子纪喜鄙使始(毛，4.2下)
恃	音洗	齿起(屈，1.15上)
柱	音祖	户甫 古(屈，1.34下)

乍一看，这些例子被注字与注音字的差别好像只在韵母上。但仔细一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原来这些例子中的古押韵字都是阴上字，注音字也都毫无例外的是阴上字。而在陈第的书中凡浊上字与阴上字相押的，不是注以“上声”字样，如第一条下所举各例，就是改注阴上字，如本条所举各例，没有一个例外。这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显然也是陈第浊上变去的一种反映。

还有一些古与清上相押的浊上字，陈第引证了前人的注音。如果前人的注音用字为一浊上，一清上，陈第则以清上为依据。如果前人的注音用字为浊上，陈第则改为清上。例如“下”字注云：“音虎。陆德明云，当读如户，魏了翁云，《六经》凡下皆音虎。”(毛，1.14下)“户”是浊上，“虎”是清上，陈第则用“虎”不用“户”。另一处又注云：“音虎。陆德明云，《毛诗》一十七下叶韵，皆当读为户。夫谓之为户，近之，以为叶音，失之矣。”(屈，1.7上)认为“户”

PDG

只是“近之”，故改用“虎”。又例如“怃”字下注云：“音虎。《史记索引隐》音户。”⑦（毛，3.33下）也是改“户为“虎”之例。这些也都是陈第浊上变去的反映。由此可见，在上列的例子中，被注字与注音字的不同并不仅仅在于韵母，而且也在于声调。

3.用浊上字表去声。例如：

柜　音巨　虡豫（毛，4.14上）

具　音臼　鍭去声兽囿趣凑（毛，3.19下）

覆　音阜　茂究（屈，1.35下）

“柜”与“巨”都是鱼韵字，韵母相同，因与去声“豫”押韵，陈第就把它改注为浊上的“巨”字，说明“巨”已经变为去声。“具”与尤侯韵去声字押韵，当改注为尤、侯韵去声字。“臼”是尤韵浊上，陈第把它作为去声，说明“臼”已经变为去声。“覆”本有去入两读，义各不同。“覆盖”之“覆”，去声，“倾覆”之“覆”，入声。“覆”字下陈第注云：“盖谓之覆，音与阜同。”这等于说，去声之覆，音与阜同。这说明浊上“阜”字也已经变成了去声。它的押韵字都是去声，也证明了这一点。以上三例可以说都是陈第浊上变去的确证。

当然，陈第全浊声母已经变同全清，而现代福州话全浊上声又已变为去声，据此也可以推知陈第全浊上声必然已经变为去声。不过经过以上三项事实的印证，就更加令人确信这一点了。

22　平去入三声各分阴阳

陈第浊上已经变去，平、去、入三声有没有因声母清浊的不同而分为阴、阳呢？这也跟浊上变去一样，既然陈第的浊音声母已经变为清声，而现代福州话平、去、入三声又各分阴阳。我们不难据以推知在陈第的话里，平、去、入三声必然已经分化为阴、阳，否则现代福州话的分阴、阳就是不可理解的了。虽然如此，为了取信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个结论用陈第自己的资料来验证一下。办法也很简单，只要把他的同调相注的直音资料分别加以统计，看看清、浊自注和互注的比例如何，就可以知道与上述结论是否相符合了。

所谓同调相注，是指注音字在声调上与被注字一致。例如：

终　音真（毛，4.11上）

夜　音裕（毛，1.16上）

“真”与“终”同是平声，“夜”与“裕”同是去声，这就是同调相注的例子。可以设想，如果陈第平、去、入三声各有阴、阳之别，那么这种注音里，被注字与注音字不仅四声相同，阴、阳一般地也应该相同，就像上举的“真”与“终”都是阴平，“裕”与“夜”都是阳去一样，虽然这对陈第来说，完全是不自觉的。不过由于陈第只知要求四声上的一致，不知要求阴、阳上的一致，当他征引押韵以外的文献来确定注音字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顾不上阴、阳是否一致，以致有可能脱离自己口语的现象。例如：

臻　音秦。《说文》以秦得声。（毛，3.47上）

伏　音逼。藏匿也。《白虎通》：“北方者，伏方也，万物伏藏也”。《考工记》“不伏

其辙。"郑注云："故书伏作逼。"(毛，3.25上)

例一是据谐声偏旁。"臻"庄母阴平，"秦"从母阳平，阴阳不相一致。例二据异文。"伏"奉母阳入，"逼"帮母阴入，阴阳也不相一致。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在利用同调注音资料来考求陈第平、去、入是否各分阴阳的时候，也应该采取同利用他的资料来考求声母时的办法一样，就是：凡是他根据押韵以外文献资料而确定的注音，一概加以剔除，不入统计。除此之外，还应该再有两点限制。一是，有些次清或次浊声母的字，如滂、清、透、彻、初、昌、溪、明、泥、来、疑等声母的字，在陈第话里没有或基本没有阴阳对立。这些字的同调注音，如"千，音亲"(毛，1.43上)，"苗，音毛"(毛，2.30上)之类，也一律不入统计。二是，有些同调注音的注音字，在陈第的韵母系统里，没有阴阳对立，如"骄，音高"(毛，3，14下)，"高"属陈第-o韵，-o韵里没有阳调的ko，"车，音姑"(毛，1.19下)，"姑"属陈第-u韵，-u韵里没有阳调的ku，诸如此类，也一律不入统计。

现把陈第平、去、入三声阴阳自注和互注的例子依次分别开列于下。斜线前面的字是被注字，后面的字是注音字或反切。

平　声

阴注阴　喈/基(毛，1.3下)　哉/资(18上)风/孚金切(1.20下；屈，1.16上)渊/因(毛，1.23上；31下)　思/西(25上)　兵/邦(25下)　干/坚(32上)　艰/斤(34上)山/先(33上；2.13上；3.41下)　谐/奚(1.41上；屈，1.35上)　兄/荒(1.41上)　京/疆(41下)　巅/珍(43上)　安/烟　(2.2上；4下；屈，1.4下；32上)　宣/先(毛，2.上；4.8下)　关/坚(2.2上)　乾/坚(6下)　根/坚(7上)　忧/要(7下)　箫萧/脩(8下)　貆/暄(17下)闲/坚(23上)　双/菘(25下)　山/仙(29上；3.17下；屈，1.32上)　根/斤(毛，2.35下)　哀/噫(3.6上；屈，1.29上)　燀/薰(毛，3.15上)　邦/崩(22下；屈，1.10上)阶/基(毛，3.30下)　翩/彬(31下)　幡/掀(32上)　东/当(32上)　孙/申(37下；4.4下)　躬/金(4.1上)　龟/箕(1下)　哉/跻(2上)　均/君(4上)　终/真(11上)　歌/箕(17下；屈1.26下)　蕃/轩(毛，4.19下)　啴/颠(20上)　惊/姜(23下)　军/均(24下)　争/真(28上)萧/飕(屈，1，14上)　昭/周(21上)　埃/噫(29上)　灾/赍(31下)　奸/坚(32上)枫/孚金切(33上)

阳注阳　逵/求(毛，1.9上)　皮/婆(17上)　讹/怡(20上)　违/怡(28上)　言/延(32下；屈，1.15下)　泉/钱(毛，1.33上)　垣/延(33上；2.1下)　尤/怡(1.45下；2.37下；屈，1.15下)　园/延(毛，2.13上)　樔/田(13上)　彭/傍(14下)　云/银　(19下；屈，1.12上)　存/秦(毛，2.20上)　闲/瑚涓切(29上)　朋/鹏(33上)　骀/而(37上)　裘/其(37上；3.44下)　台/题(3.8下)　原/延(11下；4.8下；20下)　华/夫(3.16下)　雄/盈(19下；屈，1.14上)　贤/形(毛，3.34上)　邮/移(44下)　平/骈(45上)　燔/瑚涓切(49下)揄/由(4.1上)　完/延(4.21上)　平/旁(27下)　围/怡(28下)　丸/延(30上)　盘/便(屈，1.7下)　调/同(8下)　帏/怡(9上)　间/玄(11上)　为/怡(12上)　肬/怡(14下)坛/廛(16下)　潭/寻(18下)　厨/稠(21下)　嫒/然(24上)　存/前(25下)　瑕/胡(29下)

寒/玄(32上) 琼/强(32上) 巢/稠(35上)

阴注阳 湝/希(毛,1.4上) 繁/轩(4.8下) 牙/翁(16下) 才/嗺(25下) 闻/烟(屈,1.18上) 闻/因(25上) 霞/敷(25上) 霞/蒿(25上)

阳注阴 麐/河(屈,1.25下)

去 声

阴注阴 晳/制(毛,1.39下) 岁/试(2.9上;屈,1.18下) 贯/眷(毛,2.28上) 识/志(3.8下;屈,1.22下) 载/祭(毛,3.11上;屈,1.23上) 裼/啇(毛,3.18下) 屈/记(21上) 嘒/意(29下) 孝/臭(4.5上) 昼/注(11上) 海/戏(23下) 秽/意 (屈,1.3上;30下) 盖/记(11下) 怪/记(19下) 再/至(22下) 礚/记(34上) 蔼/意(34下) 讃/荐(35下)

阳注阳 败/备(毛,1.15下;屈,1.29下) 夜/裕(毛,1.16上;3.25下;屈,1.6下;7上) 害/系(毛,1.36上) 富/系(3.8上;27上) 待/地(27下) 斁/妬(4.3下) 大/地(10上) 解/系(20下;屈,1.24上) 佩/备(屈,1.22上) 代/地 (22上) 会/系 (33下;34上)

阴注阳 外/意(毛,2.29上) 又/意(3.8上) 右/意(11上) 巷/讽(屈,1.5下)

阳注阴 爱/纬(毛,3.48下;屈,1.20上)

入 声

阴注阴 发/歇(毛,1.24上;屈,1.20上) 北/必(毛,1.40下;屈1.18下) 德/的(毛,1.41上;2.3上;屈,1.25上) 得/的(毛,1.41上;屈,1.17上) 甲/结(毛,2.14下;屈,1.14上) 戟/角 (毛,2.37上) 威/血 (3.24上) 血/絺(26上;屈,1.35下) 炙/灼(毛,3.36下) 柏/博(42上;屈,1.14上) 柏/必(毛,3.42上) 髮/方结切(47上) 淢/洫(4,5下) 拨/撇(12上) 伯/博(19下) 释/烁(屈,1,15上) 踖/鹊(17上) 释/铄(30下) 瑟/失(33上)

阳注阳 夕/芍(毛,1.24上) 席/芍(2.12下) 硕/芍(35下;3.36下) 石/芍 (2.35下) 泽/铎(37上) 宅/铎(3.14下) 怿/弱(42)下 迪/铎(4.18下)

阳注阳 斁/约(毛,1.4上) 穴/絺(2.9下) 获/霍(35下) 白/博(3.40下;屈,1.15上) 奕/约(毛,3.42上) 育/益(4.6上) 射/约(14下) 绎/约(26上;屈,1.27下) 伐/歇(毛,4.29下) 绝/节(屈,1.10下) 石/削(30下)

阳注阴 迫/薄(屈,1.6下)

把以上各项例子加以统计,即成下表:

	自注	互注	总数	互注百分比
平	120	9	129	6.98
去	40	5	45	11.11
入	36	14	50	28.00

平、去二声阴阳互注所占总数的比例都比较小，阴阳分立，自不待言。入声阴阳互注的比例较大，这也许跟陈第时两者的调值相差甚微（现代福州话阴入的调值是23、阳入是4）有关，但也没有达到十分之三，阴阳分立的大势，仍然很明显。这种情况跟上文根据声母系统和现代福州话所作的推论正好可以互相印证。

根据以上的论证，陈第时福州话的声调共有七个，即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由于浊上变去，阳去里包括全浊上的字。这个声调系统跟现代福州话的声调系统完全一致。

三、结　语

上文我们把陈第的韵母及声调系统考求完毕。拿我们的结论跟《八音字义便览》相比较，也跟声母的情况一样，两者基本上一致。就声调来说，《便览》表面上是八音，但浊四声中重出一个清上，实际上只有七音，并且浊上也已变去，都与陈第相合。就韵母来说，凡陈第材料中有所反映我们作了讨论的，都与《便览》基本上一致。只有个别字的读音偶有出入。比如“延、然”二字的韵母陈第读-ieŋ，而《便览》入香字母，当读-yoŋ；“始”字的韵母陈第读-i，而《便览》入须字母，当读-y；“西、洗”二字的韵母陈第有-i又读，而《便览》之字母未收，等等。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

陈第音系与《便览》音系的基本一致，一方面说明我们对陈第音系的考证，方法是正确的，结论是可靠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便览》确实如相传的那样是与陈第差不多同时的著作，否则音系上就不大可能如此地一致。如果说过去我们单从声母系统方面来证明这一问题，还嫌理由不够充分的话，现在再加上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两方面的证明，这个问题就可以确信无疑了。

十分明显，陈第音系跟《便览》音系的并存可以起到互证互明，相得益彰的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它跟《便览》基本上相同而贬低它的价值。

附注

① 载《中国语文》，1985年第一期。

② “毛”指《毛诗古音考》，根音韵学丛书本。后面的数字是该书的卷页数。

③ 现代福州话所据资料与《明代末年福州话的声母系统》一文相同。音标写法略加改动，即入改h，ɔ改o，ɛ改e。

④ “屈”指《屈宋古音义》，据音韵学丛书本。后面的数字是该书卷页数。

⑤ 见《韵补》卷4，22下，音韵学丛书本。

⑥ 陈第“沛”字“音警”，又指出与“音嬖”同（参屈，1.34上“礚”字和“孺”字注）。故知“嬖”也有-i韵一读。

⑦ “夏”字有上去两读，故未有作为浊上变去的例子列入上表。

普通话古清入字归调条理探索

黎 新 第

入声作为一个独立的调类，很久以前就在汉民族共同语中消失了。原来读入声的字，在普通话中分别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但究竟哪些古入声字归入哪些调类，则旧来或云："全清全浊变阳平，次清次浊变去声"①；或云："全浊归阳平"，"次浊归去声"，"至于清音入声字，到了现代北京话里，就没有很清楚的条理可寻了"②。这两种说法都明确谈到了古浊入字声调的归属，并且认识一致，独于古清入字其说不一：或以为也是归入阳平、去声，或以为没有很清楚的条理可寻。

其所以有这样的一致与分歧，请看下边的统计：

（1）全清组（塞声和塞擦声的清声不送气各组）：

古组	合计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帮	38	34	8	9	12	7	8	9	10	9
非	11	10	1	1	5	5	1	1	4	3
端	12	12	3	5	7	5	1	1	1	1
精	28	25	8	11	15	8	1	1	4	5
庄	10	10	3	3	4	3	1	2	2	2
知	15	15	3	4	11	8			1	3
章	19	19	6	5	12	6		3	1	5
见	75	72	17	18	41	39	13	11	4	4
合计	208	197	49	56	107	81	25	28	27	32
%	100	100	23.6	28.4	51.4	41.1	12	14.2	13	16.2



（2）全浊组（塞声、塞擦声和擦声的浊音各组）：

古组	合计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并	20	19	4	1	11	15			5	3
奉	12	13			12	10				3
定	32	28	1	2	27	25			4	1
从	15	18			14	16			1	2
邪	8	8		2	5	5			3	1
崇	3	3			3	3				
澄	19	17	2		17	14				3
船	9	7			7	5			2	2
禅	17	17		1	15	12		2	2	2
群	13	10	1	1	11	7			1	2
匣	33	32			24	21			9	8
合计	181	172	8	7	146	136		2	27	27
%	100	100	4.4	4.1	80.7	79.1		1.2	14.9	15.7

（3）次清组（清声送气各组和擦声清组及影组）：

古组	合计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滂	23	18	8	8	5	1	5	4	5	5
敷	4	4			1	2			3	2
透	17	25	6	9	2		3	4	6	12
清	15	16	8	7	1				6	9
初	10	9	3	1	2	1			5	17
彻	5	9	2	2					3	7
昌	7	8	3	1	1		1	1	2	6
溪	30	35	11	11	2	2	3	3	14	19
心	37	36	11	16	8	1	2	3	16	16
生	14	16	5	6	1			1	8	9

续表

古组	合计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书	20	17	6	4	3	1			11	12
晓	22	25	10	11	1	2	2	2	9	10
影	29	33	16	11		1		2	13	19
合计	233	251	89	87	27	11	16	20	101	133
%	100	100	38.2	34.7	11.6	4.4	6.9	8	43.3	53

（4）次浊组（鼻声、通声及半元音各组）：

③

古组	合计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鉴	表
明	28	34	1	2	1	2		1	26	19
微	3	3							3	3
泥	7	12	1	1					6	11
娘	5								5	
来	41	47	2	3					39	44
日	8	9						1	8	8
疑	21	20	2		1	1			18	19
云	4	6	1	1					3	5
以	37	28							37	28
合计	154	159	7	7	2	3		2	145	147
%	100	100	4.6	4.4	1.3	1.9		1.3	94.1	92.5

再把四个组统计的百分比集中起来：

%	全清				全浊				次清				次浊			
归调	阴	阳	上	去	阴	阳	上	去	阴	阳	上	去	阴	阳	上	去
鉴	23.6	51.4	12	13	4.4	80.7		14.9	38.2	11.6	6.9	43.3	4.6	1.3		94.1
表	28.4	41.5	14.2	16.2	4.1	79.1	1.2	15.7	34.7	4.4	8	53	4.4	1.9	1.3	92.5

“鉴”是《李氏音鉴·北音入声论》④，我们用它里边举到的古入声字归调代表早期现代北京话的有关情况；“表”是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中的“古入声字的普通话读音表”⑤，我们用它代表当代普通话的有关情况。

上边的统计告诉我们：无论在普通话（现代北京话）发展的早期，或是在当代，如果不计较个别声组的古入声字归调情形而以全清（不包括心、生、书、晓、影各组）、次清（包括心、生、书、晓、影各组。详后），全浊、次浊为单位进行考察，那就可以看到：全浊、次浊的绝对多数（总数的79%以上）分别归入阳平和去声（次浊归去声的更占92%以上）；全清、次清则只是以微弱的相对多数分别归入阳平和去声，例外要占到总数的45%至60%，而且读阴、阳、上、去的都有。这些统计上的不同特点，就是旧来全都认为普通话古入声字全浊变阳平、次浊变去声，而对于古清入字，则或以为条理与浊入相同（侧重其相对多数分别归入阳平和去声的一面），或以为条理不详（侧重例外多达45—60%，而且读阴、阳、上、去的都有这一面）的根源所在了。应当说，这两种说法都不错，只是一个以相对多数为准，整个条理便显得粗略，一个更客观，但也就"没有很清楚的条理可寻"了。

普通话古清入字归调条理不清楚，无疑是方言区群众学习普通话的一大障碍。笔者以为，普通话古清入字归调仍是有条理的。只是这条理不那么单纯，不是平面的而是多层次的、不是平行的而是交织的罢了。下面，将以提出普通话古清入字何以读四声的都有的原因的形式，探索其主要条理。

一

音韵学意义上的读音类化，是普通话古清入字全清读阳平、次清读去声的原因。

汉民族共同语中入声消失于何时，迄今尚有争论。以王力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原音韵》的清入字派入上声就是变为上声⑥；以已故陆志韦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中原音韵》里还存在着入声，有些入声（清音）的声调近似上声，所以入作上声⑦。尽管在当时汉民族共同语中是否尚有入声的问题上认识不同，但在当时古清入字的声调已经变同或近似上声的声调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欧阳觉亚同志在他的《声调与音节的相互制约关系》⑧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当时的北方话由于声母的清浊不同，入声已分化为三个不同的调值了。这三个调值分别与阳平、上声、去声的调值相同或近似。"因此，可以断定，汉民族共同语中的古清入字曾经经历过一个与上声同调位的阶段。普通话是近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直接继承者。上边的说法似乎同普通话古清入字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都有相矛盾。其实不然。普通话古清入字读上声与读其他声调，在层次上是不同的。古清入字先是与上声同调位，以后才演变为也读其他舒声声调。如果不是这样，就得假定古清入字归调一开始就同浊入相混，而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全浊、次浊归调都有区别，不可能同清音声母反而没有区别。如果古清入字归调一开始就同浊入没有区别，为什么只有古清入字读平、去，却几乎没有浊入字读上声呢（见前边统计材料）？现在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由于什么原因，相对多数的古全清声母入声字归调变得同全浊声母古入声字一样，而次清声母古入声字又大都变得同次浊声母古入声字一样？笔者以为，这是古清入字与上声同调位不久就开始发生的事。《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意味着入声已经到了临近从汉民族共同语中消失的阶段，而

其时也正是汉民族共同语中全浊声母普遍清化的时期。声母清浊的界限既趋于泯灭，原来的入派三声也就失去了基本依据。这就势必造成某种困难和混乱。《中原音韵》中就有个别入声字分派不合一般规律⑨，便是这种混乱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古入声字归调便开始了重新组合分配。有趣的是，全浊声母消失后，全浊声母的字全部变成清音声母字，但全浊声母入声字并没有因此改读上声，恰恰相反，全浊声母入声字保留了平声的读法不变，清音声母入声字归调反倒发生了分化：全清声母随全浊声母读阳平，次清声母随次浊声母读去声。这当然不是因为全清、全浊都有一个全字，次清、次浊都有一个次字，应该还有音韵学学理上的依据。旧来对中古全浊声母是否送气说法不一⑩。但无论如何，在全浊声母消失之后，汉民族共同语中的全浊声母入声字声母是不送气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全清纽入声字归调与全浊声母入声字混同，就是因为它们的声母都不送气的缘故。这也就是说，在古入声字归调的演变史上，早期的以声母清浊为大界限，不久就让位于以声母是否送气为大界限了。全浊和次浊各声母古入声字在是否送气这一点上是分别保持一致的，独有清入声字包含了送气、不送气两类，而这，也就是全浊声母入声字在全浊声母消失后不向清母入声字靠拢，清母入声字归调反而发生分化的原因。

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一论点。历来认为也属全清的心、生、书、晓（从《韵镜》）、影各声母古入声字，并不随同其他全清声母古入声字读阳平，而随同次清各声母古入声字读去声。这只能解释为它们据以归调的语音特征不是与其他全清各声母近似，而是与次清各声母近似。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音韵》中说："次清原指送气的一类清声母。溪、透、彻、滂、敷、清、穿都是送气的，被归入次清是当然的。晓被认为影的送气，因为晓是喉擦音〔x〕，跟送气音很相近似（〔p'〕大致等于〔p〕+〔h〕，等等），所以归入次清也颇合理。"又说："全清原指不送气一类清声母。心、审（生、书）两母无所谓送气不送气，归入全清固然可以，归入次清也未尝不可，所以江永《音学辨微》认为'又次清'。"⑪ 这里只是没有说到影纽。一般认为，影纽在中古是一个清喉塞音〔ʔ〕。一则清喉塞音本来有送气（ʔh）和不送气〔ʔ〕两套，实际上可以读为送气的；再则早在《中原音韵》时期，影纽就已经与次浊的喻（云、以）纽混同。我们不妨认为，正是影纽和其他清擦音各声母在次清声母入声字归调与次浊纽入声字混同问题上起了桥梁作用。一方面，因为"送气音其实是发音时后面带了摩擦成分"⑫，与单纯的擦音有类似之处，所以全清声母入声字中的心、生、书、晓、影各纽归调在普通话中与次清各声母相同。另一方面，又因为"广义的擦音包括擦音、边音、颤音、闪音、半元音五类"⑬，而次浊中的来、喻各声母正是边音和半元音。即使是鼻音吧，也与擦音有类似之处（都是久音）。于是，清擦音声母古入声字便带动了次清各声母古入声字，在归调上与次浊声母古入声字相混。

原来相同的声调可以因为声母的送气与不送气分化为两个声调，这里还有几个旁证。桂南粤语钟山方言阴平又因声母的送气与不送气分为上阴平和下阴平。苗语方言阴声调有全部或部分分成两个调的，"全清声母来源的字是一个调，古次清声母来源的字是另一个调。"广西傜歌去声清纽字不送气声母读高去调（55），送气及摩擦声母字读升去调（35）。⑭ 注意傜歌送气和摩擦声母字在归调上也是走在一块儿的。

二

如果上面的解释可以成立，并且没有别的因素起作用，那就应当所有的全清各声母（除心、生、书、晓、影。后同）古入声字都读阴平，所有次清声母(包括心、生、书、晓、影。后同)古入声字都读去声才是。但从前边的统计看，普通话古入声字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少读阴平和上声的。统计还表明：读阴平和上声的古入声字绝大多数都是古清入字，而且全清、次清都有。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性质的古清入字呢？又是什么力量使它们摆脱了音韵学意义上的读音类化的惯性作用呢？如果说读上声是一种历史遗留[15]，那读阴平又怎样解释呢？就说上声吧，为什么又是这样一些古清入字而不是别的一些古清入字继续保持古老的上声归调呢？

笔者以为：

口语常用性是使一部分古清入字在普通话里保留上声读法或归入阴平的原因。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有必要先对陆志韦氏《北京话单音词词汇》[19]中的古入声字归调情形单独作一统计。

（1）全清组：

古组	帮	非	端	精	庄	知	章	见	合计
阴	9	2	4	6	3	4	5	12	45(35.7%)
阳	5	3	4	6	1	1	5	15	40(31.7%)
上	5	2	1	3	3		2	9	25(20%)
去	6	3		2	1		2	2	16(12.7%)
合计	25	10	9	17	8	5	14	38	126(100%)

（2）全浊组：

古组	并	奉	定	从	邪	崇	澄	船	禅	群	匣	合计
阴		1	1	1			1				1	5(5%)
阳	6	5	10	11	5	3	11	5	6	4	12	78(78.8%)
上	2		1						1			4(4%)
去	1	2	1	2	1		1	1	1		2	12(12.1%)
合计	9	8	13	14	6	3	13	6	8	4	15	99(100%)

（3）次清组：

古组	滂	敷	透	清	初	彻	昌	溪	心	生	书	晓	影	合计
阴	7		9	7	1	1	2	9	4	4	4	8	11	67(45.9%)
阳	1			1	3	1	1	2	4		2		2	17(11.6%)
上	3		4				1	2	4	2		1	2	19(13%)
去		1	3	3	2	2	3	8	1	4	5	3	8	43(29.6%)
合计	11	1	16	11	6	4	7	21	13	10	11	12	23	146(100%)

（4）次浊组：　⑰

古组	明	微	泥	来	日	疑	云	以	合计
阴	1		1	4				1	7(8.6%)
阳	3		1	1		1			6(7.4%)
上	1			3					4(4.9%)
去	14	2	4	23	6	6	1	8	64(79%)
合计	19	2	6	31	6	7	1	9	81(100%)

再把四个组统计的百分比集中起来：

%	阴	阳	上	去
全清	35.7	31.7	20	12.7
全浊	5	78.8	4	12.1
次清	45.9	11.6	13	29.6
次浊	8.6	7.4	4.9	79

拿《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以下简称《词汇》)中古入声字归调情况同前面统计中的古入声字归调情况比较，有一个共同点，又有一个不同点。共同点是：全浊与次浊都是以分别读入阳平与去声为主，符合普通话古入声字归调的一般规律。不同点是：清音声母古入声字《李氏音鉴·北音入声论》和"古入声字的普通话读音表"(以下简称《音鉴》和"音表")仍旧是以分别读入阳平与去声为主，《词汇》则不然，皆以读入阴平为主；清音声母古入声字读入上声的比例，无论是全清、次清，也都较《音鉴》和"音表"为高。这样，《词汇》所反映的归调情况，也就突破了从《音鉴》等材料中总结出的普通话古入声字归调的一般规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有必要从各个材料所收古入声字的性质的差异上去寻求解释。《词汇》中古入声字所记录的词汇，同书中收集的其他词汇一样，都是汉语基本词汇中的口语单音词，又特别是根词。《音鉴》、"字表"中所收的古入声字，虽然也大都是常见字，包括

用于记录口语单音词的字在内，但毕竟有相当一部分不具备这种口语常用性。从下面的统计中可以看到：用于记录汉语基本词汇中口语单音词的普通话古清入字和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古清入字，在归调上有着基本不同的分布。我们只要看一看《音鉴》和"音表"中，四个调类的古清入字与《词汇》的古清入字重复情况，就可以认识到这种分布的不同。因为，见于后者的古清入字，都是用于记录口语单音词的字，因此，重复数量大的调类，也就是口语常用的古清入字分布的主要区域了。

（1）《音鉴》与《词汇》重复字统计（限清入字。又，无论其在前者中是否与后者同调类，只要都出现这个字，就刊入统计。下同）：

归调	古组	帮	非	端	精	知	庄	章	见	小计	滂	敷	透	清	初	彻	昌	溪	心	生	书	晓	影	小计	合计
阴	《鉴》有	8	1	3	8	3	3	6	17	49	8		6	8	3	2	3	11	11	5	6	10	16	89	138(100%)
	见于《汇》	6	1	3	3	2	3	5	8	31	5		6	4	2	1	2	8	2	3	5	5	8	51	82(59.4%)
阳	《鉴》有	12	5	7	15	11	4	12	41	107	5	1	2	1	2		1	2	8	1	3	1		27	131(100%)
	见于《汇》	7	4	4	7	1	1	7	14	45	1	1		1	2				2		1			8	53(39.6%)
上	《鉴》有	8	1	1	1		1		13	25	5		3				1	3	2			2		16	41(100%)
	见于《汇》	7	1	1	1		1		6	17	4		3				1	2	1			1		12	29(70.7%)
去	《鉴》有	10	4	1	1	1	2	1	4	27	5	3	6	6	5	3	2	14	16	8	11	9	13	101	128(100%)
	见于《汇》	7	2						2	11			1	3	2		1	7	5	3	5	3	3	33	44(34.4%)

（2）"音表"与《词汇》重复字统计：

归调	古组	帮	非	端	精	知	庄	章	见	小计	滂	敷	透	清	初	彻	昌	溪	心	生	书	晓	影	小计	合计
阴	"表"有	9	1	5	11	3	4	5	18	56	8		9	7	1	2	1	11	16	6	4	11	11	87	143(100%)
	见于《汇》	8	1	4	5	3	2	5	10	38	5		8	6	1	2	1	7	6	4	4	7	9	60	98(68.6%)
阳	"表"有	7	5	5	8	3	8	6	39	81	1	2			1			2	1		1	2	1	11	92(100%)
	见于《汇》	3	2	4	7	1	1	3	12	33					1			1	1		1			3	36(39.1%)
上	"表"有	9	1	1	1	2		3	11	28	4		4				1	3	3	1		2	2	20	48(100%)
	见于《汇》	6	1		1	2		2	6	18	3		3				1	2	2	1		1	1	14	32(66.6%)
去	"表"有	9	3	1	5	2	3	5	4	32	5	2	12	9	7	7	6	19	16	9	12	10	19	133	165(100%)
	见于《汇》	5	3		2	1		2	2	15		1	2	4	2	1	2	7	3	4	5	4	5	40	55(33.3%)

统计结果表明：无论是《音鉴》或是"音表"，读阳平或上声的都主要是用于记录汉语基本词汇中口语单音词的古清入字，而读阳平或去声的，其主要部分都不是用于记录汉语基本词汇中口语单音词的古清入字。这就显示了两种性质的古清入字在归调上分布的差异：前者

以归入阴平或上声为主，与浊声母古入声字的归调路径不同；而后者则以归入阳平或去声为主，走的是一条与浊声母古入声字相同的道路。这种区别，与其说是音韵学的，毋宁说是词汇学的。当然，也应当说明，由于还有别的（已知的和未知的）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晰的界限。

下边两条材料可以作为本节内容的佐证：

有文白读的普通话古清入字，如果一个读上声或阴平，另一个读别的声调，那末，读上声或阴平的，一般都是白读。《音鉴》和“音表”以及《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都没有标示（或没有明确标示）文白读。这里举《中华新韵》[19] 的材料。

百柏北雀窄郝 血 角脚册色缩拆摘叔削黑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ˉ̀ ˉ̀ ˉ́ ˉ́ ˉ̀ ˉ̀[19]

总共是十七个。列在下面的声调是白读声调。如果读阴平或上声的古清入字不主要以口语常用为特点，就不会这样一致。

用作姓氏的古清入字，普通话也大都读阴平或上声。

下面是见于《音鉴》的姓氏用古清入字及其在《音鉴》中的归调（是否姓氏用字以《现代汉语词典》的记述为准。虽然是姓氏用字，但同时又见于《词汇》的，不计算在内。下同）：

卜濮笪戚薛索粟宿萨戢策卓竺执爽束

ˇ ˇ ˊ ˉ ˉ ˇ ˉ ∧ ˉ ˊ ˋ ˊ ˊ ˊ ˉ ˊ

郭葛汲菊虢谷阙乞郝赫霍沃郁

ˉ ˊ ˉˊ ˊ ˉ ˇ ˉ ˇ ˇ ˋ ˋ ˉ ˋ

共 29 字，只读阴平或上声的有 14 字，只读阳平或去声的有 13 字。二者的数量几乎相等。

再看“音表”中的姓氏用古清入字：

卜濮拓戚索粟宿萨卓策执束郭菊阁竺

ˇ ˊ ˋ ˉ ˇ ˋ ˋ ˋ ˉ ˋ ˊ ˊ ˉ ˊ ˊ ˊ

谷葛阙乞郝霍赫郁沃

ˇ ˇ ˉ ˇ ˇ ˋ ˋ ˋ ˋ

共 25 字。读阴平或上声的有 10 字，读阳平或去声的有 15 字。二者的数量略有差距。

但从前边的统计可以知道：除去与《词汇》重复的，《音鉴》读阴平和上声的只剩 68 个，而读阳平和去声的则为 165 个；“音表”读阴平和上声的只剩 61 个，而读阳平和去声的则为166个。因此，在这两个材料中，尽管读阴平、上声和读阳平、去声的古清入姓氏字字数相等或略有差距，但它们在除去口语单音词用字后的两个材料的阴平、上声和阳平、去声里，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古清入姓氏字在除去口语单音词用字后的《音鉴》阴平、上声里占 20.6%，阳平、去声里占 8 %；在除去口语单音词用字后的“音表”阴平、上声里占 16.6%，阳平、去声里占 9 %。再把二者合起来看，就是：古清入姓氏字在阴平、上声两调中，两者都超过或接近20%，而在阳平、去声两调中，两者都不到10%。特别是薛、戚、郭、葛、郝、卜等几个常见的姓

氏用古清入字，在普通话里没有一个不是读阴平或上声。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姓氏字虽然不是口语单音词用字，但就其世代口耳相传，有着较高程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来说，与口语单音词用字并无二致。

三

根据前边两条原因，普通话古清入字何以读阴、阳、上、去的都有，已在大体上得到解释。但是，仍旧从前边的统计看：1. 尚有一小部分全清声母古入声字不读阳平而读去声，2. 尚有一小部分次清声母古入声字不读去声而读阳平，3. 读阳平、上声的也还有一小部分不是口语常用的古清入字。由于有以上三种情形，普通话古清入字归调便呈现出严重的不规则状态。这又如何解释呢？

笔者以为：

文字学意义上的形声字读音类化，是使普通话古清入字归调呈不规则状态的主要原因。

还是以《音鉴》、"字表"为依据。不妨先在这里罗列一下，看看属于上边三种情形的是哪些古清入字。

1. 读去声的全清声母古入声字（有合规律又读及明显应作其他解释者不计在内。下同）：

《鉴》：壁璧[避僻]、毕[蹕[20]]、弗[拂]窒[至]、各[客烙]，碧髮觳鲫浙仄昃

"表"：壁璧辟[避僻]、必[袐泌]、彆[敝]、腹複[覆蝮]、窒[至]、稷[谡]、各[客烙]、梏[告]，碧畢髮鲫筑仄炙浙[21]

2. 读阳平的次清声母古入声字：

《鉴》：撲璞[仆]、覆[腹復複]、缉[揖辑]、榼[盍阖]、胁[协]、昔[惜又]、朴[扑又]，倜橐燮锡察朔歙菽

"表"：璞[仆]、拂髴[弗]、识[职]、胁[协]，媳察囫

3. 读阴平、上声而非口语常用的古清入字（判断是否口语常用以是否见于《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为准）：

《鉴》：绩[积]、踧[叔]、蹙顣[戚]、蛱[夹]、聒适[刮括]、讫[乞]、鹘[骨]，疖涿隲击鸽蝈彀縠鹄瞥[撇]、霹[劈]、锸歃[插]、趜[曲]、窟[屈]、膝[漆]、翕[噏（吸）]、肸[兮]、蠍[歇]、渥幄[屋]、鳦[乙]、挹[邑又]，扑簇蹴矗速榖惜晢蝨笏斡绰

"表"：咄[拙]、绩[積]、匝[咂]、槭[戚]、浃[夹]、迹（蹟）[积]、聒鸹[刮括]、掬[鞠]、胛[甲]，疖涿胳击鸽蝈笃鹄縠嘱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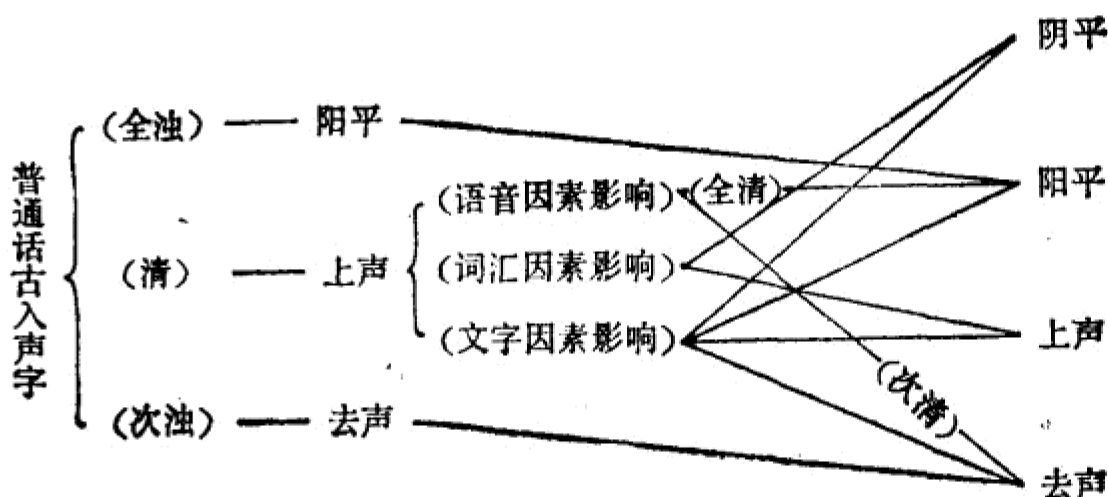
霹[劈]、瞥[撇]、蛐[曲]、窟[屈]、瞌[磕]、膝[漆]、嘿[黑]、蝎[歇]、惚唿[忽]，仆析淅晰蜥悉蟋昔惜唰虱樸獭阿

上列方括号中的字大都与括号前面的字见于同一材料（《音鉴》或"音表"），但并不属于

上述三种情形。恰恰相反，括号中的字都是归调合乎规律的常见字(不论其是否也属于古入声字)。把它们放在括号里，是因为它们分别与括号前面的字同声符(如'避'之与'壁')，或者作为该字声符(如'至'之与'窒')，再不就以之为声符(如'祕'之与'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三条归调不规则的古清入字中，半数左右都有与之同声符的、或作为该字声符的、或以之为声符的常见而又归调合乎规律的字。

李荣先生说："文字是代表语言的符号。文字是服从语言的。口语里常用字的读音不大会受字形的影响，……在另一方面，文字反过来也影响语言。文字影响语言是指字形影响字音。这种影响一般限于口语里不常用的字。"[22]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随着字形、字音的历史发展，二者就处在不断的矛盾运动之中。形声字声符并不总是消极地表示字音(无论正确与否)，或在字音改变时随之改动。它往往也反过来影响字音，促使同声符的形声字读音趋于某种一致。由于古清入字归调中存在着复杂因素，可能造成一种使人无所适从的局面。这时，其中的大量形声字归调就最有可能受到该字声符(字)归调的影响。这无疑是一种文字学意义上的读音类化。普通话古清入字归调的半数不规则状态，都可以用它来解释。

可以把普通话古入声字归调的主要条理概括为下表：



末了，应当说明，以上三条原因，尽管是影响普通话古清入字归调的主要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例如，古代去声与入声的密切联系[23] 和辛亥革命前后的入读去声"运动"[24]，就是影响普通话一部分古清入字变读去声的原因。又如，分化字音以区别意义和文白异读，也导致一些古清入字归调发生歧异(如帖、作、切、撇等。文白异读也往往兼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如雀、脚、削、色等)。即使仅就口语常用性来说，口语单音词的实质是根词，而根词也有是复音词的。因此，具有口语常用性的古清入字也就应当不以见于《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为限。但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普通话根词表。不过，要是把诸如疖、蟋、虱、胳、鸽、蝈等普通话读阴平或上声的古清入字看作是记录复音根词的字，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样，剩下的尚不能解释其何以归入某调的原因的普通话古清入字，也就为数不多了。

附一:《李氏音鉴·北音入声论》中的古入声字归纽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帮	八捌鳖逼偪剥拨不	八捌百柏钵濮别驳博搏必檗	百柏笔北瘪卜必鳖	百柏迫碧必毕跸檗璧不
滂	扑瞥撇劈霹拍泼撲	扑朴樸撲璞	癖劈撇疋匹	僻珀魄粕帕*
并	白孛饽魃	亳箔脖匐雹袍拔跋魃僕薄薄		弼邲闢勃渤
明	摸	没		灭木沐末沫目苜睦牧莫漠寞蓦穆墨默脉宓蜜密谧觅麦没貊陌陌
非	发	法福蝠腹複	幅	弗黻髮法
敷	·	覆		拂髴髴
奉		復服箙幞罚乏伐筏阀伏茯佛		
微				勿物袜
端	搭滴督	答妲笪得德的嫡	得	的
透	贴剔踢託脱秃	倜槖	塔帖铁	踏獭榻挞阘忒
定	跌	达迭跌袭垤蝶牒谍叠迪涤狄荻翟糴笛敌觌犊椟匵读毒纛独夺铎		特渎牍纛
泥	捻			涅纳讷衲诺溺
来	拉勒			立粒笠栗慄历雳力劣肋肋勒勒列烈裂猎躐腊蜡略略落落烙烙酪酪络络洛骆辣鹿漉辘録碌禄陆戮乐六绿律漉
精	接疖积绩唧踧蹙蹴	即鲫蝍节蹟勣爵则足卒踖脊楫迹稷	雀	鲫鹏稷爵
清	七桼切漆戚撮簇蹴	缉		碏鹊错切妾窃
從		疾蒺集籍寂辑杂贼昨嚼绝鑿族捷捷		嫉
心	萨緅塞膝惜哲速粟肃薛削	燮锡昔惜膝速粟宿	索雪	泄亵息熄析悉戌夙夙觫觫悚悚宿宿肃恤邮膝塞

续表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邪		席蓆袭习俗		袭续
庄	札紮捉	札紮戢茁	窄	仄昃
初	插锸测	察测		策册栅测恻
崇		闸煠闟		
生	杀歃刷蝨缩	朔		煞霎瑟啬啬穑穑色色涩涩率率
知	摘蜇涿	哲蜇卓倬啄琢斲陟竹竺筑		窒
彻	戳矗			敕饬畜
澄	擲术	泽择择翟翟濯擢宅秩帙直掷轴舳妯姪浊逐术		
娘				聂蹑蹑匿暱
章	汁只隲织粥拙	折摺质执职焯酌妁拙祝烛嘱		浙
昌	绰出觸	绰	尺	斥赤
船		舌食蚀实沭秫赎		述术
书	失识湿奭说叔	识歙菽		设摄式拭轼释室適饰倏束束
禅		勺芍折涉殖十什拾石硕孰塾熟蜀属		植淑淑
日				热日若弱入肉辱辱褥
见	夹蛱隔割郛鸽搁刮适括聒揭汲击激蝈虢	袂蛱革鬲隔膈葛格搭胳蛒阁骼孑洁劫吉拮结桔汲级伋决诀玦鴂厥蹶鞠菊橘谲激急击国帼角觉棘棘	郭椰给甲戟讫脚谷骨鹘彀榖鹄	各胳甲桔
溪	掐殼哭曲蛐屈窟磕缺阙喫	榼诘	渴乞曲	克尅客刻殼隙恰泣廓鄜阔磕郤酷
群	屐	杰桀傑竭碣及极佶倔掘局		及
疑	兀杌	额		臬阒孽额业鄂鹤乐玉

续表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狱嶽岳虐疟杌軏月月刖
晓	瞎喝歇蝎黑吸翕噏肸笏	胁	郝血血	霍藿豁壑赫迄忽畜蓄
匣		滑猾狭挟狎柙辖曷渴鹖核劾活协叶颉盍阖覈檄合鹤斛学学		涸龁纥纥鹤获穫或惑穴
影	一壹邑挹乙揠揖押鸭挖屋渥握斡沃约			邑抑益亿臆谒约药药蠖郁鬱澳奥
云	曰曰			越域阈
以				佚泆轶佾翌翼逸弋易亦弈奕疫役驿绎怿斁译溢镒掖液腋叶悦阅籥龠跃跃药药昱浴欲慾育鬻

* 帕，《集韵》普驾切，存疑。

附二："古入声字的普通话读音表"中的古入声字归纽表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帮	剥剥逼憋鳖拨八捌钵瘪	伯驳膊搏博别濮	蹼卜笔瘪北伯柏百佰	迫不别（彆）辟璧壁碧毕必
滂	泼仆扑（撲）撇瞥劈霹拍	璞	匹撇癖朴（樸）	僻珀粕魄朴
并	泊	拔跋薄薄雹鼻孛蹩勃渤白帛泊箔舶仆（僕）		弼瀑辟（闢）
明	摸抹	没膜	抹	灭蔑篾末沫抹茉秣没殁莫寞幕漠墨默木沐目睦牧穆宓密蜜觅脉麦陌
非	发	幅辐福蝠弗	法	腹发（髮）复（複）
敷		拂佛（髴）		覆蝮
奉		服伏茯佛伐筏阀罚乏怫		复（復）馥鳆

续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微				勿物袜
端	答搭督滴咄	答嫡的德得	笃	的
透	突秃塌剔踢贴托脱帖		铁帖獭塔	拆拓帖惕逖忒忑踢榻挞沓踏
定	跌凸	铎度跳夺黩犊渎读独毒叠蝶碟牒堞谍迭籴笛敌涤迪狄荻达		特
泥	捏			诺匿聂蹑镍溺昵呐纳衲捺
来	勒邋捋			络骆洛落酪烙略掠率律戮鹿麓漉录(録)碌禄绿六陆力肋勒劣列裂烈冽栗傈溧乐砾立笠粒历沥雳痢辣猎(獵)蜡(蠟)腊(臘)
精	积绩接疖唧匝咂緘浃作迹	作足卒则爵睫即节	脊	作雀稷鲫蹙
清	擦撮缉漆七切戚			妾切窃错鹊蹴簇猝促
从		昨族贼凿砸杂嚼绝截捷籍藉瘠集疾嫉		凿寂
心	锡楔削削息熄塞撒析淅晰蜥悉蟋昔惜膝	媳	雪索撒	恤宿亵燮屑泄速簌夙粟宿肃塞飒萨卅
邪	夕汐	袭席(席蓆)习俗		续
知	卓桌摘涿	琢啄竹竺辄哲蜇著衣～		窒筑(築)辍
彻	拆戳			矗畜黜绌饬撤彻
澄		着逐轴妯侄直值殖辙蛰翟宅择泽		掷秩澈
庄	扎(紮紥)捉	茁扎责	窄眨	仄侧
初	插	察		策龊册栅恻测厕
崇		镯铡闸		
生	杀刹刷缩喇虱		色	朔刷霎煞啬穑涩瑟色
章	拙织只(隻)粥汁	酌灼烛职执折	嘱只褶	祝炙质帜浙

续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昌	出		尺	绰啜触赤斥叱
船		赎食蚀实舌		术(術)述
书	湿叔失说	识		烁铄束释室饰适(適)式拭摄慑设
禅	淑	植孰熟塾十什拾石折勺杓芍	蜀属	涉硕
日			辱	若弱入褥肉日热啜
见	郭夹夹胳骨刮鸹聒鞠掬鸽割撅激揭掬结击蝈	孑孓厥蹶撅撅攫掘珏觉抉诀决菊结洁劫颊荚棘急亟吉级汲阁蛤格胳阁国掴帼骨革葛隔膈嗝	脚角甲胛戟骨给给鹄谷(谷穀)葛	讫括梏各
溪	曲蛐阙缺屈窟吃磕瞌哭掐	壳诘	曲乞渴	隙阕确(確)却恢惬锲怯壳恰泣廓阔扩酷客刻克挈
群	屐	蛔倔局竭杰及极(極)		倔剧(劇)
疑		额		岳乐月狱玉屹业(業)疟虐孽逆齾鳄锷腭萼愕鄂谔
晓	忽惚唿黑嘿豁蝎(蠍)歇喝吸瞎	胁阋	血郝	血畜蓄旭迄豁霍壑赫吓(嚇)
匣		学穴挟硖狭峡侠辖搳匣檄活协猾滑斛阖阂核貉合盒颌涸		洽获（穫獲）或惑划(劃)鹤褐
影	一壹噎揖押鸭压挖屋约阿	轧	乙恶	轧谒噎抑邑浥悒益亿(億)臆郁沃握龌遏恶厄呃扼
云	曰			粤越钺域蜮
以				跃(躍)阅悦钥钥(鑰)毓育欲浴蜴绎翼逸溢役疫佚轶驿译亦弈腋掖液页叶(葉)药(藥)易

说明：以下23条未入统计：枇、率、蟀、这、猝、个、咳、吓～一跳(反切读舒声)，垯、氯、矽、

（新字，没有旧反切），疙（今音与旧反切不符），哔、朴～刀、砝、铆、嗑、缉〔緝组〕、喊、豁～拳（今义与旧义不合），嚎～头、轧～帐、恣（方言词用字）。

附三：《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中的古入声字归纽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帮	八掰剥逼憋鳖休拨不	伯驳别不八	百柏北笔瘪	必毕薄壁璧不
滂	叭拍匹劈撇泼扑	醭	匹撇癖	
并		蹩拔白薄脖鼻	拔擗	闢
明	拨	膜瘼没	抹	末沫抹麦密蜜灭墨默脉木目幕没
非	法发	法福幅	法幅	髮腹複
敷				覆
奉	伏	乏罚佛伏服		服復
微				袜物
端	搭嗒滴督	答得德嫡	得	
透	塌剔踢贴秃突托託脱		贴帖塔铁	帖忒拓
定	喋	达笛笛敌跌叠氎碟毒独夺	凸	特
泥	捏	茶		捏纳搦捺
来	拉勒咧捋	捌	咧掠撂	落落落烙酪略乐辣腊蜡猎力肋立粒历列裂鹿六陆録禄绿律
精	作哳积唧接撧	节爵则足卒镞	脊雀缬	即作
清	擦撮缉漆七切沏	促		妾漆错
从	集	籍嚼捷截绝砸杂凿贼昨族		捽嚼
心	撒塞塞削楔	塞息熄锡	撒宿雪削	泄
邪		俗席席袭习		续
庄	扎絷捉	絷	扎眨窄	侧
初	插	插察搁		测册
崇		炸闸铡		
生	杀煞刷缩		色骰	煞刷唼涩

续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知	摘着鳖桌	竹		
彻	拆	戳		撤怵
澄	掷	直值侄宅择着燡辙蛰轴躅		澈
章	隻织汁粥拙	职折摺烛拙	只褶	质祝
昌	出齣	觸	尺尺	赤埶觸
船		食蚀实舌赎		術
书	失湿叔说	叔识		室释饰式设
禅		石十拾勺折熟熟	属	涉
日				热日肉入褥弱
见	刮割搁嗝隔夹挟揭结激撅噘	嗝隔隔革格阁急级吉结袷劫国鞠决角	嗝合给戟甲角脚骨郴	各括
溪	吃刻尅磕掐哭曲屈缺	搕殻	曲渴	刻尅客恰殼怯阔确
群		及極局橛		
疑		额		逆孽玉月乐业
晓	喝歇黑吸瞎豁忽劃		血	喝蓄滅
匣	嚄	合盒核核劃滑猾学学阖鹤嚄		劃嚄
影	一揖押鸭压约约喔噎屋幄挖	一喔	乙喔	一喔握恶益亿轧尉
云				越
以	掖			疫译药曳页液叶阅

说明： 以下9条未入统计：硌、餿、嗑、嘿、噢、睫(今义与旧义不合)，榨、镲、龠(亦当为古入声字，但不见于旧韵、字书)。

注释：

① 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中华书局，1982年)81页。

② 见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上册196—197页。董同龢在他的《汉语音韵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236页上更说："(入声)清声母字分入˥ ˧˥ ˥˩ ∨四调，不能知其条例。"

③⑰ 目的在于比较古入声字归调的情形及变化，故由同一个古代反切演变而来的、属于同一调类的几个不同读音，都作为一个单位计算(如"薄"字音bo，又音bɑo，两音都出自同一反切，又都是阳平调，便只

算一个单位）。除此而外，一个字有几个归调不同的读音，仍算作几个单位。详附表一、二、三。

④ 《李氏音鉴》，清李汝珍作。书成于嘉庆庚午（公元1810年）。近人白涤洲氏在他的《北音入声演变考》（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31年）中称此书"不受韵书拘束，专记实际读音，是一部最可宝贵的资料"。本文用的是宝善堂刻本。

⑤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其中的"古入声字的普通话读音表"所收古入声字基本上是普通话中常用的古入声字，无论是数量或是常用性质，都略与《李氏音鉴·北音入声论》所载古入声字相当。

⑥ 见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上册196页，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57页，唐作藩《汉语音韵学常识》78—81页。

⑦ 转引自王力《中原音韵音系序》。见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3页。

⑧ 见《中国语文》1979年第5期361面。

⑨ 据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分派不合一般规律的入声字有：齐微韵入就平的逖（透）逼（帮），入作上的甓（并）滌（定）檄覡（匣），入作去的剧（群）；鱼模韵入作平的族簇（精），入作上的局（群）暴（并）兀（疑）；萧豪韵入作平的博（帮）；歌戈韵入作上的跋（并）抹（明）；家麻韵入作平的挞（透），入作去的刷（生）；车遮韵入作上的辙澈（澄）。共十九字。另有失室束脱阐五字，依赵氏所注声组分派不合一般规律，依《广韵》反切分派则合于一般规律。

⑩ 见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116—124页。

⑪ 见该书（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68—69页。

⑫⑬ 见《语言学名词解释》（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1960年）9页，85页。

⑭ 见梁振仕《桂南粤语说略》（《中国语文》1984年第3期185页），李永燧、陈克炯、陈其光《苗语声母和声调中的几个问题》（《语言研究》1959年第4期67页），李荣《切韵音系》（1956年）156页。

⑮ 见白滌洲《北音入声演变考》之五。

⑯ 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陆氏在1950年写的序言中说："十五年前我就开始收集北京话单音词。"于此可见该书语言材料所隶属的历史时期。

⑱ 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版，当时的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该书"例说"称："本书分韵所用读音标准，依据民国二十一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此标准本为北京音系，是普通所谓'官音'。"

⑲ 血字的上声一读，《中华新韵》以为又读，此据《现代汉语词典》标〈口〉订为白读。

⑳ 跸，《集韵·至韵》又必至切、毗至切。

㉑ 为便于观察形声字读音类化作用对古清入字归调的影响，"古入声字的普通话读音表"中的字，本节一律改为繁体。

㉒ 见李荣《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112页。

㉓ 上古，有好些去声字的谐声偏旁与入声相通，还有不少字有去、入两读。王力先生认为中古一大部分的去声字在上古属于入声（长入）。见《汉语史稿（修订本）》上册102—104页。中古，李荣先生提出《切韵》音系四声三调说，认为去声、入声当时只是一个调位。见《切韵音系》152—162页。我们可以由此看到普通话古清入字归调例外多入去声的历史背景。